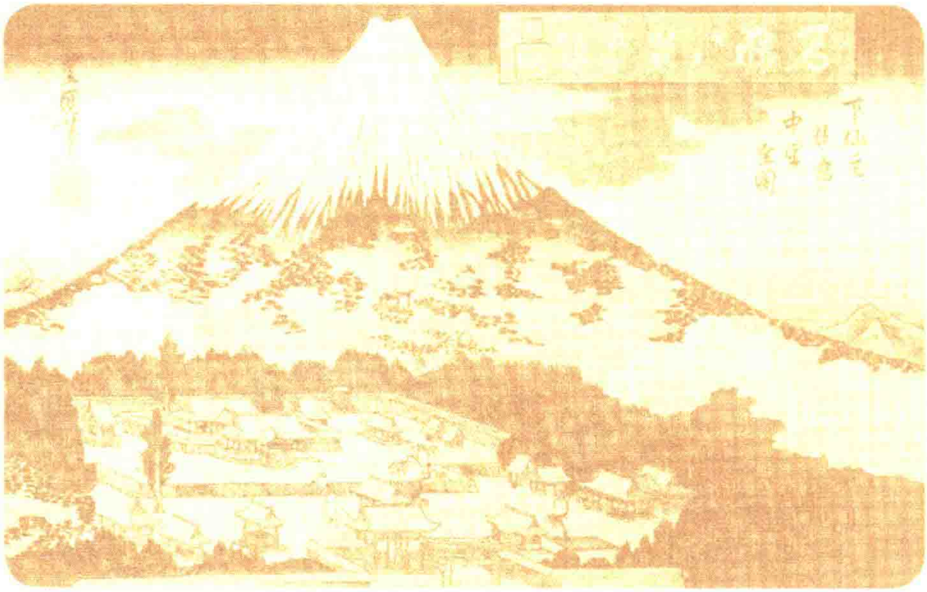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二十一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大東世語卷之三

賞譽

藤春津（贈相國百川之孫。左大臣諸嗣之子。官刑部卿參議。）不營世利。唯馬是好。養閑里第。不肯出仕。無識其志者。帝戲語左右曰。是南山玄豹也。

仁明帝調鍊五石。先命近侍嘗試其精粗。黃門數輩有畏難之色。藤良相（閑院相國冬嗣之子。官右大臣。）輒引杯一飲而盡。帝乃感藥劑之間。猶不忘臣義。甚重之。

紀發昭年十八。既能文詞。從都良香門。未見知。一日

集飲賦詩。都大歎賞。從是名聲日隆。（紀納言延喜以後詩序云。予十有五初志學。十八頗知屬文。時無援助。未遇提奬。先師大夫爲當時秀才。予雖列門徒。未及知名。于時北堂諸生。群飲同賦幽人釣春水之詩。先師獨擢予詩曰。綴韻之間。甚得風骨。依此一言。漸增聲價。）

江朝綱餞渤海裴璆序曰。前途程遠。馳思於鴈山之暮雲。後會期遙。霑纓於鴻臚之曉淚。裴大歎賞。經年或適渤海。彼國人問江公既作相否。曰未。彼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

三統理平（大內記兼式部大輔）沒後。菅文時常讀其集。曰。先輩固不易及。

菅三品爲學生。藤有章（右府恒佐第三子。官尾張守）讚曰。接軫青牛。巡遊乎道德之境。分鑣班馬。競騖乎儒雅之林。可謂姓藤之生。逸群之駿者也。字曰藤群。衆之所望。

吏部王月夜泛舟河陽。五更有舟吹笛過。雙調極手。甚覺神妙。時曉霧隱昧。不見人舟。唯聽櫓聲與笛調耳。王暗問何人。應曰信義（源博雅之子）。王大嗟賞。謂天下無上。輒隔霧中呼雙調君。信義因有雙調君

稱。

都良香子在中。菅道眞子淳茂（文章博士左中辨）。菅文時子輔昭（大內記）。父子相繼。皆擅文名。江帥曰。可謂紹美。

藤公賴宗（御堂公第二子。堀川大將右大臣）善雅歌。時諺云。貫之兼盛擅古風。千載一遇堀川公。

藤光賴（中納言顯賴之子。官至大納言）爲職事官。詣宇治左府公（賴長）白事。題件甚多。口占煩雜。公慮失聞。取筆研與之。光賴於座記。筆如流。公乃受看。事旨明暢。辭采可觀。畢事起。公目送曰。若伊人。可謂國家至寶矣。何

必楚白珩。

僧琳賢（横川僧）心匠風流。有訟事。詣源侍中（雅兼。六條右府顯房之子。）侍中便迎言。近聞道人詠大原流泉歌。辭殊妙。賢云。遮莫訟理有否。唯此賞鑒。終身銘心。不告事而去。

藤侍郎通憲。稱南家敦親。可謂至學。或問其故。侍郎曰。此人每有問者。多云不知。孔子不云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凡至學者。不耻不知。

藤家隆（内大臣師通之子也。皇后宮大夫。稱壬生二位。）少時從五條藤三品（俊成。二條中納言俊忠之子。皇太后宮大夫。居五條。因稱五條二位。）學永言之方。三品曰。後來得吾道。為稱首者。必此生也。每見唯問風雅之用心耳。不似他人動先問窮難義。

品藻

紀淑望（發昭之子。民部太輔。）曰。先達和歌之體。曰花山僧正（良安世之子。左少將宗貞。後為僧。更名遍昭。住華山。）尤得歌體。然其詞甚華而少實。如畫圖好女。徒動人情。在原中將（平城帝之孫。阿保王之子。右中將。）之歌。其情有餘。其詞不足。如萎花雖少彩色。而有薰香。文琳（文屋康秀。字琳。）巧詠物。然其體近俗也。如賈人之著鮮衣。宇治山僧喜撰。其詞華麗。而首尾停滯。如望秋月遇曉雲。小野小町（出羽守良真女）之歌。古衣通姬之流也。然豔而無氣力。如病婦之著華粉。大友黒主歌。古猿丸大夫之次也。頗有逸興。而體甚鄙。如田夫之息花前也。

琵琶有玄象牧馬。竝稱寶器。源博雅（延喜帝孫。親王克明之子。三品皇后宮大夫。）之子信義。信明兄弟俱是名手。信義前彈玄象。信明後彈牧馬。則無優劣焉。更使信明彈玄象。信義彈牧馬。則其聲相懸。故人皆云信明超信義。玄象勝牧馬。

藤大將軍忠文（參議春津之孫。參議枝良之子。官民部卿參議。承平中。平將門反。詔授忠文征夷大將軍遣征。時忠文方食。聞命投箸而起。朝受節刀。不歸家而徑發。）東征。先時賊平。路返。論賞軍功。衆僉言可與賞。小野公（實賴。貞信公忠平之長子。官攝政大政大臣。謚曰清慎公。時為參議。）獨執曰。疑事不可行。公弟九條師輔（貞信公之子。清慎公之弟。官右大臣。號稱九條。）曰。伊既受總督之命。而事速平。未嘗無遙制之援。奈何舍之。刑疑勿行。賞疑惟行。恐宜從衆。公固不從。事寢不賞。時人乃疾長公忌克。而服少公寬恕。（忠文憤怒。不食而卒。）

野道風江朝綱並是善書。爭競紛然。人未敢辨優劣。二家請上。（天曆帝）判上曰。江書劣野。猶野才劣江。

中書王（後中書王也）學文慶太史。（姓慶滋。名保胤。文章生大內記）其餘多賓客。時比鄰中。王使太史論時文人。太史曰。紀齊名。體制如宮宅半舊。帷簾小敞。寒月獨夜。思婦彈箏。其中。江以言。如白沙如雪。落花滿庭。出舞陵王。江匡衡。（中納言江維時之孫。式部大輔重光之子。永延長和二世侍讀。文章博士。至式部太輔侍從。）如壯夫擐赤甲。策駿馬。方出關門。王曰。卿何如。曰。下官既上檳榔車。

中書王兼明。（延喜帝子。中務卿。右大臣。後尊為親王。稱前中書王。）藤兵部佐理（中納言敦忠之子）藤亞相行成。書稱三迹。各有風體。源右相（顯房）云。世品行成下於道風。則佐理兼明可謂同等。時人道高積善。（高階茂範之玄孫。式部太輔成忠之子。左少辨）作衛玠家風。

正曆中。或問相者云。內府公（道隆）何如。曰佳也。若長秋公（道長。時為中宮大夫）可謂佳矣。又問粟田公（道兼）何如。曰佳也。若長秋公可謂佳矣。又問亞相公（道綱）何如。曰亦佳也。是謂雷相。大震頃刻。後藏其聲。若長秋公可謂佳矣。或曰。我未始問長秋公。如何數數稱之乎。相者曰。是謂虎子度山。無上相也。（皆藤相國兼家之子。長子道隆。至內大臣關白。次子道兼。至關白左大臣。其次道綱。至大納言右大將。早卒。季子道長。至攝政大政大臣。子男繁多。榮貴尤盛。男至公卿六人。女子立后者三人。其餘為妃夫人。子孫遂至世相家不斷。）

御堂公建法成寺。設大法會。帝為臨幸。其日令都鄙縱觀。河內有一野樸老僧。偶出都。來觀萬人雜沓。既而有司驅除雜隷。遵路疏開。云相公至。威儀嚴重。庶官俯伏。僧曰。美哉相公。令人肅敬。相公御堂子。遂上進跪坐。父公前。唯謹。僧曰。美哉父公。尚加

相公耶。俄頃。警蹕。皆云天子臨幸。既而公卿唱儀。天子入御。僧曰。美哉天子。我日本第一人也。帝遂進拜堂上佛。僧曰。美哉。終無尚於我佛者。乃去。

閑院藤右相（實行。閑院春宮大夫公實之子。右大臣至大政大臣）中院源內相（雅定。右府顯房之孫。雅實之子。至右大臣）同日拜相。一黃門赴賀。先詣右相門。門外車馬既已填咽。俄又營四柱門。乃求別門入。見第中陳整。士女盛服。掃除供辦。以待賀客。意氣甚得。良久。主人出接。喃喃謝恩。話驩移時。乃去。次詣內相門外。閴寂。入中門。廊狗跡作織。不見

門者乃請人通謁主人便從謁者出衣服踈樸直云特來爲今日耶作相故多大事何賀耶蕭散乃止無由相慶其人乃歎靜躁大殊

江帥曰公任齊信（相國恒德公藤爲光之子官大納言）可謂詩敵譬之相撲公任應能拋不可能打齊信或云藤伊周言

江帥論紀齊名江以言二家文章紀必專古故不失則至其不得無足復見江必貴新故似無法縱其不得意與既多

江帥云橘在列（字卿橘和州秘樹之子）文學不如源順（源左馬頭攀之

子能登守）順不如慶保胤胤不如江以言此輩皆出藍之才也（花列文學傳順順傳保胤胤傳以言）

白河上皇問藤俊綱當今名園之勝何許爲最俊綱曰石田第一高陽第二將品第三上皇曰吾所創鳥羽何如曰陛下乃以天下飾造壯觀不得不爾然至於地形眺望自然物色臣伏見園故當次高陽耳

紀貫之凡躬恒二子和歌者流先達名士或難判其雄雌問之源俊賴俊頼頷數數俟言曰躬恒故應不易侮耳（或問然則以紀爲劣乎究問不已俊賴應答如初竟不辨析）

平重衡（清盛第四子）被虜到鎌倉源幕府憐其容止閒都遣妓千壽暫解其幽憤重衡雅優才藝善琵琶乃聽千壽彈琴且歌悲不自禁於邑之餘因亦和曰燈暗數行虞氏淚（橘相公句）千壽淚已屬情因亦哀感幕府聞之曰平氏馬上之外復有如許風流乎或侍坐曰平氏才流故多曾比諸平於百花而目伊人以牡丹

文應（龜山帝）宮侍慧俊相夸侮弄年少諸官來乃於簾

內試問子規啼已有聞耶一人云向在巖倉髣髴如聞有一人云身不被比數那得一聞宮侍相謂如聞無可不可身不被比數口頭可憎

規箴

釋道昌（俗姓秦氏讚州人）天長中召入爲導師上從容問曰庖宰之罪貴賤何重昌曰帝王最重左右失色上默然少焉曰何也昌曰竊見日擧之膳割害必多山澤飛走動受過殺至于臣庶山海有禁弋釣所獲僅充口腹耳臣以此知之上善其對爲省庖供

寛平時。斷屠。明年上出獵。菅公承間從容問上曰。不知今年鳥獸有何過罪。上爲止獵。

延喜中。菅公爲左相所忌。（左相時平。相國藤基經之子。官左大臣。號本院。）善相公（淸行）與公善。數託日者言諫公避位。公不用。善曰。離朱之眼。不見睫上塵。仲尼之才。難知匱中物。公雖明哲。宜慮無望。公猶不用。果罹貶謫之禍。（菅公道眞。自寛平中。見重於世。延喜時爲右相。而藤公時平。以門地爲左相。少菅二十年。政事才學。固不相知。而藤公以華族欲壓菅公。令降於已。故不相能。菅公終爲所構。左遷太宰府卒。）

天曆帝留意政事。召賤吏老者。密問當今與前朝延

喜之時異同得失。吏曰。無異。上切問再三。令以實奏。吏乃拜伏曰。微賤下吏。奚敢分辨。唯當今除目之夜。聊覺用燎燭較多耳。上悟。爾後調選。必先日時。加思詮量。

平親信（越後守）子隆良（右馬助）嘗見親遇藤公伊周。及伊周兄弟得罪。事起。隆良證之。因受其賞。乃申慶詣其父親信。父曰。夷貊之人。汝非吾子也。不知何以詣吾家邪。

長曆帝。不豫避位。既讓太子。（長曆長子。卽位。爲後冷泉帝。）故事。讓位新帝於時。更復定東宮。延久帝是長曆第二子。時爲諸王。次當立爲東宮。而未有命。藤亞相能信。（宇治相公之弟）因事啓請曰。第二皇子。當令屬何處僧院。避居。長曆帝乃悟曰。是當立東宮。但丞相言。且緩之故。未命耳。卽日冊立。定之。因使能信傅。（長曆帝大漸。傅位太子。卽又立第二皇子爲東宮。乃顧命宇治公。殷懃託二宮事。其言爲天子發。則公一意奉詔。言及東宮。則佯爲不聽。唯拜伏而已。延久帝聰敏雄斷。自在諸王時。不相能於宇治相公。旣居東宮二十五年。居閑篤學。究習國家故事。常切齒藤氏專權。及卽位。每事裁抑。時稱賢主。仰望中興。宇治公久已忌之。自帝卽位。便託老病。恒居宇治莊。不與政事。帝在位五年崩。公亦尋薨。）

寛治帝。省覽奏事。每至乙夜。時稱不懈。一日坊門藤爲隆奏太上皇（承保帝）曰。上近候失常。得無惑疾。上皇驚。問左右。皆言未嘗聞。乃召爲隆。問其委曲。對曰。近奉祖廟事。上時吹笛。不應是非聖體失常邪。上聞之慚。曰。有此事。爾時方受笛秘曲。且闋會。爲隆來奏。乃擬符。竟受之。未卽應。渠便罷退爾。

源大將軍（賴朝）常誡武人過奢。有俊兼者。盛飾美服出。公取其佩刀看之。卽抽盡斷其衣襲。曰。士祿有限。汝將欲以何物養兵耶。

捷悟

藤公兼家作納言時夢相阪關値雪疑是凶令占之占者云吉必應有遺斑牛是其兆也果有獻斑牛公悅厚貺占者賞其奇中既而江吏部（匡衡）至公語之江云是失占也夫雪白爾關而値白得非公陞關白耶（關白丞相也）明年果拜丞相

御堂丞相初營東第令藤有國監造西泉透廊南出之上一架不施長押木公視怪其不牢爾時有國不辯而止及上東后（后御堂公長女入爲永延帝妃尋冊爲后帝崩後號曰上東門院）冊立始入内輿輦此出廊架開濶無所妨礙有國時在側小咳公顧則仰指廊上視公公始悟其慮頗遠

藤賢（有國字賢）聞有圖暗打已者在暗處持油立果有來打而過者便偷灑其袖明旦認汚袖爲驗其人不能爭逃

上東后帳内犬生子時疑禍妖召博士江匡衡問之江奏曰吉不可言謹按犬字大旁加一即在上則爲天字在下則爲太字配以子字是爲太子生爲

天子吉孰大焉亡幾后生太子即位爲寛仁帝

上東后臨生太子産難后父御堂公甚憂乃開障子自内出咨諸卿更命祈禳藤有國在下座答曰産事已成何以更祈言未畢帳内女侍乃走出告皇子生皆呼萬歳後御堂公問有國何以知之言向見公開障子出謂障礙於子者已開以是知之

寛仁帝即位後上東太后入見留覽宮中乃歎曰先帝崩後未幾禁内百爾一何衰哉帝心慚懼時黄門源顯基適在戸外無端口吟朗詠佳句一二太后聞之又曰此唯足存想往時之盛帝乃解顏

承保帝即位初宮中火上倉卒出南殿從官未至有人走入徑赴火所急移御寶又赴衛陣引出輦車輦於階前上乃見其有幹未知爲誰問其名便應曰左少辨正家上曰若是辨官宜備近側正家素與江匡房並稱而江以待東宮朝夕風議上未聞有正家乃造次具官上謂當時稱其機警

永保中京畿有孽帝欲令高僧禳焉夢或告曰竹人禳災覺問群臣皆不能解江匡房奏曰請命範俊

帝問其故。江曰範俊從竹人。時俊隱那智山。帝乃詔俊出爲僧正。（俊事東寺成尊。與義範齊名。後以事潜藏那智山。）

妙音公自土州歸。詣上皇宮。皇命琵琶曰久矣不聽君音。公乃拜。先彈嘉皇恩。次彈還城樂。聽者都歎其切。

源將軍頼朝初興兵東國。遣藤九盛長說房總强家千葉平經胤與上總平弘常。藤九到總。以密詔璽檄視之千葉。千葉曰謹奉上旨。當與弘常謀而奔命。藤九還途遇千葉子小太。獵歸駐馬相語。小太

年十七。乃以父荅旨爲失急。引藤九歸向父曰。前徵兵時大人既應。今復見詔檄。且我家非上總屬。何待弘常。應涉遲疑。恐復不可。父乃决意承命。

夙慧

弘仁帝御豐樂院觀射。諸王及群臣以次射。弟王時年十二。上戲謂曰弟雖少弱。男子當執弓矢。王應詔而起。再發皆中。時王外祖阪將軍（田村）侍坐。喜躍不勝。起進抱王而拜。且奏曰臣嘗將百萬征討東夷。賓頼天威。敵懍得克。竊惟臣於戎事猶未之能信。今王在齠齡。武技如此。非臣等所能及。上咲曰將兵褒揚外孫。何甚過多。

橘廣相（小字文人。一名博覽。）九歲昇殿。屬春暮應詔。詩云。苑村桃李猶可愛。何況瓊林華苑春。

源參議經頼（左府雅信之孫。中宮大夫扶義之子。左大辨宰相。）前妻所生女幼慧。參議太憐愛之。同車觀幸。看供奉百官盛飾渡過。試問女曰爾欲配何人。一一指問之。女皆不應。及源隆國（西宮左府高明之孫。大納言俊賢之子。官大納言。號稱宇治。）渡。女曰是當往。後遂嫁之。後妻曰吾女固欲踰前者。數

爲道。父時藤資仲（大納言資平之子。至中納言。）有名才學。乃歸之。資仲意已相競。而隆國官階累進。其子隆俊爲黃門時。資仲未拜侍中。

法深世善琵琶。其女兒年七歲。爲作小琵琶與。令常弄。一日有識。兒怒奪小琵琶。且曰汝唯事狂走。是既無用於汝。兒幼心甚悲。數使乳母謝乞。父猶不與。值隨母拜神鴨社。歸途母問兒亦有所祈不。兒曰願加神護。令兒至琵琶妙。父聞愛憐。復與小琵琶。

藤亞相伊平女。（少在文應后宮。宮中呼曰近衛。自幼聰敏。長以詩歌稱。不嫁不仕。年三十爲阿麼戒。行終身。）九歲時。在父前與諸兄（伊賴。僧覺。道實。伊）題池冰作歌。諸兄皆以薄冰立辭。女意謂人皆云爾。同此不奇。乃獨言厚冰。父看笑曰。此兒必爲作者。

豪爽

承平東征。朝議擇追討元帥。欲以藤元方（參議菅根之子。大納言民部卿）拜大將軍。元方曰。閫外之任。一事以上。國家無不聽用。如有用我者。必請丞相（貞信公時爲相）子一人爲副。而後受命。朝議乃寢。（於是遣忠文）

源滿仲（清和帝孫。源經基之子。歷任諸州。鎮守府將軍。治部太輔）驍悍。晚年歸佛。請慧心受戒。家私男女三十餘人。同俱入道。乃受第一不殺生戒。滿仲坐睡如不肯受。餘悉奉受已。而私語戒師曰。第一戒心已聽信。但防將來家奴輩稍生輕侮意。乃爾。（滿仲子源賢爲僧。常憂父剛暴。陰請慧心。來於多田居。修小佛事。因便勸勉。滿仲忽發心歸依。即日放生鷹三百。悉燒獵具。）

藤將軍忠文爲近衛司。乃每直夜。必取御厩馬置立枕上。曰。終夕聽馬齕物嚼嚼然。乃警我眠。

廷尉藤朝成。有祈石清水廟。祝請問功勞。爲告辭。廷尉曰。我決殺強盜百人。祝曰。神誓禁殺。如是恐應難告。廷尉曰。神誓我固識之。而誓未云爲國除惡。非此限。奈何。祝不能答。

四條亞相（公任）初有盛稱。法興相國顧諸子曰。家兒輩欲履伊人影。猶且可得乎。御堂公最少。越二兄進曰。影不可履。面或可履。後竟居上相。四條公終亞相。

承保帝欲聞天喜中征奧之事。（天喜中。遣將軍源賴義征奧賊。夷賊蟠結。城寨碁峙。久乃克平。）藤則明者。往日從源將軍。親歷攻戰。時

老尚存。帝召命言其事。則明曰。爾時臣等從將已發鎮府。朔雪初下。軍容肅然。便欲云云。帝止之曰。事體悲壯。餘已可想。不須詳聞。乃賜衣襲罷。

白河帝豪邁。事好勇壯。當著盛服。尚侍或從側整正衣冠。便叱使退曰。不須學紈綺子態。又嘗起層塔。建大寺。陳設百燈。命一人主一燈。向暝齊手點發。以爲盛觀。或不得其意。前後點之。怒命更作。

法性藤公（法性寺大政大臣忠通。知足院忠實之子。）善書。有乞寺榜者。率書與之。既而聞奧基衡所捨寺榜。怒遣舍人於奧

取還基衡豪悍恃勢欲不肯還其妻諫乃遣之使
者勇而有計慮其復悔取輙破齎歸時人謂不減
睨柱之氣

征奥之役人皆服源將軍義家驍勇清武則登堅甲
三領爲的請試其弓力將軍一發貫三甲武則曰
神也非人所及益畏憚之

小松平公拜内府賀夕番長佐伯國方重文之子試馬事故大臣拜賀使番長試馬始出馴馬國方請左右曰今夕之試
僕圉屬曰國方以必當制御駻馬如斯善柔恨其

無觀願更命之公曰萬一傷敗賀夕不祥國方重
請曰仰有墮失國方當其不祥若以爲不足制驍
驕者則請命他人爲番長公不得已命出惡馬國
方喜而騎廻縱横無不如意公亦悦賞之

源廷尉將襲八島修船擺海濱平三景時爲軍監進
策曰請設逆艣廷尉曰逆艣何平三曰陸馬之用
進退如意至於戰艦進不克退退不克進今常艣
之外交互逆者設之舳艫前却自便廷尉曰軍令
有進無退猶恐難驅況預覘逃方奚可今日治兵
之初聞此不祥逆倒千萬於卿等任意於我無用
平三起色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是爲良將若公
豬武耳廷尉曰豬乎不知軍唯奮擊克勝莫快於
是廷尉將發船其日大風船人不可廷尉怒曰兵法擊敵不虞今日彼無備必矣謂不可斬船人懼相謂曰發亦死不發亦死齊死不如馳死乃發集船本五百艘發者唯五艘而已人不滿百海上三日程未過三時得渡遂襲八島大勝

承久之變承久中元暦上皇躁而好勇專聽政事上垂拱而已鎌倉北條時執權天下大小事在其掌握上皇多不得縱意漸積猜忌乃欲滅北條氏收其權制京師訩訩有討
鎌倉之議平義時逆先與甲使子泰時將西上父

曰朝廷不明讒構無極汝盡敵而歸不克死之勿
望復見我面既發明日泰時獨騎馳返問曰軍政
進退謹已領命若或一有六軍親征不圖途遇輅
行如何處置父默思良久曰善乎汝問君不可抗
萬一有爾汝唯當脱冑斷弦歸命司敗耳不爾徒
有長安輕薄兒輩妄藉天威以來殺千至一戰殲
無退

承久之亂鎌倉檄諸州發兵向都甲人武田五郎伊豆信光將發或曰此日凶宜擇吉而行問何謂凶曰

是謂十死一生武田曰擐甲執兵固即死也且出軍以喪禮處之是於我吉日耳乃發

陸原武士拘囚藤亞相爲兼以去(京極中將爲教之子官大納言永仁中有告爲兼謀反者陸原者北條氏所置吏遣親兄弟二人護衛京師)藤資朝(日野大納言俊光次子中納言)在路見之曰大丈夫乃至如斯志願足矣

容止

藤左府好笑時與菅右相有隙每共聽政固執多忤一日史上事有駭態可笑左府方執事笑病忽發

絕倒不坐腹不堪捧聲遽舌嘽顧言右相曰今日之事都唯委公

天曆時藤朝忠(高藤之孫三條右府定方子)侍上前上始召其弟朝成入已至上乃自青瑣窺之嫌其醜惡失望素聞善笛詔命吹弄其聲高亮穿徹宮梁上喜詔朝忠曰聽此笛聲乃覺頓生美顏

藤相道隆常與藤大將朝光(堀川相國兼通之子道隆從兄也官左大將大納言)諸人劇飲亂髮散帶每至爛醉而相公素美容儀雖極醉少時便醒衣冠如常或有公事扶醉上車著盛服便已偃臥臨事警醒少斂下車容服不小損

藤內府容顏明秀病將薨吏部某來行宜公已不堪曳紳勉且膝出簾外致謝而美容猶尚可觀吏部語人云人之顏面至死猶有須用時

藤相師通(師實之子內大臣關白)身體雄威姿容壯麗朝廷大儀江黃門(匡房)瞻其冠裝謂人曰恨不命外國人見

藤信通(大納言宗通之子參議中將)少有威容白河帝命郎官戎服度前觀之人云見信通在行餘正自如從卒

內府藤公教美容姿好作依態少時作四位少將手掌薫香持畫月扇衣裳楚楚車從輕鮮値日夕佳必託奉起居故詣上皇及太后諸宮侍宮女伴每佳夕必相謂曰復至四位少將時耶

花園左相(源有仁延久帝之孫親王輔仁之子賜姓源氏官左大臣號曰花園)以皇孫素已貴重有姿容儀好裝美服當時慕倣至衣冠裁制爲之一變風流歡宴多從此游門客義故亦皆能技賦詩詠歌吹笙鼓瑟會集影從不待延外世目其門下爲百大夫

大東世語卷之三終

大東世語卷之四

企羨

東三條丞相。（兼家）月夜遊東北院。中宵方靜。公請藤戶部（齊信）朗詠。戶部思索良久。座人傾想。乃發詠云。念極樂之尊。一夜山月正圓。是齊名文中句。（紀齊名勸學會同賦攝念山林序中句）齊名適陪丞相在座。人乃羨賞其特見采名流。

慶保胤崇信釋氏。晚詣橫川。從增賀（增賀俗姓橘氏。參議恒平之子。）聽法。及說止觀明靜。前代未聞。保胤深已歸依。不覺雙淚橫流。賀乃揚拳打罵曰。作何面邪泣。如是。座上惶然。乃停講。他日復聽。再泣如初。賀復打。乃止。最後聽泣愈甚。於是賀亦悽然垂淚。徐授其文。

（慶太史慈悶恤物。一日以公事趣入中。路忽聞女子哭聲。從尋其處。就問其故。有一女僮。言爲家主假他革帶來。路失之。乃懼罪泣。太史惻然便解已帶與之曰。聊且可以此償爾。即去。既應急入。請外吏所帶行事。）

伶工時光笛有黃鍾入調。深秘不傳。亞相藤宗俊（右大臣俊家之子）從受諸曲。苦請秘調。累年。時光善其篤好。屢已許之。猶復重惜不果。一夕風雨如晦。忽來云。今夕將密傳。要當避人耳。乃二人著雨衣到太極殿。影跡曠絕。暗雨甚鳴。絕無人可竊聽。理時光猶恐有乘暗傳耳者。發燭搜過區陬。果見隱楹若蓑笠動狀。索之。即武能也。時光驚曰。余故慮此爾。遂止而還。

武能與金田時光同時後生。意不相下。時相公命爲時光弟子。乃不得已具名譜。詣其家。時光正坐廳繕笛。不意其至。喜延坐。請其來意。武能曰。相公命我使受君教。問何欲受。曰大食入調。所未得耳。願見授。時光勃然。乃指其兒幼在前。應武能云。竢此兒長傳此而後。脫復及他耳。武能曰。賢子長成。不知何年。乃反受名譜去。後隱大極殿伺之。蓋欲竊聽而得此。

源義光（賴義之子。新羅三郎。刑部丞。）學笙豐時元。時元卒。時其子時秋尚幼。秘曲未可授。乃授義光大食調入調。後義光憂其兄（義家）東征賊未平。乞朝欲赴勠力。不許。乃解官獨發。日夜兼行。時秋逐驛馳至。乃請與俱。義光頗怪。數苦駐行。及足柯山。辭喻再三。猶不肯。

義光忽復悟其意路傍班荊布二楯分座乃胡簶中出時元所書與大食入調譜示之問有齋笙耶時秋乃出笙義光曰子所追想必此事我今赴戰生歸難期子卽豐氏世守也殉我無益若信吾志歸全其道悉傳秘曲畢各別去

能因與友人東行忽下步里許友驚問之乃曰今所過伊勢夫人舊家跡爾隔世雖邈庭松尙存名流所居奈何可輒乘過哉待樹杪不見而後載行（伊勢詠歌上流因已以耽好敬尙焉）

笙人市佑時光與篳篥人用光唱歌裹頭樂欣然相適中使偶至已在傍二人都不相接對歌不歇使怒歸奏上歎曰唱歌入神外境都忘乃爲樂之至於斯乎萬乘徒重恨不得輕赴縱聽（高倉帝時云）

傷逝

藤黄門敦忠（左太臣時平之子）妙絲竹早亡後每御宴以源博雅堪音必奏其事若有事故不得召入則御宴爲之輟故舊猶云黄門若在豈容使王孫獨專朝野乎

紀寬欲得納言懇祈長谷夢有人命曰他方須汝文章當遣爾尋卒（世傳寬毋初祈長谷而得生寬）

永延時內宴蹴鞠四納言俱陪（相國恒德公爲光之子齊信相國賴忠之子公任左相高明之子俊賢并行成時稱四納言）鞠激隕外例當一人往取藤公任曰此中不至將相人之子當遣耳藤行成嘆曰先少將不幸早沒人不可無壽（行成攝政伊尹之孫少將義孝之子義孝早逝不陞大臣大將）

江帥文辭不及其祖（朝綱匡衡）至於才學優長博識古今非獨江家諸氏蓋無若者最留意國家典章恒言朝廷若盛吾家亦盛朝廷若衰吾家亦衰及其沒

藤黄門宗忠歎惜曰斯人入葉儒家三世侍讀朝之樞要文之燈燭也國家失良臣天下亡明鏡

兼好（卜部兼顯之子左兵衛）曰昔日雪朝屬有託事貽書友人草卒不及雪狀其人答書曰不問此雪如何子非吾友其人已逝於今不可忘

棲逸

僧玄賓初菴居三輪朝野欽其德行賓惡其煩劇滅跡而去（玄賓俗姓弓削氏其族道鏡驕淫滔天賓甚醜之殊深避世）經年其弟

悔當作晦

子比行。偶見河津翁。躬著敝衣。蓬髮改容。良久熟看。似故師面。乃悲。欲問之。而難人中。且促行。不可停。既竣事。歸到前津。乃不復見。問之。皆曰。夫翁。訃食受雇。不取其餘。都無他營。口常誦佛。某月日失所在。按其月日。向相看之時也。伊賀郡司家忽有一頭陀人來。蒭蕘作齋久之。其家餓。遭被坐逐。家僮多散。其餘擁主唯聚泣而已。頭陀乃因家人進謀曰。且先詣京陳訴事窮而後散從未晚。野僧有小因縁國司公。願與倶行。主人未信。然已無他計。乃試挾而出都。頭陀曰。我有所識。君暫入近舍待之。但亦如此形狀。恐見疑怪。乃借人具袈裟。而步進國司亞相門。門者驚見。相通跪伏。主公盛服出。延之上座。使叙中歲滅跡。朝野惋惜之事。頭陀曰。此自容閑話。今乃

有急當請告一事。貧道年來所憑主人。餓有坐罪不可忍看。若其輕咎。願借貧道。冀從原放。亞相許諾。即與原狀。頭陀受喜曰。主人已在近舍。應須先示此狀。令安心爾。乃出。在近舍側。便脱法服疊之。置原狀於其上。不見。郡司滅跡而去。皆知是玄賓。方歎其韜悔。

相阪盲人。妙於琵琶。而高樓世外。人不得傳習。曲有流泉啄木殊秘。不常彈。無能聞得者。王孫博雅。專精琵琶。世傳博雅誕時空中聽天樂 恨未得秘曲。且憂此盲一逝永自此絕。乃欲竊得焉。試造一見。無由發言。而還。爾後每夕密往其菴側。竊聽三年。未嘗有彈值中秋月陰風凄。乃復依常往伺之。盲人忽彈盤涉調博雅。心中悶癢。冀及秘曲。少頃彈罷。蕭然遣情嘯咏。且歎曰。嗚呼無其人哉。當此寂寂。誰當共靜夜思者。亦應語心耳。博雅應聲出。乃通名。且具陳向來事。盲人感歎。終夕晤言。秘曲悉授。世乃稱盲人隱趣。博雅好事。至今。

前中書王作池亭曰。夏條為帷。冬冰為鏡。南島之五大夫作老伴。東岸之一脉泉為知音。

黄門源顯基。受寬仁帝後一條恩眷。晏駕。初。顯基在省中。怪梓宮燭進頗遲。問之。或曰。女侍輩亦皆已給事新帝宮。乃無供者爾。黄門深悲人情變移。即日落飾。逃于深山。

源顯基隱遁大原。永謝人世。宇治公當國。往訪其居。話舊終夕。唯談佛理。一無及世事。公將歸。主人曰。賤息資綱一云資經素已暗劣耳。公時未省。唯疑伊人無故不可貶惡其子。三思乃寤。其附託之意。憫然謂。雖亦在空谷。愛顧之念常不可忘。則不堪乃發言爾。於是每事保存其人。

藤給事通憲諸子。多為僧。有名。靜賢澄憲勝覺覺憲 其季明遍

獨隱高樓紀高野山頗疾僧侶之奔競官榮諸兄
數勸其出遍答曰夫遯世者吾棄世世亦棄吾不
齒是遯之全者也世棄我我不棄者丐人也我棄
世世不棄我者今之諸名德也此二者非眞遯也
諸兄皆已南北之高德也我不欲以不才厠其間
中山黃門（中山藤黃門顯時參議長隆之子。）與參議藤成賴（中納言顯賴之子官參議）親睦相善公私出處深相契交俄而參議棄
官隱高野山公曰斯人肥遯今我於世萬事休矣
乃遣使問其隱趣且密命命圖其山棲構致而還

無幾公亦結宅中山辭官入居再遣言參議請命
一解事人來其人來公乃命其周流中山居遍覽
則屋宅廣狹以至戶席都倣高野棲居毫無異者
參議聞其事笑曰若夫極樂國則固應難摹倣爾

賢媛

弘仁中齋院公主（弘仁帝第三女。內親王。名有智子。）有才學上幸齋
院賞花開宴命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公主時年十
七即賦曰（各探勒韻公主得塘光行蒼。）寂寂幽莊山樹裏仙輿
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
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
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上大歎賞授三品
紀夏井貞觀中爲肥州毋石川氏聞而哭之曰吾子
其不終乎吾聞肥俗貪汙恐吾子以清治之（夏井爲讚州。政化大行。吏民親愛。任滿將去。百姓相率詣闕願乞更留二年。年穀歲豐。至于爲造四十餘倉蓄之。及去。吏民送者充塞。贈物甚多。夏井唯留紙筆。餘一無所受。）後果連坐異母弟
豐城事謫配土州
四條藤公（大納言公任）將亂亞相（寬弘時公頗不相得）初倩齊名以
言諸文學爲表都不中意乃乞江匡衡江諾而歸

頗有憂難之色婦赤染怪問之江具語其難得意
婦曰此公故多矯飾諸文學或當不及門地之言
故不愜爾江欣然從其言草其公乃披首端敍言
臣五世相國之適子爾自曩祖忠仁公以來云云
公喜用其表
永延帝雪後早坐宮中顧乃云不知香爐峯雪奈何
耳宮人清氏（清原元輔女少納言）默起前褰御簾帝賞其慧
而有學（白居易詩香爐峯雪撥簾看）
永延舊宮人清氏老後零落貧居壞宅諸貴遊俱載

過其戶相謂曰衰哉清氏非復往日清閑乃褰幃曰駿馬之骨古人尚買之

上東后少入為永延帝妃帝一日吹笛宮商甚調宮侍仰感注目而后在側獨不顧帝曰屬此會遇何以不看后曰聞聽笛未聞視笛帝笑服其理

高内侍（儀同藤伊周母高階成忠女）才調耽好詞翰恒言研殘餘墨四五寸許剪棄片紙已退禿筆三錢方兒併書冊吾所愛惜唯此五物不啻龍宮珍寶

宮内喪朝士俱造高陽公主居簾内靜寂不聞哭聲

亞相藤隆季（中納言家成之子官大納言）歎曰可謂幽閑矣哀懸之事何必於外發太甚此宮居恒内則整肅至於扇面有男女竝坐者公主命棄之

白河帝每往日率意遊幸一朝積雪甚有觀帝起臨階徘徊有一幹郎已設輕行之供帝乃獨從一期門北出未命幸處期門亦有智諳料其賞雪正必北山時太后（永承帝后后内府藤教通女治暦四年立為后其夕帝崩后自幼習釋經帝晏駕之後落飾入小野終身不復出都）居北山小野宮境地僻幽期門乃馳入告幸命備貯儲帝果趣小野在外車上賞雪太后亦使女侍就車進酒遽設無闕帝已歡還時太后簾内不令一展設既而左右幸上不入太后曰觀雪須外吾固知帝不入

有舊宮人幽居太秦或傳其豔而有情諸郎年少懸想其趣好事相誘乘月夜行窺之至則秋棲素淡自然清令亦皆不覺矜飾既而香薰徹外乃於簾内嘯詠岸柳秋風遠塞情（橘直幹句）纖纖有秀致於是相顧恐其不可當逡巡默歸

源三品（賴政）女讚岐（二條帝宮侍）頗涉經史嘗曰少已失恃

每值誕日便憶母氏劬勞則不堪水漿入口而世人都以生辰相賀吾所不曉

建春后是高倉帝母帝即位尊為皇太后（后兵部太輔平時信女初微名小辨被保元帝寵生高倉帝）有嘗竝仕舊宮人近后側私問曰如是福祉不知在后心裏何似后曰宿因所作於我何知

源豫州奔後有人拘其妾靜致之鎌倉源將軍及夫人以靜本名妓俱出鶴岡召觀其舞靜固辭數四不得乃黽勉起舞其曲詞意都無非永懷豫州者

觀者皆爲墮涙。他日鎌倉諸士解音者相携往靜客舍。設宴且慰。坐中有梶原景茂。託醉頗出豔言。靜變色且泣曰。嘗受豫州恩。今縱不死。忍坐被此辱乎。豫州者鎌倉公弟也。今若在則汝輩可得輒見我面乎。梶原赧慚逡巡。

鎌倉源大將軍獵富士。世子（頼家）年八歲。從射鹿獲之。大將軍甚愛賞之。遣梶原（景高）于鎌倉。告之夫人。夫人（北條氏）無喜色。梶原失措良久。夫人謂曰。武弁之子。射獲原野禽獸。固常事。已何勞專使之有。

平相州時頼母（秋田城介景盛之女。義景之妹。既寡爲尼。居松下。稱松下尼公）邀招相州。前一日見廳窓格故紙間破。手自糊補之。其兄義景在前。言宜命某夫耳。母曰。某夫之作。未必勝我。義景再道。更紙新之則工亦省。力且復美觀。母曰。然我非不爾思。但亦自誡物不必悉改墮壞補之可也。庶使年少輩知斯意耳。

術解

藤戸部（忠文）好鷹。吏部王（重明）特詣宇治宅。乞求一鷹。乃受而還。途遇鳥數試。頗凡也。王自中路再造。更請他鷹。戸部乃牽一鷹出曰。本欲獻此。恐不中用。今唯所試。王喜。乃在歸路見鳥。正一放之便入雲去。世謂此鷹五十丈内遇鳥必擊之。蓋亦知御者凡而颺去。

源羽州齊頼（陸奥守滿政之孫。駿河守忠隆之子。出羽守）武人。好獵。愛鷹。多養飼之。老後失明。不能復自御。猶居家日居牽上手摸爲樂。客挾信鷹來詐云。頃得自西州。齊頼欣然臥起。乃攝拳上。摸其毛骨。良久曰。是信山腹白巢鷹爾。不幸喪明。殆將見欺。客乃驚服。

藤致忠（大納言元方之子。右京大夫。左馬頭）頗曉天文。（天曆時。有詔問天文博士保憲。時致忠作郎。以中使往反。）偶於厠向人説天事。忽有射焉者。箭中柱。致忠驚曰。吾過矣。褻處談天。故熒惑射吾爾。唯今年有木星助。故止柱而已。

寛和帝逃幸花山。時夜潛出宮。中侍從二人而已。人無知者。路過安晴明宅。晴明適避暑於庭。忽拍手獨駭曰。變變。仰見緯象天子避位。何哉。帝行聞而走。晴明便入奏急變。於是宮中始知帝不在。（寛和帝少即位。俄而所愛幸弘徽妃薨。帝不勝悲哀。至致迷罔。遂懷脱屣之志。偶見藤道兼所持扇有題云。妻

子珍寶及王位。臨命終時不隨者。帝乃循覽怏然。道兼因說理無常。助其哀情。帝益決遁志。無幾帝與道兼謀。欲乘夜潛幸花山。將出。其夕月色殊明。帝難其揭焉。有猶豫之色。道兼奏曰。璽劍已奉東宮矣。先是道兼密送東宮。故云爾。頃之雲翳月光。帝曰。吾志成矣。遂出。已而遺亡妃書有密情者。欲反入取之。道兼詐泣曰。如許恐有事障。帝亦以其不可中止。遂遁。道兼與僧一人從焉。其明藤義懷藤惟成。奔到行在。共同棄世。道兼詐泣曰。已奉聖約。願暫歸面辭父母。而後來給事薪水。乃去不來。便仕後帝。數月陞進。後寛和上皇懊悔其率爾。又知道兼詐譎。而憤怨焉。時一條帝在東宮。是前帝圓融太后所生。道兼有太后兄弟之子也。實欲東宮早得其所。故誘成上皇遜焉。義懷是九條公孫。謙德公子。其姊爲寛和帝母后。外戚門地。已居要路。從帝入釋。時人且謂志不可保。遂不再出。確終其守。惟成者雅材子。自永觀末。國政無紀。寛和卽位。爲辨劇。政漸正。惟成之力爲多。二人遁世。世頗惜焉。而益疾剽山公險黠云。

九條相國信長。御堂公之孫。相國教通之子。至大政大臣。號曰九條公。善相。未達時。偶窺掖庭井。自鑑其面。覺有公相。喜而歸。取鏡自見。無復前相。試行再窺井。如初。歎曰。鏡近井遠。吾弁相自當遠爾。後果如其言。

亞相藤道明。字慶。相摸守高仁之孫。保藰之子。官左大將大納言。未達時。與其婦微服密各到市買物。有一嫗。先見其婦狀貌曰。君相必當爲亞相夫人。尋見道明指曰。亦配此人貴相也。

有人詣太醫丹雅忠。主人方待他客。出在堂側。便接見其人。少頃來乞診者相尋入門。主人遙望其面。顧對其人。歷指病者。暗言其所患。及皆坐。陳其惡。無不悉中。俄頃所待客至。是安晴明子吉平。一云客卽有行也。主人爲設杯酒。先舉杯未飲。吉平曰。急之。地今日震。覆杯可惜。主人以爲戲。從容未飲。俄而地震。杯酒果覆。並是妙術。其人大驚。以語世。

巧藝

弘仁帝好書。秘府多藏中有絶佳者一卷。帝珍之。出示空海曰。如斯誠亦不可學也。恨未知何人。海曰。是臣僧在唐國所作。帝以其體異不信。海曰。亦隨風土俗尚變爾。乃裂軸奏覽。書曰。某年某日沙門空海書于青龍寺。帝驚歎。先是帝自以爲勝於海。於是矜心頓廢。益重海書。

空海。左右手足及口揷筆竝書。世稱五筆和尚。

飛彈匠人有妙工。與畫師百濟川成相善。川成家僮亡。倩人追之。其人苦不識認。川成卽畫其僮面與命物色。果捕而至。文德帝時。以善圖畫屢被召見。常各以技藝相調。心不相下。一日匠請川成曰。近自建

三間四面堂廟來看且煩畫壁川成便往觀家有小堂四面扇開匠迎請入川成升階將由南戸入其扇俄然自闔驚却將由西戸其扇亦自闔南戸自開遂向北向東皆如始竟不得入怪而下主人在内大笑川成慙之思欲報之故招匠曰近有一奇物請來看匠疑其報不來及數回而至主人乃啓廊戸延之忽見其内死尸横仆脹腐臭甚匠怪畏將旋主人在内大笑即復就視畫尸形障子方知假物

鳥羽僧正（覺猷源道濟之孫能賢之子居法輪院稱鳥羽僧正）好戯畫嘗作旋風閭吹米嚢在空粃糠塵亂側畫僮奴遽欲抑留之狀妙極騃態時人傳玩轉進上皇皇覽大笑且歎其工及僧正朝問其畫意便應曰有此事近日官供米至大風忽起輕颺嚢穀奴輩騷擾臣僧傍看不堪可笑戯作此爾上皇乃寤命考問倉吏果有不法供米多雜粃糠

寵禮

藤公良房（閑院冬嗣之子。攝政太政大臣。文德后父。清和帝外祖父。）上表辭相國先是賜安車入朝固辭不受文德帝特賜寶劍一雙曰公宜帶此劍副朕懇情莫使蕭何獨誇漢代（良房謝表曰今屬老病何押恒典當陳執退速褫朝章長歌揭來遽歸里第是則微臣之自分也但以流波出浦獨成鳴咽去鳥辭巢非無顧慕況臣身甚渭陽之戚情異義合之臣必須粉答■恩生死致命）

延喜御宴詩題禁中翫月讀師以次唱群臣詩至於三統理平作天山不辨何年雪合浦應迷舊日珠已畢乃將唱他詩上命暫住且命三復理平一聯理平叩眛不覺感泣云聖主哉聖主哉人皆哂之

天曆帝謂源延光曰相得如是朕百歲後卿儻有憶邪延光曰天恩無極不可暫忘帝曰時或應思爾常豈不忘哉延光曰千秋萬歲後臣願終身不釋喪以爲刻心之符晏駕後遂服終身後帝時或不得已則素服從事後帝亦每見垂淚

藤雅材貧獨未見知俄召爲郎時宿或人婢舍齎詔使索至其家正當主人亦希郎選謂到已大喜經嘗使云不關主人事命下秀才君也主人怪搜其婦姊妹之婢舍有一客出皆見其悴陋不信使云

即其人也。遂傳詔去。主家乃愧。遷怒逐其婢。上聞其事。閔其落魄。詔賜内府諸物。令具裝而朝。

橘直幹爲文章博士。先例文章博士皆兼他官。直幹申請兼官曰。拜除之恩惟一。榮枯之分不同。依人而異事。雖似偏頗。代天而授官。誠懸運命。帝初覽不悅。至後云。簞瓢屢空。草滋顏淵之巷。藜藿深鎖。雨濕原憲之樞。帝歎曰。一世文士也。窮乃至此。亦朕過矣。即拜民部大輔。

藤爲時（刑部太輔雅正之子。紫式部父。）爲淡州。怏怏未之官。即因宮

掖奏文。有云。苦學寒夜。紅淚沾襟。除目春朝。蒼天在眼。上（一條帝）覽慙恨。入寢不朝。丞相（道長）朝參候問。女侍云。偶向御覽爲時文辭。乃爾。丞相憂懼。時源國盛既除越前。乃喩旨令辭。而俄授爲時越前。上乃喜。起越前句麗所來到。上蓋欲遣爲時以文鬭巧爾。（去國三年孤館月。歸程萬里片帆風。晝鼓雷奔天不雨。綵旗雲聳地生風。爲時在越所作。）時以爲佳句。

永延朝稱多才。言語之臣。有齊信公任俊賢行成。世號四納言。又有宮媛十數人。（越前守爲時女紫式部。大隅守時用女赤染衞門。大江雅致女和泉式部。道貞親王女小式部。重明親王女小大君。輔親女伊勢大輔。出羽守秀信女出羽辨。越前守懷尹女小辨。左馬頭時明女馬内侍。高階成忠女高内侍。大江匡衡女江侍從。參議廣業女新宰相。信濃守隆信女兵衛内侍。道雅女中將。）皆一時宮掖令秀。詠言之選。帝每曰。朕之不德。唯得人一事。庶亦不愧前朝。

小野右府（實資）至寛仁。時年八十餘。爲其子求攝州。與時相戕曰。天曆舊臣某。既事七朝。願奏請賜優。（右府少仕天曆。歷安和天祿寛和永延長和。至寛仁朝。）時相奏與攝州。

源亞相隆國（宇治）永承時寵遇用事。延久帝（後三條）在東

宮。於事側目。即位。始有欲泄怒其子之意。其伯子隆俊爲黄門。在省中。帝密自青鎖窺見。姿儀尤美。就列儼然。正笏而坐。未嘗顧眄。日後稍試其狀。恪勤奉公。加有才幹。謂卿相之器也。後又察其仲隆綱。時爲參議中郎。値朝議有射狐事。隆綱執筆書判云。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視其文才。擢之左右。又察其季。會宮中俄火。帝急駕腰輿。將出避。諸雜人乘災闌入殿陛。中外喧擾。帝輿不得前。季子俊明時爲羽林將。速入。乃自把弓毆逐。令

退侍衛。帝興。事寧後。帝大賞曰。微俊明。朕幾被辱。於是宿怨悉霽。皆用為近臣。眷遇無比。

藤實政（式部太輔資業之子。侍讀學士。參議右大辨。大宰大貳。）初為東宮學士。延久帝即位。為甲州上京。以已補外。未敢見。侍舊之意。帝乃慰勞。及還任。賜詩餞送云。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

大監物周光。以詩學生與宴。年已八十。不能升階。大藏卿長成春宮大進朝方。時為弟子。起乃前後相扶而升。時以為寵。

源相俊房（後中書王之孫。左大臣師房之子。官左府。稱堀川。其弟顯房官右府。稱六條。）才學文章。稱於當世。其弟顯房不必長學。亦以唱詠且后父故。俱承上（白河帝）遇。並為亞相。屬上相闕。次當拜。俊房上意欲授顯房。咨江匡房。江乃言。具瞻所歸。故須才學。宜授俊房。且兄先順也。上曰。若依順敘。有以久次希進者。固亦不尠。且顯房若失此時。恐將遜世者。是應憂耳。奈何。江曰。唯憂陛下不從公論耳。未有兄以才學拜相。其弟乃慍遜世者。於是用俊房。顯房後亦拜相。

六條右府（顯房）侍上。皇問曰。世今有何事。右府曰。臣向問丞相（京極師實）夫人疾。牀枕前後有三大臣侍藥。可謂奇事。皇曰。盛哉。此間難得。復爾。（夫人昆弟堀川左府。其一人則六條右府。其子師通內府也。）

源武庫賴政少時。微見天仁宮姬菖蒲。眷懷經年。後上聞之。欲出賜之。便試飾同色宮侍三人。雜菖蒲其中。出在階上。而召賴政。令自擇焉。賴政恐其誤認。未敢即進。作歌陳其迷惑意。上大悅賞。乃起自引菖蒲。賜賴政。賴政拜感。婉媛殊至。時人語曰。得婦諧樂。媒妁不惡。

任誕

大宰藤佐理不修儀則。人目醒日如泥。

藤公道隆以劇飲與朝光濟時二從。恒深契合。公將薨。有人說極樂國。且勸念往生。公曰。按察大將已逝在彼土邪。不爾無為懇祈。（按察朝光。公伯父兼通子。大將濟時。公叔父為光子。）

源經信為都督鎮西。西到筑前莚田驛。其夜中秋月色清朗。見館前有一大樹。婆娑遮月。乃命數十夫

遽伏其樹蕭然自彈琵琶終夜對月到明乃發

藤惟規越前守爲時之子臨終僧在枕上演中有之說勸正其念惟規曰中有何如曰似向昏暮獨迷曠野惟規又問若是曠野乃有草木秋色蟲聲亂鳴者耶曰應有爾惟規曰中有亦好僧自失去

源納言師時左府俊房之子亞相師賴之弟好內如夫人者六七人各有閨房每夜歷寢一夕乃周冬夜則命侍兒持火爐從至旦方歇而後飽眠常到午晝諸夫人亦以其無偏愛和輯相善

藤亞相成通輕捷無比成通著糾屨步走險危高欄蟄柱車輪轅端乃至峻牆削壁無不蹈到兼能騎馬嘗從幸白河度河中流馬卒跌伏成通輙踊已立鞍上無所沾濕少時私愛一官家婢每夜微服來宿婢舍官家人認爲賤姦乃圖伺其出共撻辱之婢泣告其事令警成通哂曰何害之有夜半踰牆出外頃之抱一囊踰牆復入安眠至旦故待日晏將出欲撻者在外注目忽見帷簾之間小露巾角次露衣袖戶外已置新屨一雙既而成通整裝衣巾徐步出踏屨下方知貴人衆皆遽伏主人亦整衣驚迎成通乃曰聞

當被君家杖罰恐懼來謝爾主人曰奴輩不遜唯所譴讓成通曰何至復爾唯見與婢子便是復好之賜遂受而歸

藤成通忼慨動垂感泣御試衛士騎射看射夫兼行兄公爲其弟立帖云弟射其兄武夫便爲立帖情意可想乃泣二條帥長實云行兼騎射公兼出帖有何可憐

一源衛武士風流詠歌無麤俗態頗遊衣冠成通偶在坐熟看其裳綴頗急乃指謂旁人曰吁伊將欲

應猝輙便纏束耶便已含淚

京極藤相國京極大政大臣宗輔大納言宗俊之子喜好異常能養蜂蜂皆有名唯所使令未嘗有螫恒蜜紙自擎行呼其名皆隨聲群聚從游不啻海鷗鳥世稱馴蜂相公承保帝在鳥羽宮庭樹蜂窩俄墮階地群蜂亂飛皆畏其螫避走公徐取盤上枇杷以箏爪削皮手擎之蜂悉附著而後命皂隷遠棄又無夫人及陪寢妾夜被中恒聚女兒穉幼數人擁卧而已

藤公宗輔不問家事其采地亦不知出何物有來貢則欣然謝其人曰厚意此從何許得來邪

下毛武正嘗騎從法性公過山崎墮馬他日公再過山崎憶出前事顧問武正此是汝所邪武正曰然已而武正籍其地入己邑舊主爭之武正曰相公已見以爲武正所可復爭哉

三條黃門某健啖無比常患肥大謀之醫且道其常食量醫曰故有治方但先節減食用而後可施時今伏暑且先宜食水飯清消其中黃門乃從其言他日醫來察其食限乃見二丈夫扛銀盤徑二尺盛水飯其中又一丈夫進大銀盤貯鮎鮓五六十

頭醫以爲亦分供己又有一人以案捧銀椀二皆至前黃門乃獨下著七八回飯鮓倶盡醫駭曰如此水飯亦不可療乃逃

妙音相公命藤協律孝道（尾張守孝定之子樂所頭）期某日有事幹必至其日孝道放浪都下過期公命索之不得及晚自至公大怒急命左右僉作麥飯鰯魚須臾供至公乃使孝道噉焉孝道適飢舉皆盡之公益怒命拜伏三千餘回孝道素健且加食力起伏無艱勞色公搔頭曰奴已如斯吾無可奈何乃止公嘗遠行遇麥飯鰯魚并食以爲人之苦惡莫過此者故令用爲罰于時傳聞作笑談

秦兼任初貧有一蒼頭獨勞經年俄而兼任得有藤官族人聚賀兼任於座呼蒼頭前皆謂予物報年勞兼任忽起踏伏控頭斷髮族人驚問其故兼任曰悍奴承事不如意然放此則無可更役我積忿多年今始酬志爾已而復使如初

僧都盛親（居眞乘院。能書博學辨論無敵。稱一宗法燈。飲食晝夜不作節限。獨自任意。）任達不羈甚嗜芋魁談義座側貯盛大盂且啖且論

未始進人有病必擇芋魁殊美者閉居飽食疾亦誠愈生平居貧其師死遺一坊及錢二百緡亦賣坊百緡都將三百緡擧託人家稍稍取給辦芋無用他事亦復未幾皆盡

藤資朝避雨東寺門有乞兒多聚其側痀瘻短倭手足攣拳種種醜狀一無全者始見頗玩其奇須臾興盡不堪其惡歸則春檻臺樹平常所愛俄命盡棄之曰那復愛似夫乞兒者耶

大東世語卷之四終

大東世語卷之五

簡傲

野相公不羈率直。人呼為野狂。（篁狂音相近）公傲然作詩云暗作野人天與性自古狂官世呼名。

增賀顛狂疾世。（安和帝嘗詔賀為供奉。賀故佯狂垢汚而逃。太皇太后敬事。延入宮中。賀便復對釆女出麁鄙語而罷去。）其師慈慧受僧正命入謝。翼從甚盛。賀來故帶乾魚為劍乘瘦牸牛廁列先驅衆叱去之。賀厲聲曰。今日前驅舍我誰歟。

永延時。省中日給有建白者。當東帯見謁者。堀川右

府時為郎。乃著韈一足。直盧前隔物出一足示謁者。清議以為動起玩侮。乃寢白事。

叡山寬印負其俊才。蔑視南北學徒。但云天下獨有主恩。當我顧眄耳。時興福主恩有義學名。後以麤語忤朝吉。放在西筑。既而印亦竄東州。印曰恩流西海。印在東地。我邦宗乘已為凹字。（寬印事楞嚴。源信學業夙成。時宋人朱仁聰來在越。欵賀信與印往見。朱出接之。乃指壁間掛像曰。是婆那婆演底守夜神也。師知此神乎。信乃把筆題華嚴中善財讚嘆偈於其像上曰。見女清淨身。相好超世間。令印續書。印復題曰。如文殊師利。亦如寶山王。朱嘆曰。大藏者皆二師之腸胃也。大尊敬之。）

源俊賢為郎時。值侍中闕。時相問曰。誰堪拜侍中。有忠於公家者。答曰。無過於下官者。乃用為侍中。（時藤齊信謂已必當補。明義門過俊賢朝回問云。誰作侍中。俊賢傲然應云。身已拜矣。）

公卿多乘檳榔車。王孫英明（親王齊世之子。寬平帝孫。官左中將。）未達時。乘檳榔車詣法性寺國忌。時公卿多集。有人云。門前方見一檳榔。既非公卿乘。殊可怪。爾英明在座應云。即身所乘。若非公卿不許乘檳榔車。見何令甲哉。

源隆國乘果下馬詣宇治公。徑到階前下。曰。此是非

馬。唯活屐爾。請免失禮。公笑其諸謔而容之。

勸學院書生集飲。或曰今日之會不問齒序。乃以才高下為席。藤隆賴（修理大夫基隆之子。三河守）乃直進居上頭。諸人爭之。隆賴曰。文選三十卷。四聲切韻有暗誦者邪。身座乃應讓耳。

源參州賴綱（左馬頭賴國之子）世既許其長於國風。賴綱恒向俊賴言。君欲作佳歌耶。唯當其邊笠尸祝於我而已。

秦公景（公正子）以能競馬被承安帝寵。後下毛敦景為

對於場末偶爲侍帝賞。敦昌亦令祇候。公景謂人曰。如聞。敦景與我爲侍。以受恩賞。若有勝我者。不知當得幾賞。

播府生貞弘善騎馬。近鄰有一陰陽家。得馬招貞弘騎試。貞弘心怒其無禮。聊且從招。行騎迴旋一再。徑騎歸家。陰陽家怪來乞之。貞弘曰。我謂汝之素分無敢招我。令試理固。亦欲因而遺我。爾乃已從其意。而受領焉。不反。

西行風氣高邁。兼善雅詠。見重於世。高雄文覺初聞

其名甚醜之曰。伊已遁世。那唯當靜修佛理。何故風流自處。嘯詠浮遊。且走高門乎。吾見必當擊碎頭腦。會高雄修法華會。西行來觀道場。徘徊花下。高雄之徒。已知其西行。慮其師暴猝。默護不告。既而西行通謁曰。某今奉觀道場。日暝。願假一宿。徒輩不得已。通之文覺。果戟手待之。已入。覺熟視少時。廢然起迎。延之相見曰。久欽高名。不圖辱臨。歡語移時。供具備至。到明而別。其徒怪問之。覺曰。爾等不曉乎。恐伊能打人。吾安得打。文覺顛狂。初坐惡言。流竄豆州。

將發都。廳徒管送者。心望有賂。乃勸諭之曰。當共達赴。諸如是時。必有餞贐。況上人名高。相識應多。那不一試告行。覺曰。既是出家乞食。有何親故。但亦不得已。則東山有一舊媼。曾已相許。生死不相棄。乃當貽書以乞物耳。促具紙墨。徒輩喜而營求。覺乃見其紙。叱擲之曰。爾奴無禮。伊人清高。今將多得物分爾。那用如許麤惡。徒既怒其奴呼。而忍且求好紙至。覺曰。吾不能書。須善書人。徒復奔走。請書手至。覺曰。具飲酒來。潤筆。書師徒者稍苦其煩費。不可中止。乃典賣所帶供辦。既乃書手請其辭。覺口占曰。覺今當遠訣。人命朝露。固不足惜。但亦一日之儲。不可無。爾因請向所寓行糧。幾服百貫。粟米百石。伏乞見附使者。畢開所與。姓氏覺曰。清水寺觀音房足下。徒輩營走之餘。俄悟其浪謔。恨怒爭罵不止。覺不顧。獨且大笑絕倒。良久曰。請更與汝等平。且聽吾言。夫觀音大悲利生。廣大圓滿。何求不得。且汝等貪欲。強責空手人。吾乃轉乞觀音。而欲厭汝。非吾過也。遂送至攝鄉舍。待船發。

船子來宿廡下。夜更覺寤。在戶內。適聞船子相語云。此僧前募緣。財物必多。吾輩巧誑。乃可取得耳。語罷而睡。覺佯爲不聞。乃及曉。獨在戶內。鳴念珠。微聲私祝曰。頂禮吾山護法天童。弟子向爲神護寺造營。所募積已百金。密藏五條天神華標左柱根三尺所。願護晝夜。迄弟子歸上。無有盜失。船子竊聞。待旦與儕輩急赴京。掘五條標柱左下三尺許。不見物。更穿五尺。竟無物。相謂云。眠中髣髴或有失聞。又穿右柱。俄而華標倒矣。驚逃歸到攝鄉舍。會鄉人亦咎覺顛。方罵。船子乃進自言華標事。怒覺虛誕。覺曰。汝不知乎。此大地之底。稍金輪際。布金滿塞。汝那不穿到其際。凡吾所埋。非野天神爾。非五條天神。汝更赴京。求此乃得。因傲笑送者皆憤。每事使困。既發海上。神驗頗多。於是後皆懼謝罪。

西大寺靜然上人扶老而朝。白眉折腰。龍鍾甚苦。

園内府實衡左府公衡之子官内大臣側見乃起敬曰嗚呼尊宿哉藤資朝從傍謂曰是徒年老耳明日使人牽衰茸一老尨遺内府曰是可尊爾

排調

藤黄門忠輔栗田左大臣在衡之孫治部卿國光之子常仰人目仰黄門藤大將濟時小一條大臣師尹之子朝遇戲之曰天今有何事黄門曰見客星犯大將大將心頗惡之無幾卒

人每有問慶保胤僻事不必考察虛實有無都云有有藤有國故設僞事問之亦即云有有遂目有有

生

藤大將濟時女選入東宮三條帝即位後或傳便應拜妃大將詣丞相兼家陰察其旨丞相亦但云或應爾耳大將歡喜拜謝歸家營事待之爾後消息都無其事時人目濟時為紅梅大將蓋云彼家有紅梅其實空拜也紅空梅拜方音相近

定通舉童子郎下議當拜官不召源經信列戲云宇治公御車僮曽為土州吏滿座大笑事遂罷

藤信通通季兄弟東宮大夫公實之子俱為侍中並見榮遇伯極寢陋叔極肥大退朝二人雙坐毋夫人前毋夫人熟視曰不知孰是支離

康和中勅建尊勝寺詔近臣施華幔源俊頼語人曰近方作百詠搆思攪亂矢口發言便不自覺云華幔華幔上聞其事笑除施列

藤傳公實閑院大納言實季之子長女為亞相經實夫人其次嫁花園左相有仁其次即為待賢后長大漸卑長夫人曰若有一姊在我上必應配野夫

僧寬快壇光院僧供奉蓮華王院道場日上多闕主事郎

乃每日簿下注寬快不參正欲使懲懼快看便執筆每注加其下如供米如供米主事竟不得上奏

法眼寬快乘輿遠行使二力夫肩之看其不堪道疲曰那不更代力夫曰二人爾誰可代者快曰不然前夫為後後夫為前更互相代乃可

順德大后宮人備後醫師時成女與佛工雲慶女越前每以辨給相調共耻父業越前額面偶生小瘡示備後曰定是疾患非阿姑無應知者備前即看曰正已嵌眉間非我所知

藤亞相資季（中將資家之子官大納言）朝會源參議具氏（中院中將通氏之子官宰相中將）自誇言曰卿曹所問何事不辨參議曰未必爾亞相曰卿且試問來參議曰下官年少未習學藝若道不敢問唯淺俗近事一二應相質耳亞相曰盍無難座人相勸曰此爭亦是一段佳興參議願於上前乃不勝者當罰供饌遂從其言既而參議改容發問曰自幼久已有習聞一言未審其義云馬吃糧狐尾凹入九連等云何亞相對窮乃曰是童俗妄言何足深辨參議曰下官已言所疑淺

俗近事爾於是滿坐大咲亞相供饌

僧都盛親見一僧率目爲自迂瑠璃或問其何物親曰吾亦不知若有乃當似渠面耳

輕詆

弘仁時科試對策國子助教廣人（廣人博通經史。最明左氏。兼達諸道工技。）與判焉高材者以文多累落第時廣人一日眇高材乃竊詈云眇博士豈得明視我文哉廣人聞便應曰我眇猶不足見卿文況於不眇時哉

釋空海書大内門榜後野道風作語謗之曰美福田廣朱雀飽米

或稱發昭博學英才善相公每相輕侮便云可謂有才博則吾不知

釋安海精台學每豎義無人能屈之時慧心源信檀那覺運稱台門兩輪海常曰慧心淺廣椙厲可涉檀那深狹不過踰跨

或人會江時棟初問文字平範國在側曰對三試及第江學士初問文字何乃癡也

平範國（武藏守行義之子右衛門佐）自甲斐前司補五品郎藤右府實資（小野宮右大臣）在列非其非次謂坐人曰克甲斐

前司者何人（時宇治相公謂實資以大臣在列。嘲哢朝議。遣人勘發。）

藤隆光（中納言爲輔之孫。右衛門佐宣光之子。左京大夫。）外究儀體内無心情世目大法會獅子

藤伯州範永（尾張守仲清之子）平因州棟仲（安藝守重義之子）源衛尉頼實（美濃守頼國之子）源讃州兼長（攝津守道成之子）藤京兆經衡（中宮大夫公業之子）源筑州頼家（攝津守頼光之子）六人一輩以善詠歌竝稱於世歷年没後唯頼家一人尚存有爲仲者自奥貽言頼家其意云諸友多没所存

唯君與我耳。賴家曰。當時六子之交。未聞有爲仲
何輙强託如是。不報。
滋岳川人作讖曰。貞觀後。公握衡。壬午歲。聖人生。宇
治公子師實以其年生。未弱冠。既陞相位。人以讖
爲驗。承保上皇聞之曰。讖已有言。大水出平地九
丈。後都無驗。何必盡信。
諸才子在播州。同詠高砂松樹。爭巧苦吟。大宮先生
藤義定作出殊佳。良暹自負。素輕大宮。於是乃曰。
不圖被牸牛角觸。

藤信賴舉兵後。除目調選。多用私人。藤伊通（右府俊家之孫。大納言宗通之子。官至相國。）曰。陷井亦已多。殺人何以不作官。
京極藤黃門（中納言定家）奉勅采選歌集。（新勅選集）時乞入選
者。競携其雋而至。竝以爲極意自擇。黃門受而開
之。都不佳。乃擲返曰。諸君妙選。乃盡於此耶。願得
其除却塵垢囊而讀之。
典藥敦重候上皇御膳。乃謂傍人曰。今所供羞品。若
有詔問。暗證本艸。口對無遺。會六條內府（有房。左中將有通之子。官至內大臣。）至。聞此。向敦重曰。吾願有問。今正索鹽。
字不知在何扁。敦重曰。在土扁。內府曰。才限已見。
他不必問。
鎌倉中書王（寬元帝子。名宗尊。中務卿。以征夷大將軍。出鎮鎌倉府。）蹴鞠。會雨
場未乾。俄而佐隱州車載鋸屑進之。乃撒場。得無
濕妨。後或憶陶侃事。賞其有幹。吉田黃門（藤房）曰。故
事有儲乾沙。鋸屑之陋。何必嗟賞。

假譎

僧寬蓮（橘良利。爲僧更名。）善棊。延喜帝數召對。帝手不及二
道。賭以金枕。既而蓮勝。賜其枕。出。乃復命諸郎追
奪。爲戲如此數矣。一日蓮復勝。抱賜枕走出。左右
追之如始。蓮便取之其懷。投宮井去。追者還。其明
金人入井出之。則木質金箔耳。蓮終得真物。（寬蓮圍棊當時第一。蓮一日車行過京西。街上遇一丫鬟。迎之曰。家娘令將公到。蓮未知其由。率意隨行。至一家。門內蕭散。坐覺清雅。簾外設棊局二筒具焉。有一婦人。隔帳謂蓮曰。幼少時。親嘗見敎。聊習此技。聞公名手。請試爲對。蓮益怪之。乃送納一筒於簾內。婦人還之於外曰。不須爾。請隔帳指示。遂以削木二尺許。自內指局云。煩公置我棊於此罫。蓮從爲下棊子。又下己棊子。如是間對。及局竟。蓮棊盡被圍殺。蓮乃大疑怪。走出而歸。後令人物色。不知爲誰。）
藤致忠營第。欲極泉石之趣。未得竒石。先出一金買

一石。京師稍傳其事。業石者。爭衒怪石。運詣其門覓沽之。致忠詒云。今無須爾。鬻者不能急載還悉置其門去。然後彼此擇取。莫不如意。

社日。有村夫吹笙渡者。伶工時忠在看棚上聽之。察其管中有美材。招村夫駐。乃詒曰。今日盛會。惜笙不佳。爲汝借換我笙。汝即認我族。輒來換。既乃竊拔取村笙中良管。以別管補揷。故加裝飾。村夫不寤其異。欣然換將去。後傳其笙爲名管。

笛人成方有寶笛。名犬丸。伏見藤將伯甚欲之。不得。

最後設黠計。佯爲大怒。恐嚇之。成方不得已。乃云。願乞須臾。還取笛。許遣。成方乃取笛來。立庭自云。以此買禍。胡復用爲。石擊碎粉。將作愕惋。無可奈何。謂所爭已壞。罷遣歸。其實犬丸留藏其家。以他笛佯免。

賀茂祭觀。有擇便立標者。署曰。翁觀地所。不許人侵。皆謂上皇御臨之地。無敢近者。及祭。至有一白頭翁來。傲然占觀。人始怪憎。上皇聞其事。召問之。翁曰。賤隷至微。年已八十。無意更貪觀物。唯臣愛孫者屬充祭事。乃欲一看其裝渡。苟爲易看。權計爾。不爾。老入千萬人中。恐復藉死耳。

保元上皇。於座問事藤通憲。通憲雅稱博洽。時偶窮屈。不得進對。亦不可黙。退其僕竪師光在庭上。遥察其艱。近前階下。告主曰。方有内召。既及三。通憲便辭上皇而起。既而問之。師光曰。正見君苦進退。故詐爾。始無其事。通憲笑曰。善。紅山迷塗。牧竪是依。謂汝耶。（師光黠而好事。通憲愛之。平治之亂。通憲遭害。師光遁爲僧。更名西光。後寵近保元上皇。謀滅平氏。事覺被殺。）

畫師賢慶弟子某。亦工畫。賢慶没後。與其孀婦有相訟。慮下吏壅塞。乃畫孀婦姦淫之狀。細極褻穢。遺下吏。許令共看玩。漸傳上司。遂及訟事。上司聽斷。訟理得申。

足利將軍（尊氏）在鎌倉。新田氏義貞。（新田太郎朝氏之子。元弘中。舉義兵。攻鎌倉。滅北條氏。以功至左中將。後爲足利氏所滅。）奉天子命。來伐。足利軍屢敗。將軍心已圖入寺爲僧。以解說謝上。將軍弟直義方自戰還。聞此事。私與上杉重能（伊豆守）謀。僞造詔書十餘紙。取懷視之將軍曰。是殺敵人所得。意

者義貞曰譖我兄弟於上。上且信之。乃降此詔耳。將軍開其書。有曰。足利尊氏直義罪惡既極。宜處族誅。雖自縛降。若爲僧侶。有殺無赦。將軍乃慱膺奮踴曰。事既到此。爲僧無益。便更擐甲而出。於是軍復大振。

黜免

伴善男有罪。淵魚名。贈相國房前第五子菅是善參議清公之子。幼擧童子郎。長爲文德清和二世侍讀。至參議依事鞫問。伴爭辯不肯服罪。二人說言曰。汝子已承伏。那得獨扞。伴矍然撫膺曰。

奴已敗事矣。乃服。善男才幹用事。而性險刻。喜陷害人。既誣善愷非法之告。令明法博士讚岐永直等斷之。永直執法。不同善男。善男怒。於是左大辨正躬。左中辨伴世益。右中辨藤豐嗣。左少辨藤岳雄。與永直等。皆坐解官。貞觀之初。善男與左相源信有隙。復誣告信謀反。殆將陷害。亡幾以大逆罪。父子被戮。初善男賤事佐州郡司家。夢跨寧京兩大寺立。覺語其妻。妻戲云。吉則吉矣。恐胯磔裂。善男詣郡司家。主人素解相術。見之遽迎。饗待甚厚。善男怪問之。主人曰。子有暴貴相。既徵吉夢。但亦爲占夢者所敗。爲恨爾。後果至貴用事。而不令終。

江公資當遷官。小野公實賴曰。擁相撲。江妻名。夫爲相撲守。因爲稱。初在宮掖。名乙侍從。夫妻善和歌。思巧歌。奚益時務。

永延時。江以言當昇進。藤丞相道長奏曰。以言作詩。誹訕朝廷。遂罷。時諺云。湯氣將上。以言本姓弓削。與湯氣方言相似。其詩內相伊周左遷太宰帥。江從在彼。內相所命。命作鷹鳩不變三春眼。鹿馬應迷二世情。蓋有所憤激。帥公與叔父御堂公不協。蓋斥堂公專權。

忿狷

源賴貞多田滿仲之子。賴光之弟。大和守。有暴怒之累。源道濟目作船路君。謂常日和氣欣適可愛。風波一起。暴猝可畏。

藤黃門隆家中關白道隆之子。伊周之弟。與兄內府同以罪遷於

外州。後赦歸復本官。而時已失意怏怏。御堂公集飲中酒。忽曰。無彼黃門座頗乏賞。俄遣招之。黃門至。衣冠整肅。滿坐改容。公曰。此會何可不復披帶。藤公信恒德公之子。齊信之弟。左衛門督。東宮大夫。便就黃門背後將解衣裳。黃門怒曰。是何禍也。雖亦失塗。隆家非當被卿等侮弄。坐客失色。佳興將廢。公徐笑曰。今日之歡。不宜用如許暴謔。我且爲解之。乃自起。以手解脫。於是黃門解顏。乃擧坐上杯。樂飲踰常。隆家豪有氣力。都督鎭西時。狄人踰海來攻。吏民謂帥公紈絝。武事所未該歷。而隆家聞寇來。急募九國兵。

自促令戰。衆服其勇幹。盡力禦當。寇賊敗走。

藤相國伊通少時同班四人師賴長實宗輔師時俱拜黃門而已獨見遺愠怒即日辭官乃壞檳榔車出之門外焚之故示自棄褐衣跨馬浪遊妓家

藤相國伊通性頗狷急少時不得志辭官隱居人勸其出則曰我固無意榮觀但每看今人冠幘尾高指天便欲著幘項骨一出耳

甲州僧嚴融有學匠稱而甚有忿怒之累弟子事者日受罵詈殆不堪融聞其妹喪子甚哀怒曰既是

吾妹爾何乃愚暗便適其家且罵且諭曰生者必滅汝何迷謬之甚妹曰非不知此理但復恩愛忽離情不可已乃泣融愈盛怒猛制其情良久妹收淚問人之有忿不足爲罪耶融曰嗔於三毒固大罪耳妹曰師通佛理爾乃有怒何耶融不能答益復怒起曰饒汝哀絕好爲之乃去

尤悔

内典藥紀國守常陸介眞人之子。發昭祖父也。侍醫内藥正。上東宮藥豫啓曰必至瞑眩而後已東宮服後果大苦悶諸宮疑於危急拘國守於詔獄命抽刄待之若有不諱速斫國守既而東宮病已國守出獄乃慚悔曰以我生命係君上疾無益遂誡子孫永停學醫

醍醐僧正謂源黃門顯基曰相傳琵琶有三曲上玄石上流泉白子楊眞操啄木是爲胡渭州三曲一云流泉啄木楊眞操爲三曲加上玄石水爲五曲一生未聞老僧齒衰命在旦夕願爲我一彈乃將持以之泉路矣黃門謂其人高年亦世所尊乃不得辭以次遍彈僧正倦焉屢欠將終乃曰每聞華園聲僧來稱極樂雨滴聲者甚令人起敬仰之念不

知君秘曲中所未傳邪黃門悵然悔其苦彈

藤知房信濃守賴季之子參河守作歌藤伊家大納言行成之孫。皇后宮大夫良經之子官大長秋賞言此詠可謂優矣知房不悅退言吾若賦詩固不如許唯以和歌不愈於彼乎使彼倨然作此言

白河帝有寵童命樂人時資教童秘曲時資奏曰如臣末技亦以秘爲貴非其家者他日難保萬一有泄爲世爲道陵遲非小固執不奉詔帝不悅又命則季傳青海波左舞則季盡授其秘由是陞進及

童寵衰退。流落伯州。稍漏其秘。帝聞追悔曰。時資之言果不虛。後八幡禮清亦有寵童正復。忿樂人助忠不傳秘曲於其童。內奏帝。帝曰。朕前已失寺海波。此事非朕力所能及。

藤隆信左兵衛佐定實之子肥後守藤定長東宮學士俊定子始以和歌相齒。後定長爲僧。更名寂蓮。居閑寄興。雅情長進。隆信歎曰。古人云壽多辱。我若早沒。尚應有微名遺世耳。

紕漏

中書王兼明薨後。天曆帝問其子黃門伊陟曰。王家有所遺邪。黃門曰。有兎裘。尋當進獻。上仍其語勢。謂兎皮製裘耳。既而黃門進覽一封卷。即王晚所作菟裘賦也。中云。君昏臣諛。無所于愬。上披覽悵然。黃門暗劣。既已不知。營老之事。語有諱忌。亦復不知。王名兼明。延喜帝子。博學多才。賜姓源氏。官左大臣。及藤兼通執政。陽尊爲親王。實奪其權。王嘗卜隱居於龜山。於是鬱鬱不得志。乃作菟裘賦。君昏臣諛。其序中語。一云。永延帝時。伊陟上其賦。帝覽序語不悅。至于賦中云。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帝乃知其抑鬱。帝時亦不滿於藤道長專權。遂深感恨。自書扶桑二句。帝藏巾箱。帝崩後道長入卧內。覩而

忌之。乃陰裂之。

藤大將濟時。好事外飾。有時以此誤失名。善琴。有人請聽者。必爲不得已一再行而止。未嘗彈一曲。家或有贈貽諸物。陳之庭上。夸示數日。夜納之。晝日復出設。至於又有贈者而後止。其妹承天曆寵。居宣耀殿。所生皇子長不慧。大將爲之節事防衞。及多致敗失。益見非笑。

史大夫朝親。少時作文章生。以其面甚長。人呼長面進士。後恒會文遊諸公門。亦以奇駭。每被輕侮。一

日借人車載出。車小屋低。乃且在內陰脫其帽。手持行。逢丞相出。遽下。謂恒見識諸公。不復避匿。乃歛衿將拜。而忘其脫帽。右手持帽。肅然露頂。俯伏路側。公車前驅無不解頤者。

楊梅公源顯雅。恒多誤言。在人家。秋雨忽至。以其車在外。欲令內之。便命從者言車降。令雨內。有人調笑曰。車軸天降。可畏耳。人有勸喻者云。是亦公病耳。若禱神佛可除。公曰。然。意欲言造三尺觀音。正有鼠過側。乃復誤言曰。將造三尺鼠奉此祈焉。人

皆傳笑

寛治時上聞明宗者（勘解由次官）工笛特召令奏明宗鄙怯其日在上前畏縮殊甚遂不能吹而止上更密命其所親昵女侍迎私令吹之而上乃匿聽焉音調果妙於是使人傳詔賞曰殊勝所聞明宗便驚上已有聽鄙怯性發忽復撲然墜地世遂目安樂監傳以爲笑

仁平中八幡行幸左府公先至私拜神訖而降階時藤範貞（式部大輔永貞之子）爲郎官亦先至在側立見公無

執敬之容公怪使人問識身否答曰未識公笑而過于時皆云不識内覽大臣郎官殊爲一奇事

一癡人珍襲朗詠集稱是野道風筆或問此集四條亞相所選野公乃爲數世先輩得無年時相睽邪其人曰是乃所以爲珍也

仇隙

平總州（兼忠）在任其子余五將軍（維茂。一云維茂父繁盛）自奥來省從兵頗盛總州屬疾不可風臥簀之使豎搥腰遥見其入門指其兵居首者（字太郎介）示豎曰識渠邪曰不知總州曰是殺女父者女時幼未知耳豎泣起其夜入仇舍殺之亡余五忿且耻初不知誰殺然已疑亡豎請總州追問總州曰吾諳之其仇爾定是豎所爲而女乃問之欲殺之邪設人殺吾於女奈何復父讐道也吾死女不必作吾喪者也怒而起余五慚懼而謝

堀川相國（兼通九條公師輔第二子。關白大政大臣謚忠義公）病革門有車聲門者通云公弟大將至相國平日不協聞之蹶然喜曰嘻吾今臨盡吾弟尚有懿親之情疇昔之鬩誠復可忘顧當相見永訣且語執政讓代之意耳

扶起而遅俄云車徑過入禁門相國大忿耻乃起命車馬著朝服而入時大將以爲公已薨欲速奏請代事既在上前忽見相國愕避相國聲色甚惡乃跪奏曰臣今將終願一奏除目即命賴忠代執政奪兼家大將以濟時充闕行訖便歸第而薨（初圓融帝母后藤氏九條相國女也爲其兄弟遺書請帝曰執政必用其次故長兄謙德公伊尹已爲相薨其弟忠義公兼通爲相即堀川公也大將兼家第三弟自謂固値其序以不協故事至相忤）

相公兼家臨終欲擇諸子表以爲代問藤有國我子

誰堪其器。答曰。第二公是也。道兼又洛平惟仲掾史
國平等咸曰。諸郎君自有序。於是表請長子道隆。
道隆遂得拜關白。乃云。我自適長得此。不足甚欣。
但亦所幸者。有得報有國耳。無幾有國父子被除
名。乃知為公所中。有國始事相公兼家。以才幹所任遇。除名中廢。後復在御堂時。與平惟仲共執事。並見任用。官職累進。人以為一雙。

藤隆方左京大夫隆光之子。左中辨備後守罵藤實政曰。僥倖多年成
得何事。實政為東宮學士。老成見遇。而延久帝在東宮久矣。故罵及此。實政密言東宮。即位後。隆方被中失意。

源大將軍猜忌廷尉。遂至不協。乃謂人曰。吾嘗欲試
諸弟堪將者。遣西征豫設湯匜。燋熱其提臨盥呼
諸弟注。皆駭其燋手舍而退。至九郎手捉熱提神
色不變。徐注至畢。果將有大功。然非久屈吾下者。

大東世語卷之五終

靜齊藏刊

寛延三庚午春三月日

江都　書肆嵩山房

小林新兵衞發行

角田簡 著

近世叢語

文政十一年（一八二三）刻本

據文政十一年（一八二三）

刻本影印

近世叢語序

正史之體著明一代治亂興亾之跡紀綱法度之概與夫人倫賢否忠姦淑慝邪正率皆於其大者爲記之至於零碎之言語瑣屑之事蹟史家所不載者而

猶有可以見夫風俗人心之徽醜從其所傳聞而錄之是則稗官小說之所以竟不可廢也歟劉宋臨川王之著世說新語也單辭隻行標新領奇文既雋快事鮮乖實足見江左一時之風尚則謂之羽翼史書可矣後之規摹臨川者有華亭何氏有雲間李氏皆能摭逸事擴異聞不第以文而已也屬者友人角田大可撰近世叢語八卷我　朝建櫜以來文武賢豪奇偉異能

與夫名緇閨秀爽爽相望代不乏人其言語事蹟可以觀風考德者或得諸故老之談或取諸碑誌之勒或采諸家乘劄記之所傳蒐獵綜叙洪纖悉舉殆亦華亭雲間之亞也　昭代史書

猶未全備則如斯編者或可以資修史之用豈特羽翼之云已乎先輩服子遷亦嘗采擷中古人物言行為世語一書其文辭可謂善摹倣臨川矣而余獨惜其事蹟一不出於國記所載之外徒示其辭之工而已今大可之撰文采雖或有不及而至其逸事異聞足以表見而傳之況乎俟史料於他日則吾寧取此而不取彼也諸友慫慂授梓〻既成將俟余序以公諸世輒卒

引其端如此

文政十一年龍集箸雍困敦孟冬月下澣

江都一齋老人佐藤坦識

湖西關研書

近世叢語序

余嘗謂士氣與世運相隨自
慶長抵於正德於天明至寶可
謂盛矣士生其間雖粹駁不同
要自磊落奇偉言語文章如
其一已風骨兩來人物諸能自
修飾無非君子人為文詞綿密
罕見疏放而終不免於輕薄猥
瑣譬若方劉之夫雖有病痛不害
為強壯病祛體和而氣衰殊矣
憂世者不尚留心耶士之氣
概議論如無關係於世而有大
不然者是可以知矣知者道角田九華
之著近世叢語有見於此哉蓋

仿體劉氏世說而意自有在
焉特依其目而部分之云爾不
然當時士多可入此目者今則不
然已曷類曰李杜文章在光
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
故謗傷伊我生其後舉頸
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視反
微茫山谷題大蘇像曰東坡
先生天下士嗟乎可惜今登世泰錄之
猶謂雅人氣今之士較其為人
於前輩光芒氣魄孰大孰
小不唯文章也乃動喙請之
以賓已名聲閣喙嚬為而短其
氣者有無異乎為非九華之

躬嘗親視隨而筆之書其不經墮淋茫老成家嗚呼余亦蠢蠢群兒中之一耳然猶知余頭童之及讀此編前輩氣韻風旨躍躍欲出足以起懦敦薄使我忘生其後竟使人讀者亦浩然爾九萬所爲益於世道如此於其請序焉得不忻然諾哉

文政戊子梅雨月二十六日山陽
外史賴襄子成撰并書

谷清好刻

叙

余嘗惟病屏處書室、俯仰寂寞、門無來人、於是湯藥之暇、自近時文集、旁及稗乘、一一頌讀、尚論其人、諸名家而至於旁枝委流、標望雅尚、風韻氣象、各有精神面目矣、嗚呼、邈焉斯人、謦欬不可聞、鬚眉不可見、獨至於尚友之熟、則恍然若或見焉、若或聞焉、旦暮相遇、妙諦奇悟、使人不覺抃躍、竊謂余獨樂之、不若與衆、且也今不排纂而標著之、則天下後世、孰得窺名賢堂壼者乎、乃値奇蹤勝踐、一言一行、瑰偉奇特可愕之事、意味雋永可喜之狀、則假世說新語目、以類彙集、又詳註人人履歷、綱目互發、自後塵事牽制、或作或輟、不得整理也、今茲丙子春日、幸有餘暇、乃欲畢前業、自念歲月電光、塵海渺茫、半時片刻不可虛擲也、於是擺撥世事、復抽諸書、窮搜軼事、歛沙揚金、琢石求玉、聚羣爲錮、獵狐爲裘、僅就一書、名以近世叢語、因歎曰、思古人而不得見、是昔人所爲作風雨詩也、今也平居所欽慕、博學有道者、奇偉磊落者、淵清玉潔者、逸韻飄蕩者、奇行玩世者、及高僧賢婦孝子、

紛然相望乎此書、亦足以自喜、同志之士、當孤燈顯黯、風雨凄凄也、喫茗讀此書、則如與古人會於一室、把臂相從、親聆其緒言、覩其行事、使心中怡怡、鼻間栩栩、未可知者也、休明之德、人才之富、見萬一於此、亦未可知者也、或曰、子之業、勤則勤矣、然古人有言、世說害於名教、不可使子弟讀之、子無乃效尤與、余應曰、予所著者、所謂說鈴耳、言之與行、不論美惡、擧置之度外、而獨供於尚友之玩耳、故作者無犁舌罪、而讀者含笑絕倒、是乃臨川氏之意、而予所望於神

領頷解人也、雖然、至夫假譎汰侈讒險等害名教者、則予既芟薙不存、且也　國家無清談曠蕩之弊、而有聖學隆興之美矣、庸奚傷

文化十三年歲次丙子冬十月朔岡藩角田簡撰於九華山房

近世叢語凡例

予閲諸家文集稗乘、載奇事佳話甚多矣、然以其散出而無統、庬雜而無章也、不便記覽、况乎挂一漏百、予竊病之、於是乃假世說新語目、隨見采取、但因事立目、不立目集事、故無事者闕之

此編條目、闕容止假譎儉嗇汰侈讒險尤悔六事、夫假譎汰侈讒險等、最足害人心術、假令有其人、一概不存而可

此編之作、全爲揄揚近世人文、故斷自偃武爲率、若夫藤原惺窩、江村專齋等、其人在於偃武前、然其死也在

於偃武後、則謂之近世之人、誰曰不宜

隱士善輔、其死在於偃武前耶、抑後耶、不知的在何時也、然其人風旨藹然、是以采入

畸人傳兩集、於遐方隱匿之人、先哲叢談於儒家、並載最備、此編擿拾頗多

匹夫匹婦有偉行者、急采之、不嫌乎其遠且賤也、是則以目不知一丁字、而至性發於自然、使人最興起也

諸人履歷行事、舍華取實、逐次隨註、不詳者闕如、又若父兄子弟並著顯當時者、則皆類從附載、以便記覽、如父兄在於後卷、則其子弟條下、不註履歷、書別見、若德行篇伊藤介亭望月鹿門、是也、又書別見、而不見編内者、則續編載之、若政事篇中井竹山賢媛篇荷田春滿是也

諸儒傳不据史法、書號不稱名、從世間所呼者、唯是便記覽耳、且也小說之流、何必固守史法

此編專以知佳話爲主、是以賞譽品藻小失權衡者亦采之、但其過情失當甚者、則俱從芟薙、任誕簡傲輕詆有足蔽其人者、又有不可以蔽者、執一概之、恐不可觀者察之

人品必蓋棺論定、故編中所載盡屬既往之人、若乃當

今之人、雖有得佳話、不敢采入、王丹麓今世說、不唯采見在之人、雖自己事亦采入、幾於兒戲矣

大府及列侯嘉言善行、予別有近世人鏡錄之編詳焉、故此編概乎無載

國家昇平二百有餘年、文運隆盛、哲人奇士、櫛比而興、佳言偉事固夥頤、唯恨予在寒鄉、載籍不備、見聞不博、猶多遺漏也、冀四方君子憫予之志、告以佳話、則當續而成書、庶爲完書

稿本久藏篋中、客歲祇役江都、官事之暇、更加是正、勒爲八卷、今茲夏西歸、道於大阪、書估吉田氏見此編悅

之、竟謀不朽、若其續編、則當嗣刻

劉義慶創造世說新語、單辭隻行、妙盡風韻、使覽者穆然深思、靦然頤解、是以操觚之士、嘖嘖賞之、到于今不衰、李紹文明世說、王丹麓今世說、又其次也、我邦服南郭亦倣作大東世語、而於近世佳事、也未有輯錄成書者、予居恒慨焉、夫自元和建櫜、而後上卿文學、下靡然而化、雋旨名言、實不勝載矣、而棄而無錄、豈非一大欠事哉、予今以不敏之資、從事於斯、腕無力、筆無神、而謷然欲與先賢頡頏於藝苑、其有覩此書者、毋亦似隣女效顰耶

文政壬午冬十一月

九華山人角田簡識

近世叢語目録

近世叢語卷之一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德行

林羅山寓建仁寺讀書、寺僧奇其髦俊、欲度爲僧、不可、强之、曰、童子忠決不棄父母、乃遯歸

林羅山、名忠、一名信勝、字子信、其先加賀人、後徙紀伊、及父信時、來住平安、羅山生而神彩秀徹、年十四、讀書于東山僧房、時屬喪亂、書籍甚乏、乃百方索借、諷誦每達曙、緇流碩學輩試問疑義、則娓娓剖析、厭飫其心、皆稱爲神童、及長、英邁絕倫、有曠世之才、益馳騁百家、凡有字成冊者、無所不閱、究其浩瀚、而反諸六經、嘗言、漢唐以來文字、皆有所原、等而上之、大要歸乎六經、唯六經文字無所原、道固在此、又言、後世能得六經之旨者、唯有程朱之學、今日異端外說、又壅塞之、是不可不力闢焉、遂銳意以興洛閩之學、

自任、開門聚徒、說四書新註、從聽者雜遝矣、是歲甫踰弱冠、有弟曰信澄、亦就受業、是時學湮日久、民間無挾冊者、故遠近駭異、傳以爲奇事、舟橋三位秀方詒羅山曰、明經博士、朝廷有其人、經筵奉故事、未講新註、今匹夫而居師道之尊、叨倡朱學、其僭甚矣、遂論列請罪之、廷議爲然、以告東照大君、大君曰、固哉舟橋氏、匹夫而倡道、實可嘉尚焉、且也學問以道通理明爲主、何必固守古註、於是羅山之學大行、

當是之時、有惺窩先生隱于洛北、既倡理學、羅山景慕爲弟子、惺窩亦以爲得人、傾倒不遺、推爲高足、

東照大君雅聞羅山名、時邀咨諏、慶長十一年、使永井右近大夫直勝聘之、擢爲博士、以備顧問、深嘉其博物焉、後薙髮稱道春、叙民部卿法印、羅山際國家創業之時、大被寵任、創朝儀、定律令、幕府所須文書、無不經其手者、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預議焉、

正保中、病在家、執政承旨寄書、或就論事、令官醫看病、是時有事日光山、召見便殿、特聽肩輿入城、有旨以其齡漸高、令朝朔望、明曆三年、年七十五而卒、私諡文敏、羅山强記宏覽、自少注心於著作、到老不衰、所撰著編輯、九一百三十種、又有羅山文集一百五十卷、刊行于世、羅山有四子、長叔勝、次長吉、皆早夭、次春齋嗣、次靖、字彥復、祝髮稱春德、博學多著作、亦仕大府、寬文元年、以病歿、年三十八、

春齋名恕、一名春勝、字子和、改字之道、號鵞峯、乃羅山第三子也、羅山如江戶時、春齋尚幼、與母留居京師、文詞師那波活所、筆札學松永貞德、年十七、始入江戶、自此從父受業、文藝日益進、及其登用、與父俱預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治部卿法印、春齋博雅淹通、旨編著極多矣、襲父職爲私考、累數十卷、又著本朝通鑑、國史實錄、奧羽軍記等數十種、本集百二十卷、名鵞峯文集、延寶八年、年六十二而卒、私諡文穆、春齋有三男、長春信、又名愨、字孟著、有才學、寬文四年、春齋奉旨修本朝通鑑、春信預有力焉、年二十三先卒、士論惜之、陳元贇曰、父子齊名、古來稀也、林家三代秀才相繼、可謂日域美談也、次鳳岡嗣、

鳳岡名戇、一名信篤、字直民、別號整宇、嗣承先職、爲大藏卿法印、稱春常、其學承父祖、通博多識、當天和新政之時、夙夜在公、殆無虛日、初羅山私建書院於

忍陵、號弘文館、安置孔子及十哲像、奉祀之、元祿四年、鳳岡奉旨移之湯島臺、其經營規畫、更加弘麗、常憲大君親書大成殿三字、揭之、又賜宅地于郭內、以便朝參、蓋保元以降、區宇雲擾、士大夫皆從事于金革、文藝墜浮屠、其事壹歸五山、及其爲國家致隆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爲制外之徒、禿其顱、不列士林、此戰國之頹俗、未及革者也、鳳岡爲人豪俊雄邁、慨然以爲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爲制外者、可乎、是時常憲大君崇儒術、蒙命種髮、稱大學頭、信篤敍從五位下、於是乎世皆知儒教主世用也、鳳岡歷事五朝、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正德中、新井白石專用事、議頗不合、數乞致仕、而不見允、以其名望之隆也、其有所專掌者三焉、曰官爵、曰譜系、曰喪服、此係事體之最大者、其餘機務無不預聞也、故鳳岡之門、客常填、見重朝野云、享保九年、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而卒、私諡正獻、子孫相繼爲博士、海內仰望、以爲儒宗、

中江藤樹仕大洲侯、思母之獨在鄉、寤寐無已、嘗乞歸

省、欲即伴來、母不肯、乃獨返大洲、遂愬許致仕、侯不聽、於是乃竊鬻家財、以償病債、其餘買米而藏之廩、意在還其歲俸給也、屢持一百錢行

中江藤樹、名原、字惟命、一號顧軒、又號默軒、近江高島郡小川村人、祖事大洲侯、父隱於農、先祖沒、藤樹童丱、嶷有氣節、擧止異凡兒、從祖之大洲、年甫十一、一日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年十七、京師僧來講說論語、是時文運未洽、大洲之俗、惟脩武事、弃擲文業、聽講者少、獨藤樹就受業、僧居僅月餘而去、既而得四書大全、大悅之、而深憚物議、晝與諸士講武、宵對燈誦讀、沈心力學、有年所矣、奮然立志、以興聖學自任、藤樹有至性、恒憂母之獨在鄕、嘗乞歸省、欲即伴來、然母不欲踰波濤如他邦、則無復如之何、乃獨反大洲、屢陳情請乞骸骨歸養、侯素奇其爲人也、不許、誓以不事二君、不許、因遂棄官而行、時年二十七、初將行也、悉傾家貲而償債、又買米若干斛、藏廩封閉、其意在還俸米也、其餘錢僅三百文耳、家素有一老奴、愍其無依、頒與二百錢、奴辭謝、固請同艱虞、藤樹不肯、強與遣之、至近江也、無以爲食、乃以錢百文買酒、賣諸農戶、又鬻佩刀一口、以換米數石、彼此畧轉、以充孝養、人皆喜其薄息緩取也、無有負焉者、定省之暇、聚徒講書、治程朱學、既而悅陽明王氏之說、教誨弟子、以不泥于格套、去膠柱之見、以體認本心、又以孝經爲標旨、揭出愛敬二字、藤樹爲人溫厚、帥人以躬、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雖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之後、塵埃全滿、竟不收用、嘗之京師、行路轎中說心學、轎夫感動流涕、其德之薰人、類此也、故一時稱曰近江聖人、備前侯光政聞其篤學修行、使人聘之、藤樹以老且疾辭之、不就、使其子及諸弟子仕、備前侯渴仰益切、遙師崇之、慶安元年、病歿、年四十一、備前侯大悼惜焉、設神主、春秋親祭之、或曰、野人到于今尊崇藤樹、過故居必拜、雖貴人必下輿馬云、著有學庸解、翁問答、鑑草、論語鄕黨翼解、三子、長宣伯、仲藤之丞、季彌三郎、皆仕備前、後各謝病致仕而還

貝原益軒醇謹醞藉、嘗自京師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掉頭鼓舌、解說經義、益軒沉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鄕里、少年始知爲益軒、恧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貝原益軒、名篤信、字子誠、一號損軒、筑前人、世臣福岡侯、學宗洛閩、博覽強記、無不窮綜、而情存謙挹、不以辨博自高、平居溪自韜晦、而令譽日隆、嘗謂曰、予亾逾人者、獨恭默思道耳、好著書、而以利人濟物爲要、其所撰著、不爲名高、務益後人、乃至家範鄕訓、擢藝製造養生等、亹亹懇懇、輕俊之徒、雖或輕其學術、而補益天下、實爲不尠矣、好探討奇勝名區、足幾遍天下、亦皆詳紀行程勝迹、以便旅人、又善修養、技老猶矍鑠不衰、其所屬綴者、不必歷仕三君、禮遇優渥、累加食邑、元祿庚辰、乞骸骨隱居京師、藩尚賜月俸以優焉、益軒嘗與五井持軒書曰、僕年既踰八十、而文字結習、未能解去、每宵讀書尚至夜半、性雖陋劣也、近日寢得見解、吾子有意乎討論、則時見寄書、其精力老而不衰、可以見焉、嘗疑程朱之說、著大疑錄、然不自立己說、只疑之而已、蓋其慎也云、益軒素好和歌、而不好詩、謂曰、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歌詠極清絕矣、古昔雖婦女、亦善之者多矣、唐詩者、非我邦風土之所宜、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難模倣于彼邦、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詒癡符之誚、正德四年、年八十五歿、於家、著有慎思錄、初學知要、自娛集、小學備考、近思錄備考、筑前風土記、大和本草、初學詩法等書、凡一百餘種、義子重春嗣、即兄存齋次子也、父寬齋、名利貞、通軒岐家言、兄存齋、樂軒、皆好學、有著作、樂軒子曰好古、號恥軒、益軒養爲子、博雅類益軒先歿、益軒妻江崎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嫺文墨、工作隸書、又詠和歌、常從益軒遊歷勝地、益軒多著遊記、實有內助云、伊藤東涯賞之曰、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

五井持軒夙有至性、侍父病、誤觸褻器、大駭、捧持敬移之

五井持軒、名守任、字加助、大阪人、其先爲左大臣藤原魚名公、公裔遂因采命氏、自二世之上家于大阪、持軒以儒爲業、遊學京師、初治醫事、療一婦人、方劑不對、乃歎曰、將以活人反致人死、遂改業爲儒、一時名儒伊藤仁齋、東涯、仲村惕齋、貝原益軒、恥軒、三輪執齋、松下見櫟等、咸以文字爲交驩、在京十餘年、反于大阪、大阪素殷盛、奢靡相競、持軒處之數十年、不改其初、里閈之態、鄙俚之言、多不解也、天資惇厚、坦率、不修邊幅、不飾辭說、口不言人之過、或與人語言或不當、但曰予所不解、苟及問學則辨說懇到、不解不已也、郡山城主本多能登守忠常聞其名、行聘致之、觀其風貌古朴、歎曰、自非賢者、將焉如此哉、乃請說論語、詞吐朗暢、辨論明爽、能登守悅曰、果然、持軒雅崇程朱學、晩稍有所見、然其授徒不務辨駁、略述大旨耳、常謂人得能通四子、可以識宇宙第一理、乃行而躬焉、下之能事畢矣、以故說書循環學庸語孟、未嘗他及、又治日本紀甚精詳、不雜迂怪不經之說也、享保六年、年八十一歿、二子、長曰純實、以武舉仕江都、次曰純禎、以儒業顯、

蘭洲、名純禎、字子祥、別號洌庵、幼時以家貧僑居尼崎、戍童轉客信濃、正德二年、歸養於大阪、享保六年、丁父憂、定行三年制、九年、又居母喪、比服除、中井甃庵設懷德書院于本府、三宅石菴主講席、蘭洲爲助教焉、十二年、遊江都、十六年、應津輕侯辟、每進講獻替無所隱、執政或諷止、而言益剴切、上下敬憚焉、津輕本蝦夷之壤、俗甚陋、及蘭洲邑就國也、人始知文獻之懿、教化有兆矣、既而不果所言、乃移病致事、有司識蘭洲大器、意其不樂於藩國、輒沮抑不爲通、蘭洲懇以歸老之心、實無他、久而得遂、元文四年、歸于大阪、寓於懷德書院、後遠近爭召、而皆不應也、蘭洲爲人豪蕩英邁、而與人交、豈弟徹厓幅、經術承乎家、以程朱爲依歸、而務祛末流支離之弊、平居歛然未嘗挾師儒之重、當是之時、復古之言盈天下、操觚之士、相率而歸焉、蘭洲獨挺然孤立、著非伊、非物、非費、質疑諸篇、以距絕其說、旁治國史群籍、著讀史訪議、萬葉集詁、古今通、勢語通、源語詁諸書、以訂注家沿習之謬、家雖素貧、恬然自安、一介不苟取、初丁憂、悉粥書劍以葬、乃傭書自給、及晩節疾、恐周卹煩人、務殺衣熟食以塞意、人莫不感焉、寶曆十二年、年六十六而歿、無子、家絕

五井持軒天資謹愼、常以暴殄天物爲戒、尺牘往來、揀擇敗紙、用其空白

谷一齋遊學京師、澹然不屑財貨、其父時中月餽金給之、一齋拜受投置竈邊、與薪無異

谷一齋名松、字宜貞、別號己千、土佐人、父名素有、字時中、初奉親鸞教、住眞常寺、性宏曠豪宕、好讀儒書、後遂種髮稱大學、以儒爲業、野中兼山、山嵜闇齋、從游受業、土佐士人知讀書、蓋時中爲之倡也、是時喪亂之餘、文運未闢、僻境最乏書籍、時中求諸四方、多儲之家、本饒貲、爲殆蕩盡、一齋爲人澹泊、不屑財貨、夙入儒學、野中兼山後去土佐入京師、兼山嘗出重價買正宗所鍛名刀、乃託一齋付之研工、時或人冠兒、一齋爲之賓、則贈其刀爲祝、宅日兼山問研成否、曰、予已贈窮兒公、若爲借、更買還之耳、兼山聞之、亦畧不介意、一齋後如江都、遊事稻葉家、暮年辭之、以元祿八年歿、物徂徠曰、谷一齋先生嘗上封事、而沮格不用焉、予得其稿而讀之、其中有遷都事、予以此而識其學不爲無所見也

綾部道弘年十七喪母、日夜哭泣、廬於墓左、躬自畚沙石爲墳

綾部道弘、豐後杵築人、其先出于丹波綾部、世遂以命氏、子孫從豐後仕大友氏、大友氏滅、祖可春、父道一、皆隱居不仕、道弘夙有氣節、嘗往叔父家、家人欺其弱、待不以禮、道弘目夜潛歸、經曠野里餘、父母異其有膽志、時年八歲、自是慰撫最至、試授古文數百言、一過上口、誦不待復、道一恒歎曰、里無良師家之遊資、使千里駒長爲駑材已、弱冠爲家貧就官于藩封、時時歸覲、有餘力則讀書習醫、每奉甘旨以致孝養、既而艱苦困頓、東西漂泊有年所矣、會兄久病、資產告匱、至典田宅、道弘因歸仕杵築侯、分歲俸以贖

其田里、償其逋税、兄死、二子尚稚、道弘號哭撫字、以得成立、道弘爲人峭覈、論議棘棘無所屈、而内敦親黨外恤舊故、至其有事、就之謀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以故衆始憚其嚴、久而信其恩、稱吾郷伯惠、平居教子弟、以四書小學及古文詞、未嘗習聲伎博局之事、臨死遺言其子安正曰、論語者、古今之常經、不可一日不讀焉、嘗所書而與謙卦辭、汝須守之無違也、以元祿十三年歿、年六十六、子安正嗣

綱齋、名安正、字伯章、一字惟木、幼穎慧、從其父道弘受書、及長、遊乎京師、從伊藤東涯、北村篤所、高權經史、上下其議論、又從駕抵江都、見室鳩巢、而大悅焉、遂委贄爲弟子、專治洛閩學、旁從服部南郭、講詞章、綱齋性剛直而謹恪、事親底豫、於郷黨恂恂如也、與人語、必以敦倫睦族、前後居憂、雖仕途不免俗限、而並執心喪三年、持家有法、奉身淡薄、聲樂華飾、不至于家、視人之窮乏、則削衣減食、輒爲賙恤、唯恐不及、歷仕三世、最承知於龍溪公、公雖年少、甚好學、勞心庶政、乃擢舉綱齋、討論經史、咨諏事務、眷遇太優、綱齋於是知莫不言、匡救奬順、竭輔弼之道、嘗有詩曰、春暉歲歲知難報、細草指天是寸心、此蓋其志也、公

卒而後、爲郡宰、値關西穡稼皆傷、道殣相望、議不與時合、退朝沈吟、家人進火、綱齋喟然曰、使我得所思、赤脚踏氷亦慊、杜門有日、弥益慎矣、既而罷職、收食邑、寂寞自守、講析經義、衎衎自樂、以忘其憂、綱齋常云、司徒之教、降在師儒、然世以爲是一道也、其視之猶瞿曇之徒也、是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遂著家庭指南一卷、專就彝倫明其條目、不騖虛遠、不務繁瑣、剴切較著、簡而盡矣、識者稱焉、寛延三年、年七十五歿、綱齋幼也、道弘親書謙卦、佩之、綱齋於是拳拳服膺、深自韜晦、以終世、故門人與子弟、俱取於謙卦之九三、私諡有終、二子、長富阪、次剛立

富阪、名安溫、字伊承、夙受家學、攻洛閩之業、尤長毛詩、終身諳誦不跌一字、博通武事、最以槍名、延享二年、承父後、在江都四歲而還、寶曆中、累遷爲郡宰、賜釆邑、初父爲宰得邑、後免官見收、至此復之、家以爲榮、富阪秉心公亮、謝絕贈遺、恩威兼行、能得衆心、屢決疑獄、多所平反、巡視之日、首訪孝弟、申請以旌之、藩主又命富阪率群士室老、以文武之術、二公子亦延以問業、富阪開導有方、皆服從焉、安永以還、藩事多梗、富阪奉命經畫、旁午四出、不辭煩劇、藩主錄其功、加賜廩食、居官臨職、前後四十年、歷事二世、獻替不懈、論事剴切、上下敬憚焉、天明二年、年六十四歿、友人三浦梅園議其素行、取於蹇卦九五之翼、私諡中節、長子佐嗣、字輔之

剛立、名安彰、富阪之弟也、幼齡奇穎、家人夜背而出、必仰視列宿、喜問其名、及稍長、英邁嚴毅、精敏絕人、甚好星曆之學、又喜治方技之言、以支子家居、不干外事、獨一心於斯、困苦勉厲、廿有餘年、一無所師授、盡出心匠、而大通其法、明和末、杵築侯特命列諸侍臣、從如江都、而非其志也、既歸歎曰、星曆淵微、豈有爲爵祿累、而能窮其理哉、且所以嗣祖先報君上、有宗子在、我復胡爲、上書致仕三、不許、遂亡隱于大阪、更改麻田氏、蓋以其先可春避居於國東郡麻田故命焉、時年三十八、以醫爲產、而益潛心星曆、不論理、以測量實驗爲本、日夕鞠磨、又二十餘年、其術成、列侯或聞其聲、厚禮以聘之、弗應、囂囂然輒曰、我非棄吾君、今而復仕、是棄舊君也、其誰氏之乎、寛政丁巳、江都大脩曆政、因索妙通星曆者、執政固聞剛立名、然知其齡漸高、且不肯仕宦、乃召其高弟高橋作左衛門、與間五郎兵衛二人至、改修曆政、凡百

測驗大底奇績、舊天官翕然風靡、莫不吐舌、執政孔嘉焉、賜及剛立、於是其聲益隆、又於醫書、包羅亦盡、而常試諸人、或得于其理、而不獲其功、或獲其功、而不得于其理、則歎曰、雖獲其功、而不得其理、是我之不明也、雖得其理、而不獲其功、是豈真得理者乎哉、亦我之不明也、有斯事、必有斯理、我將深詰而窮其理也、然治星曆之急、未暇專攻也、晚年及星曆業成、乃曰、我今則可以有爲焉、蓋欲大有所論著也、而疾及之、繼以死、不果其志也、衆皆歎惜焉、消長求食二法、曆法既成編、論者以爲西洋人非所至也、寛政十一年、年六十六歿、無子、豫兄富阪第次子爲嗣

綾部道弘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煖飽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

農夫五定省無怠、雖有家僮、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浣洒、天和二年、　官旌賞之、世世復其田、五再拜頓首曰、臣鄙褻、父母今而尋思往事、其罪不少、父嘗出飲、夜深而反、叩門戶數刻、闔室熟睡無應者、父不得已、鑿墻而入、嗚呼、其子在家、而使父不得入、豈非不孝乎、謹辭、　官不聽

農夫五郎右衛門、駿河富士郡今泉村人

內藤平常憂貧民多不舉子、施與救之、臨病革、猶手孝經、乃遺言曰、子孫善繼吾志、勿廢陰德

內藤平左衛門、陸奧白川人

越智平菴爲　幕府醫員、性謹厚、造次不苟、居第在城東、未嘗東首臥、不趾君所也

越智平菴、名正球、世爲大府醫員、少繼業、治診病、數有驗、年廿八、慨然有濟世之志、乃請賜告暇之近郊、施田野之醫藥者、且益習其業、遂游八王子鄉、居三年、召歸爲直醫、延寶七年、敘法眼、天和二年、爲侍醫、元祿元年、敘法印、先是增祿、自是率間年加賜食邑、至千九百石、前後賞賜金銀繒帛、不可舉數、元祿寶永之世、稱威嚴明斷、當時贄御之臣、苟不謹有過、多觸赫怒、以故人人惴恐、惟平菴出入優游、爲風議之臣、後先三十年、未嘗有過失、終始以長者見重、性簡貴、不以色親人、居家、雖僕妾不妄假色、而亦溫溫有愷悌之愛、好施能散、前後所賜、隨手而盡、無藏餘財、享保九年、致仕、十三年、年八十五歿、有子名正珪、字君瑞、號雲夢、學物徂徠氏、繼父職、爲侍醫、名顯一時、

樵夫清七獨與母居、母壯也、爲富商乳媼、口慣美味、不能蔬食、清七力儉奉養、朝先人而入山、暮後人而歸、其所采薪、常倍於人、乃分之爲二、一供平日之費、一資母不時之需、一夜母欲食鶉炙、適有書然觸窓者、驚出視之、則鶉也、人皆以爲孝感所致矣

樵夫清七、河內日下村人

細井廣澤家貧、或餽以數金、會寒生來語奇窘、廣澤憫然出其所獲金、悉推與之

細井廣澤、名知慎、字公謹、京師崖峩人、或曰、遠江懸川產也、居播磨之明石、年十一、如江都、及長、事甲斐侯吉保、大見擢用、廣澤形貌魁岸、方質而有氣、甚口善談、纚纚乎若霏鋸屑、性不甚嗜酒、酒間或及一義節事、輒忼慨激烈、怒髮逆植、目光炯炯也、亦不自覺其性爲爾也、論議守法、矯矯不阿、遂以此中口語、致

仕而行、隱居青山、廣澤少年好書迹、學於北村雪山、至是居間益自刻苦、大倡文衡山之法、著紫微字樣、篆體異同歌、觀鵞百談、撥鐙神詮、奇文不載酒、字林長歌、列侯往往延致、大見貴重焉、後遭大府登用、廣澤治程朱學、又悅陽明王氏之說、通串百家、淹雅博聞、旁自射騎劍槍之藝、至天文筭數之法、莫不兼綜、人許以國器、而咸被書名掩焉、君子惜之、享保乙卯、年七十九歿、子知文、字天錫、號九皐、亦能書、坐事見削仕籍

安藝有孝子、將出、母曰、雨後土濕、穿木屐而行、孝子曰、唯、乃着屐、父睹之曰、天既晴、草履可也、孝子謹脫屐、母又曰、何不穿木屐、則又屐、父復曰草履、則又履、且脫且穿數四、竟左右各着一隻而行

有客作餬口者、其女嬌艷、親友謂曰、令愛有色、賣而爲

娼、當得數十百金、然則子將優游卒歲何如、其人不肯曰、是闌遺兒也、予收之、曰、然則決策為之有實、子猶且賣焉者、況於闌遺兒乎、其人掉頭曰、不然、予昔者收之子也、心憫之也、非為貪欲賣之也、予雖阨窮、豈負初心乎

平安有餓人、路拾黃金、訪主還之、主人謂曰、子也餓矣、拾得財貨、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其潔如氷、雖然、烏得中心無欲之乎、餓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也夫、惡死背命、貪塵芥猶且不屑也、況乎於黃金

京師室町宗甫家豐豪、有二男無賴、放之曰、養佗子為嗣、恐稗子來侵汩之、不如賣家以為吾施金、於是鬻宅及什器、得黃金二萬兩、乃僦圜焦隱居、絕交、聞有窮人、則必封金五兩、竊投入其家、來謝則曰予不知也、唯恐人知之、及其死也、其金施與盡、唯有米二合、錢三百耳

宗甫臥病、嘗浴其恩者、匍匐就視之、其死也、勠力葬之云

鐵眼和尚夙有刻一切經之志、勸化四方、値歲饑、攜金錢出市門、覩有飢色者、悉頒與之、已而勸化、又饑施予如初、然後印板鳩功

鐵眼和尚、名道光、俗氏佐伯、肥後人、初奉親鸞教、後登黃檗山、受業木菴禪師、刊一切經、藏之山中、又大阪南郊創建一寺、天和二年、年五十三而寂

後藤艮山年四十三丁父憂、號慟擗踊、暈絕而蘇、三日不食、三旬廬墓、三年寢苫枕塊、不飲酒食肉、毀瘠稱禮、朝夕奠至於流涕、服竟之後、每旦早起點燈焚香、悲慕流涕、家政小大、出入吉凶、必告必報、如事生然、其在佗邦、遙拜不缺、臨臥問方、不以刀及若兩脚向之

後藤艮山、名達、字有成、一號養菴、江都人、少而好學、遊乎林學士門、專攻經義、事父母必盡忻懽、其所欲為、未曾不如意、是時江都頻年火災、其父光長所住、十一年間七燬、家財蕩盡、光長曰周章疲奔、心無暫安、與其興復家道、進取富貴、不如西徙京師、安貧以終身、艮山乃奉父母來住京師、共職養志、雖家道甚窘、未曾使知匱乏、艮山慨然歎曰、我為儒乎、難上伊藤仁齋、我為僧乎、難兄隱元、無已、則醫乎、無有豪傑之士先著鞭者、乃謀親舊、贄錢一貫文、執謁於名護屋玄醫、玄醫以其贄薄不合家規、不見、艮山憤懣填

膺、將出門、罵曰、玄醫鼠輩不知人、乃自奮勤勉、以醫為業、遂為古醫道之開祖矣、二十年間、術盛行、名聲藉甚、請診求治者甚多、弟子受業者、凡二百餘人、先是醫流槩皆剃髮着僧衣、拜僧官、艮山深惡之、不拜僧官、幡然束髮改稱左一郎、而後門人之外、世之有志者多慕風儀、漸向正俗、艮山療疾也、務在實詣、久疑宋明醫流甘補之空論、反覆試用、殆二十年、始大開悟、乃掃衆說、立一家言曰、百年太平、游惰之久、腠裏悉結鬱疝、內傷諸疾、因是醸成、故治宜灸、以艾動至數萬、救急亨毛、莫如熊膽、經溢血瘀、久滯深痼、浴溫泉求活暢、血精虛乏、添肉食助溫養、外犯邪氣、用藥為主、蓋以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特以順氣為治療之綱要、其說的實明白矣、初艮山丁父母憂、定行三年之制、悲慕不怠、如嬰兒、及七十、猶且不忘親、哀至必泣、晚年好行遊、登山探幽、跋涉怡心、甚愛草木、弄花察根、欲充實用、不好著書、唯有熊膽蕃椒灸說數篇耳、享保十八年、年七十五而歿、子四人存省直督、省字仲介、蹇敏好學、家業益振云

兩森芳洲曰、吾平日祠堂香火、唯有拜謝、不敢為祈禱

之言、蓋器小量狹、願欲易足故也

雨森芳洲、名東、一名誠清、字伯陽、京師人、少年東遊江都、學于木下順菴、以俊才聞、是時對馬侯將聘一書記、聞木下門多才髦、就而求焉、順菴因薦芳洲、芳洲爲對馬學職、恒接對朝鮮人、名聲馳海內外、雅通象胥之言、其每與朝鮮人相說話、不假譯者、朝鮮人嘗戲謂曰、君善操諸邦音、而殊熟日本、正德中如江都、始見物徂徠、甚悅之、是時徂徠倡復古學、倣明一時人士、而亦特於芳洲嘖嘖爲稱揚、芳洲乃使其子顯允師徂徠、居其塾未幾、使出塾而歸、曰、徂徠實一代豪傑、不可以常儒視之也、雖然其教人不先德行、是以家塾失序、非可以托少年者也、芳洲爲人篤實、甚有精力、到老不衰、年八十一、始志於和歌、曰、苟欲作和歌、不可不讀古歌也、乃讀古今集一千遍、既又立志作和歌一萬首、前後四五年卒其業云、以年八十八歿、著有橘窻茶話、橘窻文集、子孫繼業爲學職云

物徂徠壯時貧窶、寄寓江都芝浦、主戶知其賢、視之甚

厚、及解褐也、輒與兩口粮、以報其惠

物徂徠、名雙松、字茂卿、後有所避、以字行、又號蘐園、江都人、其先居參河荻生、因氏焉、建武時、有奉仕南朝爲物部者、物部官也、以官爲族、故有物部氏、以定又單拆稱物、父篤號方菴、爲幕府醫員、叙法眼、延寶中坐事竄上總、徂徠幼有大志、從父謫居、讀書弃究、一紀遇赦、反於江都、父又出爲醫官、弟觀字叔達、命嗣其家、爲博士、徂徠於是下帷芝浦、講洛閩學、脩古文辭、家極貧窶、會柳澤氏之勃興、封侯、乃以武學干之、得見收錄、食十五口粮、尋改職博士、寵遇前後累賞至五百石、前是伊藤仁齋倡古學於平安、徂徠乃著蘐園隨筆、詆絕古學、時年五十矣、既而讀李王之書、倏有所感、焚盡棄舊學、以古文辭爲古經楷梯、創立一家言、自稱復古學、曰、古言不與今言同、偏求秦漢以上古言、玩味六經、則宋儒之妄章章乎明矣、遂不復寓目於東漢以後書焉、又言、道者文章而已矣、六經亦此物、舍此而他求、是後儒之所以不知道也、又言、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樂四術、自子思孟子與諸子爭、而降爲儒家者流、乃銳意以復聖學自任、著論語徵、辨道、辨名等書、大詈宋儒、誣毀思孟、務張皇門戶、詩文專宗李王、視彼宋元、不啻如仇讐也、安藤東野、山縣周南、服部南郭、平金華之徒、從而鼓盪之、弟子大進、聲號籍甚、震撼一世、於是乎自一時貴介公子、藩國名士、至閭巷處士、及緇徒、奔走喘汗、惟恐後焉、藉一字之襃貶、以華袞其業、海內翕然風靡影從、文藝爲之一新、徂徠爲人英氣高邁、卓犖不羈、眼空一世、罕有所推、而於後進也、苟擅一長、不惜齒牙、嘖嘖爲揄揚、一時藝苑賴之吐氣、其槩汪洋浩博、自雅樂象胥、至軍旅法律等、莫不精核焉、爲文縱橫馳騁、雖間有涉詭怪、而豪放佚蕩爲一時冠、徂徠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晚復專談武、與熊本藪震菴初相見時、徂徠首謂曰、陣法行伍、此不可不究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爲策上耶、遂數刻談戰法、不及他事也、徂徠初以柳澤甲斐侯故屢見於

常憲大君、辨論經史

大君賜以葵章衣服及藥撞等件、享保六年、有

德　大君使執政命句讀于清主六諭衍義、及成亦賜衣服、後屢以文字應敎、十二年、特命入見、曰、風海內文藝者也、十三年、年六十三歿、無男、有一女、因養兄

子道濟爲嗣、以女妻之、道濟、字太寧、號金谷、子孫繼業爲學職、徂徠說論語、以禮樂爲道、曰、道者、先王之所作、而其原非出于天也、又以仁爲治國安民之德、以聖人爲開國先王之稱、以位說君子小人之類、皆發一切之訓、彼此相窒礙、而不合于孔門之旨、且其設教也、喜功名而憎心術、是以其學雖以復古自名、與彼功利之學、捭闔之術、不同其轍者幾矣、濱文士之風、長浮夸之習、徂徠不能辭其責也、君子慨之、然而於其人材、則實可謂不世出矣、所著二辨論語徵之外、有大學解、中庸解、明詩絕句解、四家雋、政談、鈐錄、明律解、度量考、古文矩、樂律考、樂名考、琉球聘使記、孫子國字解、文變、讀荀子、讀韓非子等書、凡三十餘種、又有徂徠集、並行於世

太田見良名醫也、藥物撰上品、不問其價、曰、知價則臨調劑鄙吝之心生矣

太田見[illegible]、字資齋、伊豫人、爲大洲侯臣、東遊京師、以醫爲業、與二三醫入豪商家、診其奴病、會主人過

醫皆拜伏主人不荅見良懃愧不復入其門居數年及侯女嫁召歸爲其侍醫直言不用因移脚疾而去復隱居京師足不踰閾然請治者日月不絕見良居恒樂雅事痛掃一室書画或瓶花盆栽玩賞終日旁參禪學交懽黃蘗僧又與賣茶翁相得甚懽年六十一而死

謦者大神澤一得賝金使子弟碎之曰不可復誤人

大神澤一筑前人少而喪明受業佐藤直方才行修美一時有聲稱

山縣周南仕長門侯職供顧問大輔政教在君側數十年人莫知其故者嘗曰易有含章之言我曹之務在此也

山縣周南名孝孺字次公長門人父長白字子成號良齋職居師儒欲周南不墜家學勸飭指誨常戒讀書樓上無故不得下周南由是夙得漁獵經史年十九從父東遊江都師事物徂徠徂徠時始倡古文辭

和者尚寡獨有安藤東野從焉周南與東野相磨礱浸灌徂徠亦称得其人尓後徂徠之學日興從焉者益盛遂至海內風靡於是其徒語羽翼則必以周南東野爲称首徂徠亦待二子異群弟子云居東三年業成而歸正德元年韓使來聘幕府命其所經郡國例當饗賓使舟至赤馬關館焉長門侯乃遣諸學士待接周南亦預焉時年尚少而與韓諸書記應酬敏捷韓人大賞異焉對州學士雨森芳洲亦目以海西無雙於是聲號藹然著聞一時已是後侯朝覲則從東就國則從西侯不欲周南離其側也侯嘗創建學校使國人子弟游處設師導廩諸生釋菜養老以時如禮以行且六藝武技咸肄習其中名以明倫館周南預有力焉元文二年館祭酒小倉尚齋死周南代督館事爲祭酒益立學規訓厲有方若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小倉彥平藤子蔓田子恭仲子路曾子泉林義卿瀧弥八縣曾彥秦貞父彬彬輩出周南專精強力旁練時事啓侯講筵或侍閒宴啓沃諷諭陰盡匡濟之益或與家老有司出謀發慮忠告裨益臨斷大義則據獨見之明侃侃不可奪也人盡敬服焉又精國史吾邦典故諸家閥閱皆能明辨焉嘗奉侯命撰公室譜牒諸臣系譜他所著行于世者有文集爲學初問作文初問寶曆二年年六十六歿子泰恒字之恒

伊藤介亭別見東涯之弟也爲人質直純茂其弟年尚少或遊蕩病乎花街晨歸患介亭既起在堂入戶呼曰有火災介亭聞秉屋因得入其室後以爲常奧田三角謂介亭曰先生屢陷令弟術中則何介亭曰予固知其詐雖然萬一有實火則其奈之何

奧田三角名士亨字嘉甫一號蘭汀伊勢攝田人受業伊藤東涯親炙十年殆入其室乃擢仕津侯謹愼勤事歷仕四世未嘗有過侯特遇優渥呼以先生未嘗名也三角剛直不能屈物而孝友純至享保乙卯年三十三喪父翌年訣東涯爲絕酒肉服心喪者合四年三角年七十七恐及身後人之撰誌墓之文

於是建壽碣自紀履歷年八十一而歿著有三角集

伊藤介亭夙喪父孝於母友于兄母性怖雷異變後每雷無論晝夜匍匐往省焉

廣瀨才二家酷貧不舉火數焉嘗覽梅道人畫甚欲之乃百方買之以示伊藤東涯東涯嘆賞不舍才二因推與之或問其故曰夫有欲得之心則人我一也

廣瀨才二名麟不知何許人遊乎伊藤東涯之門而大悅老莊學家徒壁立糧絕油竭數矣而意泊如也生涯潔居不畜妻妾友人來訪譚話移日客睹其畫不食怪問之才二莞尓笑曰糧盡矣友人愕曰然則予且饋米幸見賫宮崎筠圃画乃歸餽米才二他日見筠圃語以其事而得墨竹四紙乃用報友人得二年之儲云

宮﨑筠圃幼時母灸其背、泣焉。母曰、痛乎。曰、否。童子聞之、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而禀性孱弱、不致則疾。是所以泣也

宮寄筠圃、名奇、字子常、尾張海西郡人。幼齡從父母遷家平安、受業伊藤東涯。東涯亡、又從蘭嵎。元文四年、父死、爲服喪三年、菜粥僅給、而貧亦益甚。其母長尾氏戒之曰、窮當益堅。遺命勿讓。筠圃於是益肆力經史、工詩及書画。尤以画竹名。得者珍之。筠圃性温厚謙下、不以行能加人。無少長賢愚、皆能禮之。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必錄藏之。母歿、亦爲三年喪。世稱美之、安永甲午年五十八而死。正二位大納言源信通親製碑文賜之嗣子

若狹有農夫兄弟和睦、恪勤稼穡、克事父母。弟出入城爲人奴。兄從容謂父曰、兒也贅子、弟則大人一塊肉。盍使弟克家。父以告弟。弟曰、兄屏弟立、不祥也。兄聞之謂曰、予之不去、事必無諧也。乃亦出爲人奴。及父死、兄弟相讓無繼家者。邑宰以白府主。府主感嗟、賜兄以米、而使承家。又復其稅、弟則賚月俸、許佩刀

兄稱宗四郎、弟稱礒八。若狹大飯郡小濠村人。其父稱與左衛門。爲人慈愛而無子。一夕有婦人來病、明日將去、出兒于懷泣謂曰、妾遊諸國禮佛神。每値身羸、輒欲弃兒數焉。而餌於豺狼、惴惴焉是懼、不敢也。伏乞垂仁慈、舉此兒。與左衛門憫然許之。於是夫妻相謂曰、不幸無子、而今得之。是乃天之賜也。名曰宗四郎。居八年、舉一男。是爲礒八

望月鹿門別見爲幕府侍醫、以國手聞。嘗出行、睹乞兒患疽、還輒煎藥湯、使人贈之。又値優伶蝦藏疾、日往診

之。同僚或諫之。鹿門曰、醫之療人、豈問貴賤。且我之日往、非觀伎也、療其人也

尾張僧義寛住持知多郡觀音寺。歲旱、黎庶來請祈雨。義寛曰、貧道力不能動佛天。黎庶懇求不已。乃作床於海心、坐其上曰、明日申時而來。明日未後雷雨大興、風怒濤湧。衆恐其漂沒、爭舟而行。見端坐合掌如死狀。衆感泣、各自負米來謝。義寛每人受唯一掬。曰、天應衆誠予何德膺之

井上仲八性孝順而強膂力。母老不能行、常負以行。行止適其意

井上仲八、世住尾張竹腰氏。爲人多力、以擊劍知名。嘗從君聘于京。至近江磨鍼嶺、積雪没路。仲八襁祖排之、戍徑數里、乃得通輿馬。已仲八嘗行、見子母爭言、直入其室。其子見之戰栗、請罪。遂爲順子。家人執盜、仲八擬叉問曰、爲盜幾年。曰、夜來唯一之。問鄉。曰、西鄙野人。爲父所逐、無所得食。仲八使之食、拉之如某村、屬村正曰、爲我奴畜之。如逃則來告。我必索得殺之。村正許諾。盜恐不敢逃。事村正二年、日夜極善。村正知其悔、爲請歸其父。已腰脫、罵怯之語。仲八病因醫見其痿、數曰、腰已脫矣。仲八杖刃起曰、我未嘗一有所受辱。客何爲者。醫見之驚去。臨終、屬弟子劍訣一通曰、待岳成童授之。岳多病、自恐忝父、不敢讀父書、以儒顯

片山北海少年落莫、朝夕殆不給、而事親辛勤、克奉其驩。年老、家人以其老病、請用帛易布被。北海却之曰、吾昔者養親、不能使輕煖足於尊體。今吾豈以是爲因泣

數行下

片山北海、名猷、字孝秩、越後新瀉人、家世爲農、至於北海、好學、而僻區無師友之資、年十八、西如京師、遊宇士新門、士新歿、而後生理銷乏、父亦挈家來就、北海備嘗苦辛、左右奉之、克底其豫、後占居大阪、北海爲人閑靖寡慾、無與世競、恒以雅澹自樂、岸和田侯每有辭聘、假司大阪公館、必用文儒、供其應接、於是以客禮聘召北海、北海亦悦觀光之美也、應之、受其稟給、常與岡元鳳、葛子琴、賴千秋、尾藤志尹、田子明、篠安道、結詩社、以混沌爲名、諸子推北海爲盟主、當時呼曰七才子、寛政二年、年六十八歿

美濃有永田佐吉者、夙以長者稱、嘗懷金自近江歸、宵道於山中、遇於群盜、併金及衣、皆推與之、徐謂曰、夜黑失道、請導我于官路、一人諾之、乃問其居、佐吉曰、家在竹鼻、曰、佐吉君與、曰、然、盜因歎曰、陵暴長者、不祥莫大焉、其翌異來謝、且釋金及衣而去

永田佐吉、美濃羽栗郡竹鼻人、幼喪父、獨與母居、常謂及阿母在、不竭心事之、則一旦母亡、其奈之何、乃務致孝養、定省無怠、平居立志、利物所在、橋梁皆以石改作、以備水患、每出行、途有遺粒、則必收拾以食於雪日飢鳥、其巨細用心、類如此、於是人乃稱佛佐吉、初佐吉幼齡如尾張爲人奴、少有餘力、則聚沙習字、又就師受句讀、人或嫉之、譖諸主人、主人即放之、佐吉歸家後、每有如尾張、必存問主人、主人以爲長者、感初不識其人也、佐吉賣綿爲產、家貧無稱鍾、乃每賣買、唯人所爲、而纖毫不疑也、人亦感其無我、不急欺誑、賣者多與之、買者少取之、由是產業日廣、遂以發財、母嘗鬻餅、佐吉蒿小之、母怪問其故、曰、人情皆趨利、我所爲餅、若大於他、則人必競集、亡害於舊餅師哉、母稱善、乃作餅小之、而買者不絶也、佐吉嘗遊放諸州、拜謁神佛、途病殆死、乃默禱佛、乞一見母而死、而得反常、還家、乃具語其事、母曰、是乃佛之靈也、汝盍鑄佛像以報洪恩、於是佐吉乃命江都鑄工造大銅佛、使運船載來、過遠江洋、爲風波所阻、殆且覆沒、舟人因併佛及行李、投之海中、既而船長來謝、且語以其故、佐吉悦曰、善哉、予聞遠江洋多覆沒之患、今佛而在此、庶幾洪庇舟人乎、是予固所望也、又命鑄一軀、既又誓造石佛五百軀、竟至于七百、晚年百尓行事聞于府主、府主賞以米若干斛、寛政元年、年八十九而死

三浦梅園先人之塋、在舍南數百歩、壯歲拜謁日三、到老日二、以爲常、雖寒暑風雨、不欠其數也

三浦梅園、名晋、字安貞、一號攣山、又號洞仙、豐後杵築人、父名義一、業醫、梅園幼穎敏、從綾部絅齋而學、年十七、如豐前中津、遊藤貞一之門、以俊才称、恒欲窮天地造化之理、思之不得、至於忘寢食、年三十始知天地有條理、乃謂曰、天地唯是一氣物也、氣外無物、物外無氣、一條妙理、貫徹宇宙、玄界無際、神化不測也、自是志益堅、學弥進、著玄語十餘萬言、論陰陽消長之度、氣物融化之道、又著贅語、盡其餘蘊、自謂二語未及性命之理、乃作敢語、以述先聖之道、謂之梅園三語、嘗曰、既有玄故謂之贅、雖然、既有天地、玄

亦贅也已矣、梅園自奉節儉、有贏必施、又釀米錢、歛歲出貸、豐年入息、由是免飢寒者多矣、孝子順孫節婦忠奴、湮滅無聞者、梅園爲称揚顯之、或告之下官、使得褒賜、或募之鄉邑、以爲救助、又自餽米鹽、日月相給、而使奉養無缺、閭閻子弟、有小善必褒焉、有小惡必誡焉、是以人皆憚其嚴、懷其惠、感服之甚、至或合掌拜謝焉、嘗有十數村民、連合騷擾、將入城、梅園要諸途、解喻再三、事乃平、又神祝與寺僧訟、結黨相仇、縣吏不能制、梅園又居間解之、自是鄉邑爭訟、多就而決、梅園夙尚嘉遯、諸侯累辟、皆辭、天明癸卯、杵築侯新立、召見梅園、待以家老之禮、自是每進見、輒諮政事、眷遇益優、寛政元年、年六十七歿、梅園創爲一家言、自稱條理學、旁能詩、能書、所著三語之外、有詩轍、寓意、梅園詩集、二子、長黄鶴、字修齡、父歿之後、起家爲郡宰、攝儒職、次玄龜、字大年

永田東皐溫醇恬曠、以書稱、人有請者、雖奴僕欣然應之、略無沮色、人以爲長者

永田東皐、名忠原、字俊平、別號觀鷲、京師人、師事服蘇門、蘇門者、亦京師人、名天游、字伯和、家世業織造、蘇門以多病故不服其業、以講說授徒、其爲學也、專務博洽、兼窺佛典、性好論駁、撰著頗多、年垂半百、以疾之故、偏急日甚、遂以此廢焉、東皐因從江村北海而學詩、思清雅、最以書迹称門人、以千數、東皐爲人冲默謙虛、口不言財利、不臧否人物、恒崇信觀音菩公、手寫金剛經孝經、朝夕讀誦以祭祀之、與僧六如締方外交、六如嘗稱曰、平安第一等人物、寬政壬子、年五十五而歿、著有觀鷲堂詩集、儒林姓名錄等書

伊藤茂臣業醫、有孝子病者、垂涙藥救之、又見其貧、厚施與焉、常謂子弟曰、醫之治人、豈問賢否親疎、然其於吉人、最當盡心

伊藤茂臣、字子良、尾張人

渡邊子觀嘗誤穿師履、對履再拜、未憮、跪執加額久之

渡邊子觀、名恒、出羽橫手人、如江都、學紀平洲三年、鄉信報父病、乃捧書號泣、即日東歸、臘月寒甚、併日衝雪、侍養一年、不解衣帶、父遺言勿廢業、服終又來、歲餘病羸歸死

小田切久藏通國稱其孝、或見其意色不樂、問之、曰、扶家父浴、老癯日甚、乃泫焉承瞼

小田切久藏、米澤侯臣

佐伯子則嘗負三方金、欲償之而不知其人所之、常懷金、見人必問、竟得其人與之

佐伯子則、名孝思、江都屋工也、祖先有勞于柳川侯、世受廩、子則幼喪父母、爲祖母所育、及長漸貧、子則力儉供養、祖母年八十病耄、無子則于側、則兒啼不食、子則蓬髮垢面、日夜抱負、扑歌兒戲、適其意所樂、及之歿、子則哀慕孺子泣、弔者無不垂涙、或許子則救人之急、俄背之、子則不復言、陰償宅與之、其人後聞之大驚、還子則曰、人失信于我、我無如之何、我失信于人、豈得謂無如之何乎、見其叩謝不已而後受、受業紀平洲、年三十二歿

近世叢語卷之一終

近世叢語卷之二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言語

谿子偕浮屠月潭訪永田善齋洳潛居、話及仙佛異踪、鋆子袖出和香一奩與善齋乞詩、月潭曰、夫香多種、試使和香供佛、得無量功德、惜乎徒作主客清賞、法華云、八百鼻功德、善齋響應曰、海上有人逐臭、有何功德、月潭笑絶欲倒

永田善齋、名道慶、一號石蕅、又號平菴、京師人、幼而俊邁不群、年十四、從京東建仁寺謁古澗、而問蘊黃詩義、一夕隣寺僧數輩來訪、是日舍庚申、古澗乃使衆作詩、善齋亦同賦曰、一宵清話共相親、忽轉朱欄

月色新、且喜三彭今可伏、靜焚香炷守庚申、古澗曰、句則佳矣、山僧有竹欄、無朱欄、何爲妄說、善齋曰、偶以朱欄譬竹欄、何妨之有、後經數日、栟櫚氏寄畫鷹一幅於古澗、請贊、搞成未淨寫、示之善齋、及榮珍藏局、其詩曰、高掛斯圖狡兎藏、剣翎鉤爪勢將翔、架頭未下在縲絏、鳥亦清溪公冶長、善齋曰、先儒云、縲黑索也、絏攣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攣罪人、今之所畫碧縧條、而非縲、且又鷹有何罪、而以縲絏哉、請改、而可也、古澗面色騂然、後久不復與言、善齋由是遂出寺、從藤原惺窩林羅山而學、及長博學多聞、異端方伎之書、莫不該通、從羅山赴駿府、仕駿侯賴宣爲儒官、從徙于紀、著有膾餘雜錄、子格菴、名思達、字守常、一號狂癡、襲父職、萬治庚子歿、私謚曰文莊、善齋門人有李梅溪者、名全直、字衡正、一號潜窩、其父一恕、字真榮、朝鮮慶尚道靈山人、文祿之役、年二十三、爲我兵所掠、來于紀伊、生梅溪、以教授爲業、博贍強記、最精易、藩主賴宣待以客禮、給其衣食、以寬永癸酉歿、年六十三、是時梅溪年尚少、就永田善齋受業、學既成、有寵於藩主、嘗賜莊地於城北梅溪、因以爲號、後再於城南大浦賜之、因又號江西、天和壬戌歿、年六十六

佐藤直方居江都、嘗詣彦根侯邸、語次從容謂其老臣曰、凡天下之事、非生而知者、是以各求師受業、琢磨浸灌、以得其道、今也有不據於古、不學於師、而裁制焉者、天下爲慣、不知其非矣、諸君知之乎、老臣請問之、曰、政事也、夫政之不善、乃爲黎民之害、貽後世之憂也、而人皆取諸臆、不知慎重、猶爲茶話也、其可乎、一時以爲確言

佐藤直方、備後人、年二十一、如京師、介永田養菴謁山崎闇齋、爲闇齋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惰、遂能得其貞、後徙居江都、直方性高邁逸宕、皓齒玲玲、眼彩射人、有口才、在諸侯坐、肆辯懸河、譬喩如涌、一坐傾

聽、平居自奉豐麗、日飲醇酒、快活脫灑、無有戚容、直方初年承父官、結城侯受俸五十口、元祿癸酉乞休致、明年甲戌、厩橋侯延爲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十餘年、然以道不合、遂辭之、時年六十九、嘗爲彦根侯賓師、侯禮遇甚隆、譬如列國會同、直方皆固辭不敢當、唯至乘轎到廳事、不辭也、乃云、此則敢不拜特命之辱乎、老夫設有顛躓、恐煩執事也、直方不設儀矩、師弟之際、禮法太簡、嘗言吾爲逐臭者、講說書籍、此爲友生、但從游日久、則呼以爾汝、此輩亦竟居弟子班耳、今之學者、多不信其師、獨師自尊大、其妄可笑、享保己亥、年七十而歿、著四書便講講學鞭策錄、大學全蒙釋言、鬼神論集說、排釋錄、有子名就正、繼業

淺見絅齋論談甚有理致、嘗解志字曰、雁脊爲蛆、蛆猶北飛

淺見絅齋、名安正、初名順良、樓號望楠、近江高島人、徙家京師、父本豪富、生子三人、伯称道歡、仲爲絅齋

俱業醫術、叔稱吉兵衛、為賈人、父欲使道徹綱齋有
名一世、於是破家産、以見一時豪傑、綱齋夙有大志、
一見山嵜闇齋、欣然心服焉、遂改業為儒、治程朱學、
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者、闇齋倡神道、一時弟子
翕然風靡、而堅守舊說、不少變動者、止綱齋及佐藤
直方、三宅尚齋數子耳、綱齋為人嚴毅、有威望、不求
聞達、安于貧窶、泊然無意於世、其父甚惜焉、晩年教
授錦小路、生徒大進、其說書也、低聲說出、音調朗爽、
一坐肅然、屏氣竦聽、無敢謦咳欠伸者、每一截一章
說畢、呼曰、理會去否、生徒皆稽首曰、唯、儀矩森嚴、如
官府然、綱齋忼慨自喜、不屑新委贄列侯、故雖貧甚、
不敢祿仕、足不踐東土、門人三宅觀瀾出仕水戶、以
為其志非行道、即贈書絶之、其著靖獻遺言、亦有寓
意云、靖獻遺言上梨棗、會父死、乃歎曰、先君常恨吾
不為世用、今也遺言之書、將播海內、先君而見之、其
喜必不細矣、因泣數行下、弟吉兵衛為人慨無斷、雖
承家業、而營治勤劇、綱齋焉賴、繼母居弟宅、老病、綱
齋每宵往省之、自視衣衾薄厚、節時其飲食、將護達
曉而歸、以終母身、一日無怠、路間市肆、皆識綱齋面、
大稱其孝、正德元年、年六十而歿、無子、以兄道徹子

為嗣、著有靖獻遺言、聖學講義、精一集說、明德說、論
性諸說、氏族辨正、忠士筆記、敬義內外說等書十餘
種

或問梨木三位曰、神道亦臨終有容付否、三位附耳低
聲曰、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弥陀佛

梨木三位、名祐之、京師下
加茂廟令、受業山嵜闇齋

五井持軒曰、天下無無有之盡乃無也、或曰、水盤中元
無孑孑、經久乃生、是非無生有乎、持軒曰、不然、即盤無
水、經百歲不生孑孑、孑孑自水生、焉得為無生有也

三宅尚齋在江都、與諸子遊隅田川、弟子多田維則偶
來、或謂曰、子是不速之客、維則應之曰、敬之終吉

三宅尚齋、名重固、字丹治、播磨人、父重直為人後、冒
平手氏、尚齋幼時從其氏、祝髮學醫術、父命之也、年
十六喪父、十九入山嵜闇齋門、專攻儒學、於是穉髮、
始復三宅氏、後來江都、教授生徒、遂應辟阿部家、元
祿中、常憲大君臨藩邸、命尚齋講論語、乃有衣服
賜、尚齋就官、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以言不行移疾、
乞致仕、不允、猶數乞不止、以是得罪、寶永丁亥、幽四
于忍、友人三輪執齋、細井廣澤等憫之、為請宥、而不
能得、越三年、會赦而放、尚齋氣象雄豪、其在獄也、忍
侯嘗遣人察之、尚齋即作詩示之曰、富貴壽夭不二
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
石心、尚齋去忍、講業于京師、搢紳列侯從游甚多、土
佐侯請為師、乃招來江都、居僅半朞、其老山內矩重
死、此人尚齋之知己也、於是辭歸京、晩年復來江都、
是時舊君忍侯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尚齋學
規極嚴、而遇弟子甚厚、情款相盡、無有微隙、尚齋學
于闇齋者三年、闇齋即世、乃折衷於佐藤直方、淺見
綱齋二子、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劘、遂得山嵜門
三傑之稱、寛保中、年八十有餘而歿、門人哭泣如喪
考妣云、著有祭祀來格說、狼疐、白雀、四書筆記、子重

德、字一平、英敏好
學、年三十一先死

千田大圓堂嘗謂曰、方技之士與儒者異矣、身不顯者、
以其術拙也、而以遇不遇自諉、可笑之甚、人之為疾豈
有時乎哉

千田大圓堂、名玄智、字子翻、出羽最上郡人、生聰慧、
年十三、以講論語聳動其邑、居恒懷大志、深恥為鄉
人也、年十六、出奔江都、從井玄徹而學、其亡也、遺書
一通曰、兒去無成名、則有死耳、父母因不敢追、大圓
堂既治醫業、窶甚、不為拙、作字猶拙、蔑憤學東坡帖、
炎夏不臥者九旬、遂工書、年二十四、仕岡嵜侯、常
憲大君聞其名、擢用為侍醫、俸二百石、文昭大君
加賜百石、授法眼位、大圓堂夙好學、旁參禪千獻鐵
牛諸師、相推其敵、晩家頗富、而聲色榮利之不營、蕭
然猶僧也、居常誨督子弟甚整、嘗睹其讀雜書、大叱
奪之、毀裂燒去、又見其圖棋、徑引局推碎之、以故子
弟皆奉教篤學、平金華亦出于其門云、享保二年、年

六十七而歿

其侯新作鐵甲、欲試之、函人曰、君必試之、臣以身當之、乃擐甲向射者立、侯命善射者、強弓利鏃射之、中胸鏗然矢躍、侯撫手稱善、曰、但未知其背、試之而可、函人釋甲跪曰、臣未慣作怯者甲

韓使見新井白石、推前所出煙盆、謂曰、那用此煙管薰我錦繡腸、白石應聲答曰、試用此煙管融我銅鐵腸、乃引煙盆吹烟一二管

新井白石、名君美、本名璵、字在中、一號錦屏山人、江都人、其先爲清和天皇孫源經基、經基之裔別有居上毛新田郡新井村者、遂因地命族、祖稱勘解由、上毛人、天正中喪采邑、奔常陸、事修理大夫平宣家、

居下妻地、慶長之初、東西兵起、西兵既敗、宣家坐黨郡除、於是勘解由乃聚其衆、領與家資、慰勉行之、身與私屬遯于荒僻、不與世相聞、居十年、以病而死、父正濟早孤、諸兄慇之、以爲邑人之子、及年十三、始知義父本是先世部下士、深自愧恨、乃奔江都、嶮岨若辛備嘗焉、年三十一、筮仕土屋民部少輔利直、利直素好士、待以國士、正濟爲人豁達有器度、參畫郡事、獻可替否四十餘年、補益居多、延寶三年、民部少輔利直卒、子賴直嗣、正濟以病家居踰年、遂辭仕去、隱於江都城東、後二年、賴直封除、人称其先見焉、天和二年年八十二歿、白石生而岐嶷聰慧、三歲寫字、六歲誦書、父母拉觀戲劇、一一記認、置諸胸臆、歸語之其次序一無所遺、父異之曰、是兒非常、他日才當於文事興、新井氏其興乎、既長、器資宏偉、年廿一、與父共辭仕、於是貧甚落魄、獨與父居、是時有河村瑞軒者、豪商也、多藏書籍、白石乃就而借覽、瑞軒心知白石神姿、他日當貴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爲壻、使人諷之、白石不肯、雖宦途梗澁、其節益堅、天和二年、韓使來聘、白石年二十六、乃輯錄舊所作詩、因對馬文學西山健甫乞韓人改竄、韓使嗟賞焉、爲作序復之、後游木下順菴之門、順菴大奇之、遂爲高足、白石辭久留利後、又遊事堀田家、居十年、不得志而去、時窶甚、箧中止青錢三百、米三斗而已、曰、此未遑凍餓、意氣不少撓、順菴欲以薦諸加賀、岡島達、字仲通、加賀産、亦順菴門人也、聞之戚然、語白石曰、予貧笈遠遊、若干年于茲、比得家書、老母日逼衰頽、倚閭待予歸、每一念至、百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于本藩、則願足矣、白石即告順菴以此言、曰、予求仕何國之擇、請舍予薦彼、順菴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子絕無而僅有者、乃推岡島于加賀、後二年、元祿癸酉、舉白石于甲斐府、時年三十七、甲斐侯雅好儒術、大重白石、每進講畢、必賜坐使說國家遺事、白石於是博考諸家譜牒、新撰列侯譜十餘卷、始於慶長五年、終於延寶八年、八十年間封襲賞罰詳焉、書成進呈、侯命之曰藩翰譜、恒置之坐右、其他應教所作甚多矣、侯入承大統、是爲　文昭大君、白石以文學給事中、甚被眷注、事無鉅細莫不參預、白石亦公家之利、知無不言焉、如正德元年、韓使進見賜饗辭見等禮、更變於前朝者、則皆其所贊成也、於是以功敘從五位下、任筑後守、益祿五百石、并前千石、白石風貌

魁梧、膽畧過人、博覽強記、無不窮究、尤通曉和漢古今典故、以經世自任、所述作之書、世稱其有用、若詩章、則其餘事也、而天縱精工、當世無敵、及有德大君即位、老於私邸、享保十年年六十九而卒、著有經邦禮典、藩翰譜、東雅、五事畧、南島志、蝦夷志、采覽遺言、孫子兵法擇、本朝軍器考、方策合論、同文通考、古史通、讀史餘論、行賞錄、白石詩草等二十餘種、其未脫稿者、尚有百餘種云、子明卿、字大亮

大府饗韓使、萬焉、享罷、客謂新井白石曰、日本人好色矣、白石問其故、曰、鄉者觀右部舞者傅粉、夫樂象德者也、使舞者傅粉以媚觀者、非悅色而何、白石笑曰、意者舞者面白耳、抑右部高麗樂也、高麗人知之、客語塞而退

有一禪僧、見竈田甲、說以佛理、竈田曰、師有妻乎、曰、無

有、有子乎、曰、既無妻、烏得有子、曰、然則師所説虚語耳、吾嘗聞釋迦在家時、有妻孥、及爲僧棄之、是釋迦者知室家父子之情、而厭棄之者也、故其説心法得其實、而人信之、今者師未知之、而自言無情、且勸人割愛、此非虚語而何、僧默然

亀田甲紀
伊侯臣

山僧嗜茶、有樵夫日過焉、僧輒茶之、樵夫曰、茶有何德、而師嗜之甚也、僧曰、飲茶有三益焉、消食一也、除睡二也、寡慾三也、樵夫曰、師所謂三益者、皆非小人之利也、夫小人樵蘇以給食、豆粥藜羹、僅以充腹、若嗜消食之

物、是未免飢也、明而動、晦而休、晏眠熟寐、徹明不覺、雖南面王之樂、莫尚之也、若嗜除睡之物、是未免勞苦也、小人有妻、能與小人共貧窶者、以有同寢之樂也、若嗜寡慾之物、是令妻不能安貧也、夫如此則三者皆非小人之利也、敢辭

某侯謂侍醫曰、治民何如、侍醫對曰、臣賤技也、何以知經世之術乎、然嘗聞古人曰、頭寒足熱、意者於治邦亦猶此乎

關仲機曰、今之諸侯於儒臣、尊位重祿、以敬待之、於吏事不令得預也、則儒臣所事、不過徒譚經史、弄文墨耳、豈非所謂素餐者乎、太宰春臺聞之言曰、子嘗殺人乎、仲機瞿然曰、未也、曰、乃祖父有殺人乎、曰、否、我家世世不嘗殺人、且自曾祖而下、生于清時、不預干戈之事、以故未嘗血刃也、然則子何好藏寳刀、曰、爲自衛也、曰、爲自衛也、則必取其利能斷、故獲利刀者、靡不飾以金銀、盛以錦囊、韞匵而藏之、若以寳刀爲無用、而代菜刀、則人皆以爲至愚也、若子之言、則藏寳刀、豈非無用之至歟

太宰春臺、名純、字德夫、信濃人、父言辰、世事飯田侯、食祿二百石、督火器隊、元祿戊辰、有故辭仕而行、居於江都、遂不復仕、少壯銳志武藝、韜畧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而槍最名、從學者甚衆、晩逃禪自號柘

樹齋、然性樂聞聖人之道、手不釋卷、享保癸卯、年八十八歿、春臺幼隨父東、稍長仕出石侯、數年疾亡嚴骨、不許、乃自去藩、藩乃錮之、於是春臺乃西游京師流宕十年、是時物徂徠倡復古學于江都、安藤東野、山縣周南、相助修業、從游日衆、而俊英可與適道者未至也、既而周南西歸、東野皇皇如喪一臂、東野少年同春臺受業中野撝謙、服其敏學、因數書招春臺、會錮亦解、春臺遂東、至則見徂徠、大悅其學、以爲得所歸、與東野等講習古學、徂徠亦大賞其篤志、春臺平居以子路自許、曰、寧獲罪於其黨、不忍惡言入於耳、乃敢直言無避、徂徠意遂不能平、春臺亦稍多不滿乎徂徠、嘗謂曰、徂徠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也以才不以德、二三門生亦習聞其説、不屑德行、唯文學是講、是以徂徠之門多跅弛之士、及其成才也、不過爲文人而已、及徂徠歿、其門分而爲三、詩文推服部南郭、經術推春臺、春臺亦以斯文爲己任、繼述徂徠學、而晩年稍有從遺、至於詩文、則痛斥李王、諸侯大夫至草野士、日月益進、春臺既厲己行、以直方自居、從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唯謹畏如大府、然前後所見諸侯甚多、未嘗枉己而求進焉、進退必以禮、巖村

侯世子延爲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艴然曰、至賤處士、何敢傲於貴人、雖然、余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侯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爲老中、用捨窮達、皆出于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師儒、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敎于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春臺後著六經畧說、進諸世子、老中古河侯亦學于春臺、嘗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春臺怒甚、乃爲書與其臣曰、閣下慕道之切、雖純也不佞、每垂下問、極荷寵借、然而今賚此敗物、無乃是蔑聖道與、謹以奉還、其臣以聞、侯曰、是予率尓所致、即自裁書、更餽一篋海參、謝之、春臺雖不復仕、而雅有幹局、慨然志於經世、居恒稱漢世急取士、布衣得伸其志、賢良方正、則吾豈敢、直言極諫、則多不讓古人、憾不生於其世、一救蒼生之患、是時沼田侯在政府、好學下士、春臺相得驩甚、從容語侯曰、方今遭不諱之朝、然時制所關、臣欲陳之、而未有路、苟得因臺下而言一二、得失縱觸忌諱、被嚴刑、九牛之一毛、有補於濟衆、則臣死且不朽、不識可否、侯曰試可也、春

臺因遂上封事、世皆異其特立、延享四年、年六十八歿、春臺性剛毅狷介、自信甚確、爲文議論透徹、儘有可喜者、但其心褊窄、間傷於痛快、害名教者亦有之、往往爲人訶斥焉、著論語古訓、孔子家語增注、論語古訓外傳、詩書古傳、朱氏詩傳膏肓、易道撥亂、周易反正、產語、經濟錄、古文孝經音注、易占要畧、獨語、紫芝園漫筆、春臺文集等二十餘種、

浮屠涌蓮好和歌、學乎冷泉公、伴蒿蹊謂曰、尊初急遽遁世、而今又遊於朱門、何也、涌蓮笑曰、鼯也、少年躁心即野狐精靈也、今亦狐也

浮屠涌蓮、伊勢人、嘗住持江都某寺、讀高僧傳、有感發激昂、乃出奔京師、隱居嵯峨、生涯不蓄一物、誦經之暇、製和歌自樂、安永三年死

伴蒿蹊、京師人、治國學、善和歌、平居優游事著作、其所居號閑田廬、故自稱閑田子、與林泉院六如尊者爲方外交、尊者嘗作詩贈之曰、老來幾部著書成、祇道屏居遂懶情、最是紙田閑不得、長遭筆耒四時耕、蒿蹊乃悅曰、此詩予之實錄也、著有閑田耕筆、近世畸人傳等書

長門板時明曰、學聖人之道、譬如使數百斤鐵棒、膂力不過人、則爲棒所厭、醫業亦如斯

僧義寛住山六十餘年、出門唯數次、有僧問曰、老師何以消閒、曰、蝸牛角上、石火光中、唯覺迅速、未知有閒

僧馬周行乞保殘喘、永富獨嘯菴詣其居問數來、馬周笑曰、是浮屠之事、爾士人何預焉

永富獨嘯菴、名鳳、字朝陽、長門豐浦人、原姓藤原、出養於赤馬關永富氏、因冒其姓、義父業醫、學于香月牛山、主東垣氏之說、獨嘯菴生有逸才、年十三、遊於萩、從井上氏學醫、又受經術於山縣周南、其明年去

如江都、遍參攻時師、而見時醫一顛冥利欲、佞給取容悅、無益於人、悶然有厭棄醫方之心、年十七、西反赤馬關、復遊周南之門、益有厭醫之心、常講儒業、既而聞京師有香川秀菴、山脇東洋者、倡古醫方、乃復東入於京師、一見東洋、甚悅、以爲得所歸、因留學一年、受汗下之方、大治張仲景之學、年廿一、與山脇仲陶同如越前、就奥村良竹受吐方、而反京、授諸東洋而反赤馬關、於是獨嘯菴始全備汗吐下三方、其術大進、而心不屑之也、甚喜經世術、凡事之關經世者莫不潛意盡心、以爲凡所藏於身、苟可以濟時務、則足矣、若夫以一道一藝名我、不屑爲也、而家無恒產、貧窶不給、故以醫爲業、其言曰、學道、志也、行醫、業也、不以志廢業、不爲業棄志、志不可不勉焉、業不可不精焉、古之人有抱道而隱於耕漁之間者、乃以其憂天下之心爲憂耒耜不利之心、以其思人民之情爲思網罟不密之情、居居然而耕、得得然而漁、然豈曾一日忘天下乎、故與夫乘風雲之會而顯其績、得水魚之遇而成其功者、其蹟雖異、而其志則同矣、夫子不言乎、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夫事迂於所不歷昧於所不知、非徵之於己以自信者、惡得施之於人

而能成乎、獨嘯菴爲人英特沈毅、汎接人物、務察事情、其所行倜儻奇偉、每出於人意表、而平素多病、形尫弱如婦女子、年二十九、因病離家、漫游將養、西經肥筑、東過藝備、來客于大坂、其間診沈痼廢滯之病、不可勝計、諸所之之邦、人人爭延之、而不欲久居一邦、蓋以其志在彼、而不在此也、諸侯數辟不應、嘗撰囊語五篇、專論經世之事、以見醫非其本色也、自言平生所見、要不過斯五篇、漫游四方、徵諸事實十有餘年、然後載諸筆札、以藏囊底、即吾精神之所寓、不欺己者也、又著漫游雜記、吐方考、蓀光秘錄、黴瘡口訣等書、年三十五、客死於大阪、有子名友時、生九年矣、遺命託筑前龜井道載、及長、以儒仕五島侯云

五十嵐穆翁平生不喜飲、人或勸之言、酒掃愁帚也、翁曰予幸生太平、薰沐六經之訓、而優游於詩書畫、其樂有餘、未嘗知愁、無所用帚

五十嵐穆翁、名浚明、字方德、一號孤峯、越後新瀉人、本氏佐野、世服賈業、其祖時嘗以幼孤殆絕、有五十

嵐某者、弃己家就而鞠之、以成佐野氏、穆翁德之、身冒五十嵐以報之、穆翁敏達好學、壯年入京、問道山嵜氏徒、又與宇士新等遊、以善詩稱、又嗜畫、來江都學狩野氏、不甚當意、因出入諸家、平日崇奉菅公神、嘗夢一衣冠人賜金泥書十字、覺自占曰、天生地成、十地成數也、吾業其成矣、終非狩野、非土佐、南北二宗外、別成門戶、名振一時、其三子皆學畫、嘗戒曰、畫雖小道、可因以輔世教也、尒輩執筆必於賢哲偉迹、謹勿作誕謾媟褻事以敗人也、穆翁事親能盡其歡、父母既沒、日必拜其在日坐處、未嘗惰容其傍、雖極怱迫、未嘗誤履其所、與人言、適及父母、輒潸然感泣、有時獨坐垂涕、問之、則曰、有念二人、平生輕財重義、輟己周人急、聞有孝子、必迎致而敬愛之、詳問其親所嗜物而饋之、寶曆中、州大饑、傾家資以爲賑濟、囊藁既竭、鬻傳寶書畫古器以繼之、其病不能興者、遣內人夜令荷飯粥、家至而食之、脫衣衣之、初遊學而歸、禁足極嚴、家遭火災、亦寢食于庫內、不敢出門、以待營築畢、是時聞鄉有司無意於荒政、乃始一出門抵府、爲百姓請、有司愧謝、大發廩、天明元年、疾篤、醫三浦東里來候曰、先生名播四方、壽超八旬、有子有孫、墳墓有託、人生如此、可以無恨、穆翁曰、然、予未嘗觸邦憲、以全事親、樂可樂而忘其貧、皆親之賜也、言終而不復開口、間一日而歿、年八十二、子顧行、元誠、元敬、孫圭善、善五、其正、其遠、皆成畫家

政事

土佐民俗、葬以茶毗、數禁之而不止、野中兼山令曰、從今後、凡有罪者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葬自止

野中兼山、名止、字良繼、其先播磨人、父称主計、委贄土佐侯、食長岡郡本山六千石、兼山少時如江都、得中庸章句讀之、雖未盡了其義、喜非佛說多虛誕之比、乃竊歸、請谷時中講之、於是始知有聖人之道、以爲朱子能得其旨、因求朱書于四方、是時書籍甚匱、兼山乃歲遣人于長嵜、購求舶來書、或翻刻之、以利後學、如山嵜闇齋、亦出其門下、兼山天資剛毅英特、博閱載籍、考古昔及其當國也、增食萬石、即以所學

施之一國、其毀佛宇、興庠校、變磽确爲膏腴、或置農兵、或栽藥草、或育蜜蜂等、種種新政、利于上下者不少、國有津呂御嵜者、海沸如鑊之湯、騰騰滾起、洶洶盤旋、危險不可言、自古往來舟船覆沒者甚多、昔者僧空海爲鐫佛像于岩巖竅、以祈其冥助矣、而兼山舉大策、破碎水中礬巖、終令永世無風濤之難、又水有不生魚者、嘗舟行見之、乃令經此者必投石而濟焉、越數年果生魚、海中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云、兼山夙喪父、事母至孝、執喪三年、一遵文公家禮、不用浮屠法、而其行政也、峻法無貸、其友小倉三省每諫曰、古之功臣善終而福祿及子孫者、皆德量寬大、垂仁布惠也、若夫嚴刑重罰、雖一時爲効、其積怨畜禍、亦未有自全者、兼山以爲善言、然終不能改、三省沒之後彈劾益多、驕奢日長、由是怨議紛起、遂與諸老職生隙、竟文三年貶黜、尋病沒、年四十九、或云賜死、盡沒入其家、新井白石稱其經濟曰、智慮自絕人、小倉三省者、近江人、名克、字政義、出仕土佐侯、食邑千石、預聞國政、嘗書廳壁以下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濟之語、此蓋其所自期也、其所規畫、大有條理、士衆敬服、承應三年、年五十一歿

熊澤了介仕備前侯、執政柄、國富政治、歲饑、了介巡視邦內、到海裔、漁婦舉案齊眉、悅曰、吾事成矣

熊澤了介、名伯繼、原野尻氏、父一利、称藤兵衛、尾張人、少壯事加藤左馬介嘉明、後辭官寓居京師、島原之役、從鍋島信濃守勝茂有戰勳云、後來備前、熟豫了介家、延寶八年歿、年九十二、了介元和五年生於京師五條、幼而岐嶷、鞠於外大父熊澤守久、遂冒其族、守久称半右衛門、其父称平三郎、亦尾張人、奉仕勝家、東照大君死于三形原役、守久初事柴田修理亮勝家、柴田氏滅之後、委贄福島左衛門大夫正則、為步卒隊長、正則有罪、見謫川中島也、其臣多逃、留者止守久等七人耳、守久護衛正則而往、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也、既而事水戶威公、寵焉、了介寬永十一年、茲仕備前芳烈公、時年十六、京師所司代板倉周防守重宗薦之也、十四年、天主教賊興于西肥也、芳烈公在江都、奉師命而還、素奇了介、以充選兵師也、未出而賊滅、了介念既被君知、必見登庸也、未知文武之道、進貪爵祿、丈夫不為也、遂去備前、隱于近江

桐原、時年二十、就父一利學武、又講讀四書、是時有中江藤樹先生、隱居高島郡小川村、了介就學焉、治陽明王氏學、既而一利欲求仕、東遊江都、了介時年二十五、居於東近江之鄙、闔室八口、家酷奇窘、裁食糟糠、酒茶無飲、魚肉無食、竭力養母及弟妹、專講習經義、如此凡三年、許視者愀然愍之、或恐其近飢餓、勸就仕宦、不肯、其節益堅、無有隕穫、芳烈公雅識了介逸才、屢使人招之、正保二年、了介乃復如備、初去備迄此八年而還、時年二十七、居亡幾、為隊伍士長、食祿三百石、專煉脩心法、無繙書籍、人無知其有文學也、親友五六人知之、就聞聖學之要、悅之、揄揚于國中、人或嫉之、大搆讒言、欲以逐了介、芳烈公聞之、召見了介、親為糾問、益知其有希世之才、遂登庸為老職、倚伏邦政、賜采邑三千石、了介時年三十二、乃建議於四疆要害之地、分置老職及隊伍士二十人、以備緩急、和氣郡八塔寺村、與備作播境界相接、犬牙交互、最為要地、自請而守之、又建議言、古者士皆居私邑、武備莫善乎斯、然而此法今難乎遽復之、臣請且倣之、乃於和氣郡中選便宜處、墾辟土地、使士數十人居焉、由是武備脩矣、了介妙諳水利、騎馬者視、評擁其利害、或疏鑿川澤、或掘池沼、或築堤防、令莫不中用、由是水旱之備成矣、又能辨五土、相陰陽、乃教之吏有才者、用檢視土地、由是貢法各得其所矣、了介當國專柄、凡八年、綱紀大張、教化旁敷、庶績咸熙、其長不滿七尺、容姿婀娜、如美婦人、而神宇英邁、有經世之畧、才匹王佐、訏謨定命、大允人望、了介為人寬而溫、雖家人奴婢、未嘗見其喜慍之色、御家有法、居身清約、泊然無營、閨門整肅、居恒喜客、屬士日來談論文武、相親猶骨肉也、施及采邑之民、愛慕了介、猶父母也、其從公而東也、紀伊大納言賴宣、松平伊豆守信綱、板倉周防守重宗、久世大和守廣之、酒井雅樂頭忠清、板倉內膳正重矩、松平日向守信平、堀田備中守正俊、中川山城守久清、本多下野守忠泰等諸侯皆虛席而待焉、大猷大君亦素聞其名、將欲引見而會薨、承應三年、備前大水、明年饑、黎庶餓死者九萬人、芳烈公大憂之、與老臣謀、了介進言曰、謀議曠日、恐餓莩載路也、芳烈公悟、輒命有司興發救之、了介恐其有不洽也、親巡視國中、撫恤甚至、黎庶以得蘇、明曆二年、狩于和氣郡木谷、墜崖傷手足、於是了介乃有飛遯之志、自陳不堪軍役、固請

解職、芳烈公不許、了介長子曰右七郎繼明、先是出仕世子曹源公、別食千五百石、了介因請得公子八之丞為嗣、以禪家務、芳烈公許之、了介乃以八之丞為養子、遂得致仕、時年三十九、隱居于采邑蕃山村、八之丞名政倫、出為番頭、後世子曹源公襲封、推恩分政倫一萬五千石、請諸官以為侯、叙從五位下、任丹波守、萬治三年、了介應岡侯中川久清招、如南豐、岡侯出城十三里、親迎於三佐港、館之于城中河內溪、待遇優渥、如匹敵然、留居四旬、謀議政事、談說經義而行、岡侯又親送于三佐港、了介既反乎備、尋遊京師、遂居焉、更稱蕃山了介、一條右府教輔、久我右府廣道、中院大納言通茂、野野宮中納言定緣、中院大納言通躬、野野宮中將定基、清水谷大納言實業、押小路三位公起、久世中納言定清、油小路大納言隆貞、中御門大納言資照、伏原三位宣幸等諸公卿、皆委贄就之、親執弟子禮、其名振一時、人有媢疾者、寖為浮言、旁午輦下、所司代牧野佐渡守親成聞而憎之、寬文六年、乃潛遁芳野、又棲鹿背山、九年、徙居播之赤石、城主松平日向守信之尊仰殊至、是歲芳烈公新設學校、始祀聖師、了介因反乎備、定其禮

儀法度、而又反乎赤石、時年五十一、門人皆呼以息游先生、不敢名也、延寶七年、日向守信之徙封大和郡山、了介從焉、處于矢田山、數年、日向守信之又徙下總古河、本多下野守忠泰封郡山、亦敬禮了介、常憲大君素聞了介名、命信之迎之于古河、貞享四年、秋八月、了介乃如古河、其冬因信之上封事、請改革時政、事以涉機密、法被禁錮焉、元祿四年、年七十三歿、信之乃會親戚門人、以儒禮葬之池田丹波守政倫設廟安措神主、春秋祭祀、今猶不絕云、了介有四男八女、長右七郎繼明、稱蕃山氏、別仕曹源公、無子家絕、次左七郎復野尻氏、仕松平日向守信之、次武三郎襲熊澤氏、仕本多下野守忠泰、次左內、亦仕日向守信之、了介之學、雖出于朱王、自有所見、竟成一家、其才最長于政事、以知時處位為要、以濟民富國為務、其所施為、始如迂闊、而其功見於久遠、備人到今嘖然稱之、長門山縣周南嘗觀其貢法歎曰、後世如有王者起、必取以為法也、著有易小解、易繫辭傳小解、孝經小解、孝經或問、大學或問、論語小解、中庸小解、孟子小解、集義和書、集義外書、雅樂解、源語外傳等書、二十餘種

備有兄弟爭田者、更相訴訟、芳烈公使泉仲愛決之、仲愛受命而歸、寘兄弟於一室、使與飲食、使與浴、至於夜分不斷焉、兄自悔謂弟曰、今所爭田、相俱耕耨、何如、弟曰、固所欲也、以告仲愛、仲愛悅曰、善哉、乃教以連枝不可相伐、陳以禍福之義、兄弟歔欷而出、遂全天倫云

泉仲愛稱八右衛門、熊澤了介之弟也、事備侯光政食祿五百石、以吏事見重、備侯嘗賞其為人曰、古昔君子也、仲愛弟野尻一成、稱藤兵衛、事岡侯久清、食祿五百石

小野崎師由、出羽秋田人、嘗從其君如駿府、少年輩游蕩犯禁、或從狗竇出、有司不能制也、以告師由、師由曰、從狗竇者是狗、縛而斬之可也、自是無復犯禁者

小野崎師由、事秋田侯支封、為人樂曠有識度、為政寬恕、而亦有奇策

湯淺子傑事備前侯、為目付、備前尤重此職、自祭祀廷禮蒐狩武備獄訟賦稅百爾政事、無不預聞、子傑在職十八年、平獄訟、寬囚罪、推賢才、舉淹滯、專修先侯遺法、因仍舊貫、允有建言苟務變更者、一切抑止不行、曰、不有先君令德昭明者乎、何用此才諝自喜者為、自記國家故事典刑數十卷、人無不取法

湯淺英、字子傑、其先播磨人、世仕赤松氏、其裔有右馬允宗白者、始委質策名於池田氏、及興國公利隆芳烈公光政、世見眷遇、其子心俊、長為使番、芳烈公之女為一條左府夫人、在于京師、時制、公族女出嫁、必選謹重者、遣傳其所適、於是遷事一條公夫人于京師、若干年、好詩賦、與京師諸名儒交驩唱酬、晚致

仕、歸岡山、作遺訓以戒其子、而歿、子三人、伯為從父嗣、季早死、仲嗣、乃英也、英受邑中野、年十六為芳烈公暫御、稍長為使番、數使他邦、無辱君命、曹源公綱政時、累遷積勞、嘗之福山正經界、告戒江都、官賜時服白金、他又數督察重事、晚為目付、素精鍊吏事、在職十八年、無有過失、享保十六年、年七十七、上書致仕、授新代者舊政之要、以從事、英為人恭儉、家事整治、性孝、每誦先人遺訓、未嘗不泣下、自壯至老、無聲色之好、素有酒量、然非君命飮、似不能醉、半觴酒、人謂非其任、皆以其遺訓所深戒也、生平輕財、不憂窶、與人語、無一言及貨利事、初以其先世大家富累數千金、及英分財、視伯既在他乏用、乃以金銀器物允室所有三分之、讓其二伯氏、餘亦稍施宗族、至於殆盡、在職絕賄賂私謁、以清白自期、而夙夜恪勤不辭勞劇、至議事、未嘗不正色辨論之、而居恒不伐其功、似不能言者、告老後凡六年閉關、不復一出、手種花木、或圍棋以樂、元文元年、年八十二歿、子元禎嗣、號常山

常山、名元禎、字之祥、自幼好學穎悟、特達、未弱冠奉父之命、東遊江都、受業服部南郭、博覽不倦、亡幾還

鄉、後八年嗣家、受祿四百石、復來江都、與太宰春臺及井上蘭臺、松崎觀海諸名人結交、一時嘖嘖有興称、常山至孝、喪父、哀毀過禮、衰以爲襯、三年不脫、每且往拜其墓、慟哭而歸、二十五月而止、喪母亦若斯、値其忌日、必薦所嗜者、告以生日之語、哭泣失聲而已、在官、方正特立、忘身徇國、數歷要職、其所爲賑貧救窮、詰慝舉滯、或使訟者自恥無言、或焚契券以庇覆衆人、然危言剌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從是杜門謝客、著書自娛、雅好武、明於兵法、年老、尚日一舞槍揮刀、每戒子弟曰、苟爲武士者、寧廢文事、勿廢武事、其文集紀古名將事者極多、此皆出于好武之心也、著有常山樓文集、常山紀談、常山筆餘、左傳解、東行筆記、西歸日錄等書十餘種、天明元年、年七十四而歿、子明善、字子誠

並河天民志氣剛決、以經濟爲志、每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

領也、奮然爲己任

並河天民、名亮、字簡亮、京師人、其先出于册波桒田、少壯與兄誠所俱學乎伊藤仁齋、盡究其說、然於其仁義性情之說、不能無所疑、於是奮然發憤、日夜研究、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就實商量、始得其解、其言曰、四端之心、即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即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迄伊藤仁齋歿、其徒分爲二、或有從東涯者、或有屬天民者、天民天資開朗果斷、志氣豪邁、平居講究經世之大體、討論致治之要道、皆原之於語孟與尚書、以發露聖人之大業大法、其說尚書曰、蔡氏集傳解得七分、王耕野讀書管見多所發明、王魯齋書疑、考定錯簡、而文理稍覺順妥、唯於斟酌其意以施諸家國之方、予竊不讓于諸君耳、天民初壯也丁父儉齋、母永田氏之憂、服喪通六年、享保三年疾歿、年四十、天民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故名不可不愼、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故門人相與私諡天民、著有天民遺言、天民之兄誠所、名永崇、字永父、少壯與弟天民同學於伊藤仁齋、學既成、授徒講學、是時有越前人關祖衡者、與誠所相懽、夙有撰地志之志、既起草、中道而歿、其將死也、遺言誠所使繼其業、於是誠所乃欲作日本輿地志、先草五畿志、事聞江都、享保年中、遂奉官命、巡視畿甸、五年而就、獻之江都、有故被坐、謫於伊豆三島驛、

吉益東洞嘗應山嵜侯招而往、言及政事、謂曰、臣聞侯喜謁浮屠師、有之乎、曰有、曰何爲、曰聽道欲補政也、東洞曰、噫、君何求道之異、是所謂緣木求魚之類也、侯曰、如何、東洞曰、浮屠師斷親戚、棄妻子、以爲道也、政者、在親親也、在御妻子也、浮屠師何知其情、是緣木求魚之類也、侯聽而大喜

吉益東洞、名爲則、字公言、安藝人、其先出管領政事畠山政長、世襲封河内紀伊二國、高祖政高之時、盡亡其封、獨保河内高屋城、曾祖政慶居於紀伊、天正中、小牧之役、遙奉東照大君之命、將襲豐臣秀吉、秀吉聞而大怒、親引兵入紀伊、諸城望風而降、政慶因潛行河内、匿于吉益半笑齋家、半笑齋者、畠山之族也、世業金瘡産科、有名於世、謂之吉益流、政慶懼誅、遂冒吉益氏、以醫自隱、慶長中、淺野氏封紀伊也、畠山之族皆出而仕、獨政慶不仕、其徒封安藝也、亦不從而死、祖政光始徙廣島、隱居業醫、乃復本姓、称畠山道菴、父名重宗、東洞少有志氣、以其先爲天下名族、將興其家、從阿川氏學兵法、馳馬試劍、不脩父祖之業、及稍長、乃悟太平之世、不可以武興、慨然誓天曰、大丈夫不爲良相、必爲良醫、遂學醫、東洞時年十九、政光門人有津祐順者、傳金瘡産科之術、以授東洞、東洞曰、懷孕者、婦人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不藥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以分科爲、於是有奇効者、二三擇取之、篤志疾醫道、伉伉研究有年

於茲、遂發陰陽五行之腐說、專宗張仲景、乃言曰、萬病唯一毒、衆藥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佳、初莫益損於元氣也、何補云乎哉、而世醫好言補者、蓋其重稽之心使之也、又曰、非醫天下醫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居京師授教之業也、不弘焉、元文三年、乃與父母女弟徙居京師、倡古醫方、時年三十七、乃言曰、不能興吾家、今以醫隱、何汚本姓、復改吉益氏、是時業未行、弟子未進、遇盜亡資財、貧甚、乃造偶人鬻以爲食、東洞友有村尾氏者、仕佐倉侯松平武元、侯時爲老中、村尾氏有公事入京師、訪東洞、憐其貧而親老、薦之於佐倉侯、侯欲召以爲待醫、村尾氏大喜、急告于東洞、東洞以書報曰、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而識子非知我者、吾雖貧而老親在、豈降吾志汚辱祖先乎、貧者士之常也、窮達者命也、假令術不行、天未喪斯道、則吾果餓死耳、辭而不仕、貧困益甚、於是東洞乃齋戒斷食七日、詣少名彥廟、告于其神曰、爲則不敏、過志于古醫道、不顧衆懼、推而行之、今也貧窮、命在且夕、我道非、而天罰以貧與、爲則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飢且死、不敢更轍矣、大明神、吾邦醫祖也、請垂照鑒、道非其道、速斷我命、若推而行、則必害萬

人、誅一夫救衆、固吾之所願也、既告神而還、訪舊所懽賈翁、賈翁欣然奉金、謂東洞曰、吾有餘金、以奉給先生、東洞愕然固辭曰、吾無緣償之、賈翁勃然作色進言曰、吾何望償乎、今奉此金、非爲先生、乃爲天下萬民也、東洞感其言、拜而受金、於是家資得漸足焉、有一病者、東洞往而診之、山脇東洋亦往、聽東洞處方、甚悅之、使病者服其藥、不日而治焉、東洋知其非常人、厚交爲親友、東洞之名所以益顯者、東洋揚之也、自是業寖行、弟子日進、寬延四年、東洞年五十、撰類聚方、方極、藥徵、以建古醫規則、由是業大行、弟子愈益衆、竟至天下風靡、南部侯雅信東洞之術、使侍醫數人從學、寬延二年、南部侯疾病、乃召東洞于其國、東洞往而療之、病稍愈、侯悅、饗東洞、賜左右酒、北奧之地、四月猶大寒、而一日熱如盛夏、侯偶感此變氣、病勢復加、迺召東洞、挈手而訣曰、諸侯服先生藥、寡人尤其先也、今服良醫之藥、斃于良醫之手、寡人無遺憾也、言畢而卒、東洞自南部過江都、老中佐倉侯堀田正亮召東洞于其邸、而謂曰、有吉令試汝之醫、東洞曰、君不知醫、試之如何、侯曰、醫官望月三英在焉、曰、無益、曰、醫而論醫、何爲無益、曰、臣竊聞望月氏之說、其道異於臣所說、以此思之、則望月氏聽臣之說、必以爲非、望月氏之所論、而臣亦不爲是、是非之辨、誰能判之、所以謂無益者是也、侯曰、然則不可試乎、東洞曰、試之有道、先選病者百人、半以托望月氏、半以托臣、問其治驗可也、侯曰、善、汝退而待他日、東洞乃退在旅舍、待命數日、長門山縣周南有病疾、欲求東洞診治、先以書爲約、是時來京師、東洞乃踵堀田氏、請曰、君欲試臣、請速爲之、若無意用臣之言、久留臣無益也、臣請歸矣、侯曰、台命不可促、暫待他日、東洞曰、有遠方病客來而久待臣者、思其病苦、則臣不忍徒送日、不得待他日、遂歸京師、東洞爲人剛強篤實、不好浮華、容貌卓絕、黃髮如蝟毛、威風凜凜、眼光射人、其爲治療也、唯古方之用、運用應變、治驗卓絕、而世人或信焉、或疑焉、不以爲意也、諸侯厚禮招請者數焉、或談及政事、親爲送迎、明和六年、中津侯以祿五百石招東洞、辭而不往、召子猷、亦固辭焉、以安永二年歿、年七十二、有三子、長猷、字修夫、次清、字子直、次辰、字子良

綾部富阪爲杵築侯郡宰、侯慮其獨任過勞、欲爲置僚

而難其人、令富阪自擇焉、固辭不獲命、則請曰、是不可以資格求、苟有其人、不問倫次而可乎、有司僉曰、諾哉、乃薦一農戶爲邑長者小串政俊、咸大驚難之、富阪陳乞甚力、侯乃擢政俊以爲副、等秩相比、悉如所請、果稱職、民愛戴、大阪中井竹山別見聞之、嘆曰、是公叔文子所以爲文者矣、爲西衙京極豫君說書、至文子升公章、因誦此事、豫君感嘆、筆錄其姓名、已而大阪杵築邸有事、官命督責西衙與之期者屢、而弗辨、勢寖嚴急、其居守懼亡命、侯乃遣富阪往幹之、會風潮不便、舟行累旬、踵邸則期已逼、不可復請、百方無所出、中井竹山見豫

君言之、豫君曰、公叔文子而來與、是能了之者、乃特緩其期、事得完成、聞者多之

近世叢語卷之二終

近世叢語卷之三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文學

冷泉中納言爲滿如駿府、東照大君將受古今集三秘說林羅山夕、大君語及之曰、卿於三秘、有所聞歟、答曰、搢紳家之說臣未之聞也、然以臣所稽、不過云云耳、既而果爾、異日、大君問爲滿曰、人丸事蹟、何書可考、爲滿曰、人丸歌仙、其蹟神閟、後世無傳、大君顧問羅山曰、卿以爲奚若、羅山曰、萬葉集有人丸四人、其一爲歌仙、雖蹟不顯著、而散見乎諸書、未爲神閟、乃娓娓言之、爲滿愧服

山崎闇齋性強記、一日方浴、門人執巾扶之、偶談及梅花、闇齋乃誦古人詩、而徵之至五十四首

山嵜闇齋、名嘉、字敬義、京師人、其先播磨宍粟郡山嵜邑人、因以氏焉、父清兵衛、臣木下家、後致仕歸淨因、來家京師、以醫爲業、母佐久間氏、有娠祈比叡山神、一夜夢拜神時、老翁携梅花一枝來納左袖、遂生男、即闇齋也、闇齋幼狡悍無賴、淨因患之、因度爲僧、籍於妙心寺、號絶藏主、天資豪邁卓犖、一意修禪、無懈怠、然性行猶不悛、嘗與倫輩論議、闇齋詞理塞、卽其夜竊就彼寢、火紙帳、衆議欲逐之、當是時、土佐公子某居妙心寺、公子聰明有藻鑑、歎曰、此兒神姿非常、後當有爲、乃遣之學于土佐吸江寺、是時土佐有谷時中、野中兼山、與俱切劘儒學、一見闇齋、亦深器之、而惜其陷異端、勸讀經籍、闇齋乃讀四書及朱子文集語類等書、大悅之、盡棄其學而學焉、著闢異一卷、貼著寺門而去、遂復髮爲儒、時年二十五、土佐侯

乃責其不陳之、輒還初服、闇齋恐、遂出奔京師、下帷延徒、講習道學、從者日衆、屨盈戶外、闇齋師道至嚴、如君臣然、雖貴卿巨子、不置之眼底、雖小過不少假色、善罵焉、其講書、音吐如鐘、面容如怒、弟子震慄、莫敢仰視焉、佐藤直方嘗云、師事闇齋、每入戶、心惴惴焉如下獄、然及退出戶、則洋洋焉似脫虎口、其見憚類此也、後闇齋如江都、時寒窶如洗、特鬻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內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尒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嵜嘉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報恩乎、侯大喜、乃延致、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鄂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陵上無上、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他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嵜先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称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寡人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敎、山嵜先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會津肥後侯加藤美作侯亦厚禮師事闇齋、而會津侯敬信最深、終始如一、闇齋亦感奮思報恩、知莫不言焉、會津侯卒後、又歸京師、上自臺閣公卿諸侯、而下至布衣閭閻之士、入其門者、無慮數千人矣、闇齋治程朱學、孤峻褊隘、峭設畛域、不喜博覽、不好詩文、以爲玩物喪志、每有片言犯程朱者、輒咆哮勃怒、不肯就同異而究指趣、是以其弊往往膠泥不融、至淪于支離陷於固陋、若晚年大倡神道、君子甚譏之、高足弟子佐藤直方淺見綱齋、其餘友之者亦甚多矣、天和二年、年六十五歿、門人私謚垂加、著有朱易衍義、孟子要畧、文會筆錄、大學啓蒙集、中和集說、孟浩錄、孝經刊誤、附考、冲莫無朕記、中臣祓風水鈔、神代風葉集、垂加文集等四十餘種

僧契冲講說萬葉集、援引古今、商搉事實、綿綿不絶、猶盤上走珠子也、聽者悚然、以爲行秘書之流亞矣、或問曰、師所諳誦古人和歌幾首、契冲答曰、三千以上、予不

識也

釋契沖、字空心、俗氏下川、攝津尼崎人、祖元宜事肥後侯加藤清正、父元全事尼崎侯青山幸利、契沖生五年、母間氏口授百人一首和歌、旬日能記、父亦試讀實語教、不日又記、父母駭異焉、契沖恒有出家之志、以父母不聽、自絕腥葷、日唱佛、父母感動、乃度為僧、契沖於是乃師事本州今里妙法寺手定密師、受般若心經、讀四五遍、背誦暗寫、時年十一、及稍長、登高野山、謁東室院左學頭快賢、留而事之、賢愛其法器、加意誨誘、居數年、學行益進、賢遂授以五部灌頂、使列兩部大阿闍梨位、寬文二年、為擅越所請、往居攝津生玉曼荼羅院、既厭其隣城市、作和歌題壁而遁去、一笠一鉢、隨意周遊、詣大和長谷寺、絕食念誦一七日、登室生山、練行三七日、其他吉野葛城等之山川靈異處、莫不蹐攀、復還高野山、受菩薩戒於圓通寺快圓比丘、去往和泉久井里、愛山水奇、掛錫數年、盡該三藏、通悉曇、旁窺諸宗章疏、既而移居州之池田川滑、延寶五年、如河内思住、就延命寺覺彥受安流灌頂、彥賞以為得其人、八年手定寂、遺命居妙法寺、契沖非其志也、然以老母在今里、不得已而往焉、傍構一室、移母孝養、契沖勤苦勉厲、其學無不闚、所攻擊辨論、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又好國學、作和歌、其所發揮識見卓絕、悉得肯綮、其說曰、和歌皆我邦語、而邦語有雅俗焉、有古今焉、雅俗也易辨、古今也難折衷、欲知古言則萬葉集足以徵焉、是時水戶侯光國方恨萬葉集世無善注、其詞不明、慨焉有為注釋之意、遙欽契沖聲譽、欲召託其事、固辭不就、而心喜侯之盛舉、為作萬葉代匠記廿卷、總釋二十卷、侯讀之大嘉其卓見、乃賜白金千兩、絹三十匹、契沖悉散賂貧乏、修塔廟、一錢尺帛不蓄也、侯又讀古今餘材抄、益奇之、賜書召之、不應、及母死、退院卜居難波東高津、號圓珠菴、屏謝俗客、清修自適、著書十餘種、水戶侯贈問不絕、元祿十四年、年六十二寂、契沖為人清介而和怡、其所應接、無道俗盡得其懽心、又素善開獎、每有不善徒、一為指導、皆輒改行、其所到處、人初雖不甚親愛、而及去莫不思慕焉云

京師村上冬嶺推奬先達、揄揚後學、不啻如自其口出、一以為己任、是時諸儒會讀二十一史、會月數次、又結詩社、竝輪會主、必有酒食、臨期、會主或有佗故、冬嶺必代為主、以故社會綿綿不絕二十有餘年、後進所作、時有佳句、則擊節歎稱、誦吟數回、一時藝苑賴以吐氣

村上冬嶺、名友佺、字漫甫、京師人、業醫、受經術於那波活所、與伊藤坦菴、江村毅菴、伊藤仁齋相親善、天資好學、年老專精不怠、恒與諸文儒頻頻會集賦詩讀書、尤好詩、每有新詩必題扇頭、少有字不穩、因諸人評摧、按湿紙揩去、更塡好字、又與北村篤所等會讀廿一史、月率六日、不避寒暑、伏臘其馳如此、寶永乙酉、至宋史之半而死、年八十二、江村北海曰、冬嶺詩學適上、精深工整、超出前輩、元和以後、巨儒碩匠篇章傳世固多、五七言絕句及五言律、間有可錄、若七言律、首尾完整者無幾、迄于冬嶺、體格始備

木下順菴經學文章、聞於遐邇、朝鮮人每到對州、必求其文、傳誦而歸

木下順菴、名貞幹、字直夫、一號錦里、京師人、自幼強記、善讀書寫字、以神童聞、天台海公一見奇之、欲以為法嗣、順菴不肯、年十三作太平賦、詞旨淳正、世以為國瑞、大納言烏丸公上之後光明天皇、天皇覽而大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既而入松永昌三門、勤學勵行、日進月修、昌三期以大器、既長、東之江都、或薦於大猷大君、適為猜忌者所貶、抑不得志、拂袂而歸、屏迹東山、教授二十餘年、名聞天下、臺閣公卿爭引為門客、一時名士、如貝原益軒、安東省菴、宇都宮遁庵、咸推避不敢並、加賀侯聞其名、厚幣聘之、順菴辭曰、先師松永先生之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用彼以使得其宿望、侯聞之嘉歎曰、如順菴可謂有古人風矣、即與松永氏子俱禮聘之、天和二年、常憲大君取補大府學職、命修裁國史、給俸米三百囊、時年六十二、大君親講周易也、順菴奉教侍經幃、是時年已老、然以答恩日淺、不敢乞骸也、順菴性至孝、嘗居父母喪、泣血三年、觀者為之悲酸、方其宦達、恒恨遠于先塋、歲時

祭祀、未嘗不盡其誠敬也、教人有方、磨礱淬濯、成就其器、若新井白石・室鳩巢・榊原篁洲・雨森芳洲・祇園南海・松浦霞沼・極川滄洲・南部南山・服部寬齋・□□彝・岡田竹圃・堀順之・西山健甫・岡島仲通・石□□□、皆出于其門、元祿戊寅、年七十八而歿、私諡□□□、有錦里文集、長子敬簡早死、次汝弼、字寅亮、號□潭、嗣事加賀侯

新井白石少時、冬日過林學士家、主人書容奇二字索詩、蓋容奇者、雪字國譯、白石解其意、故句句采故事於我邦、輒援筆立賦曰、曾下瓊鉾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閒、一痕明月茅渟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劔膳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艱、一坐服其敏警

木下順菴嘗謂新井白石・榊原篁洲曰、卿等勤學、其所志如何、二人對曰、冀有益於國家也、於是白石講習典故、篁洲窮綜法律

榊原篁洲、名玄輔、字希翊、和泉人、其先伊賀下山氏、幼爲外父所養、因冒榊原氏、初遊學京師、受業木下、順菴之門人、居數年、隨外父而東、始見順菴於都下、大被器稱、未幾應紀侯辟、其學博綜、旁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以經濟自任、嘗蒙家府命、撰大明律譯解、其他著作亦多、兼工篆隸、寶永丙戌歿于江都、年五十一、子德、字武卿、號霞洲、少有文章、且善書

新井白石嘗次韻清人魏惟度八居七律八首、請室鳩巢嗣響、遂傳播京師、一時文士倣而和之、坊間梓而行焉、白石覽之、前作有與諸人和詩相類者、因再作八首、語無牽強押韻益穩

室鳩巢、名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別號滄浪、備中英賀郡人、幼而聰悟、耽嗜書籍、年甫十五、宦加賀侯、一日進講大學章句、侯歎曰、眞英物也、乃命西遊京師、學于木下順菴、自是學日益精、文日益進、木下門原多俊傑、而皆爲鳩巢讓席云、及學成而歸、益被眷注、正德元年、文昭大君辟擢爲江都學職、有德大君時爲侍講、大君屢咨政事得失、此職之設、蓋始于此云、鳩巢堅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說者、以維持名教爲己任、與蘐園之徒互相輕、平金華一日來見鳩巢、出其得意文一篇示之、且求刪正、鳩巢讀之一過、稱善、金華強乞正、乃削二十字、更增五字、金華不喜而去、至翌日、質諸服部南郭、南郭不得決焉、又質諸物徂徠、徂徠視鳩巢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鳩巢云、著有大學新疏・駿臺雜話・五倫五常名義・義人錄・周易廣義・論語廣義等書十餘種、莫非提挈經義維持名教者也、又有鳩巢詩文集、並行世、享保十九年、年七十七而歿

新井白石大有詩名、韓人索其詩草、陸續不已

三宅石菴少年有大志、一意嗜學、不視家道、產遂敗亡、償宿債外餘金十兩、乃謂觀瀾曰、大丈夫當揚名於天下、此金足以爲學矣、於是兄弟對案、日夜矻矻、遂爲大儒

三宅石菴、名正名、字實父、別號萬年、京師人、幼齡好學、殊異群童、稍長喪親、乜意耽學、不視家道、由是產遂蕩盡、乃斥賣家什、以償舊債、則所餘僅十金耳、乃與弟觀瀾俱刻苦讀書、學成金竭、於是兄弟相携遊江都、教授取給、居數年、石菴有不屑就仕途、望望然獨反京師、時年三十三、適會讚岐木村氏禮迎往居四年、邑中承化、稍知鄉學、既還占居大阪、倡程朱學、時名翹然起、弟子甚衆、中井甃菴等相謀、請諸大府、建庠校於尼崎坊、名懷德堂、衆皆推石菴主之、固辭不可、遂領祭酒事、又工書、隻字人爭求之、不翅爲

人譏和質朴、能容人、而只諭以人道、導以數學、毫不說他事、生涯棉衣不穿絹帛、享保十五年、年六十六歿、子正誼、字子和、號春樓

觀瀾名緝明、字用晦、石菴之弟也、初學於淺見絅齋、後如江都入木下錦里之門、天資聰悟、讀書五行俱下、以文章聞、嘗作拜楠子墓文、其友鵜飼金平以獻水戸義公、公見感稱、因辟觀瀾置其史局、觀瀾乃又薦栗山潛鋒云、正德壬辰、年三十八、因新井白石薦遭大府登用、享保戊戌病死、觀瀾年不得壽、有著書亦不多布于世、然其學術文章、當世與有名士並稱、梁田蛻巖贈桂山彩巖書曰、物徂徠老矣、弩末不能入縞、天又奪藤煥圖、如失左右手、室鳩巢醇乎古先生、澹泊自守、無關心也、三宅觀瀾堅壁駿臺室正正之威、殆使牛門塞闢不敢東飲馬矣、不幸星隕、可歎也、著有中興鑑言、列士報讐錄、觀瀾文集

雨森芳洲曰、凡詩出於天才者、藹然有自然之意、讀之使人心爽神怡、若夫安排摹擬而後得者、雖曰巧妙、終令人厭倦思睡、故予案上所置詩集、以陶淵明爲首、李杜爲第二、韓白爲三、東坡爲二之下、三之上、優游吟咏於其間、不知老之至、一旦瑞鶴祥鸞幢幡笙簫之從空而來迎也

梁田蛻巖抱才不偶、厄窮殊甚、書簏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耳、適會大雪、憶文長詠雪詩、乃綴五十八韻、幽苦險澁、不讓文長

梁田蛻巖、名邦美、字景鸞、武藏人、少遊江都學、人見鶴山、才識高遠、尤工詩、年二十六介鶴山見新井白石、白石不妄容人、獨異蛻巖之才、與之交、肫肫見中底、蛻巖負才狂蕩、不屑家產、仕宦數跌、親戚朋友棄而不顧、屢遇困阨、家唯四壁立、而氣燄赫奕、不少屈撓、磊落奇偉、不修邊幅、談笑豁如、踏翻儒流之腐態、飄然有汗馬千里之氣、居恒好談武說兵、評古之勇將戰去、言或及周瑜赤壁、謝玄淝水、織田信長桶狹間、上杉謙信川中島等事、則扼腕拊刀、論議慷慨、有烈丈夫風、當世名爲霸儒、後仕加納侯、亡何亦辭去、年四十八爲赤石侯文學、赤石有海嶽之勝、加之鄰於攝、近於京師、其業漸以廣被、遂有終焉意、於是湖海之氣日銷、溫潤之德月進、蛻巖治程朱學、旁綜禪理、又信我邦神道、恒言宣聖之學、東方之道、乾毒之教、鼎足不相悖、蛻巖詩才巧妙、變幻百出、奇正互用、而極力鍛鍊、兀兀不休、自少至老、詩體屢變、嘗與湖玄岱書曰、僕詩屢變、每變欲驚人、遂爲袁中郎、又爲徐文長、近歲忽悟其非、斷然以初盛唐爲表準、弇州濟南爲門戶、此蓋其實錄也、然以今觀之、亦惟爲蛻巖之詩云、爲文尖新、亦如其詩矣、年八十餘而歿、著有蛻巖文集、蛻巖答問書、子邦鼐、繼業爲文學

堀南湖別見之某公館校書、精思探索焉、忽呼其妻曰、持茶來、公聞而大笑、始悟在公

祇園南海有俊朗才、嘗會春分日、自試其才、自午至子、賦五言律詩一百首、人或疑病搆、是歲秋分大會賓客、席間立題、飲酒談笑、信筆揮灑、自日中及夜半、百首復成、通計前後凡二百首、詞采富麗、無一句蹈襲前詩者、時年十七矣、由是其名播揚遐邇

祇園南海、名正卿、一名瑜、字汝珉、一字伯玉、別號鐵冠道人、紀伊人、家本業醫、幼隨父在江都、師事木下順菴、天資雋敏、文藻不凡、是時有松浦楨卿、與南海同甲子、亦有奇才、衆稱木門二妙、後來南海名價益高、世匹之梁田蛻巖、舉爲儒官、嘗坐事謫海上數年、正德辛卯召還、會見朝鮮聘使于江都、增秩復儒職、是時海內宗明詩、摸擬飣餖、靡然成風、南海晚年心深厭之、勤爲超脫、人賞其纖巧、嘗戲作一文、其畧云、有客遊冥府、見有大獄、數鬼拿一人至、青衿烏帽、似一秀才、王問何囚、丞對曰、某縣學生某、平生好剽竊

他人詩句、修文郎發其事、送法究、王怒曰、竊措大、眞
銛賊、何處鼎鑊能堪烹、汝乃操觚作判云、全章負去、
夜半有力、斷句剽竊、月攘一雞、潛踰曹劉之垣、擔盜
李杜之壘、驢上吟客、即是梁上君子、社中騷人、不異
月中仙娥、綠楊遂成綠林、紅桃變作紅巾、其言雖涉
諧謔、其諷時病亦深矣、紀伊詩學之興、實因南海鼓
舞、云寶曆辛巳、年七十五而歿、著有南海文集、詩學
逢原、詩決明詩俚評、子尚濂、字師援、號鐵船、又號飧
霞、少年以使氣謫居鉛山、寶曆癸未、見釋而返、
襲父職、亦能詩、有家風、寬政辛亥歿、年七十九

太宰春臺爲人強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
有訛、必更而止、丹黃工緻、裝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
圈發及標書、五色爲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刊行著
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漢孔氏傳古文孝經久亡彼方、而獨存我邦、太宰春臺

因挍訂諸博士家所傳、作音註刊行世、清人鮑廷博覽
之大悦、收諸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

平金華家酷貧、不藏書籍、止抄書數卷、而文章縱橫、筆
端活動、常稱曰、獨不見斗量乎、人非不容而出之二參、
我即一斗亦用、一石亦用、不知其他

平金華、名玄中、字子和、陸奧人、早孤、既冠、族人謀令
學醫江都、非其志也、更爲儒、從物徂徠而學、是時徂
徠方倡古文辭、誘進英才、乃大奇之、謂人曰、未嘗見
進取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金華爲人好酒傲
睨、深慕劉伯倫李青蓮之爲人、滑稽好諧謔、又好傀
儡之事、毎酣飲扼腕激論、人或難其太過、則益河漢
其言、敖弄一世自快、以故有狂者之目、然性喜善疾
惡、視人善不啻自己、若將加諸膝、或激烈至泣下、一
有惡聲及其所善、搤擊欲反之、甚於己私、後乃稍折
節、然其義氣著於心本、時發於忼慨、出爲守山侯賴
貞記室、享保十七年、年四
十五而歿、著有金華文集

安藤東野弱冠喟然歎曰、大丈夫生逢升平、介子博望
可復爲焉乎、詩書雖缺、其庶幾乎幸而不朽、雖筆硯足
矣、乃潛思於文辭、遂有作家之聞

安藤東野、名煥圖、字東壁、下野人、原瀧田氏、爲那須
華族、父玄佐、以醫仕黑羽侯、東野其次子也、弱喪父、
遂去國居江都、與太宰春臺偕學于中野撝謙、後役
於安藤氏、因冒其姓、寶永中、以儒仕甲斐侯柳澤吉
保、從物徂徠而學焉、憤激自奮、才氣大發、詩文雋異、
無善音律工書、常憲大君入柳澤氏也、東野每奉
旨講經、因賜時服白金、正德元年、年二十九、乞骸
骨隱居白山、然猶致粟三歲、竟辭之、環堵蕭然、不以
爲憂也、後以賓師遊西臺侯、本多忠統之邸、受其廩
祿、東野俊傑不群、加之刻苦淬勵、出於天性、其鴻文
鉅藻、既壓藝苑、惜哉卒以劬悴致咯血疾、享保己亥
年三十七而歿、物徂徠始倡古文辭也、世之學者率

於舊聞、罕信之者、東野與山縣周南、早先諸子歸之、
東野最得肯綮、徂徠終不譯于海內者、東野實贊翼
之也、是以及其疾終、徂徠惜者甚、浮屠大典、能文者
也、每曰、蘐園徒善文章者、獨東壁、著有東野遺稿

僧獨麟與富春叟善、一日談話、春叟不應、獨麟怪問之、
春叟曰、有人贈朱肉、將作謝詩、構思不就、獨麟立賦曰、
神仙山上煉丹沙、一篋頒投洞裡家、霧蓋手開滄海日、
雲箋眼醉赤城霞、龍波浴出珊瑚樹、鵁雨灑來躑躅花、
縱在峨眉深處隱、竟教姓字發光華

僧獨麟、少時在江都、受業釋萬菴、甚有文才、晚居攝
津芥川弘德寺

富春叟、原田中氏、名省、字省吾、號雪華道人、陸奧人、
少時學擊劍、忼慨使氣、後稍折節讀書、以儒業仕甲
斐侯柳澤吉保、與物徂徠親善、是時侯有嬖臣、爲人
佞諛陰賊、流毒上下、省吾不耐憤懣、投間刺之、匿徂

徠家、徂徠乃使安藤東野、山縣周南等護送出江邨、省吾遂豁迹於陸奥、更號富春山人、改氏富、名逸、字春叟、又號桐江山人、享保中去如攝津、住池田邑、集徒教授、方是時、海內嚮物氏學、而徂徠及門人褒賞春叟詩筒往復、歲時不斷、是以春叟詩名震乎京攝之間、邑中子弟爭從受業、著有東海漫游稿、樵漁餘適

加茂眞淵謂服部南郭曰、唐詩風韻不如六朝、予於汾上驚秋詩觀之、南郭問其故、應曰、北風吹白雲、萬里度河汾、羈旅秋情、敘出甚妙、至於心緒逢搖落、秋聲不可聞、則唯注上句而已、氣韻詘然、不獨彼邦、雖我和歌亦然、嗚呼世降詩衰、可長太息也、南郭深然之

加茂眞淵、遠江濱松人、少壯如京師、受業荷田春滿、業成、教授乎江都、仕田安中納言宗武、其自製和歌

則摹倣萬葉集體、文章則剽竊古言、國學者流翕然蟻集、皆稱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眞淵亦銳意以復古爲己任、嘗謂曰、契冲鑿碎不終樹藝而死、我師垂功已就而逝、刈穫之功、蓋自任也、著萬葉考冠辭考、祝詞解、國意考等書十有餘種、明和六年、年八十有餘而歿、眞淵主張國學、以爲我中國原有神聖良道、自陶虞三代之道入、而良道泯矣、於是乃仇視儒學、竭力排擊之、若孔子之聖、猶爲誹議焉、而不知其背我先王之訓也、狂妄之甚、雖爲國學者亦或憫笑焉云

服部南郭、名元喬、字子遷、平安人、幼穎敏、善和歌、年十四如江都、十六事栁澤甲斐守吉保、及壯見物徂徠、大悅其學、晝夜切劘、徂徠稱以妙才無雙、三十四而致仕、專脩詩古文辭、下帷授徒、南郭爲人冲雅拓落、交驩之際、談笑怡怡如也、其學雖博也、深自韜晦、未嘗挾師儒之重、居恒以雅致自居、人或問時事、則哂曰、文士迂闊、不知事務、而沾沾焉空談自喜、何異塞人謀道、故予不敢、藝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束脩者甚衆、大氐歲得金百五十兩、凡以儒爲生理、其饒裕如此者鮮矣、每講說經書、不敢發意見、謂曰今日所授、昔予所受也、人無知其意所存也、當時諸矦往往延招欽遲、晚年肥後侯細川重賢大欽南郭、厚禮待接、以問文辭旁諮詢邦政、言則必曰先生爲布衣之歡、南郭年老身憊、不欲見諸矦也、而大喜肥後矦之賢、屢往見焉、曰熊本侯善養老者矣、是時蘐園名流、凋喪略盡、南郭獨存、以是名望益重、寶曆九年、年七十七歿、南郭專攻詞章、年老剪裁益精、詩文兼富、矯矯乎物門、故後世語文辭則必先稱南郭、到于今不衰矣、著有南郭文集四編、大東世語、燈下書、遺契、文筌小言、二子、長惟良、字溫卿、少而羸弱、年三十八而歿、次惟恭、字愿卿、幼稱才穎、校訂蒙求刊行于世、年僅十七而歿、南郭泣輯其遺稿、名以鍾情集

惟良死後、乃養弟子西村仲英爲子

仲英、名元雄、攝津人、其父爲西宮祝人、嘗訴主祠貪汚、反爲其黨所構誣、竟放逐、以流落死、臨死顧謂仲英曰、吾逢寃不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痛心刺骨、乃如江都、三愬之官、事始得辨、遂令父仍舊享祀於西宮祠中、仲英少得南郭相授、以儒爲業、未幾、南郭丈夫子皆亾、有季女、仲英就贅、仲英本氏西村、於是冒服部氏、最善詩、而不必守家

風、著蹈海集、其子孫至今世住南郭故宅

山縣周南少年與韓使筆語唱酬、韓使指盆梅求詩、以梅開盃爲韻、周南輒立賦曰、赤水橋頭一樹梅、却從瓶裡趁春開、分明認得東君意、要照嘉賓夜宴盃、韓使觀之、交口嗟賞、於是周南才名顯著一時

水足博泉天資穎異、年十六與物徂徠書、質問疑義、徂徠驚歎嘖賞不容口、二十四歲擬仿隋王通爲太平策

水足博泉、名業元、字安方、肥後人、世臣熊本侯、父屛山、名斯立、爲文儒、博泉生有異稟、詩文妙敏、人皆稱神童、江都物徂徠亦每爲褒揚、正德中、韓使來聘、博泉出見之、詩文唱酬、韓使驚嘆曰、此子有老成風、必揚名於天下、乃命號曰博泉、以獎之、及長文名益高、享保十七年、有賊入其家、博泉乃拔刀與父禦之、賊

武夫也、兇猛善鬭、父竟見殺、博泉亦軀被十餘創、會隣人來救、獲與俱殺賊、於是肥人翕然稱博泉父子非夫也、或謂文人軟弱不足與也、熊本府因誅賊、宥而又褫博泉祿以爲庶人、京師伊藤東涯素愛博泉之才、聞其遘禍、乃爲書贈之曰、長亂頓首致吊於吾友水君、聞足下遭曠世之禍、頻喪所天、繼有主命、罷官除祿、嗟不幸極矣、可勝言哉、夫足下之才、卓出千載、海內無比、肩相上下者、而足下之禍、亦千古所希有、以奇士得奇禍、亦造物所造耶、然去者已不可奈何、來者猶可追、自今以往、自重千金、以全先人之業、揚諸天下、庶幾亀玉之毀、再爲完物、是已、僕嘗與洛人議足下人中麟鳳、惜身在海隅遠藩之末、薄官微祿以覊之、莫以大顯也、而今不圖爲肥所棄、雖不幸極矣、亦天意所在、僕爲天下喜焉、而足下罷官之後、未聞蓬累而行、是何濡滯、蓋重去父母之國耶、雖然君子遲遲去國者、中庸之常也、足下身受不測之禍、逢希世之變、豈可以常道處之哉、僕願足下急流勇退、絕跡於西藩、從淀水遡北極、則雖貧分家產之半、以給足下之養、縱有老母弱妹、不至飢渴溝壑矣、豐士人木世範來學、其人質直、可任以大事、爲僕說

足下平生甚詳、聞足下敗狀也、悲憤見乎色、繼値西光上人之西歸、謹修尺素、以表寸丹、去國之計、在足下熟慮之、惟千萬亮察、木世範亦寄書激厲勸去國、而博泉不果去也、既而意忽忽不樂、荐積困苦、遂如廁書絕命詩于其壁而自殺

高暘谷聰朗奇拔、以詩學稱、嘗託舶來清人贈詩於禮部尚書沈德潛、及其門下七子、德潛等得詩嘉尚焉、次韻畀之、暘谷以爲祕書晁監黃備公、雖名高古今乎、皆以奉詔聘敏也、不足奇焉、豈如其身在此、以雄詞動彼哉、居恒矜誇示人、聲號由是大顯

高暘谷、名彝、字君秉、本氏渡邊、肥前長崎人、少學乎僧大潮、年未強仕、詩學遒上、以老杜爲表準、名噪一時、性豪誕、高自標持、蔑視一世、亀井南冥少時與僧大同俱携詩乞政、暘谷吟誦一再、走筆塗抹曰、公等可教矣、大潮師老悖、不知詩有法、大誤公等才子、余欲布所業海內、使學詩者知所據、乞序大潮師、序成所稱說不滿余意、再請之、而不滿意如舊、嗚呼、宇宙之大、獨有老杜一人、先我著鞭、有學老杜未得其妙等數語、則足矣、其狂誕類如此、年未五十、患毒瘡而死、屬纊前十有餘日、煩懣發狂、而言語發於夢寐恍惚中者、率皆韻語成體、門人自旁錄之、積成小冊子、名曰病榻草、其最後所作曰、鐵壁城崩不作聲、孤身正壓萬精兵、天雞一喔東方白、側身分明助凱鳴

方正

藤原惺窩逃佛歸儒、嘗深衣入見　東照大君、講讀經史、時浮屠承兌亦在坐、乃謂惺窩曰、以子之才棄眞還俗、我竊惜之、惺窩應曰、自佛言之、有眞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眞、未聞呼君子爲俗也、承兌不能答、他日承

兌又謂曰、子也博洽多才、今脩明聘、宜以子充使、子亦无不利、惺窩正色答曰、公欲利乎、則自爲之、吾非爲利者

藤原惺窩、名肅、字斂夫、播磨人、中納言定家十三世孫也、父爲參議爲純、世食三木郡細川村、爲土豪、別所長治所侵掠、與長子爲勝禦之、不利皆死、當是時、織田右府信長唱覇、其臣羽柴秀吉盛用事、惺窩乃告秀吉、欲報父讐、秀吉答以不如待時、於是遂亡其地、惺窩幼而穎悟秀徹、依僧東明讀書於龍野、過目成誦、號曰神童、度爲浮屠、名蕣首座、號妙壽院、長遊京師、益肆力于學、貫穿百氏、而心不慊於佛教、志在儒學、是時五山詩學尚盛、其中有以才鋒稱者爲遇惺窩、折北不支、以故名重釋氏、天正十九年、關白秀次會五山詩僧于相國寺、爲聯句、鬪其技、惺窩一會不復往、衆強之、不肯、或諷以關白旨、惺窩掉頭曰、凡物以類聚、如韓愈孟郊才學相比、而後爲聯句可也、否、則猶隻脚木屐隻脚草鞋也、其不耦也必矣、予不

欲耦俑也、以忤闗白、方是時、諸將擊朝鮮、大閤秀吉設行臺於肥前唐津、惺窩因避如肥、豐臣秀秋在行臺、與惺窩有舊、邀爲客、秀秋雖年少、敬憚惺窩、雖屬飲宴嬉戲之時、聞惺窩入、必改容待之、其性行多爲所改云、　東照大君聞其賢、時時延見、訪以聖學之要、而心敬重之、既而遊豐還京師、惺窩恒患世無明師、至是奮然航海將適明、阻風波而還、因歎曰、聖人無常師、我亦[illegible]不學、復適京師、杜戶謝客、而求之六經、沈潛思四年、新注曰、道在此矣、遂爲儒、博采遺編、乃始表章濂洛關閩之書、盡棄舊學、以興聖道自任、謂曰、余之此舉、以人倫之不可廢也、豈[illegible]乎、惺窩帰儒之後、止種項髮長二寸許、視者[illegible]、懼其端嚴、竟無有問其故者云、龍野城主赤松政村、自惺窩之少甚奇之、傾心敬重焉、及其在京師、使聘不絕、時邀咨問、禮待益至、朝鮮刑部員外郎姜沆歸化在龍野、一見惺窩、盎然心醉、賞譽不容口、關原亂平、東照大君入京師、屢延惺窩、惺窩儒服入見、講說經史、僧靈三承兌等、每在座次、惺窩不樂與浮屠輩伍也、乃謝病而退、隱居洛北市原邑、自號北肉山人、閉戶絕俗、深自韜晦、而生徒益進、譽望弥隆、公卿

侯伯往往親執弟子禮、初石田治部少輔三成使使聘之、惺窩固辭不就、次年三成敗、淺野左京大夫幸長厚禮招之、因屢遊紀、亦終不受祿、慶長十九年、博士林羅山建言設學校于京師、以惺窩爲祭酒、具子舍、置贍田、以教育四方俊民、　東照大君嘉納焉、命相地議學制、適大阪役興、　大君尋薨、其事遂寢、大臣列侯交薦於　台德大君、　大君亦雅敬信之、元和五年、方議聘禮而會歿、年五十九、舉世歎慨焉、著有文章達德錄、惺窩文集、及和歌集、子名冬、

蓋自皇綱解紐而天下麻亂、日尋干戈、文字之業墜在浮屠氏、幾四百有餘歲、惺窩生長倉皇之際、特起流俗之中、接彼絕學之後、而始標濂洛之旨、爾後運屬雍熙、人挾四書、戶絃家誦、蓋惺窩爲之倡也、其有功於聖門、於是乎偉矣、　後光明天皇賜其文集以御製序

或謂山﨑闇齋曰、韓退之有與大顛書、朱子集中亦有與大慧書、二公非不尚佛也、曰、然、與浮屠尺牘往來、亦是人情、二公豈有意耶、子以此病二公、蓋欲引之入佛也、吾不敢止、即欲得周孔、亦復不敢止、吾有秉彝性、雖百浮屠不能奪焉

北山友松子接人無隱情、出言洞見肝膈、或與人商量醫事、亡論親疎、見其非則面折之、不辨明則不措也、曰、錙銖無補於人、予愧于心

北山友松子、名道長、稱壽安、肥前長崎人、其先閩人、本氏馬、父名榮宇、避明亂居長崎、娶妓生男、乃友松子也、友松子少善閩語、就歸化僧化林獨立二人、肄醫、受鼎湖神書、又受長沙心法於浙異人、日夜思惟三年、渙然心融、怡然理順、自此而後、應病投藥、莫不適中、比壯、以爲長崎小邑、不足爲功、乃遊四方、不以家務介意、將之大阪、道過豐之小倉、小倉侯以友松子[illegible]、欲賜俸二十口、友松子不受而辭去、直抵大阪、大阪、天下大都會也、其俗饒裕、友松子寓居于此、醫事大行、諸侯厚禮聘召、固辭不就、是時稱大醫

者、大抵堅守東垣丹溪之法、獨友松子以張仲景爲規範、旁博採諸家之方、以資治療、嘗謂曰、苟欲爲人療病、則不可不熟讀仲景之書也、友松子學問浩博、無不究綜、善卜筮風水地理等學、又參禪、暇日遊黃蘗山、與隱元即非高泉諸僧相款、大被奇賞焉、性剛直、睹事風生、敢言面質、少無顧避焉、人或以爲直、或以爲狂、友松子安處其間、世間毀譽措而不問也、恒爲治療也、富貴之人、謝金輕鮮、則面折却之、於貧賤者、施藥救療、又賑以米錢、故雖醫事大行、家或空匱、尒時人來收債、必高聲叱曰、近日病人止貪窮、一錢無得、嘗應尾張侯招、往療其疾、疾歸、署于門曰、今般療尾張侯疾、大得賚而返、債主或來見收、其真率而行、類如此、其侯嘗問其譜第、友松子輒云、臣長崎娼女之子、聞者皆奇其器宇、晚年家大富、累千金、所居題曰逃禪堂、著北山醫案、北山醫話、方考評議、方考繩愆、衆方規矩等書、歿于大阪、有子先死、弟子某襲業云

稻生恒軒善醫術、子弟有欲傳其術者、皆不許曰、吾幼

家窶、不能養親、故爲醫人、幸洞病機、諳藥性、爲世所信、
周給族人、得遂初意、是因奉親之誠也、學醫不精、適以
害人、況有經術可學以致遠者、何以小技爲
稲生恒軒、名正治、字見茂、大阪人、本氏波波伯部、出繼外祖母家、因冒稲生氏、祖重信、父重治、俱事豐臣秀頼、恒軒及壯、以家貧故學醫、師事古林見宜、研精覃思、殆忘寢食、見宜以爲得人、畢授秘旨、業成至江都、淀侯永井右近大夫尚征聞其名、聘之、後侯移封丹後宮津、恒軒從焉、及世子尚長襲封、恩遇益優、延寶三年告休、是時侯興學舍以教吏民、因就其側賜宅一區、常就講道義、六年、病歸大阪、八年、年七二一發、恒軒性行敦篤、孝順節約、族人故舊有貧乏者、傾資賑贍焉、晩年最好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家禮、心經等書、祁寒隆暑、未嘗有去書、恒恨晩進于學、歲月難挽、日教勵子弟、示以學術要領、著有蠡斯草、二子、長宜義、次正路、宜義字彰信、號若水、甚精本草學、獨步一時、仕加賀

侯、食祿三百石、嘗撰庶物類纂一千卷、正本副本皆親謄寫、正本獻幕府、副本納藩府、新井白石稱曰、年未滿五十、而著千卷之書、古今未曾有也
佐佐木志頭磨名善書、加賀侯聘召之、命書旗號左右
二字、志津磨受命作稿累月、盡剡藤二千張、始成、一日
命即席作字、頓首辭曰、臣字不可忽忽作焉、左右敦迫
之、志頭磨憮然曰、豈以官事改吾節乎、遂致仕而行、在
京也、妙法親王亦命書下馬牌、歲月不果、吏督促嚴急、
志頭磨乃出二箧示之、悉下馬字、謂吏曰、未有二字完
善者、臣不敢奉教、吏白、因命擇其得意者、梭續摹勒、即
今方廣寺牌是也

佐佐木志頭磨、號松竹堂主人、京師人、幼不知字、數辱於人、弱冠奮志、始就藤木敦直而學、藤木世掌書局、書有家脚、因屢乞受其傳、久而不許、一日改容修幣而至、曰、君竟不許乎、吾不復踵門、敦直視其憤悱見於色、喜曰、吾今日乃授受獲人矣、於是志頭磨書迹大進、遂揚名一時、客游江都、幕府命書平字道美、稱旨、又應加賀侯聘、尋致仕而還京師、平日好作字、至老不衰、燕居則左手承右手、保持極至、或問之、曰、運筆之際、恐其顫掉也、其教字也、先令大書曰字、體不大、規矩難詳、規矩斯立、衆體皆入式、嘗設黒漆板方二三尺者、名曰玉板、水書背面、以做體勢、晩年自髡頭、號專念居士、元祿乙亥、年七十七歿、子晦山、女照元、俱善書、照元仕寶篋尼公、後適非藏人吉見氏、門人寺井養拙、赤井得水、荒木是水、僧傳長、正水、而其嗣法者、唯照元傳長二人而已
五井持軒嘗謂人曰、人性也善、孰好爲惡者、有一書生
率然荅曰、吾輩不能然、持軒正色曰、惡若可爲、試爲之

赤穗侯遺臣大石義雄等四十七人、襲吉良氏、殺上野
介義英、以報君讎、廷議令其悉自殺、林鳳岡疏辨不允、
乃不勝憤憤、作詩進呈、有上天無意助忠貞句、執政異
其切直
林鳳岡詩曰、關門突出蔑荆卿、易水風寒壯士情、炭啞形衰追豫讓、薤歌淚滴引田横、精誠貫日死何悔、義氣拔山生太輕、四十六人齊伏刄、上天無意助忠貞
佐藤直方居江都、隣里失火、門人救之、佐藤烹粥勞之、
一生問箸精潔否、叱曰、倉卒中尚有此汰侈、汝不可入
堯舜之道
京師風俗、各土地神祠祭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兩

森芳洲少時、揚言曰、殊覺其煩、柳川滄洲在坐、正色曰、一年一次團欒敘濶、人情於是乎萃矣、何謂煩乎、芳洲赧然慙服

柳川滄洲、名三省、字魯甫、攝津人、原氏向井、少學木下錦里、兄事柳川震澤、震澤死、無子、因嗣其家、冒柳川氏、震澤、名順剛、字用中、又號雪溪、京師人、滄洲爲人、忼慨尚氣節、不喜著述、終身不仕、居於京師、授徒講學、以能文聞、誨督有方、門人多成材、其最顯者、石川伯卿、上柳公通、長野方義、渡邊士乾、大橋叔輔等也、享保辛亥、年六十六歿、遺命復其本姓云

物徂徠嚴禁侍婢入書齋、嘗畫假寐、其所愛者、用破覆之、覺而詰之、婢言妾也、徂徠憎其恃愛破禁、遂逐之

太宰春臺善吹笛、日光王好音律、欲聞之、使人召之、春臺辭曰、臣講道者也、奏薄技供宴樂、不能也、如有復我者、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

享保中　幕府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國光雅與太宰春臺善、於是從春臺討論李之藻樂書、笠間侯因召春臺與同詳定、春臺固辭、因陳儒者進退之義、終不受命

太宰春臺著經濟錄、侍中某觀之、欲以備乙夜清覽、私使書商小林延年求正本於春臺、春臺辭以稿本作字不慎、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必因執政、若夫因內官以達、則君子不爲也

參河大岡氏、有素封之稱、置莊深見邑、好土木、聚奇花、參尾之間、稱名園無過於此者、平金華過其門而不入曰、余嘗聞其所以爲富、與所以處富也

三浦竹溪意思高遠、門無雜賓、有僧求見曰、吾道治天下之道、而士君子之業也、與緇徒道不同矣、有豪商請見曰、市井之業、唯利是謀、何足與言義哉、皆謝不見焉

三浦竹溪、名義質、字子彬、江都人、少年解褐甲斐侯吉保、以才辯見愛焉、寶永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常憲大君臨侯邸、使諸學士說書、竹溪進講孟子、稱旨、賜時服、後至世子襲封、致仕而行、時年三十一、初竹溪在職無餘暇、未甚通經史、甚憤悶、諸物徂徠、徂徠曰、若猶守雞、終落其手、罷仕之後、從徂徠而學、雖中身始專讀書、天資穎脫、不數年、至與先輩駢肩、意氣激烈忼慨、談及一節義事、輒泣下、與人語不合、則

善詈焉、人不能容、或言使酒詈坐、難近、徂徠愛其才每爲保護焉、享保十八年、出事老中濱松侯信祝、爲世子師傅、甚竭輔佐之道、及世子嗣立、移封參之吉田、待遇益渥、恩賚重重、竹溪居邸外、及年老、送迎以轎、常爲設珍膳、侯二弟岡侯中川久貞、大瀧侯松平正溫、皆自幼師事竹溪、問遺無絕、竹溪雅有吏幹、諳鍊世事、敢而果、不欲以儒自名也、而每侍君前、言不及焉、則不敢談國政、老職嘗欲因竹溪言事、竹溪勃然變色曰、家老有司、何不直自白、而因人耶、以我爲侍君言國事者乎、我非吾事、不敢以陳於君前、我何奪老職之權乎、家老大慙、寶曆六年、年六十八歿

熊斐善畫、豪商需之三年、不得也、一日謂斐曰、幸賜尊畫、迨今女嫁、貲奩百須、僕且任之、斐勃然怒曰、予譯官非畫人也、今苟如此、則天下士人謂我何、卒取絹素還之

熊斐、字洪賭、號繡江、肥前長崎人、仕爲譯官、甚好丹青、學清人沈南蘋、爲世所貴重、性豪放、有氣、興至卽揮洒、不則、雖多得金、而不肯畫也、以故家貧、妻子不免菜色、有一權貴、延斐爲畫、斐故徑期後入而往、輒先酌酒、然後徐徐展紙、施木炭、未畢、投筆而睡、鼾聲如雷、坐客不懌而去、斐乃起、又酌酒而返、明日又往、飲食如昨、主人意厭之、然業已至此、不能辭也、如此五日、僅爲雞畫一紙耳、他日斐謂其友曰、如彼畫則日寫十紙、不爲難也、但不如此則請焉者不止也、年六十一而歿、子名斐文、號繡山、亦有畫名

松岡多助謂若林強齋曰、有客辯論曰、不獨彼邦、雖我中國也、下有湯武之聖、上有桀紂之暴、則亦可爲放伐、一人堅執栗山潛鋒保建大記、不肯從其說、弟子斷之曰、保建大記、擧祖先之非、甚不可、強齋叱曰、汝過矣、夫大記爲親王作、直筆褒貶、爲後世監戒、何不可、第有持

放伐說者、汝何不戮其人而還

松岡多助、號蓼藏舍、尾張熱田人、受業若林強齋、又從玉木葦齋學神道、著神道學則、見絕于葦齋、後爲神祇官吉田氏侍讀、甚見重於公卿、爲之弟子者衆

若林強齋、一號寬齋、京師人、居於三井寺麓、其爲人任達不拘小節、而事母甚孝、受業淺見絅齋、著有強齋語錄

栗山潛鋒、名愿、字伯立、山城淀人、爲八條親王侍讀、親王、名尚仁、後西院天皇之皇子、好學、待潛鋒以友臣之義、甚見敬重焉、潛鋒爲撰保建大記、上箋以進、其畧云、伏冀事原本末、論要始終、探索妖源、垂規箴於聖世、詳審亂幾、昭鑑戒乎明時、補天未摧、揭示表儀於宗室、與邦同瑞、光啓華蕚於春秋、及親王薨、退居都下、既而事水戶、預史書編修、寶永丙戌、年三十六歿

宮崎筠圃善畫、名價日貴、請焉者日月不絕、其母戒曰、恐汝爲畫名所掩、筠圃因絕筆、終身不畫

高蘭亭好奇、作髑髏杯、諸客皆擧、獨秋山玉山不敢飲、作詩諷之、有鈴木自徵者、尾張人也、見之問曰、安取蘭亭曰、得之鎌倉山中、曰、誰骨、曰、不知、自徵曰、豈以爲梲原景時之頭耶、然非我讐也、亦不飲

高蘭亭、名惟馨、字子式、一號東里、江都人、父勝春善能諸聯歌、藉其先貲、家累萬金、天資豪放、不事家產、晩年財漸殫焉、蘭亭幼有逸才、學于物徂徠、徂徠甚奇之、年十七喪明、終廢百事、徂徠謂之曰、學者亦多術矣、博聞強識、目力居多、非子所宜也、第先王四教、詩居其一、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大雅久不作、其將在子乎、勉旃、蘭亭一意奉其教、唯詩是講、三百篇以下漢魏六朝唐明大家之作、大抵諳誦之、而刻意李滄溟、業益進、產弥落、盡鬻其田宅、僦屋以居、物徂徠之門、以詩名者十數人、推服部南郭主盟、而蘭亭最為晩出、常兄事南郭、亡何、詩名與之相比、當世言詩者、莫不倚二家門牆、諸侯及貴介公子、爭延講詩、蘭亭

雖家貧、好蓄古彝鼎墨洗書画諸雅玩、脩治齋室、園庭頗整、然不近聲伎、善飲酒、未嘗失其儀、性端愨、持論尚正、忼慨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未嘗有以匱爲辭、或至爲倡諸友出金以賙之、蘭亭雅負勝情、嘗遊鎌倉山水奇麗處、一再與名人韻士相追隨、品題殆遍、嘗結茅堂于圓覺寺傍、名松濤館、以爲游息處、曰、吾死、其即安此乎、乃建壽碣、松崎君脩撰記、後三年歿于江都、年五十一、寶曆七年也、門人輿櫬往瘞之、蘭亭自幼所著詩萬有餘篇、及病革、恚傳之久、於是松崎君脩稲垣輝明谷文卿等相謀、輯各嘗所私錄者、刊行之、世云

秋山玉山、名儀、一名定政、字子羽、又號青柯、原中山氏、豐後鶴崎人、父定勝、世仕肥後、玉山爲叔父秋山需菴養子、冒秋山氏、需菴、醫員也、故玉山夙習其技、又好學、從其舅水足屛山受儒術、博窺群籍、其所發明、多出人意表、以俊才稱、於是藩主靈雲公命需菴更養他子嗣醫、使玉山更其業、擢爲儒員、賜食俸、玉山乃從公如江都、從祭酒林鳳岡、前後留學十年、鳳岡奇愛其才學、方講說日、已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之、及靈雲公卒、玉山乃歸于國、嗣主隆德公擧爲侍讀

賜祿百石、從如江都、公卒、靈感公立、恩寵甚渥、常侍左右、靡有休暇、裨補之功、蓋居多云、自此之後、公東行、玉山必從焉、又命玉山屢講經太夫人帳前、是以太夫人之與公書、必言秋山儀無恙否、聞者榮之、玉山年五十、公賜壽詩、舉爲鳥銃隊長、寶曆四年、熊本新建學校、名以時習館、此玉山建議所興也、玉山爲之祭酒、於是薦文學之士十餘人、以備教員、制紀律條科、以整學政、公加賜祿二百石、進二十名鳥銃隊長、以賞其功也、玉山爲人體貌豐舒、眉宇秀發、步美風儀、性磊落奇偉、不喜飾行衒名、煢丁父母憂、服喪六年、時人難之、玉山爲學極尚該博、不欲自建門戶、工詩古文詞、嘗登富士山、爲記三千餘言、其文朗暢、世稱之、而詩名最顯、爲詩一字不苟、其或未穩、沈思累年、定後出之、嘗語人曰、天下不乏作者、不如余之善思也、服部南郭評之曰、瀾達而有法、玉山在東、如高松侯、日出侯、宇土侯、樂山公子、爭延爲上客、交道甚廣、與服部南郭、高蘭亭、澁井太室、瀧鶴臺、紀平洲輩最爲懽、其在國也、自家老以下、皆待以師禮、孫先生而不名、玉山亦好交游、無賢不肖、皆善遇之、有來訪者、必待以酒食、談笑竟日、無厭倦色、有請必往、盡

懽而歸、故人人皆謂私己、寶曆十三年、公東行、偶玉山老也、命不從行、是冬玉山果疾、伏枕旬日、不廢吟哦、病革、扶起端坐、乃索紙筆、大書清鏡無底、氷月似我八字、擲筆而歿、年六十二、玉山嘗語人曰、吾少有三願、壽、登富士山、建學宮、二願遂矣、人問其一、笑而不答云、著有玉山詩集、玉山遺稿、子遜嗣、字子順

三浦梅園言、君子順其所素而已、何必朶頤於不可求、乞兒不齒于人、以乞也、是以終身未嘗乞物於人

近世叢語卷之三終

近世叢語卷之四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雅量

僧時中性豪邁、不能與世俯仰、一士人刧時中曰、姦僧、爾何德常在大夫士上、若無一言、則鼠首應墜、乃刀擬領下、時中神色不動、傲然云、任卿所欲、士人爲異、而不加害

野中無山嘗怒山嵜闇齋、使人通絕交意、闇齋瞋目良久、徐云、若爾便好、其人自屈

熊澤了介禁錮古河、從容無憂色、人來質文字、問政事、

瞪目不應、取在側簫而吹之

伊藤坦菴幽囚三年、日讀書賦詩、曾無憂色、既而出囚語人曰、文學不可弗爲也、我在囹圄、而後益知其有滋味也、卽使予爲俗輩、則三年之久、豈毋憂悶而死哉

伊藤坦菴、名宗恕、字元務、京師人、祖丹後守事豊臣秀頼、先大阪役死、父宗淳避亂居京師、坦菴夙好文雅、學于那波活所、以才學称、出仕越前侯、爲文學職、食邑千石、娶曲直瀨養安院女、養安院　幕府醫員也、或譖坦菴、曰、援養安院欲以爲　大府學職、侯聞之大怒、召坦菴于京、幽之三年、以事無蹤、釋使反京、文學職如故、坦菴年老、不廢文雅、與村上友佺、伊藤仁齋相款、寶永戊子、年八十六歿、著有坦菴遺稿、子宜齋、名元基、字子崇、一號龍洲、原清田氏、出爲坦菴嗣、遂冒伊藤氏、襲先職、男三人、曰縉、曰綬、曰絢、縉字君夏、號錦里、綬字君錫、號北海、出嗣江村氏、絢字君錦、號儋叟、又號孔雀樓主人、奉清田氏之祀、同伯氏君夏爲越前文學、居京師

後德大寺親王好學、每會諸儒、使其相論難、往復數四、皆辭色激厲、或至相詆訶、獨伊藤仁齋神彩儼然、風調如一

伊藤仁齋、名維楨、字源佐、京師人、自少齡達、有大志、家產屢空、處之晏如也、深潛心宋學、研究藴磨、詣其精奧、著心學原論、大極論、性善論、時年可廿八九歲、其所居室、自揭誠脩二字以自警、餓而羸疾、驚悸弗寧、有年所矣、俯首傍机、不出門庭、左右里人多不識其面、親舊知識、多勸爲醫、易售、從猶甚急、仁齋矯矯耳若不聞、遂附宅於仲弟、僦居讀書、間求之于佛老之教、嘗修白骨觀法、覺山川城郭、悉現空想、既而悟其非是、而棄之、先是有疑於宋學、乃參伍出入、沈思有年、至是怳然自得、略就條貫、乃別出一機軸、曰、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沖漠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

始開門戶、接延生徒、來者輻湊、戶屨常滿、信者以爲閒世偉人、疑者以爲陸王餘說、仁齋處乎其間、是非毀譽、恬而不問、專以繼往開來自任、時年三十六、其學也、專以論語爲主、而孟子次之、以爲論語言教、而道在其中、孟子言道、而教在其中、平居勸學者、以明道術、達治體、爲有用之實材、而戒流於記誦、騖于空文、雖卑夫告之諄諄、推誠待之、無厭倦之色、以是人皆竦動感服、聲譽日隆、四方之士、接刺來謁者、凡三千餘人、仁齋性寬厚和緩、人不見其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又不爲怪僻矯激之行、家雖寒薄、囂囂自得也、歲暮不能買糯餈、亦曠然不以爲意、妻緒方氏跽進曰、家道育鞠、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餈、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呵之、腸爲斷絕、言訖泣下、仁齋隱几閱書、一言不爲之荅、直卸其所著外套以授妻、邦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高聲叫曰、福內鬼外、殆類兒戲、而仁齋必著禮服行之、家居常值天氣明媚之候、拉子弟三數輩杖屨倘佯、吟咏而歸、初肥後國主厚禮聘招、仁齋以親老固辭不就、母歿、服朞喪、明年父亦死、服喪通前凡四年、以寶永二年歿、年七十九、私謚古學、

仁齋謂天地一元氣而已矣於是其於天道性命之說皆專就氣爲言而未嘗說理矣又疑大學斥中庸畢視詩書易而特尊論語遂言三代聖人與孔子其道不同是雖皆涉于執拗偏見而至其謂及程朱出始以仁義爲性而四端爲情於是體用內外持敬主靜之說興而擴充存養之方疎則君子或取焉著有論語古義孟子古義中庸發揮大學定本童子問大學非孔書辨周易乾坤古義春秋經傳通解古學文集等書十餘種有五子長東涯嗣

東涯名長胤字原藏別號慥慥齋乃仁齋長子也幼而岐嶷稍長嶄然見頭角性溫恭謙抑口不言人過不事表襮不設防畛有人乞文辭則無論貴賤長少黽勉應之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無他嗜好一日手不釋卷每有所得則劄錄之學問之博爲我邦儒先第一著述等身皆有用之書也經術湛深克繼述家學天下益風靡紀伊侯使使聘之不就堂閣公卿往往延致爲客親執弟子禮當是時俊傑輩出各豎旗幟以自振一方而東涯所著文中不有一言及之者也江都菅麟嶼既入物徂徠門又心鄉注東涯遂負笈赴之委贄受業其始至日出徂徠贈己序以見東涯麟嶼出東涯曰物氏文譬猶大人蒙倛臉以怖小兒者與田三角多年親炙東涯聞其評騭徂徠唯此一言耳元文元年年六十七歿私諡紹述內大臣藤原常雅爲製碑銘權中納言藤原俊將篆額右中將藤原英朝書世以榮之東涯以名教自任詩文其餘事也而亦爲一時鉅匠文則學唐宋大家縝密精整無浮躁之態猶其爲人也詩者不堅持門戶以其多所應其體不一視夫當時尸祝李王者則有一種滋味云著有周易經翼通解古學指要古今學變讀易私說復性辨學問關鍵辨疑錄經史博論通書管見制度通名物六帖歷代官制沿革圖唐官抄盍簪錄秉燭談刊謬正俗三韓紀畧等書凡五十餘種又有紹述文集並行於世子善韶嗣字忠藏其子孫至今世承先業住東涯故宅不隕家聲云東涯弟四人長英字重藏號梅宇仕于福山長衡字正藏號介亭于高槻長準字平藏號竹里于久留米長堅字才藏號蘭嵎于紀伊皆以文學顯而東涯蘭嵎最著稱蘭嵎享保辛亥仕紀伊丙辰歲伯氏東涯死其子善韶時生八年矣因告暇歸居古義書院十年遂從爲紀伊人蘭嵎博學能文承父兄之學弈尋益精著詩古言書反正易本旨安永戊戌歿年八十五子孫繼業爲學職云

伊藤仁齋排斥宋學作論孟古義未有副本時京師大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仁齋唯齎古義而逃

北村雪山少時清貧家唯壁立上漏下濕繫浴盤於梁上端坐其下泰然學書

北村雪山名三立肥後人少時與兄江菴俱如長崎江菴學醫雪山學書雪山壯而游江都與林春齋及其弟春德木下順菴人見友元諸儒相款才學俱富藏書甚多時人稱曰書廚仕熊本侯食祿四百石性宏達不羈而崇陽明王氏學熊本侯令國中治陽明學者改之雪山與同志之徒俱謂爲爵祿變我操非丈夫也乃上書言臣少治陽明之學事君父必由於斯今而棄之更無事君父之道也請致爲臣而行侯甚奇焉而許之特命賜三年之祿使得隨意去國於是雪山乃修理屋宇洒掃庭內而致之有司野服蕭然而行詣于八代寓親人家既又行如長崎雪山之高行與侯之有禮到于今肥人賞之雪山始去八代如長崎也夜寢於橋下其翌飲於酒肆主人乞錢雪山曰無有曰家安在曰無有然則子之所業何也曰作字曰近日紛冗請子爲我點數帳簿則充于酒錢也曰諾哉乃逗留累月主人大欽其風猷遂令住長崎雪山手寫法華金剛弥陀諸經若干部藏諸寺刹山上且聚石寫經數斗性好劇飲戲筆成文狂吟放浪不拘繩墨與士大夫接席衣纓襤褸曾無愧色雪山雅工書受書法於歸化僧雪機至是益肆力于此書名藉甚人欲得其書每置酒延之雪山欣然不拒迄興酣立揮掃數百紙不厭其煩也筆勢遒逸瀟洒不凡至今人獲其書喜珍襲爲元祿十年丁丑歿

大高阪芝山著適從錄排擊伊藤學仁齋弟子觀之以告曰先生辨之仁齋微笑而不應弟子神色奮厲曰先生不辨僕且任之仁齋徐荅曰我非渠是則予從而改

焉、渠非我、是則亦何辨焉

大高阪芝山、名季明、字清助、一號一峯、又號黃軒、家世臣土佐、父宜重致仕而歸田、後至關東、芝山自幼好讀書、比年十八、出土佐入京、如江都、苦學自勉、弱冠宦巖城侯、居若干年去、又游事稻葉家、晩以祿不足用乞致仕、不允、尋罹災、侯有重賜、於是作止足軒記、不敢復乞休、芝山出谷一齋門、廣才博覽、最究性理、又善賦詩屬文、當世稱碩儒、而氣豪宕自視甚高、每好排斥時輩、明林珍何倩顧長卿來在長崎、芝山每致詩文乞是正、彼各極口褒賞、至爲韓柳歐蘇無過、於是芝山自以爲然、遂欠精錬工夫、江村北海曰、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爲三人所誤

三宅尚齋在獄中、每旦請水爲浴、布袍綻裂則撚紙縷補綴之、朝夕食後必匝獄中數百反、約凡一里、精神不減、平日一吏巡警覩之、敕守者曰、監守莫怠、尚齋聞之、忿然

曰、丈夫假令一縷縛之、義不敢脫、予所以然者、獨懼罹脚疾膝行就刑、爲人所笑、故爾、又謂聖賢當厄必有述作、余雖不肖、亦竊傚之、而病無筆紙、乃托擯鼻乞紙守者、釘刺體出血、醮葭爲筆、以此染血、著狼疐白雀二篇

五井持軒少壯家道饒阜、爲親眷所掩、而不問也、及晩遂致窘迫、乃曰、若無人相恤、則死耳、淡泊自守、晏如也

堀山順之質直有志操、刻苦讀書、家唯壁立、并日而食、晏如也

堀山順之、名輔、江都人、年二十餘、始學於木下順菴、家雖貧窶、不屈其志、孜孜讀書、行義甚備

三浦竹溪嘗與諸友遊西郊、道有拔刀叫呼者、人皆避之、獨竹溪徐徐歌詠而進、以扇打墜其刀、其人即止

澤村琴所浮於湖、風暴濤怒、殆覆沒、舟人皆恐、而神色自若、鼓枻而歌、又與友人泛舟、舟子無狀、乃拔刀擊之、會有救止者、舟子亦躍去、琴所復坐、無異平素

澤村琴所、名維顯、字伯揚、近江人、世臣彥根侯、少仕光照公爲近侍、獲恩遇、從駕在東三年、會有心疾、乃致事而歸、國制、嘗有心疾者、削籍不得再出、於是琴所絕意仕宦、慨然立志、閉戶讀書、居三年所疾亦已、乃遊學平安、一年而歸、治宋儒之學、蓋六七年再入平安、遊伊藤東涯之門、受業一年而歸、自此後不復爲宋學、前是江都物徂徠大倡復古學、琴所得其書而悅之、益治復古學、乃占居於城南松寺村中、號以松雨亭、集徒講學、又入城中柳街講學、從游日多、琴所博雅、善歌詩、容貌孱弱如婦人、而內剛有膽畧、皆著桓公問對、富強錄等書、皆救時之要、爲識者所稱、其外有八陣本義、軍國要覽、軍士要覽、琴所稿刪、和

歌集、元文四年、年五十四歿、有三男、皆爲僧云

熊斐嘗奉大府命、將畫虎、會蠻人貢虎、欲寫其象、乃持筆硯與衆俱往、觀虎俯低首、斐以竹捽之、虎則怒擡頭、眼光電發、閃閃射人、觀者怖怯走去、斐神色自若、徐取圖而返

綾部絅齋蒙譴杜門、居處益慎、謂子女曰、人自有天爵、非趙孟之所能貴賤、顛沛之際、若致狼狽、則失天之所賜、取辱於清議、經冬至春、講論經義、以奬家人

望月雷山良醫也、年老好禪、其將終也、使孫女在側鼓琴、曲闋奄然眠、就之則已逝矣

望月雷山名震、字百里、一號草菴、江都人、少好武習孫呉、而以家世業醫、故比弱冠、折節學醫、執志甚銳、日夜讀方書、竊力該通、乃乞劑所投、莫不應變爲用、議論頗尚東垣丹溪、後好唖科、中歲以術仕高松侯、直言不用而去、後仕丸亀侯、初雷山伯父甫菴爲大府醫員、其死也、子元椿尚幼、雷山受遺育孤、愛護備至、元椿早死、無嗣、乃以子三英襲其朝祿、後又生一男、名草玄、以爲己嗣、雷山雖性剛不撓、然雅好和歌、自少至老、耽樂不渝、毎會風人、探勝緊、欣然忘憂云、寛保三年、年七十九歿

鹿門名三英、字君彥、大府醫員也、累進爲侍醫、叙法眼、家富書籍、鹿門乃串穿百家方書、其考究之博、術業之精、称于朝野、平生所撰著有醫官玄稿、又玄餘草、醫門多疾、三世方、方彙、明醫小史、自少壯兼好文學、游服部南郭門、被貴重焉云

三浦梅園重厚淳靜、未嘗疾言遽色、一日與僧談、適會迅雷震于庭樹、僧愕然、梅園從容謂曰、師亦喫一驚邪、

僧有愧色

豐田孝元有懿行、少時民相驚言天雨毒、郷里奔走之益井、孝元見之曰、天而雨毒、當死耳、豈得與天抗乎、隣里傳聞其言、無益井者

豐田孝元尾張人

小田切久藏與僚友偕浮海、失潮道、將沒者數、皆怒欲殺舟子、久藏方睡、聞之曰、有舟子、猶且恐死、而殺之可乎、睡與不睡、於死無加損、枕柂復睡

識鑒

赤穗大石良雄執贄伊藤仁齋、一日來侍其講書、而時時睡不聽、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懶惰如彼、不如不學、仁齋曰、小子勿妄謗、以吾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

太宰春臺少時從中野撝謙而學、撝謙悅其爲人也、謂曰、子天下俊英、他日成就可坐而待矣、予雖不肖、獨於子不失也

中野撝謙、名繼善、字完翁、肥前長崎人、少年從伯父林道榮聞洛閩學、及長如江都、仕官數跌、最後仕吉田侯牧野成央、享保五年歿

賞譽

朝鮮姜沆見藤原惺窩、出語人曰、君子哉、我朝鮮三百年來、未有若人、予雖漂落異域、得聆謦欬、豈不大幸乎

堀杏菴有詞藻、朝鮮使稱曰、文苑老將

堀杏菴名正意、字敬夫、又號杏隱、近江人、受業藤原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三子皆以才鋒相高、上下角逐、爭相先後、而杏菴獨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杏菴又精醫術、出仕安藝侯、是時尾張敬公好學下士、欲得杏菴臣之、乃遣使請之、於是從仕尾張、初爲法橋、後進爲法眼、寛永中如江都謁台德大君、拜衣服酒食賜、且奉旨入弘文院、預諸家系圖傳編修、別自撰武家系圖若干卷、杏菴長子正英號立菴、仕安藝、次道隣仕尾張、立菴有二子、曰玄達、曰正朴、玄達生景山、正朴要木下順菴女、生南湖

景山名正超、字君燕、篤學精通、而和厚近人、循循獎掖後學、是以從游之士、多嚮彬雅、其詩文結構整齊、亦一時作家、歿于京師、安藝侯親製碑文、賜之嗣子云

南湖名正修、字身之、別號習齋、與從弟景山同爲杏菴玄孫、博學強記、善詩工文、最精易理、嘗演蘇氏易說、著書數萬言、與景山同繼職爲文學、其在京師也、

准三宮豫樂藤公數召對、清問禮遇甚優、其歿也藤公賜親製碑銘、子孫相繼爲儒官

石川丈山才名長於詩、朝鮮權式稱爲日東李杜、物徂徠亦云東方之詩杰

石川丈山、名凹、初名重之、參河碧海郡人、祖正信戰死於長湫、父信定亦有武名、丈山爲人驍勇、鍊武事、又好讀書、善歌詩、而夙有遺世志、大坂役、在東照大君麾下、潛出接戰、獲二甲首、而還事平、以其犯軍令也、見黜、遂屛居京師、時年三十三、遊藤原惺窩門、與林羅山、堀杏菴、菅原得菴、野間三竹等諸名士交、詩相懽、嘗作漁村夕照詩、其末句云、欲將蓑衣曝返照、釣竿還是漁陽戈、惺窩稱曰、斯人後必爲詩宗矣、以母老家貧、強應紀伊侯淺野長晟招、將往、乃謂羅山、得菴曰、此非我志、不得已也、母終天年、我必遂吾志矣、時年四十一、後從徙於藝事之十三年、母以病歿、乃上書致仕、不許、輒行、反京、所司板倉周防侯與丈山有舊、善遇之、乃欲薦于大府、丈山固辭焉、寬永十八年、就叡山麓一乘寺村、築詩仙堂以居焉、使畫師探幽法印肖漢魏至唐宋詩家

三十六人像、又自書其詩、扁列楣間、自號六六山人、或號頑仙子、或稱凹凸窠、日吟哦其下、優游自適、每諸名公經過、談論唱和、以爲娛樂、居有年所、世仰其風、來訪者日多、丈山厭其應接、謂周防侯曰、我老矣、甚倦世事、將欲歸隱故丘、終吾天年、侯不許、丈山曰、然則自今予不復入城市、乃作和歌一首以示其意、後水尾上皇高其風操、欲徵見之、丈山乃書所嘗作和歌上之、以誓不渡鴨川辭焉、其歌曰和太羅志那勢美農於我和能、阿佐久登母於伊農那美蘇布閑計和波追可斯、上皇覽而嘉歎、不強、乃詔曰、汝縱而性情、丈山嘗戒弟子曰、忠義所在、上意有所不顧、亦足以見其志節矣、諸侯辟召、皆不應、所司代敬禮皆就見焉、寬文十二年、年九十而歿、著有正續覆醬集、丈山不置妻妾、無嗣子、詩仙之堂、門人安宅者繼而守之、後又僧住者二世、今則比丘尼居焉、其遺琴劍扇拂硯等依然今尚存矣、享保中、靈元院上皇嘗一臨幸詩仙堂、由是遂列爲洛東名勝云

中江藤樹道德邵高、雖野人婦女也、一見如飲醇酒、盎然而醉、當時呼曰近江聖人

朱舜水稱伊藤仁齋曰、學問文章、日本翹楚

朱舜水、名之瑜、字魯璵、明浙江餘姚人、穎悟夙成、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及長受業吏部左侍郎朱永祐、精研六經、特通毛詩、少抱經濟之志、有識期以公輔、擢自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考官吳鍾巒貢劄、稱開國來第一、天啓以降、政理廢弛、國是日非、故絕志於仕進、而有高蹈之風、崇禎末、蒙徵辟、不就、弘光元年、又徵、即授重職、其薦出於荊國公方國安、而大學士馬士英當國、舜水不欲累於姦黨、故辭不受、臺省交章劾其偃蹇不奉朝命、舜水星夜逃于舟山、方是時、清兵渡江、天下靡然薙髮變服、舜水惡之、乃浮于海、直來我邦、轉抵交趾、復還舟山、適會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舜水豫料其敗、上疏固辭、凡蒙徵辟、始自崇禎、前後十二、皆力辭焉、監國九年、魯王特敕徵之、舜水適在交趾、奉敕歔欷、欲往赴之、會安南國王撒取流寓識字之人、差官應以舜水、國王召見、逼而使拜、舜水長揖不拜、君臣大怒、將殺之、舜水

毫無沮喪、辯折弥厲、久而感其義烈、反相敬重、既而欲還舟山、謝恩陳情、聞其已陷、進退失據、於是熟察時勢已去、不可復振、乃執仲連之節、懷不王秦之義、遂來居長崎、實我萬治二年也、流落海外幾十五年、數至我邦、漂泊交趾暹羅之間、艱苦萬狀、往而復還、蓋志有爲、而事竟無成也、寬文五年、水戶侯光國聞其學植德望、厚禮聘之、以爲賓師、禮遇甚隆、舜水爲人嚴毅剛直、動必以禮、稜稜風望、觀者敬畏焉、每進見談論、依經守義、啓沃備至、教授學者、亹亹不倦、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學務適用、自凡古今禮義大典、至於宮室器用之制、農圃播殖之業、靡不通曉、生平潔居、不妄言笑、惟以邦讐未復爲憾、至切齒流涕、明室衣冠、始終無改、魯王敕書、奉持隨身、未嘗示人、初舜水與國姓爺鄭成功晉議謀恢復、於是鄭成功乃遙寄書曰、一別萬里雲外、常望東天、眷戀不休、森不肖荷光武重興之義、不得舍于寢食之間、雖然力微勢疲、無奈狼狽、今欲遠憑日本諸國侯、假多少兵、恭望台下代森乞之諸國侯、使是與台下曾謀之處也、台下今做採薇客、而莫忘國恩、鄭成功、初名森、後更名成功、字大木、我肥前平戶產也、逮父芝龍西還舉義、

遂爲所迎、乃俱議圖恢復、芝龍之被誘降也、成功不爲少挫、益撫士畫策、每雄據閩廣間、清主迄不得志於征勦、成功後棲臺灣、啓土牧民、大張綱紀、臺地自是馴致詩禮之俗、儼然一王國、以康熙元年病歿、年三十八、子經嗣立、二十年而死、孫克塽立二年、始以國降、父子相續持前明正朔四十許年、舜水不得遂其志、天和二年、死於江都駒籠之邸、年八十三、瘞於常陸久慈郡大田鄉瑞龍山下、水戶侯私諡文恭、親題其墓曰明徵君、以成其志也、又親編輯其遺文、自署卷首曰、門人光國輯

元政律師風軌恬淡、沈冥玄通、世目爲如來化身

元政律師、俗姓菅原、名日政、號妙子、平安人、幼齡穎異、一受句讀、皆能諳誦上口、浮屠九巖一見奇之曰、何物生寧馨兒、年十三仕彥根侯井伊直孝、年十九隨母遊和泉和氣、禮日蓮像、發三願曰、出家得度、曰父母壽考長竭孝養、曰讀天台三大部、是時泉涌寺有周律師、講說法華經、元政日往聽焉、激昂感涕、語以出家之志、律師止之曰、汝年弱、他日爲僧不晚也、年二十六、移病致仕、事妙顯寺日豐上人、遂髡緇爲

僧、得讀三大部、元政爲人精力絕倫、博學強記、無不閱、兼善詞章、甚有袁宏道之風致、旁通國學、好爲和歌、占居深草、稱瑞光寺、持律甚嚴、少間不解袈裟、兀坐誦經、有人來訪道、則諄諄開示、有招焉者、雖富貴人必辭焉、有贈絹帛者、必換之木棉、以施弟子、當時聞其風者、莫不風靡焉、與歸化陳元贇心機冥契、爲方外交、又與熊澤了介友善、了介雖素不悅浮屠、大欽元政風猷、時時來訪、談晤移晷、雖語及佛理、了介色莫逆矣、但曰、如今緇徒、咸是麁纖、可歎可歎、苟使釋迦見之、其謂之何、又使孔子見今日儒者、亦謂之何、時講源語、或問法華經、或拉伶人來爲雅樂、元政素誠孝、前是迎二親養於菴側、孝敬純至、父母年高尚健、父享年八十七而歿、尒後母欲詣身延山、時年七十九、元政扶持以往、寬文八年、母亦八十七而死、元政尋暴病遂寂、年四十六、著有扶桑隱逸傳、草山集、及護法書數種、

陳元贇、字義都、號旣白山人、明虎林人、崇禎中進士下第、避亂投化、後以山人應尾張侯聘、時時來游京師、又如江都、與諸名人爲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僧元政始相識、契分尤厚、元政嘗贈詩云、公本大唐賓、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調況非倫、不知何夙世、合如車雙輪、其平生所唱酬者、彙爲元元唱和集、刊行于世、元政詩文、慕袁中郎、此邦奉中郎、以元政爲首、而元政本因元贇知有中郎也、元贇善拳法、當時世未有此技、元贇創傳之、故此邦拳法、以元贇爲開祖矣、正保中、於江都城南西久保國正寺教徒云

北村雪山家貧、書大字無筆、乃拉蘆簾以爲筆揮掃、其字遒逸、風骨神妙、清人見之、歎賞不已曰、雖我邦能書者、亦無過之也、

朝鮮人覽伊藤仁齋送浮屠道香序曰、[illegible]亦以文鳴者、亦無過之也、其論儒佛最允當、九原可作、釋迦抵掌稱善哉

仁齋送浮屠道香序中有言云、自人視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視之、本無儒無佛、吾道師道、豈有二乎哉、又云、雖釋迦不能離今日之天地而獨立、則自見儒道之不可離焉

或目伊藤仁齋曰、如泰山巖巖、可親而不可動也

大串雪蘭精通史學、長於編削、安積澹泊稱曰、劉道原揭曼碩之流亞也

大串雪蘭、名元善、字子平、原氏平野、京師人、鞠於祖母家、因冒大串氏、幼小絕悟、過目成誦、年十三、東抵江都、水戶黃門光國廩祿之、使就懋齋野傳肄業、研究經義、咀嚼史鑑、議論清切、敻出人意表、咸謂青出於藍、既長預彰考館史書、淹貫密察、多所發明、人皆稱其精確、黃門知其能善遇之、屢使於京師、購求遺書、嘗如長嵜與清人張斐接、斐深賞異焉、元祿九年、參議綱條擢爲近侍、掌編修事、雪蘭素尫羸多病、至是增劇、不能視事、遂以不起、年三十九

安積澹泊、名覺、字子先、常陸人、水戶侯世臣也、祖正信、稱覺兵衛、元和乙卯大阪之役、屬小笠原秀政有戰功、後委質於水戶、父繼食其祿、澹泊少有俊才、好學、義公以爲其器不減乃祖、乃命襲稱覺兵衛、既而祿屢增、職至番頭、初年十三、始來江都、師朱舜水、居

三歲、病痘歸鄉、故親受句讀者、僅孝經小學論語耳、及長、博學能文、而史學尤擅長、是時義公方好述作、網羅奇籍、乃聘致安藤素軒、森尚謙、鵜飼金平、谷重遠、栗山潜鋒、三宅觀瀾、安藤年山等名儒數十人、大開史局、編修日本史、澹泊乃入彰考館、充日本史總裁、全編二百四十六卷、稿以享保庚子脫、前後預者無慮數十百人、而澹泊之功居多、年老氣力不衰、年七十二、撰烈祖成績、澹泊名高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舉、而謙虛自卑、於其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能足為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稿於衆人以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澹泊素有氣槩、文武兼資、東人獷悍、以書生揖讓絃歌之習為孱弱、或編之醫卜間、澹泊心醜之、晩年遂不以文人自居、然而性甚愛菊、自號老圃、凡諸家奇品、莫不旁搜並救而栽培之、於是安積氏之菊聞于國中、嘗上百種于守山侯、侯亦賜佳品十餘種、澹泊嘗寄田子愛書曰、亡師朱文恭有菊於義公帖、載在遺文外集、覺百事不能學文恭、而唯此一事、稍存餘風、不亦可羞之甚哉、元文二年歿、著有烈祖成績、湖亭涉筆、澹泊集、

松浦霞沼年十四歲時、置詩草於案上、南部草壽取而讀之、歎賞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以為抄寫唐詩、對馬侯聞之、乃使霞沼受業木下順菴

松浦霞沼、名儀、字禎卿、播磨人、幼遊京師、學于南部草壽、大有奇才、善屬詩、對馬侯聞之、使學于木下錦里、學成、為對馬學職、屢為韓人所称、

南部草壽、不詳名字、號陸沈軒、京師人、其先越長尾氏族也、寬文十二年、遊於長崎、奉行牛込勝登方嚮學、遇草壽、延寶丙辰、始建聖廟於立山、擧草壽為祭酒、弟子日盛、長崎之有黌舍、昉於此、草壽居八年、辭職歸京、富山侯辟為文學、為人俊爽、精經濟、通典故、元祿戊辰歿、著有職原抄支流、義子南山嗣、

南山、名景衡、字思聰、肥前長崎人、本氏小野、父昌碩善醫、昌碩死、南山尚幼、母亦改醮、卒失怙恃、父執盧莊暨小林謙貞、憫其孑立、俱養之於家、南山好學、才情雋異、從閩人黄公溥、杭人謝叔且學詩、為二子所賞、寬文壬子、南部草壽自京師來、為府庠教授、南山委贄為弟子、草壽深器之、養為義子、於是南山乃冒南部氏、草壽在長崎八年、反京師、因命南山從學筑後安東省菴、富山侯聘草壽掌學、賜祿百五十石、南山學既通而東、草壽既沒、富山侯命嗣其後、去寓於江都、事木下順菴、居三年、侯屢召、乃還、正德壬辰、死於越中、年五十五、南山為人溫恭、精通經史、文才富贍、身既多病、自撰詩文、名以喚起漫草、長子景春嗣、

景春、字國華、南山長子也、聰慧絕倫、善詩及書、與年十八喪父、哀毀過禮、奉母甚孝、友愛兩弟、慨然有大志、博通經史百家、富山侯寵遇甚渥、乃加俸祿、并前二百石、奉職三年喪母、次弟亦亡、景春不堪悲感、遂以享保丁酉病歿、年僅二十三、季弟亦踰月而亡、南部氏絕

朝鮮人吳南老覽南部南山懷環翠園詩、至雁歸塞北猶為客、梅發江南暗憶人、極口稱賛

雨森芳洲才學俱富、木下順菴稱曰、後進領袖

物徂徠評鳥山芝軒詩曰、晩唐宗匠

鳥山芝軒、名輔寬、字碩夫、一號鳴春、攝津人、或云、伏水人、工詩善書、徙家京師、講說授徒、著有芝軒吟稿、男輔門、號香軒、亦善詩、著香軒吟稿、

物徂徠曰、木下順菴先生者出、而扶桑之詩皆唐矣

林道榮高天漪俱以書名、世目曰長崎二妙

林道榮、名應寀、字數雲、一號墨癡、又號蘿山、肥前長崎人、幼讀書、一目五行、讀則成誦、又工字學、凡真草行隸、無所不能、所著詩文、不務構思、下筆立就、萬治中、從奉行妻木氏之江都、乃祝髮自號道榮、名聲大振、遂被衆忌、殆將害之、故亡走反長崎、寬文癸卯、擢備譯員、時年二十四、延寶貞享之際、道榮之書名顯于天下、遠近爭求、王公貴人、厚幣購致之、大村侯大崇道榮、乃賜雄浦地數十歩、以為僑居之所、又有寵於奉行牛込勝登、是時大譯劉宜義博聞好學、亦被奉行寵遇、故道榮與宜義、晝夜陪侍守廳、賦詩屬文、未之有間、一日奉行延二人、置酒、偶分杜少陵東閣官梅之句、各賜以號、宜義為東閣、道榮為官梅、由是

道榮子孫相襲氏官、據元祿中、清國進士周勒山游長崎、道榮應接唱酬、勒山大奇之、當是時、大擅才名者道榮一人而已矣、寶永五年、年六十九歿

高天漪、名玄岱、字子新、一字斗膽、又號婺山、肥前長崎人、祖壽覺、福建漳郡人、航海寓於薩摩、後歸于明、父大誦、年十六、跡父入明、弔父之墟、遊齊魯燕趙之間、北經匈奴之域、南及東寧之限、行嘆天下文物之盛、歷覽名山大川之勝、凡十有二年、一日慕母之念不歇、輒登商船、直歸長崎、時寬永六年、而大誦年二十七、居數年會譯者死、官召大誦以補闕、於是附貫長崎、自稱深見氏、蓋以高氏出自渤海、我俗讀渤海言深見故也、天漪者、大誦仲子也、自幼有瑰才、學于僧獨立、獨立、本姓戴、名笠、字曼公、浙之杭州西湖人、明之遺士也、明亡、航海寓長崎廿有餘年、及黃檗隱元禪師到此、祝髮爲書記、獨立素有書學、且善醫術、天漪兼通其技、延寶中、入京師、風早參議實種善遇之、遂達太上皇、問養生保命之道、天漪作養生編一卷以進呈、後以醫游事薩摩、已幾去、復住長崎、天漪爲人豪宕卓犖、輕視長崎富豪者、不屑與爲禮、凡士之貧窮好學者、輒加敬愛焉、故肉食者往往忌之、

天漪以藝學爲事、尚氣節、嘗曰、大丈夫之處世也、不苟不驕、志於青雲、何必因人祿祿里巷相徵逐乎、後遂與室鳩巣、三宅觀瀾、同應大府之召、來江都、列儒員、天漪之書、當世與林道榮齊名、道榮死、天漪獨步天下、太宰春臺曰、林道榮、高天漪、俱以善草書知名、然林不及高、筆法無變化故也、但林兼諸體、高非草書不能作、此則高不及林處也、人特稱林者以此也已、天漪、享保壬寅、年七十四歿、二子、長但賢、字松年、次倫庸、字龜齡、天漪有弟、名順麟、字子春、才氣出群、博覽文史、長于詞賦、兼通醫技、爲人廉正、讀書朝夕不倦、一時稱學行兼優

正德元年、韓使來聘、覽新井白石詩草、大賞異之、各爲其序跋論之、製述官李東郭名礥字重叔曰、其詩格清而響亮、語新而趣遠、往往有與唐人相肖者、通信正使趙大年名泰億曰、華絢而實茂、格高而趣雅、豪健而不流於麤硬、婉麗而不泥於纖巧、駸駸有盛唐人口氣、通信副使任用譽名守幹曰、其學富、而氣亢格秀、而詞藻采色相宣、音律諧叶、通信從事李美伯名邦彥曰、其格力清健、詞彩華絢、不但音律之諧叶、聲調之雅麗、雖使公生於中華之盛際、得與鴻工鉅匠、屬韃而周旋、余恐其不在下風也

山縣周南見朝鮮使、應酬敏捷、松浦霞沼稱曰、此來唯一次公足爲吾扶桑吐氣、每値抱藝來見者、則曰次公英才英才、雨森芳洲亦言海西無雙

物徂徠與山縣周南書曰、安藤東野文益進、近者至欲作書偏木鐸乎海內、其意蓋更樹漢幟乎趙壘云爾、其

才信不減淮陰多多益辨、但時則少、隆準公也

守屋秀緯學安藤東野、東野死而後遊物徂徠之門、徂徠愛其所爲、克肖東野、每言東野不死

守屋秀緯、名煥明、號峩眉山人、江都人、祖定秀爲駿侯忠長臣、駿侯國除、退隱總之古河而歿、父唐、字秀安、徙住江都、以醫爲業、秀緯繼守醫業、出仕大垣侯、少好學、學安藤東壁、東壁死、遊物徂徠門、以詩文稱、而一不留搆、洒落接世、不欲爲詭激之行、夸詡之言、社交雖廣、無甚親疎、惟與越智君瑞、服部子遷、平子和、相得甚懽、三子亦賞其通敏、寶曆四年、年六十二歿

高蘭亭詩才聰敏、物徂徠目曰、趙壁抵連城

物徂徠曰、服部南郭下墨水、平金華泛深川、高蘭亭泛三叉之作、鏘然玉振、皆不易得也、乃自折簡寫之、貼著

牀壁

（服部南郭下墨水詩曰、金龍山畔江月浮、江搖月湧金龍流、扁舟不住天如水、兩岸秋風下二州、平金華早發深川詩曰、月落人烟曙色分、長橋一半限星文、連天忽下深川水、直向總州爲白雲、高蘭亭三叉口泛舟詩曰、三叉中斷大江秋、明月新懸萬里流、欲向碧天吹玉笛、浮雲一片落扁舟）

伊藤仁齋有儁才子五人焉、長東涯、名長胤、字原藏、次梅宇、名長英、字重藏、次介亭、名長衡、字正藏、次竹里、名長準、字平藏、季蘭嵎、名長堅、字才藏、各以儒學顯、而東涯蘭嵎最出於其類、故時人稱曰、堀川五藏、頭尾最良（伊藤仁齋居於京師堀川）

物徂徠曰、人才則熊澤了介、學問則伊藤仁齋、餘子碌

碌不足數也

或問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如何人、春臺曰、觀其貌也恭、聽其言也從、君子人也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讀書也慧眼了了、洞徹紙上、所謂眼光一人也

太宰春臺稱伊藤東涯曰、天下博物（服部南郭亦有此言）

服部南郭曰、予讀熊澤了介經濟說、足蹈其地、口論其政、事事確說、不似他人空言矣

服部南郭曰、宋儒窮理說、豈易極其宗旨乎、我邦得朱之意者、其唯山嵜闇齋乎

木下順菴爲一世所敬慕、成德達材、多出其門、宇明霞稱曰、桃李滿門

（宇明霞、名鼎、字士新、京師人、父安治屬角倉與市司運漕、以貫貸寵於衆諸侯、明霞幼有節槩、不喜商賈業、比十七歲、與弟士朗辟旋別處、不畜妻妾、清苦守節、發憤讀書、足不踰戶閾十有餘年、時人爲之語曰、都下不見者有三焉、不見宇三平至市、不見香川太冲治病、不見谷左中作文、先是物徂徠倡復古學於江都、明霞悅其說、而多病不能東遊、乃遣弟士朗從學焉、京師講徂徠之學、自明霞始、後來意見漸異、事事反戈徂徠、遂爲一家說、兼善詞章、結構整密、明霞性耿介有奇特之行、與世不合、雖家道空乏、志節不屈、苟有頷合者、則信交忠謀、損己益人、莫不盡心、夙喪士朗、尋又喪父母、哀毀過禮、加之善病、而力學不休、終身不從歡樂、不邇聲色、諸侯數辟不起、延享乙丑、病歿于家、年四十八、菅原中納言家長爲製誌銘、著有論語考、姓氏解、名字解、唐詩集注、名公四序評、滄溟近體集解、語字解、明霞遺稿、士朗、名鑒、初字士

茹、東遊江都、學於物徂徠、爲人和厚近人、爲衆所愛慕、與士新友愛篤至、其學充實不相讓、世称平安二宇先生、而年僅三十一先士新歿、著有遺稿）

秋山玉山嘗登富士山、爲記三千餘言、服部南郭稱曰、是神仙中文也、又曰、天地有富嶽、乃始有此文

服部仲英初見原雙桂劇談半日、退而嘆曰、至如雙桂先生、則文藝能事畢矣

（原雙桂、名瑜、字公瑤、又號尚菴、京師人、父光茂、甲斐信玄之將原虎胤六世之孫也、住平安、不仕、雙桂生而凝雋、異於群兒、十歲受章句于伊藤東涯、漸長、甚嗜學、口誦手錄、晝夜不廢、伊藤東涯称爲後進領袖、或曰、其先美濃守以驍勇著、此子他日亦有以文事大過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服闋之大阪、既而如江都、依舅氏原芸菴、與青木昆陽、高蘭亭、呂玄丈輩、往還論文、居三歲、念母不已、乃赴大阪、母尋病歿、遂

復歸京、時年十九、是歲伊藤東涯歿、雙桂無善醫、遂近來請治者、屢滿戶外、延享中、唐津侯士井利里召良醫、雙桂應聘、山脇東洋來謂曰、請勿就辟、君學富量深、它日必當遇三顧之人、以竟其用矣、如醫術於他人可称、於君乃末技耳、以末技屈仕僻遠之藩、甚惜之、雙桂曰、於乎、如子之所言者宇宙有幾哉、吾烏敢當之、且已應其召、義不可辭也、遂適唐津、閱八年歸遊于京、遂遇東洋、東洋握雙桂手嘆曰、使平平庸器皆到貴顯、而海內名士屛處僻遠、信有命哉、寶曆十二年、侯徙古河、雙桂從焉、更爲儒官、雙桂博學強記、奮然以究道治經爲志、於漢儒以來諸說、無所不窺、久之以爲咸不得聖人之旨、遂立自己見、以論孟爲根據、細講道德性命、著洙泗微響、謂是可以庶幾百世俟聖人而不惑矣、當是時、學者非朱即物、非物即藤、於是慨然作非朱詰物疑藤三種、明和丁亥、携子恭胤遊江都、病發而歿、年五十、恭胤字敬仲、襲父祿、已而以病致仕、不允、猶乞不止、以是獲罪、禁錮匝年、終削籍、既而來江都、入大府仕籍而死、有子名善、字公道、著先哲叢談

永富獨嘯菴曰、予訪大潮師、得覽書軸、蓋諸名勝送師之辭、始有國子靜之書、精采如洗、有絕俗之致、次林道榮、遒勁縱橫、有高世之韻、次高天漪、風神瀟灑、有飄舉之氣、次物徂徠、如龍如蛇、垢視宇內之氣、溢於紙上

釋大潮、名元皓、字月枝、肥前松浦人、博覽宏識、禪餘之暇、好詞章、東如江都、游物徂徠之門、詩名與釋萬菴相齊、歸住持蓮池龍津寺、後退居甘露山寺、蘐苑能文士皆死而後、獨大潮與服部南郭振藻東西、聲望頗頹、大潮自少耽書籍、佶佶誦讀、雖年老也、未嘗午睡、永富獨嘯菴嘗訪其居、大潮方假寐、起曰、昨夜風烈拔樹撼屋、殿宇破壞、通宵不合睫、吾年八十有五、今日而午睡、我老矣、其精勤如此、年九十三而寂、著有魯寮文集、松浦詩集、西溟餘稿

國子靜、長崎人

永富獨嘯菴道長澤樂浪翁、英偉倜儻、丰標落落、與之言、縱橫古今、辨明時宜、挺然中古諸彥之上、嗚呼、使翁遇英明果烈之主、當爲候嬴范增矣

長澤樂浪翁、名不乜、肥前島原人、幼齡喪明、人畫其掌教字、遂諳誦經史、廿五歲作王道內篇、布於一時、天資豪宕、有經世畧、嘗言丈夫豈爲身在於闇巷、亦在於海內焉爾、豈爲足行于道路、亦行於海內者尓、生乎哉文武道、死乎哉文武道

永富獨嘯菴曰、偃武以來、豪傑之士四人、山鹿素行、熊澤了介、伊藤仁齋、物徂徠

山鹿素行、名高興、字子敬、初名義以、一號隱山、陸奥會津人、其先居於東肥山鹿、因以氏焉、素行生而穎悟、隨父家於江都、八歲能讀四書五經七書、十四歲能作詩屬文、是時烏丸大納言光廣、飛鳥井大納言雅宣、自京師來、召見素行、大奇其才、詩文唱酬、十六歲因黑田信濃守用直、大森信濃守賴直、荒尾平八

之成請、講四書及左傳禮記、及長、卓犖豪宕、有曠世之才、文武兼資、以名教自任、以武學行、年未三十、名聲藉甚、大猷大君聞素行名、屢使侍御之士試之、乃有擢庸之意、未及焉而薨、赤穗侯淺野長直雅就素行問武學、親執弟子禮、於是厚禮聘之、給祿千石、此歲承應壬辰、素行年三十一、居九年、上書致仕、而赤穗侯敬禮弥渥、當是時、素行聲望益貴、上自諸侯幕府麾下之士、而下至藩國大夫士、閭閻處士、爭入其門、不可勝計矣、淺野因幡守長治嘗訪素行、語次從容謂曰、仄聞先生之言、自今以後、非祿一萬石、則不肯出仕、太好、夫非得祿萬石、烏得聘驥足乎、先生之才、大明聖道、精鍊武學、天下之廣、一無有駢肩者、假令望五萬石、未爲過也、獨憾寡人國小、不得聘先生也、素行博覽強記、甚好著述、撰兵法神武雄備集、武敎要錄、兵法或問、武經全書、古今戰畧考、武類全書、手敎要錄、武經本論等書、大發明武學、又迄老莊浮屠巫祝之說、無不考究、以爲皆非正道也、乃退述治敎要錄、脩敎要錄、以說聖學之要、其說專宗周程張朱、既而一旦有所見、乃謂曰、漢唐宋明諸儒、其訓詁事論、各可采用、而曰得聖學之正脈、則未也、於

是作語類、以建一家言、又提擧其綱領、名以聖教要錄、刊布于世、寛文六年、坐左道惑世、謫於赤穗、而聖教要錄命行銷毀、或曰、慶安中、有由井正雪者、以武學而鳴、同其友丸橋仲弥、蠱惑群不逞、密謀姦逆、跡覺皆伏誅、自是執政憎武學者多集生徒、素行之見放、亦實坐于此、不但作聖教要錄也、素行既見謫也、赤穗侯敬待如賓、居十年、適會大猷大君廿五回忌辰、日光王爲請于大府、因得釋、反江都、執政久世大和守廣之命曰、出入舊所權侯門、特許之、會集處士、則不許也、以貞享四年歿、年六十四、素行雖以武學行、而其所志、則在于脩己治人、上祖述其武學者、到今甚衆、而希傳其文學識者或惜之

江村北海(別見)評新井白石詩曰、白石天授敏妙、獨步藝苑、所謂錦心繡腸、咳唾成珠、藝語諧韻者、索諸異邦古詩人中、未可多得者也

近世叢語卷之四終

近世叢語卷之五

品藻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伊藤仁齋道諸葛孔明、渠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然則子當路于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仁齋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為孔明、孔明亦不能為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乎

貝原益軒與五井持軒書言、伊藤仁齋執拗偏見、似郝京山矣

三宅尚齋評山﨑闇齋曰、以淺見絅齋嚴威、佐藤直方俊爽、而未能及翁風韻也

室鳩巢曰、山崎闇齋、近世豪傑之士也、然自處太高、待人太嚴、其授受之間、無從容委曲、以盡彼此之情、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豈不之思耶、至其晚節好神道、使人失望

或問中江藤樹、雨森芳洲曰、賢人也、隱居近江、隣里鄉黨稱為佛子、有所交爭、必聚於其庭、以質焉、吾無得而間然焉、問山崎闇齋、曰嘗為沙弥、廿歲左右著闢異一篇、貼於寺門、遂蓄髮入儒、可謂丈夫、惜乎未知佛意也、問伊藤仁齋、曰、余少歲觀望儀刑、至今宛在心目、君子也、問物徂徠、曰、博學文章、海内無雙、第憾於大綱上有差矣、問木下順菴、曰、愷悌愛敬、教育英才、則見之、其佗非吾所得而知也

雨森芳洲曰、吾自飲食衣服、以至宮室爵位、絕無偏好、故閨厨寂寞、家門無事、質諸鬼神而無愧、縱不及老莊、關尹以下蔑如也、唯平生最不堪者有四、一曰、詩惡二曰、碁輸、三曰、身疼、四曰、錢無耳

雨森芳洲曰、米川操軒、仲村惕齋、藤井懶齋、固不可以博學名之、然其立身卓偉、自脩謹嚴、亦可以為篤行鄉

先生、今則無斯人矣

米川操軒、名一貞、字幹叔、京師人、家世業販賣、操軒性廉介不屑也、乃受業三宅寄齋、寄齋期以遠到、寄齋沒、乃謁山崎闇齋、請益、遂以性行篤學名于世、而不干祿仕、壹奉程朱之說、四子小學近思錄書易等外、不欲泛觀他書、雅與伊藤仁齋相懽、近仁齋排程朱學、建一家言、操軒不懌、乃贈書絕交、與藤井懶齋仲村惕齋、貝原益軒親善、終身隱居、年五十三而死

仲村惕齋、名之欽、字敬甫、京師人、自為童子時、厚重不好嬉戲、及長、惟務篤實、不喜浮靡、先世住市中、而惕齋厭其喧囂、遷居幽地、日杜門潛心大業、諸論學談文之外、不敢為泛交、性廉貞寡慾、於功名財利、泊然無情、雖少長于賈豎之間、不知物價、其家世豪富也、而盈縮無所問、嘗為管長所贓墨、親串欲以訴官、惕齋不可曰、以私財損人性命、不慈莫大焉、從是家道日衰、而亦不為意、惕齋博物洽聞、莫不窮綜、而尤邃于禮、其處家行己吉凶及日用之間、一軌於古道、言動不苟、踐履足則、又審音律、其所發明者、雖當世達者欽服之、專奉性理學、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

異說、其教人以小學近思錄開發之、惓惓至老不少怠、常云、吾厚信朱子經說、設使其有謬說、爲朱子所誤、亦所不辭也、又曰、解說經義、寧下毋高、寧拙毋巧、研究剖析、務以得本旨爲要歸、著有四書鈔說、五經筆記、四書筆記、三器通考、愼終疏節、追遠疏節、讀易要領、姬鑑等書、凡四十餘種

藤井懶齋、名臧、字季廉、一號伊蒿子、筑後人、以醫術仕久留米侯、一日誤用藥餌、告官自黜、隱居京師、專以儒行、不復執刀圭、晚以近其先塋所在、退居于京西鳴瀧村、超然絕世累、其學宗紫陽、高談性理、一時藉然有隱君子聲、懶齋本豪氣、及老益慷慨、每曰、余有一策、關東若召吾、則無程而至、即日獻之、朝陳夕死無復憾矣、有子名團平、卓犖喜兵、好說天下之形勢、爲父執米川操軒仲村惕齋所憎、然團平不以爲意、懶齋亦不禁、室鳩巢於懶齋、本無半面之識、而甚推尊之、稱伊蒿先生徵君、著有國朝諫諍錄閒際筆記、睡餘錄、本朝孝子傳、大和爲善錄等書數種

物徂徠氣宇雄豪、卑視一世、而獨以伊藤東涯爲一勁敵、磬然恒抱爭衡之志、有自京師來者、必先問東涯事業何如、伊藤東涯謙遜自牧、夷然視物徂徠、每値東人、未嘗有談及徂徠也、於是人定二子神宇

伊藤東涯嘗覽物徂徠送菅神童序、謂弟子曰、似大人着鬼臉以怖小兒、東涯評騭徂徠、唯此一言耳、奧田三角云

山田麟嶼、名正朝、字大佐、後改名弘嗣、姓菅、江都人、父宗圓、大府醫員、文昭大君時爲儲君侍醫、階法眼、麟嶼生而警悟、不好弄、甫六歲能讀國字書冊、賦和歌亦可誦、七歲讀論孟五經、旁通子史、不煩課督、既而修文辭、操唐音、旁學音律、才益秀、記聞益博、人皆稱神童、名譽益隆、遊物徂徠之門、徂徠稱曰、吾家千里駒、號麟嶼以獎譽之、博士室鳩巢亦器之、以聞大府、享保九年、有德大君命執政試之私郎、詩立就、可觀、於是大君乃命執政曰、山田正朝齒尚髫年、才茂而業勤、宜優之餼稟以玉其成、乃給歲俸二百石、以爲學資、補員儒林、是時年十三、明年請假三年、游于京師、見伊藤東涯、大悅之、從而學焉、在京閱歲、聞父病東歸、享保廿年、患痘而歿、年僅二十四

物徂徠曰、伊藤仁齋道德、熊澤了介英才、與余之學術、合而爲一、則可謂聖人矣

平金華狂縱不檢、屢遊妓樓、或謂物徂徠曰、何不誚讓也、徂徠曰、渠昂昂千里駒、數調之、恐風逸矣

伊藤東涯道弁河天民、雖才峰峻絕、不可以託六尺之孤也、或以告、天民默然項之曰、東涯知我哉、篡立則不可知、第不爲人欺也、東涯反之、危矣

或問伊藤東涯曰、物徂徠學風何如、東涯曰、蓋明末也

弁河誠所謂、物徂徠一世偉人、然人所皆知、爲己獨知、是其一癖

梁田蛻巖曰、新井白石行事心術、似鼂錯主父偃、祇園南海亦言如王安石

門弟子謂弁河天民曰、先生苟得志、則使我輩爲何官、天民各品題之、有一人曰、小子雖不肖也、如爲廩吏、則絲毫不跌會計、天民曰、不可、其人艴然曰、先生以予爲有盜心與、天民曰、否、予則擇有盜才者、駕馭任之也

物徂徠謂伊藤仁齋好奇、太宰春臺曰、是夫子自道也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之教人也、望以君子、物徂徠則望以豪傑、其是非得失、猶馬援所謂伯高季良也

太宰春臺曰、物徂徠者、豪傑之士也、雖然後於伊藤仁齋而出、故其學雖不本仁齋、而不能弗以仁齋為嚆矢也

李王所謂古文辭、剽竊摸擬、一字一句、必取諸古人、而不免破綻、太宰春臺目曰糞雜衣

三滴竹溪善為說辭、嘗言見於王侯、藐其巍巍然、而橫佚辯說能盡己意、毫無遺憾者、我不讓于人

平金華與玄海上人書曰、服部南郭諄諄不已、動比吾

老彭、守屋秀緜一日千里、不可追、土屋藍洲清如白璧、雄視無人、余不佞病嬾、盆廢人事、蟄酒獨無恙、勿為念（土屋藍洲、名昌英、字伯曄、豐前中津人、東如江都、學物徂徠、以詞章称、游事延岡侯、尋辭祿去、後又以監衙仕小倉侯）

高蘭亭曰、服部南郭風韻洒落、喜慍不形乎色、毀譽不芥乎胸、獨從己所欲、似謝安矣

綾部絅齋同山本友石造服部南郭家、席上同賦從軍行、絅齋詩曰、老將談兵夜高枕、轅門不鎖月如霜、友石詩曰、鼓聲未斷還命酒、鐵騎提來血髑髏、群彥愛友石之雄駿、求斷於南郭、南郭哂曰、幕中有高枕之將、而後部下有提髑髏之士（山本友石、名克敬、字子璞、別號健齋、豐後杵築人、父宗碩、豐前小倉產也、善碁、始來家杵築、受月俸、友石為人精敏、好讀書、不走勢利、澹泊自守、東遊江都、從服部南郭學詩、以奇才称、小倉土屋伯曄者、物徂徠之徒也、觀友石詩甚悅之、與綾部絅齋書曰、不圖其詩之至於斯也、予固不如也、比之物門高弟、亦伯仲之間也、藩主龍溪公好學、奇愛友石、眷注甚厚、親書一絕賜之、嗣君又特增俸獎異焉、友石天資溫雅恭謹、夙喪父、事母孝、事兄順、母死、兄亦亡、幾即世、二孤尚幼、友石雖家貧、竭力撫字、寡嫂二孤莫不感服焉、享保甲寅年四十六歿）

澤村琴所曰、予不肖無勝人、第於貨色、對人無愧焉

五井蘭洲曰、物徂徠杜門讀書、不與世相涉、時有詰問者、輒曰、習異、不置對、是我家法、是以雖英邁有餘、亦終

不免於獨學固陋

物徂徠創立復古學、開口輒言、余學古文辭知有古言、古言明、而後古義定、先王之道、可得而言矣、五井蘭洲曰、是徂徠張場之幟

永富獨嘯菴曰、服部南郭常言、功名非吾事、蓋似不任名教者、故其言寓託無痕、幽深難窺其識度、蓋物徂徠門下第一流

江村北海（別見）曰、新井白石天授超凡、辭藻絕塵、誠不可及、然清雅秀婉、絢彩溢目、而悲壯沈鬱、渾雄蒼老者、集中無幾、祇園南海唯是一味綺麗、後勤超脫、卻屑屑乎

纖巧矣、梁田蛻巖天縱之才、奇正互用、變幻百出、神工鬼警、孤高獨立于古今之間、惜乎用才太過、有傷風雅、服部南郭天授不及白石、工警不及蛻巖、富麗不及南海、而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一集、竟頡頏於三子

龍草盧夙抱大志、景慕諸葛武侯陶靖節之爲人、嘗自謂曰、大丈夫之在世也、窮達命也、而不與焉、出則爲諸葛、處則爲五柳、乃以草盧松菊爲號

龍草盧、名公美、字君玉、一字子明、別號竹隱、或自称松菊主人、山城伏水人、幼而喪父、家資殆盡、零丁孤苦、母子相抱而泣、年十四、勵志讀書、孜孜不息、而未有所師承也、唯喜物徂徠太宰春臺之學、遂改業爲

儒、下帷平安、教授生徒、草盧善病、家又貧、而高自標榜、恒慕諸葛亮陶潛之爲人、才思秀麗、善詩能書、嘗言我有詩書二癖、欲罷不能、病已入膏肓、其論詩曰、李杜二王之外、獨岑嘉州予所特愛也、明則初有劉青田、後有嘉靖七子、七子之中、謝茂秦爲魁、李于鱗次之、今人以于鱗爲出茂秦之右、而每詩称善者、阿所好、而非通論也、又論書曰、羲獻固亡論也、予所好則唐李北海、元趙松雪耳、明謂無書亦可、又好國學、深信僧契冲之說、傍治武學、是時河内有孔世傑者、草盧稱見莫逆、扼腕拊髀、未嘗不相示肺腑也、詩賦相倡和、日月不絕、年三十餘出爲彥根文學、晚年致仕、歸隱平安、寬政四年、年七十九歿、著有論語譯、龍氏筆乘、典詮、名詮、草盧詩集文集等書數種、有二子、長世華、字子春、繼業爲文學、次世文、字子章

規箴

彥根侯見林羅山、評樊噲之勇曰、雖我也、不立於噲下矣、羅山曰、噲屠者子、論其門地、則君誠勝之、如論其勇、則未也、何則、高祖嘗病甚、惡見人、群臣不得入見也、噲乃排闥直入、犯顏諫之、君豈有此大勇乎、自省而可、若夫競先冒矢石、則小勇也、匹夫能之、請勿自爲夸詡、彥根侯忸怩、羅山蓋有諷云

那波活所事某侯爲儒官、侯嘗得名刀、試之于刑人、活所諫曰、臣聞桀紂殺人以爲樂、竟亡國家、乃爲後世人主之鑒、今閣下暴虐浮於桀紂、不亦爲人君之戒乎

那波活所、名觚、字道圓、初名方、晚因祖父字、称祐氏、播磨姬路人、家世豪農、至祖祐惠、更服商賈業、家資鉅萬、活所幼聰慧絕人、及長、嶄然見頭角、不事家事、好典古書、父德由奇之、欲成其器、使縱其所欲、以僻地無師友、資爲卜居京師銅駝坊、於是活所乃縱學無不觀、前是、藤原惺窩大倡洛閩學、聲號顯白、而藩

籬高峭、世希闚之者、活所年十八、始謁惺窩、惺窩覽其詠杜鵑詩、歎称之、由是名價頓發、其詩云、杜鵑春破後、相喚不成群、子美詩中涙、堯夫橋上聞、一聲眞識氣、再拜亦憂君、空駭曉窓夢、月昏數片雲、遂從惺窩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元和元年、大駕駐京、召見名儒、活所雖年少、亦在其列、九年、年二十九、游事肥後侯加藤忠廣、寬永七年、遂以不遇而行、反乎京、十一年、更仕紀伊侯賴宣、歲祿五百石、時年四十一、林學士有諸家系譜撰、活所奉旨預其事、適患眼辭歸、此後不全瘳、活所性剛直、恒語子弟曰、爲人臣者、在軍則致身以殉國、不則、強諫死之可也、乃直言無諱、屢致啓沃、紀伊侯亦特加優禮、悅納其言、年老、屢請致仕、不許、其還京疾病也、紀伊侯大憂之、乃遣使問病、賜金、以正保戊子歿于銅駝坊、年五十四、活所方正端嚴、繼藤原惺窩爲京師諸儒冠冕、著有活所備忘錄、帝王曆數圖及活所遺稿、子木菴、名守之、字元成、嗣職爲文學、後以老病致仕、還京教授、亦以毅直称、著有老圃堂集

會津侯問山崎闇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

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誹謗、侯曰、寡人雖不肖、奉先生之言、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闇齋乃曰、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之道者、遂令智竇日塞、本性梏亾矣、其視卑賤之幼嘗

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侯聞之、慭然自失、嘆息曰、寡人何聞之之晩也

一說以爲小櫃與五右衛門之言、小櫃者、會津侯儒官

釋桃水蓬髮髼鬆、衣弊屩見、賣屨於大津驛、有法弟乘轎而過、從者數十人、偶見桃水、下而握手道故、桃水曰、汝勿醉於朱門、蓋以法弟住持熊本侯香華院、故云爾

釋桃水、名雲關、筑後人、住持肥前島原禪林寺、一旦出寺、變形韜迹、土木形骸、或居京師四條磧、混乞兒中、或處大津驛、捆屨鬻之、有知己者、則蓬累而行、如此有年所矣、晩年又入京師、僦居僻隅、復僧形、每日沿門抄化、豪戶角倉氏心欽其德、強請供飱、桃水不肯曰、吾不欲受人之供飱也、角倉氏因欺之曰、我邸數十口、日多餘飯、使之空腐爛、當愛焉師收拾以釀醯、鬻之世間、得免老脚行乞之勞、何如、桃水以爲信然、乃曰、人有捨則當拾、自今而後、予且爲鬻醯翁、於是乃居於鷹峯、自稱醯屋道全、或称通念、居數年、以天和三年寂、其臨終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臭骨頭堪作何用、咦、真歸處作麼生、鷹峯月白風清

其侯賦黎民、建佛閣、謂僧曰、予功德幾何、僧蹙頞曰、黎民涕淚以濯之、膏血以磨之、何功德之有

伊藤仁齋常警戒子弟曰、汝等立志、須期爲第一等人、明發不寐、追思往事、荏苒無狀、殊負先志

司馬溫公作深衣、謂邵康節曰、先生可衣此乎、康節曰、雍爲今人、當服今時衣耳、溫公嘆其德音、見沈作喆寓簡伊藤仁齋恒舉此爲談柄、戒世之好奇者

綾部道弘敕其子絅齋曰、道不外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遠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時俗、勿妄違國禮也

五井持軒疾病、召門人、將遺囑、舌噤不能言、乃援筆卧書、勿與偏執者爭辨、唯肆罵詈、無益於進脩

有少年如江都、有老人歸京、中塗相遇、各乘驛馬、二人馬隸俱請曰、願二君換馬、然則隸二人俱得便也、少年聞之、首肯而下、老人不肯曰、我行棘矣、馳之、少年怒曰、汝不辭而去、豈弱予與、執棓而從、呼曰、止、老人反顧、下而待之、少年盛氣謂曰、予與汝偕死、老人神色泰然、熟視少年曰、來、予語卿、少年色少解、曰、何也、老人曰、予有

一男、齡與卿比、血氣亦比、每祗役江都、予必諄諄戒曰、五十三驛、行人之衆、輿馬之多、輷輷殷殷、日夜行不絕、汝一朝之怒、勿忘君親、意者卿有親則猶此也、卿而不思之乎、乃乗而去、少年茫然不樂久之、曰、偉人也哉、後謂人曰、予今得生而事君親、是乃翁之力也

少年、榊原家士人

小河立所箴諸生曰、學者要去俗習俗見、不然、雖有善志、不爲其所陷溺者幾希

小河立所、名成章、字伯達、京師人、父曰吉亨、壯歲不事家產、晩年卜居北野、稼圃爲業、閑暇手自謄興書、立所生而不凡、吉亨雖家門衰謝、不逐勢利、慨然欲使立所以儒興家、及成童之歲、與弟成材皆受業於伊藤仁齋、立所刺苦讀書、日造伊藤氏、辯論討究、愛

有年所、既壯、僦宅京師、開門講經、教育生徒、其爲人、姿宇甦秀、儀觀端嚴、談說精詳、最能服人、有以繁言扣問者、立所爲一辨、必心服焉、且善書、無解釋氏之書、旁通醫藥、淹病滯疾、宿醫之所不能起者、往往奏効、親朋延致、獲活最多、然不以此少資其業、素有智慮、親黨之間、有事難處、必來請裁畫、立所爲周旋事皆辦治、親友倚賴、平生不必讀書、不必屬文、見人務記覽泥浮文者、必痛抑焉、然剖析文義甚精詳、得當而不苟焉、而自是其學大旨主立誠、以中庸明善誠身爲其要旨、元祿四年、適江都寓于輪王一品親王、許、日參預文學、恩顧甚渥、親王請水戶侯、曰給廩粟、居六年、乞假反京、途得疾、遂歿于家、年四十八、伊藤仁齋門人以千數、立所與北村篤所相從最久、衆推爲上足、著有論語國語解、伐柯篇、聖教錄

佐藤周軒仕巖村侯、擢爲老職、侯妾舉家子、賀妾者皆以其爲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內、毅然正色曰、尒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在坐者悚然改容

佐藤周軒、名廣義、晩號塵也、江都人、周軒家世以武顯、高祖信清、称新九郎、仕織田右府、有戰功、至周軒始好文學、於後藤松軒、小少堅其志節、嘗遊京師、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爲田光氏母、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百金贈之、曰、汝以此爲學資、周軒辭不受、伯母曰、勿辭、我子放蕩、將傾家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汝以充爲善之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既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个書生、無貲固分耳、但大母之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栁澤氏新封侯、廣招名士、乃以秩三百石聘周軒、周軒不應、蓋以其仕有不苟者也、亾何、因後藤松軒薦、釋褐小室侯、俸支二十口耳、小室、即今巖村侯舊封也、周軒爲人嚴毅廉直、初以儒仕、後傳世子、大竭輔弼之義、爲世子所憚、世子嘗欲就齋南鑒一寫、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爲世子者、凡百當愼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

膳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旦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因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卿言是也、請守之、世子立一年、聚左右少年、嬉戲無度、周軒屢諫不聽、遂乞辭職、老臣自之侯、侯瞿然曰、吾過矣、吾過矣、我昵頑童、遠耆德、此彼所以欲辭也、吾將改過、卿等盍爲我言之、既而侯懲艾悛德、勵精圖治、乃大用周軒、擢陞老職、增祿至三百餘石、侯進拜老中、一時有興称、實周軒預有力焉、寬保元年、年七十七歿、周軒家至今數世、祿相襲云、曾孫有坦、字大道、號一齋者、別成一家、住江都、今以儒顯

松岡恕菴、北村篤所、在伊藤東涯許、覽物徂徠天狗說、極口刺譏之、而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東涯曰、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況其形容天狗之狀者、宛然如畫、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子大愧

松岡恕菴、名玄達、字成章、別號怡顏齋、京師人、初學山嵜闇齋、後遊伊藤仁齋門、又從稻若水、問本草綱目、博覽強記、無不該通、最精確本草家學、竟以此顯名一時、諸國生徒上其席者、每以百數、家大富、有兩大庫、一藏國書、一貯漢籍、而自處甚儉、不喜華飾、其子典不穿絹帛、恒服布袴、門人因遺絹袴、恕菴乃曰、昔者予侍仁齋坐時、東涯年尚少、恒衣素棉衣、今豚兒則服染衣裳、比之東涯、不亦奢乎、而又何以此華飾物為、遂不許服、嘗獲南天燭幹、命奴斲為女子笄、其儉素率如此、著有千金方藥注本草一家言、廣大和本草、用藥須知、食療正要等書十餘種

北村篤所、名可昌、字伊平、近江野洲郡北村人、受業伊藤仁齋、遂在京師、教授生徒、負笈者四方多集、堂閣公卿為之弟子者亦衆、元祿中、靈元院上皇聞其篤學、賜儒服、使侍講於禁中、享保三年、年七十二而歿、碑銘及書並成於貴介手、

太宰春臺與山田麟嶼書曰、足下早以神童舉、列文學、雖少、不可不知所務也、古人有童稚而日誦六藝者、余未聞足下有所誦、以今日較前年、亦了不長進、聲價頗減、豈徒然哉、程正叔有言曰、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也、足下其思諸

或厭人事、曰、為其害文雅也、太宰春臺曰、子過矣、曾子省其身曰、為人謀不忠乎、夫厭俗事太甚、則不忠莫大焉

或圍棋、下一子且上之、問諸名手、名手曰、予亦惑焉、曰、請言學焉、曰、予傍觀辨之不能也、不如子求諸己

山縣周南有子、嘗督家奴刀鞘韃之數十、周南曰、汝既用刀鞘、何不刃之、曰、恐留及大人也、周南歎曰、嗟乎、汝豚犬之質、莫能為事矣

本多豫侯荅太宰春臺書、唯書號、不書其名、且無頓首等字、春臺上書曰、臣聞書札雖與輿儓、必自書其名、禮也、至於頓首等字、則君拜臣之禮、雖天子有之、況於書札乎、如臣也卑賤、固無傷也、於他人則不宜如是

豪商臨終、謂子弟曰、予幸不貧、千金良藥莫不用焉、然不能飲食、己濵於死、由是觀之、雖王公貴人、不飢而死者鮮矣、人之處世、衣食不乏則可、豈可逞慾苦人乎、汝等誡諸

松嵜白圭為篠山侯世子傅、世子嘗與侍臣語、及木枕飾制、白圭對曰、凡物為觀美、為衆視也、枕則在寢獨用、若或燕客劇飲後、為偃臥、為此飾其美、則亂儀已甚、非人君所宜訓也

松嵜白圭、名堯臣、字子允、一字左吉、父嘉言始仕篠山侯、篠山者、今龜山侯舊封也、位次老職云、白圭侍亮清公世子、以端嚴見重、年三十二、父歿、嗣受家祿、及世子襲封、為侍臣長、常進讜言、勸勤學、首寫東照大君遺訓、以進、左右有導非徵寵者、輒敢直諫、且責諸老職以無匡救、是時諸臣少進見、乃上言親老臣、體群臣之義、因書公日月引見內外之規、并具國家之制、及列國可法証例、以進、侯悅從之、侯就國、白圭乃寄書在國老職賢者及侍臣、勉其勸學遠佞、侯東朝、好燕游、日集賓客、白圭上書切諫、侯始快快、久而嘉納之、侯既有意勤政、擢用白圭、居老職班、白圭於是乃與老職賢者、協心從政、白圭為人切直不撓、旌別淑慝、為衆所憚、而御下不苛、一以忠誠、及老職賢者相繼而歿、年少用事、卒為媢者所中、得罪落職、

自後用事者縱橫白圭欲言不可欲默亦不忍坐視之乃親莅之過渙之坎占之曰吉遇渙散之時身處坎險欲速則無功反陥險難慎密剛健侯時以發渙散其血杳然出坎如風行水上故曰渙其血逖出无咎時有夢亦與此協乃沈晦侯命須之爲國留守用事者果以驕淫得罪白圭究得白諸諸白圭者侯皆孫不用侯入領寺社奉行兼聽郡國政乃使白圭總領府事會被讒人忌不得久在職爲典客不預政數年致仕白圭少年從中野撝謙爲宋學後如京師師事伊藤東涯江都數見物徂徠又悅陽明學後又悟其非作書論諸家要及其短長名曰正言其外所著有最要抄乾坤小說五論寔農須佐美恒與太宰春臺高蘭亭相友善寶暦三年歿于江都年七十二子觀海嗣觀海名維時字君脩一字子默自幼才鋒儁出受業太宰春臺旁從高蘭亭學詩遂致時譽著有觀海集

瀧鶴臺飮於一權貴酒酣主人問曰允爲治和漢孰難孰易鶴臺曰漢難哉曰何也曰彼使不學之人秉持鈞衡則下必耻受其制我則雖不學之人下不耻受其制是所以漢難和易也一坐失色其人以告君君曰諷刺公等唯是此老

瀧鶴臺名長愷字弥八長門侯臣也原引頭氏鞠於瀧養正因冒其氏自幼英邁好學從山縣周南受徂徠之說後如江都時徂徠沒已三年乃游服部南郭之門南郭異其才不視以弟子既而去到京又之長嵜莫所往而不重其才學再來江都則名聲大起從游甚多太宰春臺嘗称其才曰海西無雙寶暦癸未韓使來聘於是奉君命歸鄕接伴之韓使嘆其學談博有力云山縣周南歿後擢爲明倫館祭酒攝公子侍讀毎祇役江都與肥後秋山玉山尾張紀平洲等締交相懽旁好醫事與香川太冲山脇東洋吉益東洞相親善其亡劑屢有效又博窺佛籍殆極其說浮屠無隱無學輩皆極推服其他緇徒不得其說則有就而質焉者鶴臺爲人儼有威望豪邁不能屈物然而每聞善言懿行涙必交睫年六十五而歿著有三

乃逕癸甲問槎鶴臺遺稿

風律嘗言顏子不事王侯無遺書無弟子而聲名著於春秋與日月竝懸何也

風律安藝廣島人善俳歌又好讀古書

三浦梅園有人請書多與知耻二字蓋警焉

捷悟

太宰春臺與客過市有乞兒求食客問曰乞人屬何卦春臺應曰兌客問其義曰兌卦上其口爲仰而餬口於人之象

江都耶楊子岸災高崎侯邸在火道驅衆秉屋老職深井陽寧揚言曰救備前邸無憂拔二士於稠中爲之長蹈車躍水遂救得而還皆問曰何見拔之衆曰二士裘甚垢敝泥水之事不惡汚濕可以逞其力人皆服其機警

郡上侯失火外僚不知內無知所爲安井某大呼曰勿燒屛障人爭執障去曰各自執所見去於是器什盡出

夙慧

林羅山幼齡讀書於東山僧舍五行倶下過目皆臆人目曰囊耳言入而不漏也

山崎闇齋幼爲浮屠號絶藏主一夜讀佛經粲然大笑

師驚問其故曰吁釋迦説許多虚誕哉

佐藤直方學山崎闇齋讀書滯澁闇齋叱之則徐荅曰童子甞睹緇徒誦一切經建立堂塔者未必至佛界童子志在成佛何貴該博哉闇齋聞之大悦

藤井懶齋讀尚書曰大哉伊尹之德放大甲於桐天下不疑其子敬對曰誠如尊命然亦時也哉管蔡流言周公居東

新井白石爲兒嬉戲毎寫天下一之字人以爲英物

稻留希賢盎歳韶令天資強記既讀六經旁誦文選年十一從父入京師遊伊藤仁齋門仁齋試寫王粲登樓

賦輒援筆立書楷法謹細不差一字

稻留希賢字子善筑前侯文學

祇園南海年十五一日宴集人或唱曰鳶飛魚躍活潑潑地令坐客爲對南海在最下坐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法雨森芳洲稱爲的對

南部國華年甫十三從父南山入江都遊東叡山作五言古風二百句名動府下

水足博泉幼時能大書大字毎客至父屏山必命書之一日客至博泉方嬉戲屏山數召之乃徑前客前張兩手開股而立客歎其機警

服部南郭太宰春臺諸名公會物祖徠家壁挂三軸中央娼女抱猫左右有丫鬟手持羽帚者有手持情書者諸公觀之沈吟久之不得其解板倉璜溪童子也在下坐進言曰此蓋畫家遊戲之筆即寒山十得翻案也諸公翕然稱善

板倉璜溪名安世字美仲江都人父名九字惇叙幕府麾下騎郎兄敬德弟經世璜溪與弟師事物徂徠聰敏絶人而放蕩不軌太宰春臺嘗面質於稠人中璜溪自以輕詆春臺曰一錢不直蘐苑之徒嘗集服部南郭宅春臺獨後至足蹋璜溪之刃義當頂禮以謝過然徑坐上頭不一言以陳過璜溪恒慍春臺無禮動以苛禮律己於是特目春臺自執其刃加己額拜之春臺意色殊惡璜溪教授都下著帆丘集

三浦梅園年甫八歳視近江八景圖問其父曰服襆禎

把炬是何圖曰唐崎夜雨梅園曰目之所映曰景夜暗雨降眼光何及屬之情致則可列之眺望則不可人皆異之

近世叢語卷之五　終

近世叢語巻之六

豐後岡　角田簡太可撰

豪爽

林春齋豪材博識、專用力述作、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爲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會津侯卒、山嵜闇齋相葬禮、一器巨大難出門、有司以告、闇齋令曰、壞城門

某侯詣山嵜闇齋求一講官、時群弟子滿坐、闇齋左眄右睞曰、甲者佐藤直方、乙則淺見安正、此二人不應招

辟、其佗不足用、侯良久曰、若使敝邑二三子受業門下、而後漸擢用之何如、闇齋曰、否、舍之、儒生之成、異於蒭豢

北村雪山見薩摩侯、乞得金五兩而返、途中見賣硯者、竭船買之、舉舍之於海、欣然謂人曰、今者余得仁矣

淺見絅齋少壯好武、常帶長刀、篆鐫其鐔曰、赤心報國、每旦驅馬數回

淺見絅齋講近思錄爲萬世開太平章、大呼曰、吾今爲生徒講說、亦是爲萬世開太平

新井白石少有大志、常自謂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

物徂徠倣儻濶達、有多藏書者、徂徠欲悉得之、乃除武器、傾盡家貲、竭庫而買焉、由是其學弘闢

服部南郭某歲元日訪物徂徠、徂徠方隱几閱孫子、面垢不洗、髮亂不梳、若不知新年者、乃亹亹談兵不置、南郭竟不得祝新禧

英一蝶爲人豪放、市有奇古石龕、諸侯爭且買之、一蝶即便馳往、傾橐取之、又覩鬻新茄子、亦高價買之、於是乃每日石龕點火而噉茄子、傲然謂人曰、此乃天下第一歡樂矣

英一蝶、本氏多賀、攝津人、遷居江都、初學畫狩野安信、称狩野信香、後又復本氏、更名長湖、號翡翠翁、別號曉雲、北窓翁、畫風爲一家、名高一時、性豪放、而事母致孝、元禄中、有故謫於八丈島、恒贈畫母許、使衣食無乏、居數年得反江都、其遭赦時、會視一蝶止草花上、由是更姓英、名一蝶、其畫益行、與俳歌人其角親善、享保九年、七十一歿、子信勝、號一蜂、亦善畫

太宰春臺曰、丈夫處大事、居大業、動輒罹憂患、不斗酒灌胸之壘塊、則恐英氣屈橈、故英雄豪傑多嗜酒、論語云、唯酒無量、不及亂、然則孔子亦飲徒也

平金華、源京國、筑泰亨、田子信、俱遊高濱、道過撈嚴寺、泰亨與僧玄談數千言、霏霏如鋸木屑、京國不解禪、引其所齎酒、勸金華盡三巨觥、遂乃自浮、傲然笑曰、三逵

八難、人所不免、周妻何肉、兩我之盲、而酒之加耳

源京國、名義治、號華岳、氏久津見、參河刈谷侯臣也、敏而好學、師事物徂徠、箕泰亨、田子信、亦皆刈谷臣也

安藤東野善病、時時嘔血、自謂予終當從李賀之後、繼天上白玉樓記也、及病篤、謂物徂徠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肝心既嘔盡矣、辭氣忼慨、飲食若平日

物徂徠與富春山人書曰、獨悲東壁以四月十三日死、渠三世以大淵獻降也、亦終以此陟焉、記十年前、渠齡同長吉、而殆將嘔出心肝以死、今遂嘔出心肝以死、豈白玉樓記、必待其人邪、天圖書之府、不可以久虛邪、悲哉、又煥圖字說曰、藤生煥圖之三世、用歲大淵獻生也、蓋字之曰東壁云、予竊

天官家言、我蜻之洲朱鳥翼之、其翼軫軫然、是爲文明之象、翼軫之衛、是爲東壁、東壁之下爲弃、弃與東壁皆爲天圖書之府

龜田窮樂夷任少慾、或饋一甕酒、乃集士女、歡飲歌謔、偶覩甕下有金十兩、悅曰、好下物哉、乃頒與坐客

龜田窮樂、名曳尾、京師人、爲人洒落、好酒、毀譽寵辱、不介於胸、肆情而行、善書、爲輦下重、初窮樂與賣茶翁居止同街、彼嗜茶、己好酒、其趣雖異也、風韻諸合、爲莫逆交、尓後賣茶翁移居雙丘、梅雨連月、無有買茶者、錢竭糧絕、窮樂聞之、即往賑救之、賣茶翁作偈謝焉、曰、無茶無飯竹筒空、恰似波臣車轍窮、多謝特來親賑濟、簞瓢充得養衰躬

宇明霞居於鐵匠側、杜門却掃、日夜苦學、曰、與鐵匠角精力

池大雅始學漢畫、描扇數十、周流美濃尾張近江、躬自沽之、不售也、乃歎息而歸、渡瀨田橋、曰、我道不行、命矣夫、於是悉投扇于湖、曰、祭龍王、不幾聲號藉甚

池大雅、名無名、初名勤、字貸成、一號九霞山樵、京師人、幼齡頴敏、殊異群童、五歲能作字、一日登黃檗山、謁千呆禪師、席上書大楷字、千呆以爲英物、作偈與之、衆徒亦作詩賞焉、大雅甚有畫才、及長、益讐磨其技、如紀伊學畫法於祇園南海、南海謂曰、子學畫、當學士夫畫、乃貽舊所儲沈無名畫譜、大雅喜模之、愛慕之餘、自改其名、称無名、又如大和、問設色之法于柳澤里恭、又從土佐光芳聞我邦畫法、是時有望玉蟾者、亦爲名手、大雅與之相約、始倡漢畫、竟俱爲一家、著聞一世、而大雅最爲奇偉、書亦神品、大雅爲人蕭散恬虛、安於貧賤、不累於寵辱、惠而不望、廉而不劌、於彼毀譽得失、意恬如也、其行多出於人意表、故世以奇人命之、有書肆僕、游蕩糜金、爲主人所逐、將之他方、來見大雅泣涕告別、大雅意憫之、乃鬻書畫

及什器、以償其金、爲謝復之、使得復任、夙有買石經之志、絫積粒聚、得錢百緡、書商尚不肯賣焉、大雅乃太息久之、悉獻其錢於祇園祠、蓋是時有募修之事也、好遊名嶽、體趫健、莫峻不起、莫奥不極、每到千景萬勝、悉叢諸毫端、龜井南冥嘗詣其家、大雅適讀名山記、顧語南冥曰、盤古洪荒之時、有一巨靈、手抝沙石、領置彼此、大者爲喬嶽、小者爲培塿、以爲吾輩行樂地、可謂大賚矣、贊歎不已、閒居鼓三絃歌古典、其妻玉瀾、彈箏和之、玉瀾、名町、德山氏、京師祇園人、少嫁大雅、爲人閑靖、不飾、能配夫之行、亦能畫、母曰百合、祖母曰梶、皆善和歌、祇園祠中開店賣茶、大雅以安永丙申歿、年五十四、惠恩院六如上人曰、大雅蓋蓀莫耦俗、隱于小技者也、嘗題其肖像曰、鶉衣蓬髮意怡然、言語迂禪形肖仙、避世仍懷濟世志、賣山不蓄買山錢、襪村滿屋纔容膝、川字成腔時弄絃、至竟深心誰可會、空令姓字藝中傳

自新

久留米侯臣上田某、老大懊憹少壯不讀書、日夜俛焉

專心於克己、謂人曰、武人致死取勝、猶且不辭、今以我勝我、何難之有

江都小石川人某狂暴無比、朋友絕交、父亦不以為子也、隣有一老儒、恒詈其不孝、某一日抵老儒家厚禮問曰、惡人一旦復善、則宿惡悉消滅與、老儒曰、善哉問也、一日創艾改過、斯為善人、善人一旦狂惑、斯為惡人、某曰、僕蠢愚不順於親、不悅於朋友、願受教改行、如何而可、老儒曰、孝者百行之本、記曰、朝省夕定、請自此始、某拜謝而還、乃事親一如其教、父以為狂、怒且泣、不肯飲食、婦人謂曰、妾昨日睹渠如儒家竊往瞯之、乃詳語其

故、父聞而悅、即為飲食矣、自是父子相親、遂為孝子

一豪商求畫於池大雅、大雅數月不果、每使至必曰近日、最後僮出戶謾罵曰、這死畫師勞人幾回矣、自負與、偷懶與、抑傲也、大雅聞之走出謝曰、予過矣、乃一揮遣之

企羨

堀杏菴愛陶淵明為人、常懸其像于壁間、曰、對此則使人頓消塵慮

熊澤了介壁間每懸義經畫像、未嘗懸他書畫

明人朱舜水流寓長崎、人莫之知也、安東省菴一見而歆挹其學德、割歲俸之半贈之（安東省菴、名守約、字魯默、初名守正、筑後柳川侯世臣也、少年勇敢、其在江都、患小瘡、淹在牀褥、是時耶蘇賊起、乃強病騎馬、從君而西、至有馬、當陣臨場、其志在必死、時年十六、萬治中、長崎有朱舜水寓焉、明人也、人不知其文儒、困頓艱苦、省菴聞之、執謁委贄為弟子、分歲俸之半、以供給焉、及朱舜水應水戶侯之辟、厚報其惠、省菴不受焉、舜水與孫男毓仁書曰、日本禁留唐人、已四十年、先年南京七船同住長崎十九、富商連名具呈懇留、累次俱不准、我故無意於此、乃安東省菴苦苦懇留、轉展央人、故留駐在此、是特為我一人、開此厲禁也、既留之後、乃分半俸供給我、省菴薄俸二百石、實米八十石、去其半止四十石矣、每年兩次到崎省我、一次費銀五十兩、二次共一百兩、首尾先生之俸盡於此矣、又土儀時物、絡繹差人送來、其自奉敝衣糲飯菜羹而已、或時豐腆、則魚鰯數枚耳、家止一唐鍋、經時無物烹調、壁封鐵鏽其宗親朋友、咸共非笑之、諫沮之、省菴恬然不顧、惟日夜讀書樂道已爾、我今來此十五年、稍稍寄物表意、

前後皆不受、過於矯激、我甚不樂、然不能改也、此等人、中原亦少有、汝不知名義、亦當銘心刻骨、世世不忘也、奈此間法度嚴、不能出境奉候、無可如何、若能作書懇懇相謝、甚好、又恐汝不能也、省菴初年學松永尺五、尺五沒之後五年、見舜水、話業於是學益富行益脩、伊藤東涯称為關西巨儒、談邦張斐文至長崎、寄詩及書以褒賞、詩中有云、曾避聲名到若耶、是海外亦有聞也、而省菴性謙讓、告男守直遺訓曰、我無才無德、汝與諸生勿撰年譜行狀行實碑銘墓銘及文集序等、著有初學心法、省菴文集、子侗菴、名守直、字元簡、著侗菴文集、侗菴子守經、號仕學齋、幼喪父、如京師受業伊藤東涯、學成而歸、襲職為文學、著仕學齋文集）

太宰春臺曰、伊藤仁齋有不可及者三焉、曰學不由師傳、曰不仕、曰有子東涯、物徂徠不有一於此

板倉璜溪恃才蹇傲、愚弄一世、而於服部南郭則必曰

赤羽先生不名也

服部南郭教授于江都赤羽

池大雅遊於陸奥、乞飯一寺、留偈而去、寺主覽之、賞歎不止、輒追而如京師、得見大雅、悦曰、我願足矣、即日上道

中村卓齋性沈鷙寡言、弱冠不出戶數日、歘然有憂色、其兄君堯怪而詰之、乃泣曰、賈生二十餘上治安策、為西漢名臣、今予齒相若、而才不相若、與富都那豎為伍、一龍一豕、是吾憂也

中村卓齋、名安至、赤石侯臣也、與兄君堯俱受業梁田蛻巖、刻苦無怠、年僅二十二而歿

傷逝

新井白石與增田鶴樓善、每歲中秋必期集其樓、及歿、鶴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聞隣里歡賞、滋益不堪、因以其時為心喪忌日、閉戶素食、至死不變

增田鶴樓、名助、字伯隣、江都人、家世豐豪、業賣藥、至鶴樓好學、學于新井白石、以詩見奇愛焉、鶴樓甚好客、酒肉無離席、晝夜來者項背相望、一日人不至、怏怏不樂、晚以是稍貧、而鶴樓無他嗜、戶室不全無脩焉、所衣一弁服而已、不欲出行、即出亦不設行衣、縕袍立無恥色、至飲食諸客之費、即家人日所賞錢、必令盡供之、而不問其他也、故終能數十年如一日不衰云、鶴樓有節槩、所守確正、至貴客至、與以詩所交者、則不敢言己有之、必言是新井白石先生餘恩也、不然、匹夫居陋巷、何以致此車轍乎、因嗚咽流涕

西山健甫疾病也、盡焚詩文稿曰、我輩文章、何用遺為、及歿、木下順菴哀惜、為製碑銘

西山健甫、名順泰、對馬人、本阿比留氏、後改西山、年二十餘、侯辟為書記、因遊于江都、受業木下順菴、自恨學晚、勤苦讀書、以夜継日、元祿戊辰年二十九歿

安藤東野死、物徂徠上下館侯書曰、以滕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及哉、天貧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也、不佞亦何免祝予之嘆乎、服部南郭亦與平金華書曰、嗚呼蒼天、不憖遺俊士、文章憎命達、天地一大厄哉、嗚呼東野、吾與足下不如也

服部南郭有男曰維蔾、才氣英敏、年十七患痘而死、南郭祭文有言曰、汝病未劇也、吾在汝枕側、曉夜耿耿乎

寤、偶展閒坐右書、信手取之、得汲冢周書太子晋解、吾時悚然惡之、嗚呼、不數日成汝之讖矣、命哉天之所隲也

江都島屋某善散樂、親死定為三年喪、喪闋、朋友載酒肴至、慰且勸曰、歌舞、強之再三、某乃執撒扇舞且歌曰、三年猶夢中、夢覺原松響、聽者感泣

水足博泉有罪見罷、不忍困苦、一日如廁、書絕命詩于其壁而自殺、詩曰、杜鵑花落雨淋漓、往事傷心獨自知、白雪文章終萬古、青山風物又多時、負才唯怪無神助、不幸何曾避世譏、題柱盛名吾已矣、草玄好與子雲期

棲逸

隱士善輔樂茶事、鳴泉沸騰、濤奔沫濺、便歌曰、彷彿松濤聲、昔日高遠幽邃趣（善輔、一作善法、又作善浦）

隱士善輔、居於栗田口、家有一茶鐺、號手取釜、名器也、每日烹茶、又以炊飯、馬隷轎夫有往來者、必茶之、談晤以爲樂、食盡則行乞、人皆知其爲人、喜與金錢米帛、其所得不盡則無有出行、豐臣關白秀吉素聞手取釜名、嘗使茶博利休請之、善輔勃然變色曰、吾貧窶無長物、苟獻之公所、何以調茶、抑有此命、以有此器也、乃引手取釜、投石椎破焉、利休反命、關白數曰、渠眞道人也、請其茶鐺孤之過也、乃命上手鎔工寫鑄手取釜二、一以與善輔償之、一以自藏焉云

安藤朴翁事竹園親王、大被眷注、年老致仕、薙髮自號朴翁、反於丹波千年鄉、脩曾祖維翁所設抱琴園、隱居

絕俗、恒慕陶靖節爲人、朝夕繙閱其集、手躬寫歸去來圖、使野田雲竹書其辭、揭之於壁間、或鼓琴、或吹笛、或彈琵琶、或覽書畫、或烹茶、或談禪、或作和歌、或逍遙八景、優游自適、消受清福、九十八年

安藤朴翁、丹波桑田郡千年鄉人、曾祖惟實者、竹園親王邦輔爲公子也、寵安藤宗實女而所生也、由是鞠於安藤氏、居有年所矣、既而竹園世子貞康生、惟實不得立也、邦輔欲以爲佛弟子、適會三好氏細川氏結黨相仇、京師大亂、宗實將惟實還采邑千年鄉小口村、隱居避亂焉、是時天下麻亂、日尋干戈、武士殺盜、所在充斥、然而皆崇惟實、呼以王子、不敢侵小口也、惟實年老、自號維翁、好歌詩、優游自適、嘗撰千年山八景、以和文記之、曰、管雲洞、嘯月岩、洗耳泉、愛蓮塘、吟雪橋、賞竹徑、嗅梅塢、抱琴園是也、居恒椎髻長鬚、方袖杖藜、逍遙八景、或閑步近村、或着蓑笠釣于千年川、或携藥囊行、睹村民有病、輒出藥施之、或在所所種松杉柿栗之子、而爲久遠之計、生涯隱居、以元龜元年卒、年四十二、祖定實、冒母氏稱安藤滿五郎、爲人勇有大志、父維翁死後、糾收土人、策出雲村居焉、是時織田信長使明智光秀徇丹、定實防禦無利、棄城而走、韜迹於丹後多年、而反乎小口、自號快翁、慶長十年卒、父定明、稱新太郎、幼好學、如京師學於藤原惺窩、居建仁寺側、自甘栖逸、竹園親王貞清聘召、叙從六位上、任右京亮、非其志也、竟謝疾還乎小口、隱居參禪、自號了翁、以寬永十四年卒、年六十二、朴翁名定爲、稱新五郎、幼喪父、嫡母河合氏賢明婦人也、勸督讀書、是時印本書世尚未多、故定爲手躬寫且讀、翁冠如京事冷泉爲景氏、問經義、就木下長嘯子學和歌、後出仕竹園親王貞致、明曆二年、叙從六位上、任右京進、明年夏、親王之妹爲常憲大君妃、定爲送之而東、其明年進從五位下右京亮、定爲爲人端厚有氣、甚竭輔佐之道、自儒學書迹以下至琴琵琶之技、悉延致名師、使親王學之、己亦專力學之、以委曲致訓導、大被敬待焉、累遷內匠頭從五位上、年五十二、上書乞骸骨、髡頭號朴翁、參謁高僧質問禪理、又探名勝靈區、喜曰、吾事畢矣、當以

尋祖先遺風也、乃反乎丹、脩抱琴園、飛遯自樂、元祿十五年、年七十六卒、前妻山田氏先死、生二男二女、男乃素軒、年山也、後妻湯川氏、亦生二男二女、素軒名爲實、朴翁長子也、承父後、仕竹園親王、任右兵衛亮、博雅淹串、尤通我邦典故、後與弟年山俱事水戶義公、參預彰考館史局、義公撰禮儀類典也、擢爲總裁、食祿七百石、年山名爲章、朴翁第二子也、少而與兄素軒學儒、旁治國學、以父薦出仕竹園親王、後又與素軒俱事水戶、食祿三百石、參預日本史、禮儀類典等編輯、屢奉使織向、與僧契沖周旋、益治國學、年山爲人有節操、家無嗣子、而不肯養他姓、曰、天命不可不安也、義公命增其祿、亦辭以無子而不受也、著有年山紀聞、紫女七論、年山和歌集

岡尾正恵能書、治親王尊圓之法、名高輦下、每朝卯起、安坐蒲團、前置机案、設筆硯而已、一室之中、清淨灑如也、雖臺閣公卿之貴、來不迎、歸不送、猶見尋常人也、無

繙聖經佛書、無賞花鳥風月、世間所有九百奇器名物、一無翫好、從容無事、端坐終日、譬如泥塑人、然宵及戌也則臥、晝間未嘗有就枕也、安藤年山嘗見之、謂曰、書籍、閒居之友、先生盍以此消閒與、正惠曰、予固非治國安民之身、則儒書無用也、不羨天堂、不惡地獄、則佛經亦無用也、不欲長生久視、則道書亦無用也、不作詩歌、則古人詩歌集亦無用也、要之、大抵人多讀書、則冀欲之情緝緝而生、其心不得少閒也、我則蠢蠢焉晝起晏然夜寢、一事無營、數十年於茲、習以爲常、曾不知閒之爲閒也、年山曰、然則先生無乃學莊子坐忘、列子心死、佛

氏百不思量耶、正惠哂曰、品藻命我、唯足下所欲、我只知晝坐夜寢、以終天年耳、吁、足下與爲無用閒話、不若遄歸學字讀書也、年山爽然自失而去

岡尾正惠、不知何許人、夙喪父母、如京師、鞠於族人家、爲人敵而恪、喜作字、少有餘力、則以倚几學書、精苦甚至、主人心奇之、將死也、命正惠督家、正惠念貫人唯利是謀、諂諛爲業、非己之所耐也、乃固辭、主人因領與金五十兩、正惠喪闋、乃出寓居建仁寺中、博讀書籍、至老莊佛之書、莫不漁獵也、又就三井寺尊悟僧正學書數年、風雨寒暑、未嘗不往也、尊悟大喜其篤志、臨死出所藏尊圓親王而下至尊朝數世真迹、悉與正惠、正惠由是其道益進、大得尊圓書法、名聞輦下、問業者數十人、弟子憂其居在遠、再四懇請使徙居輦下、於是乎弟子日進、人有贈金、不開視之、徑致之門人宗清氏、以充飲食衣服、家有二僕、亦學字能之、世上能書者、視其書莫不愧焉、正惠初寓建仁寺時、謂曰、人有妻子、故百種願望、頻頻萃生、乃誓絶嫁慾、是時年二十五、徙居於京、門人故舊雖設食請之、不肯往、己亦不肯招人、終年閒居、足不踰閾、惟值父母主翁忌日、乃出行上冢耳、元祿中、疾病也、不進醫藥、端坐而歿、年七十六、安藤年山曰、正惠翁隱于筆硯中、以養心性、世間一切聲色嗜好洗得淨、一切榮辱得喪者得破、可謂眞隱逸也

渡邊正菴事延岡侯、中口語見罷、遂歸鄕、不許適他邦接士人、正菴亦不樂官仕、賣藥自業、奉母導子弟、花塢清泉、日日徜徉、以待終焉之期、乃作詩曰、半畝丘園半畝池、更無塵事到茅茨、山間明月清風外、一二病夫來請醫

渡邊正菴、名宗臨、字道生、日向延岡人、其先世仕于土持氏、土持氏既滅、居于州之東海、祖曰圓秀、始遷于大武、時郡守高橋右近使監大武清高島、父曰益西、隱居不仕、延岡矦有馬直純延致客遇之、正菴幼

而沈默好學、成童遊京師、就時名師通儒醫術、時承戰爭之餘、文教掃地、且鄕處僻遠、人不知學、正菴孜孜教導、久而信服、受業者百人、日誦詩書、正菴之力居多、至矦子康純欽其術業、使侍嗣君、日勸講經籍、既而嗣君寵昵嬖臣、中外離心、正菴與其傳切諫、不聽、遂逐其傳、併錮正菴、居二年、還于本莊、遂歸鄕、以醫爲業、時年四十餘矣、正菴天資篤實、廉退、嘗書忠信篤敬、玩物喪志等語、以自誡、雖其流離顛沛之際、未嘗忘其所業、元祿己卯、年六十九而歿、子榮嗣其業、少壯學于伊藤仁齋云

表太年老、毎日盛酒于銀瓢、肴于竹筒、而帶之杖之頭、戴烏巾、跡于山、過于野、春與花吟、秋與月遊、傾瓢而醉、引筒而食、曲肱而枕之、綽綽焉獨樂、嘗遇驟雨、身無雨具、乃緩步而歌曰、春雨蕭蕭、賞心何極

表太、京師人、表画家也、稱太兵衛、人因號曰表太、善鑒定古書画、年老、讓家斷棄世事、有三男焉、各自與

襲衣太每止病其家、一夜而更、每日出行、優游以終其身、貞享元祿之間、以奇人有名于輦下云

香月牛山老焉、謂曰、吾事畢、自今而後、雖生猶死、遊魂行尸、其豈預人間乎、乃器用財賄、悉分諸親故、而後卜塋地、制棺槨、使故人土屋藍洲誌生平、作木牌刻之

香月牛山、名則真、字啓益、筑前人、少學貝原益軒、又從鶴原玄益受方伎書、遂爲醫、及壯、游事中津侯、元祿十四年、移病而行遊京、會大覺親王病舌瘡半年、諸醫百方不得効、牛山診之曰、鬱痰爾、法當吐之、諸[illegible]憚其毒、議論全集、事聞太上皇、上皇詔使從其言、於是牛山乃施其方法、吐痰斗餘、兩月而愈、卜居銅駝、室無姬侍、幽齋清揖、左右圖史、日著書攷方書自娛、庭植奇卉名花、貌六醫仙於閣而崇之、時引諸名士相樂、名重輦下、小倉侯聘召、不起、侯辟其嗣則貫監書記事、因與則貫偕來、以客受養老俸、禮待太優、聲跡益高、則貫者牛山之侄也、牛山生涯潔居、不畜妻妾、無子、因養則貫以爲己嗣、則貫先歿、牛

山乃乞使門人則道號貞菴者受其祿、則道乃冒香月氏、以父養牛山、後十年牛山年八十五、以元文庚申歿、著有牛山方考、牛山活套、老人養草、小兒必用、婦人壽草、螢雪餘話、藥籠本草、君醫先入、卷懷食鏡等書凡二十三種

賣茶翁清風雅致、葛巾野服、躬自擔茶具、山林幽處設席待客、輦下名流傾慕麕至、翁戲題席間曰、茶價自黃金百鎰至於一錢、唯命、取次飲去、亦唯命、第不能減乎是

賣茶翁俗氏柴山、名元昭、號月海、肥前蓮池人、幼削髮師龍津化霖和尚、化霖者、獨湛禪師弟子也、乃從化霖至於黃蘗、謁獨湛禪師、獨湛賜偈賞其才鋒、翁乃弥勉勵、年二十二、患痢而卧、一旦發憤、蹶然而作、強病發程、東如陸奧、從萬壽月耕、經歲、又遍參諸方高僧、或就湛堂律師學律、東西馳騖、腳無駐、身無儲、一意以斯道自任、嘗登筑紫雷山巔居焉、斷火食過一夏、其精苦篤學、類如此也、雖有省悟、尚不自足、恒言、昔者世奇首座辭龍門分座曰、是猶金針刺眼、與毫髮有爽、睛乃破、不如生生居學地自煉修也、予居恒以是自警、苟能一拳頭足遍應物機、則出而爲人可也、其或不能自飾、許多學解、抗顏称宗匠、予大恥焉、後反肥前、事化霖十四年、化霖歿、乃舉法弟大潮以爲寺主、而又遁于京師、翁恒憎僧流虛飾、謂曰、浮屠處世、邪正在心、不在迹也、而假袈裟德、妄貪世人親金、非我所好也、於是翁乃鬻茶餬口、自號高遊外、欣然謂人曰、吾貧不食肉、老不畜妻、獨爲賣茶一翁、不亦善乎、蓋翁雖逃於茶、潔白其心、束脩其行、故僧侶翕然欽慕焉、翁嘗作自贊偈三首曰、咄這瞎漢、謾打風顛、早歲入釋、事師參禪、百城烟水、遠探要津、懶唱痛棒、嘗苦辛、歷盡雪霜、自救不了、顢頇面皮、慚儸多少、老來安分、爲賣茶翁、乞錢博飯、樂在其中、煮通天澗、鬻渡月花、若人論味、驀口蹉過、因憶昔年王太傅、依然千古少知音、又曰、鬢鬚照雪、疎髮髼鬆、瘦杖扶老、鶴擎藏容、具藍荷去、獨步洛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瞎禿翁、又曰、箇

賣茶漢、籃裡維何、無底椀子、單縣茶瓶、爲糊一口、賣弄諸方、用力大、得錢却微、箇擔拕咄、自警偈曰、夢幻生涯夢幻居、了知幻化絕親疎、貪榮萬乘猶無足、退步一瓢還有餘、無事心頭情自寂、無心事上境都如、吾儕苟得體斯意、廓落胸襟同太虛、晚居岡崎、焚燒茶具、杜門謝客、以養天年、時年八十一、仙窠燒却偈曰、我從來孤貧、無地無錐、汝佐輔吾、曾有年、或伴春山秋水、或鬻松下竹陰、以救飯錢無缺、保得八十餘歲、今已老邁、無力于用汝、北斗藏身、將終天年、却後或辱世俗之手、於汝恐有遺恨、是以賞汝以火聚三昧、直下向火焰裏轉身去、轉身一句且如何、良久云、劫火洞然毫未盡、青山依舊白雲中、便付丙丁、居九年、以寶曆十三年寂、年八十九

梁田蛻巖與湖玄岱書曰、僕宦赤城已六歲、旦夕教授邑人士、皐皮殆生蟣虱、三寸欲爛、公然以村學夫子自處、不復中原才子之員矣、但海嶽名勝、最爲奇絕、出門

僅數百步、巨浸萬頃、淡島在前、山勢逶邐、紫綠如染、摩耶鐵拐諸巒、雲霞可吸、此足以祛俗慮換凡骨也

湖玄岱、號松江、信濃松本人、少時從學桂山彩巖、誼詩能文、兼工書、玄岱父字元泰、號栢山、栢山父號玄甫、至玄岱三世以醫仕松本侯、而玄岱尚氣節、慭食稽於方技、侯察其意、使玄岱嗣子玄室代玄岱爲侍醫、更命玄岱爲儒學教授、蓋特恩云

太宰春臺報平田公信書曰、予自退居紫芝園、縱情於丘山、不敢求仕於諸侯國也、暇則讀書、點書、抄書、或賦詩、或著文、或時作字、或時吹笛、吹笙、吹笳、或時灌花、或時摘蔬、或時卒然乘興以出、或時晏然高枕而卧、其事不一、唯志所適、皆足以自娛忘憂矣

高蘭亭性好山水、體便登陟、嘗遊鎌倉曰、是一培塿、未足美觀、然霸王之墟、足以感慨矣、且距江都不遠、是我輞川也、數遊觀而窮討幽僻、與建長圓覺諸上人爲方外交、諸上人遂相謀營草堂於瑞鹿山下、甚有幽致、蘭亭名以五勝、曰松濤館、曰薜茘門、曰蕉鹿園、曰漱玉橋、曰灌花井、賦詩紀之、歲時携其徒游息焉、自卜宅兆曰、吾死必瘞於此

澤村琴所絶意官途、集徒講學、或使族人致殷勤者數焉、琴所稱病不出、人問其故、曰、吾豈不戒於蔡邕誤身乎、又諷其再起者、曰、勿使勞中散絶交書

隱士絶迹山中、語人曰、初時憂前澗潦至圮橋頽圮、何以求食、今也省悟曰、食盡是乃死之秋也、綽然意有裕焉

池大雅與妻玉瀾相得甚驩、安遇貧賤、大雅鼓三絃、則玉瀾彈箏倶歌古曲而樂

端春莊罹災蕩盡家產、恒懷書画帖、使諸名家書之、語人曰、是我別墅也、優游自樂

端春莊、名隆、字文仲、江都人、遷家京師、隱于賈、家甚貧、而作詩自適、頗有詩才、爲人卑謙遠名、以故世希知者、與僧六如親善、每得詩、即有字不穩、輒往詢之六如、六如所言、若稱己意、低頭合掌、喜形于色、若不稱意、則傲然掉頭曰、原字尚可、其眞率如此、天明戊申、輦下大火、春莊罹災、家產蕩盡、身益零落、尋又得疾、遂以死、著有春莊詩稿

三浦梅園風尚嘉遯、常慕陶弘景韓康伯之爲人、諸侯累辟皆辭、嘗作詩述其志曰、樵溪不與世間通、高卧東山興謝公、占得烟霞吾已老、清風鶴唳白雲中、又曰、擲金附大鑪、不問復如何、輕裘緩帶春風中、昇平久浴竟恩波、人間三島滿架書、階前豐草絶掃除、縣吏爲我匠直廬、爲我安眠護我廬、君不見富春山中遁棨者、羊裘閒釣大澤魚、釣臺幸有伸足地、焉載人禍上人車、終身不仕

近世叢語卷之六　終止

宮本茂任　吉田利行　著

新撰叢語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福岡連壁社刻本

據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

福岡連璧社刻本影印

宮本茂任先生
吉田利行先生　合著

漢文新選叢語

明治十五年五月刻成
連璧社藏

新撰叢語目次

新撰叢語卷之一

筑前　宮本茂任
吉田利行　編輯

道德

詩云、德輶如毛、言其輶可舉也、又云、周道如底、言其平可履也、德則輶矣、人不能舉之、道則平矣、人不能履之、嗟乎哀哉、能舉而履之者、求諸古人、往往有焉、人豈可以不則而象之乎、

仁德帝在高津宮、一日登臺遠望、見人烟稀薄、為百

姓窮之、詔除課役三年、宮垣頽敗、無所營作、比及三年、帝復登臺遠望、見炊烟盛起、謂皇后曰、朕既富矣、后曰、宮室朽壞、不免暴露、何謂富乎、帝曰、君以民為本、民貧則朕貧也、民富則朕富也、諸國請輸稅調以修宮城、不聽、又三年、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老幼爭先來赴、未幾宮室悉成、

史論曰、仁德以百姓之心為心、一有不得其所、若已推而納諸溝中、菲飲食、惡衣服、宮室頽敝不改、三載除課役、與民休息、四海既富、又經三歲、然後始修宮室、勿亟子來、民歡樂之、雖古先哲王、何能過之、漢文景而下、不足較焉、

德川光國、賴房之子也、以賢為賴房所立、資性仁恕、勵精圖治、禁奢侈、薄稅斂、平生重義烈、尊王室、嘗聞楠正成墓蕪廢歲久也、建碑於湊川、題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慨舊史闕文、置彰考館、著大日本史、其少、讀史記伯夷傳、蹙然自慙、踰兄而立、遂有傳兄子之志、及其告老、兄子果立、營居於西山、寓意伯夷故事也、衡門茅居、不設墻垣、奴婢僅給洒掃饔食澣衣、居常晏如也、及卒、私謚曰義公、義公名重天下、外蕃之來、亦必問其起居、

明張斐頌曰、挺生我公、崇文好儒、以貴下賤、繹智矜愚、惠我耆老、全忠守軀、流聲千歲、曠古所無、按惠我耆老、言聘明朱之瑜為師也、

中江藤樹篤信王氏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莫不興起、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要酒資、藤樹授百錢、賊拔刀要衣裳佩刀、藤樹熟視乃曰、吾慮之、假令鬪而不利、無卸衣刀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曰、鬪者必以姓名相告、我近江中江與右衛門也、賊投刀羅拜曰、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為聖人、願先生矜奴輩不知而宥之、藤樹乃說之以知行

合一、賊相率為良民、九鄉黨董其德、若旅舍茗肆、有
客所遺物、則必俟遺者之復來、雖歷年竟不收用、
周文王生有聖瑞、嗣王季立、其治岐耕者九一、仕者
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導民妻子、
使養其老、伯夷大公避紂居海濱、聞之起曰、盍歸乎
虞芮爭田不能決、乃如周、見耕者讓畔、民俗讓長、感
之、俱讓田不取、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以
為至德、
朱晦菴曰、文王惟知以臣事君、所以為至德也、
名公奭巡行鄉邑、聽斷於隴陌阡畝之間、廬於棠樹

之下、當蠶桑耕種之時、務弛獄出居民、使得反業、及
名公卒、人思其政、懷棠樹不忍伐、作詩歌詠之、首章
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名伯所茇、
東漢魯恭拜中牟令、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郡國
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
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
過止其傍、傍有童兒、親曰、兒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
雛、親瞿然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政迹耳、今
蟲不犯境、化及鳥獸、豎子有仁心、三異也、還府白安、
安上書言狀、帝異之、後為司徒、性謙退、奏議依經、潛

有補益、然不自顯、
程明道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樂易多恕、終日
怡悅、劉安礼從之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朱公
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
月、尊伊川師道尊嚴、游楊初見、伊川瞑目而坐、二子
侍坐、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
門、門外雪深一尺、
朱晦菴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
所形也、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
似孟子、

敬慎

常摐有疾、老子往問焉、且乞教、常摐張其口而示
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
常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
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摐曰、嘻是已、按
老子所謂柔者、敬慎之謂也、
紀長谷雄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受業大藏善行、後從
菅丞相學、謹慎不自衒、丞相見其詩歎曰、不意詞藻
至此、自是屢相唱和、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
罵曰、自古無有不才博士、今始於汝矣、長谷雄不校、

人推服之、

北條貞時作行脚僧狀、察政治得失、至京城南、有茅屋、人出汲而其容不鄙賤、乃入乞投宿、終夕閑語、因問其舊主人、悽然曰、昔嘗仕朝遭讒除名、今乃如是、問其曲悉、則久我內府通基也、貞時曰、何不自愬其寃枉乎、主人曰、愬我寃枉則辨讒匿、辨讒匿則不得不顯君過、我不忍也、不德之身、祚衰家亡、亦天命已、貞時還鎌倉奏朝廷、為復官祿、

小早川隆景英邁沉毅敬慎自守、豐太閤倚以為重、無讒間容焉、就封筑前、當于戈未戢、興學校布政教、

臨歿遺誡藝侯曰、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創業不足、守成有餘、若越境爭霸、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子銘勿忘

中井竹山曰、傳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万夫之望、小早川氏有焉、

森蘭丸織田右府寵童也右府親剪手指爪、命侍臣收落爪、侍臣収將去、右府曰、撒如故矣、又命一人、亦如故、次至蘭丸、收而數之、至九曰、其一安在乎、右府笑曰在此矣、啓握則一爪落焉、

土井利勝取漢絲零尺許、付侍臣大野仁兵曰、謹藏之、居三年、利勝刀緱末結解、急呼仁兵曰、持往所付絲來、仁兵取之腰袋呈曰、謹奉還、利勝手自結緱末、欣然因召老臣曰、寡人甚嘉仁兵謹慤而重主命、其與祿三百石、抑漢絲之為物、成於彼土秉婦手、展轉航海以入我都、其勞人力何如哉、今乃委之流塵、是棄天物也、仁兵之守以不失、謂之事天者可也、

大槻磐溪曰、一尺之布尚可縫、君臣相容有如此者、古人惜一嚬一笑、良有以也、

本莊宗資、將軍綱吉妻弟也、在京師、綱吉招之、後封侯、宗資為人循謹、常掛五十錢梁上、題曰三扇函、人

問其故、曰、吾在京貧甚、會關東招我、我欲買三扇贈一搢紳以叙別、囊中僅五十錢、市人憐我、不論價授之、其窮如此、今身極顯榮、獨忘寒素之時可乎、故掛以自警耳、

越雲夢世以醫仕於德川氏、從物徂徠脩古文辭、質實謹厚、雖對家人、未嘗厲聲色、奴婢常語於吾主公不見者三、不見慍顏、不見詰語、不見鄙吝、平生不東首而寢、蓋不趾公城也、家有脩造事、不得不東首、家婢曰、僅一宵耳、雲夢曰、三十年未嘗東首、豈可以一宵廢乎、

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

朱晦菴曰、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礼自防也、可知矣、衛之他君、蓋無足以及此者、

漢光武明慎政體、總攬乾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嘗幸南陽、置酒會宗室、諸母相與語曰、文叔平日與人不款曲、惟直柔耳、乃能如此、帝聞之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初與兄劉縯起兵、縯自發舂陵子

弟、皆恐懼亡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驚曰、謹厚者亦為之、乃自安、

漢史曰、光武長民間、見稼穡艱難、身衣大練、色無重采、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手書賜方國、一札十行、細書成文、勤約之風行於上下、按英主之謹厚、周末以後、光武為最、

韓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琦獨滞於筦庫、衆以為非宜、琦處之自若、不以為卑冗職事未嘗苟且、在北門重陽有詩曰、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琦曰、保初節易、保晩節難、故晩節事尤着力、所立特全、

張采曰、初節原不易、以晩節經久、全段都全、故難耳、

程伊川于書無所不讀、學本於誠、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而達于六經、動止語黙以聖人為師、嘗言農夫深耕易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堅執鋭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歳月、晏然居天地間一蠹、唯綴緝聖人遺書、庶幾有補爾、于是著易春秋傳、平生誨人不倦、學者出其門最多、淵源所漸、

皆為名士、

宗張九成年十四遊膠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戸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敬服而尊師之、

謝上蔡自言去矜字、按伏得罪過、胡文定問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上蔡曰、今人做事、不閑自家事、食前方丈、便向人前喫、只蔬食菜羹、却向房裏喫、為甚恁地、

謙讓

孔子觀于魯廟、有欹器、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遂

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物烏
有滿而不覆者乎、子路進曰、持滿有道乎、子曰、聰
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
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
波多盛通、受鎌倉府命、捕人、畠山重忠在側、偶亦有
助、及受賞、惡盛通者言功非一人、將軍召重忠問之、
曰、臣不識其事、如人所稱、但聞盛通一人功、而已、惡
者大慚、
春澄善繩性周慎謹朴、不以已長加人、為文章博士、
時諸博士各自名家、迭相輕侮、弟子亦立門戶、常爭

短長、善繩恬退、謝門徒、終不為謗議所及、年老聰明
不衰、文章加麗、及疾病授從三位、
堀杏庵師惺窩、篤行博學、當時與林羅山松永尺五
那波活所、俱有四天王稱、而杏菴謙以自牧、阿部正
之語之曰、聞令時博物者羅山子、而其次之者足下
也、吁難得之才也、杏菴答曰、羅山則誠然矣、以彼文
學生于方今之日域、而不得展布也、甚可惜焉、吾儕
十餘輩、雖累之而豈望一羅山乎匪、所以可併稱之、
物徂徠称杏菴之退讓曰、夫儒者斷斷、自古為然、
而乃能爾者、千百人中一人耳、

寺澤志摩守起自卑賤、而身自抑損、嘗曰、登城若山
而俯瞰人、則人不怨之、是使人忘我高也、造二層三
層樓下視人、則人多憎之、是不能使人忘我高也、高
位尊爵有德之人、身已在城若山、若夫小智出九者、
身在二三層樓、而人憎之、即自然之理也、
古賀侗菴曰、天下才能之士比肩、而洞着斯理者
綦尠、可慨也已、
高杉春風勇決果斷、夙有大志、久阪通武少年有奇
才、皆學兵法於吉田寅二、通武曰、晉作非吾所及也
春風聞之曰、久阪子天下之奇傑、我奚得與之抗乎、

寅二欣然曰、二生推攘如此、是國家之福也、春風通
武同庚、時人稱為駢壁、
漢光武帝部分吏卒、皆言願屬大樹將軍、謂馮異也、
異為人不伐、諸將每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有此號、
宋曹彬與王子潘美奉命伐江南、帝取匣劍授曰、副
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以下皆失色、自王全斌
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圍金陵
自春徂冬、終城陷、南唐主降、彬還、舟中唯圖薄衣衾、
閤門通其榜子曰、奉敕江南幹事回、時人稱其不伐、
宋范鎮幼善文詞、讓退自牧、少舉進士、場屋師之補

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為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校在下、天子必擢置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鎮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鎮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鎮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為恥、舊風遂絕、

張氶曰、此中安恬、大約性與學各半、每見人到功名處、有學不如性者、

宋陳瓘謙和與物無競、與人議論、率多取人之長、雖見其短、未嘗面折、惟微示意以儆之、人多退省愧服、尤好獎進後輩、一言一行、苟有可取、即譽美傳揚、自抑以為己不能、

廉介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按取與之依道義、此之謂廉、苟違道義、則陳仲子之廉、何足取乎、

信濃守橘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及卒家無餘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纔得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罷歸不載資糧、其子嘗問治國要、對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

阿部忠秋輔幕政三十餘年、以廉介持身、嚴杜絕請託、時士民皆好養鶉、忠秋亦好之、常置籠鶉會一諸侯緣醫某餽佳鶉、忠秋不應命、左右開籠盡縱之、某惶悶其故、忠秋曰、予具員宰輔、為人所趨向、如聞士民頃爭養鶉、自今而後不敢復養鶉、某慚懼而退、

臼田畏齋以名教為任、常傭書以給食、或贈物濟其乏、辭而不受、乃受則以報之、或謂曰、朋友有通財之

道、兄窮困如是、而不受交誼之饋、是何義耶、對曰、非敢為不可受、若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吾何不受、今雖窘急、未凍餒、故不受耳、鄉黨人皆稱其廉介、

蠟燭屋四郎兵、東京人也、拾遺金百圓、歸與母謀、無路還其主、謀之香華院僧、僧亦不得路、僧一日出、途見一丈夫被髮徒跣、而走蓋謁淺草觀音也、問其故、曰、傳馬街綢緞鋪甲幹某也、途遺主金百圓、尋無其路、唯有祈觀音耳、僧告以四郎兵事、伴見之、一遺一拾、如合符節、四郎兵如數還之、某感喜、分十圓謝之、

四郎兵不取強之如故翌日来陳謝置一圓而去四郎兵與母謀往謁觀音沿途與乞人五錢若十錢以餘金買刀乃為寶刀矣

宋子罕為司城宋人有得玉献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宝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献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懐璧不可以越郷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使

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後漢羊續為南陽太守班宣政令候民病利百姓歎服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府丞嘗獻其生魚續受而懸之於庭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

隋趙軌河南洛陽人高祖受禪轉齊州別駕在州四年有治績召入朝父老相送揮涕曰別駕在官水火不與百姓交不敢以壺酒相送公清如水請酌一盃水奉餞軌受而飲之

史臣曰趙軌秩滿酌水餞離清矣

元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乱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豈無主乎

清宗定九少時奉母陳家居値歳凶啼飢號寒初不向宗族借貸母曰餓死事小遣十歳童子汙顔面以求人使從此不知有廉恥品行事大于時以為名言

節倹

司馬君實訓倹文曰夫倹則寡欲君子寡欲則不

役於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侈則多欲君子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禍小人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按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實斯言可謂説倹侈之得失盡矣

天智天皇深愍百姓辛苦其為儲副也從西征営行宮於筑紫朝倉恐疲弊庶民務從質樸所用材木不劉麁皮百姓悦服謂其宮曰黒木御殿又曰木丸殿言用帯皮黝黒自然圓木為殿材也自製歌詞後世以為神樂曲

北條泰時為鎌倉執権十八年政平訟理衆庶樂業

立貞永式目五十條、清廉自率、無聲色娛玩之好、惠愛民物、資性謙謹、不喜登顯位、躬行節儉、衣服器皿、雖敝而弗改造、初在京師、見栂尾僧高辨、乞教高辨答以無欲自率、泰時服膺其言、

北條時賴勤儉自奉、多人所不堪、大佛宣時来訪、時已深更、時賴手一壺酒曰、欲與子共之、顧安所得肴、照紙燭索于庋、覩碟有殘醬、曰足矣、取而佐酒、盡歡而罷、時賴時為鎌倉執權矣、

青山拙齋曰、北條泰時居執權之職、勤儉廉潔、以身率人、風化大行、時賴繼之、善守其軌制、由是海

内又安、風俗淳朴、後之人牧、苟欲致治、可不則而效之哉

前田利家不妄費金、初出軍美濃也、其采入四百五十貫、謂臣長八郎曰、我與汝較富、因出四圓三方、長八郎探囊出二圓一方、利家曰、以祿例之、汝富於我矣、及領大國、因衆謂長八郎曰、二圓一方今尚存乎、鏗然我四圓三方、餘音在耳也、顧左右曰、士之金則有懼於世矣、

德川光國愛惜天物、不浪費之、嘗謂婦女曰、汝等觀製紙之狀乎、甚為可觀、遂率往觀、時屬寒冱、製者鵜衣百結、手常在水、見之、尚肌生粟、而如未嘗知凍者、光國曰、何如婦女曰、如是乎、造紙之艱也、悔妄等之妄費焉、光國曰、令来觀之、使汝等知製紙之艱焉耳、自此婦女、不復浪用紙、

松平樂翁任越中守、為幕府執政、痛自節儉、盡放侍姬、唯存一婢、及其參幕政、身穿澣濯衣、食不重味、以率先天下、上下翕然效之、令世人謂省約為越中、自樂翁始、

菊池三溪論矦之政、比陶唐氏、按陶唐氏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業興焉、矦食不重味、身衣澣濯其

效著焉、用心之相類也、

綾部道弘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煖養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

晏嬰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三十年、豚肩不掩豆、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七十餘家、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小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壽三族、及國交遊皆有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是足矣、

蕭何於漢功臣為第一、其置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

漢文帝恭儉為政、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上下成俗、海內安寧、家給人足、

班固曰、文帝示敦朴為天下先、專務以德化民、幾致刑措矣

遷善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周茂叔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病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氏曰、子路亦可謂百世之師矣、按子路有勇而用諸改過宜乎、令名無窮、而為百世之師也、

織田右府少馳馬試劍、不脩行撿、平手政秀以死諫之、右府覽遺書感泣、自是深自勉勵、後創寺清洲、曰政秀寺、左右嘗白曰、政秀諫公而死、可謂過慮矣、右府艴然曰、吾奮勵至茲、由政秀之諫也、政秀之死、即所以至於斯也、而汝輩謗之何也、言者大慚、

安積澹泊曰、織田公當少年時、放蕩不羈、日以講武為事、其志固不凡矣、然其舉動不似人君、宗黨離叛、故平手政秀以死諫、一旦幡然改過、運籌決策、常出人意表、

巖村世子延太宰春臺為師、不送迎、春臺曰、余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得不禮焉、而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余不欲復見、當是時、其父為幕府執政、用舍窮達皆在其手、而春臺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不禮、彼自道也、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礼事之、

有馬侯賴永在江戶、有一二近侍、逢迎將陷淫逸、其父至自藩、誡之、為黜近侍、賴永深自悔悟、他日讀貞觀政要、重臣平佐佐平至而閑話、賴永停讀應之、話及過失、諄諄言之、及佐平去、賴永曰、佐平使我內省、一語之功、贏讀貞觀政要一卷矣、

趙藺相如從趙王會秦王於澠池、歸為上卿、位在廉頗上、頗曰、我為趙相、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素賤人、徒以口舌為勞、位居我上、吾羞為之下、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之、每朝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出望見、輒引去避匿、謂舍人曰、強秦之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

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闘、其勢不倶生、我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詣門謝罪、遂為刎頸之交、

胡致堂曰、人情易發難制者、惟怒為甚、頗克已降心、以義相動、學於聖門者、未易及也、

晋周處膂力絶人、不脩細行、州曲患之、處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歳豊、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三、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克已朞年、州府交辟、仕晋、隷夏侯駿西征、軍敗不退、力戦而死、追贈平西将軍、

程明道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及壯、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潜隱未發、一日萠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田獵、不覺有喜心、果知未也、

朱晦菴曰周子用功之深、故知不可易言、程子治心之密、故能隨寓加察、在學者警省克治之力、尤不可以不勉也、

宗蔡齊喜酒、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酔、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賈存道過濟齊館之數日、存道愛公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作詩示齊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髪垂、君寵母恩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齊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酔、通判濰州、民有告某氏刻為税印為姦利者、已逾十年、蹤跡連蔓至數百人、齊歎曰、盡利於民、民無所逃、是為政者之過也、為緩其獄、得減死者十餘人、餘皆釋而不問、濰人皆曰、公徳於我、使我自新、為善人、由是風化大行、

蔡齊因人規戒、自新其行、又為人啟其自新之路、皆可以為美事矣、

新選叢語卷之一終

新撰叢語卷之二

學問

筑前

宮本茂任
吉田利行　編輯

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

程子曰、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故大學之序、先致知後誠意、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

應神帝十五年、百濟王使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通經典、帝問之曰、汝國有博士賢於汝者乎、對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乃遣荒田別徵王仁、百濟王使王仁入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諸皇子就學焉、而本邦文教之興始此、

安積艮齋曰、本邦儒學於是始興、他日仁德帝所以德化四德者、稚郎子之所以知賢而讓、雖由天質之粹美、而學問之力蓋亦多矣、嗚呼此聖帝明王之所以貴乎教學也歟、

右大臣藤原良相少遊大學、器宇曠遠有才辯、好文學之士、大學生有貧窶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畀四學生夜宿者、及登冢職、專心機務、當時放鷹漁獵、一切禁止、至是山川藪澤之利、與民共之、嘗建延命院、以養同族生徒病困無資業者、

肥後侯加藤清正在大坂、語人曰、前田亞相晚年好學、手不釋卷、記太閤薨之年、招請余及浮田淺野諸公、談及論語、因擧曾子可以託六尺之孤章、示余等曰、在今日念此語、不可謂之忠臣矣、余當時瞢學、不解其意、今而思之、洵惕然有足深省者、惜亞相不在、無由論心耳、其航海歸國也、艙間日讀論語、以朱墨自句、

大槻磐溪曰、清正既以不可奪之節、輔翼六尺之孤、尚且勉而不已、至旅次、亦不釋卷、則其所造詣、豈唯得一兩句喜者哉、

筑前侯隆景之就封也、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乃摹下野足利學規、于名嶋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士庶人學、親臨勸勉、吏民觀聽、靡然成風云、

中井竹山曰、小早川氏、藝之賢將、身致通顯、屢從航海之役、其自三原徙豫、地接紫海、威名久布乎西土、且治教兼明者、實卓越乎一時、乃風化之易易亦宜矣、

新撰叢語　卷之二　二　蓮壁書樓

米澤侯上杉治憲召紀平洲爲賓師、釐革敝政、建興讓館、慰問民隱、賑救鰥寡、弟治廣承後、能紹其志、百姓悅服、封内大治、聲聞鄰國、享和元年、出羽土寇起侵各地、請其地頭曰、願得效米澤治、米澤之有斯美政、蓋賓師之力也、

漢文翁少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惠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國小吏開敏有才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爲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

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悌力田、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閤、吏民見而榮之、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蜀吏民爲立祠堂、祭祀不絕、

唐太宗之爲世子、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等十八人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恩禮甚渥、士大夫得與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州、及爲帝、增築國子監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高昌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語理齋曰、帝除隋之亂、比迹湯武、政治之美、庶幾成康、功德兼隆、由漢已來、未之有也、按帝除亂之勳、出于天才、而政治之美、不得不由貴學之力也、

立志

張横渠曰、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往聖繼絕學、爲万世開太平、貝原益軒曰、學者修身、固須謙遜、然立志則須高大、張子斯言、學者立志之法、大丈夫不可無此志也、

良岑安世少好鷹犬騎射、稍長、始讀孝經、歎曰、名教之極、其在茲乎、乃潛心於學術、弘仁十一年、攺制文章生、取三品以上子孫、安世上疏曰、游夏之徒、非卿相之子、揚馬之輩、出自寒素之門、高才未必貴種、貴種未必高才、王者之用人、唯才是貴、望復秀才之號選文章生、一依天平格、制可、

小野篁、參議岑守之子也、少好馳馬、不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爲弓馬之士、豈非可惜乎、篁由是慚悔、始志于學、弘仁中及第、累官爲彈正大弼、坐事配流、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人咸傳誦、後赦

歸本位、至參議左大辨、事每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絕當時、尤妙艸隸、

藤原惺窩當織豊之際、其父亡采地、惺窩幼削髮入釋、後悟其非、遂歸家、時海內喪亂、日尋于戈、文教拂地、而惺窩卓然獨唱道于其間、終爲後世道學之祖、

晉王育家貧、爲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而失羊、爲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魏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隣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

失所恃、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要資也、於是一冬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遊學各地、師友諸名士、時北海鄭玄有盛名、爲學者宗、師原以單寒後輩、名與相埒、

勉強

説命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言志之當勵也、孔子曰、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言力之當竭也、我志既勵矣、我力既竭矣、何學而不精、何業而不熟、若夫悤莽厭煩、優游過日、則雖有天才者、終身無所成矣已、

小川泰山垂髫受業山本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踏師家之閾、嘗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顛蹶大傷膝、人憫扶之、勸令歸家、不肯、遂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爲美談、

林春齋年十七、始就父羅山於江戶、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與乃父俱與造等儀之議、從數奉幕旨、編著極夥矣、人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効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爲隕性命固其所望也、丈夫之所志、非用一死之

力、必不能大成也、而豈惟學問哉、

古賀侗菴襲乃父精里、出則奉幕府學職、入則導家塾生徒、博學强記、出於天性、而勉勵之力、亦非世儒者所企及焉、人記其中年語曰、我讀溫史五十遍、有所未記焉、門人質其疑義、不齎書輒答之、一無所失、人不知其所未記何在也、

漢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武帝時擧賢良對策、爲江都相、漢立學校之官州縣、擧茂才孝

廉、皆自仲舒發之、
宋張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與諸生講學、告以知禮成性變氣質、學必如聖人而後已、
司馬君實爲兒時患記問不若人、群居講習、衆兄弟成誦遊息矣、獨下帷絶編、逮能背誦乃止、用力多者收功遠、其所精誦、乃終身不忘也、君實有警枕、圓木造之、眠輙轉矣、英宗之朝、上疏論心術之要三、曰、仁明武、治國之要三、曰、任官信賞必罰、且曰、臣獲事三

朝、皆以此六事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此矣、

遊學

禮記曰、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葢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孔門七十子、雖顏曾諸人多魯人、其他子貢衛人子張陳人、而子游則爲呉人、孟子時、陳良以楚產北學於中國、至中國學者莫過之也、遊學之成人、亦盛矣哉
熊澤蕃山深智儁才、卓越古今、年甫十六、仕備前芳烈公、比弱冠、公將大用、而辞以未學、乃乞遊學、上京求良師、聞中江藤樹篤行薫化馬夫、曰、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即束装往謁、請受業、藤樹辭以不足爲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毋見而憐之、勸藤樹許所請、出遊凡七年、公召還、信任愈厚、備前之政績、世傳爲美談、蕃山之力也
秋山玉山稱儀右衛門、其義父爲藩醫、玉山早習其技、又博窺群籍、其所發明、宿學皆驚嘆、藩侯命義父更養他子、使玉山遊學、玉山乃來江戸、從學林鳳岡、鳳岡奇愛其才學、方講說日、已有疾病、則使玉山代、久之業大進、其歸于國也、及門者踰千云、後赴江戸、路登富岳、作記、服南郭稱曰、天地有富岳、乃始有此

記、
柴野栗山曰、玉山飄乎若天外人、靈蔵公用爲師儒職、導士民入於道之神機也、
紀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歳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同舍僑居、垢衣弊帯、食糲啗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與金五十兩、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數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巻、及歸、馱兩馬而至、郷里傳爲美談、然平洲未得學德可師資者、延享中參河元淡淵始來尾府、平洲往謁、大服其德義學術、以爲可以師之人也、後從淡

淵意遊長崎、學華音、其業既成、下帷尾府、又往……於江戶、後爲尾侯所聘、任侍講兼督學、又應米澤侯迎爲賓師、輔政舊徵二次、各一年、

東條琴臺曰、平洲門下多異能德器、至晚年德望逾高、實非世所謂儒者也、

安積艮齋、奥二本松祝人子也、幼嗜讀書、人稱爲偉器、既長、爲里正某所養、配以其女、艮齋兩目偏視、貌甚陋醜、妻與之不諧、避諸親戚家、艮齋遂絕婚而歸、竊謂男兒依一婦女決身進退、是不可復矣、即出遊江戶、而囊無金貨、寓舊識法華僧房、求師就學、佐藤

一齋爲林祭酒賓、募都養、艮齋應募入一齋門、偷間勉學、終極該博、與一齋同充昌平黌教官、名重海内、

魏郎原遊學八九年而歸、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可一飲、於是共飲、終日不醉

宋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來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爲汲々於道路、孫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收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々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慈愛

隋大業中新作曹衞儀衞、課列縣送羽毛、烏程有喬樹踰百尺、上有鶴巢、民欲取之不可得、將伐其根、鶴恐殺其子、自拔氅毛投於地、鶴一禽之微耳、猶知愛其子、人而生子、不可不愛之矣、抑愛而不誨、唯老牛舐犢之效、豈爲人父母之道乎、

北條時賴母稱松下禪尼、將招時賴、手糊補紙障、兄義景偶至曰、盍命人乎、母曰、人未必勝我、義景曰、逐格糊補、不若盡剥而新之爲美、且省力亦多、母曰、我固知之、雖然、時賴今執權天下、我以其母事斯儉薄、即所以爲教也、

中津侯黑田如水、病方危篤、罵辱群臣甚多、群臣驚駭曰、公病而憒々乎、以告諸長政、長政說如水曰、群臣患公之躁急、請少寬之、如水提長政耳曰、我以使群臣厭我而親汝也、我豈病而悖耶、

古賀侗菴曰、智計之士垂死猶弄智、譬之薑桂之

性、老而愈疎、按亂世英雄、攬人心爲務、如水愛子而及之、當尚論其世也、

吉村又右衞門、桑名藩宰臣也、嗣子祇役江戸、又衞罹病、親戚議招返嗣子、嗣子兼程歸謁、又衞氣息奄奄、謂曰、汝何歸也、吾以天年終、亦何所憾、今主侯輔幼冲大府、裁決諸政、此內外屬望之秋也、汝爲老臣、宜夙夜勤勞、不暇寢食、然以余故不終公事而返、忠孝兩傷、何以立於世乎、汝速赴江戸、否則吾死不瞑也、嗣子攬淚上塗、未數日而歿、

野田笛浦曰、事有爲之主、仕而相其君、以爲政於天下、此豈非大丈夫平日之志願哉、方今之世能得至乎此者、吾獨於桑名吉村子見之也、按吉村子誡兒之語、出於忠盡之餘、觀此一語、亦可以知其平素之義膽矣

孟子之母及孟子既學而歸、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爲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

後漢馬皇后選入宮、顯宗即位、以爲貴人、時賈氏生肅宗、帝命令養之、謂女人未必當自生子、但患愛子

不至耳、后盡心撫育、過於所生、肅宗亦孝性淳篤、恩情天至、母子慈愛無纖介之間、及立皇后、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正位宮闈、

楚漢之際、王陵聚黨數千人、及高祖擊項羽、迺以兵屬漢、羽取陵母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爲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

按呂后之王諸呂、王陵答以不可、後儒皆爲人臣之正道也、蓋賢母氣類之所存乎、抑教誨之所致乎、

宋張俊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母詰其瘠問故、俊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俊意乃決、

清朱彝尊妻馮氏福貞、字海媛、彝尊遠遊、馮氏持門戶、膢臘修祀事惟謹、延經師千家、誨兒昆田、必具酒食、操作愈勤、夜率二女治機絍不輟、坐昆田干紡車之旁、執卷于燈背、令就火光、課書所讀書、必成誦乃已、凡昆田交游至、或有燕朋雜于坐、馮氏必嚴誡勿與交、越五年、彝尊歸里、

孝順

蓼莪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徳、昊天罔極、朱傳曰、言父母之恩如是、欲報之以徳、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報也、

漆部司令史丈部石勝、坐盜司漆當流、其子祖九年十二、安頭九歳、乙丸七歳、詣闕請曰、父石勝家貧爲養兒輩故盜司漆、因得罪今將投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沒爲官奴、贖父罪、帝感其孝志、特命釋石勝、

藤井蘭齋曰、幼而智過人者、晋王戎漢黄婉唐孔穎達王勃之類、自古爲不尠也、然至孝動人、如後

漢長孫慮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大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觀氣類矣、

周防孝女阿米、六歳喪母、家素貧父托米於外舅、傭作自給、後罹疾、召米還佐生理、時年十二、米日爲鄰里舂、軀小力微、縛石於腰以舂、夜則紡績達旦、僅得養父、父疾久、精神昏眊、屢欲投水、米防護不離側、夏不幮冬不爐、夜不解帶、女紅所得、躬不費一錢、父所嗜必供之、務兼歡心、父雖貧且病、怡々如也、

筑前武丸村正助、純孝天至、不唯奉養之厚、恭敬殊至、其葺家屋、必雇人而不親乘屋、曰、以二親所在也、嘗啼泣不已、人問其故、曰、我誤踏父竹杖、不敬罪大也、正助既孝于二親、施至他人、莫不愛敬、租税毎先期而納之、餘波及牛馬、馱物而歸、輒肩鞍、享保年間有蝗、不入正助田、人以爲孝感所致、藩主厚賞其孝義、永蠲其田租、

竹田春菴作筑前孝子良民傳、而爲正助特立一傳、益美事之多、非他人所及也、

筑後瀬下町孝女、名阿蝶、事父母、奉養極厚、夏則扇枕席、冬則以爐暖衾、父母年老、夜就寢遲、孝女閑話

以慰之、其家以麴爲業、孝女竭力營之、代父入土室、察火候、人問其故、曰、蒸氣害人、阿爺老矣、恐其隕生焉、是以代之、藩主褒賞甚渥、

藤田彪號東湖、精忠義烈、出于天性、助以問學之功、終身履歴、人莫不稱賛、安政二年、從藩老侯在江戸邸、地震、東湖馳伺母室、母戰栗不能起、東湖扶母而出、値梁屋破裂、東湖終壓死、老侯痛悼、命歸葬水戸、親題其碑、曰表誠、老侯即烈公也、

閔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子騫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子騫以蘆花絮、父冬月

令子騫御車、體寒失轡、父責之、子騫不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子騫泣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平均、遂爲慈母、

篠崎兼弼詩云、子曰孝哉閔子騫、庭闈昆弟有餘歡、從來小説傳虗語、蘆絮讒言一子寒、此言有理、雖然往古之事、邈乎不可知也、存以垂教亦爲可、

宋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裘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矣、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就養焉、

明陳茂少喪母、厲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既長、爲吉安推官、奉母之任、及以監察御史被徵至朝、弘治甲子以母老陳情乞歸終養、其辭曰、慈闈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君恩猶可以再酬、母年不以多得也、況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千思万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孰與調節、伏望皇上憐臣母子孤苦、乞放臣終養、使得以慰倚門之望、少伸寸章之忱、孝宗憫其情、特許之、

友愛

常棣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耽、言其相親也、脊令在原、兄弟急難、言其相愛也、兄弟鬩牆、外禦其務、言其親愛出於天也、中井履軒説詩如此、而曰君子之道無他、能天其天而已矣、

源義家攻金澤柵、未能下、弟義光稱新羅三郎、勇智多技、爲右兵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棄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學笙於豊原時元、時元既死、孤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秘訣而別、行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倶進攻、終勝之、

北條泰時、其父臨死遺命曰、地之肥腴、物之攻緻、凡百所有、宜在汝嗣子家、但分其餘、賑濟弟妹、既而泰時曰、我不肖忝承先職、何患不給、弟妹則仰我生存、是宜厚爲耳、乃擇土壤器物、授肥且良於弟妹、家之所存、唯瘦而窳者而已、

後漢姜肱與弟仲海季江、倶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就學者三千餘人、二弟名聲相次、肱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争死、遂兩釋焉、

唐玄宗素友愛、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謂五王帳、薛王業有疾、上親煮藥、風回爇鬚、左右驚救、

上曰、但使王飲藥而疾愈、髮何足惜、又作興慶宮、又置兩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時與諸王聚宴、

按花萼相輝、取之詩云、常棣之華、萼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勤政務本、取之論語、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皆言兄弟相親愛也、

宋楊國寶力行苦節、學問贍博、而弘致遠識、特異流俗、嘗題所居壁云、有竹百竿、有香一爐、有書千卷、有酒一壺、如是足矣、程伊川常以爲交遊中、惟楊應之

有英氣、應之兄弟、皆安貧樂道、未嘗少屈於人、元豊間、親喪、服除至京師、日以麤飯置一盆、又以一盆盛菜蔬、兄弟分食之、甘如飴蜜、不求於人、卒能有立云、

宋藍田呂氏兄弟四人、長大忠進伯、次大防微仲、次大鈞和叔、次大臨與叔、相切磋、論道考禮、一本於古、大鈞作鄉約、朱子深取之、爲增損其法、

交遊

易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程氏傳曰、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説、莫若朋友講習、

細川忠興之爲小倉侯、井戸龜衛門與增田藏人友善、每規藏人豪華、既而藏人于役江戸、冶蕩傷財、歸裝如洗、龜衛聞其將至、陽爲東上者、途遇藏人、一揖而過、藏人怪其急遽之状、問之、曰、聞大坂不靖、我受君命、行探事也、遂馳、藏人追而控袖曰、予今乏財、不可從戎、爲之奈何、龜衛曰、是子之自掇也、我何知乎、藏人窘迫、欲自刺、龜衛乃止之曰、子實自悔乎、嚮之所言、實無此事、予使子自悔自艾、以愼將來也、子定改志、則予爲子辦歸裝焉、藏人泣謝曰、再生父母也、

遂相伴而歸、藏人自此勵志改行、卒爲善士、

筑前侯黒田長政、與群臣爲布衣交、創一會名曰異見會、在老職者有智識者、慕君殊深者、以夜相會、除同社外、左右皆不得侍、長政誓曰、此會不得隱所思、不得漏所言、觸牴忌諱、不得少怒、我之過失、老臣之過失、衆不得不敢言、一夜會酣、長政如有怒色、人輙曰、君何怒也、長政温顔徐曰、我不敢怒也、長政知此會有益、屢擧之、撽曰、來會矣以某夜、擧不怒會、又遺誡世子、繼此會、以自輔爲、

德川氏之末、土方歳三與近藤勇、同爲新撰隊長、慶

喜引罪屏處、二十士以爲寃也、各率兵與官軍戰、勇就捕於板橋、而歲三及榎本諸人、各地與官軍戰、英佛船將居間、欲請我政府解兵、鍊二曰、願得擁德川氏一塊肉、開拓蝦夷、後世子孫守北門鎖鑰、即作書呈政府、歲三憮然語人曰、我昔日所以不與近藤勇俱死、期以一雪我君之寃也、今乃如此、即處寛典、吾何面目見勇於地下乎、

大槻磐溪曰、勇授命板橋、年三十五、歲三戰歿于函館、亦三十五、吁嗟生而竭忠所事、死而不失信所友、擧旗斫將之一武人、而有信有義如此、挂劍吴札、亦當有愧色也、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

唐王珪始隱居時、與房玄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兒必貴、然未知所與遊者何如人、誠與偕來、會玄齡等

過其家、李閎大驚、敕具酒食歡竟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李抱眞馬燧數以事相恨、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兵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眞壘、相與釋憾結歡、

胡氏曰、馬燧聞李晟一言、平積時之憾、蓋其客氣不勝、而義理本明也、可爲百世之師、

蔡元定讀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子正蒙、深涵其義、聞朱熹名、往師之、熹叩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不當在弟子列、熹落職罷祠、元定竄于道州、熹與從遊者餞之、坐客歎泣、元定不異平時、熹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

識鑒

書曰、知人則哲、人誠不易知也、荀子曰、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其首蒙茸然）周公之狀、身如斷菑、（本立死曰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如削去皮之瓜青綠色）故曰、相形不如論心、大石良雄、取贄伊藤仁齋門、一日來聽講、坐上睡眠、衆皆詬罵、仁齋獨曰、彼非庸器、必能任大事、及其仕、亦爲長矩（淺野侯）所疎斥、司馬温公、將詣經

筵遇呂誨公問曰今日所言何事誨曰袖中彈文新參也（指王安石）公愕然曰衆喜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君實温公字）亦爲此言乎公退思之不得其說嗚呼以公之學之識尚失於安石如此矣人誠不易知也然而傅嘏之於何鄧夏侯三子裴行儉之於王楊盧駱四傑一一品定其生涯而不誤是抑何術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相馬將門一日詣敦實親王從兵可五六騎適平貞盛亦來謁會將門出門貞盛慨然曰將門必生事天下者今日恨不率士卒卽率士卒當擊殺之也

美濃之戰敵軍大敗織田信長家士池田勝三郎追敵之被唐首兜者甚急竟不及而返信長謂勝三曰今之唐首而走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凡方追兵之急怯懦之士必反擊死不死而遠遁非大剛者不能矣既而問之果神子田也

本多重次爲人粗豪太簡其進言於君不避廣衆德川公愛重之擢爲奉行職國政諸臣竊謂此一舉明公亦失鑑矣重次豈爲人上之器哉既而政令簡明府無滯事國内大治公亦嘗命久世廣宣阪部廣勝以斥候廣勝受命卽起廣宣變色躊躇而行侍臣或哂之公曰廣勝性剛故無畏色也廣宣要必死故臨敵而懼雖然能近敵陣審敵情者必廣宣也果如其所言

松平信綱遇一士於和田倉門外蹀而敬信綱問曰誰居蹀而敬者左右曰丸橋忠彌也信綱愀然曰天下無事則已苟有事乎彼必將圖不軌後數月而忠彌果就擒

熊澤了介嘗至德川賴宣第見一士人骨相非凡相視而不交言既而謂賴宣曰某今見一士人彼何人

曰由井正雪也了介正色曰某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者

矢部定謙初爲大坂町奉行尋轉他職跡部良弼代之爲町奉行乞教定謙定謙曰有故騎士大鹽平八者其人鷙悍君能御之苟操縱失宜則將生亂矣良弼退哂其過慮既而年穀不登民多餓莩平八上書請拯良弼弗省平八憤激散私財以賑窮民糾合黨與放火坊市作亂事敗伏誅於是人皆服定謙先見

藤田東湖嘗問當世人物於川路聖謨聖謨曰予知矢部乎智謀有餘裁決如流非韓淮陰之流則

寇萊公之徒也、水戸烈公、亦稱其爲人作和歌賜之、其爲名士所推重如此、

趙王以趙括代廉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爲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之、奢不能難、然不以爲然、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

諸葛恪少有盛名、孫權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爲戚、曰、非保家之子也、陸遜常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持之、今君氣陵其上、意蔑其下、非安德之基也、後皆如其言、

魏何晏鄧颺夏侯玄、竝求傅嘏交、而嘏終不許、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勞、能合虛譽、無實才、誠所謂利口覆邦家之人、何晏鄧颺、有爲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以吾觀之、此三賢者、皆敗德之人、遠之猶恐及禍、況親之邪、未幾三人相次誅滅、

魏志稱晏聞平原管輅明術數、請與論易、颺亦在坐、輅直指其非而規之、輅舅聞之、責其言太切、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則知何鄧之敗者、不獨傅

嘏也、

隋高孝基名知人、見房玄齡歎曰、僕閱人多矣、未見如此郎者、異日必爲偉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見杜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唐王勃楊烱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能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烱終盈川令、

宋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薦其才於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及謂導帝以封祀、眷遇日隆、王旦追思沆之先識、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

岳飛犯法將刑、宗澤一見奇之曰、將材也、會金人攻汜水、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破金人而還、澤升飛而爲統制、而謂之曰、爾智勇材藝、古名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飛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在乎一心、澤是其言、

劉基一日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基獨縱飲不顧、大言曰、此天子氣也、十年後應在金陵、我當輔之、時杭州猶全盛、皆大駭以爲狂、無知基者、惟西蜀趙天澤奇之、以爲諸葛孔明之流、及明太祖入金陵、引基常參帷幄、

新撰叢語卷之二終

新撰叢語卷之三

筑前　宮本茂任
吉田利行　編輯

忠誠

韓詩外傳曰、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調君、而輔之、次忠也、以是諫非而怨之、下忠也、周公於成王、可謂大忠也、管仲於桓公、可謂次忠也、子胥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唐魏徵亦嘗告太宗、以忠臣良臣之別、然禮記曰、爲臣殺其身、有益於國則爲之、由是觀之、爲忠之道固不一、而人臣不幸遇於扳蕩流離之時、一死潔身、無補乎家國之亡、然亦有足以維持風節於冥冥中者則忠之爲道豈特二三而已哉、

蘇我入鹿、專恣日甚、皇極帝四年、中臣鎌足、與皇子中大兄謀誅之、鎌足歷事三朝（孝德、齋明、天智）忠誠悃愊、知莫不言、制禮義、定律令、皆出其手、一日疾病、天智帝親臨其第、問所欲言、鎌足曰、臣不敏復何言、生而無於國、唯願死而薄葬

永井定宗曰、自古人臣有微功則誇其功、挾其勞、無君爲亂者多矣、故曰、小人有非常之功者、國不幸也、今大臣功冠群臣、猶以爲未足、遺奏薄葬、可謂知臣道者矣、

孝謙帝朝太宰府主神阿曽麻呂、媚附僧道鏡、託神教、上言曰、禪位於道鏡、天下太平、帝使和氣清麻呂奉幣詣宇佐而受神教、臨發道鏡厲聲曰、大神欲令我即帝位、故使卿請命、予登阼則卿爲台輔耳、清麻呂詣宇佐、祝禱通宵、歸復命于朝曰、臣親受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分定、道鏡敢覬覦神器、悖逆無道、帝默然、百官失色、道鏡大怒、解清麻呂官、流大隅、

史論曰、所貴乎忠鯁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清麻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震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

貞觀以後、藤原氏顓權、而天下拱默受制、宇多帝登用菅原公道真、委以大政、欲以收外戚之權、藤原時平誣搆之、貶黜于太宰府、先是、三善清行貽書勸公退避、公不從、

公三上表、辭其職、思銷骨之戒、亦已深矣、而帝不許也、於是乎以身任天下之重、雖有清行之忠告、

不復納、甘心讒口、斃後已、公之所以爲公也、而識者或譏其貪榮愛位、淺乎見公也、

後醍醐帝在笠置、徵楠正成於行在、委以興復、正成歸城赤坂、城方二町許、兵僅五百人、取民粟充糧、將以奉乘輿焉、板築纔成、而笠置陷、東兵乘勢奄至、圍赤坂數重、正成不屈、屢出奇敗之、於是所在勤王之師起矣、

雨森芳洲曰、或問楠中將、曰、忠肝義膽、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曰、彼不知皇之不可與有爲、不俟三顧而出、所由與諸葛亮異矣、曰、亮也亂世之遺民、

進退由己、公乃草莽之臣、勤王靖難、安可緩乎、皇之不足與有爲也、彼知之素矣、

高師直侵河內、楠正行詣行宮、奏曰、曩者先臣正成、致死於湊川也、遺言臣、以糾合義旅、殄滅兇逆、俾宇內再歸皇化也、方今師直等來犯、實臣致力之秋、臣非獲彼首、則臣必授首於彼、雌雄之決、在于今日、願得一拜龍顏、帝引見慰諭之、正行頓首、拭涙而出、

史論曰、正行受遺訖、能建義旗、始終一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

楚平王信讒、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使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己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王乃赦之、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奮揚在焉、

漢蘓武使匈奴、徙北海上、扶漢節牧羊、起臥操持、節旄盡落、單于使李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謂曰、足下兄弟、皆坐事自殺、太夫人已不幸、婦亦更嫁矣、人生如朝露耳、何自苦如此、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

父死、無所恨、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驩、效死於前、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强壯出、及和成而還、鬚髮盡白、

胡致堂曰、蘓武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辭、處義皆有本末、非出於一時慷慨輕生易死之所爲、真志士仁人也、

吐蕃入寇、至奉天、京師震駭、唐代宗使郭子儀鎮咸陽、當此時、子儀閑廢日久、部曲離散、召募僅得二千人、吐蕃帥三十餘萬衆、渡便橋、帝蒼黃奔陝州、子儀引三十騎、循山而東、使人往商州、撫諭將士、得四千

人、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皆感激受約束、晝則擊鼓張旗幟、夜則多燃火以疑吐蕃、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

胡致堂曰、郭子儀之德之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間處、乃有急難又遽委用之、代宗於閹尹之言、受命如響、進退子儀、如待奴隸、而子儀無纖芥於胸中、一聞君命、不俟駕而行、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以爲人臣之師表矣、

薦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崔祐甫相唐未二百日、除官八百人、德宗曰、人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擇人、不敢不愼、非親非故、何以知其才行而用之、司馬温公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惟賢不肖之爲察、夫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也、若必待素識熟其才行而用之、所遺亦多矣、由是論之、祐甫之舉人、未爲得、禮曰、内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賢而進達、不望其報、是可以爲薦人之法矣、

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一條帝問曰、誰可代卿者、俊賢以藤原行成對、帝曰、階級尚卑、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職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庸、夫君人者、在務知人、知人則賢者益進、小人自退、惟陛下察焉、帝從之、

德川公家康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弗懌曰、汝宰我家、務在訪人材、材者豈敢附權勢哉、如汝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

消亡、國家衰老、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倍其俸、正親爲公忘私、奬勵士風如此、汝輩何不類焉、

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上狀乞骸骨、將軍秀忠難其代、召見慰勞曰、京尹重職、未得其人、卿其舉所知、以自代、對曰、臣久在上國、烏能鑒別關中人士、然以其所知、則賎息重宗乎、秀忠乃命重宗代之、果稱職、民戴之如父母云、

公既召重宗命其職、重宗固辞不拜、安藤直次、一日過重宗、謂曰、父薦之、君命之、子尚固辭、顧子非

無才、失於怯耳、重宗悟乃起、按重宗寅畏重所職、故直次激而進之、所謂怯者、小心翼翼、使其然、較諸世之冒進者、何唯天淵、

齊桓公使鮑叔爲宰、辭曰、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管夷吾乎、桓公曰、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曰、夫爲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於是請諸魯、魯使束縛以予齊使、桓公親逆於郊、解其縛、共語大悦、號曰仲父、

祈奚請老、晋公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舌職死矣、晋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於是使祈午爲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祈奚於是能擧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擧其偏、不爲黨、能擧善也、

晋武帝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将、可以鎮禦北方者、謝安以兄子玄應詔、郗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擧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擧、衆皆以爲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後果有淝水之捷、

則天武后命宰相、各擧尚書郎一人、狄仁傑擧其子光嗣、已而稱職、后喜曰、卿足繼祈奚矣、后又嘗問仁

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佳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后擢爲洛州司馬、仁傑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用爲相、仁傑又嘗薦姚元崇・桓玄範・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

遭遇

易曰、雲從龍、韓文公衍之曰、龍噓氣爲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不得雲、無以神其靈矣、是故有賢佐、則必有英主焉、有明君、則必有良臣焉、漢昭烈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唐太宗曰、鸞鳳沖霄、必假羽翼、君之待臣、其如此也、而賢才常有、不遇之歎者、何也、夫君爲一、而臣有千萬焉、遇之難、不亦宜乎、韓文公曰、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亦是賢才所以有不遇之歎歟、

文德帝聞紀夏井名、召見、夏井衣履麤敝、左右或嗤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得殊寵、初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及任滿、而百姓相率、詣闕請留、更留二年、黎庶殷富、郡邑作義倉四十餘、後守於肥後、臨去、

吏民遮路號哭、如喪父母、途過讃岐、男女老幼相迎
道路、數十里之間、哭聲不斷云
足利義昭徙二條、謂織田信長曰、方今兵革未弭、宜
留驍將一人、護衛我矣、時佐久間信盛、柴田勝家、以
宿將見任用、議者謂二條護衛、必以二將爲之、既而
信長命木下秀吉爲之、衆皆愕然、於是群臣嫉其寵、
屢譖之信長、信長待之愈厚、常曰、用人之道、當擇能
否也、何論新故乎、信長知人善任、衆以此服之、
青山拙齋曰、方天歩艱難、群雄雲擾之時、非唯主
擇臣、臣亦擇主、故所事得其主、則言聽計從、功成

名著、所事不得其主、則竭忠見疑、抱材見黜、此忠
臣義士之所以憤歎也、信長之任用其臣、有才必
擧、有功必録、英傑之士、咸得展其智能、秀吉起於
寒微、十數年間、列爲諸侯、可謂善擇其主矣、由是
觀之、雖有忠義智勇之士、非遇英特之主、安能施
其材略哉、
藤原惺窩有盛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
野氏之招、當是時、德川公家康、方鋭意求治、數延惺
窩、諮問太平之策、又聘其門人林羅山、爲博士、以備
顧問、時道學湮晦日久、民間或見挾書冊者、皆側目
以爲異事、舟橋三位秀方、詬罵羅山曰、今朝廷經筵、
純主古學、明經博士、自有其人、彼匹夫而叨唱新學、
以師道自任、其僭亦甚也、遂論列、請罪之、廷議以爲
然、德川公曰、秀方固陋、匹夫而倡道、洵可喜尚也、於
是林氏之學、遂行於天下、
中井竹山曰、舟橋氏妄意有所論列、甚矣其不曉
事也、當時學術湮晦芒然無識之實、可見焉耳、唯
東照公之明膚、能不爲悠談所移、挺然排群議而
翼孤寒、懿矣哉、
新井君美號白石、以博覽多識、爲將軍家宣所寵遇、

君美以新進、變更故制、謗議喧然、君美不自安、遂欲
乞骸骨、家宣曰、我之有君美、猶佛氏所謂一體分身
也、紛紜之議、何足以介意、君美感泣而止、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
欲從駒道遇沛公、遂屬焉、公以良爲廐將、良屢以太
公兵法説公、公善之、常用其策、良與他人言、輙不省、
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不去、
大司馬劉秀光武到河北、鄧禹杖策追之、及於鄴、説秀
曰、更始常才、帝王大業、非所任、明公莫如延攬英雄、
務悦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

秀大悦、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

政治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曰、後必弱矣、夫以二公之才之明、而逆知後世之弊矣、猶不能補救於其始、況其下此、而且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乎、故曰、從古無不弊之法、變而通之、存乎其人、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蕭曹相漢、載其清淨、孔明治蜀、以嚴致理、是豈故反其道而自用哉、所遇之時則然也、荀子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之謂也、然明君賢佐不世出、而國有良法善制、民尚得以賴其慶、然則法亦何可忽哉、

孝德帝戒諸國司曰、凡欲致治者、若君若臣、當先正己而後正人、如不自正、何能正人、是歲詔諸國、作戸籍、置關防斥候驛郵、且設鐘及匱於朝、令言事者投書於匱、撞鐘告訴、詔諸國、修兵備、又禁私賣地、及兼幷貧弱、定葬制、禁殉死、罷市司及津渡諸征、

山縣文祥曰、天皇深崇儒術、銳意圖治、制度大備、綱紀悉舉、本邦之文物、於是爲彬彬矣、

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元正帝朝、爲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敎督耕種、至植菜菓、養雞豚、曲盡事宜、時時躬按行、有不遵敎者、輙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悦服、故言吏事者、咸以首名爲稱首、及卒百姓祠之、

後三條帝在東宮二十三年、好學修德、究習國家故事、及卽位、每抑藤氏之權、於是賴通託病、居宇治莊、敎通雖在相位、備員而已、以源師房爲右大臣、尋用大江匡房、二人皆稱賢才、帝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在位四年、以病讓位皇太子、

史論曰、帝躬總大政、以陽剛之才、應虎變之象、克己勵精、宵衣旰食、宜其君子豹變、小人改面、而炳煥明盛之績、如日月之麗乎天也、而細繹政理、專尚節儉、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可謂中興良主、追跡近江朝廷矣、

德川公之爲政也、養士氣、開言路、務防巧佞浮華之習、躬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屢託游畋、以問民疾苦、嘗出獵、時方首夏、謂左右曰、今茲麥稼豐熟、汝等知其驗歟、僉曰、不知也、

公仍指示曰、穗皆螺旋、此爲其兆、粒密而肥、乃所以旋焉、其留心民事、大率此類也、

菊池三溪曰、東照公髫齡具嘗艱苦、凡其所閱歷而踐履、大而戰鬪策略、小而金穀政謀、皆其平素所諳熟、何獨此區區事而止哉、吁后稷樹藝五穀、周公作無逸、其旨深哉

白川侯樂翁、少有重名、嘗自以謂、昔人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苟長國家者、不事斯語、不可以爲民父母也、因著國本論、癸卯歲飢、悉免封内租税、痛自節儉、盡放侍姬、唯遺一婢、及其參幕政、身衣澣濯、食不重味、以率先天下、上下翕然、相告戒以傚之、

孔子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强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彫僞、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如何、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漢文帝懲亡秦之政、論議務在寬厚、恥言人之過、治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寖息、風流篤厚、禁罔疎濶、罪疑者予民、是以獄訟大省、殆有刑錯之風焉、

仁惠

仁德帝在難波、一日登臺、望見人烟稀少、詔除課役、宮垣頽敗、不復理、比及三年、五穀豐穰、百姓殷富、帝復登臺、望見炊烟盛起、喜曰、君以民爲本、民貧則君貧、民富則君富、明仁宗赴北京、會歲荒民飢、見男女衣皆百結不掩體、竄釜傾仆不治、讓布政使石執中曰、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急發官粟賑之、嗚呼有君如此、而牧使不以聞、則九重之深、億兆之衆、其安知有孤寡煢獨悲歎於窮巷寒廬耶、而望烟察其瘼、三載休息、以愛養民力、及四海

既富、百姓自請輸稅調、修宮室、尚未聽也、仁德之爲仁、於是乎益爲不可及焉、成康而下固不足較也

醍醐帝慈仁愛民、寒夜親脱御衣、以想察民間凍餒、又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己嚴恪、人難盡言、故朕常温顏色、以待諫者、

史論曰、古稱賢君不世出、我國家以神明之冑建無窮之基、賢君良主、踵武而興、特擧延喜之治、爲中世之稱首、然世徒知寒夜脱御衣之爲君德、而不知假辭色以求盡言之尤爲盛德、此治之本也、

明暦元年、備前國大饑、芳烈公池田光政、發倉廩賑之、而不能周、謀之熊澤了介、了介曰、遷延曠日、民將餓死、臣請赴江戶、就天樹氏哀訴、則饑可救也、蓋光政則天樹氏女婿也、乃往江戶、就天樹氏請焉、天樹氏爲請幕府、借四萬金而還、悉頒國中、民賴以全活者不貲、

鹿兒嶋之役、今上帝行幸大坂鎮臺、臨御其病院、親慰瘡傷戰士、戰士在蓐者、皆惶懼不知所措、欲起坐而拜、帝制止敕曰、勿、得無害傷耶、戰士感泣、不覺涕泗交頤也、賜物慰勞具至、皇太后・皇后亦賜綿撒絲

葡萄酒等、蓋綿撒絲、皇后與女官親所紡績云、

菊池三溪曰、吾嘗聞近孛佛交戰也、兩國皇后屢臨軍、親慰問傷瘡者、又英國夫人某氏醵金銀衣物於豪戶、遠赴上國、以看護將士瘡病、將士感激、相語曰、寧進戰而死、毋却退而生、歐人誇爲美談、今我聖上與兩皇后、以九重至尊、犒六師瘡傷、臨軍賜物、其深仁厚澤至、不俾夫英佛夫人擅美其前、爲之將卒者、安得不裂首折胆、以死報之乎哉、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毀鄉校如何、子產曰、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明景泰中、淮徐大飢、死者相枕藉、御史王竑、不待奏報、大發倉儲賑之、近者日飼以粥、遠者給米、被鬻者贖歸其家、擇醫四十人、空庾六十區、處流民之病者、死則給以棺、爲叢塚葬之、究晝夜、竭精慮、事事窮理、有所委任、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米一百六十餘萬

石、全活數百萬人、先是、景帝聞淮徐大飢、驚曰、奈何、後得竑奏、喜曰、好御史、不然飢死我百姓矣、

公平

魏徵曰、法、國之權衡也、時之準繩也、權衡所以定輕重、準繩所以正曲直、今作法貴其寬平、罪人欲其嚴酷、喜怒肆志、高下在心、是則捨準繩以正曲直、棄權衡而定輕重者也、不亦惑哉、諸葛亮曰吾心如秤、不能爲人爲輕重、故其治蜀也、嘗表廢廖立李嚴於南中、及亮卒、立泣曰、吾其左衽矣、嚴聞亮卒、發病而死、長史張裔曾稱亮曰、公賞不遺遠、

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其爲時人所心服如此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是則執法者之則也

北條泰時立式目五十條以資聽斷與評定衆誓曰吾曹爲天下司直所挾偏私者國神殛之又令諸吏斷獄輕罪止其身毋有羅織盜竊者倍而贖之武田信光與海野幸氏爭界幸氏直泰時予之或曰信光啣公泰時曰嚮和田氏請宥胤長先人流之和田氏不能爭也顧公私如何耳畏怨而不決何取於執權

乎信光聞之自懼效書誓無他

有公文所與德宗領爭田者具有辭證北條時賴處決之以田屬德宗領青砥藤綱覆議以還本主田主德之欲有所報夜苞錢投其後圃而去藤綱大怒曰斷訟持平實恐主君招寃枉之譏苟我處決得當主君宜見賞田主之貨焉得汙我乎乃鄭還其錢既而時賴欲增藤綱祿藤綱固辭一日從容問其所欲藤綱乃陳鎌倉及諸州吏姦狀曰管子稱階前千里門外萬里是也乃罰其尤姦者世以此稱時賴得人云

德川公以板倉勝重爲京都所司代掌訟獄及寺祠事亂後物情未定事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人人無不厭心勝重致仕其子重宗代職每聽訟獄必隔紙障碾茶人問其故曰隔障者欲吾情莫愛憎也碾茶者欲令吾心定靜也心靜而情無愛憎其決獄必公

中井竹山曰大板尚寬簡小板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爾後居此職者往往極一時之選而輿論必以二板爲稱首

伊勢山田民與紀人爭田而曲在紀人山田奉行憚紀爲將軍吉宗宗藩不敢斷者數歲及大岡忠相爲奉行獄訟公平直山田民邑人皆稱快吉宗聞之偉

其爲人徵爲江戶町奉行忠相強敏能雪寃枉多所平反其在職盜賊絕跡雖銖錙之姦不得有所隱伏民皆愛敬號稱神明矣

菊池三溪曰德川氏時以循吏稱者前有板倉氏父子而今又獲大岡氏求之古人中劉江陵于定國之流亞皆兩間有數之名臣

漢文帝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張釈之追止之劾不敬帝免冠謝教兒子不謹帝因奇釈之累進廷尉嘗過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釋之曰法者天

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帝曰、廷尉當是也、從之、

唐太宗大開選舉、或有詐僞階資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詐僞者事洩、大理少卿戴冑、據法斷流、太宗曰、朕初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矣、冑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諫諍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劉向釋之曰、將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老泉蘇氏論諫之術曰、理諭之、勢禁之、利誘之、激怒之、隱諷之、五者、相傾險陂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況氏曰、明代謫臣、以直戇殺身、而於國無益者甚多、毋乃於術有未工乎、若大人格君心之非者、貴積誠以感之、不在乎口舌間也、欲仕君報國者、可不擇而審焉哉、

雄略帝獵葛城山、皇后從焉、野猪突至、帝命舍人逆射、舍人怖而避之、猪直突將觸帝、帝蹴殺之、獵罷欲斬舍人、后諫曰、天下皆謂陛下荒游畋、以獸故殺人、帝喜曰、獵者獲禽獸、朕獨得善言、遂釋舍人、

史論曰、群臣震慄、莫有敢出一語者、后直言以諫之、不惟舍人免于誅戮、又能使暴君樂聞善言、賢於楚樊姬之諫莊王矣、

武田晴信、耽宴樂、喜詩賦、不視國政、群臣莫敢諫、板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僧某、學爲詩、信形性素敏捷、不數月而能之、一日出陪筵、請賦詩、晴信不信、强請而賦之、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更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信形因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爲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先君以亡道廢黜、今君驕恣抑亦甚焉、今而不悛、必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藤井蘭齋曰、信形之於晴信、先同其嗜好、以得相親、而後格其非、苟不能然、而徒直言强諫、則何能入之、如是其易哉、後之欲攻其君之蔽固者、可以

師法焉、

德川公之在岡崎也、牙兵鈴木久三私取池簗之魚煮而食之、他日公觀於池、問守者、守者告以故、公大怒、急召久三、拔眉尖刀擬之、久三祖而當之、大聲罵曰、噫暗主、以人易禽魚、惡能定天下、公抛刀入、旣而思之、此時有弋於囿被拘者、久三益諫之也、乃命釋其人、召久三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搶犯敵者、賞可偉、犯君者罰不可測也、

殷紂王爲淫泆、箕子諫之、不聽而囚之、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

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王子比干、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之、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

佯狂爲奴者、欲掩君惡也、極諫而死者、庶希其或悟也、三諫而去者、以存其宗祀也、三子者之所爲不同、而各有當其義、所謂權時而處其宜者、故曰、殷有三仁焉、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歟、中國之士歟、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曾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衆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焉得爲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

避席而進孫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唐文德皇后有賢德、崩葬昭陵、太宗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固視之矣、帝泣爲毀觀、

唐鑑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若魏徵近之矣、

義烈

孔子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夫烈士報國、義以爲勇、故曰、白刃在前、不能懼、凶暴之氣、不能懾、葢不在力之武、由義氣之壯也、孟子屢言義、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夫人孰不愛其生者、然舍此而取彼、葢有所惡甚於死者也、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亦是舍生而取義之謂也、

光仁帝議立太子、藤原百川、請立帝長子山部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王母賤、宜立稗田王、衆議不決、百川按劍曰、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何須他議、帝不答、起入内、百川厲聲曰、不兼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遂立山部王、爲皇太子、

永井定宗曰、凡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母貴賤、山部王齒長德勝、何以母賤廢之、宜矣百川之固爭也、如百川可謂爲死生禍福不易操者矣、

武田勝頼圍長篠、累日、奥平信昌、堅壁拒守、城中食盡、信昌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井勝商一作高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夜縋而出、勝商馳抵濱松、告急德川公、使勝商還報曰、吾與信長、出兵在近、堅守勿降、勝商即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爲邏兵所執、勝頼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中、信長家康不能來、則吾厚賞汝矣、勝商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商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刃叢而死

安積澹泊曰、勝商唯知舍生取義、勝頼之賂我、不知命也、是故決然行之、而不疑、毅然處之、而不顧、至今凜凜猶有生氣、豈非烈丈夫也哉、

高山正之稱彦九郎、爲人精悍、有奇節、嘗讀室直清所著駿臺雜話、至謂孔明待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憤然罵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有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固矣、我延元帝則異於此、赫赫天朝神器之所在、皇統一姓、傳之無窮、苟食此土者、將奔勤王之不暇、況楠氏則廷臣之裔、而畿内之民也、其待王命而出、吾尚以爲晩、安得與彼諸葛輩同出處哉、取其書擲之於庭、一日入平安、至三條橋上、問皇居何方、人指示之、即坐地拜跪曰、草莽臣正之、行路聚觀怪笑、不顧也、又嘗遊京郊、過足利尊氏墓、數其罪惡、大罵、鞭之三百、然後已、其行事類如此、

水戸中納言齊修疾病、有飛語曰、公病不諱、則將以

幕府庶子爲嗣、一國愕然、相議曰、若然、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敬三郎君者、中納言實弟齊昭也、藤田彪曰、此國家大事、志士授命報國之秋、乃決策、與出野邉兵庫、會澤恒藏等、乘夜赴江戸、於是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者、絡繹相踵、而中納言以是夜卒、群臣相與慟哭、遂詣幕府、請立齊昭爲嗣、幕府允之、人心初定、

周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左儒爭之、王曰、汝別君而異友也、儒曰、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順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則死、儒曰、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臣明君之過、以正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漢昭帝崩、昌邑王即位、王素狂縱、淫戲無度、霍光與群臣定議、奏太后廢之、嚴延年曰、大將軍光、擅廢立人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

丘瓊山曰、嗚呼延年此奏、凜凜然如秋霜烈日、呂譙曰、大哉延年之奏、自夷齊之後一人而已、信夫、

安祿山叛唐、自稱大燕皇帝、常山大守顏杲卿、起兵討之、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陷常山、執杲卿送洛陽、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判官、不數年超至太

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我爲國討賊、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咼之、杲卿比死、罵不絶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李希烈叛唐、德宗遣顏真卿宣慰之、鄭叔則曰往必不免、宜少留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遂行、希烈拘留之、使人謂曰、都統（謂希烈）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知有罵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堀坎於庭、云欲阬之、真卿曰、死生既定、何必多端、希烈乃謝之、既而希烈聞其黨李希清等伏誅、怒縊殺之、

明建文帝遜國去、燕王即召用方孝孺、不屈、繫之獄、王欲草即位詔、乃召出獄、孝孺斬衰入見、悲慟聲徹殿陛、王諭之曰、我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王曰、伊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王曰、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上降榻勞曰、此朕家事耳、左右授筆札、王曰、詔天下、非先生不可、孝孺擲筆於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王大聲曰、汝獨不顧九族乎、孝孺曰、即九族奈我何、聲愈厲、王大

怒、令以刀抉其口兩旁、至兩耳、磔之聚寶門外、孝孺慷慨就戮、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清江忠濟勤通城賊、召團勇千餘人、助聲威、出其不意、破四營、賊數萬人悉鋭來攻、忠濟落圍中、衆勸退、忠濟叱斥、戰益烈、賊從後營入、團兵驚散、忠濟手刄退者、策馬突陣、力竭死之、勇兵三千、戰死幾盡、無一降者、先是忠濟兄忠源、亦死於廬州之難、兄弟忠勇、前后殉難、天下壯之、

隱遯

天道盈則變、故易有亢龍之戒、而蔡澤説范雎、以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唯達者善觀乎此、一龍一蛇、與時變化、所以亢而不至於悔也、豈唯然而已哉、千載之下、想望其流風餘韻、使有不可幾及之歎、於乎偉矣、

建武中興、天下刮目想望新政、而後醍醐帝擧事、無一可觀矣、事營作、耽宴游、用胥言、疎忠勲、概莫非亡國之事也、中納言藤房、屢諫弗聽、謂爲臣之道、於我盡矣、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至曉而退、徑入北山爲僧、不知所終、

林羅山曰、有文衡者、説人曰、微子去而殷墟、范增死而楚燹、今藤房見幾而去、天下殆哉岌岌乎、文衡其知人乎、其後果有建武之亂、

關原役畢、黒田長政、以功封於筑前、長政父如水、東上賀捷、且拜賜、德川公慰勞、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國、咨諏大政、如水辭以老病無復意於世事、列侯諸將、日踵其館、贈遺山積、門外爲市、如水不以爲意也、尋辭歸而灌園、將軍秀忠聞而嘆曰、留侯果與赤松遊、

中井竹山曰、如水氏之爲人、沈勇而有大慮、見時量勢、進退取舍、無徼幸之危、其於豊公也、揣見忌、

而能避焉、於我東照公也、恐盛滿、而能損焉、智矣哉、我台德公、目以子房者的矣、

大阪役、石川重之、從德川公至京師、病疫、公命侍醫治之、未驗、適其母自江戶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是役無功、何面目再見母、重之疾方篤、使人讀其書聽之、流涕無言、公發二條城、重之聞之、力疾輿從焉、公望見怪之、使人就觀之、則重之也、公驚曰、聞彼病殆死、何以至此也、初重之之在駿河、與清見寺僧説心友善、及赴大阪、謂説心曰、師若聞是役親兵中有獲首級者、則其一人必吾也、於是果如其言、軍平、重

之棄官隱京師、以文籍自娯、京都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其爲人、薦之淺野長晟、重之以母老應其招居數歳、母以病卒、服闋乃辭去、築堂叡山麓一乘寺村居焉、號曰詩僊堂、後水尾帝屢徴之、辭以倭歌、以陳其志、帝益高其操、曰、恬退如此、朕豈可奪乎、從是不復徴、

菊池三溪曰、太山氏當阪城鏖戰、矢石雨注之時、單身直入、以奏膚功、既而覺功名難居、而富貴不容負、勇退高蹈、潛跡山林、以文墨自娯、泥塗視軒冕、蟬川一詠、以陳其志、自非高風清節之士、安能得至於斯哉、求諸漢唐以下、不多見其匹、蓋以陶彭澤之韻、兼樊舞陽之勇者、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呉報會稽之恥、周王賜勾踐胙、命爲伯、而蠡爲上將軍、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不可與倶安樂、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自與其徒乘輕舟、浮海以行、

張良既輔高祖、破秦滅楚、竟定天下、於是帝使自擇齊三萬戸、良曰、臣始起下邳、與陛下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戸、乃封良爲留侯、良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司馬温公曰、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淮陰誅戮、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托於神仙、遺棄外物、所謂明哲保身者歟、

劉因蚤喪父、事繼母孝、性不苟合、不妄交接、家雖甚貧、非其義一介不取、家居教授、師道尊嚴、弟子造其門者、隨材器教之、皆有成就、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元世祖徴之、爲右贊善大夫、尋以繼母老辭歸、俸給一無所受、後世祖復遣使者、徴爲集賢學士、以疾固辭、世祖聞之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遂不強致之、

薛文清曰、劉靜修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又曰、靜修不屑就、其意微矣、梁臨江曰、許衡以中國之人、毀冠裂冕、以事夷主、以絶我中國帝王之統、可

乎、然則爲衡計、奈何、曰、如劉因之屢召不屈可也、

新撰叢語卷之三終

蓮壁書樓

明治十五年五月五日版權免許
同　年　五　月　刻　成

編輯人　福岡縣士族　宮本茂任
福岡縣福岡區東小姓町六番地居住

同　吉田利行
同縣同區天神町七十二番地居住

出版人　同　林斧介
同縣同區簀子町百三番地

同　山﨑登
同縣同區橋口町四十番地

新撰叢語　連璧書樓

同　古賀男夫
同縣同區同町二十三番地

同　高田芳太郎
同縣同區麴屋町十二番地

福井光 編

修身叢語

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埼玉縣刻本

據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

埼玉縣刻本影印

福井光編輯
川島棋坪刪定

修身叢語

埼玉縣

修身叢語序

川島棋坪輯修身叢語。乞文弁其首。書爲修身而作。何以文爲。書中所載。皆古今聖賢之嘉言懿行。又何待予言哉。棋坪之意蓋謂。今之世。人皆趨功利而不知所以修身。隳壞禮法。賤棄德義。將至無究極。故著是書。以諷世。使予暢言其説云爾。則予豈得無一言哉。夫修身也者。爲人之道也。不修身。不可以爲人。字書曰。修飾也。刷也。文從彡。彡者毛飾畫文也。

飾畫者。刷而畫之。故去塵垢而加縟采。謂之修。而凡須髮之屬。亦皆從彡。所以飾體也。人有毛髮須眉。然後成形體。禮法德義之飾身。猶毛髮須眉之飾體。今人裸而行。立溺於路。則爲法吏所呵。執拘收贖。夫裸行溺路。失於禮法德義之小者。世猶以爲蠻俗。知恥之戒之。而至其失之大者。則恬乎不之恠。且以爲文明。以爲曠達。此棋坪氏之所以慨焉有斯著也歟。嗚乎。風俗之壞。敎化

之不明。唯識者深患而遠察之。伊川之野。祭卜其地之爲夷狄。墨子之異端。知其陷於禽獸。夫禽獸亦有毛髮須眉。而成其形體。猫唾掌以拭面。烏雀浴水以刷翮。雁行不亂序。熊知義。是禽獸不止具其形體。而又有其容止德義也。禮法之所守。德義之所講。其所以修飾其身者。無有焉。爾而醜然爲人。曾飛走之不如也。盍觀乎是書。而有所猛省焉。

明治辛未春仲

史館編修重埜安繹撰

修身叢語序

風俗之醇醨。隨于氣運之盛衰。而氣運之盛衰。視于風俗之醇醨。猶形之于木之影。春秋之氣象悖乎理之常。人能知之。殊不知教化之方興。可以固氣運之衰。而氣運之方旺亦可以變澆季之俗也。方今際中興之運。百度更張。教化盛興。宜風俗與時運與化。以臻文明極盛之域。然而澆季之餘風未盡。而仍僞之積習日

長生非上所以卒之者未盡
善焉。今夫長養振之者乎屢
諸樹木栽培浸灌得宜雖灌
木可以凌霜雪焉傷折之剪伐之
松柏猶且不能息陽春之氣
此非理之易見者邪。夫人之

動因物而移浸淫于衆之與
之中則不能正浸灌于浪辭
設説之中而期而教化之
不可不慎焉。善為此者自而學
之行也人急功利而自修不尚
浮華而鄙淳素耳。食之徒

似倒眩惑一時成風屏棄經
傳視同敗紙坊間訓蒙非儈
慢資之書則逐時射利之說一
等孔長傲增偽者於是天下之
児田舍之童僅讀數卷之書
則傲然自失識揣政法凌蔑古

先不復知人間有禮義之事
此所以風俗與氣運相背馳也
友人川島梅坪乎慨乎此因訪
以救之者與先生謀著一書蒐
古今彰和漢分門若干名曰脩
身叢語嘉言懿行之美録

然華焉。並以警發讀者之
良心。而有補於世道。謂之暮鼓
晨鐘可也。雖然。蓬生於麻
中。莫能直。楚人之子。引於莊
嶽。安得齊語。此書雖善。如
寡之衆何。曰。極其變。西

學之盛行有年矣。其契人而未定
之無死將變之機乎。況其自任而
不之其人。自寄著述之上梓者。
如此修身進德之書。而非內之
長傲增僞者。吾知其無也。
則風俗與時運化者。庶幾乎而

談矣。余爲得不樂爲序。
明治十四年龍集辛巳三月
老拙木原元禮撰并書

修身叢語序

明治十三年。春。埼玉縣令白根君告學校長川島梅坪曰。令在學校教人。徒事記誦技藝之末。不本諸躬行。如何其可。余恐賊夫人之子。梅坪曰。然。宜纂輯嘉言善行。使生徒日誦讀涵泳。庶乎化民成俗。乃與僚屬福井蘊齋謀。涉獵羣籍。擇其尤切身心者。拮据數月。輯為二卷。名曰修身叢語。徵序於龜谷行。夫我先王設學也。尊六經先德行。故風俗醇厚。治化休明。若教人而不以德。其智益開。則機巧益長。至修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以塗

耳目。乃視六經為芻狗。視孝弟忠信為塵飯土羹。和意肆而良心泯焉。韓昌黎稱不學者曰。馬牛而襟裾。馬牛而襟裾。猶可也。為狐貍焉豺狼。其何以待之。是以先王教人。必先德矣。夫古聖賢言行可師可法。尋繹其言。以銘諸心。景仰其行。而顯諸用。乃可以進德修業。易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編有之。維新以來。建學周遍海內。而有司之設科。專主記誦技藝。稱為倣歐洲。然歐洲未嘗廢修身。則徒掇糟粕而遺精華者。非朝廷建學之意也。頃者。文部大釐革學制。以修

身爲主。而此編値成。何其識之明。而所見之同也。昔安定胡瑗設學湖州。置經義齋及治事齋。施教各有本末。其徒皆循循雅飭。不問而知爲胡氏弟子。宋主取其法。用之於大學。今也。埼玉縣廣聘耆儒碩學。以振教鐸。多士彬彬起焉。佗年安知不有以胡氏弟子目之者乎。余既欽白根君之通曉治體。又感梅坪之勤於教育也。乃不辭而序之。

省軒　龜谷行撰

修身叢語

凡例

一此編。上卷爲本邦人。下卷爲漢土人。今本朝爲十五門。漢土爲十八門。本因事而立門。非因門而集事。此其所以不同。

一此編。行文純駁混淆。間有意味費解者。不敢潤刪者。恐失實也。

一敍本邦人以尊卑。敍漢土人以年代。而尊卑年代同者。不復立序次。其他稱謂名字異同。一從原書。

一條有關涉數門者。一人有出入數門者。蓋孝之

於忠。仁之於義。名異而實同也。

一此編。取於正史。參於野乘。以要無誤謬。然取舍配比。或有不當者。博雅君子幸正焉。

明治十四年二月

編者識

修身叢語卷上目錄

目錄畢

修身叢語卷上

福井　光　編輯
川島棋坪　刪定

孝順

大鷦鷯尊。仁德 譽田天皇之第四子也。幼而聰明睿智。及壯仁寬慈惠。四十年。春。正月。戊申。譽田天皇召大山守命大鷦鷯尊。問之曰。汝等愛子耶。對言。甚愛也。亦問之。長與少孰尤焉。大山守命對言。不逮于長子。於是天皇有不悅之色。時大鷦鷯尊豫察天皇之色。以對言。長者多經寒暑。既爲成人。更无悒矣。唯少者未知其成不。是以少子甚憐之。天皇大悅曰。汝言寔合朕之心。是時天皇常有立菟道稚郎子第五子也爲太子之情。然欲知二皇子之意。故發是問。是以不悅大山守命之對言也。甲子。立菟道稚郎子爲嗣。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天皇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于大鷦鷯尊。未即帝位。曰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即帝位。大鷦鷯尊曰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輒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爰皇位空之既經三載。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

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尊標擗叫哭。不知所爲。曰若死者有知。先帝謂我何乎。

後三條天皇爲儲皇時。僧都成尊常候襪於其宮。一日。成尊問帝曰。殿下拜北斗乎。帝曰。每月拜之。非是徼福。他日登祚之事。欲无之念。而猶未免有意于此。是豈臣子之心乎。吾深懼其罪。所以拜斗也。成尊流涕。

師內大臣藤原伊周。一條院時。有罪謫於播州。母夫人高階氏不勝離憂。頓寢牀蓐。羸憊日劇。死在旦夕。唯欲見公一語。發於寤寐耳。公乃聞之。愁貫心骨。无

樂生意。因謂若於其未瞑之前。奉得母子相見。借使我罹極刑。亦何恨焉。乘間亡出。貶所微服潛行。以歸其家。遂獲見母於殘喘之間。事露。朝議以爲犯法。更貶於太宰府。

藤原吉野者。致仕參議正三位兵部卿綱繼之男也。自少遊學。手不釋卷。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繼遣人分取。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斷而不分。他日。吉野聞之。泣譴庖人。終身不復肉食。

北條泰時。義時之長男也。義時卒。而泰時代之。義時

多子。其見愛皆過於泰時。泰時乃以父心爲心。常厚諸弟。雖父沒不衰。至於既分割其采地。則仲氏之所受最爲多。叔季次之。而所自受。反等於叔季。曰我追憶先考平昔之意。則不忍不如此也。初泰時將分賚采地於諸弟。先自疏其所欲賚之戶數之多寡。密上之於二位禪尼。曰。臣亡父所食之邑。早下鈞命。使諸孤如是其分受之。臣不勝希幸之至。禪尼閱疏愕然曰。子以嫡長所自受者。反與小弟无異。何也。泰時答曰。臣雖無似。得與政事。烏於采地。有所競望哉。第欲使弟妹喜而已。禪尼涕出。而未有所言也。泰時彊之。

而後聽。泰時訢然而退。會諸弟妹。告之以分割之事曰。是尼君之命也。各宜領之。而已則如初无之知者。諸弟大悅。列國聞之。皆有所耻。務爲敦睦之行云。

隨身公助。東三條太政大臣兼家之隨身武則之子也。右近馬塲有賭弓。公助與焉。而其射不如人。父武則自傍視之。怒撻公助於稠人中。公助不避。伏受其杖。武則怒解而去。或人問公助曰。何不避乎。公助曰。我父老而性急。我走必追。追必顛蹶。我恐或傷其身。故不避焉。問者歎服。竟以孝聞。

副元帥北條相州禪門之士人某。有母性至躁急。一

日暴怒。将毆士人。誤倒於地。身少覺痛。士人謝罪。母不勝其怒。往白禪門曰。我子毆我。令倒於地。禪門驚問士人。士人曰。誰為此言。禪門曰。汝母之所訴也。士人輒引咎不辯。禪門以為不孝甚矣。即當流刑。母聞之而心憂。又往白禪門曰。前言乃老婦為怒氣所汨而失之也。實則我子不毆我。我将毆彼。誤倒於地。彼无罪。願宥流刑。言訖收涙。禪門笑召士人。謂之曰。汝不毆母。何自誣乎。士人答曰。母已言為小人所毆。小人若曰不然。恐使母有妄誕之誚。故受其罪。禪門嘉歎不輟。自謂得人。因増其秩。終身寵遇云。

橘氏妙沖。逸勢之幼女也。承和九年。逸勢連坐伴健岑謀逆之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於伊豆國。妙沖不勝離愁。其出京日。悲泣徒歩以從之。監送者叱而令止。妙沖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妙沖攀号盡哀。既葬。廬墓日夜不去。削髮為尼。自名妙沖。行人皆為之流涕。嘉祥三年。五月壬辰。有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于本土。妙沖大喜。負柩還京。一時稱為孝女。

微妙者。洛陽之名妓也。建仁中。往在鎌倉。大樹頼家觀其舞於比企能員之第。擊節歎賞。能員曰。此女遠至自洛。豈无志願。大樹親問之。微妙涕泣不肯出言。大樹屢問。而後乃言。妾父右兵衛尉為成。建久某年。因讒下獄。後放于奥州。母亦不堪其憂而死。時妾甫七歳。无兄弟。无親昵。煢煢子立。形影相弔。昕晡只无勝想父耳。雖然无由知其存否。妾以為若學歌舞。以買人之愛憐。庶幾或得通信於父。是妾之所以知舞也。今日何幸辱承温問。伏攄下情。不勝懽懼之至。言訖又泣。辭色甚哀。満堂為之慘惻。大樹即遣使於奥州。以問渠父。二位禪尼喜其孝衷。甚加恩意。後十數日。使者反命曰。微妙父為成死於奥州。微妙哭泣瀸

絶。久而後蘇。頭入壽福寺。為女僧。更名持蓮。禪尼益憫。賜宅於深澤里。居之數。召會晤于持佛堂云。

大炊頭源好房。林學士曾撰其行状。其畧曰。從五品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逝箕田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氏。參州松平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歳而解國俗字。知方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

不失有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雖臥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刃錐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晨省夕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面。當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則慰諭頌承。以勸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約。不恣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邑。勤留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協其心。自省自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稟性多病。常懼為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愼。故乜茵復初者數矣。其孝志之大槩如此。

寛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治左衛門。簪筆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反面。定省溫凊。无敢廢闕。饌非甘毳。父母不樂。伊達時雖薄俸。必有鮮釀。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无使役。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官暇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為鱠。母曰作羹。所命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為常。父母或欲來於己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然。凡其色容无不愉婉。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己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深嘉之。數賜珍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无伊達。

中江氏。姓藤。諱原。字惟命。江州高島郡小川人也。自少讀書。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安。凡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矣。願守之也。惟命不逆。即請還職以歸田里。主惜其才。不敢許可。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為祿所縻。以曠定省哉。乃為一書。具述其不容與母索居之意。留之潛遯。遂歸隱于小川。以養母悅。時年二十又八。寛永某年月也。

甚介者。備中國淺口郡（今備前）紫木村之農也。事母而孝。雖有兄某。而母不欲與之居。恆在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饔夕飧。母未喫着。已亦不能𪘲。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然始下匕箸。率以為常。毋將衽則自展席。而冬溫之夏凊之。母寢而未熟睡。已

亦不能睡。雖丁夜。猶在側慰悅之。有痛癢則抑搔。平旦必自烹茗布席。以待母起。舍内所布皆藁席。第有一藺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果甘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顏容猶六十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不衰朽歟。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來兄將破其産。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佃。甚介謹諾。即如其所請焉。然至其收穫。則甚介之粟。反多

於兄之所入。鄉黨以爲是孝與不孝之徵也。兄欠祖爲吏所囚。欲借錢穀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蓄贖之。且將營貸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之。繇是兄頓得免刑矣。承應中。備前侯（池田光政）聞渠事狀異之。召詣城府。面褒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爲事父兄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甘食。吾亦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畧如此。又問以汝爲弟。而兄胡爲其不善乎。甚介曰。

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爲鄉人之所好也。或謂柴村人曰。甚介賜田。爾等莫之羨乎。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鄉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衆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舍。喟然无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睦可知。

西六條院村。亦在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呼兄爲惣十郎。弟爲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爲聾瞽。手脚亦尋痿痹。兄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

有餘力。則采薪鬻之。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知其爲祖父而非爲已。憖然應之。凡飲食。所進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哺之。爲其目盲手痹也。溷器亦與兄弟日自操之。爲其脚軟不能如圊也。冬夜則兄弟更臥於祖父趾。爲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以驅蚊。爲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母尚恐或有怠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爲孝。爾等念茲。兄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謝。德必有報。惣及市皆畢娶。其妻

有孝於媳。豈得不若媳之於我。我祖父乃欲使惣納采於某氏。惣諾而不果。其意蓋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廢人。而居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狂悖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爲人役。不在家。唯母與惣。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故。母也惣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惣父遠忌。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歳不登。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惣受其米。即以祭父。毫蔑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助祭。加旃。已之微俸。時時分饋。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儻有菜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

心亦如此。厥後惣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所咎。苟有不孝。則即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惣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田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深耕易耨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美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邦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淡路國津名郡由良有一孝子。号久右衛門。養父有深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外。忽遇烈風雷雨。則投所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倍錢以傭賃。久不敢出。恐父憂已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祁則起求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禾若干穗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熟。則採求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歳雖凶。我稼幸如此。父悦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郷人靡不稱讃。縣宰稲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爲乎。久拜而答之曰。人

雖稱吾孝。吾未嘗有孝也。其辭氣讓恭。不似夫内實自許。而姑爲是退托者。稲田亟問。久竟無語。稲田更問之曰。汝事父之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久曰。吾母死時。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故抑搔扶持。今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問。今日汝來于茲。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吾於洲本。事之臧否。不得而知。第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稲田喟歎。

蘆田爲助。初其父携妻及二子。退爲土師村民。爲助

其季也。家貧居狹。而鋪破席。飲食究乏。僅全身送年。老衰而夫妻共蹇而不能起。為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己膚溫席。而令父母臥其上。窺其熟睡。踏而竊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己懷。溫之而退。如此者。每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構庇障日。負父母。憩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欝蒸。其寢則先扇其臥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己忍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屢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給養之暇。不怠耕耨。納其貢稅。不肯違期。縱然絕己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人之物。其為人柔和。而能勤產業。是以一村邑長及戶民皆憐之相睦。承應二年。為助娶妻。結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倣慕為助之所為。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則為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產子。不以私愛而忽其孝養。方凶歲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不溺。而不使知其艱苦。後母沒。壽

八十。尋父終。壽八十三。共極天年。為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雷震則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云。

中原休白。筑前國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自稱中原某。中原多卜肆。休白亦賣卜。兼力農。為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艾。未嘗一日與父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臥內。傾耳於噓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涼燠痛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樂終日。不計家之閒忙。一日。家田插秧。鄰里相助。刻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遨遊豐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今日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答之以雖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謂凡事苟放已利而違父志。惡孰大焉。又謂順父之令。得父之悅。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瘠。邑中无不為之歎惋。

鍛匠孫次郎者。肥後國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姓

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其孝情。與酒不留錢。則艴然不悅曰。如是則足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來酒家皆悟其意。每有來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孫也預參。則必舍肉請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與之。里中有温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年八十餘。步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燠寒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為壯。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稟雄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步則喜。況與母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乗之。何羨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頠如母意。或趨或止。或為局促之狀。或作蹀躞之勢。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母既浴於温泉。則以已身温母衣而待。夏則扇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久速。偏如母意。冬月之被。母煖於已。然遇窮寒密雪之夜。則待母之熟寐。加已被於母身。已則潜出投於温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側。不褫衣帶。

問何食飲。極力營辨。又數浣濯其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号哭不去。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値朔望佳節。則先適墓。撫墳哭曰。年年歲歲。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麤糲薄醨。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将何為哉。嗚呼。我母盍歸來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

孝婦備中國窪屋郡（今隷備前）三田村之農夫久兵衛之妻也。久兵衛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怠。深受其罪。使可哀憐。舅年八十。尤苦蹇步。婦扶其起居。不舍晝夜。一夕。婦偶困睡。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顔解。而後退洗其臼。婉婉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之令舅悔而自恊。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其門。舅出而拜。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主。乃有優賞。

中根東里之父善飲。每出醉則歸家晚。東里常挑燭迎之。嘗逆之途中。父醉甚。不辨東里乎他人也。大罵之。遂倒樹下而睡。扶持之不起。走反取幮於家。而恐其母不安。故稱父宿某許。今夜醉客衆。某家又無餘幮。與兒一宿而還。遂到父睡處。張幮於樹。護之以徹

夜。遲其睡覺。而持之還家。鄉人皆稱其孝焉。

恭敬

嘉祥三年。春。正月。癸未。仁明天皇朝覲太皇太后於冷泉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源常朝臣藤原良房朝臣。勅曰。朕被太后命。偁。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訖。陛下登輿。使我得見。朕再三辭。遂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奏曰。如太后命而可。天皇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左右觀者攬淚。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而跪。聞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右大臣藤原朝臣三守。早入大學。受習五經。立性溫恭。兼明決斷。招引詩人。接杯促席。參朝之次。有一兩學徒。遇諸塗。必下馬而過之。

山嵜闇齋來江戸時。寒窶無儋石。故鄰書商賃居。以借閱其書。當是時。井上河內侯。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一日。侯謂商曰。寡人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一儒生山嵜嘉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視其所以。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其得不虞之幸福也。豈不感奮思答恩乎。侯大喜。乃延致。

商歸告闇齋。闇齋毅然曰。侯欲問道。則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凌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佗日。侯復問曰。疇昔所告山嵜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惰也。前日既傳命於渠。渠曰。侯先來見余。是非頑愚不可曉。即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侯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而寡人聞之。礼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嵜生能守之。此乃眞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

井上金峨受業于井上蘭臺。蘭臺友視之。不待以弟子。每謂曰。子誠有才者也。自當成一家。勿立吾籬下以後人。金峨後立自己見。而尚稱父執蘭臺先生。終身師事焉。

曲直瀨雲夢。以醫術仕于幕府。雖有事故。未嘗東首而就寢。蓋不欲趾城方也。其家適有修造之事。雖不欲趾城方。依正堂便房。扳障褄隔等不全具備。不得不爲東首。家婢置床東首曰。今夜依修造。常寢不便。僅一宵耳。爲如此。雲夢曰。三十年不欲東首就寢。爲吾不忘君恩之大也。遂不聽。

稻葉迂齋。十三歲始見三宅尚齋門人三木信成者。與之談近世武弁戰功。聞聖賢之道不可不學。嚮注

道義。與淺見絅齋門人伴部安崇赤井眞義。講究經義。承其教導。後師事佐藤直方。其及學成名顯。至于耆老。畏敬二子。猶其初。年賀之禮。伏臘之儀。輸寫款誠。不減總角時。遂終二子歿。未嘗絕焉。常曰。我爲是二子。學業成就焉。

謹愼

堀河天皇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於白河法皇。不能總攬乾綱。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覆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

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

左大臣藤原在衡。在職以恪勤稱。一日風雨甚。衛士相謂。今日在衡恐不可參。言未畢。蓑笠乃至。在衡每朝車中覽書。及入承顧問。必其書中事也。故才學雖不過人。應對明詳。常爲帝所稱。

參議春澄善繩。性周愼謹朴。不以己長加人。爲文章博士。時諸博士各自名家。迭相輕侮。弟子亦立門戶。常爭長短。善繩恬退。謝遣門徒。終不爲謗議所及。年老。聰明不衰。文章加麗。

所司代板倉重宗。在職三十餘年。大得民心。每聽訟必向西遙拜。而後出臨廳事。躬親引碓碾茶。隔紙障而聽之。未嘗見訟者顏。人問其故。重宗從容語曰。吾聞愛宕神甚靈。吾斷獄一有不正。神必罰殛之。所以默禱也。抑聽訟之明暗。由吾心之動靜。心靜則茶之落碾必細。心動則茶必不細。聽訟亦猶是也。且夫人之面。有溫柔者。有猛惡者。吾先視其面。則未聽其辭。而邪正曲直。既決於胸中矣。人心之難知。未可遽以外貌卜之。猛惡未必不正。而溫柔未必正。所以隔障而聽之也。其用心縝密如此。

將軍綱吉封本莊宗資。爲列侯。賜一萬石。宗資綱吉

之妻弟也。綱吉之在館林。招之京師。授八百石。至是封侯。宗資爲人循謹。以盈滿爲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怪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招我。吾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之一搢紳以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價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顯榮。獨忘寒素之時。可乎。故揭以自警耳。

太宰春臺。爲人强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有訛。必更而止。丹黃工緻。裱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圈發及標書。五色爲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

刊行著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答

板倉復軒以享保十二年夏患胸痛而猶扶病出于朝至其明年益劇家人謂君之微官何自苦爲宜家居以養痾復軒曰苟食公祿者亦可盡其任已不爾算其多寡執已所職殆近於市井商賈之私不可遂及歿無養痾於家忍苦奉公嘗在三城直署病劇輿歸家未及安席而卒

謙讓

皇太后宮大夫藤原良綱寛裕孝謹貞觀初爲左大辨時南淵年名爲右大辨大江音人爲左中辨班皆

在良繩下良繩私語曰二人碩儒耆老吾齒少於二賢而職在其上出入進退常有汗顏左近衛少將藤原基經少有風骨才望甚高時論皆謂非常之器也先帝文德重其雅量最見親重而今共帶四位吾豈恬席有少將帶四位者中將辭職是前賢所傳也吾雖無古人之行竊懷慕遠之志又妨賢路須早避之遂稱病篤不肯視事久之三人皆進職而後就職良繩盡心奉上未嘗有過失又事後母以孝聞時人以忠孝併稱焉

酒井忠勝典樞機三十年爲天下所憑賴德川家光嘗欲封以駿河忠勝辭曰此東照公菟裘之地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臣不敢當最後遣人諭之曰卿不欲去若狹乎吾當給以隣近之地卿其勿辭忠勝固辭曰臣所以辭封者自有説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近如本多忠政可以見矣今臣而受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乎臣縱能恭謙終身又保知子孫之不招禍乎故臣之辭封非特爲一身也家光嗟嘆而止

貝原益軒醇謹温藉嘗自京師歸取路于海上同船數人名姓不相知喋喋相語中有一少年意氣傲然

掉頭鼓舌解説經義益軒沈黙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及船達岸各告其姓名鄉里少年知爲益軒忸然不自容遂不陳其名鼠竄去

安積澹泊名振四方其修書請益者不可枚擧而謙虛自卑於親受提誨者不敢以弟子視之意謂吾安爲人師其所結構文詩必示藁於衆人以乞正有一字可議輒改撰是以人皆益敬服焉

寛裕

村上天皇性明敏留意政事寛裕温恕恩無偏倚嘗問侍臣曰外議以朕爲如何主曰天下皆稱寛帝曰

是誠朕志也。理下以嚴。民必難堪矣。又一日召賤吏老者。寄問曰。當今與延喜之朝。得失如何。吏曰。無異。帝切問再三。吏曰。賤愚下吏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耳。蓋謂劇務至夜。租入少輸也。帝悟。自是益加勉勵。

右少辨紀長谷雄。生而穎敏。成童志學。受業大藏善行。後從菅原道真學。道真初未奇之。及見其詩。歎曰。不意詞藻至此。自是屢相唱和。三善清行嘗與長谷雄論文。詬罵曰。自古無有不才博士。今始於汝長谷雄不校。人服其雅量。

大高阪芝山著適從錄。排擊伊藤仁齋學。仁齋弟子觀之以告曰。先生辨之。仁齋微笑而不應。弟子神色奮厲曰。先生不辨。僕且任之。仁齋徐答曰。我非渠是。則予從而改焉。渠非我是。則亦何辨焉。

節儉

後三條天皇。躬行節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以胡椒。以充御膳。初在東宮。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及即位。痛抑其權。不受牽制。勵精圖治。紀綱大張。帝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藤原賴通嘆曰。我邦不幸。莫甚於斯。大江匡房謂。教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

鎌倉執權北條時賴。嘗夜招族父宣時。謀飲。宣時至。則時賴自挈酒出曰。偶有此物。不可獨酌。聊復邀君。爾恨無下物。厨下所有。煩君取之。宣時即起覓之。僅得餕餘豆豉而侑之。終夜相對酣飲。盡歡而止。其真率如此。

綾部道弘。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貧素。即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煖豢兒女。是君之惠也。夫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

三宅尚齋見幽于忍。託其妻田代氏以母及二子。而與黃金二十兩以爲資。田代念夫囚在囹圄。艱辛無量。爲其妻子。而晏然煖飽。心不忍爲也。自是冬不穿縕袍。夏不張蚊幮。定省之暇。爲人縫剌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得二十金。絲毫不費也。迨尚齋見赦。乃出金還之。尚齋怒曰。其如此奉養必有闕也。田代徐語以養姑之故。而言此金之不棄。乃豫備君今日之用也。尚齋感嗟久之。

學文

嵯峨天皇。幸有智內親王山莊。開宴賞花。令群臣賦

詩。内親王獻詩曰。寂寂幽荘山樹裡。僊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隠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初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従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内親王時年十七。上大歎賞。授三品。

參議小野篁少好馳馬。不事學業。嵯峨帝聞而歎曰。斯人之子。而爲弓馬之士。豈不惜乎。篁由是慚悔。始志于學。弘仁中。坐事配流。在路作謫行吟七十韻。人咸傳誦。後赦歸。復本官。至參議左大辨。世稱野相公。篁事母至孝。家素清貧。俸入皆施親友。文章冠絶當時。最妙草隷。初在太宰府。與唐人沈道固數相唱和。

道固稱其富艶。嘗侍嵯峨帝於河陽館。帝賦詩一聯曰。閉閤唯聞朝暮鼓。登樓遥望往來船。以示篁。篁曰。聖製甚佳。改遥作空更妙。帝驚曰。此白居易句也。本作空。聊試卿爾。卿詩情乃與白居易同耶。時白氏集始至。獨藏秘府。世未有睹者。以故大爲帝所稱。然爲人不羈。好直言。不爲當世所容。人呼爲野狂云。

承安二年。宋明州刺史上書獻物。稱謂無礼。下群臣議之。大外記清原頼業曰。朱雀一條之時。彼所贈牒狀。稱呼無礼。卻而不受。承暦中所贈。亦曰賜日本國。而受之。時論非之。況今所贈。明州刺史而非宋主乎。古昔使聘相通用敵國礼。而今受非礼之信。恐虧國體。不聽。頼業博學通典故。每有咨議。援引古今。辨析精覈。多見采用。嘗表出中庸於礼記中。自爲之註。頼業與宋朱熹同時。新註未傳本朝。自然暗合。人以爲奇。

延喜廿年。渤海使裴璆來朝。大江朝綱爲掌客使。及還爲序贈之。璆大歎賞。後本朝人至渤海。彼國人問曰。江公既爲相否。曰未。曰大邦何以不重文才。其播譽異域如此。

歳暮。菅得菴謂林羅山曰。余未讀通鑑綱目。請先生以明春爲余講之。羅山曰。子心誠求之。何待來年。即以除日起講。又嘗見人邀觀祇園神會。適一諸生袖棠陰比事來問。羅山一一説之。晷既移。遂不觀會。

林春齋年十七。始入江戸。自此趨家庭。文藝日益警拔。及其登用。初與乃父倶與造等儀之議。後數奉旨編著極夥矣。人或謂之曰。少省思慮。以致攝養。春齋輒曰。武人執兵而戰。效死建功。學者讀書立言。爲隕性命。固其所望也。

熊澤蕃山負笈上京。求良師。未得其人。共投宿者一人語曰。往日余爲主遠行。時懷金二百兩。即主之所

使齎也。途跨驛馬。出金繫鞍。日暮忘收之而宿。困頓就枕。半夜始覺。乃覺遺金。則茫然猶疑爲夢寐。既而神乃定。痛心疾首。千思萬慮。求之無術。一決死維經。戚然自嘆不爲天所弔恤。逢此悲凉。時聞剝啄聲甚急。問之則稱馬夫某。因亟出。渠即出金曰。小子歸家將洗馬。及解鞍得之。是君之所遺。故來還呈。封完如故。吾驚喜不知所措。腰纏別有十六兩。即解以謝之。馬夫不受曰。君之物付君。奚謝之有。然爲冒夜來。此顧得貲二百錢足矣。吾曰。孽自作。微汝發義心。吾無得生之地。所謂生死而肉骨也。不腆黃物。非敢云報。

聊以表寸心。馬夫愈辭。乃減八兩。亦不受。稍稍減纔至方金二。馬夫執益確曰。君毋溷我。予有所守也。吾數問曰。淡於欲者。今之世不多見。至其以義爲利如汝。則絕不可得。所謂所守者何事也。曰賤役糊口。豈不思利乎。而有中江與右衛門者也。教授里中。嘗聞其言曰。誠正以修其身。事君致忠。事親盡孝。毋以貧濫。毋以賤枉。今若以所賜利之。則欺此心也。言畢去。噫。澆世安得有此人乎。蕃山傾聞良久曰。馬夫一鄉鄙人耳。素不識道之爲何物。則趨利若鶩。何義之思。而其廉潔不愧古之君子者。必教育所致也。所謂中江氏者。其德與學可想見也。方今之世。捨此人而誰適從。是日。即東裝往謁。請業於門。藤樹（與右衛門也）辭以不足爲人師。蕃山益請不置。二夜寢其廡下。藤樹母見之。謂藤樹曰。人自遠方來懇請如此。傳之其所習。誰謂好爲人師。於是始接容。蕃山時年二十三。

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業於山崎闇齋。東村長於闇齋十四歲矣。闇齋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可專實踐。我只說與子。則每事須體究。東村從之。專力持敬之說。不敢少懈。其餘所聞。皆服膺而无失矣。闇齋屢稱其篤志。東村雖

嚮學晚。確信程朱。躬執筆日寫經傳。或詰曰。吾子之所謄寫者。皆刊布于世。而今勖之果似無用。東村曰。我非寫之以適用與不用。一則所以不自逸。一則所以習敬也。

物徂徠。看書向暮。則出就簷際。簷際亦不可辨字。則入對齋中燈火。故自旦及深夜。手無釋卷之時。其平生惜分陰者。率此類也。

安永中。有松山天姥者。以善書聞。嘗見小川泰山。嘆曰。斯兒非凡。且有書才矣。迺爲書司馬温公勸學文而與之。泰山臨摸。且誦不怠。漸解文意。既知讀書益

於人。父喜之、受業其所親善山本北山。北山授以大史公之文。恭山受而讀之。有所感於項羽書足以記姓名而已之言。自是不復事臨書。決意讀書。時年僅七歲。恭山自一執謁於北山。雖烈風大雨。未嘗不蹈師家之閾。曾大雪。戴一巨笠赴之。途未至半。雪積笠重。力不能勝之。顚蹶大傷膝焉。人愍扶之。勸令歸家。不肯。遂至師許。忍痛受業若常。比隣傳爲美談矣。

細井平洲。幼好讀書。誦讀既遍。歲十七。而請遊學於京師。單身趣之。與伊勢人北畠世規者。同舍僑居。垢衣弊帶。食糲嚼蔬。務儉費用。先是父正長爲之與金

五十兩。使適其用。在於京一年。費散十兩。以其餘購得書數百卷。及歸期。駄兩馬而還。鄉里皆以美談之。

廉介

紀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善岑之第三子也。温雅有才思。承和之初。以善隸書。待詔於授文堂。文德天皇時。爲右中辨。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殊重之。恩寵最渥。天安二年。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因是更留二年。及去時。贈遺甚多。夏井无一所受。貞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故。母答曰。吾聞肥後

風俗。國宰至清。身必不全。我子其不終乎。其廉直可知矣。

信濃守橘良基。篤學明練治體。所在有能名。及卒。家無餘儲。中納言在原行平。賻以絹布。纔得葬焉。良基歷任五國守介。每罷歸。不載資糧。其子嘗問治國要。對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人稱清白云。

熊斐善畫。豪商需之。三年不得也。一日謂斐曰。幸賜尊畫。迄令女嫁。貲奩百須。僕且任之。斐勃然怒曰。予譯官。非畫人也。今苟如此。則天下士人謂我何。卒取絹素還之。

瀧氏。適湯淺子傑。治家有法。子傑爲目付。出則從政。入則不問家事。一委滝氏。人或欲因滝氏以有請於子傑者。一無所聽。且面斥其非。用是頗爲人所毀云。子傑爲官十八年。其所以得專心致身於職事。而不傾內謁苞苴。滝氏實有助焉。

臼田畏齋。雖以名教爲任。不欲抗顏稱儒者。而爲講業矣。躬親事体究實踐。常傭書以給食。猶且不足糓粟。不能以養妻子。則取菜芋相雜。炊以爲飯食之。其窮迫可以想視。而對人無一語之及貧也。或有贈物濟其乏者。辭而不受。反有愀然不樂之色。儻不得已

而有所受則以報之。後人皆知之。不復餽也。或謂畏齋曰。朋友有通財之道。況窮困如是。而不受交誼之餽。是何義耶。對曰。非敢為不可受。若其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吾何不受。今雖窘急。幸未凍餒。故不受耳。鄉黨人皆稱其廉介焉。

平安有餓人。路拾黃金。訪主還之。主人謂曰。子也餓矣。拾得財貨。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其潔如冰。雖然。烏得中心無欲之乎。餓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也。夫惡死背命。貪塵芥猶且不屑也。況乎於黃金。

太田見良名醫也。藥物撰上品。不問其價。曰。知價則臨調劑。鄙吝之心生矣。

忠良

太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麻呂。媚附道鏡。矯宇佐八幡神教曰。令道鏡即位。則天下太平矣。道鏡聞之。稍懷覬覦。帝惑之。召和氣清麿。謂之曰。朕昨夜夢八幡太神使來白。太神欲憑汝姊法均有言。汝宜代之往受神教。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麿曰。太神欲令我即位。故使卿請命。因誘以美官。清麿遂詣神宮請教。太神憑人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之嗣。必立皇緒。無道之人。宜早剪除。清麿還奏。道鏡大怒。改其姓名別部穢麿。流于大隅。使人殺之於道。使者未發。會敕使來。獲免。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其封戶給之。

寶龜四年。群臣奏請早定儲位。帝光仁擇所立。參議藤原百川請立山部親王。參議藤原濱成曰。山部親王母賤。宜立稗田親王。百川按劍叱之曰。濱成之言非也。夫建儲以賢。不論母之貴賤。山部親王令聞夙著。天下屬意。願勿他議。帝不答。起入內。百川厲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悃。乃許之。時人稱其忠烈。

三條天皇欲冊女御藤原氏為皇后。然憚左大臣藤原道長。不決。道長揣知帝意。勸帝立之。然實非其意也。及冊立之日。廷臣無至者。帝大忿恚。唯大納言藤原實資。中納言藤原隆家等數人。入預朝會。時道長以累世權戚。專朝政。廷臣上下。夤緣攀附。唯恐不及。實資獨侃然正色。無所回避。屢發忠憤。帝亦倚賴焉。又上東門院入內也。道長要一時名輩。作和歌以裝屛風。藤原公任為其選首。華山法皇亦有御製。實資獨拒不作。乃歎曰。豈有身為列卿。而受大臣命。作其屛風和歌者乎。我未之聞也。況上皇之尊乎。公任身

出華冑。職典廷尉。當自異常流。而阿從之甚。何心敢爾。

太宰權帥菅原道眞。歷事五朝。尤爲宇多帝所親任。隨事獻替。多所匡救。及被配于太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雖謫居無憀。未嘗忘忠愛之意。一日遇重陽。賦詩曰。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猶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聞者莫不感歎。

平治元年。權中納言藤原信頼左馬頭源義朝。擧兵反。幽帝（二條）於黑戸御所。矯詔召群卿。左衛門督藤原光頼。束帶而朝。時信頼列羣卿之上。光頼謂參議藤原長方曰。今日朝班。何無位次。直前坐信頼上。信頼畏怖而色沮。光頼厲聲曰。聞今日有旨召諸卿。所議何事。一坐皆不能對。信頼竟不出一言。光頼振衣而起。召弟惟方。責其黨賊。惟方悔悟。奉帝潛幸六波羅。官軍得展力者。光頼與有功焉。

相模守北條貞時辭職之後。躬披僧衣。遊歷四方。察風觀俗。訪民疾苦。時前内大臣源通基蒙讒於後宇多上皇。屏居京城南。貞時適過其居。愛其閑寂。入而問之。通基具告以實。貞時曰。大臣負寃。盍告諸鎌倉申理焉。曰顯君之非。以伸己之枉。我不忍也。貞時還鎌倉。上奏朝廷。爲訟其寃。上皇大慙悔。竟復其爵邑云。

准三宮源親房。遭亂間關流離。艱難備嘗。未嘗一日忘王室。深嘆中興不終。皇統垂絶。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爲正統紀。上起神代。下迄興國。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顯微扶正。頗有合春秋遺旨云。

井伊直孝歷事四世。以耆宿見重將軍家。光之薨也。直孝招林道春曰。爲我說古人輔幼主之道。乃討論數日。道春語人曰。井伊氏武人。不識字。然至其言行。往往暗合古人。酒井忠勝曰。直孝可謂社石臣矣。每

有大事。衆論蜂起。人人危疑不能決。獨直孝奮云。天下之事極於今日矣。辭氣決烈。意在必死。一坐爲之奮激。遂能排難解紛者居多。吾等非不以忠義自許。然至善斷大事。其不及遠矣。其被推服如此。

梶定良卒於日光。年八十七。葬家光塋域之後。成其志也。水戸光圀嘗感定良忠純。書問不絶。聞其愛馬。欲贈之良馬。會訃至。光圀悼惜。乃送馬於本寺。作文以祭之。畧曰。嘗聞孝子廬親墓。未覩忠臣廬君墓者。乃今於居士乎見之。

田邉晋齋。仕于仙臺侯。感侯之知遇。以維持名教。匡

救不逮。誘掖朝野為己任。直諫忠告。無所隱嫌。侯亦能容之。嘗侯在江戸病厚。晋齋憂之。自稱浴温泉。詣鹽竈祠。危坐絶食七日。祈以身代侯。雖家人無知之者。蓋赤心之所凝。至誠之不可揜乎。侯病愈焉。而緘口深秘。遂為士大夫所稱譽矣。

德行

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将藤原仲平。資性温藉。嘗有星變。司天奏咎在大将。右大将藤原實頼悪而禳之。或勸仲平禳之。仲平曰。是移咎於彼。以求自免也。實頼年少才高。寔國之寶也。我年已老。無益於時。死亦何

所損。遂不禳焉。

筑後守道首名。少治律令。曉習吏事。其為筑後守。攝肥後事。勸勵生業。敎督耕種。至植菜果養雞豚。曲盡事宜。時躬按行。有不遵敎者。輒譴責之。老少竊怨罵之。及收入。莫不悦服。又興陂池。以廣灌漑。肥後味生池。及筑後所在陂池皆是也。人蒙其利。故言吏事者。咸以為稱首。

德川家綱令因備二藩鑿溝於芝。皆辭以國用匱乏。家綱怒譲之屛居。久世廣之曰。兩藩既食三國。寧不能鑿一溝耶。然東藩鑿塹。西藩造石垣。祖宗之制也。兩藩之辭役。亦不為無謂矣。若夫兩藩所辭。而令命之他藩。是辱兩藩也。不如令有司為之。家綱從之。遂起新溝之役。府下遊士聞之。往往蔽面潛入役夫。家綱乃命以夜作。其終夜執役者。給以三日傭錢。

望月鹿門。為幕府侍醫。以國手聞。嘗出行。睹乞兒患痘。還輒煎藥湯。使人贈之。又值優伶蝦藏疾。日往診之。同僚或諫之。鹿門曰。醫之療人。豈問貴賤。且我之日往。非觀伎也。療其人也。

美濃有永田佐吉。夙以長者稱。年暮懷金。自近江歸。宵道於山中。遇於群盜。併金及衣皆推與之。徐謂曰。

夜黒失道。請導我于官路。一人諾之。乃問其居。佐吉曰。家在竹鼻。曰佐吉君與。曰然。盗因歎曰。凌暴長者。不祥莫大焉。其翌來謝。且釋金及衣而去。

伊藤東涯。嘗見一小囊遺於路。見以為藥物。使從者舉之。解囊而視。則内有十餘金。東涯忽顰蹙曰。此當候遺者而還之。即立其地。以待者良久。日将昏黒。遲遲而去。歸置之閣上。及伊勢巫祝至。付以納大神宮。又嘗夜更歸。途中誤溲防火水桶。去者里餘。始覺其為貯水。則還而扣戸。謝者再三。明旦又遣人洗滌之。

川井東村。年垂五十。始嚮學。而後致孝於父母。常悔

往年之薄於愛敬。又懼來日之不終養耳。父正次性好直言。議不苟合。動輙與隣里有隙。東村深憂之。懇懇乞和於人。後數年。莫為之不親睦者。人皆賢之。東村嘗畜傭夫。夫暴悍倨傲。不知愛敬。然其服事。更無所懈。故東村未嘗譴之。唯深慰撫耳。居數十日。夫自抑遜。每見東村。亙有慙色。後自然為篤實謙恭之人。東村愛之。常語曰。先修變化氣質之說。可以視矣。

曲直瀨雲梦。質實謹厚。雖對家人。未嘗厲聲色。其從僕奴婢常謂。於吾主公。不見者三。不見慍顔。不見詰語。不見鄙吝。

中西淡淵。常有人親病者。必自訪之。嘗有親病者。其身病臥床。時紀平洲寓在塾。使之代訪。及返問其狀。答曰。審之家人。其病不重。淡淵謝曰。吾知病輕。宜使奴訪之。不思勞子趾。其後聞病又厚。平洲請復代往。乃使之訪。端坐至曉。待其歸。始釋袴矣。淡淵家有奴權八者。舊逐數主。不遑席煖。及仕于淡淵。二十餘年於此。未嘗訴苦。一日。泣立厨下。家人問故。曰主公未嘗疾言。今日為我疾言。罪當逐耳。家人驚宥之。淡淵曰。修籬使用竹。反見其用木。故疾呼將使換之。彼以為怒乎。家人以其言喩之。奴感悟。及淡淵歿。遺言與之金五兩。還其鄉里。奴不堪悲歎。涕泣之餘。自剃髮為僧。還鄉修其冥福云。

筑前孝子正助。家貧能事親。敬長恤孤。亦非人能所及。一夜有盜。擔一苞米去。正助蹤之。則村人也。明日。借一苞米於人。負至其家曰。子昨宵負歸之米。是我租稅。請換以此苞。其人罵曰。吾不盜矣。正助曰。且莫大聲。四隣聞之。驚集撿其家。出所竊之苞。縛盜而去。

細井平洲遇門人甚有礼。寓塾中者有過失。寛恕不責。必婉曲諷諭。待自悔悟。嘗有一書生。從學多年。頗有世才。使管理財貨之出入。料理塾徒費用之事。後

私其財。及歳暮迫節。大窮其謀。會計不當。隄調不成。通數頻耗。衆皆譏之。以謂已便計所為。平洲視之若不知者。不問其出入。又不發一言。既而其人自耻苦。求歸省。衆皆愈譏之。又以謂彼耻其私而辭。萬不再來。行裝既成。至將行。平洲自脫腰刀。與之曰。子刀鞘敝矣。非所以慰父母也。子舊寓於吾。料理塾徒費用之事。今謝其勞。損吾有餘。補子不足。慇懃告之。其人感謝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服其勞。倍舊矣。

慈仁

醍醐天皇。性慈仁愛民。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凍餒。

每見群臣。假以顏色。嘗曰。持己嚴格。人難盡言。故朕温顏色。以來諫者。

朱雀天皇政尚寛仁。議者以為過寛。藤原忠平嘗從容言及之。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曰。政如張琴瑟。大絃急則小絃絶。朕若嚴急。下民何堪。

高倉天皇幼時。有獻楓樹者。帝極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為薪。以煖酒。信成見而大驚。收仕丁將置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樹。信成具奏其狀。叩頭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教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嘗夜聞婦人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製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為盜所刧奪。欲再製之。則力不能辦。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奏。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為心。今朕不德。使人為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

右大臣藤原良相。少游大學。器宇曠遠。有才辯。好文學之士。有大學生貧窶者。時贈綿絹。冬月多製衣被。畀四學堂夜宿者。仁明帝嘗調練五石。先令近侍試之。近侍有畏難之色。良相引杯即盡。帝感其至心。及登袞職。專心機務。當時放鷹漁獵。一切禁止。山川藪

澤之利。與民共之。嘗收養宗族子女不能自存者。割封戸以給之。

從四位下紀淑人。任伊豫守。討海賊。賊徒服其寛仁。降者二千餘人。賊帥小野氏寛紀秋茂等亦來歸。淑人悉釋之。與衣食。給田疇。令之就業。民乃得安。

藤原保則為備中介。初備中饑。民多流亡為盜。守朝野貞吉以苛酷馭下。囚徒塡獄。保則到任。悉變其法。務存大體。不問小過。贍窮乏。課農桑。以故民爭來附。田闢戸滋。外戸不閉。既而轉備前權守。務撫恤人民。如在備中時。僚屬有貪汚者。則輒分與己俸。曰。子宜砥礪名節。勉取榮譽。何必終一小吏。但資財不給。所以受汙名。吾有薄俸。請給。

建仁元年秋。風雨水。關東禾穀不登。北條氏邑告饑。泰時憂之。往而視焉。邑民去歲貸籽糧。約今年償之。而不稔也。泰時悉燒其券。慰撫父老。且賜酒食。人給斗米。民皆感泣。

青木昆陽嘗嘆曰。凡有罪非死刑者。遠放之島嶼。要在使其終天年耳。然諸島少五穀。常以海產木實給食。是以往往不能免餓死。豈不亦痛哉。即雖種藝之地。遇歲歉。則民不能無菜色。意者百穀之外。可當穀

者莫如蕃薯也。乃陳官。求種子于薩摩。試種之官藥
苑中。則極蕃衍。於是以國字著蕃薯考一卷。而演其
培植之法。官鏤版併種子。行下諸島及諸州。未數年
無處不種。至今上下便之。雖歲不登。民不遄餓者。實
昆陽之惠及無窮矣。題其墓門之碑。曰甘藷先生之
墓。有以哉。

小倉三省。土佐人。仕于國侯。嘗議藩制。死刑之中。擇
情輕者。而用墨劓刑。救死。前後若干人。一日斷獄抵
死矣。其蹟猶出青災。可肆放。以罪疑特輕之。放逐州
外。愴然憫惻曰。寒時服單。恐路凍餓。乃為予縕袍及

酒食而去。其人流涕曰。放逐我侵罪也。寧死豈忘那
恩耶。平生慈惠率類此。

臼田畏齋之所居。四隣皆窮民。畏齋常節己之衣食。
雖無餘財。賑賙其急。人皆無不倚賴之者矣。或勸畏
齋以祿仕。不答。勸之教授為業。又不答。勸之煉藥而
鬻於市。從之。自讀方書。製地黃丸益氣湯類。尤窮力
於磨研蒸擣矣。人皆曰。斯人而煉斯藥。劑料必真。修
治必精。買者頗衆。又有窮乏者來買其所製之藥者。
則不見錢之多少。而多與之曰。若此藥効於爾病。雖
無錢時。必須再求焉。我畜之尤多矣。有壯年者富強

者來求之。則問曰。藥不中病。反加其害。宜與醫生相
謀。審其當服乎否。而後來求也。我盡賣之。雖然。我不
欲妄賣之以助人之淫心。

木蓬萊少時家貧。常無十日食。有流氓男女來立門
外乞食者。倒米櫃與焉。蓬萊資性直諒。類多客行。雖
齋居獨處。皎然不自欺。為書生時。嘗飲酒樓。知娼妓
善弦歌者二人。其後二人為主人所逐。無所依賴。來
請寓于蓬萊家矣。蓬萊憐之。置二人於家。遇之若賓
客。未嘗媟狎。自謂爾嚮在樓為妓。今則處婦。非卑賤
之者。安撫之逾厚。整其資裝嫁之。人皆賢焉。

田邊晉齋。嘗詣一友人家。夜深方出。見從僕立門不
堪寒。勞曰。我適人許。亦自安飽。汝等特至於若此。素
不恕之耳。自是以後。非公事未嘗夜行矣。

南宮大湫。東遊江戶。教授生徒。寓其塾者二三十人。
其少時不下十七八人。至其貧者。大湫不收塾中費
銀衣食之。益使之專精學業。雖非其學生。視其所志。
愍憐窮迫。寄食之家。不擇舊契新知。使其得生計家
產而罷。其妻林氏亦類大湫為人。氣宇洪量。無物不
容。好施與人。常以一人之手縫裁三十許衣服。聞者
皆嘆嗟焉。

寛保壬戌歳關東大水。武州入間郡最受其害。民舍
湮没亘數十里。與貫友山即載食於舟。與僮僕槳以
行。飲食餓者。視其濕處。而病者悉載之還養撫已家
數百人因請其父曰。大人平生誨兒。力儉節用。豈爲
有今日之急耶。願傾家世之積聚以當之。父喜許之。
於是乎。大發倉廩。施予飢民。流氓男女。傳聞爭臻門
前若市。友山多作粥。而擇奴之最恭謙者數人。使以
待之。戒曰。飢餓非固貧。謹勿輕慢。至厚弔唁。飢民拜
其辱。友山一如接賓客。不問壯幼。與人米四升而行。
受者莫不感謝。既而廩盡。又使人賫金四方。買穀粟

及大豆蕎麥。金又盡。又請父質田宅於江戸富商。得
金以繼之。自冬十月。至翌歳四月而止。惠施所及四
十八村。終始所救十一万六千人餘。後明和中。武藏
相摸上野三州荒饑。姦民相集爲盜。劫奪富商。毀壞
民舍。暴亂甚多矣。有司坊正。撿之不知其人。將及友
山家。一人走至。大呼其徒曰。是我與貫翁居也。在昔
寛保之水災。以翁在。使我祖父母兄弟得生存。汝知
之乎。衆大駭。相與顧曰。我儕無力之可報庇恩。而反
可虐哉。俯伏門外而去。故其四隣皆爲之免暴亂矣。
澤田東江。性好施與。無些悋惜。有來告窮者。不論新
舊。而賑恤之。傾意救援。故寓門下者常數十人。家爲
之貧。然不以爲憂曰。有無相通。衆寡相均。天之道也。
人皆依賴之。

篤行

木下順菴少從某侯來江戸。不得志而歸京。從是閉
戸讀書。久之名震海内。加賀侯厚幣召之。辭曰。先師
松永先生之子某。嗣承家學。未就仕途。家道屢空。請
用彼以使得其宿望。侯聞之曰。今之世交同手足之
親。誼比金石之固。於利害所關。則崖岸相向者。比比
皆然。如順菴可謂有古人節矣。即與松永氏子。倶礼

聘之。

佐藤周軒。好文學。於後藤松軒之門。小少堅其志節。
嘗蒯緱遊京。便道過伏水。省伯母。伯母爲田光氏母。
家頗富。喜周軒至。且感篤志。乃出金百兩贈之。謂曰。
若以此爲學資。周軒辭而不受。伯母曰。勿我子放蕩。
寢將傾產。與其濫費以供燕樂。寧與若以充爲善之
用。周軒益辭曰。一家主人。業已如此。安可不別有所
儲。以備不虞乎。余一介書生。無貲固分耳。但大母之
惠。其拜賜也多矣。遂不受一金去。

稻葉迂齋。平生舍短取長。略細過而揚巨節矣。若山

宮維深學雖未醇。而一世尤物也。又若唐崎彦明。德
雖未熟。而一時英才也。二人高簡倨傲。輕蔑諸儒。自
視甚高。及見迂齋。皆屈節。敬服其爲人有寛厚之風
也。後執弟子礼師事之焉。後數年。而維深死變。諸儒
醜焉不顧。迂齋奔走。弔其妻子焉。彦明被逐。諸友棄
焉不訪。迂齋賙卹。賑其窮迫焉。其洪量寛容。率皆斯
類。

伊藤冠峯。在尾府時。與南宮喬卿情交尤密。明和己
丑歳。喬卿自桒名移江戸。然猶以其妻子託之尾府
族人。先是約妻子。過一年使人必迎矣。後喬卿遭乎

火災。盡喪資給。經過既二年餘。而不能迎之。甚窮其
計。妻子又不堪。隔數百里。而聞窮迫音耗。冠峰愍憐
妻子之意。使之俄治行裝。蓋自尾至江戸。驛程十數
日。資錢非一夫有錢五十緡。不足以購旅費。而況婦
兒三四人舉家就行乎。冠峯家固窮貧。典當田宅。賣
却家財。淂金十五兩。與之其妻子。使數人護送於江
戸焉。喬卿謝懇到。復其金。冠峯辭而不受。

細井平洲。博愛容衆。不與人忤。虔誠尤厚。小河仲栗
飛鳥子靜同居多年。仲栗子靜各卜居。後仲栗殁而
無所歸。於吾殯。喪祭若家人。且妻兒皆依賴焉。子靜

又殁。而無所歸。喪祭之猶仲栗。養妻兒於家。後爲其
女子。整資裝嫁之人。仲栗子鼎長薦之尾府。食祿儒
官。又南宮大湫子齡。大湫殁後。與其母氏皆依賴焉。
齡長薦之尾府。又食祿儒職云。其他寓塾者。雖斗筲
之人。若有殁者。憫寄寓異郷。而死於客中。久後遂失
其葬埋之所在。自出費用。立碑於葬所。以記其姓名
者數十人云。

細井廣澤致仕時。兄知順既殁。其嫂氏寄寓于廣澤
家。嘗求仕於諸侯夫人。將宦仙台宮中。其隄調所資
給。不淂金四十兩。不能辦其費。廣沢曰。窮之中。速辦

四十金。殆似不辨。而仙台侯當今大藩也。欲再宦之。
非其淂機會。不可復淂。遂移書所善友人數家。貸借
金若干。又典却書數百巻。遂淂四十金。成嫂氏之宿
志。

持正

左大辨藤原長方。爲人剛直。當事敢言。無所回避。安
德帝之徙於新都也。平清盛集百官。議兩京利害。衆
皆承意。盛稱福原之美。長方獨抗議。以爲不便。清盛
不懌而罷。俄而清盛奉帝還舊京。後及源頼朝起。帝
召群臣議。長方進言曰。頼朝舉兵。數月之間。四方應

之斯政事不協天意之所致也宜使法皇聽政如初基房復職行德政以收人心則庶幾天意可回禍亂可弭矣聞者皆失色清盛意頗悔悟

將軍德川家光嫡子家綱拜山王祠執政傳命使三藩扈從焉德川義直曰焉有納言之官而扈從无官之人者耶執政曰請爲將軍屈義直曰昔北山行幸足利義滿以幼兒義嗣班關白上後世譏其僭今日之舉吾恐將軍之貽譏也執政語塞乃使三藩前行

戶田忠昌爲老中子忠真爲奏者兼寺社奉行別賜第宅食一萬石父子貴顯時人榮之柳澤保明民嘗與隣境爭地保明民不直忠真欲決其訟以保明權寵無比恐禍及父密謂忠昌曰兒欲決訟不出於正則不忠欲出於正則恐其不利大人且爲之如何忠昌曰夫處公事唯當持正即父子取禍亦所甘心若懼禍及剖決不正則不孝莫大焉忠真悅無何綱吉臨保明第聽訟於是忠真判決曲直無所回避一坐駭慄保明失色忠真尋辭職云

勘定頭伊丹康勝練達吏体勸農桑通商賈與民同其利一時稱循吏甲斐國産小紙一賈人納金幕府以權其利或請增納千金有司將許之康勝固執不

可執政問曰千金雖微亦足資國用何謂無益也康勝曰公等有禦盜之術則可執政恠問之則曰小紙者貴賤所用不可一日無之惟其價廉之故上下皆用而不困今彼欲增千金以奪其利此不過貴紙價以償之之計耳紙價一貴而百物皆踊其勢必至小民窮而爲盜不知公等將何以禦之夫以千金之微困天下之民何以異於剖肉充腹哉執政乃歎服

藤原惺窩逃佛歸儒嘗深衣入見東照公講讀經史時浮屠承兌亦在坐乃謂惺窩曰以子之才棄真還俗我竊惜之惺窩應曰自佛言之有眞諦俗諦自儒觀之人世皆眞未聞呼君子爲俗也承兌不能答他日承兌又謂曰子也博洽多才今偹明聘宜以子充使子亦无不利惺窩正色答曰公欲利乎則自爲之吾非爲利者

北山友松子接人無隱情出言洞見肝膈或與人商量亡論親疎見其非則面折之不辨明則不措也曰錙銖無補於人予愧于心

稻生恆軒善毉術子弟有欲傳其術者皆不許曰吾幼家窶不能養親故爲毉人幸洞病機諳藥性爲世所信周給族人得遂初意是因奉親之誠也學毉不

精適以害人況有經術可學以致遠者何以小技為太宰春臺為人嚴毅端方巉邨侯世子延為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春臺艴然曰至賤處士烏敢傲岸於貴人雖然所説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公不淂不礼焉而其所待甚薄是非不礼余即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侯為閣老用捨窮達皆出其手而其言一無所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儒師請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於師何挾之有乃厚礼事之春臺著六經畧説進諸世子云又嘗著經濟録侍中某觀之欲以備乙夜清覽私使書商小林延年求正本於春臺春臺辞以稿本作字不愼且衰邁不能繕寫而私於延年曰布衣之士以言進於朝必因執政若夫因内官以達則君子不為也

佐藤周軒仕巖村侯擢為老職侯妾舉冢子賀妾者皆以其為母侯家之重獨周軒入内毅然正色曰爾自今之後勿恃有子以驕肆侯家禍福在茲爾禍福亦在茲在坐者竦然改容

伊藤蘭嵎博學能文類父兄而舉止端重仕于紀伊侯其始講君侯之前對書不講濡坐汗掌以為伊人生長乎寒素未慣説大人則視其巍巍然而然也中使促不應侯亦訝之既而蘭嵎徐曰公坐褥不可講聖人之書也侯聞之遽去褥於是方講説音吐朗暢辯論明備座者皆歎賞曰眞儒者也

湯淺常山與幕府代官野口直方友善直方嘗住備中倉敷及其去而赴江戸也備前侯令常山送之於郊外常山携男子誠而送謂曰元禎（常山名）今日欲送君有公事不果故使兒代焉直方曰異哉言也先生已辱自臨常山曰今日送君者寡君所命非私送也余則使兒代送耳常山為人方正特立忘身徇國数歴要職其所為賑貧救窮詰慝舉滯或使訟者自恥無言或焚契券以庇覆衆人然危言刺譏無所避終乃被貶黜從是杜門謝客著書自娯

板倉復軒給仕于幕府為司計曹長後数月府署無故亡三千金同僚之士倉皇失措不知所為相與謀議将出債而秘之復軒不為然獨抗言曰此苟有盗在耳諸公掩其缺而償之盗後顯露則欲自晦之無及矣宜啓之政府明白其事實吐露所以府署無故亡而後案驗其罪坐法以免我職矣公等如不欲我獨告之衆恚曰新曹長違衆欲破事也群議未决雖

然竟從復軒之言。後數十日。果獲盜於小吏中。由是衆皆歎服其先識之明。

雅量

右大臣源雅定。初拜內大臣。時藤原實行拜右大臣。或往賀之。車騎闐門。士女操作陳設甚盛。良久實行出見。喜動顏色。次詣雅定。門庭闃寂。不見賀者。俄頃雅定出接。第曰。大臣之職。繁劇可厭。何賀之有。人服其偉度。

內大臣平重盛。資性忠恪。沈毅有度量。中外屬意。嘗啓事中宮。有蛇至膝下。恐其驚中宮。徐捉其首尾。以褱衣蔽之。召藏人源仲綱授之。仲綱受之而出宮中。終無知者。其性度如此。

左馬頭藤原保昌。爲人驍勇。膂力過人。嘗夜微行吹笛。時有大盜袴垂者。欲劫褫之衣。踵行里許。抽刀逼之。保昌停笛顧問其名。袴垂不覺首服。保昌曰。我嘗聞汝名。汝亦非碌碌者。從吾而來。復吹笛徐行。還家取絮衣與之曰。乏之則復來。愼勿作劫。

藤原高房爲美濃介。威惠兼施。屬託不行。發奸擿伏。境無盜賊。時管下有堤防壞。俗傳有神不欲畜水。前司不敢修。高房曰。苟利於民。死不恨。乃發夫修堤。民賴其利。席田郡有妖巫。種類爲群。吏懼不敢入其邑。高房單騎赴之。捕其徒刑之。治大行。

廣瀨才二家酷貧。不舉火數焉。嘗覽梅道人畫。甚欲之。乃百方買之。以示伊藤東涯。東涯嘆賞不舍。才二因推與之。或問其故。曰。夫有欲得之心。則人我一也。

中江藤樹篤信王文成致知之學。先躬行。後文詞。每引四民訓諭之。人無賢愚。皆服其德。嘗夜自郊外歸。有賊數人。突從林中出。遮路曰。客解橐以供我飲酒。藤樹乃孰視。舉錢二百文授之。賊拔刀叱曰。所以求客者。豈止是而已哉。速卸衣裳及佩刀。否則不須多言。藤樹神色不變曰。姑緩之。吾慮其授與不授孰是。乃瞑目叉手。少頃曰。吾慮之。假戰而不利。無輕卸以與汝之理。即撫刀起。且曰。戰者必先以姓名告。我近江人中江與右衞門也。於是賊大驚。投刀羅拜曰。獘鄉雖五尺童子。莫不知藤樹先生爲聖人者。吾黨雖攘攫爲活。豈得施之聖人哉。願先生矜其不知而宥之。藤樹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孰大焉。乃説之以知行合一之理。則賊感泣。遂率其黨爲良民。

野中兼山。嘗來江戶。及歸期也。致書鄉人曰。土佐無物不有。自江戶齎歸。惟有蛤蜊一艘耳。海路幸無恙。

以歸。日鑽之。衆以爲嘗異味。計日待歸。既至則命投其所漕於城下海中。不餘一箇。衆怪問兼山。笑曰。此不獨鑽諸卿。使卿子孫亦飫之也。自此後果多生蛤蜊。遂爲名産。衆始服其遠慮。

伊藤仁齋嘗夜行郊外。劫賊四五人當路立。各按劍曰。吾徒不醉不樂。今無酒資。客君欠腰纏。則自脱衣褒供之。仁齋神色不少動。曰。今日適無囊錢。敝縕袍脱以遺之耳。且問汝輩以何爲業邪。曰昏夜横行。掠奪以自給。是其業也。仁齋曰。以若所爲爲業。吾何拒焉。輒脱服以授之。將去。於是賊止仁齋曰。吾儕草竊爲衣食。數年。未嘗見擧止如容者。抑容何爲者。曰儒者也。曰儒者爲何事。曰以人道敎人者也。所謂人道者。孝於親。弟於兄。不可一日無者是也。人而無道。禽獸焉耳。言未畢。賊皆頓首涕泣曰。噫君與吾鈞是人也。而事業之迥異如是。吾甚恥。願君宥吾儕罪。今而後飲灰洗胃。謹奉教于門下。遂皆改心自勵云。

規諫

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一條天皇問曰。誰可代卿者。俊賢以藤原行成對。帝曰。階級尚卑。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職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庸。夫君人者。務在知人。知人則賢者益進。小人自退。否則政事不能無愆失。惟陛下察焉。

北條泰時在京師。見栂尾僧高辨。問治國之要。高辨曰。治國之道。如醫之治病。良醫能察其原。審寒熱之所中。然後投劑。故能療病。世之爲治者。不察其原。濫行賞罰。故姦僞日作。風俗日偷。雖欲爲之治。未由也已。譬之庸醫。不知病原之所在。妄施治療。夫國之不治。由人欲害之。欲心一萌。百殃競起。子執國政。躬自率勵。何不成之有。泰時曰。雖一人勉之。奈衆不從何。曰是不難。在子之心耳。未有形正而影曲。政正而國亂者。正也者無欲之謂也。子誠能寡欲。則人人化德而嚮風矣。一有訟以非理者。則反諸身曰。我心未正。故彼奸以非理。痛自創艾。不可加罪於彼。譬如鑑於水。我形不正而悪影之曲。苟能悪之。不如正其形。昔周文王以德化下。民皆讓壤。故虞芮之訟。不聽而自決。此乃以無欲治天下之明驗也。今子以此率下。民皆倣之。泰時大悦。服膺其言。行之數年。風化大行。

某侯謂侍醫曰。治民何如。侍醫對曰。臣賤伎也。何以知經世之術乎。然嘗聞古人曰。頭寒足熱。意者於治邦亦猶此乎。

靈元天皇嘗以數百金得一茗碗。以示群卿。羣卿咸奏其爲珍寶。藤原經敬獨不悅。欲入諫。故稱老眼難睹。奉御碗出殿。爲誤失手。墜之于石上。御碗碎壞。滿坐失色。經敬徐進御前。稽首謝罪曰。臣欽惟古來御器。皆用邦産。未聞以漢土故物充供御也。伏願陛下勿妄費財用。以求此等物。帝嘉其直言。釋而不問。

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並輔德川家光。忠世每侍坐。正色寡言。風采凛然。一日見藥籠之華麗者。問之。家光曰。堀田正盛所獻也。忠世怒曰。崇儉戒奢。太公之遺訓。正盛之無狀。何至於此。直取而碎之。家

光適有過擧。忠俊諫之。弗聽。脫腰刀。袒而前曰。不用臣言。則斬臣首。忠俊退。利勝執觴捧之曰。請嚼一杯。忠俊在坐。世子何以爲歡。家光色解。利勝曰。忠俊之言是也。請用之。否則忠世亦將入諫矣。家光乃從之。

武田晴信荒耽酒色。不恤政事。又好文雅。常延僧徒賦詩。老臣患之。不得見。板垣信形稱病不出。潛招詩僧學爲詩。性敏捷。不數月能之。一日。出陪詩筵。晴信怪之。信形求題賦詩。辭理可觀。晴信大驚。授以新題。立成。晴信大悅。於是信形諫曰。詩賦固可喜。然廢事妨務。夫爲君者。要在於治國撫士。往者京兆君。以亡

道遂致廢黜。今君驕恣抑又甚焉。今而弗悛心。蹈覆轍。臣直言犯顏。甘就顯戮。晴信納之。

有少年如江都。有老人歸京。中途相遇。各乘驛馬。二人馬隸俱請曰。願二君換馬。然則隸二人俱得便也。少年聞之首肯而下。老人不肯曰。我行棘矣。馳之。少年怒曰。汝不辭而去。豈弱予與。執槍而從呼曰。止。老人反顧下而待之。少年盛氣謂曰。予與汝偕死。老人神色泰然。熟視少年曰。來。予語卿。少年色少解曰。何也。老人曰。予有一男。齡與卿比。血氣亦比。每祇役江都。予必諄諄戒曰。五十三驛。行人之衆。輿馬之多。鞫

鞫殷殷。日夜行不絕。汝一朝之怒。勿忘君親。意者卿有親。則猶此也。卿而不思之乎。乃乘而去。少年茫然不樂。久之曰。偉人也哉。後謂人曰。予今得生而事君親。是乃翁之力也。

會津侯問山崎闇齋曰。先生有樂乎。答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生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一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亦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者。而所以難言者。君侯必不信。以爲誹謗。侯曰。寡人雖不肖。奉

先生之言。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教乎。闇齋乃曰。所謂樂之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侯曰。敢問何謂也。曰意者今之爲諸侯也生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之道者。遂令智竇日塞。本性梏亡矣。其視卑賤之㓜。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之所以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爲樂之最大也。侯聞之茫然自失嘆息曰。寡人何聞之之晚也。

佐藤直方居江都。嘗詣彥根侯邸。語次從容謂其老臣曰。凡天下之事。非生而知者。是以各求師受業。琢磨浸灌。以得其道。今也有不據於古。不學於師。而裁制焉者。天下爲慣。不知其非矣。諸君知之乎。老臣請問之。曰政事也。夫政之不善。乃爲黎民之害。貽後世之憂也。而人皆取諸臆。不知愼重。猶爲茶話也。其可乎。一時以爲確言。

豪商臨終。謂子弟曰。予幸不貧。千金良藥。莫不用焉。然不能飲食。已瀕於死。由是觀之。雖王公貴人。不飢而死者鮮矣。人之處世。衣食不乏則可。豈可逞慾苦人乎。汝等誡諸。

松岡恕菴北村篤所在伊藤東涯許。覽物徂徠天狗說。極口刺議之而曰。此文非啻聱牙不成語。而說亦可謂不通矣。東涯曰。人各有見。何必輕駁之。况其形容天狗之狀者。宛然如畫。今之秉筆者。恐不及。二子大愧。

本多豫州答太宰春臺書。唯書号不書其名。且無頓首等字。春臺上書曰。臣聞書札雖與輿儓必自書其名。礼也。至於頓首等字。則君拜臣之礼。雖天子有之。况於書札乎。如臣也卑賤。固無傷也。於他人則不宜如是。

有或來訴父之不慈於川井東村者。東村聞而不答。泫洏涕下。其人驚問其故。東村曰。聽乃言似梟鳴。甚不祥。可遄去耳。夫詣弊廬趾也。告不慈舌也。厥趾厥舌。孰得而運轉之。無非行親之遺体也。將杖傷根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棄市。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其人憮然自失。扣頭謝罪。後自反責躬。遂孝於父母矣云。

佐藤周軒爲人嚴毅廉直。以儒仕于柳澤公。復傅世子。世子動作舉止。悉規以正。世子嘗欲就齋南鑿一窗。周軒不肯曰。此易事耳。然而爲世子者。凡百當愼

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旦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卿言是也。請守之。

中西淡淵仕于尾藩芋生竹腰氏。寓邸中。時同僚之人來告其歸。其人恃寵專權。淡淵以磁盃十枚贐之。取一枚毀破之。與曰。虧盈之象也。其人愕然未言。曰且與使偶竟奇也。不若使奇待偶。其人感謝。後自抑遜。能愼其身。終身不取敗云。

加茂眞淵遠江人。少壯鞠於濱松逆旅梅屋氏。以其女爲妻。晨夕潛心書籍。不治家事。爲義父所憎。其妻謂眞淵曰。妾觀子之才。豈爲逆旅主人者乎。妾幸產一男。撫字成立。足以嗣家也。請子決終身之策。揚名天下。眞淵因出奔京師。從荷田春滿學。爾後妻堅守節數十年。眞淵亦竟以國學聞。

某侯賦黎民建佛閣。謂僧曰。予功德幾何。僧蹙頞曰。黎民涕淚以濯之。膏血以磨之。何功德之有。

修身叢語卷上終

修身叢語卷下目錄

目錄畢

修身叢語卷下

福井　光　編輯
川島棋坪　刪定

信義

列國晉文公。伐原。期五日。五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吏曰。原不過三日將降矣。君不如待之。公曰。得原失信。吾不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義如此。不可不降也。遂降。溫人聞之亦請降。於是諸侯歸之。遂侵曹伐衛。爲踐土之盟。溫之會。而成霸功。其信由伐原也。

列國魯曹劌事莊公。齊師伐魯。公將戰。劌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不從也。公曰。犧牲玉帛。不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不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與齊師戰。大敗之。

漢韓延壽爲東郡太守。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致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吏涕泣。遣吏醫治視。厚復其家。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

天下最。

漢范式遊大學。與汝南張劭為友。並告歸鄉里。式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將至。劭白母請為饌待。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為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懽而別。

漢朱暉與張堪同縣。堪於大學中見暉。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朱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分居

食給之。暉子怪問曰。大人不與張君為友。何忽如此。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心也。故不忍負之。

晉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寇賊攻郡。友人語巨伯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我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為耶。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巨伯曰。友人有病。不忍委之。寧以身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不可以入有義之國。遂率師而還。一郡獲全。

唐呂元膺德宗時為蘄州刺史。嘗錄囚。或白父母在。明日歲旦。不得省為恨。因泣下。元膺惻然。悉釋械歸之。而戒還期。吏白不可。答曰。吾以信待人。人豈我違。囚果如期而至。自是群盜感愧。悉避境去。

宋范仲淹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首來見。召之臥內。屏人撤衛與語不疑。

宋种世衡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及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

失期耶。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我疑耶。遂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宋廬陵張千載字毅夫。宋文丞相天祥之友也。丞相貴顯時。屢以官辟之。不就。及丞相為元所執。過吉州城下。毅夫來見曰。今日丞相赴北。某當偕行。既至燕。丞相囚於小樓。毅夫即僦居於樓之傍。日以美饌供之。凡三載如一日。又密製一櫝。丞相被殺。即以藏其首。復訪丞相夫人歐陽氏於俘虜中。俾出焚其尸。毅夫收其骸骨。以歸廬陵。擇地葬焉。

明汪文煇爲諸生時。就臺試。友人與偕者。馬旋墮水死。同列以試期迫促。倉皇解散去。汪獨留殯殮之。乃去。比至。不及試期。人皆笑其迂。汪自若也。次科即登第。

明吳廷舉平生篤友誼。遊大學。與羅玘交厚。會玘病痢。從者亦死。吳爲煮粥餉之。負之登廁。一晝夜十數次。不爲勞。玘語人曰。某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年後生我者吳公也。後同進士。

親愛

漢穆姜。姓李氏。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

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穆姜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子興遇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疾瘳。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愛。吾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役。遣四子。許以脩革。自後訓導嚴明。並爲良士。

漢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獨取羊百餘口。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致羊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與之。

北魏楊椿。楊津兄弟義讓相事。有如父子。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椿年老。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仍假寐閤前。承候安否。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初津爲肆州。椿在京。每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男女百口同爨。庭無間言。

後魏崔孝芬。仁慈長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雞鳴而起。侍候顏

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需。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始父挺與叔振。兄弟同居。振亡後。孝芬等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納李氏之庫。四時分賚。李自裁之。如此者二十餘歲。

唐玄宗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嘗爲長枕大被。與其兄宋王成器申王成義從兄豳王守礼弟岐王範薛王業同寢。於殿中設五幄。與諸王更處其中。謂之五王幄。業嘗疾。帝方臨朝。須臾之間使者十

返帝乃爲業煑藥。回飈吹火誤爇其鬚。左右驚救之。帝曰。但使王飮此藥而愈。鬚何足惜。又於興慶宮側。賜成器等第宅。及於宮之西南置樓。題其西曰花萼相輝之樓。南曰勤政務本之樓。帝或登樓聞王奏樂。則召升樓同宴。或幸其所居盡歡。賞賚優渥。

唐崔沔有至性。母失明。傾家求醫。不脱衣而奉者三十年。每美景良辰。必扶持晏笑。令母忘其所苦。母卒。毀形吐血。茹素終身。愛兄姊幾於母。慈甥姪甚於子。所得俸。悉以分惠曰。風木既悲。無由展我孝思。計親所垂念者。惟此四五人。吾厚待之。庶幾九原慰安也。

宋呂公著。自爲小官。不問生事。而夫人亦好施。仕寢顯。內外姻戚亦益多。爲相受賜。所散至十之九。三公俸賜。率以周九族。家無餘積。米不足至糴以繼之。

宋吳奎。姻戚有不能自養者。爲畢嫁娶。以錢二千萬買田。號曰義莊。以周親戚朋友之貧乏者。終之日。家無餘財。諸子無宅以居焉。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時。皆貧。同試京師。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去。後舉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世爲婚姻不絶。

宋薛包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逐出。包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歲餘。父母感悟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欲。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吾素所服習。身口所安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後諸弟不能自立。包復賑給之。

宋孫棘家世孝友。時發民丁戍邊。弟薩應行。棘妻許氏囑夫曰。君當門户。豈可諉役小郎。姑臨亡時。以小郎囑君。今未婚娶。家道不立。君今有三子。死後復何恨。棘遂詣郡。願代薩行。薩辭自引。不願兄代。太守張岱疑其不實。分置二人。令吏私察之。各報以從其所請。顏色共悦。甘心就戍。岱表上之。詔特原免。

宋周文爍性敦友愛。其兄嗜酒。仰爍爲生。一日乘醉毆爍。鄰人不平而詈之。爍怒曰。兄未毆我。如何離間我骨肉也。司馬光嘗書其事。以示人。

元仁宗遇冬夜風雪甚寒。謂侍臣曰。朕與卿等居暖室。宗戚昆弟遠戍邊陲。曷勝其苦。歲賜錢帛。可不徧及耶。又衛王阿朮奇入見。帝諭省臣曰。朕與阿朮奇。

同父而異母。朕不撫育。彼將誰賴。其賜鈔二萬錠。他物援例。

元王元伯。鎮江金壇人。四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女諸婦各聚一室。爲女工。畢斂貯一庫。室無私藏。幼兒啼泣。諸母見者即抱哺。一婦歸寧。留其子。衆婦共乳。不問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孰爲已母也。兄宜伯卒。即以家事付姪軏。軏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元伯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軏。縉紳之家。自謂不如。至元間旌表其門。

孝行

唐太宗生有二龍之符。太穆皇后竇氏。於諸子中。愛視最篤。自言於高祖。擇師以教。卒成聖德。太宗即位。嘗過慶善宮。覽觀噓欷。顧謂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德。不可報矣。因號慟。

唐陳叔達。武德間授黃門侍郎。封江國公。嘗賜食。得葡萄。不擧。高祖問之。對曰。臣母病渴。求不能致。願歸奉之。帝流涕曰。卿有母遺乎。因賜之。又賚物百段。

唐李迥秀。中宗時累官脩文館學士。其母少賤。妻嘗詈媵婢。母聞不樂。迥秀即出其妻。或問之。曰。娶婦欲事姑。苟違顏色。何可留。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人。持仗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獨在堂。盧冒白刃。往立姑側。爲賊捶擊幾死。賊去後。家人問曰。群賊凶横。何獨不懼。答曰。人所以異於鳥獸者。以其有仁義也。吾雖不敏。安敢忘義。且比隣有急。尚相赴救。況在姑而可委棄。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吾今見盧新婦之心矣。

唐柳公綽。天性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昏姻者。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

最有家法。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教。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權屢辭焉。仲郢終不以達官故少改。

宋許愈少喪母。事父以孝謹聞。供給甘旨。父之所欲。無遠邇必致之。與妻子共食麁糲。晨夕事父必盡珍異。常示豊厚。恐貽父憂。公卿聞者。多率俸以助其養。父年垂八十。謂愈曰。覩汝登科之後。没于地下足矣。大中祥符七年。愈果登第。授涇陽從事。扶持歸海陵別業。即路有日。父疾沈篤。愈晝夜供省。以至澣濯必

親。或問其故。愈曰。澣濯於家人之手。慮其厭怠也。父喪哀毀幾至滅性。或歷父經由之地。涕泣者終日。士流服其孝。

宋范純仁登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父仲淹曰。汝昔日以遠為言。今近矣。復何辭矣。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就養焉。

宋李瓊幼失父。家貧苦。而至孝於母。後以鬻繪為業。家稍豊厚。孝心益堅。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給

侍我。免汝之勞苦。瓊曰。凡母之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母遂不之強。以是家人無怠惰。凡市人知瓊之孝者。物之出。必先求以奉瓊。瓊得之。十倍酧其價。或問之。瓊曰。冀誘其甘滑以奉母。豈議價焉。淄州人張用聞其至孝。因與之卜鄰而居。

宋鮑壽孫。宋末歛盗起。壽孫與父宗巖。避地山谷間。其父為賊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宗巖曰。吾老矣。僅一子。若見殺。宗祀絕矣。吾寧自死。賊兩釋之。

宋徐積。父卒時方三歲。晨昏匍匐求其父。甚哀。稍長

讀孝經。輒流涕不能止。既冠。從安定胡先生受學。事母謹嚴。非有大故。未嘗去側。每見。衣冠問候。備物盡志。惟恐有失。應擧入都。載母與俱。比登第。年已過壯。未娶。或問之。曰。娶非其人。必為母患。固有待也。母亡。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聲。神宗元豊八年。詔賜帛米。

元王閏。父素多貲。既老而貧。不甘澹泊。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不闕。父性乖戾。閏左右承順。甚得歡心。父嘗卧疾。一夕室中火。延爇壁間。閏聞火聲。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焰蔽寢户。閏突入火中。解

衣蒙父。抱而出。肌躰灼爛。而父無少傷。一女不能救。遂焚死。世祖聞之。復其役。

元蕭道壽。家貧。鬻鍼以自給。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礼。每旦候母起。夫婦親侍盥櫛。日三飯。必待母食。然後退就食。至夕必待母寢。然後退就寢。出外必以告。母許乃敢出。母或怒欲罰之。道壽自進杖。伏地以受杖。母命起乃起。拱立左右。俟色喜乃退。

明李貞。尚長公主。貞性孝友。母太夫人性嚴。微忤其意。輒加叱責。嘗侍養。値母怒投其食器於地。貞徐拾之。恭敬愈至。有弟四人。父既没。求分財異居。貞語之

曰。父沒而母在。苟分財異居。老母得無不可於意乎。先人田廬。俱俟老母百歳後。隨所欲取之。吾不較也。諸弟皆媿服。

明永樂改元。徙江南富民實北京。黄潤玉時年十歳。其父當行。乃詣官請代。官不許。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

德量

列國梁大夫宋就嘗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楚之邊亭皆種瓜。梁人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稀灌其瓜。瓜惡。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人心惡梁

人之賢。因往夜竊搔梁亭之瓜。皆有焦死者。梁人覺之。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因謂於就。就曰。惡。是構怨禍之道也。人惡吾亦惡。何褊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於是梁亭人如就言。及楚亭旦而行瓜。則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恠而察之。則梁亭人。楚聞知大悅。因以告楚王。王愧之。告吏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故梁楚之歡。由就始。

漢直不疑。文帝時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以償。

既而告歸者來。而歸金。亡金郎大慚。以此稱為長者。

漢何武遷楊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武使從事廉問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群盗。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聖慚服。

漢丙吉為相。寛大好礼讓。掾吏有嗜酒者。嘗從吉出。醉嘔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第忍之。此不過汙丞相

車茵耳。

漢卓茂。元帝時初辟丞相府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然解與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叩頭謝之。

漢劉寛為南陽太守。雖在倉卒。未嘗有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寛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寛神色不異。徐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

漢侯霸爲臨淮太守。治有能名。及王莽之敗。霸保固自守。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乞使君復留。民乃誡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慮霸就徵。臨淮必亂。不敢授璽書。而具以狀聞。

呉陸遜討山寇。還。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人民。所在愁擾。後遜見呉主。語次及式。稱爲佳吏。呉主曰。式毀君。而君薦之。何也。遜對曰。式意欲愛民。是以白遜。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不可長也。呉主歎曰。此誠長者之事。顧人所難。

唐郭子儀。初與李光弼。倶爲安思順牙將。不相能。雖同席不交言。後子儀代思順爲將。光弼恐見誅。乃詣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即薦之爲節度副使。遂同破賊。無纖毫猜忌。

唐袁滋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名其里曰義合。然事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縦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亡。後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揚於陵代之。耆老遮道。不得去。於陵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

唐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毎見人有所訾議。未嘗應和。俟其言畢。徐爲白之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諸事之美。以稱之。

宋陳堯佐爲開封尹。先是毎歳正月夜放燈。則悉藉惡少年禁錮之。至是堯佐召諭之曰。昔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爲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爲惡耶。因盡縦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宋薛奎治蜀。以惠愛得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

子訴貧不能養。奎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爲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宋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氣。方汝幼時。適爲汝主之爾。不然亦爲他人所欺。與其損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爲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宋呂蒙正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内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

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無知也。且不聞之何損。時皆服其量。

宋王旦。平生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塵埃投羹中。旦惟啖飯。問何以不食羹。曰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旦視之。不食。曰偶不喜飯。可具粥。子弟有訴於旦者。曰食肉為庖人所私。可治之。旦曰。汝輩料食肉幾何。曰一斤。今得半耳。旦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類如此。旦為相時。寇準在樞密院。數短旦。旦專稱準。眞宗謂

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缺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事違詔格。準以上聞。旦被責。堂吏皆被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而已。準大慚。謝。及準罷。託人語旦。求為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也。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愧歎。以為不可及。

宋韓琦。家藏一玉杯。價不貲。每設以宴客。愛賞殊甚。一日。為侍者擲地而毀。侍者失色請罪。琦顧之。徐曰。凡物成毀有數。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坐客皆嘆琦寬厚。

宋傅堯俞。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位。何為未嘗言及御史時事。堯俞曰。前日言職。豈得已哉。今日為郡守。當宣朝廷美意。而顧沾沾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宋趙抃。為御史時。與范鎮論事有隙。及王安石為相。鎮屢訐其短於上。安石恨之。一日。上問鎮於安石。對

曰。問趙抃。便知鎮之為人。上問抃。抃曰。忠臣也。上曰。何以知之。抃曰。昔仁宗違豫。鎮首請建立皇嗣。以安社稷。疏十九上。候命百日。鬚髮皆白。非忠臣而何。上然之。既退。安石曰。公不與鎮有隙乎。抃曰。何敢以私隙而廢公道。安石大慚。

宋王曾。為相。士大夫有請差者。曾察其可用。必先正色卻之。已而擢用。絕不與言。嘗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必使之知。是徇私而市恩也。恩欲歸己。怨使誰當。

宋張知常在上庠日。偶他出。有同舍生。發篋盜其金十兩。學師集同舍檢得之。知常不認。曰。非吾金。同舍

生夜袖金還知常知常憐其貧以半與之後知常大顯

宋孔旼有盜伐其所種竹木被執旼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伐而益之俾如其意盜者愧謝所居園囿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旼歎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即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

明金誠好讀書家本衛籍指揮使麻張素無賴詬曰軍餘乃敢效儒生耶褫其衣使薙草烈日中稍緩撻之誠泣曰讀書求顯揚今虧體辱親矣張愈怒逮其父窘辱之父子相視不敢言永樂丁酉誠領鄉薦弟一明年成進士爲刑部主事張坐殺人逮詣刑部望見誠一步九頓誠笑迎之言於大司寇釋其罪張感泣時人莫不歎其惇厚

明徐階宴客一客取金杯置帽中階見之席罷左右告階少杯階曰已收矣其人酒酣潦倒帽杯落地階佯不知使淂仍取置帽中

篤行

列國魯宓子賤孔子弟子既仕孔子見而問之曰自子仕何淂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淂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所淂者一

也奉祿雖少鬻之淂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所淂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所淂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列國齊晏嬰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嬰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晉陶潛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愠之色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奴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奴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

後魏房景伯母崔氏景伯爲清河大守每有疑獄常先請焉貝丘人列子不孝吏欲案之景伯入白其母母曰聞名不如見面小人未見礼教何足責哉但呼其母來吾與之同居其子置左右令見汝事吾或應自改景伯遂召其母入崔氏與之共食景伯爲之温凊其子侍立未及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顏慙未知心愧且可置之經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其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終以孝聞

唐柳玭嘗戒其子弟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已事有失得罪重於他人。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此其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爲人所嫉。懿行實才。人未之信。少有疵累。衆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膏粱子弟學宜加勤。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爾。

唐王義方性謇特。擧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官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與。不告姓名而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貴勢。會補晋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取之。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

宋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其所聘女已雙瞽矣。女家力辭不可以配貴人。劉曰失明於定婚之後。義不可棄。若此女某不娶。將何所歸。爰擇吉成礼。夫妻相敬如賓。每携手而行。生二子。後瞽女以疾卒。廷式哀哭不已。時東坡爲太守。慰諭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娶盲女。愛何從生。廷式曰某知亡妻哭妻。不知其有目與無目也。東坡撫其背曰。眞丈夫也。瞽女所生二子。皆登第。

宋范仲淹在睢陽。遣子純仁往姑蘇取麥。次丹陽。見石延年。云三喪未擧。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純仁以所載麥舟五百斛與之。還見仲淹。仲淹問東吳遇故舊乎。曰延年爲三喪未擧。留滯丹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付之乎。曰已付之矣。仲淹喜。仲淹嘗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發觴。見縗絰數人營理喪具。仲淹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賵殯棺槨未具。仲淹憮然。即撤宴席。厚賙給之。坐客感歎有泣下者。

明顧憲成司理處州。有兄弟訟累年不決者。呼謂之曰。汝兩手兩足相爭否。兄弟手足也。而相爭非怪事乎。乃恬不以爲怪。何也。既相爭。自相治可矣。各授之杖。謂其兄曰。爲我扑若弟。謂其弟曰。爲我扑若兄。兩人相顧愕然。憲成故促之。兩人叩頭請曰。曩昔官爲析曲直。故不服。今當服矣。不知曲直也。願得自新。憲成喜。令兄弟相揖謝。兩人大哭而去。

恭敬

列國衛蘧伯玉爲大夫。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礼下

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礼。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

漢梁鴻妻孟氏。姿貌甚醜。而德行甚脩。鄉里多求者。孟氏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世家多願妻之。亦不許。聞孟氏語言。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礼不成。孟氏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傅黛墨。非鴻所願也。孟氏曰。妾幸有隱居之具。乃更麁衣推髻而前。鴻喜曰。誠鴻妻也。共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從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庸保之中。孟氏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礼脩身。

東漢張湛。矜嚴好礼。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脩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為儀表。初為左馮翊。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礼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礼。何謂輕哉。

東漢魏昭者。陳國童子也。見郭林宗。以為經師易遇。人師難逢。因請侍左右。供給灑掃。林宗許之。林宗嘗有疾。命昭作粥。粥成進食。林宗呵之曰。為長者作粥。不加意敬。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復進。又呵之。如是者三。昭容色無變。林宗曰。吾始見子之面。今而知子之心矣。深善之。

儉約

列國齊晏嬰朝。乘弊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嬰對曰。賴君之賜。得以壽三族及國交遊皆得生焉。臣得煖衣飽食。弊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嬰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悅。趣召嬰。嬰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嬰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矣。公從之。

列國趙簡子乘弊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有司奏。太極殿廣室施絳帳。帝曰。漢文帝集上書皁囊為帷。朕當效之。遂令。冬施青布。夏施青練。爲帷帳。

唐賈敦頤。貞觀中遷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車一乘。羸馬数足。銜勒有闕。以繩爲之。見者不知其爲刺史也。

宋仁宗一日晨興語曰。昨夕因不寐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耶。

宋張知自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知自歎曰。吾今日之俸。雖擧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南宋武帝。清簡寡欲。未嘗有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

征。以虎魄治金創。命擣碎付諸將。財帛皆在外府。内無私藏。内外奉禁。莫不節儉。

元英宗初即位。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薦賢。而爲人進帶。是以利誘朕也。其還之。

謙讓

列國楚屠羊説。以昭王失國。從王於難。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説。説曰。大王失國。説失屠羊。大王反國。説以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説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説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呉軍入郢。説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説。此非臣之所以聞於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説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爲我延之以三旌之位。説曰。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説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

宋文彦博。英宗即位。起復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

終喪許之。初仁宗不豫。彥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仁宗許焉。而後宮將有就館者。故其事緩。已而彥博去位。既服闋。復以故官判河南。有詔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力也。彥博竦然曰。陛下入繼大統。乃先帝聖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力之有。兼陛下登儲纂極之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與焉。帝曰。備聞始議。卿於朕有恩。彥博遜謝不敢當。至神宗時。拜太尉。後判河南。於是王同老言至和中儲嗣事。彥博適入朝。神宗問之。彥博以前對英宗者復于帝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明慈聖擁祐之力。臣等何功。帝曰。雖云天命。亦係人謀。卿深厚不伐善。陰德如丙吉。眞定策社稷之臣也。

宋李沆爲相。不喜道人之惡。秘監胡旦嘗與沆同掌制誥。聞其拜參政。以啟賀之。歷詆前罷職者四人而譽沆甚力。意將附之。沆得啓。慨然不樂曰。吾豈優於是者耶。亦適遭遇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為。況欲揚一人而短四人乎。終爲相不擧旦。

方正

漢袁盎。文帝時爲郎中。帝幸上林。后與愼夫人從。及坐。郎署長布席。盎引却愼夫人坐。因前說曰。今陛下已立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不見人彘乎。於是帝乃悅。夫人賜盎金五十斤。

漢班婕妤。左曹越騎況之女。賢才通辯。入後宮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同輦。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帝善其言而止。

後漢宋弘。光武時爲大司空。嘗燕見。御座屛風圖畫烈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帝即命撤去。笑謂弘曰。聞義則服。對曰。陛下進德。不勝其喜。

唐尉遲敬德。累官至鄂國公。太宗嘗謂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帝乃止。

梁徐勉爲吏部尚書。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而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嘗與門人夜集。客求官。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宋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握手密語。先示

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

宋趙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其喜慍。平生不治貲業。不畜聲伎。嫁兄弟之女十數人。他孤女二十餘人。施德惸貧。蓋不可勝數。日所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

宋寇準少英邁。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之。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可欺君耶。竟以實對。

宋李君行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藉。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寧遲緩數年。不可行也。

宋程頤入侍經筵。容貌極莊。時文彥博以太師平章重事。終日侍立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問頤曰。君之嚴視文路公之恭。孰為得失。頤曰。路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某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

宋孝宗隆興中。除朱熹提點江西刑獄。促赴召。有要之路者曰。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即入對。無及也。

朱熹曰。吾生平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逆探上意。為面謾乎。及奏對。反復於天理人欲之際。甚力。帝稱善焉。

明袁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史事。見之嘆曰。無愧古良史。

廉介

列國宋子罕為司城時。宋人有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獻者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而後使復其所。

漢鍾離意。明帝時為尚書。時交趾太守張恢。坐贓伏法。詔以資物班賜群臣。意得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臣聞孔子忍渴於盜泉之水。曾參回車於勝母之閭。惡其名也。此贓穢之寶。誠不敢拜。帝嗟嘆曰。清乎尚書之言。乃更以庫錢三十萬賜意。

隋趙軌。少有行簡。東鄰有桑椹落其家。軌遣人悉拾

還其主。誡諸子曰。非機杼之物。不顧侵人。後爲齊州別駕。徵入朝。在道夜行。其左右馬逸入田中。踐踏人禾。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梁明山賓家貧。将貨所駕車牛。既受錢。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脱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郎還之。

宋劉甲。明州人。成都楊氏納爲壻。楊翁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母兄議事。甲竊窺之。見其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色。妻至。問其故。曰父遺命以田四十畝爲嫁資。約錢二千緡。邇來多故。鬻

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故殊不樂。甲曰。豈有爲壻而令人賣屋以畀之乎。取券焚之。携妻徑歸。

元賈居貞甫冠。爲行臺從事。時法制未立。人以賄賂相交結。有餽黄金五十兩者。居貞卻之。太宗聞而嘉歎。敕有司月給白金百兩。以旌其廉。中統元年。授中書左右司郎中。從世祖北征。帝問郎俸幾何。居貞以數對。帝謂其太薄。敕增之。居貞辭曰。品秩宜然。不可以臣而紊制。劉秉忠奏居貞爲參知政事。又辭曰。他日必有由郎官援例求執政者。将何以處之。不拜。

元許魯齋。嘗暑中過河南。渴甚。道有梨。衆争取啖之。魯齋獨危坐樹下。不顧。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或曰。世亂梨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

明羅倫以孝廉赴會試。僕於途中拾一金鐲。行已五日。倫憂旅費不給。僕曰無慮也。向於山東某處拾一金鐲。可貿爲費。倫怒欲親賫付還。僕屈指叩頭曰。往返必誤場期。不可。倫言此必婢僕遺失。萬一主人拷訊。因而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忍令人死於非命也。竟尋至其家。果係婦遺面盆。而婢誤投於地者。主婦疑婢竊取。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有

私。辱罵不休。妻亦憤怒投繯。賴人解救。倫至出鐲與之。舉家感激。急行至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竟得中式。狀元及第。

明李賢父爲富商。載綿花停邸寓。有臨江三商。以三百兩易之。舍傍火發。延燒無遺。三商大慟曰。本罄難歸。非死則行乞耳。李聞而呼之曰。貨未及舟。猶爲我物。物失價存。理宜奉還。且我本尚厚。公等本薄。失之無以資生。吾不忍見也。取三百金盡還之。

謹愼

晋陶侃在武昌。與佐吏飲酒。常有限。嘗歡有餘而限

已竭。或勸少進。侃悽懷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晉劉超元帝時累官至中書舍人。于時天下擾亂。征討叛逆。超自以職在近密。而書迹與帝手筆相類。乃絶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淂親密。加以處身清苦。衣不重帛。家無儋石之儲。每有所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横竊賞賜。無德叨祿。殃咎是懼。帝嘉之不奪其志。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

忠臣愛君。當諫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且人主惟一心。攻之者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輳各求自售。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唐陸元方。在官清慎。再為宰相。則天將有遷除。每先以訪之。必密封以進。未嘗露其私恩。臨終取前後奏藁悉命焚之。又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勅書。其慎密如此。

宋曹彬拜樞密使。彬在樞密。常公服危坐。如對君父。

接小吏亦以礼。未嘗以名呼。歸私第。唯閉閤宴居。不妄通賓客。五鼓纔動。已待漏於禁門矣。雖雪霜不易其操。

宋張九成年十四遊膠庠。閉閤終日。寒折膠。暑鑠金。不啓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斂容危坐。對簡編若與神明伍。乃相與敬服而尊師之。

元拜住。仁宗即位。拜資善大夫太常礼儀院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事間。每退食必延儒士。諮訪古今礼樂刑政。治亂淂失。盡日不倦。常曰。人之仕官。隨所職司。事皆可習。至於學問。有本施於事業。此儒者之

能事。宰相之資也。

明薛瑄曰。一念之善。景星慶雲。一念之惡。烈風疾雨。又曰。予每夜就寢。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若有不合。則輾轉不能寝。必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

明陳瓘雖間居。容止常自莊敬。言不苟發。一日與家人語。家人戲問是實否。瓘退自責者累日。曰吾豈嘗有欺於人耶。何為有此問也。

志節

漢卜式。河南人。嘗輸財縣官以助邊。武帝使使問式

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官。不願也。曰。家豈有寃欲言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争。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何故有寃。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帝以式終長者。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布告天下。後又上書求佐軍。帝下詔褒嘉之。賜爵關内侯。

漢汲黯為謁者。河内失火。燒千餘家。武帝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臣過河内。河内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辠。帝賢而釋之。

後魏高允為著作郎時。遼東公翟黒子有寵於大武。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覺。黒子謀於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為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姑諱之。黒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被收。事連及允。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脱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見

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嚮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對曰。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乞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辞。信也。為臣不欺君。忠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他日。太子譲允曰。吾欲為卿脱死。而卿不從。何耶。允曰。臣與崔浩實同史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黒子故也。

隋張須陁為齊郡丞。屬歳飢。穀米踴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待詔勅。不可擅與。須陁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乃先開倉。而後上狀。

唐徐晦。憲宗時擢櫟陽尉。所善楊憑得罪貶臨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得輿謂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晦曰。方布衣時。臨

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得與歎其直。稱之朝。李夷簡遽表爲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擧之之由。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歷中書舍人。强直守正。不浮沈於時。

宋呂祖泰。婺州處士。寧宗時。降詔貶周必大爲少保。祖泰聞之而憤。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論韓侂胄有無君之心。請誅之以防禍亂。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書出。中外大駭。有旨配欽州。既至府。廷尹曰。誰教汝共爲章。祖泰笑曰。公何問之愚也。吾固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

喪心耶。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宋韓琦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薦擧

列國咎犯事晉文公。公問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讎耶。對曰。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讎也。子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

列國祁奚爲大夫。請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也。君曰。非子之讎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讎也。晉君遂擧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外擧不避仇讎。內擧不回親戚。可謂至公矣。

列國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變之才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得此人。則可無憂於敵矣。衛君曰。吾知其才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用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以其所妨者細也。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隣國。於是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晉劉弘爲鎭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弘欲以牙門將皮初爲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襄陽名都。

名器宜愼。不可授。初。乃以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爲襄陽太守。陟弘之壻也。弘下教曰。夫統天下者。宜與天下同心。化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安得十女壻。然後爲政哉。乃表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以初爲襄陽太守。

唐張循憲。以御史出使。還。次蒲州驛。使務有不決者。意頗病之。問驛吏曰。此有客乎。驛吏以張嘉貞對。時嘉貞自平鄉尉免歸。人莫知者。循憲召與相見。咨以使事積時凝滯者。嘉貞隨機應之。莫不豁然。乃命草奏。又出意外。他日武后以問循憲。具以實對。因請以己官讓與之。武后曰。卿能進賢。朕豈無一官自進賢耶。乃召見内殿。奏對偘偘。后異之。遂拜監察御史。

宋趙普爲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爲遷官。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之通道也。且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久之不去。帝悟。乃可其奏。

宋呂蒙正。眞宗時爲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

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用之。果稱職。常以一夾袋自隨。中有冊子。每四方人替罷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耳。後致政居洛。帝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蒙正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足用。臣姪夷簡任穎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夷簡遂至大用。

宋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詠曰。何以言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鄽肆無賭博。市易不敢喧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爲發運使。延貴亦爲閤門祗候。皆號能吏。

學文

漢董遇少孤貧。性質訥而好學。漢末。関中擾乱。與兄

稆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間習讀。建安初。以文學辟召。遂為儒宗。

魏邴原年十一喪父。既孤且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少失所恃。未嘗知學。中心惻然。不覺涕零。師甚哀之曰。何不讀書。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果有志。我當教爾。不須資也。於是一冬之間。遂通孝經論語。及長更思游學。單步負笈。不憚千里。至安邱則師孫崧。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時北海鄭玄有盛名。為學者宗師。原以

單寒後輩。數年之間。名與相埒。

晉王育少孤貧。為人牧羊。每過小學。必欷歔流涕。有暇即折蒲學書。忘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身以償。同郡許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

晉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為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

後魏祖瑩八歲即就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為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為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梁劉峻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群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為匹。

宋太祖。初為周將時。酷好看書。雖在軍中。手不釋卷。間日有奇書。不恡千金購之。顯德初。從世宗平淮。有人譖之曰。趙某私有重車數乘。世宗遣人察之。果有籠篋數車。令引入面開之。唯書數千卷。世宗異之。且曰。卿方為軍將帥。當堅甲利兵。何用書為。太祖頓首

謝曰。第無奇謀上贊聖德。所以聚書觀覽者。欲廣聞見增智慮也。世宗曰善。

識鑒

列國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哉為君乎。公曰。吾未淂仲父則難。已淂仲父。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淂賢也。

宋太祖以德州刺史郭貴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族人親吏之在德州者。多為姦利。夢昇以

法繩之。貴素與都軍頭史珪善。時帝初臨御。欲知外事。令珪博訪。貴遣人以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伺便言之。會帝問珪邇來中外得人任否。珪遽曰。文臣未必皆善。乃以所記進。且曰。知德州梁夢昇欺滅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刺史所為不法。夢昇眞清強吏也。因以所記紙附中書曰。以夢昇為贊善大夫。珪譖不能行。

唐太宗為秦王時。戰柏壁。宋金剛敗奔突厥。尉遲敬德與尋相來降。引為右一府統軍。從擊王世充。會尋相叛。諸將疑敬德且亂。囚之行臺。左僕射屈突通尚書殷開山曰。敬德剽敢。猜貳已結。不即殺。後悔無及也。王曰不然。敬德必叛。寧肯後尋相耶。釋之引見卧內曰。丈夫意氣相許。小嫌不足置胸中。我終不以讒害良士。因賜之金曰。必欲去。以為汝資。是日獵榆窠。會世充自將兵數万來戰。單雄信者賊驍將也。騎直趨王。敬德躍馬大呼。横刺雄信。墜。乃翼王出。率兵還戰大敗之。王顧曰。比衆人意公必叛。我獨保無他。何報速耶。賜金一篋。

宋仁宗嘗對執政言。三司使楊察判開封府王拱辰才望皆美。將來兩府有闕。進此二人。既而梁適罷相。

執政以二人名聞。帝曰。可召程戡。執政遂不敢言。蓋梁適之出。或云察等所擠。帝之英鑒類此。

仁卹

宋太祖開寶八年。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横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万賑卹之。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大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

宋李允則知潭州。兼管幹湖南路。巡檢甲兵公事。會湖南歳飢。欲發官廩先賑之。而後奏。轉運使以為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又飢。復欲先賑之。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乃願以家貲為質。由是全活者數萬人。

忠義

列國邢蒯聵使晉而反。崔杼弑莊公。其僕曰。杼弑公。將奚如。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隣諸矦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之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

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僕曰人有亂君猶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漢馮昭儀右將軍光祿勳奉世之女也元帝時自美人爲婕妤帝幸虎圈鬭虎後宮皆從熊逸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帝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帝嗟嘆

東漢臧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從

袁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乃增兵急攻洪殺愛妾以食兵將兵將流涕莫有離叛城陷生執洪紹問洪何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微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冀非望惜洪力弱不能爲天下推刃報仇何可服乎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慙使人牽去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哉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

不與將軍同日生遂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

東漢嚴顏爲巴郡太守益州牧劉璋將也璋遣顏守江州張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生獲顏飛呵顏曰大軍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出斫頭顏色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必怒耶

隋馮慈明大業中拜尚書兵曹郎後攝江都丞事李密逼東都詔慈明擊密至鄢陵爲賊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坐勞苦之謂曰隋祚已盡吾躬率義兵所向

無敵東都計日將下今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江都卿以爲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悅冀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爲使人爲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爲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須殺便殺何須罵於是亂刀斬之

唐顏杲卿開元中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時安祿山反杲卿與從弟平原太守顏眞卿同起兵討賊以

功拜衛尉卿兼御史中丞。後敗賊以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所負而反。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罵不絶口。賊鉤斷其舌曰。復能罵否。杲卿含糊而絶。其宗子近屬皆被害。乾元初。贈太子太保。謚曰忠節。

唐顏真卿累官至太子太師。時李希烈反陷汝州。朝廷遣真卿諭之。一日。希烈大會其黨。適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納使者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從兄也。祿山反首擧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絶口。吾年且八十。官至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耶。諸賊失色。希烈乃拘送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其黨至真卿所。積薪于庭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其黨遽止之。已而希烈又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且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真卿罵曰。乃逆賊耳。

遂縊殺之。聞者皆泣下。

梁王彥章累官至宣義節度使。驍勇有力。善用槍。軍中號王鐵槍。平生不知書。其語質。常語人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及唐兵攻兗州。均王召彥章。守捉東路。彥章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力戰傷重。馬蹐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兗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

宋詹良臣。徽宗時爲縉雲尉。方臘反。有盜霍成富者。用臘年號。剽掠縉雲。良臣曰。捕盜尉職也。縱不勝敢愛死乎。率步卒數十人出禦。爲所執。賊誘使降。良臣曰。汝輩不知求生。顧欲降我耶。昔年李頎反於蜀。王倫反於淮。王則反於貝。身首横分。妻子無少長皆誅。旦暮官軍至。汝肉飼狗鼠矣。賊怒臠其肉。使自啖之。良臣吐且罵。至死不絶聲。見者流涕。帝聞之贈通直

郎官其子孫。

宋陸秀夫德祐二年以礼部侍郎使元講和不就而反。益王昰廣王昺走温州。秀夫與蘇劉義從之。使人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相與立益王于福州。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潛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王以驚疾殂。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絶宋。豈不可國耶。乃與衆

共立廣王昺。以秀夫為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時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所述作。又盡出其手。雖怱遽流離中。猶日進大學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破。秀夫走廣王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仗劔驅妻子入海。即負王赴海死。

宋文天祥咸淳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捧詔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蠻。至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拜右丞相兼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時元兵駐臯亭山。奉命出使軍前。辭氣慷慨。議論不屈。伯顏留之北行。至鎮江得間逸去。間關由温入福。景炎帝拜為右丞相。力辭。開督南劔。進至汀州。將兵復興國吉水諸縣。祥興元年加少保信國公。進屯潮陽。元大帥張弘範破之。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見弘範。左右命之拜。不拜。弘範以客礼見之。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以事宋之心事我朝。將不失為丞相也。天祥泫然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送天祥至燕京。留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不履地。世祖遣南宮王積翁諭旨欲用之。知天祥終

不從。一日召入諭之曰。汝今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可事二姓。一死足矣。左右贊從其請。可之。而復悔。使人止之。則天祥死矣。死時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再拜遂死。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是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今而後庶幾無愧。

明花雲為樞密院判。守太平府。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雲拒戰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主必滅爾。斮爾為鱠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

絶。奪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于檣叢射之。雲至死罵不絶口。

明成祖繼統。陳迪不屈。與子丹山鳳山同磔於市。上命割其肉塞迪口。因問卿肉氣味何如。對曰。忠臣孝子肉豈腥羶。臣嘗其美。人聞其香。殿下豈不聞乎。

規諫

列國衛史鰌為大夫。事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即死。置屍北堂。於我足矣。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不當成礼。既死。公往弔。見喪在北堂。問其故。其子具父言以對。公窮然失泣曰。夫子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謂忠矣。於是乃召伯玉以為卿。退子瑕。徙喪正堂。成礼而反。

列國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自擊之。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嬰擧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漢袁盎為中郎將。文帝嘗從覇陵。欲西馳下峻阪。盎攬轡。帝曰。將軍怯耶。盎曰。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帝乃止。

隋劉行本仕為太子左庶子。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慚而不能止。左衛率長夏侯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閤內與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閤下。聞之。待其出。數之曰。殿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慚而止。及太子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願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爲侍御史

唐懿安皇后郭氏生穆宗憲宗崩穆宗嗣位尊號皇太后及武宗立喜畋游角武戲擇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帝一日問起居從容請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爲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是畋幸爲稀小兒不復横賜矣

唐令狐德棻爲太常卿高宗嘗召問何脩而王何若而霸又嘗孰先德棻對曰王任德霸任刑夏殷周純用德而王秦專刑而霸至漢雜用之魏晉以降王霸兩失若用之王爲先帝問何爲要對曰古者爲政清心簡事爲本今天下無虞年穀豐衍惟薄賦斂省征役爲要又問禹湯桀紂所以興亡對曰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然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然帝悅

唐李絳憲宗時由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所言事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爲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爲計得矣顧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便殿帝曰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耶絳曰天子不以己能蓋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卿言得之矣

唐柳公權文宗時常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公權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澣濯衣此小節耳非有益治道者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仍爲學士知制誥

宋昭憲太后杜氏太祖母也太祖受周禪即皇帝位拜太后於堂上衆皆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爲天子胡爲不樂太后曰吾聞爲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也太祖再拜曰謹受教

宋呂蒙正太宗時以吏部尚書入相帝嘗因對論及征伐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脩政事則遠人來歸自致安靜帝韙之嘗燈夕設宴蒙正侍帝語之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衆願陛下視

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

宋韓琦進封魏國公。英宗得暴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其擧措或改常度。遇左右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為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見帝。帝曰。太后待我無恩。琦對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餘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我帝大感悟。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數百萬。既成。置宴召諸臣觀之。坦獨俛首。王強使視之。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税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毀之。

宋劉安世母有賢名。安世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脱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以老母辭當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為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正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於是

受命在職。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為殿上虎。

明孝慈高皇后馬氏。一日聞得元府庫。輸其貨至京師。問太祖曰。得元府庫何物。帝曰。寶貨耳。后曰。元氏有此寶。何以不能守而失之。蓋貨財非可寶。抑帝王自有寶也。帝曰。皇后之意。朕知之矣。但謂以得賢為寶耳。后即拜謝曰。誠如聖言。妾每見人家產業厚則驕至。時命至則逸生。家國不同。其理無二。人之常情。所當深戒。妾與陛下同處窮約。今富貴至此。恒恐驕縱生於奢侈。危亡起於忽微。故世傳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酖毒。誠哉是言。但得賢才。朝夕啓沃。共保天下。即大寶也。顯名萬世。即大寶也。而豈在於物乎。帝曰善。

明汪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應軫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應軫奏。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剛直

東漢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為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

格殺之。光武令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貫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東漢虞延遷洛陽令。時陰氏有客馬成者。常爲姦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獲一書。輒加篣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光武。譖延多所寃枉。帝乃親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爾人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今考實未竟。宜盡法。成大呼稱枉。陛戟郎以戟刺延。叱使置

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身自取之。呵使速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魏高柔。文帝時爲廷尉。時獵法甚峻。宜陽典農劉龜。竊於禁内射兎。功曹張京詣校事言之。帝匿京名。收龜付獄。柔表請告者名。帝怒曰。劉龜當死。乃敢獵吾禁地。廷尉便當考掠。何復請告者名耶。柔曰。廷尉天下之平也。以至尊喜怒而毀法乎。帝意悟。乃下京名。即還訊。各當其罪。

呉張昭爲輔兵將軍。每朝見言論。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孫權嘆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得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避席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若乃變思慮。以偸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後魏高恭之爲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唐穆寧。肅宗時爲殿中侍御史。佐塩鐵轉運。時李光

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避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帥衆數万。爲天子討賊。食之則人散。君閉廩不救。欲潰吾兵耶。寧答曰。命寧主粮者勅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粮。而寧專饋。寧有求兵。而公亦專與乎。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人重其守法。

唐韋子澳。宣宗時爲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子澳逮繫之。帝問其故。子澳具道姦狀。且言必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擢臣尹京

邑安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曰是不可犯俾輸租乃免

唐柳範爲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因謂侍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罪萬紀乎

唐王義方高宗朝爲侍御史以彈李義府貶萊州司戸參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士得御史是義府所舉今日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爲公不爲私昔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

宋錢若水爲樞密副使時招討使李繼隆與轉運使盧之朝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今辨芻米調發方集繼隆復爲檄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米既而復檄之職且入塞當以時進軍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之軍具太宗怒令中使乘驛馳取盧之朝等三人首若水拏之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帝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猶留廷中不去帝既食久之使人偵廷中有何人報云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帝出詰

之曰朕以爾爲賢乃不才如是耶對曰陛下據李繼隆一幅奏書誅三轉運使雖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鞫驗事狀明白加誅何晚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退帝意解乃召宰相呂端等如若水議既而虜不入塞事皆虛誕繼隆坐罷招討知秦州

宋范純仁英宗時知襄邑縣縣有牧地初不隸縣衛士牧馬以踐民稼純仁捕而杖之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之士令敢爾耶白其事于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帝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

修身叢語卷下終

跋

我近江高嶋郡小川村民。薫中江藤樹之德。以醇良著稱。豐後速見郡響山下手永富永村人。化三浦梅園之敎。至今脩身謹行。無有為不善者。嗚呼二先生即世。百有餘年。而流風遺俗如彼。可以見敎化之不可已也。近世西學盛行。人人務研技藝。而未及講脩身之道。末學之徒。僅讀數卷書。則傲然驕父兄。視經傳為冗物。豈非可歎耶。埼玉縣學務長。梅坪川島君有憂焉。與同僚謀。輯和漢古今嘉言善行。

為若干卷。名曰脩身叢語。使子弟誦習之。以養其性。其用心可謂深矣。尚書有云。習與性成。今以此書。朝夕誦習。養蒙有素。則小川村手永富永村之俗。不難為也。況武藏之為國。强毅成風。昔以武著。今以文行稱。趨捨隨時。以成其林。豈不盛乎。余辱君知。故不以賤陋。書一言于後。亦所以勉之也。明治十四年辛巳一月題於浦和寓居。

近江　中村鼎五

明治十四年五月
四日版權所有
同年同月十日出版

埼玉縣出版

定價五拾五錢

東京下谷區御徒町二丁目六十七番地
光風社　龜谷竹二

同　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山中市兵衛

同　京橋區南傳馬町
發兌　吉川半七

光風社製本記

中村栗園　著

日本智囊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中近堂刻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
東京中近堂刻本影印

栗園中村先生著

日本智嚢

東京　中近堂藏版

序

天下之事、唯其智能之
揆乎事端、纔獲其要領、然其
所難止於可見者、其用猶未足
謂之智、智囊、發凡殺其可
善言、重於當思慮之智不
免乎參合之眼、其要美、不同於
句論、廣於也、明清以來、龍
將大智略、分以郡、其之
勒為一書、名曰智囊、於是
酬酢萬變、可以應天下之
務、其用始廣矣、然其智

日本智嚢　拙堂先生序　一　中近堂梓

猶止於彼而不及於此焉是其爲
書也今之事殊智以應之各
不同也宜乎不可止於馮氏之編
也中村子職以垂人業仕孔口
從爲儒學教授兼譯兵法嘗
以來清未今又日本智囊
之著余覽而嘉之以爲足補
馮氏之缺乃書其由以冠其於
卷首云
丁巳清和月伊勢拙齋居士
高橋道茂并書

序

明馮猶龍輯古人事蹟成書
名曰智囊友人中村粟園倣
之著日本智囊若干卷
夫智囊之名昉乎樗里子
而樗里子爲胡衍所欺隔乎
不智蓋一人之智有限而其矣
人之錢囊其辨有時之用而
動稱智囊也瞽瞍之子以敵
知之性好問而好察邇言子思
謂之大知蓋用衆人之智則可
用不窮而無富者之錢囊

隨所隨辨未嘗至空乏也此
編衆人之智囊也能熟讀之
者雖愚必明其一長智者淺之
手亦務其用智於用之務也善
用之則可以供國家之用其
利不止周一身不善用之則死
徒无益抵足以敗身覆家耳
是又不可不知也書以諗讀此
編者云

安政丁巳桂月下浣

竹陰閑人篠崎彝撰并書

叙

凡人之於智固有天賦而自恃
則小取於人則大大者可以應
天下之務小者不足以辨一家
事。夫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管
仲溼朋之智猶師老馬与蟻焉。
故苟欲大其智寧可不兼取於
人耶。豈取諸一人不如擇之衆。
取諸一世不如參之古今是中
邨子藏所以不能已於此編也。
此編蓋倣明馮夢龍所著智囊。
拔蒐我邦事係智略者。分類輯

録。以便讀者。可謂繼馮氏廣其智矣。但馮氏博綜歷代。而子藏則多取於近世者。抑有說也。我邦古昔固不乏智士。而元天至慶元。當世運之大變革。俊雄豪傑。雲集雷奔。鬭智竸力。莫烈於

此際。故其事跡。使人觀感奮發者。為最夥矣。此其所以畧古昔而詳近世也。世之讀此編者。與馮氏書參看。通知東西古今。則其智不期大而大。然後雜事應務。變化百出。猶一大囊中。蓄天

下之珍寶。可信手施用也。乃智囊之名。為不虛矣。或誤讀此編。使趨小智以為營其私之資。則与子藏編輯之意相違。奚啻天渕哉。及其請序。書此贈之。安政四年秋九月。平安家長政惇識

日下東作書

鳴鶴

自序

囊類不一。有米囊。有錢囊。而智囊爲之魁。茍有智囊矣。米錢二囊。可得而足也。其他如韓信之沙囊。車胤之螢囊。一以破敵。一以照書。雖其製不同。而皆出於智囊。余愚無智囊。以故米錢二囊動叩底。偶得李先明告魏道武之説。曰益人神智。莫若於書

籍。於是黽勉讀書。至稗官野乘。茍有事蹟涉于智者。必輯録之。積而成卷。題曰日本智囊。循環讀之。庶幾可以發神智。而略足米錢二囊也。若夫富國强兵。千變萬化。以應天下之務。則非余所敢望也。抑有説焉。人徒銜智囊。施用失其宜。則恐囊破智竭。而將踏鼂錯樗里子之覆

轍。可不戒哉。書以質諸讀
智囊之人焉。
安政戊午孟春
栗園散人和撰

中部士訓將刻栗園先生遺著日本智囊
屬修寫其自序因憶先生在日會飲門人
酒間出此稿曰子嘗年少家貧苟能讀
書益智則米錢之計何足問耶適有贈
美酒鮮魚者先生笑曰是亦智囊中
物子等且飲衆皆醉飽盡歡而散距今
殆三十年先生既歸道山當時侍坐者
大半離羣矣修幸蒙　鴻恩涓埃
無報飽食暖衣逸居涉日而智囊則
空空如援筆赧然者久之
明治乙酉四月　巖谷修識

例言

一是編分門部。一傚明馮夢龍之例。然余智識淺陋。不能如彼辨析較著矣。所謂擇焉而不精者。冀覽者目中具清淨摩尼。隨方照五色耳。

一是編題曰日本智囊。似該括日本有智人。而其所載。僅僅何翅太倉一粟。則其曰日本。頗屬泰山文字。恐來識者識笑。雖然此對西土之稱。固非可以人物多少而論也。

一編中所載官職稱謂。多據本邦之實。但俗陋如代官目付留守居祐筆等。間代以漢名。覽者勿尤其混殽。

一編中所載人。或書諱。或書通稱。其遺忘者。姑從闕如。又不序次其人年代前後。以其於智無大關涉也。

一馮氏每門部必有總叙。以言其大意。極爲詳明。今從簡省。不敢容饒舌。

一引用書。其係漢文者。間增損字句。非妄意改竄先哲文字。要欲機軸出乎一而已。

一一人而各處異其名者有之。如木下藤吉羽柴秀吉豐太閤是也。無他。就其所居地位而書之耳。

一欄外間或論評其人物。多見其不知量也。覽者幸亮恕焉。

一臣詣君所。漢土通曰朝。在我邦。則似不可一例視之。故今天子曰參朝。幕府曰登營。若衙參。諸侯曰登城。以分之。但登城字。有戒嚴之意。左氏隱十一年傳。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林注。卒先鄭兵。以登許國之城。又昭十八年傳。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杜注。爲部伍。登城備姦也。其他歷史被羽先登之類。多有之。皆非衣冠常參之謂也。雖然。余謏聞不知別有好文字。今姑假之耳。博雅君子幸見教焉。

安政戊午春　　栗園中村和識

家君此書。脫稿於安政戊午。故於幕府。書東照公台德公。於舊藩祖。書其謚之類。今不一一改正之。

錄近古事蹟。最要新奇談。然僻境乏書。家君常以爲恨。余寓東京之日。不自測有所補。狗尾貂續。固不辭其責也。

往年東遊。見大槻磐翁。翁謂余曰。記事最難工。尊翁之文殊妙。記事余亦近有所著。刻成可相示。近古史談是也。智囊當時既脫稿。而其附梓。後史談二十餘年。遷延之罪。固所不辭也。

乙酉仲春　　鼎五識

日本智囊總目

日本智囊　總目　〇二　中近堂梓

日本智嚢總目終

日本智囊卷之一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上智部

見大

後光明天皇

帝此舉本雖出篤志好學然非其所見遠且大則焉能至此歟

天皇天資英邁夙嚮學嘗欲學易未得其師時輦下有一儒號意林庵能通易事達于　叡聞詔徵之例不許無官位者上殿乃假製六位冠服服之以使講易而聽焉

織田信長

足利氏之季宮闕頽廢茨墻竹柵無復門關群童日來階下摶土塊以爲戲時揭簾窺戶闃如無人而公卿之窮阨殊甚近衛公國歌會盛饑團於三寶盤以供客盤板煤蝕深墨如漆有人謁常磐井公時方盛夏而公無襌衣直纏蚊蟵於體以見其人及織田氏之興則營宮禁辦供御舉廢典續常職然後始有可觀

信長在干戈倥偬中便能

信長命篠岡坂井高野山口四氏修畿內道路出金五百兩米五百石充用四人測遠近置驛舍大道廣

四間支道三間改迂迴填汚池鑿岩石除高低道旁植行樹津梁關門皆有畫一之法四閱月成功是時連年兵革所在道路毀損不修至此四方傳稱商旅雲集國人謠歌稱其治

如此着眼高群雄數等

豐臣秀吉

明智氏滅長東正家請錮遺臣秀吉曰大憝已戮脅從莫問若此徒無所容匿則群起爲盜是亦更生一光秀也正家令四方曰明智氏遺臣欲出仕者不追咎前惡舍匿者無罪

大哉量殆與聖人同似

小牧之役榊原康政揭榜大書曰秀吉關弓射其君大逆無道關白見之大怒購康政首千金後關白締婚于東照公請以康政爲納聘使康政奉使至京關白親就其館見康政曰我讀小牧榜文恨汝徹骨必欲獲汝首今與汝君爲親姻我喜汝忠直欲面言此意故召汝耳遂奏　天朝任式部大輔

是籠絡英雄之術不獨氣宇豁達

關白在伏水一日聞連發銃聲在坐相視愕然關白曰諸侯獵歸發所實鉛丸耳令人見之果然放銃者甚懼經日謁關白關白謂之曰前日出獵多獲否佗無所問

東照公

公幼拘于尾。人籠養小禽之能作百鳥聲者以獻。公命卻之。左右問其故。公曰。我聞之。小巧無大智。多藝無逸技。今此禽好傚佗聲。必不能自鳴。不足賞也。聞者吐舌。

（後之讀者猶吐舌、況於面聞之者乎、）

公一日聚武田信玄遺臣。問其家兵器制造法。對曰。其箭著鏃甚寬。蓋欲使敵中箭者。鏃遺于肉中。不得出耳。公曰。何其不仁也。凶盜暴客。用以懲惡可。為士者。臨陣戰鬭。各竭忠於其君。焉用如此箭乎。因令曰。我軍作箭。勿使笴鏃相離也。

（所謂神武不殺者、）

公一日見豐關白。關白歷數其寶器曰。凡天下珍器。我皆藏之。不知子所寶何物。公答以無有。關白問之不已。公曰。僕有士五百人。白旄所指。雖水火不避。所寶是已。關白默然有愧色。

（珍器不如名士、）

太田道灌創城江戶。公據其墟。以增式廓。經營新成。侍臣某怪其無甕城。得閒而問之。公哂曰。有。某低首沈吟。公曰。汝不知乎。關西有大阪城。是吾甕城也。東則陸奧白河關矣。侍臣始悟。甕城、俗所云馬出也

公在駿府。麾下士每夜遊阿部川倡家。老中請禁之。公哂曰。彼輩夜飲不寢。萬一變起倉卒。必當防禦。此著聽子于河上也。何用禁為。

（善謔有味、）

台德公

東照公疾病。謂公曰。吾死。汝料理天下。不知有何妙術。對曰。大人若有不諱。兒將併諸侯及其質而還之于其國。若據國叛。一鼓殲之耳。東照公曰。果如此。吾又何憂。

（寬猛相濟）

有德公

公在藩邸。一夜召二豎童曰。嚮我誤遺剃刀于浴室。汝二人往取之而來。但不許執燭。二童皆八歲。同至浴室。甲曰。以何得之。乙曰。靜坐可以視之。甲曰。暗中豈可視。乙曰。否。心氣安定。可以見剃刀之光矣。甲笑曰。吾有一策。輒揚足蹈之。砉然有聲。就而摸索。果剃刀也。取以獻焉。且白其由。近臣皆稱其智算。公曰。蹈足使剃刀有聲。其智固敏矣。然剃刀若在脚下。必不免傷。靜坐定心氣之說。極有味。可謂上智矣。

（靜坐定心氣、是洛閩學問工夫、誰圖八歲童子已悟、）

江戶城外郭有粉墻。極高。每壞必修之。其費不貲。公曰。烈祖而來所以有此墻者。以干戈雖偃。而人心猶難測故也。今者昇平百年。德澤徧海內。何用此墻為。若政教紊亂。諸侯携貳。則雖有百墻。何足以賴。不若毀之。以省冗費也。命撤之。樹其地以松。

（入此處奇矣、而公舍彼取此、其見卓矣、）

德川義直

義直崇尚儒術、尤篤躬行、常以協和宗族、躬率天下爲事、曾書一聯揭坐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不可得者兄弟、宰臣寺尾土佐進見、識頼宣爲人義直不應、顧目拄聯、土佐赧然而退。

徳川忠吉

關原之役、忠吉血戰得首級、東照公愛其英武、欲立爲嗣、召諸將議之、皆屬心於忠吉、大久保忠隣獨爭之、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人皆謂忠吉之不得爲嗣、由忠隣之言也、忠吉聞之曰、吾於世子爲弟、且材智庸劣、忠隣之諫固當矣、眞忠臣也、甚器重之、毎至江府、必寓其家、不以往事介于意、

忠吉之宏度、忠隣之忠規、可謂雙絶、

徳川頼宣

韜鈐家有獻刀及火把者、刀則鞘施抽匣、可以納金焉、頼宣皆受之、後示之其子光貞曰、是鞘非不機巧、然爲大將者、無所用之、若源義經踰三草山時、放火民屋、以乘其光、火把亦爲無用、然却之則恐莫復進兵器者、故受之耳。

家老安藤直清年少、買健馬三匹、價皆數十金、頼宣聞之、召直清曰、夫策馬先登、此一士人之所爲、爲將者、令部下馬肥兵強、指麾之如使手足、是其任也、若

乃挺身獨進、隊伍潰亂、其取敗也必矣、因令木庵講漢文帝却千里馬章、顧直清曰、汝宜體此意。

黒田孝高

文禄之役、日根野備中守使於朝鮮、家貧不能辦裝、介三好新右衛門、假銀百枚于孝高、已歸、乃與新右衛門往而謝焉、孝高召厨人曰、屠所得紅鬣魚烹膾出之、二人聞之、以爲吝心竊賤之、既而酒至、新右衛門出銀還之、孝高却之曰、吾與之耳、非貸之也、奚敢思還、不受。

如水所爲、毎出于意想思索之外、不止此事、

堀左衛門督

有斥左衛門督過失廿條、榜之于城下者、監察取以呈、曰請審實其人、以正典刑、左衛門督讀之畢、乃盥漱著禮服、拜曰、此天規我也、藏諸匱以爲寶、既而大行仁政、闔國感戴、稱曰名人左衛門督。名人、邦俗褒人之辭、猶言長者、

眞誠名人矣、

小早川隆景

隆景嘗使書佐急作書、謂之曰、事急矣、宜靜心以書之、書佐於是無誤寫。一説、以此爲森蘭丸長康、

藤堂高虎

台徳公謂高虎曰、會津在陸奥、爲要地、鎭之非卿則

不可高虎稽首曰臣老矣不勝其任加藤嘉明其人也公曰非子讎乎對曰臣雖不肖不以私害公公悦從之

豐太閤嘗有此事高虎蓋狙其故智

有臣致仕之佗邦者乃召與茶若佩刀謂之曰子遊官若不如意則復來歸殊無怒色有歸者復故秩列臣籍

酒井政親

東照公治三河以政親爲家老神谷與九郎嘗途遇政親揖之政親不知而過爾後與九郎見政親禮節甚倨公聞之不悦曰我逐與九郎人必將謂政親讒

爲大臣者不可無此度量

之置而不問則重臣之權衰而國不治我嘗許渠以邑租千石今負約削之渠必怒而去之乃賜以八百石政親謂公曰臣不肖誤負荷大任國人見臣莫不屈膝垂手者獨與九郎抗然不敢屈下其膽氣有大過人者君賜以大祿彼必感恩思報効也公問祿多少對曰二千石可公欲與千石以履原約政親請不已公因召與九郎語以顛末賜千五百石與九郎感泣已退至政親所謝其無禮後與九郎以功爲隊長

一說以政親爲忠世

本多正信

東照公在駿府下節儉之令使正信督其事後歲首門松比例反大謠初張燭亦極盛矣公召正信詰之對曰平日節儉實爲之耳公悦

本邦正月夾門植松名曰門松正月三日例奏謡曲謂之謡初

榊原康政

康政幼而沈靜好讀書善筆蹟一日謂其師曰書得記首級簿則足矣徒習之費歲月耳我則欲馳馬擊劔敵主所慊以成弘濟之業也

酒井忠勝

六鄉兩國舊以舟渡行旅苦之忠勝爲大老命造二橋或疑其失險忠勝曰君天下者以人爲城人疾矣何以守之徒恃水江戶不能一日守也

與東照公在三河排衆議修矢矧橋同是一識見

土井利勝

幕府密議必於茶室此其例也及利勝爲老中於千席院撤屏障令有司操筆札曰天下太政奚秘之有

達人大觀

大猷公一日上天主臺遙見從匠廠中搬運材木者曰此盜之也利勝進曰昔者烈祖之在參遠也猶微無材木之可以盜今其多不可勝用下民蒙恩澤如此實天下長久之兆也公悦

黑田忠之

王公無門相將，豈有種，門閥何足誇。

忠之常語人曰。我家自祖父如水以前。皆匹夫也。未嘗以門閥誇人。

板倉重矩

不獨不譴責，温言慰藉如此，虛引者必當感泣思報効。

重矩有寶弓。常寘之座側。一日邇臣伺重矩出。虛引之折矣。惶怖竢罪。重矩適還。召見之。曰。弓者所以扞身之器也。脫臨戰持滿將發而折。不亦危乎。今日無事。汝虛引乃折。是予之幸也。

酒井忠隆

篠原某病將死。以其無子。欲使弟爲嗣。上書請之時。方元會。家老留之。五日乃呈。忠隆覽畢曰。此書係元日所作。稽滯至今何也。家老曰。元日諱言死。忠隆嘆曰。以汝等故。使彼不得我報。吞恨入地。豈不悲哉。立可其請。

藩祖三明公

少年而有老成人作用，要當賞之，而今不然，蓋所以振興士氣也。

苟問其人名姓而知之，則怨心必生焉，所以不問也。

三明公一日至近臣直所。唯有一人耳。公問衆何之。對曰。相率觀扮戲于守岡主馬家。故臣獨留以備非常。公曰。汝志則可然。殊不似少年氣象矣。不問觀戲者。

藪與左衞門有罪屏居。公遣近臣伺其動靜。還報曰。親串皆會于其家。將言其人名姓。公止之曰。凡人平日相親睦。有事趨其急。可嘉尚也。聞者感服。

與宋呂蒙正不問謗己者之名，同是大雅量。

土倉市正

池田光政擇可任使番者。家老土倉市正薦中村忠左衞門。曰。渠見臣。絕無佞媚之態。可用也。光政大喜。以爲使番。忠左衞門素與市正有隙。聞之大悔。輙往謝之。市正曰。吾爲國擧才。隙則猶如故耳。

遠猷

東照公

公自京還濱松。一日寒甚。命外套侍臣奉以進。刺繡鶴與紅梅。豐太閤所遺也。公曰。我在京服之。枉從俗耳。今亦服之。此教子孫以奢侈也。却之。

公在駿府。近臣有著茶宇袴者。見之怒曰。今天下初定。民免塗炭。而汝著若美袴。此教侈靡。啟亂階也。叱之使退。

公時輸諸國米於江戶。計司建白倉廩充溢。久而紅腐。耗損不貲。請減其數。公曰。儲蓄經久。耗損不貲。我非不知之。然萬一天下有事。漕路梗塞。則江戶數十百萬之生靈。枵腹仰哺。苟無蓄積。何以救之。今慮目前之利。而忘久遠之策。非所望於計司也。

有味哉，其不賞之也。

近臣辻某友人失心。拔刀斬某。某赤手捕之。而傷額。公屏之曰。勇則勇矣。雖然。赤手敵執白刃者。於武道

所無若賞之。恐後人効尤有死于非命者。

台德公

有獻大鯉魚者。公使庖人屠之。凡屠鯉魚先以厨刀三撫其背。此其法也。當時庖人用刀如法。鯉潑剌殆離俎。直以挾剌其兩眼而屠之。群臣感嘆。公陽爲不見者。既而調治以進。群臣猶稱之不措。公曰。汝等皆感庖人伎倆。蓋欲我賞之也。然凡事有可賞有不可賞。且有賞必有罰。今我賞之。何害之有。但異日若屠鯉有過則不得不罰之。此我之所以不敢賞也。

寬永中地大震、時寓直之士、無敢離局者、台德公聞之曰、乖國家養士之意、自今以後、若有大震、宜速出而避之、如有進命致壓死者、沒其食邑、

大猷公嘗出放鷹、鷹擊雁墜於水中、時冬月天大寒、先驅之士泅而取之出、左右皆稱嘆、公爲不知者、後謂左右曰、吾賞彼士、人爭倣之、恐至凍死、故不賞焉、明主遠猷、如出一軌、

駿河大納言忠長放銃于西城池。獲鴨。崇源夫人喜其能。爲羹以進之于公。誇曰。是國松放銃所獲。公曰。國松向兄所居放銃殺鳥。何其無禮也。起而唾之。

公命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大猷公傅。先是公以是事取旨東照公。公稱善。其後東照公召忠世等三人謂曰。卿等一心輔導匡過諫邪。忠世輔之以仁。利勝輔之以智。忠俊輔之以勇。夫人志好不同。何得一之。但因其資性導之以善耳。忠世端重寡言。二人見之。斂容敬之。忠俊犯顔直諫。利勝從容諷諭。皆稱其職。由此儲德日進。遂爲英主。

酒井忠勝致仕、以林野宗左衛門惠見太兵衛爲其子忠直傅、謂忠直曰、宗左衛門資質勇敢、汝宜以威嚴箝制之、否則必跋扈、太兵衛爲人溫藉、汝宜誘掖以濟之、召宗左衛門曰、我以汝傅修理大夫、宜以謹敕事之、唯我能容汝、修理大夫年少、斷不寬假汝、召太兵衛曰、汝事修理大夫、宜有犯而無隱、迎合把損、非爲傅之道也、

大猷公

侍臣永井某家居養疾。疾瘉見公。公問米價。不知。又問海鰮與雪花菜之價。亦不知。公不悅曰。細事如此。不宜問之於老中輩。以故問汝。而其所以問汝者。汝久在家。必當知之。抑我問之。欲知下情也。然無所知。甚矣汝之不通於下情。某俯伏謝過。自是必先問物價。然後乃出。公不復問焉。公薨。某亦老。然每日使人適市問三者價。家人怪問故。不應。後疾將死。召子孫語以其由。且曰。今問之無益。唯欲不忘君戒耳。

於公薨後、猶問三物價、其人謹慤可嘉、尚、然公平素訓誡多士、得其道之所致、不唯斯人而已、

有德公

諸侯奢侈。國用不足。皆仰給商賈。公患之。欲使其去奢就儉。量入爲出。不仮貸而用自足。故每侯國有巨浸。田畝荒蕪。必賜金以助役。曰。若不早治。則永爲不

何等周匝、何等憫恤、

毛矣。不毛則農民失業。農民失業則國貧。國貧則天下弊。終令大商素封傲士大夫。大商素封傲士大夫。則武威衰。武威衰而國不亂者、未之有也。

浚明公

公幼爲世子。嬉戲常弄風箏。一日風勁索絶。公有愛色。人或詆之曰、世子生節儉之世、習與性成。昔者有章公之幼也、亦好風箏。既乘風、故斷其索以爲樂。可謂有君臨四海之量矣。佗日公謂左右曰、疾風必勿放風箏。吾非愛之也。若墜于街中、則市人必奉之赴尹府、以吾嬉戲故、使市人廢業、無乃不可乎。詆者聞之慚愧。

毛利元就

元就出師于出雲。諸將聞尼子晴久病、同賀之。元就勃然不悦曰、敵將有疾與否、其實未可知。縱令實矣、宜秘之。今反稱賀何也。蓋恐士卒傳聞鬬志自弛。故云。

嫡子隆元死、人皆謂元就必深痛惜焉。訃至、元就夷然曰、欲爲隆元者、宜盡力於尼子氏。自將拔白鹿城、蓋慮沮軍機也。

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取箭數條、一如其子數、自糾爲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折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箭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敗。汝等勿忘。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悦曰、宜從仲兄之言。

與阿柴之事相類。蓋暗合也。

小早川隆景

毛利輝元憂廣島城卑濕而非要害之地、欲改築之。問隆景。隆景曰、城地國之本也。宜問之智謀之士。黒田孝高其人也。乃使問之孝高。孝高諾焉。後至廣島視之、心竊謂、毛利氏跨有八國、而據要害、非利也。乃謂之曰、此地可也。移城地非容易。隆景以其言告之、止改築。後秀吉至西國、見之曰、地形卑濕、以水攻之易拔耳。輝元聞之恨隆景。責己。隆景曰、廣島非要害之地、是毛利氏之福也。何則毛利氏已跨有八國、又據險、則公不能無疑於我。故使孝高視之以示無佗。若有事則棄之據要害、何必此地。唯安秀吉之心、勝於金城鐵壁萬萬。人服其遠慮。

隆景病篤、遺言曰、天下雖亂、愼勿爭之。但當保國耳。若忘我言、禍必至矣。輝元果爲僧惠瓊所誘、終至蹶國。

加藤清正

清正東覲、經兵庫、私語侍臣曰、方今德川氏不喜我曹講武。我既以愛女嫁賴宣。宣有異望、但幼主在大

阪我國于鎭西物議紛紛我不可無安德川氏之手段乃召歌妓阿國演技令士庶縱觀時維中元踏歌雜遝四設觀棚清正緩服臨視以爲快樂嘗聞伊達政宗茗讌猿樂優游卒歳歎曰政宗英雄也

德川賴宣

紀伊失火勢將延燒城家老久野和泉令人上白露屋防火曰死勿下下者斬矣屋因得全一時聞傳壯之賴宣賞救火者和泉不與焉人皆怪之後談及失火事曰天旱風烈火勢益怒縱得撲滅亦幸耳然賞之後人効焉以救火故多失干城之士可惜也和泉

聞之感服

水戸邸燒有司請賞出秘書者賴房曰此啟傷人之原也以他事賞之可亦與賴宣同其揆

賴宣參府之日至伊勢松坂將航海會颶風大作從士皆止之不可松平忠尚進曰君必欲航海臣敢以死止之賴宣乃從陸已而忠尚獨濟至池鯉鮒迎賴宣賴宣怪而問之忠尚曰臣諫君航海若從陸行人必以臣爲怯風波故獨乘漁舟濟之從士皆稱嘆賴宣黙而不言其後潛召之賜以佩刀因謂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群臣傚之多徒死者也

板倉重宗

創業之君備嘗辛苦艱難守成之君亦不得不然所以諷也

重宗嘗自爲草鞋獻大猷公曰東照公常云行陣之時草鞋宜如此臣嘗習知之故今獻之

重宗爲所司代一日謂明石侯曰吾聞子城中有人丸祠尙志於國雅者皆欲往進香然以其在城中不果請移祠于瀕海爽塏地使人縱意得賽禱吾亦爲建一石燈臺也侯從之重宗乃建燈臺每夜使點火前此賈舶夜過明石洋者遭颶多致覆沒自重宗有此舉船皆認火入港以得無恙

土井利勝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一里

大猷公時旱魃行旅多暍死利勝獻言植松于孔道

置一堠又植槐樹以便行旅與利勝爲寘合

左右以便避暑又恐其皆松而行旅厭之也乃每一里建堠植佗樹以表之

利勝一日坐便室偶有唐帛委地長一尺乃取之召近臣大野仁兵衛附之曰謹勿失也人或以爲吝後三年利勝謂仁兵衛曰所嘗寄帛尚有否仁兵衛取諸茄袋中以進利勝以結其刀帶綻裂者召家老寺

故愛惜微物以塞奢侈之源用意可謂深矣

田與左衛門曰三年前吾寄此帛于仁兵衛仁兵衛不以小物忽之是重吾命也宜陞俸三百石因曰此帛西土紅女蠶桑成之航海至長嵜嵜商買之又歷京攝達江戸轉販千里豈容以小物棄之哉今以結

刀帶。頗得其用。我以三百石買尺帛。以我爲吝者不亦左乎。

名言至論、終古不磨。宋富弼有言曰、大臣例外受賜、萬一人主例外作事、何以止之。亦忠勝之意。

酒井忠勝

大猷公將觀散樂。會大雨。壁爲之剝落。公命修之。松平伊豆守令貼白紙以補之。人服其敏。忠勝謂信綱曰。凡事有可爲者。有不可爲者。其可爲者爲之。不可爲者。不強爲之。爲臣者常告君以是理。使其侈心不長。忠莫大焉。不然。不問可爲與否。一切奉遵。則君以爲無不可爲之事。此導君以侈也。今子所爲。無乃不可乎。伊豆守大慚。一說以此爲土井利勝之言。

忠勝封若狹。大猷公以爲賞不償勞。將徙封駿府十八萬石。忠勝固辭曰。烈祖居焉。臣不堪也。後將益封甲府二十四萬石。又固辭曰。武田信玄居焉。臣不欲也。公密命尼素眞曰。近江志賀高島二郡。與若狹接壤。吾欲盡與之忠勝。忠勝若辭之。是三方吾命也。其罪不輕。汝宜以此意告之。素眞乃往陳命。忠勝頓首對曰。臣不肖封十二萬石。自顧賞踰勞。今復益其封。何以堪之。縱忤嚴旨。不可不固辭也。因私於素眞曰。寵臣祿大驕生。終以致覆亡者。比比有之。其鑑不遠。在本多正純。雖予亦安得自保。性理無錯。況於子孫

書云、滿招損、謙受益。忠勝能知此理者。

乎。此予之所以不敢奉命也。素眞反命。公嘉歎久之。遂輟益封。

榊原康政

康政晚年恬退自守。時本多正信執政。權傾內外。康政不與校曰。大臣爭權。非國家之利也。

藺相如之見矣。

林春信聰敏絕倫。名傾一時。弟春常終日謙遜。如騃者然。蓋不欲其聲聞賢於家兄也。及春信歿。春常煥發。處事如流。人始知其有弘量。春信號梅洞。春常號鳳岡。

井伊直孝

明曆三年。大災後府下數火。松平信綱謂其僚曰。三令五申。火災不止。由民不愼火也。今若發令曰。不愼

火者。處以嚴刑。則火災庶可以止。直孝曰。夫火出不虞。人自喜燒己家者。未之有也。而處以嚴刑可乎。且此法必不行。何則火出於庶民則已。設出乎三親藩若大諸侯。與諸君邸。則如之何。刑急于下。而緩于上。則政不立。政不立。則天下必亂。諸君之明。而暗於此理。何也。僉曰善。

直孝在江戶。除戰馬外。別畜百匹。一馬缺則必補之。以備輜重之用。

傳曰、不備不虞、豈可師乎。直孝之備不虞、其周匝如此。可謂智將矣。

藤堂高虎

高虎謂土井利勝曰。吾子大學不肖。我死則請速移

封。利勝以告東照公。公召高虎問其故。對曰。伊賀土地膏腴。民俗勇悍。舟下大和川。一夜可以達大阪。伊勢近江山城。亦便出師。今使不肖子襲封。居此要地。不可。因取二國地圖以進。公觀之曰。此不可以封佗人。汝令殉死忠義之士守之。何憂之有。因命世世勿得移封。

高虎晚年寘一函于廳。曰。如有欲殉於我者。記姓名于簡而投焉。投者四十餘人。既而在駿邸。又得三十人。高虎封簡以獻焉。曰。此輩皆忠于臣者。請假君命禁焉。以貽之于子孫。公喜而聽之。

島津光久

光久曰。大臣子弟。生長于膏粱。驕奢淫佚。習與性成。故及秉政。不解事情。有大爲害者。因以其子弟爲使番。蓋欲使於四方知物情也。

板倉重矩

重矩種菜于園中。有客手摘以薦之。扁其廬曰咬菜軒。逌貴。或謂之曰。昔者君居散官。其咬菜固也。今爲老中。而猶咬菜。恐來識者之譏。重矩曰。大抵人情位高祿多。則忘貧賤。時驕溢以災其身者。往往有之。余不肖。聊以是爲知足之警耳。

使汪信民聞之必當拍掌激賞。周達寔武及居重位。不持威儀。行常單馬。左右一兩人而已。門外不施戟。恒晝掩一扉。或謂曰。公冠后何輕卒若是。武曰。吾昔在布衣。豈望富貴。今日富貴。不可頓忘疇昔。

松平輝貞

幕府加賜輝貞以一萬石。時荻原近江守。爲勘定奉

行。詣輝貞邸。見其用人深井友介。賀益封之命。且謂之曰。某國土地膏腴。子君欲之。易得耳。友介以告。輝貞作色曰。渠今握利柄。人爭鑽之。我甚惡之。然汝以其貪猥之說告我何也。夫命土地。一出老中意。而自我擇其肥墝。甚亾謂也。借加賜不毛。當謹受之耳。汝速往見渠。面告以吾意。歸則杜門思過。

本莊宗資

本莊宗資以盛滿爲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有命招我。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搢紳以叙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耳。

矢部駿河守

矢部駿河守爲大阪町奉行。既轉勘定奉行。跡部山城守代之時。山城守問職掌之所宜。爲駿河守略告其事。且曰。有大鹽平八郎者。本爲與力。今則致仕。非常之人也。譬諸悍馬。善御之可也。不然威臨激其怒甚危。山城守退語人曰。吾聞駿河守人傑也。問以町奉行之事。然以御區區與力隱居法相告。意頗輕之。翌年平八果擧事。

余見大鹽子起于浪華。其作亂之前年也。當時評論徂徠以下學術人品。音吐如鐘。雄辯懸河。眞人傑也。惜矣不得其死焉。

古今人情大抵皆輕薄，知利而不知義，其厚於故舊如龜右衛門者，眞落落晨星耳，爲之浩嘆。

井戸龜右衛門

龜右衛門仕細川三齋，食三千石，與增田藏人相善。蓋以其父臨沒托之也。藏人祿六千石，而家甚貧。龜右衛門屢訓戒，使守節儉，不聽。藏人之江戸，龜右衛門度其將歸，率健卒十人東行，遇諸桑名，策馬直過藏人，怪問曰：子將何之？龜右衛門不顧而馳。藏人旋馬追之，可一里，呼曰：子素厚我，告以故何害。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大阪將舉事，吾君出軍在近。藏人大驚曰：吾貧不能庀兵馬，如之何。龜右衛門曰：加加山隼人與子同祿，而舩艦數艘，騎步四百，將竢令而發，子寧不愧于心哉。藏人聞之茫然，不知所出。龜右衛門察其意，徐曰：前言僞耳。雖然，天下將亂，不可不豫備。夏日制袍，晴天作傘，古人之良規也。子不修儉德，異日有事，狼狽失措，猶今日也。藏人感悟，自是務節用。度後三年，果有大阪之役，得具其賦，龜右衛門之力也。

原田伊豫

天草之役，伊豫保富岡城，時蒼卒乏紙，伊豫曰：吾有屏障，其中藏紙甚多。

吉村又右衛門

妻視金泣而吐怨言，又右衛門則微笑，二人情態宛然在目，如觀雜劇。

又右衛門隱大津，躬親捆履，使其妻執爨，以濟朝夕。白川侯招以萬石祿，又右衛門請十數日治裝。妻曰：釋褐爲諸侯家老，冠裳騶從，焉得數日辨之。又右衛門起，翻倒佛堂，出小判金一萬圓，曰：此可以一日辨也。妻熟視泣曰：舊有之矣，而使妾胼胝親薪水勞，何耶。又右衛門笑曰：使汝知有此金，豈能致萬石之聘也。

通簡

豐臣秀吉

秀吉與毛利氏相持于備中，貴價買米，土人樂賣。及明智氏變起，毛利諸將爭欲乘其弊，以糧食不給，遂與之和。

談笑了事，絕世英雄。

關白秀吉西征，秋月種長詣軍門，受約。秀吉燕服延見曰：聞卿家藏茶壺，號楢柴，可得一見乎。種長取以進。秀吉賞玩曰：盍贈孤。種長曰：臣既降，區區玩具何有。秀吉欣然謂曰：卿久在此，臣屬危疑，疾歸安之。乃遣歸。初種長之歸，秀吉家臣皆謂命在不測，於是喜出望外，遠近傳聞，爭先來降。

眞撒下無罣礙者。

小田原之役，軍中流言曰：德川織田二氏通款城中。衆疑懼，關白卽從近臣數人，與信雄俱飲于東照公

與趙普置二大甕使人投利害文字滿則焚之其揆一也

營。明日又與東照公倶飲于織田氏營。衆疑頓釋。

水野勝成

某年國用告匱。勝成置一匱于庭。封鎖竅其底。聽言利害者投狀。親啟之。取其可者。不可者焚之。

土井大炊頭

台德公時。烟禁甚嚴。一日當直者。聚首吹烟。大炊頭適至。急取烟具懷之。大炊頭曰。幸使我少喫之。衆皆低頭。大炊頭請之不已。乃出烟具呈之。大炊頭吹烟一二管。謝曰。不圖今日喫此珍味。但將軍太惡此物。事若發露。我與子輩皆得罪。今而後勿復吹烟。

民有鬬毆者令先毆者出錢以與後應者小人勤財無敢先下手者是鞠眞卿之策勝重手段何其似也

板倉勝重

勝重爲所司代。傷良民博奕破産。往往爲盜抵罪。乃設一計。每有博奕爭財者。捕勝者繫之百餘日。徵錢以與之負者。如其所喪之數。無復博奕者。

或拾黃金三兩。訴之。勝重榜于通衢。其主出曰。我遺彼拾。皆天也。不敢取。拾者亦不受。相讓不決。勝重嘆曰。是所謂堯舜之民。不圖予生於叔世得聽此訟。予請與汝等結交。乃親出金三兩。併爲六兩。以三分之。各取二兩。且曰。汝等二人相親如兄弟。事無大小。所欲言者。必來告我。慰遣之。

書辭眞率如其人

本多重次

重次嘗在外。寄書于内曰。養馬愼火。勿使仙也泣。仙其長子仙千代也。

廣高平日有約故能以靜制動與周亞夫吳漢張遼堅臥不起自異其揆

寺澤廣高

關原之役。一夜各營騷擾。廣高堅坐不動。曰此非夜襲矣。果然。廣高平日。分十二人爲二火。出入異路。偵探内外。有事必報。當時無報。故知非夜襲也。

板倉重昌

秀忠朝京師。聞江戸多盜。議所以靖之。酒井忠勝曰。重昌可使。乃命重昌。至則會閣老以下。稱將軍命曰。

孤不知汝等懦不任事。令留守大城。汝等所職何事。閭里盜賊。猶不能制之。若有寇賊乘隙。大藩發難。汝等何以當之。衆相顧失色。大久保忠教進曰。臣等慮不及此。使將軍懷憂於千里之外。臣等罪也。命諸司嚴治盜賊。盜患立絕。秀忠大奇之。

板倉重矩

重矩剖蛤殼爲二。殼内書群臣與村民名。各須與其一。令村民曰。若城中失火。汝等宜持此來。相照救群臣妻子出之。後雷震城火起。村民如命。當時群臣無妻子之念。故得一意救火。

井上正利

正利遠江橫須賀城主一日與客碁。忽訛言土寇起。時見付令秋鹿長兵衛率兵馬而來曰。聞土寇起。聊庀弊賦。以俟君指麾。重臣皆大驚。正利使人應曰。以土寇故。辱出卒乘。敢謝焉。雖然。予當遄旋以鎮撫治下。圍碁自若。

戸次鑑連

大友義鑑召伶人於京師。日夜歌舞。糜費不貲。鑑連深憂之。欲諫不得見。於是聚少女子。習歌舞。義鑑聞之曰。渠素惡歌舞。然今如此。豈欲使予觀之乎。鑑連因進舞者。爲三拍子之節。義鑑大悅。鑑連就而諫焉。義鑑感其忠貞。

武田晴信好酒漁色。齒將脱。高阪昌信憂之。學醫奉藥。病因得痊。又學詩。詩以諫之曰。狂藥不佳味。嬌容是禍殃。達人知有節。頻無中厥傷。晴信感賞。

野中傳右衛門

土佐俗。葬以茶毗。禁之不止。時傳右衛門爲家老。令曰。從今後唯罪人之死。當焚其屍而葬其遺骨。於是火化自止。

迎刄

德川賴宣

一言道破事理。透頂光明。誰敢容疑。

慶安四年。由井正雪丸橋仲彌圖不軌。會其黨出首。官遣吏大索盡獲賊。正雪自裁於駿府市。又得賴宣與賊書數通。皆署其花押。蓋贋也。當此之時。嚴有公幼冲新立。人情危疑。老中相謀曰。召賴宣面詰問之。苟有異同。就縛之耳。乃伏武士而召賴宣。賴宣至。井伊直孝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語以賊逆謀。阿部忠秋出書示之。賴宣覽畢。徐曰。天下無事。眞可慶也。何則此事若連外藩。爲害不小矣。今我於幕府爲懿親。縱令有此書。人孰信之。雖然。將軍幼冲。不諒我衷。除紀國唯命。老中皆察其無異圖。曰誠如尊命。此必賊之姦計也。僕等復奚疑。嚴有公聞之。亦不以介意。

加藤清正

清正渡海遇颶。舟將覆沒。梢長訴曰。海神爲祟。無所祈。若投人于海。庶幾可以免矣。清正毅然正色曰。人命至重。貴賤皆同。殺人自生。豈忍爲哉。無已則以汝曹充之。於是水手奮操舟。既而風波稍斂。卒得無恙。

井伊直政

關原之役。東照公在小山。伏水使者至。內外大驚。本多正信曰。從軍諸侯。其妻子多質于大阪。必不爲我用。以臣觀之。不若盡遣歸之。與諸舊臣。固守四疆也。

當時微直政之言天下殆非德川氏之有

衆皆然之直政進曰否否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矣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請速反大旆掃蕩群賊區區保一隅非臣所知也作色而出公從其言

本多正信

明智光秀弑織田信長時東照公在界浦光秀出兵諸路要之正信聞公當厄馳至宇治諭茶商上林發土人護入信樂館于多羅尾氏又使土人疾還多置屯火于河上宣言德川公將至光秀兵聞之萃而族焉公已入伊賀矣

菅政利

黑田長政與城井鎮房戰大敗而奔敵追躡甚急長政馬陷淖政利至以所乘馬授之長政騎之疾馳顧曰必出吾馬長政馬名大龍寺以駿逸稱故惜之且耻爲敵有也政利多方出之馬大泥深非一人之力所能勝輙取鐙之偏而還盖證不爲敵所奪也

上杉入庵

關原之役東照公次小山福島正則黑田長政細川忠興藩祖三明公從焉公使人謂之曰吾聞三成奪子輩妻子在大阪者置之城中子輩宜速至大阪爲之處分勿以吾故遲疑也諸將議未決時入庵在下

坐進曰君等若質妻子于治部而屬于內府則妻子之怨天下之誚實所不免矣今質之于故太閤及秀賴而治部横奪之也然則不義專在于治部君等何與焉唯屬內府爲可皆曰善

蜂須賀至鎮

至鎮赴江都憩天龍川際藩祖三明公及片桐市正繼到焉三人同倚胡床至鎮曰公等志津嶽之戰功世所喧傳也今日相遇請聞其詳市正爲說其顛末與三明公所言相矛楯二人爭論勢將相刺而死焉至鎮奮曰今日之事罪實在于我我請先自裁然後公等惟意所欲二人乃止至鎮因和解之

保科正之

明曆災火延大倉正之曰宜縱民取穀穀盡火滅上不煩吏下有救急從之

松平信綱

安藤右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並爲寺社奉行一日重長以書招勝隆書佐當題出雲誤爲伊豆致之于信綱信綱覽之知其誤寫也乃至其邸重長大愕信綱曰吾將登城而猶早故姑待焉耳非有佗也私召其家丞謂之曰向者子之君辱書題曰伊豆吾

庇護周悉與重賢所爲智而仁

以爲伊豆出雲國音相近。故書佐偶然誤寫耳。請子幸謝之。勿令書佐獲罪也。是余之所以故來託子也。

細川重賢

重賢在江戸。一日赴某侯筵。重賢取椀舍箸。謝主人如厠。曰年老矣。小遺不能須臾忍也。伴食者進相之。重賢私之曰。吾將食。開蓋視內。乃空器也。故虛託而起。吾復坐。卿曰羹冷換之。必勿告主人。否則膳夫得罪。膳夫聞之感泣。

重賢好學、師事服部南郭、當時稱爲明君、唐李景略嘗宴客、而行酒者誤進醯、景略用法嚴、時任廸簡在坐、不忍其死、飲爲醯、徐以袍辭、請易之、歸咯血、不以聞、軍中悅其長者、重賢與廸簡其所爲雖不同、而皆出乎不忍之心、仁人矣哉、

石谷十藏

十藏嘗爲步隊長。其部下之庭。有鶴下來。家奴戲以斧投之。即死。部頭以下。驚愕奔走。不知所措。先幽其奴。與主人告之石谷氏。會不在。待至暮夜。十藏乃歸。問曰。部中得無有事故乎。部頭促席低語曰。今暮某家。有鶴自空際下。奴誤投斧。即死。百方無救。且爲之若何。十藏大聲言曰。子云有鶴自天落而死乎。是暴死也。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之乎。蓋食毒蟲之所致耳。子歸。其以此說傳之部中。明日載鶴以登于朝。啟老中諸公曰。昨暮僕部中之庭。有鶴自天落而死。犬馬猶有暴死。鶴獨無暴死乎。蓋食毒蟲之所致。其柰之何。老中首肯曰。既已暴死矣。當不必問。十藏曰諾。

但中毒之鶴。不可納之太官。請拜受而歸。乃退歸。則呼部頭。以鶴付之曰。昨來奔走。心身亦勞矣。以此慰之可也。

日本智囊卷之一　終

日本智囊卷之二

中村和子藏著
近江　男　彝鼎五校

明智部

知微

豐臣關白

長曾我部元親謁秀吉于京師。昂然注目焉。不少轉視。其意有變則欲刺之也。秀吉温言待之。以故不發。既辭出。左右笑其不嫺禮節。秀吉曰。否。吾視渠眼光。殊可畏也。

東照公

豐太閤一日屬諸將。大言曰。天下武勇。莫過於我者。衆皆唯唯。獨公進曰。君忘小牧之敗乎。太閤默然。起入內。一座皆危之。公神色自若。良久太閤又出。如不介意者。

新井白石論之曰。太閤對諸將自伐其勇武。此試東照公也。當時公若從衆唯唯。其禍有不可測者。然而公抗然折之。蓋欲使太閤曰斯人重武如此。阿諛欺諞以取天下。不敢爲也。要安太閤之心耳。

秀賴見東照公於二條城。加藤清正淺野幸長從焉。公賜清正以刀。清正拜謝。公視之以眼光所注。在愛宕山。此必有所禱。使人密問之。清正曰。然。吾禱神七日。欲使主公無不虞之患也。

毛利元就

熊谷新左衞門。原宗兵衞。謂尼子義久曰。臣等詣元就請降。元就必引見。因乘隙交刺而死。庶可以得志。唯願臣等死之後。以子孫爲托。義久喜而許之。於是二人相率至洗合。是日降者三十餘人。元就以次引見之。二人將發。時壯士環元就而坐。無間可以乘。已退。元就曰。今日吾閱降人。其在第六者。容色甚可怪也。乃使數人嚴衞之。二人覘其意而逌還。謂義久曰。元就鬼神也。

元就見光秀其頂骨突出與黃金遣之曰渠有害其主之相

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猶幼嘗與群兒擲雪相撲元就密自墻隙觀焉元春奮勇銳進隆景爲之敗既而再鬪隆景伏二人于途率三人而進元春銳進如初隆景僞敗而走急使二人自側突起一齊亂撲元春遂敗走元就出而止之曰我知二人之性北方人勇而銳元春汝當之南方人好謀隆景宜任之佗日開濟之業定於是日云

小早川隆景

十三童子。胃魃秦鏡。其光赫赫。至老而益明。所照妍媸。不能掩。怖懼怖懼。

隆景年十三。質於周防。已而還。謂父元就曰。君驕臣離。周防必亾。元就異之。義隆果爲陶晴賢所弑。

隆景謂輝元曰。吾嘗與瓊長老同在豐太閤座。太閤談及其先妣事。泫然涕下。瓊亦泣。吾竊以爲是僞泣

耳。太閤不察焉。益寵之。誤天下者。必此僧也。果如其言。

北條氏康

古人云。知子莫若父。如氏康可謂能知子者。

北條氏政嘗侍食於父氏康。以羹和飯。不如意調之者二次。氏康視之泫然泣下。嘆曰。北條氏其亡夫。夫飯每日食之。而今以羹調飯數次猶不能調焉。況於國乎。

有以兵學求仕於安藝。可兒才藏謂正則曰。臣嘗與彼共食。彼執飯匕以盛飯。既而餘其食。是不足用也。夫兵者以察敵強弱多寡為主。一飯且不能量之。何以兵學為。與氏康所見同。豪傑眼光照微細如此。可懼。

本多正信

東照公加封正信以三萬石。辭曰。臣本寒微。今祿猶過分。況於三萬石乎。後戒正純曰。吾死君命增邑。過三萬石則必辭之。祿過其功。禍之招也。正純不從父言。故及。

以三成為奇貨。

秀吉諸將惡石田三成。欲除之。取旨東照公。公將從之。正信諫曰。諸將欲殺三成。所以試公也。不如置三成於佐和山。異日三成得志。誰敢與之。然則彼為君敺諸將也。公領之。因和解之。

蒲生氏鄉

氏鄉智勇拔群。而志大矣。遂以此來秀吉之忌。中其毒而死。余讀其絶命國雅。為之酸鼻。限有盤吹稱登花波散物遠。心短幾春乃山風。

有玉川左右馬者。以才學聞。氏鄉招之。亡幾與金謝而遣之。重臣某請曰。人皆謂君以左右馬為謀主。不然反逐之何也。氏鄉曰。始我見渠。渠先譽我。次毀吾諸將。此迎合吾意。壅塞吾耳目之術也。後又稱揚其友。此表己之美也。如此小人。豈可近乎。左右馬仕某國。大得寵遇。闔國皆慶其得人。居數年。讒耆老。斥忠良。專權自恣。中外側目。國勢日危。其君大悔。遂逐之。人服氏鄉之明。

陶入道道喜

大義滅親。不恥石碏矣。

道喜老。使其子義清仕大內義隆。義隆親信之。一日歸家。語以義隆之不君。道喜察其有野心。使人殺之。

鳥井忠吉

良臣知英主。

東照公幼質駿。忠吉攜其子元忠至焉。公悅與之嬉戲。偶怒擠元忠墜於庭。左右規箴之。忠吉曰。吾相郎君。風骨不凡。眞偉器也。卿等宜養其英氣。以成人。勿以小事沮之也。

森蘭丸

信長不用蘭丸之言。竟死於光秀之手。噫。

蘭丸知光秀有異心。謂信長曰。臣今朝見其方食失箸。久之始悟。深念如此。非舉大事而何。請速殺之。信長不聽。遂為所弑。

山本晴幸

晴幸至安藝。見棚守某。某薦之元就。元就不對。後數日召棚守曰。我不能用汝客。汝速逐之。棚守見晴幸曰。關八州用武之地。晴幸知其意。卽日辭發。

藩祖三明公

豐關白伐北條氏。前田利家上杉景勝下鉢形諸城。詣行營獻捷。關白無喜色。兩將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人非無功。然專事招納。無矢石之勞。凡爲將者。當先屠一城。然後受降。否則有恩無威。兩將聞之。請屠八王子城以自効。許之。三明公語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殺以立威。是偏裨將校以武自喜者之爲耳。君天下者。務止殺。猶恐不及。今有斯言。不類焉。

池田光政

熊澤了介爲童子時。近侍光政。光政知其有非常之才。嘗謂老臣曰。了介才器超衆。我將大用之。卿等宜時時訪以政事。長育其才。後登以爲老臣。

安藤直次

直次談及本多正純。曰渠當滅亡。旣而加俸。人或詰焉。直次曰未也。未幾又益封宇都宮二十萬石。或又曰子言不中。何如。直次笑曰。禍在近矣。不日。正純有罪國除。或問其所以亡之由。直次曰。關原之役。台德公攻自木曾。東照公怒其後師期。正純嫁罪于其父正信。公德之。正純亦自以爲忠。夫三千之刑。罪莫大於不孝。正純犯之。足以亾身。

先見之明。細入無間。

板倉重宗

板倉重昌赴島原。過京見兄重宗。言奉命督軍已去。重宗曰。此役也重昌必戰沒。果如言。人問其故。曰重昌頗有輕賊之心。其意蓋謂。土民憑城。唾手可拔。然天下太平。賊據城反。知降則必被刑。以死堅守。非一朝可拔。荏苒經日。幕府必更遣他將代之。重昌慚憤。不得不戰死。吾以此知之。

熊澤了介至京師。謁重宗。時了介爲備前家老。以國事自任。重宗重其才。而恐其中廢。謂之曰。吾子以賢才得譽江戶。自今而後。勿復往江戶。弟子聞之曰。所司代知商賈之政耳。惡知聖人之道。乃勸赴江戶。果被廢黜。

以蕃山之學識。而聽納乳臭諸生之妄論。排斥重宗之言而不用焉。所謂智者一失。可惜。

德川義直

天草時定。幼而頴敏能書。八歲時至江戶。或薦之公。公乃召見之。令書大字。至末迫窄。輙縱筆直下引至茵席。觀者嘆其豪邁。公獨以爲此兒幼有陵貴之心。

長必作賊。不可近也。遂不祿之。後果作亂。

柳生宗矩

重宗宗矩、同知重昌戰死、蟯之於蕃山、素行直恒、知正雪圖不軌、更入幽微矣、

寬永中。妖賊據島原反。大猷公遣板倉内膳正督鎮西諸侯師勦平之。時宗矩在有馬豐氏邸。聞之。佯謂豐氏曰。吾有事不得不疾歸。請借一馬。豐氏命具鞍轡。宗矩騎之馳。追内膳。經品川至川崎。不及。會日暮。旋抵内城。見公曰。聞島原賊起。重昌奉命往伐之。臣追之不及。敢以告焉。公曰。汝追之何也。宗矩曰。君將謂農民相聚保城。一鼓可拔。臣以為亂起于異教。不可輕視。且重昌必陣沒。公怒入内。宗矩不敢退。久之。公又出曰。汝何以知重昌戰沒。宗矩曰。土民蠢愚。深信異教。以死為榮。織田公與大阪門跡戰。爭累年。僅依敕命以得成。參河一向宗作亂。久而後始定。今重昌年少位卑。非素有威望。鎮西諸侯不肯從其指麾。則必不得不遣佗將代之。重昌慚無功。必死。亦勢之所使然也。公悔之。果如其言。

大河内元綱

古田織部正。學茶禮于利休。喜購古書畫名器。故裁割綴連以用之。元和中。通款于大阪被誅。前此元綱語人曰。織部必不得其死。果如其言。人或問何由知之。元綱曰。大抵寶器。多罹兵火。其偶存者。是鬼神所愛護。然渠妄戕賊之。以適己意。冥罰豈可免乎。聞者以為名言。

自鬼神愛護之理而推之、知所以不得其死、妙、

藤原惺窩

關白秀次嘗聚五山僧於相國寺。聯句為樂。招惺窩。惺窩不得已而往。後弗肯往。謂人曰。夫物以類聚。彼非吾耦也。

松平信綱

信綱嘗遇丸橋忠彌於和田倉門外。忠彌跪而拜焉。信綱謂侍臣曰。彼跪而拜者為誰。對曰丸橋忠彌。信綱曰。彼有反相。天下有事。必為賊魁。後數月果有變。

熊澤次郎八

由井正雪。以武學聞。池田光政欲聘之。謀於次郎八。次郎八曰。臣請先可面試其意。乃往見正雪。從容謂曰。寡君若聘足下。足下能出仕否。正雪問祿多少。曰五千石。正雪曰。敢辭。次郎八反命曰。正雪逆心見乎色。得一夫而喪國。非策也。果如言。

山鹿素行見正雪於某侯邸、叙寒暄外、不交一語、佗日謂侯曰、臣視其貌、察其意、實有不可測者、君請勿近之、

正雪因人請紀伊賴宣曰、願執賤役以事公、加納直恒曰、焉有兵家而執賤役者、是不可信也、人服

正雪是一賤丈夫之多慾而淺慮者、故其心術往往為人所看破、豈真能知兵者哉、

其先見。

伊藤源佐

大石良雄取贄仁齋。來侍其講。睡不聽。衆皆匿笑。已退。相與罵曰。懶惰如彼。不如不聽。仁齋曰。否。以予觀之。非庸器。必能成大事。果然。

良雄偽睡。以示情。衆不知之。視其目而笑之。先生直察其心。所以為大儒也。

億中

織田信長

美濃某役。有一人適逃。池田勝三郎追之不及。信長指適者曰。彼必神子田長平也。後問之果然。或曰。何以知之。信長曰。凡軍敗走。追者甚急。當此時。唯勇猛機速者。能適之。長平卽其人也。

松永久秀將死。謂子久通曰。汝速出城。伺時以報讎。久通請同死。久秀怒曰。汝不用我言。不孝也。久通不得已而出城。遂為敵被擒。人謂久通捨父。信長曰。是必父所命也。久通素非怯者。問之果然。

豐臣秀吉

柴田勝家遣近臣二人於寶寺。因淺野長政以請見。秀吉延見之。使者曰。寡君令臣等言。從前矛楯。實為無益。請申和睦。秀吉曰。吾意亦然。和成。使者請取據而還。秀吉曰。我亦將賫遣使者。何用據為。使者出。秀吉笑曰。北方雪深。難乎出人馬。故偽和以緩師期也。西土則子房。本邦則楠公。或能欺我。柴田瀧川豎子。其奈我何。

夜义柴田為猿面郎所愚弄。

秀吉聞本能寺變。知光秀發書毛利氏。物色行旅。果得間使。懷一書曰。吾既斃右府。秀吉軍聞報驚潰。諸君乘機掩擊勿失。

太閤一日指刀在架者。試言其主。不差分寸。前田玄以曰。何其神也。太閤曰。吾就各人所嗜好而知之耳。秀家與輝元俱好奇麗。其刀以金銀裝之。景勝佩長劍。故以最長者當之。利家起卑賤。以武功有大國。存心節儉。不失其塞。以革纏刀欄。江戶大納言大勇。非賴一劍之利者。故其刀無可議者。豈有他術哉。

東照公

公幼在駿。土人以端午日作石戰戲。土俗謂之印陣打。相傳昉於賴朝時。觀者分黨助之。公年甫十歲。坐奴肩往觀之。一隊三百餘人。一隊半之。人爭赴衆。公命奴就寡。奴怪問之。公曰。衆者恃勢。其心不一。寡者懼而專力。其勝也必矣。果爾。

天錫之智。老成人有所不及。

西軍攻伏水。使者至。公問曰。撤橋否。對曰。撤矣。公曰。城必陷矣。何也。彼衆我寡。以衆攻寡。四面肉薄。非寡

兵之所能捍禦。橋若不撤。彼必争先踰之。我乘其擾擊之。可以冀萬一。今不然。可嘆也。

大猷公

水魚情密、故感應如此。

公覲于京。時土屋但馬守得罪屏居。潛尾至京。匿于僻地。一日公曰。某職可以任但馬守。僉曰。彼蒙譴在江戶。公曰。試索之。必來焉。索之果然。乃授以職。

重宗似呂夷簡。

大猷公賢乎仁宗。

公一日。眩暈悶絶。京阪使者。項背相望。時板倉重宗爲所司代。游獵自若。中根宗鑑聞之不悦。趨白之。公曰。京師騷動可想。酒井忠勝朝。亦如公言。宗鑑怪之。謂忠勝曰。將軍與子皆曰。京師騷動。敢問何謂也。忠勝曰。衆庶繹騷。所司代故游獵。是所以鎭之也。宗鑑嘆服。

前田利家

利家將兵攻木舩城。越中先鋒敗奔。城兵尾擊。利家見之曰。山崎勝兵衛必當返戰。言未訖。忽有一人麾奔徒而反之。蹙城兵于壕際擊之。既而使者策馬疾來報曰。先鋒敗走。幸反戰勝之。利家曰。反戰者爲誰。應曰。山崎勝兵衛也。利家曰必然。一說以爲攻鳥越城時事。

毛利元就攻門司城。大友義鎭將大軍來援。元就解圍而去。瀧田民部挺身追迫。浦宗勝囘艇而鬭、獲民部。毛利氏軍觀之。未審其爲誰。元就曰。必宗勝。單身囘艇戰者。非大勇不能。問之果然。

征韓之役。閑山之勝。報于名古屋。脇坂安治之使先到。曰。安治先登矣。利家曰。是必嘉明也。後軍之報至。果然。

德川頼宣

島原妖賊夜斫黑田忠之營。事聞于幕府。三藩及老中皆牙參。大猷公有憂色。頼宣從容曰。城陷在近。可賀也。公思之良久。如有所悟。後七日飛報至。城果陷。

毛利元就

元就與尼子氏相持。一夜潛軍行水濵。指語左右曰。飛螢蔽水。遠近不斷。而彼有斷處。此必伏兵也。使左右探偵。果伏。

上杉景虎

義輝所爲、頗類兒戲。

足利義輝畜猛猿。見人必怒跳躍。常入之于押。景虎至京。義輝欲以猿試其勇。景虎察知之。乃使侍臣鬼小島彌太郎。佯爲巡禮。懷果往與之猿。猿喜喰之。又置果于押外。猿延臂將取之。彌太郎握其臂磨之押木。猿臥而泣。翌日景虎入見。彌太郎從焉。義輝豫令吏牽猿居其所過處。猿視彌太郎。低首舐地。景虎徐行。

遠藤直繼

淺井長政使遠藤直繼饗信長成菩提寺。見從兵寡少。馳歸曰。信長雄才絶倫。勢不與主公相容。今乘其無備刺之。臣一人足以辦。主公乘此勢。直將大兵襲岐阜。尾張可一擧而定也。長政不聽。後長政絶信長。直繼曰。信長已略畿內。其勢不可當。不若遣一將會師講和。長政不聽。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長政之謂也。

內藤正武

關原之役。正武已老。本多正信問以兩軍勝敗。正武答曰。我軍必勝矣。何則三成不據要害守城。反屯兵于海道。意者彼過我。必當在於垂井赤阪關原之閒。蓋輕我欲一戰殲之也。我軍奮戰。不好持重。此亦可以豫卜其勝也。若西軍據城固守。則吾事不成矣。果如言。

本多忠勝

關原之役。毛利秀元陣南宮山。我軍懼其追躡。忠勝曰。彼非欲戰者。無足憂也。人問其故。忠勝曰。彼若欲戰。當下山而陣。今上山而陣。以此知之。果如其言。

井伊直孝

栗山大膳上書。訴其君叛狀。幕議收其城邑。直孝曰。大膳諫止。筑前守惡之。且以爲非除大膳。則大事不成。因豫置毒于饅頭。召而食之。然後發。書中所言如此。臣熟考之。其爲虛妄也明矣。何則天下豈有欲擧大事。畏一家老。僅假饅頭之力以除之者乎。縱令有之。怯懦如彼。不足懼也。何用收邑爲。果大膳之妄也。

直孝目中。童視筑前守君臣。

阿部忠秋

萬治寬文閒。都下爭籠養鶉。鶉價日踊。忠秋爲老中。亦籠養之。常置之座側。聞其聲以爲樂。某侯知之。求鶉之尤善鳴者。使侍醫贈之忠秋。忠秋召近臣。使盡開其鶉籠。鶉皆飛去。醫怪之。且曰。鶉久馴。君必當還入籠。忠秋曰。否。今日放之耳。我辱任權職。爲人所畏憚。偶投好畜鶉。世已有迎合吾意者。今後我不復畜鶉矣。

放鶉以絶苞苴之路。

板倉重宗

重宗爲所司代。一日巡野。有童子指重宗呼其名。重宗聞之。心竊以謂。我雖不肖。辱任所司代。未嘗有面名我者。然今童子如此。蓋渠父不平于我。常呼吾名以怒罵。童子慣聽故爾。豈得無其由乎。因使人問童子名。翌日召其父問之曰。汝嘗得無訟於我乎。苟有之。必勿隱。今我問之。非有惡意也。其人恐懼無言。重宗問之不已。其人乃言曰。某年某月。臣父分財。臣與

智算奧妙。

族其共有所爭不決訴之於君彼援據數人以爲證君以臣爲曲判遂成因具陳其原委重宗取舊牘視之與其所言相符重宗悔恨曰吾過矣雖然歷年之久亡奈之何乃與之金一如其父所分之數矣重宗一作勝重

杉原親憲

直江兼續與石田三成謀除東照公勸景勝擧兵公討景勝東下三成起兵美濃將夾攻之公聞三成起兵途旋軍景勝將士相賀杉原親憲獨蹙頞曰是乃我之不幸也内府舍我而攻三成三成必敗三成敗而後攻我我勢孤如何得拒之果如其言

梶左馬

書佐知兵

關原之役慶長五庚子九月十五日也時左馬爲書佐豫於月日下書巳刻勝敵四字東照公見之曰何以言巳刻對曰敵大軍脫過巳刻我必敗矣公嘆稱久之

安藤重長

重長出行見一梟首曰得非有寃乎或叩其故答曰大率犯人繫獄五六旬反覆案驗罪定然後刑之頭髮如蓬今彼新剃頭以此言之耳

堀直寄

大阪夏役水野勝成爲先鋒次大和口直寄屬焉五月五夜見炬火燭天勝成以爲敵至告諸營戒嚴直寄曰斫營豈有把炬者既而勝成又令告曰炬火盡滅此非敵也直寄曰敵也彼偶持炬意悟滅之耳果後藤又兵衛軍也

立花宗茂

島原之役宗茂謂衆曰今夜賊必襲鍋島寺澤營已而果然衆問故宗茂曰賊爭登埤窺望注目二軍吾以是知之衆服其老鍊

妖賊據有馬古城鎭西諸侯環攻之一夕城中炊烟大起高田又兵衛知其斫營也豫爲之備故得不敗

訣別聲悲

竹森貞幸至吉田壹岐營曰今宵賊必來斫營不可不備果然或問曰何以知之答曰晝間城中騷擾至夜聞婦女哭聲甚悲以是知之三人所見不同其知兵機則一也

金松彌五兵衛

兵助見軍形彌五兵衛察軍情淺深夏別

織田信長攻淺井長政于木造敵軍無故騷擾遣猪子兵助覘之繼以彌五兵衛少選兵助飛騎還報曰敵退矣言未畢彌五兵衛至曰敵進矣果然後信長召二人問曰汝等所見各不同何也兵助對曰敵輜重遠去故以爲退彌五兵衛曰臣所見亦然然長政

志在必戰。豈有徒退之理哉。是以知其進也。信長曰善。

兼松又四郎

岐阜某役。有一人躍馬渡水。監軍又四郎在隄上。見之曰。勇士哉。一柳直盛曰。此吾士安井新九郎者。又四郎曰。渠必死矣。言未訖。新九郎上岸。直撞敵陣死。後直盛問曰。子何以知其死。又四郎曰。凡濟水先登。去敵陣二三十步。見有繼者。乃大聲自呼名而橫突之。此其宜也。今不然。此其所以死也。

後藤花房

大阪之役。城兵縱火焚千波。後藤又兵衛謂壯士曰。備前兵必來。設伏可以擊之。如言不來。或笑之。又兵衛曰。是花房助兵衛止之耳。當時戶川肥後欲乘烟傳城。助兵衛止之曰。又兵衛在彼。必置伏兵。

兩老革所見。如鏡照龜卜。奇奇妙妙。

大崎玄蕃

福島正則有罪貶謫。家老福島丹波。小關石見。大崎玄蕃等。在國聞變。相集議事。丹波曰。得吾君手書。則可以付城邑。苟不得。背城戰死耳。衆皆同之。乃爲守城之備。玄蕃曰。吾君手書必到矣。請姑竢之。何用守城爲。既而正則手書果到。曰。速付城邑。苟拒命將不

利於我。於是付城。

吉田又助

軍至平安江。諸將測江廣狹。或曰七八町。或曰十二三町。黑田長政命吉田又助測量。辭。長政曰。汝部下必有能之者。又助顧見韓人群立前岸。笑曰。得之。乃登一埠。命卒曰。汝急走見我麾而止。乃見其人遠影與前岸韓人正相匹。麾之。更命一卒。度中間距離。得若干町。衆皆歎其巧思。

剖疑

上杉謙信

謙信詣鶴岡祠。關東將士從焉。千葉國胤。小山政朝。門閥最高。爭座次不決。謙信判曰。在八州之士。千葉氏可爲首。小山氏不可爲尾。二人不能爭。

織田右府

有一僧。自稱得神通。愚民景附。信長召見。使近臣捉其兩手。自拔刀斫其頭曰。猶得神通乎。

快則快矣。然非大將之所宜爲。

豐臣關白

豐臣關白伐薩。侍臣有品評扈從諸侯器局者。關白笑曰。汝輩所說。是小兒買瓜者也。徒擇大者耳。獨蒲生氏鄉。能爲吾所爲。雖小諸侯。甚可畏也。豈憑高觀

行軍氏鄉軍容極嚴鳴號駐軍立便止齊馬脚上阪者左脚不及擧而止關白指示之曰看佗馬脚侍臣咸服

東照公

大阪之役井伊直孝從士滿坐七右衛門川手主水先登接槍八田金十郎戶塚左太夫次之公曰滿坐川手雖先登不用軍令今以其有功宥之八田戶塚雖後而能守令賜感狀賞之

小早川隆景

陶晴賢弑其主大內義隆毛利元就欲討之然衆寡

不敵詢之於衆隆景時年十九進曰宜奉勅命以誅之軍之勝敗非多寡也元就然之乃使杳川左衛門尉光景奏之遂討滅賊

本多正信

豐太閤薨東照公在伏水奉遺命總太政石田三成欲作亂細川忠興以告曰三成謀決淀水灌于君邸請避之于大津會正信至公問之曰不可忠與徒知避害而未知避害之為害也大抵物之勢一詘不可復伸諸侯觀我避于大津必去我而歸彼今日之計莫若陽為不知者陰為之備三成之黨雖多不足懼

議論正大眞個名將謀主

也

安藤直次

黑田忠之與其臣栗山利章交訟忠之曲台德公將抵之罪召直次問之直次曰凡依曲直斷訟常理也在君臣父子安得以常理處之夫君臣相訟曲在其臣今是利章所言以罪其主異日臣若與紀伊公訟臣辭直則可以罪紀伊公乎公曰然卒從其議

善哉直次之言可以為萬世之法律矣

板倉勝重

京商有賃子舍而居者拾遺金於塗屋主欲頒其半

獲者不從遂訟于重宗重宗判曰拾金者當得之何可分諸人屋主不服曰若使伊州公在職判決不如是之偏也重宗質之其父勝重曰吾已致仕何敢議强請之勝重曰凡賃舍者有不法之事屋主不與焉則汝所判是矣若賃舍者有罪屋主必與焉宜與其半焉有與其禍而不與其福哉重宗歎服從之

大猷公設一疑獄召板倉周防守及內膳正令判之內膳正立斷之辭理明白周防守沈吟良久曰臣請退思之經三日見公述其意與內膳正所判同人皆以內膳正為賢時伊賀守為所司代適東下公談及之勝重曰若周防守庶可以任理官公問其故對曰

知子莫若父

夫聽訟民命所係。不可不審謹。周防守知之。故熟思數日。然後敢斷。內膳正恃才自衒。豈可使聽訟乎。

板倉重宗

智恩院及源空寺。同藏一硯。名曰松蔭。相傳係平重衡物。其硯以墨磨之。自然水流。人莫辨其眞贋者。二寺質之于重宗。重宗曰。兩上人之智。而其暗於事理。一何至此。今雖如僕者。猶有硯二三枚。況重衡之貴富。此硯奚啻一枚。宜俱祕藏之耳。

酒井忠勝

忠勝一日使侍史讀史記。至武王伐紂。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乃曰。怪哉史之所記。如是則武王爲私計。而不爲天下計。豈得謂之聖耶。其後與林春齋語及之。春齋曰。明人楊升菴嘗引賈子言。紂死。棄玉門之外。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此近事理。太史公輕信汲冢書。故致此誤耳。忠勝曰。以吾觀之。未若封葬之之爲愈也。

富田越後

末森之役。諜夜報曰。敵出城布陣。前田利家使越後覘之。還報曰。非敵也。蓋誤認水中木柵以爲人耳。利家問其故。曰。臣入水而熟視。其物齊而無有高低。以是知之。利家曰。善。遂進兵。

一刀兩斷。不甚費力。

松平賴元

月山某。犯向坂某。向坂不校。月山不已。遂將相刺而死。賴元謂月山不直。逐之。命向坂曰。私鬭兩罪。國之制也。賜白金遣之。

土岐丹後守

丹後守爲所司代。四條街人。扛一素木匱至。曰。昨夜自四條磧流來。下鎖極緊。不知其中所藏何物。敢請裁制。丹後守手啟之。有二白紙幣。（截紙縛之于竹。執以祈神。和俗名曰幣。）曰。此不足以爲異。汝等唯當舍而去。因下令曰。四條梨園若有套此事以打扮者。行罪無赦。果俳優之爲也。

熊澤次郎八

松平信綱問次郎八曰。有父仇者。銜君命而使。遇諸途。鬭則廢君命。不忠。不鬭則不孝。如之何則可。對曰。記有之。父之仇。弗與共戴天。然則苟有父仇者。不宜委質以爲人臣。其理自明。何必問之。（細川賴之嘗有是對。）

堀平太左衛門

肥後始設笞刑。家老平太左衛門召頭目。以笞付之曰。汝以此撻我。勿愛腕力。袒而出背。頭目有難色。平

太左衛門叱曰負主命不忠頭目不得已撻之乎太左衛門考楚痛輕重以定其數

用意親切

荻生惣右衛門

川越有貧民棄妻負母而行母病恐追者至棄母而亡吏捕將罪之律無棄母之文使儒者議之徂徠曰重母于妻不爲不孝也重身于母不爲不愚也而彼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刑苟免其情可愍且新制棄母律甚不可又曰飢饉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吏之不職也必欲究其罪罪有所歸大府乃與米使養母

新井筑後守

川越民有爲舅所殺者其妻不知也既聞水中有屍告諸里長俱往視之則我夫也有司疑其父兄收拷之果其父與兄共殺之投于水也官疑婦亦坐告親罪白石議曰欲決此獄須先明倫理也傳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夫君父夫其尊無差等矣又按周公喪制曰女子雖許嫁尚在其室則爲父斬衰三年既嫁則齊衰不杖期何也女子在家則以父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乃視父不如夫是不貳天也與男子未仕則孝於父既仕則忠於君其義一也由是觀之雖的知父兄所爲而訴固不可決以告親常律也況於不知而訴乎古者有婦人遭家艱爲我夫守義終身不父其父者君子取之以是論之此婦無罪章章矣

經務

豐太閤

天正中坊内飢饑民多餓死太閤募民築鴨桂二水隄防不問老少運土砂者皆得錢買米無復餓死者

與范仲淹救吳中大飢之術同是一經濟

東照公

公有三河時有貧民不能養其子者使富民養之以爲奴婢其親戚有富者許出財贖之故雖饑饉民無餓死者

德川光圀

光圀毀封内淫祠三千八百撤新寺院九百九十七牧馬于廣野植漆楮于山多放海鼠鱠殘魚昆布文蛤之屬于海凡可以利國民者必爲之

有大學問見得眞確故毫無疑惑矣狄梁公之流亞

細川忠利

小倉大饑民艱食忠利出家世所秘藏茶器付近臣二人往京師賣之京人恐私買侯家珍器後或得罪乃告所司代板倉勝重勝重曰彼以國用不足賣之

買之何害於是人爭買之二人得金至阪無論五穀苟可充民食者悉金買之舟載還小倉忠利須賜國中民得全活

榊原忠政

忠政在姫路國用不給責家藏茶盒天下名器也某侯以萬金購之忠政言我已責家寶貽蓋天下請以銅錢換黃金某侯許之貿易闔國銅錢載以車數百輛輸送塡路忠政悉頒群臣賙其窮

酒井忠勝

忠勝爲大老老中議曰墾下總某荒蕪地當獲田租

十萬石忠勝曰新墾田得無害古田乎有司曰以二萬石爲河身二萬石爲隄忠勝曰然則所餘爲六萬石則其所益僅四萬石耳而其成與否未可知也今都下繁榮戶數日倍柴薪價太貴若植其地以木非獨古田不廢兼有芻牧之利都下不乏柴薪土人免徭役之苦此長久之策也事遂寢

秋元喬朝

喬朝爲執政江府引玉川供用陰梘易朽屢有修造之勞有司會議欲立永世不拔之計然以鐵爲梘則鏽氣不勝飲鉛雖不鏽有毒惟陶器爲宜以白於喬

損上益下

朝喬朝曰陶器一遇地震必破碎矣不如以板厚七寸者造之可保百年每百年輒改造未足爲鉅費也但吝財用多用脆薄朽敗之木徒費爾衆議從之是年地大震陰梘不壞

土井利勝

台德公季女入內利勝督其事有司曰諸物價有上中下三等取其中可乎利勝掉頭曰上哉平日積財欲給國家之用耳今雖數十百萬所不問也況諸物隨價酬直財貨流通民浴其澤不可謂之冗費也於是乎凡百背奩皆盡其美

大猷公問利勝曰聞卿買桃子數十斛有諸對曰有曰何爲曰臣國甚乏於柴薪臣嘗聞之唯桃在田不害禾故賦民令種之欲十年之後給薪而兼有其實之入也

土屋數直

大猷公時或上言今金幣純精若和以銀則其數倍蓰爲益不少數直曰否我邦金幣特爲萬國所重者以其純精也然今和以銀使天下之金多於瓦礫不可謂國家之利也迨元祿中始變慶長幣而寶永中又三改之每改其幣益惡天下多事云

細川重賢

重賢始制笞徒黥三刑。罪輕者笞之。差重者黥之。或削眉。以服課役。大則五年。小則三年。名曰徒刑。徒刑者造連房居焉。每日役於作院。其傭錢與三之二。一則待原遣之日。算與之。其在房。捆履織席。以鬻諸市。後遭赦。以傭錢與之。以爲貲本。服産爲良民者甚衆。

松平信綱

江戸飢。信綱建議。使諸侯各就國。或謂恐有乘機作亂者。議不能決。酒井空印獨曰。今諸侯在都下。有損無益。豆州之言爲得。萬一據國謀反。一皷滅之耳。遂如其言。穀價日低。人心始安。

京師地震。銅像大佛壞。當修治。信綱建議。代以木。燬其像以鑄錢。

木佛亦無用矣。

成瀨正成

正成就國。有米商八郎兵衞者。厚積財産。自訴曰。臣父嘗作私斗。出少入多。今君爲政公平。而臣家橫富如此。請幸正法憲。正成嘆曰。艾惡遷善。吾豈罪汝。但汝大斗出貸。小斗收爲之七年。足以償父罪。八郎兵衞大悅。如命。遠近傳聞。爭來買米。家益富。

松平定信

南宮忠藏以贓黜。定信籍沒其家。有黃金二萬五千兩。定信稱貸之輦下。使月出三朱息。五年償之。以其息買粟。以備兇荒。

伊丹康勝

甲斐産紙。大賈領之。須之于衆商。而歲納抽稅於官。有一賈請曰。設使臣領之。則舊額之外。歲納千金。時康勝爲勘定奉行。執不可。老中問故。曰甲斐紙價太賤。上下便之。今利千金。許奸賈言。則紙價必貴矣。何則奸賈貴其價。須之衆商。衆商接賣。亦不得不貴其價也。不然千金焉取之。夫一物貴翔。萬物從之。上下困窮。盜竊蜂起。是必然之理也。國家行儉去奢。一年之仂。奚翅千金。今貪小利。以招大害。不亦悖乎。老中稱善。

與藤堂高虎拒上野商請許獨賣鹽於一國。禁他私賣。則獻銀五百錢之說相符合。

稻澤彌右衞門

肥後熊川決潰。田多荒廢。侯遣吏修隄。農民困役。物論沸騰。更遣彌右衞門。命曰。便宜從事。彌右衞門至。先多作簀。召民曰。吾君聞水潦田荒。汝等艱食。甚憂之。今賜汝等米錢。無男女老穉。搬土築堤。勿有不出力。因人付簀。以其大小。定傭錢。民大悅。爭搬土。不日堤成。田亦復舊。

野中傳右衛門

土佐某川不生魚。傳右衛門令濟者必投石焉。數年後果生魚。蓋水至清則無魚。故有此術云。

日本智囊卷之二　終

日本智囊　卷二　七九　中邉堂梓

日本智囊卷之三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察智部

得情

板倉勝重

富商有三子。伯蠢季黠。獨仲可也。因竊召仲授以一瓢曰。以汝爲嗣。此其證也。授伯季亦如此。商死。三子爭立。決之於所司代勝重。勝重取三瓢視之。無少異。沈吟久之。乃植諸几上。授仲者立。而伯與季皆倒。於是立仲爲嗣。

懲不孝誡不慈。

加茂巫言其養子不孝。養子深自引咎。丹波人訴其養子。養子辨之。勝重一無所問。爲丹人逐其養子。勸加茂巫使老。

京南有一貧氓。貸錢六千。以之京北。以挽車爲生。一日遇債主於途。則强奪其車曰。納債乃還之。車夫大窘。訴之于勝重。勝重問汝挽車一日所獲若干。曰三百。奪車幾日。曰二十。乃召債主曰。一車所獲日三百。汝奪之二十日。當出直錢六千。因與之車夫償其直。一錢不交。兩訟俱解。

有鬻棉布者。夏日行責。困臥路傍佛堂。寤而失布。遽訴于勝重。勝重問曰。當時有人在傍否。曰無有。蹤跡可疑否。曰無。勝重曰。然則佛取之耳。汝歸責諸佛。何訟之有。後數日。竊遣人認布印識。遍撿棉布行。而求其印識者。因獲盜。

板倉重宗

重宗爲所司代。有二婦爭子。重宗曰。吾何以知其所出。但援得之者卽其子也。一婦援得。甚悅。抱而去。重宗叱曰。彼非力不足。恐傷子。故不敢援也。婦乃服。

有婦人。其夫爲人所殺。詣府告訴。重宗見夫刀有血。

知賊必病創。使吏索之。不獲。徧問瘍醫。一醫言。不知何人來請臣。載輿行可二三里。以物掩輿。使無所見。輿傾倒宛如上下山阪者。至其家已暮。室屋宏壯。一人倚几而坐。自云爲賊所傷。臣就療之。留臣十餘日。乃送歸家。重宗曰。汝在其家何所見聞。醫曰。無他異。唯輿中聞鳥鳴。臣問之輿夫。曰佛法僧也。臣因以爲高野日光獨有此鳥。然非一日可至。意甚怪之。重宗笑曰。汝不知藤俊成之歌耶。遣吏松尾搜索。果獲賊。

歌出新六帖。藤原光俊所詠。而非俊成也。

北條安房守

安房守爲江戶町奉行。民有叔姪爭嗣。安房守鞫問之。先扭伯父併姪兩手大指。以紙纀緊縛之。屬伯父曰。苟損紙纀。則汝與伍老皆有罪。姪年僅六七歲。日夜泣涕。紙纀爲之弊垢。伍老憂之。相謂曰。不若使姪爲嗣。否則紙纀斷爛。吾儕罪不可測也。乃同詣府請之。安房守可之。

松浦河內守

河內守爲大阪町奉行。兌銀鋪久五郎。失金五百兩。意甲幹忠七。投府告訴。且請置之死。河內守捕忠七。案訊不服。久五郎援親戚以爲證。於是繫忠七于獄。陽爲刑之者。密緝孥佗偷鞫之。自首盜金。河內守召久五郎及親戚。曰。汝等誣忠七以盜。使我戮不辜。其罪大矣。我今處汝等死。但不根問其罪。我之過也。我亦自分屠腹。衆皆股慄。既而河內守出忠七于獄。以示之。責久五郎曰。使忠七受縲絏之苦。汝之罪也。雖然我今曲宥汝。因使久五郎與金五百兩於忠七。以自償焉。

大岡忠相

忠相爲江戶町奉行。柳原有旅客。行囊沈重。盜殺之。以柹油紙裹其屍。索盜不獲。忠相命取紙浸以水。每

葉剝之。中有手簡及諸般簿子。鄉貫人名歷歷可見。因召各人研詰。果獲盜。

泉彌八右衛門

備前有兄弟爭田者。更相訴。光政使彌八右衛門裁之。彌八右衛門寘兄弟於一室。飮食沐浴。皆使共之。既而兄謂弟曰。今所爭田。同耕之何如。弟曰。固所欲也。以告彌八右衛門。彌八右衛門悅曰。善哉。因敎以同胞不可相伐之理。兄弟歔欷。遂全天倫。

太田三樂

小田原之役。太田三樂齋謂豐公曰。松田尾張守必降矣。公問其由。對曰。臣以爲松田勇略絕人。然而項日不敢嚴。是通心于我也。公稱其察知。

多田東溪

東溪仕館林侯爲郡宰。治下之民。有亡金五圓者。撿覈無跡。唯二僕婦在。訊之莫肎承者。命持伊勢大神宮禳符木一去。告曰。不盜者。明夜箸若故。盜者明夜必長三分。既而觀之。一則若故。顏色自若。一則剪去三分。蓋慮其長也。言遂服。

詰姦

東照公

日蓮宗有受不施與不受不施。關白秀吉。嘗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後秀頼薦秀吉冥福。亦不出。不受嚫施。二宗爭辨不已。遂訴之。公在大阪。親聽其訟。德善院玄以詰之。不受不施僧語塞。公斷曰。供養大佛而不出者。任汝之法。薦國主冥福。而不出者。其罪大矣。處不受不施僧以遠流。

毛利元就

元就一日會群臣。有儒臣法橋惠齋者。曰主公恩威並行。人皆曰。見湯武于今日。元就聞之曰。湯武之朝。豈有諂諛如汝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及湯武也。群臣懾服。

舌頭有劍。佞儒膽落。

板倉重矩

瞽有檢按勾當四分等目。專爲瞽者之政。納錢多者爲檢按。其次爲勾當若四分。京師俗雖非瞽者。冒籍私其利。重矩深惡之。悉召檢按。令吏抉其眼。泥首請罪。乃褫衣裳放還。

痛快、

大岡忠相

江戶四谷人。從二條番士在京。妻獨守舍。周年夫還。妻既娠。夫詰問其所私者。不言。訴之于忠相。忠相問曰。汝有所親否。曰無。曰有畜否。曰畜猫。曰汝速引猫來。其人引猫至。忠相置之側。悉召其四隣少年。每人呼其名訊之。至第五人。猫熟視其顏。直往上其膝狎之。忠相叱吏縛之。曰奸夫卽是也。拷掠吐實。蓋少年屢往來其家。猫馴之也。

板倉勝重

京師富民立雜税。以私其利。勝重欲止之。偶一人詣府曰。送葬用錢。不知昉于何世。臣願以木造錢收其直。勝重曰。我不知地下事。使汝先問之閻王。呼吏拽出斬之。莫復言利者。

與直江兼續戮奴事同出於一轍。

太田攝津守

稻葉正能鎭駿府城。一夜暴卒。家老安藤甚五左衞門言病狂自殺。其屍右手持短刀。蓋殺之。故爲自殺狀也。事聞于官。官令族稻葉正則等推勘之。經七日未得的據。正則曰。唯當從甚五左衞門之言耳。衆皆以爲然。獨太田攝津守曰。向者甚五左衞門曰。主君嘗亾其女。故喪心自殺。言畢乃泣。僕竊以爲彼照主君胸中。何其明也。且理當先糾察近臣。然今置之不問。反以主君爲溺私愛忘公義者。且於衆中揚言之。佯爲悲泣狀。原其心跡。甚可怪也。正則曰。詢然。時有松永喜內者。與甚五左衞門相善。乃併其母捕之陰

使黑田理左衞門往見甚五左衞門曰子當作一簡與喜內曰我弑君事覺今首告之甚五左衞門不肯理左衞門曰子實不弑君則作簡何害甚五左衞門不得已從之乃以其書示喜內喜內切齒曰渠鬭我口而今自首隱之無益我親行弑逆其實甚五左衞門所囑也遂處二人極刑

摘伏如神隱情盡露

甲斐莊飛彈守

飛彈守爲江戸町奉行一日某甲坊正攜一媪一女詣府曰媪於女爲繼母頃女父疾篤而女不肯侍醫藥且私自許嫁不孝莫大焉及其未死也削籍逐之

父之願也飛彈守聽佗訟不顧手作一書呼吏付之吏持去良久乃返出書以呈之飛彈守謂女曰汝不孝於父果然否女曰誠如坊正之言飛彈守詰坊正曰此女不孝其父面告汝耶曰否使繼母告之飛彈守作色曰此等大事汝僅聞繼母言出訴何其輕易也吾嚮遣吏于其父問之曰女有至性侍病不怠至於婚姻則出於父之意此皆繼母誣女也其罪應死特以父病故宥之縱令父死善視此女否則必付法叱去之

渡邊大隅守

大隅守爲江戸町奉行有患惡疾者醫爲療之約曰瘉則酬金五兩既瘉醫責金病者曰未也同訴之于府大隅守謂病者曰吾視汝面殊無可醜者非瘉而何然今背約不酬金甚無謂也曰約則有之但家貧無所得金如何之大隅守曰盍鬻身以酬焉曰惡疾如吾誰敢買之大隅守謂醫曰渠貧無金矣今附之于汝汝宜賣之以取其金醫曰惡疾之人誰肯買之大隅守曰果如汝言則未瘉也此誑病者而攫金也豈仁術哉今姑宥汝若復訴之吾重罪汝召伍老而附醫

土岐侯

土岐侯爲所司代有牛車轢死童子凡車轢死者無論誤故皆抵死此其法也時車主私於其父曰汝兒趨出戸我車就卑勢之所使然亾奈之何且我車夫謹愼非他亾賴比今責渠償命非啻無益死者適以執迷耳汝宜以此意訴官我與汝埋葬銀五十兩用此襯施作善與夫救人命之德庶足以祈兒冥福父怒未怠已而同詣府對事父更訴曰吾兒係于誤轢有明證伏願宥渠罪以薦亾兒冥福有司詰問終始如一乃取供單侯與衆議之僉曰人命雖重罪係誤

犯疑從輕。聖謨可徵。不若允其請。侯曰。不然。夫馬奴車夫。大抵亡賴刁兇。非輕刑所能懲。車轢傷人。原由車夫惰慢誤故。抵死。國家之法也。京師各街。牛馬縱橫。而其所以少轢傷者。以有此法故也。今聽所請。恐啟車夫惰心。且視金怠恐。亦非人情也。遂抵死。

堀平太左衛門

肥後堀平太左衛門爲家老。有一富人。蚤踵其門。饋魚。請見。平太左衛門引見之。曰。我與汝無一面識。然今饋以魚。豈欲有所囑乎。苟其事有理。我循理裁之。若夫非理。雖饋數十尾。我弗敢受之。呵責出之。因封錮其家。十五日矣。

既却魚又封錮其家內託之賂於是乎塞矣。

池田金時

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每言罰一誡衆。吾之律也。時大災後米價既低。而奸商等猶相謀不低價。金時怒之。微服至其魁首沽米。及其俯而升米。直拔刀斬之。諸商驚駭。米價頓賤。

松崎堯臣

有弟訴兄者。曰。父死吾幼。鞠於兄。後吾殖財。兄借之不償。堯臣曰。兄既養汝。其德大矣。兄雖有過。理當匿之。今反訴之。不悌之罪不可赦也。爭財曲直何足問乎。囚弟數日。乃感悟服罪。

河野恕齋

蓮池嘗漕穀九百斛於浪華。不到。舟師曰。海上遭颶。船破穀沒。僅以身免。因出沿海司勘牌。以示。證左明白。人皆信焉。恕齋獨疑其支辭。拘之推訊六晝夜。果得其情實。盜舟師相謀。託言於船破穀沒。而欺沿海官吏。竊奸賣之。乃急追捕之。贓賊俱獲。人以爲神明。

日本智囊卷之三終

日本智囊卷之四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膽智部

威克

織田信長

信長幼時嘗遊于庭。有小蛇出焉。信長握其首。謂侍臣曰。如此者爲勇乎。左右曰。是小蛇也。何足以爲勇。信長曰。蛇雖小而必有毒矣。若以小侮之。予主人而幼。汝亦侮之乎。侍者慴服。

兵法云、先發者制人。信長用此術。

信長陽爲賽熊野者。從近臣八人入京。經大阪至堺。寓木津氏。蓋覲時勢也。齋藤義龍聞之。密遣武士十二人于堺。狙擊之。信長知之。率近習自至其館。直坐上頭。扣刀瞋目曰。聞奴輩來狙我。我今寸斬之。眼光如電。士皆鼠竄。

上杉謙信

謙信與北條氏康戰于忍。太田資房密送款于氏康。謙信察知之。獨至資房壘。執其第三子。安房守年十二歲。曰。佳兒也。可以爲吾子。掖而去。衆莫之敢遏。資房慴服。

便是霹靂手。

秀吉此舉。似少失於殘忍者。然戰國之事。非太平之人可妄議也。

豐臣秀吉

山崎之役。秀吉使諸隊長查檢部下兵士。不登記其名于軍簿者。在姬路病而不出者七人矣。秀吉曰。疾病在身。而其名漏于軍簿。不足深尤之。雖然出師之日。力疾姑出。則其志可嘉尚。不然而今宥之。吾恐後人詐病免役。乃使人往斬其頭而來。遇七人于一谷。皆乘轎而趑焉。因傳命取七人首而還。秀吉命梟之曰。以懲後也。

秀吉攻島津氏。義久出降。秀吉召見新納忠元。手賜柳葉刀。向刃于己。使忠元執其柄。忠元退語人曰。吾

見秀吉。欲一擊斃之。及其手賜柳葉刀。不覺低頭。武威之盛一至於此哉。

毛利元就

元就年甫七歲。其所愛白鷄。爲物所取去。憤甚。時假山側有狐穴。鷄毛狼籍焉。曰。狐殺鷄。狐殺鷄。乃命環穴積柴。其母聞之。馳人止之。元就曰。有家士二人于此。甲殺乙。爲之君者。置而不問可乎。今鷄非寇于狐。然狐殺之。狐有罪矣。且鷄與狐。俱在于兒邸中。不可曲赦也。遂薰殺之。

如老吏斷獄。

大猷公

台德公薨。大猷公在喪。諸侯及麾下士。牙參問安。公曰。吾雖不肖。襲任將軍。然有欲取天下者。與之耳。衆咸低首無言。伊達政宗進曰。臣等食大邑。皆大府恩也。若有忘恩抱貳者。臣請斬之。聲色抗厲。諸侯皆謝恩而退。既而賜黃金若干。諸侯及麾下士。以結其心。

大猷公登位。召外藩諸侯。謂之曰。烈祖創業。卿等力居多。台德公儕輩待卿等。我則生而爲天下君。勢與二公異。今而後卿等皆爲吾臣。苟有異同。歸國三年。更思之。順逆唯意所欲。衆皆頓首。既而入內。遽召之。手賜以佩刀曰。宜拔而見刀。時公屛通臣。不佩刀。人服其宏度。

何等膽略。

德川賴宣

人牽猛犬見賴宣。賴宣以足撫其面。犬怒嚙之。賴宣入足于其口中。直到咽。犬苦甚。爾後見賴宣則貼耳低尾。

德川光圀

近臣某橫恣。光圀察知之。一日演散樂。使群臣縱觀焉。至小頓時。密召某出。一犯由書與之曰。汝其讀之。某讀一過。光圀曰。頗有可申理否。某俯伏曰。無矣。光圀曰。果爾。汝分死。可乃進執之。拔腰刀刺殺之。以物被屍。演散樂如初。神色自若。人莫知之者。

深密勇鷙。

本多重次

阿部川上有巨鑊。不知何代物。相傳嘗烹人。東照公使吏移之於濱松。重次見之問故。大怒。立擊碎之。謂吏曰。治國撫民。何用是不祥之器爲。吏以實聞。公大慙。召重次謝過。

有此君。然後有此臣矣。

柴田勝家

織田信長使勝家將先鋒。勝家固辭弗聽。一日出行遇信長麾下士于途。無禮。勝家立斬之。信長聞之大怒。勝家頓首曰。前日君命臣以先鋒將。夫先鋒將不可無威。苟無威矣。號令不行。此臣之所以辭之也。信長默然。

勝家之言極有理。信長不得不箝口。

羽柴下總守

豐太閤一日屬侍女戲押。顧下總守曰。戰勝而卿相戲耳。下總守拔刀逐侍女。太閤曰。汝何爲者。無乃爲暴乎。曰。臣非敢爲暴也。君能勝於勁敵。而反不能勝於婦女子。臣切恐其卒荒廢大政。得蠱惑之疾。以毀傷尊體也。臣又以爲其中必有一尤物。是敵也。臣欲除之。唯與人中。不能遄辨識之。是爲遺恨。太閤微笑而止。

忠而勇。

不怒而反笑。頗見納諫之量。

小野和泉

立花宗茂年甫十三。一日行山中。栗毬滿路。命去之。家老小野和泉取置之掌曰。此物何能傷人。行揉碎

能忍於所不忍者。却是仁而非不仁也。

之。

扳倉重宗

承應中京師童女。結伴放火爲戲。火災頻作。重宗捕誅數人。災遂息。人稱其嚴能。

伊達成實

成實（小字藤五郎）初與金須内記石川白根澤諸士有隙。及政宗時。成實薦白根澤爲隊將。政宗感其不介意前日事。白根澤亦慙愧。同往成實之門拜之。成實提薙刀出曰。吾薦汝者爲國耳。汝前日之無恩于我。豈恕乎。非公事則勿復來也。叱之去。

今時老僧非雛僧則是所謂啞羊矣。

聞當時孫兵衛年甫十六七矣。而膽之大智之深如此。奇男子矣哉。

井上正利

正利爲寺社奉行。其聽訟。雖老僧必以雛僧呼之。一日某僧訴訟。亦呼曰雛僧。僧不悦曰。貧道雖不肖爲住持。而呼爲雛僧。不亦甚乎。正利曰。僕固知之。汝既爲住持。而不能治子院事。其智實爲雛僧。僧默然。

甲賀孫兵衛

稻葉式部恣横。與其兄丹後守不相中。丹後守使孫兵衛往刺之。孫兵衛切諫止之。丹後守怒曰。汝腰脱矣。縱令遣之。不能濟事也。孫兵衛曰。君以臣爲腰脱。臣豈腰脱。臣往矣。雖然勝負不可逆期。臣不幸爲式部君所殺。則君必以臣爲腰脱。請副以驗官。證臣之不腰脱也。丹後守允之。孫兵衛同往式部所。請見式部。察知其意。乃召見之。手大刀而坐。如近則將斬之者。孫兵衛頓首曰。吾君有命。不得不相近。輒脱雙劍。投之于後而前。式部意少怠。孫兵衛兩手據地。歷數其不法。曰。臣奉命來殺君。言未畢。起搏式部。倒之。取匕首于懷。刺其胸。顧驗官曰。子宜告吾君。以臣之不腰脱也。乃謂式部曰。君速逃之。臣請從焉。遂同去。後式部死。丹後守賜環。（邦俗謂怯懦爲腰脱。）

脇内記

内記鯁直。嘗役江戸。始至。未解客裝。見廳上有棋局。取擲之庭上。曰。寔用懶惰士人。消日之具之爲。

小河仲栗

仲栗嘗與大村人同乘船下淀水。其人誤溲客衣。客大阪俠少。與其徒五六人。將起甘心。其人叩頭謝罪。舟中人皆爲之解諭。而不聽。仲栗熟視久之。徐起曰。止。豈有大阪之俠爲人所溲者。因扶其人。復溲之。曰。溲亦死。不溲亦死。均死不若溲而死之快也。攘臂按刀。目眦裂。須髮豎。俠少大驚。投水而逃。

識斷

後光明天皇

天皇酷好酒。時或過飲。一夜御宴。天皇勢將引滿累飲。左大臣德大寺公信侍宴。諫曰。陛下不獨彝酒。動輙豪飮過量。是非保護玉體之道。且與崇敬程朱學之聖志。何其相反也。仰願少節之。天皇聞之震怒。撫劍叱曰。汝何喙之長。朕豈不能斬汝乎。公信從容曰。神武天皇而還。未聞有天子手斬大臣者。雖然陛下若納臣諫。臣軀寸斬不足惜也。衆目公信使退。天皇提劍起入內。衆謂公信曰。公之忠言誰不感服。但發之非其時。天皇怒殊甚。奈之何。公信答曰。否。嚮者吾以爲今夕天皇必當轟飮大醉。故敢犯逆鱗。宴因以罷。於吾何喜如之。詰且。天皇謂侍臣曰。昨夜朕無禮於德大寺。思過不能寢。千悔靡及。意者渠屛居。必弗肯出矣。對曰。公信業已參朝。天皇喜。急召公信謝失禮。曰自今而後朕弗敢過飮。因手賜劍焉。

帝不獨改過不吝。對臣下自謝失言。又手賜劍以賞忠蓋。可謂聖主矣。公信之從容極諫。視死如歸。眞得大臣之體矣。

天皇崇信洛閩學。常愛其自性偏所難克。克將去之語。深自下工夫。天皇性甚惡雷。曰是亦性之偏也。一日雷大鳴。天皇出御簾外。仰天而靜坐。神色如常。爾後弗復惡雷。

抑制性之所惡者。卒至使其不惡。帝之果敢堅忍。蓋學問之力居多。

織田信長

信長納足利義昭京師。自館東福寺。京人素聞信長威名。上下震駭。相率竄匿。乃嚴戢兵士。秋毫無侵。遠近相傳爭出執謁。信長不設畛域。温顏慰藉。皆曰。吾聞織田公猛如雷霆。今醞藉乃爾。有一卒虐賈人。命縛樹身。揭罪標示。京師晏然。

東照公

山岡道阿彌。公之弄臣也。關原之役。將百餘騎定勢地。自以爲當得封侯。公賞以五千石。道阿彌觖望稱疾不出。重臣爲訴其屈。公曰。渠爲人迎合善媚。苟厚賞之。則側媚成風。吾寧負渠。不敢負天下也。道阿彌聞之震怖而出。公昵之如初。

愛而知其惡

造名古屋天守臺。普請奉行請爲築礎祭。公曰。城之興亡。顧城主武備何如耳。築礎祭何與焉。事遂寢。

郡官白。鷹師迹禽入村。權勢甚張。農民懼。公笑曰。農民皆謂鷹師猶然。況上焉者。震慴不敢恣。農民縱恣必嘯聚作亂。爲吏者。但當無暴斂重役使民困窮耳。其權勢之盛。何不可之有。

以公此心御民。決無嘯聚作亂之患矣。

台德公

某士入直。大被酒。拔刀亂斫城柵。公命屠腹。曰宿直

處分機速。殊不似公平日寛容氣象。却是英主。

事重。然醉如此。何以備非常。今命使屠腹。所以戒佗士也。

公一日出宿伊豆三島。與近臣談話。一人曰。前此吾君宿此。一奴捕神池鰻鱺。炙以喰之。人皆懼之。奴笑曰。我藉將軍威武。神何足懼。公聞之。急召本多正信。使近臣再話之。曰必當磔此奴于街頭以尸之。否則此我慢神也。明日捕奴磔之。

大猷公

元和元年。幕朝布散樂。時地大震。諸侯皆下避于庭。公亦在坐。年甫十二。侍士擁而避焉。公曰。殿下何在。曰臣不知也。公厲聲曰。爾不知殿下之安否。令吾避之。何也。手捽其首。

嚴如成人。

麾下士困窮。同詣朝請恤。松平信綱責之曰。東照台德兩公。已賜金卿等。至今將軍。亦爲陞俸。然未幾又有斯請。何也。衆皆俯伏。莫敢出言者。有一人進曰。實如子言。然事出於不得已。今當請對指陳。不敢煩子也。信綱默然良久曰。吾當再思之。翌日公觀於紅葉山。歸途入庫。親閲金。曰何金之多也。此烈祖之所以備周急也。我聞麾下士窮乏。宜優貸以賑之。於是有司視俸之大小以支金。公曰。與視俸之大小。不若視

肅霜忽變春風。

貧富之爲愈也。何則有俸大而債少者。有俸小而債多者。有司如命。公又曰。宜使金有餘。否則縱令得償債。將何以保妻子。侍臣曰。仁恩如此。誰不感戴。公叱之曰。甚矣汝之貢諛也。君之惠臣。固其理。何足以爲仁。聲色甚厲。

嚴有公

公一日上天守臺。侍臣進千里鏡。不顧。強焉。公弗懌曰。吾雖幼爲將軍。今以是鏡遠望。事若聞于外。都人士苦之。汝等所爲。殊非輔弼之道矣。侍臣震怖。

常憲公

龍崎民獻石。似玉。有孔。吹之有聲。公命碎之。蓋示不貴異物也。

有德公

公在藩邸。伊勢山田民與紀民爭訟。曲在紀民。山田奉行憚宗藩。不敢斷之。後大岡忠相爲山田奉行。始決此獄。山田民數年之屈立申矣。公聞之。稱其能。及登大位。召忠相爲寺社奉行。獄訟號平。

公深惡四脚門之僭。其居憂。命有司墮之。老中止之曰。三年無改父之道。此之謂孝。公曰。父祖之善。雖百世循之可也。如其不善。速改之。何不可之有。一日暫

龍駒龍駒

留則臣子一日之罪。遂毀之。

德川光友

小濱士殺役夫于尾。小濱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光友曰。役夫無禮。士殺之。罪不抵死。而其館之于寺者。欲主僧請我宥之死也。夫救人之死。不懼威者。僧之職也。今人死于側。坐視不救。何以爲僧。使吏逐之。

德川賴宣

賴宣祿大崎玄蕃村上彦右衛門眞鍋五郎左衛門。一日召三人。親點茶賜之于玄蕃。村上眞鍋二人則令茶師千賀道圓點之耳。已退。二人恚曰。君待我等薄於玄蕃何也。將去之。賴宣聞之曰。玄蕃福島氏家老。而嘗爲鞆城主。二人則隊長耳。豈可一列待之。其以我爲簡。甚無謂也。二人聞之慚服。

德川光圀

光圀年甫七歲。一日父賴房從容謂曰。我若臨陣被創。汝能扶持而退否。對曰。兒踰尊體。進斬敵耳。賴房奇之。

羽柴秀吉

秀吉爲織田信長使於荒木村重。村重饗之。其臣河原林治冬。請殺秀吉。村重不可。告之秀吉。秀吉曰。壯

騰大於身

士也。召而觴之。且脫腰刀而與焉。村重曰。子唯一刀奈之何。曰。吾非以刀劍仕織田氏者也。一坐服其膽勇。

武田信玄

信玄殺板垣駿河守。其士曲淵勝左衛門狙信玄。欲復主讎也。信玄諜知之。召勝左衛門諭之曰。闔國士皆吾股肱也。而汝徒知有信形。而不知有我。何也。今而後汝宜能事我。勿有貳心。立陞俸。毫無怒色。

池田輝政

關原之役。輝政拔岐阜。召書佐芳賀內藏允。令作書報捷于東照公。會城中失火。延燒火藥庫。爆聲如雷。衆大呼狂走。內藏允揮筆自若。輝政心竊異之。後數試之。膽略果過人。與俸二千石。甚寵任之。

眞率出于正眞

加藤清正

清正一夜上廁。豎童執燭。清正每上廁。必着屐高一尺。蓋辟不潔也。此夜廁中屐聲轟甚。豎童異之。自牖窺之。清正命召莊林隼人介。時已分夜。隼人介遽至。偶患寒疾。鬢髮蓬鬆。清正猶在廁。（清正有痔疾。每如廁。必久而後出。）謂之曰。汝隸年可二十歲。披茜紅背身者爲誰。對曰。是爲出來助。係尾州產。爲人穎悟。臣以爲履奚。清正

曰。前此與汝往觀散樂于川尻。我見渠旋披鎖子鎧。着脛繳。今天下無事。渠微賤而不忘武如此。我欲言汝賞之。事務雜然遂忘之。今忽思之。故夜中召汝。汝宜速還賞之。雖然賞之過厚。恐來儕輩之忌。亦不可不思。又曰。聞汝有寒疾。宜飲酒取暖而還。隼人感泣而退。召出來助。告以清正言。與俸六十石。使為近習。出來助感戴。奉公不怠。後有武功。

黑田孝高

孝高疾病。謂其子長政曰。汝賢於我者五。我嘗忤豐太閤。屢受譴責。汝膺其寵。且為德川公父子所顧遇。一也。我祖入不能過十二萬石。汝食五十萬石。二也。我未嘗有汗馬之勞。汝斬將搴旗。至於七八度之多。三也。我性狂疎。汝反是四也。我有子。汝一人而已。汝有三子。右衛門佐忠之、甲斐守長興、牛介隆政、皆順良五也。然而我賢於汝者二。我死群臣追慕如失怙恃。汝而死。彼將謂如水在焉。又何憂。此無他。汝平日不為人所思。故爾。汝其慎之。我又善博奕。關原之役。使東西軍相持百日乎。我勃興九州。以掌握天下。何難之有。方是時。雖恩愛如汝者。不得不賭之。斯二者非汝之所敢望也。聞者吐舌。

弄白袁彥道于股掌之間、實天下之大博奕、吾知其梟決不落于他人之手矣、

碧巖經云、見妖不為妖、妖其妖自消、道灌之謂歟、

太田道灌

道灌城中。忽有菌生。大如繖。道灌見之曰。汝能倒植否。菌翻然倒植。衆皆愕然。道灌笑曰。汝因人言乃爾。何足以為怪。又爐中銕架自飛在坐上。道灌見之曰。人二足猶能步行。汝三足而行。不足以為奇也。毫不介意。怪亦消。

保科正之

耶蘇賊起。衆欲使正之為將剪滅之。大猷公曰。烈祖有訓。西有變則守東。於東亦然。今變在西。我欲使正之守東。乃命就國。正之至山形。白石民殺吏作亂。正之使人誘召之。捕渠魁三十餘人。或曰。佗縣之民不可擅執之。正之曰。我方憂天下。不遑憂國。殺而梟之市。奥羽寒栗。一說云、磔于廣川原、會津有武夫四人。木强無文。仇視儒生。有司屢以聞。正之措不問。會武官員缺。乃擢四人補之。曰汝等跋扈我固知之。然能練武事。故今命之。

劇通云、疑者事之害也、正之不置一點疑團于胸中、蓋亦學問之力也、

藤堂高虎

高虎以二萬石祿渡邊勘兵衛。加藤嘉明聞之曰。泉州失策矣。不如以二萬石食百人之為愈也。勘兵衛雖饒勇智。使百人當之。其擒之也必矣。高虎聞之曰。

兩將所見各有其理、

左馬之言過矣庸士二三百人所守可破以横行若使勘兵衛守之敵聞之必辟易不敢逼吾以二萬石禄之不亦宜乎

三明公

三明公藏南京碟十枚甚珍愛之一日用以饗尊客近臣誤墮地壞其一懼而不出公聞召之曰人皆有過失豈惟汝因命取其碟盡碎之曰以愛器故使士陷於過失吾之罪也今藏此碟後人必將曰某年某日某人壞其一非吾志也終身不復藏器玩

取所愛珍器悉壞之以掩近臣過失不感而泣者幾希

板倉勝重

勝重爲所司代有富人鈍屋犯法收捕繫獄其二子告哀不赦共往江戸因所親訴于老中勝重探知之既而得老中書勝重不拆封取犯者斬之然後啟視果赦書也勝重乃使人言于老中曰凡京師獄訟一一取決于江戸則無所司代也臣不肖請辭職老中慚謝

先斬犯人然後拆緘視之如此錬索誰能動之

井伊直孝

台德公覲于京時福島正則在江戸公將收其城邑密與近臣議板倉勝重曰井伊直孝雖年少而有膽略君宜召謀之公召之語以故曰其命之於江戸與

直孝所見多出於群議之表不止于此

召而命之孰便對曰以臣觀之召而命之可且使言之曰汝宜還國思過苟有説言之無害臣必取報而還在坐皆稱其明決公曰汝更言其次對曰遣一使番命之可藤堂高虎曰正則多置兵士于江戸若據郎拒命不得不與之巷戰巷戰甚爲難事何如直孝曰今川義元與井伊隼人巷戰來無復此事其難易吾不知之翌日又使本多正純召之直孝出盟書于懷面刺血押之盞誓不洩于人也公見直孝曰吾遣人于江戸命之直孝曰果然請必遣徽者正則若抗命江戸有諸侯在一鼓而殪之耳儻別遣軍馬彼輩必將曰將軍以吾儕爲怯甚不可公然之於是遣堀田勘右衛門坂部三十郎久世三四郎小栗又市花房志摩守牧野駿河守副焉以其爲正則舅也正則果奉命

東照公嘗賜伊達政宗以百萬石朱章公薨後政宗數上書請之不報政宗死子忠宗又請不止酒井忠勝謂嚴有公曰能辨此事者獨有井伊直孝耳公因使直孝直孝詣仙臺邸請朱章視之裂以投火謂忠宗曰我聊以除君家之憂烈祖覲輿地無可以割與者故不封因循至于今然君挾朱章責信于幕府無

直孝見忠宗聽喩之以止其請耳扯裂朱章以投火恐無此事

如之何。勢將移封君于西州百萬石之地。我聞仙臺土地廣邈。雖險歲租入猶不減二百萬石矣。失如此地。恐非君之福。此我之所以冒死爭之也。忠宗謝曰。子言有理。

正大之言、

嚴有公幼冲。邇臣相議曰。奉侍幼君。宜無佩刀。若有異圖者。豈不危乎。直孝聞之。謂邇臣曰。君幼有抱藏禍心者。未可知。則子輩佩兩刀。常侍左右。以護衛之。此其宜。不然一刀猶欲不佩之。何其愚也。不幸有弑逆之事。是天厭德川氏也。亡奈之何已。

直孝在國。一日騎行見一士人浴馬。直孝問以祿多少。對曰。百五十石。直孝立加俸一倍。顧謂從者曰。渠祿小屋荒。而馬肥矣。可嘉尚也。山崎甲斐其邸雖美。不可騎而戰也。聞者皆志于武。

酒井忠清

忠清以大金購得小倉色紙。時京師某寺亦藏之。忠清聞之。以爲此物豈有二哉。因遣人于寺。請見之。墨之濃淡紙之厚薄。以至古色。無有異矣。忠清問其所以得之之由。爲豐太閤之所檀施。曰彼眞我贋。贋而存之。是迷後人也。裂而火之。

安藤直次

德川賴宣。日登城樓。用千里鏡遠望。召直次觀之。直次引鏡碎之諫曰。臣聞人君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旁有黈纊。所以塞其聰也。今君不以賢者爲耳目。徒欲假眼鏡之明。不亦左乎。故臣謹碎之。

直次好放鷹。嘗在江戶。其鷹師某放鷹于禁野。禽吏見之。訴于官。老中使直次收鷹師出之。直次不肯。老中又遣善于直次者促之。直次曰。我固知放鷹者爲誰。然所以不肯出之者。有說。我之好放鷹。人皆知之。今罪鷹師。人將謂直次放鷹于禁野。事覺則嫁過於鷹師。我何面目見人。必欲正典刑。請幸殺我。東照公不以我之不肖。使我監紀國。然今怯懦愛死。此明公之不知人也。略無懼色。事遂寢。既而從紀侯西歸。大猷公召見之。且賜鷹曰。沿途放鷹。唯汝所欲也。

氣剛辭直、

本多正信

諸將在江戶。驕奢游蕩。相率爲風。台德公欲爲之制。正信曰不可。方今豐臣氏仍熾。而諸將之背彼而歸我者。無佗。以其一在江戶。則豪華之擧。聲色之樂。無求而不得也。若束之以法。臨之以罰。則彼將漸厭道途之遼遠。與時月之積久。無復東向者。非國家之利也。

以死諫君、聽諫改過、雙絕雙絕、

中山信吉

德川賴房年少放蕩。衣用紅裏。佩刀以黃金爲鐔。物議沸騰。其老中山信吉數諫不聽。台德公聞之不懌。召信吉。信吉登城。見老中曰。殿下召臣。蓋欲問寡君行事也。以實告之。此訴寡君也。不告則欺殿下也。進退維谷。不如屏居俟罪。乃出老中留之不顧。歸見賴房。語以故。謂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肖。不能謇諤以動君。一也。輔導不得其道。汚蔑東照公知人之明。二也。左右宵人逢君之惡者。臣不能速誅。三也。臣雖死。遊魂不敢離君側。猶望君一悟之也。賴房聞之。戚然急召納戶。出佩刀金鐔。手碎之。華飾衣裳。悉賜左右。謂信吉曰。我今日而後砥行自新也。信吉欣然出。初信吉之歸也。老中以聞台德公。悅曰。賴房行事必改也。

竹腰政晴

德川光友夫人妬甚。聞侍婢寵有身。至懷刄欲與光友交刺而死。老臣竹腰政晴。令備輿。責其傅母。急出夫人。夫人驚曰。將何之。政晴入見曰。君夫人與主君不相諧。故謹奉還於將軍耳。請速出就輿。夫人大慚。以衣掩面曰。吾過矣。乃止。

學問之力、能救死命、

酒和田喜六

永井氏群臣貧。請濟。喜六私出庫金千兩貸之。信濃守尚政東還。責其專。喜六曰。臣知告必不得貸。且群臣困窮。勢將借金於賈人。徒使賈人多取息。何益。今貸金。彼皆感恩思報效。十年還納於君。無有所損。雖然臣有罪。請申憲。信州黙然。

稻葉伊豫

稻葉一徹降信長。信長意猶猜之。一日召賜茶。有三人伴食。請一徹讀壁間所掛韓文公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之句。一徹讀之。且說其義。信長聞之。排戶出曰。始我以子爲勇士而已。今知子有文事也。今日之饗。實欲殺子也。今宥子。子其爲我股肱。使三人取懷中匕首示之。一徹再拜曰。臣亦知不免。欲取對而死耳。亦取懷中匕首。寘於床上。信長嘆賞久之。

小倉城主

小倉城中有一小祠。不知何神。城主以其地卑濕多穢。移之于城外高敞地。城主忽病眼。痛甚。左右皆以爲神祟。城主怒曰。好穢惡潔。是邪神也。命毀祠焚之。眼立癒。

某侯支封宰

一國侯支封君某年少無行其宰某屢諫之其君厭忌之宰子年甫十三為豎童一日其君無故戮其子子怒毆君頭奔還家宰見其顏色異常怪問故其子告以實宰曰君固無道然臣而毆君吾不知其可汝且就寢安眠吾自有區處其子已病矣就寢熟睡宰作書遺言刺殺其子屠腹而死

日本智囊卷之四終

日本智囊卷之五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術智部

委蛇

織田右府

上杉謙信使其臣新室原介遺書右府曰。公數與織內敵戰。未觀北人伎倆。請明春舉八州之兵西上。與公相見。公勿視謙信同皮履都人士。時京師人喜穿皮履故云。右府延見使者曰。爲吾語越後公。信長何敢與公角。公來。將脫刀劍。挿扇於腰。單騎迎謁于長濱。先導入都。公義人也。信長所辛苦經營之地。必不見奪也。原介復命。謙信哂之。

細川藤孝

織田信長問藤孝甲子。對曰。甲午。信長曰。與我同庚。藤孝曰。君之午。譬猶良馬而具金稜鞍也。臣則駑馬而弊鞍者。豈可同日而語。信長微笑。

唐德宗謂李忠臣曰、卿耳長大、貴人也、忠臣曰、臣聞驢耳甚大、龍耳卽小、臣耳雖大、乃驢耳也、上悅、是亦善謔、

前田利光

利光居小松城。人因稱小松中納言。既致仕。利光鼻毛極長。邦俗謂鼻毛長者。爲妻所箝制。一日侍臣謂

利光曰。公盍拔鼻毛乎。利光頷焉。佗日又言之。最後利光謂侍臣曰。拔鼻毛易易耳。而所以不拔之者。抑有故何也。今幕府威嚴不可犯。侯伯有少露英氣者。視以爲跋扈蔑上。動輙託事黜罰。如加藤忠廣是也。吾今官階黃門。封踞三國。居列侯之上。尤不可不收才鋒以全其身焉。不拔鼻毛爲之耳。侍臣感服。

本多正信

豐太閤在伏水召正信。蓋欲有所屬托也。正信察知之。先見增田右衞門曰。子君有命召僕。僕拜命之辱。然僕不才無佗技。唯習使鷹耳。幸吾君好鷹。以此叨祿。至於軍旅之事與時務。則一切不經意。聞子君不好鷹。僕何以陳之于左右。右衞門白之于太閤。太閤曰。鷹於我無用。不見。

西尾傳兵衞

傳兵衞爲越前侯光通扈從。嘗饋食君前。光通見食中有汚物。示之傳兵衞。傳兵衞受則食皆盡。光通怒曰。寡人唯看云。未嘗食云也。傳兵衞謝其不敏而止。蓋慮其咎及廚人也。又爲監察。陪駕於東下。至大堰河。水俄溢。涉將絕。鹵簿僕從競先而渡。喧鬧殊甚。光通性急。召傳兵衞怒曰。汝爲糺官。不能禁止之乎。傳

兵衛曰君第勿躁君而鎭靜孰敢不鎭靜乎

江口三郎兵衛

丹羽長秀臣江口三郎兵衛以武聞丹羽國除仕越前中納言秀康食邑祖一萬石秀康臣高木勘平有武功憤江口新進食大邑一日憑江口膝問曰上國稱武者何也江口答曰仕大國食大邑是已高木無言而退（一作三郎左衛門）

塙團右衛門

大阪之役塙團右衛門米田監物夜斫蜂須賀至鎭營團右衛門豫書夜襲大將塙團右衛門九字于簡

散布之于各地故其名顯于時監物聞之讓團右衛門團右衛門曰吾儕駑劣不爲人所知故聊有此擧耳

團右衛門師大龍和尚改名鐵牛嘗與大龍赴一商家齋請後至大龍怒責之曰與師會而後何也鐵牛不答徐布座具拜跪曰一鞭遲到且休怒君駡大龍吾鐵牛大龍感歎

平野與兵衛

道化清十郎問平野與兵衛曰聞子在戰場進則先人退則斷後不識果能然否答曰齋藤氏猛將多陣沒吾儕僅延殘喘每臨戰欲挺身戰死獨奈勇氣不足動輙落軍後人錯認以爲殿耳今辱下問可耻之至清十郎喜其對

野村太郎兵衛

黑田孝高屢攻城井友房不利僞媾和嫁其妹于友房友房不復疑一日招友房饗之盞酒閒除之也豫約小川傳右衛門侑觴野村太郎兵衛行炙以此爲號而傳右衛門先斬之太郎兵衛繼之當時友房從三百人出城井谷入中津城每門使減從者已就席太郎兵衛奉肉盤而出直擲之于友房拔刀斬其眉心傳右衛門呼曰我後矣進斬之友房立死盡殺從者城井氏滅傳右衛門不慊於太郎兵衛謂之曰我

爲汝所先可耻也太郎兵衛笑曰然雖然子之單伐四我則二耳我之不及於子者如此今又爲子所先耻莫大焉然子與怯如吾者爭先後何也傳右衛門首肯

謬數

光格天皇

天皇身長六尺五寸新嘗祭之夜衛士司直環列儼然燈火煌煌偶白衣人突出衝列蹴燈而去衛士大驚莫敢下手者蓋　天皇親試其勇怯也明日　天皇召衛士詰之曰甚矣警備之不愼奉職捉犯人曷

問其何如。

織田信長

信長攻笠寺城。城將戸部某驍勇不可下。因收兵而歸。戸部素善書。乃令侍史學之。期年而得其筆意。於是贋作戸部通織田氏書。令森可成僞爲賈人。齎赴駿河。遺之義元。義元怒。召戸部殺之。

武田信玄

信玄入駿河。北條氏時守蒲原。禦之。乃會諸將曰。明日撤圍。若氏時追躡。莫得抗鬭。彼勇決勝父。抗鬭必敗。諜還報。氏時大悅。信玄命勝賴伏兵。夜半撤兵。城兵空壁出逐。勝賴覘虚入城。内外挾擊。斬氏勝。斬首七百。

毛利元就

尼子晴久使其臣助四郎者。詐降于元就。元就知其情。而陽優待之。適有言尼子氏來攻吉田者。元就故屬群臣語之曰。尼子氏若果來。陣于甲山乎。於我甚利。陣于三猪口。以絶周防路乎。於我甚不利。宜避之于山口。請援于大内氏。然後決戰耳。助四郎聞之。其夜出亡。元就喜曰。彼墮我術中矣。夫三猪口土地平衍。彼來陣于此。我據甲山之險。以制之。敗之必矣。果

然。

元就親一瞽者。知其爲陶氏諜也。常侍臥内。令演平家。一夜會諸將曰。岩國守將永來氏應我。使一人齎與永來氏書赴山口。全姜捕獲。一如瞽者所報。立誅永來氏。命弘中隆包代之。元就愈親近瞽者。一夜又會諸將曰。隆包書來。待全姜攻草津廿日市。蹈其後。一舉可斃也。唯出兵宮嶋。則此謀不成。全姜得瞽者報大喜。會諸將議攻宮嶋。隆包諫其不可。愈疑其貳。毛利氏不聽。率兵四萬攻宮嶋。元就得報曰。豎子果陷吾術中。

豐太閤

上杉景勝租額三百萬石。太閤忌之。欲徙封之。嘗從容問之曰。卿國歳入幾何。景勝恐被削。不以實對曰。七八十萬石耳。太閤佯驚曰。何其寡也。因徙之會津。食百二十萬石。賜越後于堀秀治。景勝大悔之。

東照公

豐太閤布散樂於聚樂。織田常眞舞龍田。妙不可言。次及船辨慶。公舞義經。不肖焉。觀者大笑。時清正長政幸長義弘等。竊相謂曰。駭哉常眞善舞。何益。德川氏故爲醜惡之舞。以愚太閤。可畏也。皆振舌。

公平素謹愼重厚。至此忍爲術數矣。

台德公

慶長七年。前田利長至江戸。公出城迎之于板橋。利長喜其優待。翌日入城。公在便房。坐利長于下而見焉。及其饗之也。盛美兼至。

德川頼宣

有兵家請頼宣木綿染月白色以爲背身令士皆着之甚野或請改之頼宣曰若隣國遣諜扮焉以偵吾國急變此衣護諜易耳豈非一策乎

決輸贏于一擲亦賭博之意

黒田孝高

孝高疾病取履之左木右秸者與其子長政曰備物而出則必後機矣汝多思慮不能立大功于天下也

土井利勝

台德公薨府下數災物情洶洶訛言亂將興利勝深憂之曰異姓諸侯縱令懷野心未必有附和之者至

親藩人爭附之其禍實不可測也乃欲試人情異同陽爲得罪者杜門謝客僞作連名書先署己花押而移之藩邸覽者駭愕與之者唯駿河大納言忠長及加藤忠廣耳於是大猷公放忠廣于莊内忠長于高崎物情始安

酒井忠勝

大猷公時酒井忠勝與井伊直孝松平信綱板倉重宗等俱預大政時人皆謂爭權不相善公聞而不懌召忠勝等責之曰卿等宜同心以輔政不然反生隙何也忠勝對曰臣等不肖謬被拔擢欲竭股肱之力

術數出于至誠

以報消埃故相與謀陽爲有隙者令人互言其短而陰爲改過之地耳豈實有隙哉公曰善告者過矣忠勝曰不然告者當矣

細川三齋

三齋好茶多藏珍器寬永中在江戸幕府寵臣某語人曰我將觀茶器于三齋氏其人以告三齋許之某至三齋盛陳武器示之某失望或謂三齋曰某所欲觀者茶器而非武器也三齋曰武將相見宜如此何用茶器爲

蜂須賀家政

家政親書宿直士姓名掛之壁間諸士循其序以遞番而家政屢變更之一日上直者來前直者曰今日非吾子之番也上直者曰番序變更君心之不可測一至于此哉時家政隔掩障聽之曰爲汝等所測事不可爲也

直江兼續

越後某地屠戸從兼續有功請編民籍兼續重違其言然若允之則不慊輿議一夕憂念不眠翌旦召屠戸長曰前日汝等冒矢石立功吾甚嘉焉幸公家舊藏有寶冊今授與之汝等爲建一祠虔祀不怠子孫

必得慶福。勝于伍民籍萬萬。乃出漢書一部與之。屠戶悅服。如其言。今尚有其祠云。

進藤正次

浮田秀家敗于關原。遁至伊吹山。其臣正次請其寶刀鵜飼國次。詣本多正信告曰。某害秀家。獲傳家寶刀。家康獲二刀。爲信。祿正次。後薩人告秀家來投。吏詰正次。正次無少怖色。曰。臣爲秀家策此事。秀家達薩摩。則臣死無遺憾。請速刎臣首。家康曰。義士也。擧爲談伴。

岡本半助

彥根地近輦轂。承平後士風稍靡。直孝欲易之。其還自江戶。密照跟官員數。作木綿衣。比及封境。遽命服之。家老以下出迎者。披服華美。視之莫不愕然。見直孝坐輿中。亦木綿衣。迎者皆懼。侈風頓止。或云岡本半助之策也。

馬場信房

信房月賽諏訪明神祠。稍與廟祝善。一日廟祝問曰。子禱于神。不識果何事。信房曰。我爲甲州輕卒。而不欲赴戰場。每有兵革之事。必來賽神。廟祝意賤之。然欲聞甲州事。飲之酒。信房醉而眠。廟祝密拔其刀而

視之。生銹。益信其爲輕卒也。謂信房曰。子來居于此。則庶幾可以永免兵革之難矣。信房佯喜留居焉。在諏訪三年。國中形勢盡知之。乃歸甲州。勸信玄伐諏訪取之。

大石良雄

吉良義英在上杉氏邸。久之不歸。有羽倉齋者。與堀部武庸善。一日語武庸。以義英好茶屢會客。武庸告之良雄。良雄曰。同盟中誰習茶事者。武庸曰。惟有大高源吾耳。良雄乃令忠雄詐爲京師富商鬻絹者。從義英所善茶人學其法。茶人偶語曰。十二月十四夜。集飲義英家。忠雄欲覈其實。後數日贈之帛段。詭請曰。吾將還鄉。願以十四夜來飲別。茶人果辭以前言。於是衆皆奮躍擧事。

八右衞門

紀海捕鯨最爲盛。初唯捕兒鯨。而寘母鯨於不問。故母鯨護兒。不落人手。捕獲日少。闔鄉憂之。八右衞門謂衆曰。吾且思其術矣。擁被而臥。數日。遽躍起露刃擬妻子。一家驚散。迺亂斫衣服器什。無復完物。隣近來集。奪刃就縛。咸謂爲物所憑也。招巫禳之。乃作語曰。我是母鯨之靈也。此間乏穀。以鯨代穀。實出熊野

神意而土人不知母鯨宿業已滿者充人食以滅罪固其宜也獨捕數未滿之兒鯨則滯寃將無所歸八右衛門不解事專欲捕兒我必斷八右衛門及闔鄉人命不出七日外衆大恐乞其霽怒曰然則宜舍兒捕母俟兒長爲母之日輒復捕之獲鯨十頭必築冢祭之衆誓從其言於是八右衛門霍然而愈如夢斯醒爾後相戒唯捕母鯨一漁大獲八右衛門遽致富

權奇

織田信長

雷電風雨皆兵矣

信長將出兵于鳴海詣熱田祠假睡爲夢者疾呼者

三曰聞神兵擐甲聲乘雨進或諫止之弗聽竟斬今川義元

豐太閤

朝鮮之役豐太閤赴那古耶行營途過藝州詣嚴島祠令左右取錢一緡祝曰投而皆面必得志矣揮手一擲每錢皆面舉軍歡呼大閤大喜隨納錢于神庫蓋豫粘合二錢作兩字也

與狄青所爲符合

武田信玄

深澤之役北條綱成卒遺其旗甲人得之傳觀以爲笑信玄聞之曰遺旗辱在司旗將帥曷與焉召眞田源治曰今與此旗于汝欲使汝勇肖于左衛門也綱成聞之而悅曰信玄一言足以雪吾遺旗之耻矣綱成驍勇絶倫苟聞惡言必決死鏖戰其鋒不可當故信玄設此言以慰釋之也其旗以熟絹三幅作之黄地有八幡字世號黄八幡云

北條早雲

早雲之詭譎藤頼之愚騃可謂雙絶矣

早雲在韮山欲取小田原難箱根之險未發也一日使人言城主大森藤頼曰吾獵韮山其獸逃箱根願以箱根假我我得縱獮焉藤頼許之早雲與百餘人皆獵裝踰箱根先縱牛數十頭鼓螺隨之憑高馳下

直入城内藤頼惶駭出城奔早雲遂取小田原

東照公

伊達政宗與關白秀次善秀次死事稍露太閤知之大怒召政宗於國甚急政宗抵京欲因公而乞哀先遣其家老伊達中務于本多佐渡守所以言其意公召中務問其顛末且賜以膳膳罷閑話久之中務謂佐渡守曰意寡君歿我將退公謂中務曰怯哉政宗因人乞哀况辨此事唯在汝等之心耳佗日公見太閤曰聞君召政宗不知何事太閤曰政宗有罪故召之公曰制政宗我之力乃足矣然其臣在國者多矣

籌策精鍊、無不中矣、

若據城拒命。則不得不遣將伐之。此擾物情也。不若赦之令還。否則請速殺之。然後一擧可以屠其城邑。苟悠悠不決。恐事不可測也。太閤曰諾。我先遣人廉其動靜。然後從事。乃遣近臣二人于其館。至則其臣皆擐甲手弓銃。獨政宗披髮遽出見使者曰。臣今日始知殿下之恩矣。何則臣今承嚴譴以待罪焉。彼輩皆以臣爲怯。曰吾等以勇武仕伊達氏。豈歛手坐受戮者乎。勢將敵殿下。臣制之不可。因知彼輩能事臣保臣家。以至于今日者。寔殿下之賜也。使者還報太閤。原政宗。且使其臣下皆勿違政宗之命。

陽怒陰慰、

大阪之役。公將兵到京。曰今東西搆兵。外議何如。日向半兵衛進曰。關東將士皆元從功臣。大阪烏合之兵。其意唯在多攫取竹範金而逃亡耳。豈可與接鋒哉。臣等所聞如此。公聞之勃然作色曰。汝何妄言。叱去之。時板倉勝重本多正信在側。皆無言而退。公密召半兵衛從容謂之曰。前言脫聞于大阪。彼必儆備。使兵士不得攫金逃亡。于我不利。軍旅之事。汝易言如此。宜愼之。

德川賴宣

賴宣一日徜徉于庭。急召壯士令射。士皆倉皇應命。或曰請先命期。否則彼輩不豫習射。致發多不中。賴宣笑曰。事發不意。豈今日之比哉。

德川光圀

有放銃殺鶴於禁野者。禽吏獲之。光圀命下獄。既而召寺僧八人飯之。光圀語次及殺鶴事。曰我今日手斬之。使上人輩觀之。命出囚于獄。縛之庭。拔刀厲聲叱咤。僧皆股栗。莫敢仰視。光圀大怒。抛刀謂僧曰。吾聞沙門捨身救人死。吾素不欲以禽鳥故殺人。欲待汝等言宥之。然莫一人敢救者。何也。命逐僧。赦罪人。

茶人曾閲盜金覺、當死、松平賴元曰、使小人恃寵陷罪、吾之過也、命捽人新造牢囚之、故事有罪繫新牢者、雖重犯、捽人必請之、當時牢人果請宥之、乃赦之、

池田光政

家老池田大學作茄袋。以大珊瑚爲壓口捺子。一日佩之以登城。光政見之不悅。爾後光政佩茄袋。近習皆怪之。以其平日未嘗佩之也。一日光政召大學。解袋親賜之曰。是壓口捺子我所手作也。大學拜受之。以無患子作之。茄袋亦極惡。大學大愧。不復佩前茄袋。國中傳聞。奢風自止。

黑田孝高

孝高疾革。無故呵責群臣。皆以爲失心。莫敢諫之者。其子長政諫曰。群臣悚栗。請少寬焉。孝高耳語曰。吾非失心。所以呵責群臣者。欲其厭吾。以汝爲易事耳。

板倉勝重

大阪擧事。勾留德川氏漕米在大阪港口者。板倉勝重遺書大野治長曰。聞諸君修城柵爲守禦之備。幸有漕米數萬石在大阪港口。宜收之以資糧食。治長覽之怫然。即日放舟而去。時人稱其智。

板倉重宗

重宗夫人戶田氏。使其幼女言事。重宗併女兩手拇

指。以紙緞緊縛之。曰。女犯法。有解之者斬。家人傍觀莫敢解者。有一門皂泣曰。吾老矣。死不足愛。乃爲解之。重宗亦不殺之。其意蓋示不聽婦言也。後賜金門皂。

江戶强盜發。搒購之百金。數月不獲。會重宗至自京。老中問以計。重宗命別作小榜。夜建之其旁。書曰。金少故不敢告。倍之必告。明日盜魁過而見之。意其黨所爲也。懼即自首。於是黨與悉獲。

鍋島勝茂

朝鮮之役。勝茂屯全羅。會軍糧告乏。勝茂揭榜書曰。

不費一錢而一日得米二千餘石。妙矣。

民欲免我兵侵掠者。人携升米而來。我換之以牌。有牌則可以免侵掠矣。遠近見聞。齎米爭來。一日得米二千餘石。

酒井忠世

有茶屋長以者。其先有功於東照公。以故每朔望暨有慶禮。必出而朝。長以新製中刀。身與飾俱美。一日佩以朝。忠世取視之。嘆曰。美哉刀。雖武士亦無有之。取鞘直去。時牙參者踵至。長以不知所爲。以袖覆刃避于側。偶見糾官。語以故。曰。唯俟侯出請之耳。忠世已寄鞘于人而出。長以聞之。乃就請得之。長以知忠

世惡己刀之不稱於躬。而諷之也。深自悔責。後佩木刀耳。

加藤清正

列藩城名護屋。清正令運石者。紅氈掩石面。竪臣艷妝坐氈上。自前後推之。更盛酒大樽。雜陳菓餅。飲啖觀者。觀者爭出力輸搬。省工若干。

伊達政宗

征韓役。諸將輜重。多致遲滯。政宗製假女面。四環彩扇。紅線彌縫揭之。行李上。輸夫被紅巾。行歌相和。輸夫爭先致力。首達行營。

藤堂高虎

高虎從豐臣秀長攻橫伊岐之城。夜潛入城伺虛實。守者怪其跫音。以槍刺之。高虎不動。以衣袂握槍拭其血而後放之。守者見鋒刃不釁。不顧而去。乃悉探營中虛實兵卒多少。將踰垣而去。三人追尾。高虎反鬭斬之。携其首歸。

板垣駿河守

駿河守有碓氷之捷。爾後每饗部下士。必分三等。多軍功者食以盛饌。中者次之。無功者令喫素耳。蓋祖義家甲乙坐古智也。

肥後澤村大學所爲亦與之同。

黒澤甚兵

大阪之役。佐竹義宣戍今福。命甚兵列柵。入夜。甚兵照炬巡視。城兵望炬放砲。甚兵置炬於地。炮丸叢集炬所。甚兵曰。可也。乃督卒起役。比炬熸。柵成。不損一卒。

吉川元春

元春攻南條元次。伯耆羽衣谷 元次請和。元春固知其反側。僞聽之。元次日夜演戲文。不恤國事。其意蓋在使元春解嚴而乘虛襲之也。元春因設一計。使人言之曰。同演戲文以爲樂。元次喜許之。元春自率舞者來。其進也歌曰。請舞于君之庭。其退也又歌曰。明年來又來。如此三夜。皆擊鉦鼓爲節。元次觀之不倦。無復意于計元春。元春察之。忽變曲節。舞者拔匕首齊進。元次狼狽棄城奔。

戸田重貞

二連木城主戸田主殿助重貞。母質于吉田城。重貞欲奪之。佯與資良欵狎。數入城握槊。重貞之臣野野山某盛饌於匱。使擔夫舁至城下。撤蓋示門者曰。主殿助在城中而握槊。爲餉酒肉。且欲以此時取母汚

衣歸而澣濯。請勿怪。門者諾。重貞與資良握槊而酣飲。野野山伺其閒。納母於匱中。蒙以衣物。門者不以爲異。輙得出。重貞騎士迎於中路。護衛而還。重貞告別。纔出門。縱火城下。馳歸二連木。

割田重勝

北條氏出兵上野。陣白井原。鄉人割田重勝以勇著。曰。余且入陣中奪一駿馬。乃粧農夫。囊大豆斗許。詣松田憲治營。且呼且賣。會將士走馬爲戲。一人顧曰。汝能騎乎。重勝爲推魯不聞。曰。大豆升若干錢。士曰。余非問大豆。問汝能騎否。重勝爲痴人狀。指一馬盛

裝者低聲問價幾何馬卒大咲其人曰余輩在軍苦無事盍騎此漢爲笑噱柄直拗手足令騎重勝泣且呼曰賜恕賜恕衆聚觀大笑馬躍奔逸重勝翻身大呼曰身本州吾妻邑人割田某今日辱惠良馬他日有事宜鞭此馬立功報諸君之厚意言畢一鞭馳歸

某侯

某侯之國使有司購求木綿二段命之曰我欲以此制單衣宜使國中染工最行于時者水月色染吾家徽號有司如命人見之于染工驚曰國君猶着是惡衣况賤者乎朝野傳聞奢風自止

某侯

某侯就國欲禁奢侈會巡部下令曰從者宜各齋食憩一館盡召排行厨或有描金食箱實以珍味侯皆親取視之若歆羨者最後命取其行厨以籜包搏飯耳顧左右曰我貧不能如汝等衆皆慚伏

加賀侯

探幽門人久隅守景以善畫聞家貧然不肯輕爲人作畫加賀侯召守景于國留之者三年矣而不給廪一日守景私近臣曰我未得廪在此何爲將辭去近臣以告侯笑曰渠志氣高尚其畫入神若與之廪衣食豐足則不肯畫故我不給廪使其益貧也今已三年矣意者其所畫亦不鮮乃多賜廪

日本智囊卷之五終

日本智囊卷之六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捷智部

靈變

羽柴秀吉

童視夜叉柴田、

羽柴秀吉攻高松。聞明智光秀弑其君信長。旋軍。遣使于岡山。告以變曰。吾將入京伐光秀以報主仇。途當過貴國。謀之浮田氏。素與光秀善。聞之大悅曰。此天賜秀吉也。秀吉以六月七日早發高松。至宮內。宣

言曰。赴岡山。浮田氏使者來迎焉。近臣出應之曰。寡君病暑。今少瘉而寢。秀吉密策駿馬。奥州驪 雜士卒乃發。經吉井川。出片上。至宇根。馬屠。乃使人言于岡山曰。事急矣。從間道而馳。不得至貴國。浮田氏茫然自失。

秀吉攻北莊城。見城中火揚。直赴越中。伐佐々陸奥守。竟不見勝家首級。而不以爲意。

武田晴信

晴信年甫十三。一日饋其母蛤。母使侍女齎蛤至晴信所。曰。令侍豎擇其大小。晴信乃命擇之。其小者散布之席上。濶方二間。厚可一尺。晴信又命數之。爲三千七百。因召老革輩。使射其多少。或曰。一萬五千。或曰二萬。晴信哂曰。汝等久以軍伐著稱。而今面射蛤。而其數皆差矣。以此眼臨戰場。測量彼我衆寡。不亦難乎。一坐咋舌。

上杉輝虎

輝虎每出易衣。晴信使人狙之。無有定形。故不能窮其踪跡也。

北條早雲

早雲使人宣言。執國中瞽者。盡沈之于海。瞽者聞之

散而之四方。因密用之以爲間諜。

織田信長

乘風雨信長慣用手段、

信長攻淺井長政。朝倉義景來援。陣田神山。信長使稻葉通朝備之。一夜大雨雷震。大岳城信長出兵急攻。守將小林齋藤出降。信長曰。風雨暴猛。義景必不悟大岳城陷。放還二人。戒前軍曰。義景明夜遁走。掩擊莫失。諸將不信曰。彼以大兵據勝地。何爲退走。信長登堙樓。望見北軍。張目不動。夜已四鼓。大呼曰。敵逃。吹螺鞭馬。帥左右而出。義景果遁。追及刀根阪。越軍大亂。山崎吉家返戰死之。義景僅免。

東照公

箕形原之役。從兵爭論戰功。東照公使之進雙刀曰。某扈吾右。某扈吾左。吾一一唾刀鞘以識。唾痕具在。可以證戰功。衆不敢爭。

榊原康政

豐太閤甍。東照公在伏水。石田治部圖害公。人情匈匈。康政在江戶聞之。率兵七千西上。至膳所。將歷醍醐。直趨伏水。偶有飛報自本多中務云。伏水騷擾然、未至尋干戈也。康政意少安。因劄營焉。矯秀賴命。塞東海東山往來。三日乃通。行旅入京伏水者。不可知其幾千萬。康政與七千兵。雜其中而行。戎器森然。旌旗蔽日。沿路喧傳。東軍大至。康政既至伏水。呼庫吏。出數千緡。頒支兵卒。縱意入店飲食。酒餅豆飯。以至草鞋。買之無餘。且使唱曰。內府公軍至。不下六萬人。邸中不能辨粮食故爾。治部聞之沮喪。公威大震。

藩祖

庚子之役。三明公在赤阪。甲冑華麗。奪人目。及至關原。忽代以粗惡者。蓋防敵兵亂入而狙擊也。

後周時趙匡胤、每臨陣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恐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是與公所為相反、蓋以其地位異也歟、

竹腰政信

尾侯義直時。或斥惡人九人。榜之于朝堂。署其尾曰。凡十人。義直問諸左右。皆不能解也。書佐持田治右衛門。因左右以告曰。併主君為十人。義直問其故。乃上書言之。義直大怒。叱左右殺之。老臣竹腰政信聞之。竊匿治右衛門於其家。而見義直曰。臣得一良士。請厚祿之。義直問其名。曰持田治右衛門。義直默然。政信厲聲曰。臣不能格君之非。甚慚於治右衛門。如此良臣。委棄不用。可乎。義直曰然。於是召見治右衛門。加賜食邑。後為老臣。

詭而忠、

杉原景憲

上杉景勝。將出師于大阪。諸將相謂曰。此役也德川公父子。在二條伏水。衆軍盛裝入京。我輩甲冑唯有一領耳。且屢經戰鬪。綻裂弊垢。不足以為觀美。奈之何。景憲曰。我則自有一策。其入京也。甲上蒙散樂衣裳。東照公觀之曰。常陸介紺縚甲著直垂。古雅可法。嘆美久之。

笠原卜傳

土佐人卜傳。善擊劍。自號曰無手勝家。嘗游近江。舟涉矢走。同載可六七人。中有一士人。年三十七八。以劍術自誇。傍若無人。卜傳曰。我亦少擊劍。然不欲勝於人。欲不負於人耳。士曰。何言之遜也。家法曰何。卜

劍法變幻猶龍

傳荅以無手勝。士曰既曰無手勝子之劍實爲冗物。但不知無手而能勝否。卜傳曰我之劍本爲活人劍。雖然對惡人則變爲殺人刀矣。士聞之大怒叱舟子曰速達舟于岸我將與渠決勝負。卜傳指一孤島曰彼地可以決勝負。舟已達島士一躍上岸拔長劍罵曰來卜傳曰臨事寧靜我家法也徐徐攝裳脫兩刀付舟子曰何用劍爲因親操棹立舩頭撐岸開舟呼曰盍游泳而來以決勝負無手勝之秘是已士頓足怒罵而舟去已遠。

太田忠兵衛

慶長中大内演散樂使貴賤縱觀有染工吉岡建法者善擊劍是日横恣無禮五百呵之建法拔刀一擊斃之被傷者亦多所司代板倉勝重揮眉尖刀向之忠兵衛止之曰制奴臣之力足矣勝重授之眉尖刀曰以此斬之忠兵衛叱曰奴無禮延頸就戮時建法憇于紫宸殿階下應之曰敵我者非汝而誰忠兵衛抛眉尖刀曰戮奴何用此物爲拔刀乃前建法將起而仆忠兵衛大聲呼曰起斬僵者非夫也建法起忠兵衛卽擊斃之勝重稱嘆爲陞俸後謂之曰建法匹夫而劍術則罕比其僵也是天棄之也汝不就斬之

劍法入神非蓬頭突鬢之所企及也

其勇有餘而其氣則驕矣恐非擊虛之道何如忠兵衛對曰誠然然斬敵之僵者而反爲其斬脚者往往有之夫僵有虛實渠之僵也虛矣縱令實矣斬之豈容易臣又以爲僵者則虛矣而欲近則斬之此實也不論虛實僵而不起者未之有其將起必防身斬敵之念已虛矣擊其虛斃之不太費力此臣之所以勝也勝重稱善

池内喜内

喜内少爲備前侯近臣公嘗耽典籍思慮不節結爲羸疾衆醫竭力而公甚呰湯藥其疾滋加大臣以下焦心時浪華有良醫曰古林見宜大臣使人招之見宜到而診焉退謂曰疾頗深矣事不可緩也我有一方得用之則愈唯君呰藥末如之何已喜内時未弱冠進曰子之言信然乎見宜曰何敢詐喜内曰我有所思受其藥登城先私内豎曰我將云云君呼茶則換之以進如獲譴我執其咎遂造内寢公方閲書喜内稽首曰小臣有一疑今將質之公曰何也曰經所謂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者是也公哂曰是言諸侯之孝也已喜内曰咈非此之疑世有誦焉而不行者是臣所疑也我君在此公怒曰狡兒不遜遄退矣喜

內爲不聞指其書曰此物善奪人魄攫擲之中公額公大罵曰狡兒欲吞吾刃乎抽劍追之喜內走降于庭顧喚曰不孝之刃可剸忠臣之軀乎公罵且追喜內喚且走二周庭砌公疲甚踞石呼茶內豎卽進之公連飲三椀於是喜內直前叩頭曰君服藥歟事既集矣不遜之罪謹待刃耳公俛不答喜內曰若不足以釁寶刀則願賜死于君前將自裁公遽執其手泣曰微汝則寡人幾爲典籍之罪人也乃賜其劍以賞焉自是服藥數日疾果愈

應卒

東照公

箕形原之役公軍敗入濱松城城中驚擾高木廣正獲一髡首而還公令貫之鋒周走而呼曰獲信玄矣衆乃定

小田原之役諸將在浮島原以迎豐關白關白緋甲戴唐冠冑佩金裝劍金鞍盛矢手彤弓騎大馬金纓見公與信雄下馬撫劍曰聞公等貳請與決公哂曰君出師之初撫劍是吉兆也關白乃騎馬而行

大猷公

公嘗浮舩賜宴諸侯時井伊直孝與人爭杯酒頗喧呶公在舵樓上視之取鳥銃放之衆皆愕然喧爭乃止既而使人傳旨曰今日之宴飮與不飮亦宜極歡

平岩親吉

大久保忠世鳥井元忠攻上田城城將眞田昌幸闔門不出吾師侮之進入郭伏兵四起前後夾擊昌幸追擊甚急親吉俄擧烽昌幸疑其有詭計趑趄不進因得收兵而退

酒井忠勝

忠勝少時重遲寡言人皆以爲愚一日某所失火忠勝策馬率衆往救火指麾周備如老成既而衆渴入

店飲酒忠勝曰食糟醉飽兩得人始知其不愚矣

忠勝致仕號空印居牛込邸明曆丁酉正月十八日都下暴風空印遣人于板橋高井戸千住口多糴米貯之既而失火延燒死傷塡街民艱食空印盡糶以救之

松平康長

關原之役水野勝成松平康長圍大垣城門闔不得入康長令曰盡以鳥銃撞破雉堞銃手如言遂得入城

宇都宮圍伴

與酒井忠次撈蝦之舞一般作用、

石田之亂羽書旁午曰伏水城陷曰細川忠興妻子燒死曰敵收東征諸將孥於城中東照公每聞不樂左右欲慰之而不能也適團伴入謁焉其狀扮武藏坊辨慶大聲呼曰武藏坊敢候起居直進抽刀西向作斬首之狀曰三成伏誅公望見大笑

久世廣之

大猷公將飯飯有蟲公着箸視廣之廣之取啖之曰庖人無狀奉羹不熟公覺止

豐太閤

太閤應事極敏捷一日書佐寫醍醐忘醍字太閤以指書大字于地曰以此代之可也

石田三成

某年暴風雨淀水大溢堤防善崩奉行石田三成急發京橋口米廩出數十百苞命土民搬運以塞其壞處既而雨止水退三成下令曰速造土豚以代米苞其苞則聽汝等取之民爭趨之不日堤成而堅實倍乎前

豐臣秀吉嘗放鷹於野渴甚投一僧寺乞茶有行童進一大椀茶微溫盛到七八分公一喫稱快更進一椀少熱不滿半椀公喫了又要一椀於是代以小椀大熱公愛其才敏請之僧攜歸以爲小臣石田三成是也

馬場信房

今川氏眞亡武田信玄使人入城取其重器信房聞之策馬而馳放火焚城曰無使我有貪兵之名也

松平信綱

家光獵于禮野令從士曰北向衆以四野曠濶不辨方位時方向午信綱走出背日而立曰前爲北後爲南右爲東左爲西家光感其敏慧

大猷公時便殿前有大石欲去之無路可出信綱穿坑其旁埋之

與雷簡夫所爲同出于一轍、

治人言上遮欄所用鐵釘每一本價二方金信綱聞之曰何釘價之踊貴也不有奈良物者乎刀身名平民大率用之一方金可以買一口比於釘反經打熱今代用之可何必釘自是釘價自平

慶安中幕府使人執丸橋忠彌忠彌以善用槍得名信綱慮其傷人因敎收之者使人夜立其墻外呼曰失火忠彌登樓而望之遂入執之

板倉重矩

重矩短瞎一目容貌極寢有才德寛文五年爲大阪

城代一夜雷震天守臺。市人騷擾。盞以萬治三年城中火藥爲雷火所燒。人多死傷也。重矩召町奉行彥坂壹岐守石丸石見守二人。使唱于街曰。城中火藥盡投之池。市人安堵。

安藤直次

大阪之役。加越兵傳城。城不可登。死傷山積。東照公遣使者退之。前後數十輩。愧先退。不敢。直次曰。先者先退。衆乃退。

大阪夏役。東照公至平野堤。前軍輜重。與麾下騎士雜糅。公數遣使整之。不能。遣横田重量。重量馳至。令曰。輜重右。騎士左。陣列立整。

池園龍右衛門

北史王羆鎭華州。齊神武遣韓軌襲之。羆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曰。老羆當道臥。推貉子安得過。敵見驚退。彼羆是龍。而羆猶着犢鼻褌。龍則露陽物。是爲異耳。

戶次道雪與龍造寺隆信相持于高良山下。數日。距道雪營二町。有池。會炎熱。兵士浴以取冷。隆信探知之。伏甲士二三十人于池側。候其來浴。起不意擊之。兵士擾亂。龍右衛門脫犢鼻褌同浴。見之躍出。水赤身執槍。大呼憤戰。男根揪舞。敵兵大笑。遂收兵而去。朋儕亦笑。龍右衛門勃然曰。止。吾男根能挫敵鋒。活公等者。亦此物也。聲色抗勵。衆皆結舌。一說爲十時連久。不知孰是。

安藤直治

大喙。

成瀨正成因直治獲紀刀。試之于罪人。不剸。謂直治曰。子極言刀利。豈尾人骨堅不易斷也。直治曰。否。尾人用刀不巧耳。

機對敏捷。

竹腰政武

政武嘗東行。過信濃。寒甚。使人先燀湯以待。從者至。各自探之行。

千利休

以才卒殺其躬。可悲。

利休學茶禮于紹鷗。紹鷗欲試其才。先自灑庭布砂。極其清楚。然後呼利休掃除。利休至庭。四顧殆無地下箒。乃微撼庭樹。入曰。謹如命。紹鷗往觀。紅葉點綴青苔上。雅致可掬。紹鷗大喜。盡傳其訣。

賀島主水

嚴有公甍。將葬于東叡山增上寺。僧徒憤之。謀伺輀車之出而奪之。若不能。則縱火燒寺。同宗滅亡耳。事聞於台廳。命蜂須賀綱矩及有馬玄蕃頭爲之備。都下匈匈。綱矩目黑邸。舊藏武具。家老賀島主水命有司速取之。有司曰。鳥銃彈丸皆澁鏽。奈之何。主水卽以砂磨銑。又大桶盛砂。投丸于其中。令人蹈之。如新鑄然。武備既成。以待命。然寂然無其事。

岡本半介

清涼寺彥根有大法會。榜于門曰。不許無緣者入。半介年幼。欲彊入。僧叱之曰。汝不見榜乎。半介曰。佗人不可爲妻乎。僧不能答。

一言打破無緣字、何等夙敏、

木村七郎右衞門

七郎右衞門荒木村重臣也遇遊佐左衞門佐于守口堤。與之接槍。七郎右衞門鎗倒而馘之。將起。遊佐兵七八人提槍來。七郎右衞門疲矣。知力不敵。故厲聲大呼曰。苟近則寸斬耳。敵辟易不敢逼。既而七郎右衞門兵繼至。敵遂去。後七郎右衞門語人曰。當時吾不厲聲大呼。則殆不免矣。左衞門佐、畠山高政臣也、

水野六左衞門

六左衞門浪遊宿逆旅。無飯錢。中夜聞館小兒啼而不止。爬取渾身垢膩爲丸藥。呼館主人曰。吾細聽小兒啼。此蚘之所爲。而非輕症也。我有奇藥。汝欲得之耶。主人懇請。使兒服之。啼立止。夫婦喜甚。翌日告以無飯錢。主人曰。辱療兒啼。何望飯錢。

奇男子、垢膩勝於盾鑿殺蚘蝍、遠甚、

小野寺秀富

秀富嘗聞義英臣多善射者。復讎之夜。直入內。悉斷其弓弦。人服其敏。

馬卒

大坂之役。眞田幸村士西村孫之進重傷。馬卒彌右衞門呼曰。創小何怯也。孫之進以爲棄己逃。已而浸手巾于水。啣之。負而退。得不死。

山口重政

佐久間信盛得罪於信長。赴高野山。時信盛家士皆逃。山口重政獨留不去。信盛入寒川民屋。鄉賊欲殺之奪財。館婢密告之於重政。重政大驚。乃裁書附僕曰。汝須齎此書來。佯呼曰。右府赦信盛父子之使也。僕如教。賊恐怖而止。

敏悟

豐太閤

豐太閤使侍臣講漢書。至酈生說封六國後。奮起曰。不解不解。及張良借著止之。乃曰。當然當然。

北條早雲召儒士說黃石公三略、其首有言、曰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早雲聽之曰、止矣、吾既得之矣、不復使說、

筒井順興、嘗聞人讀漢書曰、誰作漢書、曰班固、曰班固後高帝二百年、安得悉其實、高帝斬蛇或有之、神母夜哭、則高帝指旨一老嫗爲之耳、

石勒亦瞠若乎後矣、

東照公

瀧川一益誘蟹江城降之將。以舟師入焉。城中舉烽爲應。公望見之。急發兵赴援。呼書佐作檄。有吾可親

名將悟文法、

往之語。公曰。可字沮兵機。命削之。

神悟夙成。

德川光圀

明曆中江戶災。夜半砲響。水戶侯賴房驚。將出。光圀幼冲侍側。止之曰。非兵也。使問之。果放空礮。驅紅葉山之盜也。

讀書有三到法。一曰口到。二曰目到。三曰心到。如光政可謂心到者矣。

池田光政

光政年甫十四。每宵就寢。不眠。侍臣問故。不答。及其能眠。又問曰。吾幼冲。幸藉父祖之靈。得有大國。常思所以敎養士民之道。寢食爲之不安。昨聞儒臣講論語。始悟爲君子儒。足以敎養士民。然後得安眠。

伊達政宗

伊達政宗幼名梵天。生甫五歲。嘗出遊佛寺。見不動像。指問近臣曰。此何者。何其顏貌之猛也。對曰。不動明王。其貌雖猛。其心則慈悲濟衆。梵天曰。武將宜如此。

阿部正次

大阪夏役。正次令于部下曰。大軍混鬪。不能辨彼我。妄相殺。是徒死耳。今東軍經長途。面色烏黑。甲冑亦壞弊。敵久在城中。面色皆白。甲冑自鮮麗。以此爲標的可。

後藤又兵衛

朝鮮之役。黑田長政在蔚山。與諸將約攻敵城。至期。長政蚤使又兵衛出哨。少焉還報曰。有先我濟川者。君請速進軍。長政曰。何以知之。應曰。臣見日本馬糞。多自上游流來。以是知之。又兵衛見敵營塵起。曰。敵退矣。長政問其故。曰。凡敵之進者。其塵黑矣。退者則白矣。今塵白矣。故知之。長政先鋒繞山背。後軍與敵鬪。又兵衛太息曰。我軍鼓聲漸近矣。此敗而退也。果然。

周德威望塵以知敵數。基次必當如此。

赤井惡右衛門

惡右衛門勇武。略定丹波半國。但馬比賀美有一酋據險固守。惡右衛門屢攻之不利。一日讀兵書。有云。攻地不攻人。惡右衛門乃以計誘出險。一戰斬之。幷其地。

有憑險恃險之別。學兵者不可不知之。

僧橫外

廣忠公夢有文在其握。曰。是覺而問衆。衆莫知其解。有僧橫外者曰。是字日下人也。日下以一人握之。公將大興乎。然握而未啟。在其子孫乎。公喜。

智僧。

馬場信房

東照公圍長篠。武田勝賴遣信房援之。我軍設伏而

燔柴。爲燒營適者以誘之。將士欲追之。信房曰。其烟白矣。非燒營也。令騎往踐之。果有伏。

老革智算非常識之所能及。

箕形原之役。信房謂信玄曰。臣檢敵尸。北首者俯。南首者仰。可以見家康訓鍊矣。

毛利孫左衛門

大阪冬役。孫左衛門使于先鋒。村山越中遇諸途。曰。我深入敵地。故背旗中銃丸。破裂如此。孫左衛門曰。我視子背旗。抄頭少破裂耳。此僅在竹牌外而不深入之證也。越中默然。

森蘭丸

織田信長。一日手闔障子。召蘭丸紿曰。嚮吾入內。偶忘闔障子。汝往闔之。蘭丸往視之。既闔矣。因微開之。又闔之。令有聲乃入曰。臣見其闔。不見其開也。信長曰。今闔之有聲何也。蘭丸頓首對曰。其實則業已闔矣。然君曰忘闔。臣故微開之。而又闔之。使佗人聞其聲。欲實君之言也。

匪夷所思。

岡本半助

井伊直孝至其老。養原主稅助所。半助爲豎童從焉。時人爭蓄犬。主稅助亦畜之。蓋直孝所賜也。犬見直孝大吠。直孝不悅曰。犬能識其主。今忌之。且其耳甚

直孝心中。半介洞視之。

長可醜。誰能截斷之者。半助聞之。取股刀（剪馬毛者）來。置之直孝前。曰請君先斷之。直孝微笑。

毛屋主水

朝鮮之役。明軍圍蔚山。黑田長政在梁山。聞之赴援。黎明使主水出哨。主水還報曰。望敵陣炊烟甚微。是爲糧盡。改行伍。而士卒搶攘者。適去也。非來戰也。長政曰。汝所見是。遂進軍大戰敗之。

梶金平

長篠之役。武田勝賴軍敗。委旗而奔。本多忠勝士原田矢助拾之。家老梶金平且追且罵曰。委旗而逃何

愛死之甚。旗長應曰。旗古矣。故棄之耳。張新旗而走。金平笑曰。馬場山縣內藤輩。皆武田氏之古老。而忠臣也。今皆委于敵手而殺之。亦以其古故歟。旗長語塞。東照公聞之。召金平。賞其敏對。

金言金言。

世間太兵衛

土寇攻三條城。（越後）溝口伯耆守宣勝。將兵救之。太兵衛爲之先鋒。偶見川上有人糞。曰糞新矣。必有伏焉。索之果有伏。而逃。追斬百餘人。

桂山三郎左衛門

三郎左衛門。幼而聰慧。七歲侍客。客與其父談時勢

得失民閒利弊及山川險易運道所經三郎左衛門進曰如此機密恐人聞之先聖不言乎不在其位則不議其政客大奇之

奇童

板倉重宗謁祇園祠祠前群童聚戲一童以邦訓呼數字曰自一至九語尾皆帶都音十獨無者何也群兒茫然有一童年僅九歲答曰亦有然者五字既重都音所以十字止本訓也重宗聞而奇之翌日使人召致之乃合二餅餻爲一團使童子食之曰上者旨下者旨童子沈吟忽拍掌曰左者鳴右者鳴重宗異焉

日本智囊卷之六　終

日本智囊卷之七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語智部

辯才

毛利元就

元就與陶晴賢戰于嚴島。晴賢假船于河野氏。元就亦假焉。使人言之曰。得達宮島則還之耳。久留島通康聞之曰。言有斤量。必勝矣。乃借三百艘。果然。

德川秀康

藩士有好畜鷄者。秀康謂之曰。鷄如何爲佳。士人自爲鷄鳴。秀康曰。我不欲禄鷄。士人大慚。後不復畜鷄。

土井利勝

加藤忠廣國除。大猷公與老中。擇可君于肥者。皆曰細川忠利可也。議已定。未有命。而人皆知之。公不悦。召利勝曰。我聞道路知國家密議。而語之意。必有漏之者矣。利勝徐對曰。廊廟之議。誰敢漏之。然而殿下所思。下已知之。是上下感通之所致也。殿下其速命焉。公大悦。以肥後賜忠利。

黑田如水

豐太閤問如水曰。天下何物最多。對曰。人也。太閤又曰。何物最少。對曰。人也。太閤嘉其對。

言近而旨遠。非斯人則不能發斯言。

大崎玄蕃

台德公召福島正則臣村上某眞鍋某及大崎長行。問自幼戰功。村上眞鍋陳其功狀甚詳悉。一坐聳聽焉。最後至長行。一無所陳。曰臣幼時稱與一郎。仕木村常陸。以夜叉玄蕃稱。福島正則將一面。又爲福山城主。君以是知愚臣平生。安藤帶刀侍側嘆曰。可謂要言不煩。

新納忠元

豐關白喜忠元。召見賜薙刀。因問曰。汝猶能彎弓當我也否。對曰。寡君有命。則臣不敢辭也。秀吉稱之。

阿部忠秋

嚴有公時。有薦能馭惡馬者。老中請使爲校正掌惡馬。忠秋曰。人一病狂易。不可復近之。無佗。恐其復發也。惡馬亦然。縱令善治之。不可以爲官騎。若騎之誤致躑踶。豈不危乎。抑校正之職。在御良馬。不在御惡馬也。公曰。善。

安藤帶刀

台德公使板倉周防守爲所司代。防州曰。臣不才不

能負荷大任敢辭曰此汝父之所薦也何辭之有防州曰縱令臣父薦之臣心所不可豈敢奉命以汚君德哉臣以死辭時帶刀在江戶素與防州善老中相議招帶刀語以顛末且囑曰子幸說周防守使之奉命帶刀曰父薦之君命之猶且固辭不就職況我之言豈肯聽之雖然試言之帶刀乃至防州所談話移時徐曰吾西歸在近今來告別出防州送之于門謂之曰項將軍以僕爲所司代僕不才故辭之子知之否帶刀曰我亦聞之子固當不勝其任防州曰子亦以爲然耶我實不才不能負荷重任也帶刀曰否非

有味哉其言之也防州安得不奉命乎

不才也腰脫耳防州瞿然曰子謂僕腰脫何如帶刀曰父薦之君命之爲臣子者宜往而就職苟有蹉跌則封腹而死耳今不然畏首畏尾非腰脫而何我不思子之腰脫一至於此防州大悟卽日奉命

松平信綱

青山忠俊爲人彊記自諸侯至小吏一見皆能識之一日登城衆推其彊記曰此無佗術唯去輕人之心耳衆問其故曰大國之君人皆識之至小吏則不能識何也大國之君則心重之小吏則輕之故爾我心無此累所以悉識也衆皆以爲然信綱年少時在坐隅進謂忠俊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小星則不能識也足下能識之乎忠俊曰如小星則天官猶不能悉識之況於我乎信綱曰然則大者易識小者難識是自然之理未必由於輕人之心與否也

母里但馬

黑田滿德丸四歲始着袴于黑田圖書家但馬老有軍伐滿德狎之常呼曰翁時摩滿德頂曰郎君速長立武功以賢於乃父甲州聞之大怒撫劍曰汝以我之武爲不足耶我少或聽於汝關原朝鮮二役我躬挫勁敵畫策指麾亦皆出於我我豈立汝下況滿德

乎聲色抗厲但馬背坐獨言曰勵其子以武而其父怒之何也甲州愈怒曰汝欲使吾子賢於我何如但馬哂曰臣有一言君請平心聽之夫良將者雖屢有軍伐猶歉然自以爲不足君適一勝狃以爲常有輕敵之心如此不改其取敗衂也必矣臣以謂三軍敗走殿後戰死君爲之有餘然此非大將之任也大將之任全軍制勝今君反之備後守頗知是理君試問之顧滿德曰郎君雖幼冲記臣斯言可以爲良將也若夫一騎突陣而死此士卒之爲也謹勿傚之

管舩某

德川賴宣東下將自吉田航海時風烈浪大家老皆諫止不聽退謀之於管船某曰止之不難乃引至賴宣前賴宣曰今日風順唯少勁耳何懼之甚對曰君船完固風浪素不足懼也至如跟官所乘船皆脆薄恐損壞然君船一發誰敢不從臣竊危之賴宣嘿然良久曰汝言有理遂止

大音主馬介

主馬介（前田利家臣）年老矣少年輩謂之曰翁心雖猛腳力已衰恐不能先登用搶主馬曰平日快走未必爲難事在於與敵相距十五六步之地而能前走者非

凡處事以周密爲要固也雖然周密之過或生優柔不斷之病以至失機食新左衛門所以有此寓言也歟

武功者則不能也少年默然

井上新左衛門

新左衛門爲勘定頭松平豆州甚寵遇之一日新左衛門於其事頗有遺失豆州責之新左衛門曰貴人處事不可不周密至如賤臣則未必然豆州大聲叱曰精勤奉職何問貴賤新左衛門曰臣聞之昔者唐玄宗寵楊貴妃貴妃死玄宗使方士求之方士見貴妃于蓬萊宮謂曰吾將還奏之帝然恐帝不信之請幸賜憑據貴妃與以玉搔頭方士曰搔頭婦人皆有之請別取微密而人不知者以爲證貴妃乃以七月七夜與帝相矢言告之方士還以奏帝大喜既而以爲我與貴妃私相矢之言外人固不知之矣然彼今知之此必私乎貴妃問而知之者也遂殺方士此方士處事失於周密者也豆州哂之

後藤又兵衛

城井鎭房勇鷙黑田如水戒其子長政勿攻之長政私率部下往攻之大敗而還如水大怒責其方命長政恐怖剪髮隱寺從兵亦皆剪髮待罪于家唯又兵衛擧措自如不異平日黑田惣兵衛勸之剪髮待罪又兵衛怪問其故曰嚮郎君爲鎭房所破觸父公怒

基次之磊落不羈不獨此事

因剪髮隱寺從兵亦皆剪髮今子獨不然人其謂之何又兵衛聞之曰異哉子之言也勝敗兵之常也有勝必有敗矣一敗挫氣非夫也且每敗剪髮則終身不見有髮之長矣大笑不已如水聞之召還長政不復問從兵

天野半助

松倉氏祀絕其臣飯村助兵衛官游至廣島人問以島原戰爭事助兵衛爲說之半助問曰妖賊無夜斫長州營否答曰當時置諜燭炬賊豈得夜斫營乎半助笑曰能擊夜襲殲之然後有大利松倉氏不慮及

所見透頂光明當時正宗倘不用片倉氏言則伊達氏之鬼永餒矣

於此何也。

片倉小十郎

東照公將兵伐上杉景勝次奥州岩沼城伊達安房守謂正宗曰君不知襲岩沼城耶取天下正在今日矣正宗猶豫未決小十郎進曰小田原之役君獲罪於豐關白幸因徳川公以得保宗社忘恩不祥況此公勇略蓋世悉日本兵攻之豈可容易破乎臣又以爲岩沼城中其親兵必當不下五百人而此五百人者皆一騎當千縱令攻之非登時可拔且其猛將勁卒之在一二里外者傳聞之鳴鐘鼓疾來救伊達氏之滅亡可立而竢矣正宗深然其言事因寢

懇懇停調老成人手段

小笠原右近將監

有德公時元老功臣牙參榊原式部大輔自誇言其善騎馬松平下總守素與式部相善曰騎馬固可然此匹夫所爲而非人君宜務之急也式部勃然變色右近將監在座謂式部曰君之祖先每爲東照公先鋒今海内艾安然君鋭志于馬術蓋欲當於天下有事之日亦爲先鋒以繼其功烈也又謂下總守曰君生長於東照公子孫之家寛仁宏度自有將帥之器要之二君皆幕府爪牙而無有優劣矣將監猶慮其有滋憤請二人至其第多方款待二人意釋極歡而散公聞之嘉將監年少而其處事周悉也

岩上角右衞門

島原城將陷松平輝綱策馬望城疾馳其父信綱見之大怒使角右衞門追止之角右衞門立輝綱馬前曰父君奉幕府命來督軍禁部下兵士與佗隊爭功今郎君挺身先登可乎父君命臣止郎君輝綱不聽角右衞門脱冑曰郎君請先刎臣頭然後爲之臣頭猶在此事斷不可爲乃旋轡策馬還營後輝綱謂人曰妨吾功者角右衞門也然臣諫君要當如此

將交綏與亂戰說明来其主不得不頷

虎若

台德公攻眞田昌幸麾下士淺見藤兵衞憤戰銃丸中胸而仆奚奴虎若負將退藤兵衞蘇視背旗無之曰嚮我力戰意者必爲敵所擊墜不見旗弗敢退虎若曰兩軍交綏方斯之時亾背旗勇士恥之今失之於亂戰中何耻之有藤兵衞領之

北條丹後

上杉氏將北條丹後以熟絹幅一尺爲背旗畫黑蟻謙信見之怪其小且問其由對曰進而先登退而殿則去敵不遠敵認之分明與佗人大背旗無以異謙

信曰汝言有理。

岡江雪齋

小田原亡縛致岡江雪齋吏責問曰汝奉使約取沼田而汝主併取名胡桃何爾反覆江雪請面陳關白關白怒拽出庭前罵曰汝奉使無狀遂動天下之兵今將何言江雪徐曰寡君始無負約之意疆埸之吏不達事體遂取名胡桃獲罪殿下天不胙我非臣力所能及雖然小田原以區區一城抗天下之兵半年于此此亦北條氏之武也佗無一可陳請速就戮關白色解曰汝吐大言不辱其主可謂壯也汝欲出仕乎余將有用江雪固辭而去

郡將姓陳者問崔豹曰君去崔杼幾世答曰如明府之去陳恒與此同一好嘲戯

原田吉右衛門

豐後人原田吉右衛門嘗與諸名士同遊華頂山過智恩院大僧正快公房快公好歌詩與時彦交戯謂吉右衛門曰求實皆是秦始皇坑埋之遺種也對曰坐主得非魏太武誅殘之餘屬耶

勇矣哉函人使之在陣頭我知其心不見背于敵也

函人

某侯令函人作鐵甲成欲試之矢函人曰臣能以身當之乃擐其甲而坐侯命善射者以强弓勁矢利鏃射之中胸鏗然矢躍而不入侯曰善吾既試其前矣未知其後何如將試其背函人釋甲而號曰臣未慣作怯者甲請辭侯曰吾過矣賞之以金

不唯親姻喜之死者亦必當瞑于地下矣

藪市太郎

肥後藪市太郎爲八代令役民修築堤防崖崩二人壓死傷者亦多市太郎召死者親姻謂之曰二人不幸死于非命汝等軫悼可想雖然農民爲君力役猶武士臨戰場今俱死于徭役亦猶武士陣亡與尋常死傷不可同日語今准武士陣亡之例乃賞以米錢親姻轉悲爲喜役者亦感激不日堤成

精里先生僕

先生好奕每奕輒聞鷄鳴其僕苦之一夜奕罷而歸途過壯夫帶長刀者先生問僕曰渠何人也僕曰天寒夜深徘徊街上者皆博奕之徒而不顧人苦者也爾後先生不復出

木村源之進

東涯兒死門人皆集柩前門徒僧來念經始畢謂門人曰哀戚如今日則諸君必不以無常輪廻之說爲非矣一座莫敢言者源之進應之曰然今日殆乎爲魔道所恇誘僧嘿然

善言

釋教闡與爲帝所看透道破從前舍身爲三寶奴者果何心也

後光明天皇

天皇嘗曰。釋氏之教體則或有之。至用則無矣。爲人上者。宜爲有用之學。不宜爲無用之學。

東照公

曾呂利新左衞門。一日謁公。談及大黑事。新左衞門曰。世皆以大黑爲財神。祭以徼福。然莫知其所以爲財神之由者。公問其說。對曰。臣視其像頭常戴巾。因以爲人能守己分。不視上。勉制抑奢心。則自然得福此其微意也。公曰然。更有微意在。汝知之否。新左衞門默思良久曰。臣不知也。公曰。大黑平日視不上于

巾。固其宜也。然有時脫巾以視上。猶士平日愼其身礪其刀。臨事拔之。斬姦除惡。以成其用也。若大黑當脫巾而不脫之。士當拔刀而不拔之。此所謂膠柱非愚而何。

諸葛孔明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爲重器。明哲知人。和漢一轍。又云人幼有記性。及長有識量。已老矣有德行。無非

一日公與侍臣話。或曰當今十三歲童子。其智慮有倍于古二十歲人者。公曰此非美事。諺云良士之子。三歲必有三歲智。斯言極有味。夫物皆有時。超時不祥。幼而具老成之智。後來豈足賴乎。

公曰。清廉不受賂。在吏爲美德。然一切却之。吾未知其可。今夫石雜沙中。不可得而辨別。一以水滌之。則

時者。而公則自幼至老。莫不了了者矣。陳齊之言。於是乎亦無驗矣。

二者自分。此沙汰文字所自出也。爲吏者清廉自牧。於賂一切却之。則上下隔絕。情不相通。何以知其善惡邪正。豈沙汰之意哉。

公欲祿一士人。謀之于土井利勝。利勝爲老中。而年少。對曰。渠未嘗出入臣邸。故臣不知其爲人。公弗懌曰。汝言過矣。凡士出入汝邸。然後薦之。其不出入者。不能知而薦之。則賢才堙沒。豈老中之職乎。且人將言。出入利勝邸。必當得富貴矣。利勝慚而謝過。公曰。誠於中者必能改過。大炊即其人也。自今而後永爲老中者。非汝而誰。

關原亂平。福島正則家老福島丹波尾關石見長尾隼人同見公。丹波跛。石見眇。隼人缺脣。侍臣相視竊笑。三人退。公顧侍臣曰。汝等所以笑彼者。蓋以其不成人也。然彼皆智勇絕人。故正則擧以爲家老。汝等當仰下風。而反笑之何耶。呵責久之。

大阪之役。公在茶臼山營。召策士輩。言攻城利害。隔紙障聽之。一人曰。大軍出仙坡。直傳備前島。則城可立拔。後公語人曰。夫三軍攻城。先者鈎陴倒之。中者喧嘩擾亂。後者乘其亂而逃之。不啻不能拔城。反多損兵士。攻城之難如此。渠何易其言也。豈得非以大

阪城中爲無人乎抑子不見鶴乎非有利爪鋭喙然一人拂其首一人拉其翼一人抑其腹然後僅能捕之何況城乎

公曰能遵守祖宗舊法而不失墜者謂之古家恣意紛更以適已則雖歷年之久猶新家耳譬如正宗刀朝夕磨之使勿生鏽實爲寶劍若從已好銷龜文爲漫理漫理爲龜文鋏性頑鈍不可以爲釘也

立花宗茂

立花宗茂始就國召家老立花釆女曰汝知着上下法乎否對曰不知宗茂曰上下之爲服上則隨意着

之不妨至下着之失其宜則必痛矣我不欲下之痛也

台德公

島田利正爲大理言於公曰臣欲撰當世決事以爲折獄之法庶幾有益於後世公曰據律斷獄則決獄之吏唯律是據而不究其事情必至折獄失理夫刑獄之事臨時判決情僞曲直自當明白非法律之所豫議也利正歎服

公嘗語左右曰人恒云浮生如夢寸步外皆闇夜矣須及時娛樂耳此言大謬當云浮生既短不可不加

敬敬之時亦不長可不勉勵乎

嚴有公

公年甫六歲侍臣欲戲扮山王祭以備覽加加瓜半之丞年已六十爲人朴實是日當直侍臣稱命令逼扮之半之丞有難色公曰强人之所難以爲己之樂我不欲也

德川賴宣

賴宣漁于岩手使壯士游泳佐波與助不習水殆沈者數矣水野十太夫呼曰攀吾舩可以免死賴宣聞之曰宜曰攀吾舩以休息今言免死士豈攀人舩以

免死者哉

賴宣股有痕每浴不拭之侍臣怪問故曰昔吾怒侍者執刀擊之室碎安藤直次聞之走來搯吾股曰暴怒如此豈國君之爲乎及去見之衣裂是其痕也今也直次死吾亦老矣見痕日減不忍拭也

佳節賴宣手賜餅于群臣夜半乃畢家老三浦長門曰人多夜深君豈得無倦乎賴宣曰爲將者不厭人之多縱令百倍于此我不以爲勞矣

眞大將之言群下聞之必當奮躍

本多正信

正信嘗曰士大夫欲讀書知道則須擇師之直而寡

欲者。若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温公通鑑。須先取其尤精要處而講習之。今世讀書不知道。反陷于不善者。由師不正也。故天下之大事。在於擇師與大臣。師正則子弟良矣。大臣賢則天下治矣。小說艷史。若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書。祇足以導姦誨淫耳。

前田利常

浪士初田覺右衞門者。以兵法游于加賀。子弟多從之。利常謂津田玄蕃曰。吾聞少年輩學兵法。其志可嘉尚。然身未經戰場。徒席上說兵。實爲無益。且吾家固有相傳兵法。不若學之之爲愈也。又曰。如弓銃。平日演習。閒或命中。臨事之殷。則必逸其準。亦不可不知。

眞田信幸

酒井忠勝。嘗見信幸。以其武田氏遺老。問兵法之要。信幸曰。在愛士。忠勝又問之。曰在禮與義。忠勝感服。

立花宗茂對義直問兵法之語。亦與之同。

德川光圀

光圀召割物奉行。司錢穀事。笑謂之曰。汝勿使上肥。勿使下瘠。宜如愛女色。不宜如愛男色。

公之嚴正而有道諧謔。蓋訓誘之道。由人與職而不同。所以爲英主。

蒲生氏鄉

氏鄉曰。某國爲政以寬。故士皆戴恩知義。然柔懦無勇氣。某國爲政以猛。故士皆勇悍志於武。然感恩思報效者鮮。俱有弊矣。譬之春夏。萬物生長。而或腐敗生蛆。病者亦不少。此非寬而主恩之弊乎。秋冬草木零落。果實皆熟。而肅殺無平和之氣矣。此非猛而少恩之弊乎。人君爲政。祛四時之偏氣。歸之于正中。是爲得之。

池田光政

光政居恒曰。人主以群臣爲劍。所向無敵。何用一劍爲。

大猷公時有慶賀。諸侯牙參。極口言天下太平。光政獨曰。箕形原之役。非夏目長兵衞代烈祖死。安得有今日哉。公聞之曰。渠一言足以振起人臣忠烈之氣。古云一言以爲知。豈謂此歟。嘆稱不已。

淺野長政

惺窩講孟子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章。長政與聽焉。曰。我嘗與石田治部相惡。治部在我用心不苟。治部死。德川公父子遇我極厚。我益怠。賢人之言眞可貴也。

保科正之

板倉重宗問湯武之事。正之答曰。學者於聖人之事無間然。湯武放伐存而不議。不爲不知道。唯戒臣子勿傚。此也重宗深然之。

世之神學者流、視湯武如仇讐、動輙極口詬病之、蓋未知正之斷言耳、如宋徐擇之所謂逆取而順守、亦可以盡湯武矣、

正之恒擧程子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之語。勸人力學。嘗曰。安藤直次傅賴宣幕府徵誓書。直次曰。臣無訴君之義。我君若謀不軌。則犯顏直諫。不聽則從其軍而死耳。是無學之弊也。爲直次者。宜曰直諫不聽則自殺其前。以明不與虐也。

如今井兼平者、坐不知學之弊、爲賊徒、亦可憫、

井伊直孝

台德公性方正。號令一出。未嘗不履之。若放鷹。雖方食期至。卽投箸而出。侍臣相謀。施機捩于自鳴鐘。非公膳罷。使不得有聲。直孝聞之。讓侍臣曰。子輩不知所以事君之道矣。今君方正自牧。子輩宜奬順其美。不然反爲欺詐。使君陷於有過之地。不忠莫大焉。

本多忠勝

本多美濃與其弟内記較槍。父中務見之曰。我嘗年少位卑。所賴者槍耳。今以君恩辱任將帥。當學者陣法也。然非以較槍爲不可也。人各有先務。汝曹思之。

酒井忠直二子忠稠少時與兄忠隆戲學棋局滅獨、忠直聞之誡二人曰、汝曹當受方面之任、指麾士卒、非如匹夫以膂力揚名立功者之比也、夫爲將者顧智畧何如耳、汝曹宜戒之、

木下肥後守

諸侯會談及辨慶事。皆曰。焉得忠勇若彼者以爲臣。肥後守進曰。僕欲爲義經耳。苟爲義經。群臣皆辨慶也。

幸若八九郎舞高館、東照公觀焉、曰辨慶忠勇無雙、求之於當今、恐不易得、本多三彌進曰、人主能爲判官、得辨慶不難矣、○赤尾清綱對淺井長政之語、亦與之同、大猷公時、大久保忠敎亦有斯言、

六角義鄉

關白秀次至義鄉第。曰人皆患多忘。我則反之。義鄉答曰。恐不然。曰何也。曰君貴爲關白。而忘天下之蒼生。忘孰大焉。秀次赧然。

秀次不獨忘蒼生、竟併其身而忘之、

板倉勝重

東照公以彥坂光正爲駿府町奉行。光正辭曰。臣不肖。不足以任之。公曰。卿問之於所司代。何辭之有。光正謀於勝重。勝重曰。欲民之無寃乎。宜先塞其慾。苟無慾。民之情僞若觀火。或嘗贈我百金。我雖不受。尚欲掩其過。甚哉貨之傷人也。光正納其言。果有能名。

以勝重之清廉、而猶欲掩贈金者之過、甚矣黃白之蕩人心也、

板倉重宗

有爲長崎奉行者。過京謁重宗。臨去。重宗出一古唐鏡曰。此前竹中某。知長崎時所遺。其人以墨取敗。予每照此鏡自警。今以餽贐。

蘇明允云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如重宗可謂能靜而知微者矣

重宗常曰不能折訟者以心動也賢者能制使不動吾不能也吾有一術輾茶以知吾心之動靜其靜也所輾之茶自細又曰吾之聽訟坐紙障内不見其人何則人狀貌有可愛有可憎若見之愛憎之情起決獄不能得其平也

土井利勝

好譬喩

某侯爲老中問政於利勝答曰爲政以簡易猶圓木擂方盤使四隅留餘地苟好苛察猶圓木擂圓盤不留一分餘地則下無所措手足矣雖欲治得乎

大猷公繼統賜諸臣以黄金若干一時以爲美事松平信綱語土井利勝利勝嘆息曰自今以往士人日貧矣何則人無貴賤守分節用則財用常足若一旦得不貲金銀以供無限奢欲雖以天下不足也後果如所言信綱服其先見

金地院元良考利勝之年以呈之利勝使人讀之筮文紙尾載可愼之月數利勝聽焉曰異哉吾不信之人豈可有不愼之月乎可有不愼之日乎又可有不愼之事乎一言一動不可不愼也苟畏愼何用年筮吉凶在我不在月也

竹中重治

重治一日集僚佐談軍事其子左京尚少在坐談未畢而起重治曰汝何之對曰欲溺重治曰寧坐溺武人論兵豈有談未終而起者乎

北村季吟爲連歌會其子湖春與焉頃之乃起季吟曰汝何之曰欲旋季吟曰盍坐旋人謂湖春銳意于連歌會未畢故坐旋不亦槩乎

藩祖

三明公曰驍勇之士或有驚人之功然至眞勇非朴誠之人則不能國勢衰弱人人携貳當斯之時終始不變其操者獨朴誠人耳

島田利正

先師帆足翁以利正斯言爲確論日光廟配祭豐國像者蓋用利正之義也

利正老成多智人稱爲智囊大猷公時興建東照公寳塔欲制作堅緻萬世不朽召執政議之不能決時利正致仕家居公素知其才輒召問之對曰宜修補豐國廟國家萬世之後修補二荒之廟亦當如之聞者以爲確論

酒井忠勝

小野半助爲大津奉行上言勢田橋著稱於天下然陋甚矣請每三年新之忠勝曰橋而朽損行旅危之則宜速改作之何拘三年夫橋者以多歷年所爲美此干戈不用天下艾安之兆也徒爲觀美役人民何

至論不磨

益。

阿部忠秋

大猷公一日登城樓。顧侍臣曰。自樓飛下。吾必賞之。侍臣默然。公不悅曰。汝宜問之于阿部豐後守。侍臣往問焉。豐州曰。盍曰持傘而飛。後公登樓如前言。侍臣曰。請持傘而飛。公悅。侍臣往謝豐州。豐州曰。凡侍臣事君。君戲言。亦戲言應之可。

唐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主謀逆。此極弊法。自今奴告主者不須受。盡令斬決。忠秋之言。即太宗之意也。

嚴有公時。有司請立釀限。有犯者。聽奴婢訐告。籍沒財產。以其半賞之。公使人問之于忠秋。忠秋時致仕對曰。不可。奴婢之事主人。猶臣下之事君上也。今臣若犯上令。而臣之家人。不敢以告訟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不然。反以臣之祿爵。賞其告訐。可乎。夫法者天下權衡也。權衡一傾。天下必壞。今此法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明智氏之事。復見於今日矣。公韙其言。

板倉重矩

重矩常語人曰。世徒以竊金銀衣服者爲盜。殊不知竊人之善者爲大盜也。今世列侯爲盜者亦多。何也。掠人之善。以爲出於己。不舉用其人。使之轗軻終身。夫爲人君者。宜舉賢而任之。今竊人之善。豈非盜之大者哉。吾日夕惕息。恐負大盜之名也。

重矩謂其友曰。人疾病在身。則必索知醫者而友之。病已則忌之。亂世創業之君。於其臣。頗有似焉者。始欲遂其欲。太親愛之。已遂其欲。則畏惡之。爲之臣者。亦伐功跋扈。卒不保其身。而不特亂世。平世亦有之。爲君臣者。可不戒懼哉。

最上義光

百二十老人至此無一錢直。知是徒壽。徒壽無益於人間矣。

義光時。有一老人。年百二十。人多招之。問以前代興亡事跡。且學長生之術。義光亦召與之語。其言荒唐無足信者。曰。凡人於心之所不欲爲者。無強爲之。是謂養心長生之術。莫此爲善。我之所以躋上壽。亦不外於此也。義光曰。此術在汝則可。在我則甚不可。爲吾臣者。若學汝術而得之。則必曠職廢官。莫復竭忠於我者矣。

松井佐渡

細川忠興臣松井佐渡。有吉賴母。勇武相若。佐渡將死。遺言曰。爲士者武而已。吾小有才辨。傍學茶及和歌。略通之。而戰功反多於賴母。然聞人言曰。才辨松井。武道有吉。由此觀之。士唯志于武道。若有吉乃可。何必多藝。

天德寺了伯

了伯一日招陶眞。使演平家。曰我之所欲聽者。可太哀之事也。陶眞爲演佐々木高綱宇治川先登事。了伯聽之涕泣交頤。演畢。又演那須宗高射扇的事。了伯聽之。又涙下數行。後謂群臣曰。前日陶眞所演平家何如。皆曰善。但二曲皆是勇壯。使聽者奮起。然君獨泣之。臣等未解其意。了伯聞之大驚曰。我常以汝等。爲肱股心膂。今聽其言。無足賴者矣。因爲說二士事。曰當時賴朝所愛駿馬。不賜之於其弟範賴與寵臣景季。而反賜之高綱。高綱感戴曰。我乘此馬而先登。以報吾君之賜。不能則戰死。不敢生還于鎌倉矣。其志可哀也。言畢揮涙。又曰。如那須宗高。以善射拔擢于稠人之中。若射而不中。則馬上屠腹入海死耳。其志不亦悲乎。我每臨戰場。深體二士心。故聽平家。至二士事。不覺涙下。汝等則不然。此其勇氣徒觸事激發。而非出於中心者也。豈足賴乎。群臣慚服。

上杉謙信患瘧少差。使石坂檢校演平家。檢校演源賴政射怪鳥事。謙信聽之泫然涙下。曰本朝自神武帝而還。君臣以武顯。堀河院時有妖。夜鳴于禁中。命八幡太郎義家鎭壓之。義家大鳴弓弦。妖不復鳴矣。賴政射妖墜地。猪早太拔刀刺之。二人勠力僅能斃之。何義家之盛。而賴政之衰也。是無他。武道與世相盛衰也。今去賴政四百餘歲。武之益衰。可以知。是吾所以流涕也。

武道與世興替。是不識菴所以聽平家而發浩嘆也。了伯則深體二子之心。責群下以不足賴。可謂皆能聽平家者矣。而豈止平家。學者讀經史辨義理。亦不得不如此。

林述齋

述齋常語人曰。余少時學書於三井親和。親和稱譽不措。家臣輩爭請字。自謂能書。十四五以後。不復事臨池。余無一技超人者。至書拙惡尤甚。無佗自恃其長也。余幼病齒不能齧堅。見王阮亭居易錄。得固齒方。每晨服用。今年五十五。耳目稍衰。唯齒不異壯時。此自知其短而養之也。恃之雖長日屈。養之雖病日强。年少輩宜鑑於此。

小野鎭幸

加藤清正問鎭幸曰。武道何事最難。答曰。處死最難。清正稱善。

可以死。可以無死。死敗勇。

鎭幸能讀孟子者。

澤原孫太郎

大阪城陷。收吏逮捕明石掃部頭全登之士澤原孫太郎。訊其主所在。孫太郎答以不知。拷掠荼酷。孫太郎涙下。吏曰。吐實否。孫太郎曰。縱令刻骨剜肉。爲臣者豈告其君所在乎。若東軍敗潰。而將軍父子竄匿。方此時。緝拿公等。問其所在。猶今日。則公等必將告之。今以其心問於我。我甚傷之。故不覺涙下耳。吏默然。東照公聞之曰。忠臣也。釋之。

聞孫太郎之言而不愍者。其人必不忠矣。

竹股美作

上杉治憲爲世子在江戸。家老竹股當綱。聘紀德民以爲之師。將東歸。世子乞言。當綱對曰。臣聞要言不煩。請謹思之。臨行。世子又問要言。當綱曰。臣得一言。君熟聽紀子之講是已。

松平武元

田沼意次屢增封邑。意次將辭之。問之松平武元。曰無故增封。是爲濫賞。今子以濫賞辭之。是彰君惡於天下也。意次大喜。

山角紀伊

山角一言。諸將皆奮。

北條氏政觀越後士善戰。曰安得此等士供驅使。紀伊進曰。主公假令得此等士。亦爲一怯夫耳。聞其說。曰四方勇士來事我者亦衆矣。我每出戰。舊臣宿將。恐爲新進人所先。鼓勇奮戰。此輩無所出頭。一怯夫耳。氏政稱善。將士傳是言。耻立新進人後。人人自奮。

神保作兵

妙語危言。餽金者不得不愕然。

上杉治憲臣神保作兵爲邸監。或以金賂之。答曰。刺腹之苦。甚於無金。其人愕然。

熊澤次郎八

次郎八嘗語人曰。今世諸侯多爲其臣所愚。喜其陽奉己。不知威柄盡屬臣手。名爲諸侯。實非君其國者

也。

岡本半介

半介在江戸。一日其友來。半介管待之。唯有脫粟飯菜羹海鰮耳。半介曰。今日饗故人以盛饌。吾亦得伴食。可謂幸矣。其友曰。我未嘗食草具如此者也。半介曰。異哉子之言也。吾雖不肖。辱執國政。豈可以奢侈導人耶。金銀天下重寶。今用之于口腹之慾。是芥視金銀也。可乎。其友愧死。

曾呂利新左衛門

詞辨炙轉而至理在其中。

豐太閤通臣某問新左衛門曰。子之事君。我未嘗見有犯觸其忿怒也。何爲而能至此。請幸見教。新左衛門曰。子飯乎。曰飯。曰其味如何。曰無定味。曰糕如何。曰甘。曰然則宜食糕。不宜食飯。曰飯豈可一日缺之。新左衛門笑曰。子以糕勸君。我則以飯。故君未嘗厭惡之。夫甘者人或惡之。至飯則無時不適口矣。子欲以甘者適君口。君之厭惡不亦宜乎。又曰。物之不久者。春寒秋暑與老人之健君之寵也。宜熟察其理而無諂。以正直奉公耳。豈有佗術乎。通臣聞之喜而出。新左衛門呼之曰。子必勿忘飯。勿勸糕。使君生蟲也。

新井筑後守

譬喩絶妙

或問白石曰聖人數人以天道福善禍惡然而善惡之報古多不違而今則反是何也白石曰古者人情朴誠故善人一於善惡人一於惡猶病者之有虛實二症醫就其虛實處方立見其驗今也不然雖善人而或有惡念雖惡人亦或有善念矣猶雜症之虛實相半藥惡乎奏効雖然惡人則必罹禍善人則終得福此理非可疑但其應報之來不得的然見之猶藥於雜症不得速見其驗也

山崎嘉右衛門

忠告極切

保科正之嘗問嘉右衛門曰先生有樂乎對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一治一亂無有定數而生太平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語言于一堂上二樂也是臣之樂也侯曰二樂既得聞之請聞其一樂曰此其最大而難言者縱令言之君必不信反以爲誹謗侯曰寡人雖不敏奉先生之教孜孜求忠言至今不終言何也曰君言至此臣豈不盡言哉所謂樂之最大者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已侯曰敢問何謂也曰今諸侯生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其意諂諛無所不至終使本然之性梏亡矣視之於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果何如也正之嘆息曰誠若先生之言（一說以此爲其儒臣中栖與五右衛門之言未知孰是）

雨森芳洲

先生嘗揭尹侍講學者所以學爲人也之語以示書生或曰此意人人知之先生曰然人人知之而人人未嘗行之蓋不眞知之耳

五十嵐穆翁

穆翁不喜飲人或勸之曰酒掃愁帚也翁曰吾幸生太平薰沐聖賢之訓優游于詩書畫其樂有餘未嘗知愁無所用帚也

日本智囊卷之七 終

日本智囊卷之八

近江　中村和子臧著

男　彝鼎五校

兵智部

不戰

上杉謙信

謙信圍私市城（武州）。城據險負大澤。但牙城可得而窺。謙信偶見被白暑衣者數人。立牙城步廊上。影映池水。曰此必婦人質于城中者。乃使柹崎和泉攻城。謙信毀民屋以爲筏。入之澤。鳴鼓吶喊。婦人大驚爭出牙城。城兵疑有內應。或屠腹或出降。不戰城遂陷。

（孫子所云不戰而屈人兵者。）

毛利元就

元就起二十餘寨。以環富田城。置關四外。榜曰必殲之毋使一人遁。已而度糧盡。撤關更榜。曰降者釋之。城兵逃降相踵。因招降義久。義久遂致城降。

甲越二將

上杉謙信出師河中島。背水陣。武田信玄知其志在必死。不敢出戰。其候騎報曰。北軍積薪如山。信玄令諸將曰。入夜敵營有火擧。愼勿進擊。進擊者族。及暮候騎又報曰。北軍將拔營去。諸將爭請進擊。信玄曰。謙信豈迫暮拔營者。擊之必敗。其夜北軍火起。甲斐軍不動。天明望見北軍。疏行首嚴陣而待。諸將乃服信玄。

信玄謀設伏兩山間。挑戰佯敗。誘敵入山。瞰射殲之。乃夜設伏。而明縱馬入北軍。出輕卒追之。謙信不出。

（如兩將可謂能料敵心察敵氣者矣。）

北條氏康

上杉輝虎率騎卒十一萬來攻小田原。氏康議曰。輝虎慓悍無前。而智慮短促。不能持久。且以威力劫諸將。諸將必有不服者。我厚集吾兵。不與之抗力。縱其猖獗。坐待其變。是兵法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乃盡召八州將士。保守小田原。輝虎攻之。氏康不肯出戰。會忍城主成田長康憤輝虎無禮也。不告而去。將士皆叛。輝虎歸。氏康。

（氏康之料輝虎。猶郭嘉之料孫策。而輝虎不爲刺客所刺。是爲異耳。）

東照公

前田與十郎憑蟹江城。公攻之。時援兵陸續入城。公不遏之。酒井忠次進曰。城堅矣。不易拔。君又見援兵入城而不問。臣惑。敢請。公曰。汝姑俟之。既而公盡收援兵所載來船。以絕糧道。城中人多食。俄盡。遂降。

豐關白謂公曰。小牧之役。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攻我重壕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君亦何以

不來戰。關白拊手曰。吾試置餌兵于壕。欲族卿來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聽者感服。

小早川隆景

小田原之役。豐關白召隆景於清洲。隆景鎮清洲城曰。城堅難拔。如之何。對曰。以白紙貼壘壁。使如堊。歌舞于其中。以示持久之勢。則不日城必陷矣。公頷肯。如其言。自是城兵解嚴和成城陷。

蜂須賀政勝

吉川元春屯馬野山。馬野山左湖右山。後有橋津川。唯通一橋。羽柴秀吉軍五萬。陣羽衣山下。瞰元春營。

元春撤橋毀舟。勇氣凜然。南條元續勸秀吉戰。政勝止之曰。彼自入死地。其鋒不可當。今擊之。此傷我兵也。不如無擊。楠公避公綱銳氣。卽今日之事耳。君既拔鳥取丸山兩城。今避元春不擊。固不足損君之威也。秀吉從之。

加藤清正

朝鮮之役。清正保蔚山。敵將揚鎬夜設伏。曉焚營而退。以誘城兵。城兵欲追。清正掉頭曰。敵舉火以退。然不設殿。不以夜而以曉。是將誘我而殲之也。久之伏兵稍々出。復圍城。

晉州之役。斥候言。城空不見人影。諸將欲爭入城。清正曰。彼潛伏誘我。未可知。兵法曰。午而伏。至昏必出。請少待。果如其言。

早川幸豐

幸豐學兵法于山本勘介馬場美濃。武田氏亡。仕東照公。天正十年。鳥居元忠出軍于黑駒。遇北條氏伏兵。勢甚急。元忠問幸豐曰。武田氏兵法。在今日則何如。應曰。我未見武田氏陷伏如今日者。雖然。使我指麾兵士。可以冀萬一。元忠曰。唯子之所欲爲。於是幸豐與騎士三人前進。上小阜。撼搖樹枝。回旋馬者數

次。然後使兵士盡坐。爲欲戰者。敵見之。猶豫弗敢進。因收兵徐徐而去。

制勝

上杉景虎

景虎年甫十八。擧兵于栃尾城。其兄三郎。使長尾政景率兵七千來攻。景虎在井樓望見之。曰。至夜敵必旋軍。宇佐美定行曰。敵遠來。豈有未一戰而旋軍之理耶。景虎曰。敵無輜重。非持久之謀。乘其退擊之。可勝也。定行思之良久。曰。然。夜半果撤圍而去。景虎出兵尾擊。政景敗奔。

陳泰所云、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下戰者。

景虎與其兄三郎戰于栃崎下濱。大破之。追北至米山足。景虎曰。吾疲矣。請小休而後追擊之。宇佐美定行曰。破竹之勢。寧可止哉。景虎爲不聞者。入民舍而臥。鼻息如雷。三軍皆怒。少焉景虎蹶然起立呼曰。可矣。騎馬使吹螺。從龜破坂下擊。大破之。

織田信長

長篠之役。信長于先隊與麾下之間。穿壕掛柵佯敗而走。甲兵追之。阻柵不能進。銃丸雨下。甲兵欲退。尾兵躡擊殲之。

藤堂高虎

大阪之役。東照公召高虎。問攻城之策。對曰。宜遠不宜近。屢使輕騎挑戰。俟其遠出而擊之。是爲得之。公抵掌曰。子之言。若出於我口然。

後藤基次

黑田孝高封豐前六郡。城井友房負險不服。基次從孝高擊友房不利。被創墜溝中。已而蘇。得出溝歸鎧冑朱殷。孝高喜曰。我以汝爲死。時兵新敗。士卒皆有憂色。基次獨奮曰。請亟議戰。孝高曰。當俟明日。基次曰。明日無他奇策。難以就功。不如今夜襲賊不虞。孝高曰。兵疲矣。汝奈之何。基次曰。臣請爲之先鋒。卽策

晉朱伺云、我能忍、故勝耳、如基次者、眞能忍者。

馬而馳。衆皆繼之。遂擊破友房。

佐々成政

成政治國苛暴。土寇大起。勢甚銳。成政自督兵伐之。先據山。左右列銃手以待焉。土寇仰攻。成政令銃手向敵後者而連發。後者辟易。前者反顧。乃鳴鼓下山。土寇奔潰。

武田晴信

武田信虎攻海口城。城將平賀源心善戰。踰月不能拔。會大雪。諸將議曰。時正窮臘。請旋軍。敵亦必不尾矣。信虎從之。晴信以兵三百殿後。中軍數里乃舍。警

其兵曰。勿釋甲。勿卸鞍。秣馬而後食。五更卽發。唯吾所嚮是視。兵皆竊哂曰。風雪如此。何用警爲。五更晴信卽發。還向海口。與三百騎冒雪馳。昧爽傅城。源心已散遣其兵。獨與百人留守。晴信分兵爲二。自以一隊攻城。一隊揚幟于城外應之。城兵不測其衆寡。不戰而潰。乃斬源心。以其首歸獻。一軍大驚。

上杉景勝

大阪之役。景勝前鋒破志貴野柵。進至大和川。景勝召直江山城曰。今日將前鋒者爲誰。對曰。先鋒爲安田上總。隅田大炊次之。景勝命易之。一惱一喜。皆勇

氣百倍。終各有功。

大久保忠世

東照公大敗于三方原。授牙旗於忠世。收散卒還濱松。是夜忠世請以銃手襲敵營。公以爲奇策。聚銃手。死亡略盡。僅得三十人。忠世益以手兵。猝起襲甲軍於犀崖。鉛子雨注。營中大擾。信玄歎曰。德川氏今日大敗。將士殆殲。而掩擊何敢爾。其用兵詎可測乎。翊早引去。

加藤安政

朝鮮之役。加藤清正在機張。聞明軍大擧來攻蔚山。

率五百騎。乘輕舸直入蔚山城。安政謂清正曰。敵兵新至。而圍未合。請先擊之。以作吾軍氣。否則視大軍必懼。城豈得保乎。清正曰然。安政率兵五百。開門突戰。敵兵披靡。軍氣大振。自是每戰必勝。城因以全。

山本晴行

武田晴信攻戶石城。村上義清將兵六千來援。晴信先鋒甘利備前橫田備中皆敗死。軍將潰。晴行曰。敵鋒不可遏。使之右顧。則克。晴信曰。我兵且不從令。曷能使敵如我意。晴行請麾後隊兵左旋而出。義清軍右顧。晴信軍氣復振。進擊破之。

兵法云。旗鼓多者其兵少。連和高岑蓋懵此理。故敗矣。

淺井亮政

六角連和京極高岑。圍小谷城。亮政堅守。敵瞰射城中。城中危懼。亮政謂衆曰。置敵高所。非我之利。如此而因循久守。是坐待亡也。我有一策。欲及我兵未疲用之。卽遣別將以五百人。夜潛出城。募里民三千人。昧爽張旗幟賤嶽諸山。以爲疑兵。亮政留兵備大嶽以千人。開門出戰。敵兵顧觀諸山旌旗。相驚曰。越前兵至矣。遂大潰。城兵逐北。至尊照寺而止。

寺山久兼

朝鮮之役。明將茅國器圍島津忠長數匝。時忠長兵

不盈百。又無援軍。寺山久兼曰。敵陣後必有步擔之卒。請試擾之。因竊分兵發矢銃。卒果大驚。前軍迴顧。忠長乘機奮戰。敵遂退。

中川清秀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清秀能讀孫子者。

荒木村重揭榜書云。獲和田伊賀守首者。與邑祖五百石。清秀自註姓名于其下。果獲其首。乃與邑。或問曰。子何以逆知能獲其首。答曰。彼勇而輕敵。每戰必先士卒。我以爲出其不意擊之。可獲也。不勝死耳。單樹以竢。果挺身追北。我突出斬之。彼素驍勇。若督兵徐進。則我豈得近乎。

樺山久高

島津忠恒。使久高攻琉球。具兵艦繕軍器。琉球商人在薩者。還告之國王。王沿海築壘。以爲防禦之備。及夏月波平。久高以賈舶載老弱數百人。一日進才一二里。琉球空國禦之。至夜。輕舸載精兵。出其後。質明上陸。縱横奔突。舶上叩舷應之。琉人大亂。一戰克之。

黒田睡鷗

島原之役。黒田忠之攻城。袒而進。睡鷗曰。甲冑固不足恃。然身爲將帥。指麾士卒。不擐甲。則恐與人視以爲狼狽失措笑之。忠之即披甲不着冑。以手巾抹額麾壯士進退。睡鷗在側。如不見者。忠之怒曰。汝盍督戰。睡鷗答曰。未也。忠之益怒。市正曰。彼少從軍。必有策。請姑待之。言未訖。睡鷗執麾曰。可戰。士齊進。遂抜城。軍畢。忠之問曰。嚮我麾兵前。不肯前。汝一麾城陷。是何理。曰。攻城者。四面肉薄。及此時殊死進。城可以破。不然。一面進攻。城中戮力拒戰。城豈可抜。君不用臣言。所以多死傷也。

佃一成

關原之役。一成爲三明公。留守正木城。毛利氏將村上掃部。曾根兵庫。以兵三千來攻。先致書城中。諭以致城去。一成詐答曰。請盡出妻子。然後致城。掃部等信之。陣三津浦以待。時藤堂氏在大洲。約來援城中。大喜。一成奮曰。敵雖衆以謀撃之。何患不克。不克即死之。假人之力。雖克可耻也。辭之。一成聞疆内有叛者。贈酒敵營。密募民之慧黠者數人。予之金。餽遺敵營。縱反間曰。自嘉明領正木。政苛民困。今大師來臨。百姓莫不悦服。且嘉明之東也。精鋭盡從。其留守者皆羸弱不能戰。而佃一成臥病。一城無鬭志。將遁。敵兵聞之。益弛備。一成乃令其兵。皆尚白布於肩。爲標號。自獨畫松字於背。以被之。令曰。斬敵勿取首。聞螺便退。夜乘風雨發。開道襲毛利氏營。敵兵擾亂。一成奮薙刀斬掃部。一成亦被創。翌日敵復來攻。城兵出拒之。道後村。一成裹創而起。曰藝人率大兵來援。則不可支。不若及今快戰。曝骨原野。與其痛創以斃於蓐也。乃多造紙旗。驅城下民二百餘人。赴之。毛利氏兵以爲大援至。遂引兵遠去。

詭道

東照公 二條

箕形原之役。公軍敗入濱松城。呼飡飯。盡數椀。曰。我病矣。取枕。鼾睡。甲將山縣昌景追至。城門洞開。曰此

（童視勁敵、以安衆心、亦周防陣後射雉之意、）

惶遽不遑關耳。將入馬場氏勝曰。軍敗入城。宜撤橋閉門。今張燭如晝。是誘我也。猶豫久之。於是鳥居彦右衛門渡邊半藏率百餘人突出。甲兵不戰而退。

公在小山。下野馬上顧近習曰。吾適遺麾。汝伐一小竹。可以為麾柄者來。即伐以奉。公出紙于懷。置鞍橋裂之縛于竹。一揮曰。伐豎子。此麾足矣。蓋上杉氏以兵法著。景勝亦驍將。恐士氣沮喪。故為之以示不足懼也。既而聞三成叛。西州皆應援。還軍。又過前處。擲麾曰。破上國孱兵。麾亦無用。時前後受勁敵。三軍危懼。故設此策。以作士氣。

柴田勝家

勝家保長光寺城。佐々木承禎攻之。斷其汲道。城中乏水。承禎遣平井甚介求成。實覘之也。甚介入見勝家。故起更衣。乞水盥。侍臣二人舁大缸至。甚介盥畢。侍臣棄餘水于庭。甚介反以告。承禎怪之。既而水竭。勝家飲將士酒。命出所貯水二石許。使恣飲之。自以眉尖刀撞破其缸。詰旦開門突出。承禎敗奔。

北條氏康

北條綱成守河越。兩上杉氏（山內 扇谷）合兵來攻。綱成固守不下。氏康聞之曰。我將赴援。獨恐城兵未見吾旗

（子身入危城、何等膽勇、）

（兩上杉衆而驕、氏康少而銳、以銳當驕、不得不勝、）

而決死也。誰能往告吾計者。綱成弟辨千代年甫十八。進曰。臣請往焉。即為敵所捕。拷掠百端。至死無言矣。氏康乃謂之曰。往語乃兄。善為吾守。我克兩上杉。不出數月矣。汝毋輕出決死也。辨千代著上杉氏號。單騎馳入城。於是氏康自將八千餘人赴援。憲政朝定幷晴氏（古河公方）兵凡八萬。氏康以為不若驕而襲之也。佯請和。憲政等不聽。氏康出至入間河南。上杉氏兵來迎。氏康不戰而走。入小田原。問諜者曰。敵云何。對曰。敵皆笑曰。豎子走居五六日。又出至河南。敵來又走。又問諜者。對曰。敵曰豎子不能復出。即出必自走耳。氏康曰。可矣。夜勒兵親誓之曰。吾聞戰道衆不必勝。寡不必敗。顧士心和否如何而已。古曰。怯於小敵而勇於大敵。我數與上杉氏戰。以我一人當彼十人。今日之戰我必勝之。汝將士一心協力。唯聽吾旗鼓所向。令各兵引白布於鎧上。約曰。不白者斫之。勿取首級。令畢。乃麾兵渡河。夜半直衝上杉氏軍。軍驚擾亂。氏康縱橫奮擊。莫不一當百。殺傷二萬餘人。虜朝定。走晴氏憲政。

（以少擊衆、雄捷奧出於馬𤥭之上、使李光弼觀之、必當撫掌激賞、）

眞田昌幸

台德公攻伊勢崎。（信州）城主眞田昌幸偶與客圍碁。報

曰月城破矣昌幸自若又報曰羅城破矣又自若既而又報曰敵已傳中城矣昌幸聞之徐斂碁子率三十騎作圓陣開門突出勢如風雨德川氏兵披靡莫敢當其鋒者

加藤清正

小西行長攻志岐城肥後不利清正自率兵赴援天草伊豆守遣其驍將木山彈正遏清正時彈正大弓注矢自呼其名曰請獻一矢清正曰兩雄相遇宜以劍決勝負抛其所執十字鎗于地彈正亦棄弓清正急手鎗鍬彈正腿倒矣馘之（一說云彈正以銃邀清正又云行長客阿波鳴戶請其首馘之）

宋檀道濟與魏戰于歷城食盡引還魏人追之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不敢追道濟全軍而還今貞秀窮于水道濟窮于米而其所以濟窮之術則同矣

蒲生貞秀

貞秀據音羽城江州澤倉其元臣細川政攻之斷汲道貞秀出馬數十匹于白露屋下桶盛白米使兵卒注之馬背澤倉遙見之以爲城中水不乏解圍而去貞秀躡擊大破之

（松田兵部保白鹿城毛利元就攻之截其汲路松田盛米于斗灌注馬足毛利兵望見之以爲水不乏也○青屋出雲守入道友梅嘗行此術丹治見元就知其反乏水攻拔之）

藩祖

三明公移封于會津伊達政宗密使人往錄其隊伍公故亂之其人還報政宗曰固當然

本多忠勝

長湫役忠勝率三百人與秀吉大軍隔一隄並行相距可二町敵爭發砲死傷相次忠勝令曰每砲聲必仰天衆皆如令敵人謂銃度失高自是丸皆不及（明兵圍蔚山清正巡城敵自山上發砲立斃數人清正令軍莫得動亂丸雨注自若明兵以爲準低仰架亂發丸自頂上而過清正曰可也令衆起明兵以爲中度萬砲連發竟不傷一兵）

川北九太夫

九太夫爲川尻令肥後米倉在焉距天草水路七里九太夫陰檢漁戶多少及變起於海岸每一步植竹一本縛火繩使漁者一人守之後獲賊曰欲刼川尻米見鳥銃數百列于海岸以爲熊本之兵不果若得川尻米城未易拔也

武案

東照公

公與織田信雄攻下市城伊勢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公曰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經澤傅城城兵不備立拔之

豐太閤

豐太閤將攻朝鮮作其國八道圖以八色界之以便

攻伐。目晉州爲丹國。佗黃國青國倣之。蓋亦閭號之意也。

徳川秀康

東照公之征會津。秀康從在小山。時京師飛報石田三成擧兵。公召將佐會議。本多正信請召秀康諮之。公乃召問計。對曰。方今東西互起。兒權其輕重。西重東輕。大人宜星夜西馳。以討三成。奥州之事。兒能當之。命伊達政宗塞信夫口。堀秀治守津川口。兒屯宇都宮。以扼景勝進軍之路。大人何憂之有。正信稱贊其計。公決策西征。遂平三成。

小早川隆景

朝鮮之役。國都諸將。欲撤軍還。恐虜兵追躡。群議未決。隆景倚柱而睡。石田三成喚起問計。隆景曰。縱火焚城。更殿而退。何虞之有。從之。全軍而還。

中村一氏

關白秀吉出兵小牧。一氏守岸和田。根來雜賀二賊來攻。一軍經界而進。一軍直薄岸和田。一氏開城以待。騎士犯禁馳進。隊將早川川毛請呼還。一氏曰。呼還進者。則挫兵氣。乃公自出爾。整隊繼進。騎士顧笠徽號曰。主公已出。得勝也必矣。競先衝敵。全軍整

隊徐徐進擊。賊不支而潰。乃分兵七隊。追亡。自隨卒三百。屯堂池。既而賊自界而進者。伺虛進擊。衆望煙塵漲天。頗有怖色。爭勸入城。一氏曰。今我入城。則餒追亡將士於賊也。且賊雖千萬。苟挫其先鋒。則餘皆土崩。乃負險邀擊。旗下將士舍騎而步。加搶膝上踞而待。新藤勘左善射。衆帶箭者。皆解付勘左。射無虛發。死尸山積。矢盡。一氏曰。可麾衆齊攻。縱橫豨突。賊潰走。

豐關白攻根來。諸軍皆屯山上。唯一氏並川安營。敵來挑戰。一氏出銃卒五六十人。一齊放發。左右相開。騎兵突出其間。縱橫馳逐。如此者三。運用之妙。有不可言者。觀者歎息。

加藤清正

朝鮮之役。北道兵使韓克誠以六鎭獷騎。逆清正于海汀倉。北兵善射。憑平地馳突。清正軍多步兵。不利。卻。會日暮。收入倉內。韓兵沓至圍之。矢下如雨。清正排倉米爲城。發銃拒之。應手斃千餘人。韓兵退軍鋏嶺。欲待且戰。清正夜分兵數千。環敵而伏。平且大霧。克誠將下嶺。而伏兵四面齊起擊之。遂擒克誠。

朝鮮之役。諸將合兵圍晉州。城兵善拒。我軍塡壕蒙

竹栺仰攻城上。矢石雨下。清正造龜甲車。牛革包之。載以死士。穿城足。樓櫓崩壞。清正與黑田長政先登。諸將繼之。斬城將徐元禮金千鎰等。

貪蛇勇行、必忘其尾。玄蕃之謂。

柴田勝家

柳瀨之役。佐久間玄蕃使人報捷。送清秀首。且曰。衆甚疲。當竢明日而退。勝家謂使者曰。便道財里許。何疲之有。宜亟還。奇捷之利。在收威養鋭。克而懈殃弗可測矣。頻遣騎趣之。項背相望。盛政不聽。勝家頓足曰。竪子敗乃公事。

淡河定範

羽柴秀吉遣弟秀長。夜襲取丹生。定範穿塹布渠荅以待。秀長至。梗不得進。定範募得牝馬數匹。驅入敵軍。軍馬爭牝相踶嚙。部伍大亂。定範縱兵乘之。擊走秀長。

長曾我部元親

朝鮮之役。城泗川。將穿銃眼。垣見和泉曰。穿之宜高。元親曰。以胸至腰爲限。和泉曰。如此敵便窺城中。元親笑曰。縱敵窺城内。城豈不可守。如子言。銃丸從敵頭上過。不可。

甲越二將

謙信臨戰。俄欲分隊。則單騎馳入其中。馬所過左右自分爲兩隊。當是時。挐槍夫在彼。主不能呼。主人在此。槍夫不得就。各自揮刀殊死戰。故每奏奇功。信玄將戰。必演習數回。申明約束。戰罷。輙與諸將論勝敗之理。可者賞之。不可者戒之。故軍機漸熟。竟至精勁無匹。

不識菴之用兵。得之於天賦。機山則出于精錬矣。

眞田昌幸

台德公攻上田城。昌幸豫募悍馬五十匹。縛槍刀于鞍。匿之于門内。我軍已薄。輙開門鳴鼓。驅之。馬驚飛騰。兵士五百人。執槍繼之。我軍敗北。

昌幸隱于高野。欲援大阪。常與幸村棊。蓋寓陣法。習攻伐也。後疾病。嘆曰。我有一策。不及用而死乎。幸村侍側曰。願受教。昌幸曰。此非爾所及也。幸村有怨色。曰兒不肖。大人以爲不足教也。昌幸曰。我非以爾爲不肖。而不告以策也。凡人爲衆所信。然後其言用矣。我少從軍。屢立功。故衆皆信之。爾年少。縱智過我。人不信也。然今爲汝言之。大阪擧事。不出三年。必召我以爲謀主。吾請兵二萬。軍青野原。以禦東兵。汝知之乎。幸村默然。良久曰。已非據險。又無隣國之援。以二萬烏合之兵。當關東鋭兵。非兒之所能知也。昌幸曰。

我亦無策。雖然。我之勇略。德川公所素知也。聞吾軍于此。必猶豫不進四五日。我置謀焉。退據勢田。撤橋固守。復十餘日。諸侯觀望者。謂我善遏東軍。必歸大阪。其兵當不減七八萬。遣奇兵焚二條城。然後入保。樹柵于郭外。置弓銃。嚴干掫。敵挑戰。弗敢出。曠日持久。覘其稍怠。斫營刼之。彼大軍糧食不給。若急攻城。弓銃連放。木石亂下。死傷日多。於是乎傳檄四方。招受故太閤恩者。必來屬我。若其不來。東兵互相猜。莫有鬭志。戮力一擧。卻東兵於百里之外。何難之有。我死。爾與大阪。說以是策。修理輩素不知兵。必不能用。舍險遠戰。徒取滅亡也。果如其言。

眞田幸村

大阪之役。幸村邀伊達氏軍。伊達氏長騎戰。勁騎八百。馬上發銃。乘烟馳突。所向無前。每以此得志於東國。幸村諳知之。乃引兵上譽田東阜。就凹處而布陣焉。令其兵皆脫冑委鎗。坐以旌指麾。伊達氏軍稍進。幸村令曰冑。相去數十步。令曰執鎗。敵發銃馳至。遇鎗而沮。又令曰皆起。兵士齊進。鏦之。敵兵大潰而走。幸村轉陣南阜。收兵而退。

南部越後

小田原之役。池田輝政在後門山上。放銃攻城。城內發砲甚急。士卒不能進。越後令向空放之。銃丸下如雨。城兵辟易。遂得乘城。

明智彌平次

彌平次將從安土入坂本城。至勢田。山岡氏積草于橋中央。放火拒之。彌平次多取市中曬衣竿。浸弓銃手所着外套于水。縛之于竿頭。齊進撲滅之。又毀民屋。以繩聯柱。數莛于其上。人馬踏之而過。

北左衞門佐信愛

信愛保鳥屋崎城。城兵僅三百餘人。和賀主馬輔義連攻之。信愛時年七十。身擐甲。部分兵士。守四門。有二婢。曰松女。曰浦女。氣豪如男子。皆着鎌甲手鳥銃。以從信愛。信愛使二女向敵連放空礮。熊谷藤四郎謂信愛曰。事急斃敵一人。猶可以作吾兵氣。今不實鉛丸放之。何也。信愛曰。夫戰視敵變化。今日敵兵皆土民而非士也。若殺傷一人。其族怒之。必殊死戰。吾兵辟易。城豈得保乎。今姑放空砲以支吾。與國聞之。必來救。何實鉛丸之爲。藤四郎大悟。亦放空礮助之。果與國來援。城得全。

日本智囊卷之八終

日本智囊卷之九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閨智部

賢哲

台德公乳母 二條

台德公時。米津勘兵衛爲江戶町奉行。山中源左衛門有罪。公使勘兵衛鞫之。源左衛門弗敢言其黨與。勘兵衛喰以糞。源左衛門怒曰。士而喰糞。辱莫大焉。吾今言之。汝子實爲之魁。於是株連甚多。乳母子某亦與焉。公欲宥之。然於法不可。乃皆處竄。而待乳母愈厚。後乳母疾病。公親臨之。且問所欲言。對曰。將軍能遵守東照公典章。而無有所紛更。是已。公曰。諾。雖然何所欲。乳母曰。妾富貴至此。一無所欲。公將起。乳母曰。將軍數問妾所欲。妾今得之。豈得非欲宥妾之子乎。若果然。則天下將謂將軍以乳母故。敢犯大法。而來世以此爲口實。妾死猶不瞑矣。言訖死。

乳母年老。時或集奴婢輩手盛飯椀。喰之以爲樂。一日本多佐渡守至。見之。驚曰。令侍女執役可。不然。親爲賤者之爲。何自輕之甚也。乳母曰。頃日人皆謂汝驕。我不信之。今聞汝言。始知人言非虛也。抑汝忘卑賤。稱彌八郎。調鷹時邪。昔我之在三河也。亦卑。幸以奉乳于將軍。故富貴至此。今我之所以爲之者。聊欲不忘昔日貧賤時耳。然汝不思之。反出此言。非忘卑賤而何。以其心與聞天下大政。我不知其可也。佐渡守大愧。

范祖禹有言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乳母之謂也。劉元佐母。月織絁一端。示不忘本。亦此意。

春日局

局嘗夜歸。過平川門。閽人曰。夜間出入。非有監察之命。不能也。局自稱名。閽人以白大閽。大閽曰。無監察之命。天照太神不可入焉。況於春日乎。局大窘。竚于門外。時方隆冬。寒氣刺骨。久之命下。然後得入。局感其守法嚴正。翌朝遣人遺點心謝之。大閽初鹿野傳右衛門也。

幸田彥右衛門母

織田信孝以其乳母質於秀吉。秀吉磔之。乳母遺其子彥右衛門書曰。親先子死。固其理也。汝勿以吾死傷心。唯盡忠於所事耳。彥右衛門果殉君難。

甚矣秀吉之嗜殺也。磔一乳母。果何益。至如畜生塚。則慘極矣。暴極矣。

石川重之母

大阪夏役。重之從東照公至京師。病疫。其母自江戶遺書曰。汝家世蒙國恩。若此役無功。則何面目再見吾。重之疾方篤。使人讀之。聽而流涕。五月五日。公發

眞忠勝之女也。

二條城。重之力疾與從焉。

眞田信幸夫人

關原之役。眞田昌幸送款于石田三成。自犬伏（野州）旋軍。途經沼田。（上州）欲見其孫孫六郎。馳人于城中。言其意。夫人本多氏。使言之曰。良人之於君。父子也。雖然既相爲敵讎。況良人在外。君之來于城中。妾固辭之。因館之于外。使人抱孫六郎。出城就館。曰請一見速去。勿遲滯也。昌幸見孫六郎。攬淚而去。（一說云。昌幸還自犬伏夜過沼田。欲入城。使人言之。夫人本多氏辭曰。良人于役。今不同歸。此必有故。不內昌幸。無如之何。又使言之曰。孫男生三歲。吾欲見之。可送出城外。夫人曰。察公之意。非欲抱孫。殆將挾以爲質也。妾不敢聞命。因令士卒登陴。張旗幟。列弓銃。以爲拒守之備。昌幸望見之曰。眞媳婦也。）

貴田孫兵衛母

文祿之役。清正赴國都。命孫兵衛使於名護屋行營。孫兵衛有母年七十餘。以使事急。不得過省。遣一奴往問安。母仗杖送奴門外曰。汝還語吾兒。勿以吾老爲念。吾餘命不足惜。惟恐兒臨難眷戀私親。墜公事也。孫兵衛聞之感激。

細川忠興夫人

夫人明智光秀女也。光秀反。夫人謂忠興曰。妾父圖不軌。妾亦知其終不能保首領。妾實爲之痛恨。良人若與之。其柰世人誚何。言與淚俱下。忠興可其言。

蜂谷半之丞母

吉田之役。半之丞期一番槍。聞其爲人所先。不悅。乃付槍於從者。更提刀而進。敵以銃迎之。蜂谷揮刀截其銃口。敵跪狙擊。丸洞其胸而死。從者馳反。其母迎而問狀。從者曰。郎君戰死。母曰。死不待言。妾問其所以死之狀。曰面敵而死。母喜曰。善。走入室號哭。

渡邊權兵衛乳母

大阪城陷。渡邊內藏助糺自刺。殺其第二三子。呼乳母攜嫡子來。乳母曰諾。妾衣郎君以白涼衣。然後攜來。乃起以柹油紙裹嫡子。縋城而下。已縋之。至市井匿之廁中。數日攜出。東兵捕鞫之。答曰。妾渡邊內藏助臣水谷清兵衛妻。而斯子母也。嫡子年甫六歲。被拷訊。亦不言。兵奪嫡子。責金二兩。乳母就所識而借金。且告以故。其人憐之與金。乃以其金贖嫡子。攜赴京師。入南禪寺爲僧。後文照公召賜祿五百石。稱渡邊權兵衛。

山內一豐妻

一豐仕織田信長。有東人牽駿馬來于安土而賣之者。衆皆欲獲之。以其價甚貴乃止。一豐亦欲買不能。

一日在家嘆曰如此駿馬不能買之命矣貧也妻問其價曰十金妻乃起取金于鏡奩來置一豐前曰此可以買馬一豐熟視怪之問所以得金之由且曰我之窮乏汝之所知而隱之何其忍也妻曰初妾之嫁于君也母納此金于鏡奩戒曰汝夫有大事則必出之否則否妾遵守母訓不敢忘妾竊以爲貧者士之常忍之不難聞近日大閲軍馬此天下之大觀也妾欲良人之騎駿馬而受主君之賞故今以獻焉一豐大喜乃以其金買駿馬騎以出信長見之大驚問其所以獲之之由而知之曰吾聞此馬爲東國第一遠來賣之而莫有買者豈非吾耻乎然渠買之不獨篤于士道能雪我之耻矣以此擢用

澤橋兵太夫母

關原之役後島津忠恒爲浮田秀家乞哀官減死一等併其子八郎流之于八丈島八郎乳母既逃其婢（一說曰傅母名阿佐志）不忍視八郎幼穉而遠流悲泣徒跣抵官廳請從八郎往吏不聽婢曰事不得允生亦無益將自殺吏止之以言于官官以其婦人故允之婢大喜抱其幼兒三歲詣秀家夫人所泣曰郎君幼冲遠竄于海島妾不忍坐視今得請官而從行焉君夫人若不棄妾幸養斯子以成人也言畢舍而出夫人爲撫育之不異所生常言其母託斯子於我遠從八郎我養斯子豈可不如養吾子哉既而夫人歸加賀其子已長因言仕于加賀名澤橋兵太夫每一念母未嘗不涕下居亡幾爲僧逃去不知所之元和某年台德公入覲于京師有一僧進迫大駕如有所訴者從者呵令去不可將兵之公止之使問狀僧曰臣生三歲臣母從臣君于八丈島臣不得色養于膝下於爲子之道有歉然者矣冀使臣得與母同居于島臣之所以冒死訴也公憫其志命曰送汝于島於律不可但召還汝母以成汝志汝宜以此意作書報母兵太夫曰敢拜命之辱然臣母必弗肯遺其君而還雖然大命不可背乃作書贈之母見之大怒曰我棄汝而從吾君者欲終君之身也豈以見汝故舍吾君而還乎若復之我弗汝子矣吏以告兵太夫曰果如汝言更有所請言之兵太夫曰官憐臣之志爲臣區處已至矣臣又何言然有一于此前田浮田爲通家使前田氏每歲贈金若物于島賑其窮不獨臣感恩臣之母亦深喜之此臣之所以報母也官議曰是無害唯當使金有定數物有定品耳乃命前田氏如言兵太

夫復仕加賀。亾幾病沒無子祀絕。

桂忠昉妻

桂忠昉島津義久臣守平佐城。脇坂安治等來攻。忠昉妻擐甲。助夫捍禦。衆風散。及東軍目睞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擠之淖中。斬獲頗多。

吉岡掃部寡婦妙林

島津氏三將伊集院美作等攻鶴崎城。城將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修守備。設穽以待。三將進兵薄城陷穽死者百餘人。妙林自被戰袍。提薙刀。率婢三十五人。皆同裝。晝夜巡城中督戰。旣而食竭。佯降。數邀饗三

將。及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三將棄城退。妙林佯約與俱往。而豫伏兵歸路。斬三將。獻其首於義統。秀吉至豐後。聞之召妙林。妙林以疾辭。

毛利豐前守勝永妻 毛利一作森

關原亂平。勝永謫于土佐。後聞大阪擧事。一夜語其妻曰。吾有罪放流。使汝辛苦。而吾有志願。但不欲言之耳。妻曰。世態變遷自古而爾。窮居固不足以為憂。且妾聞之。婦從夫者也。願聞君之志。妾弗敢違悖。勝永曰。吾家世以武著。然今沈淪至于此。可恥之至。我欲潛逃而與于大阪。以決存亡。唯恐罪及于汝身。言

畢涕下。妻聞之熟思良久曰。妾雖不肖為士妻。豈懼死者哉。君請速逃之。以成其志。勿以妾為念。君若戰死。妾亦有一死耳。勝永大喜。遂載舟逃至大阪。山內對馬守固禁勝永妻以聞。東照公嘉勝永之志。且赦其妻。

中西淡淵姊

有索父讎者。見中西淡淵。淡淵姊竊謂曰。此必不能復讎矣。吾見其爪長。置履不整。其人後果不以復讎為念。賣烟糊口耳。

原元辰母

赤穗旣滅。元辰未去。良雄致書請來京師謀議。元辰語母曰。兒以事之京。而他日赴江戶。淹留積日。亦未可知也。母曰。汝赴江戶。必當永訣。武夫世食厚祿。荷重恩。國有難。則死以報之。固其分也。汝宜奮勇報仇。萬一失節。吾弗汝子矣。元辰曰。機事尚密。故與大石氏相議。雖至親不敢漏泄。是以不告。兒之所悲者。母旣老而兒不能終養耳。言訖沸泣。母怒曰。忠孝不得兩全。汝欲報君仇。安可以我為累。宜速行。元辰乃赴京。會良雄嬰病。元辰看護。待其愈議事。良雄曰。事欲速成。則不得萬全。宜徐圖之。元辰乃還赤穗。見母告

故母黙然。明日母臥不起。元辰使婢伺之。則伏刃矣。旁有遺書。曰忠孝不得兩全。吾既爲汝言之。今乃歸省。是不能忘情於我也。吾恐汝以吾故汚父祖之名。故以死勗汝。元辰悲慟。葬之而去。

三宅尚齋妻

尚齋得罪于忍侯。其赴獄也。付金貳拾兩於妻田代氏。以養母育二子。田代氏以謂。夫在囹圄苦楚無量。爲之妻子者。豈可晏然煖飽。自是冬不襲縕袍。夏不用蚊幮。定省之暇。爲人裁縫澣濯。以供奉養。不費一金。後尚齋得赦。妻還其金。尚齋怒曰。如此奉養必有闕。妻曰。養姑妾自辨之。所以留金者。豫備君今日之用也。尚齋深感之。

雄略

眞田信幸夫人

眞田信幸拔伊勢崎城。夫人本多氏守沼田城。以爲子攻父而拔其城。恐人心攜貳。不可不爲之所。乃下令曰。所天之役。婦人獨處亡聊已甚。群下之妻。宜攜幼子入城。以相慰籍焉。咸大喜。各攜其子入城。夫人留之。使不得還家。遣人于上田。宣言曰。賀諸士妻子于城中。人心始定。

春日局

局初名阿福。齋藤利三女。英敏有膽智。其在夫家也。（嫁稻葉正成）夜有劇盜數人焉。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

前田利家夫人

末森城告急。利家將兵援之。使士卒傳飧。夫人出謂士卒曰。今日後援。實爲大事。君等宜戮力一心以成功。若末森已爲敵有。力戰而死耳。吾亦誓不死于人之手矣。謂利家曰。良人不能拯拔末森。則請勿生還。顧利長曰。今日永訣。不可復見也。利家壯其言。起結甲帶。拔刀截其兩端。策馬而出。兵士陸續從之。大破成政。

（有此母而有此子。南龍公之英邁。不足怪也。）

德川賴宣母

賴宣生母曰阿萬。常曰。諸侯之寶者士也。聞塙團右衞門驍勇而喪祿也。以其脂粉金五百兩之半賜焉。蓋欲有事屬賴宣也。

富田信高夫人

庚子之役。毛利秀元吉川廣家等。攻阿濃津城甚急。城主富田信高出與敵戰于城外。有緋甲提槍在信高前憤戰者。容顏秀美。（一説云。斬秀元士中川清左衞門。）信高將入

門。緋甲者曰。聞君危矣。故出而驅敵耳。今無恙可賀也。信高熟視之。卽夫人也。大悅。相携入城。

細川忠興夫人 二條

豐太閤在伏水。召諸侯妻賜燕。夫人聞之曰。男女相見于一室。豈禮乎。苟召吾。吾有策。懷匕首以竢。不召。石田三成作亂。將入諸侯妻子于大阪城中以爲質。夫人聞之。謂其傅河喜多石見稻留伊賀小笠原正齋曰。爲質于城中。辱莫大焉。汝等其爲吾辭之。苟不可。有死耳。正齋曰然。既而使者旁午至。促入城。峻拒數回。城中遣兵五百。來圍玉造邸。勢將斫門入。侍女悲泣。夫人自若曰。吾固知其如此。謂正齋曰。吾之生也。不肯妄見人。死而爲人所見恥也。汝其斬吾首。勿使人見之。蒙面帽。拔刀舂胸。正齋爲刎首。火邸。與石見同屠腹而死。一說云。夫人手刺殺二子而自盡。

中島大炊助元行母

晉朱序鎭襄陽苻丕攻之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令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時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尼子晴久使尼子刑部大賀駿河。率兵一萬。攻經山城。備中大炊助元行善守。元行母甲冑披外套。橫刀。侍女二十人從之。元行守中城。則母自巡甕城。元行巡甕城。則母守中城。日夜奔走。以勵士卒。敵遂解圍而去。

奧村助右衞門妻

佐々成政攻末森城。能登甚急。城主奧村永福盡力防戰。其妻抹額臂韝佩刀。桶盛粥。使侍婢挈之。巡城。自分與之于兵士。激勵曰。妾聞昔者楠正成嬰小城。善防大軍。明日金澤援兵必來。諸君其勉之。幸勿挫勇氣。既而援兵果至。城因以全。

三村高德妻

小早川伊豆守光重攻常山城。城主三村上野介高德善拒。然兵寡援絕。城將陷。因與飲訣。高德母曰。吾請先死。縛刀欄于柱。疾走貫喉而死。高德妹取其刀刺乳下。死于其側。其妻年卅三。奮曰。吾爲武士妻。寧不能力戰以驚敵耳目耶。乃擐甲被以紅衣。揮眉尖刀而出。侍女止之。叱曰。汝等欲逃則逃之。吾豈徒死者乎。皆曰。請同死。執槍從之。開門突出。縱橫憤戰。殺敵甚多。遂入城。與高德同自刄而死。

飯尾豐前妻

飯尾豐前守。爲今川氏眞被殺。其妻守引閒城。東照公遣使諭之曰。致城則當與豐前守舊邑。妻對曰。妾雖婦女。生於弓馬之家。致城而去。非其素志也。公遣兵攻之。破外郭。妻擐甲垂髮。揮眉尖刀。列侍女十七

人於左右。開門而出。縱橫突戰。我兵披靡。妻與侍女皆戰死。公惜之。

星合又十郎夫人

星合又十郎敎房之夫人。飯尾隱岐守信宗之女也。當之京。及日罔。人馬繹騷。夫人怪之。上粟田山而望。烟焰蔽天。金鼓震地。曰京地必有戰爭矣。吾苟爲士妻。懼而逃之恥也。下山至粟田口。道路喧傳。明智光秀攻本能寺。夫人驚曰。織田公吾之親戚。而爲主君。豈可聞其難而避之乎。叱從者星奔。至本能寺。烈焰騰空。無門可以入。時敵圍南西北三面。唯解東一角

以其有壕也。乃繞出六角地方。有一人白綾裹物。蹁屛而來。夫人以爲盜。揮眉尖刀斬之。啟而視。信長首也。夫人雪淚裹之如故。使從者齎至于大德寺。猶進呼曰。光秀何在。莫敢應者。遂赴紫野。有一人尾至。曰大將召汝。夫人又斬之。徐徐入大德寺。自護信長首。馳人于星合城。陳事原委。

中山勘解由妻

小田原之役。中山勘解由狩野一菴嬰八王子城。防戰甚務。敵將見之。使降人金子紀伊守。小岩井雅樂助入城。諭降之。二人至勘解由所。其妻滿身浴血。匍匐出視二人。曰子輩不忘舊交。而來謝情之厚。良人既刺殺嫡男助六。妻與幼子二人。同狩野君自盡。妾亦繼伏劍而未死。請幸殺之。言畢飲泣。二人驚曰。吾等奉大將命。來宥死。而今亡矣。夫人宜保身以修勘解由君冥福也。妻聞之。瞋目罵曰。我以爲汝輩來。將與吾夫同死也。何圖降于敵不義之人與之言。猶汚蠛吾舌。何況假其手而死乎。言未畢。含劍貫喉而死。

中内人婢使

大久保長門守（一本作松呼周防守）中内人某有小過。老内人某罵且毆之。中内人不憤。入房作書。使二婢持遺之

于其親。一婢請留。曰事係緊用。非二人則不可。二婢出途相謂曰。佗日使於外。未嘗同行。今視其顏色異常。可怪也。因出書于函。拆封讀之。縷述自盡原委。二婢大驚。一婢曰。汝速往報之于親。吾則返止之。走入房。已自殺。乃以衾被屍。取匕首拭血懷之。佯爲不知者。至老内人房。托事招請再三。乃至。婢除衾示屍。曰自盡由於汝。汝即主仇也。言未畢。以匕首刺殺之。自首頗嫌於殺二人。鞫訊之。婢出中内人書于懷。曰此其憑也。既復主仇。身萬段不辭。神色坦然。長門守悉召婢。使言其意。皆同口嘆賞。乃以其婢爲老内人。

鈴木大學妹

處士孫助宅外有竹林林中一厠暮夜有恠駭人人莫敢上厠者家畜一老婢一夜更深上厠暗中忽現一雛僧視婢冷笑婢大喝捕之入宅點火視之即一大老狸矣婢罵曰畜生敢魅萬物之靈手搏殺之合家驚嘆孫助曰我嘗意渠將種也今得其實矣迫問其姓氏則北條氏將鈴木大學之妹也

池田利隆乳母

利隆乳母古田甚内妻也一日利隆戲嬉于門外有風僧來奪利隆入一空室衆唯圍繞之耳乳母持衣徐徐近之謂曰天寒甚請姑借其子于吾衣此衣然後付汝僧乃放之姆抱去

尼崎幸右衛門女

尼崎幸右衛門丸龜城主京極氏之卒也火伴岩淵傳内悦幸右衛門妻多方挑之妻固執不從一夜覘幸右衛門之在外來挑之甚切幸右衛門還見之大怒責其無禮傳内抜刀一擊而逃妻偶懷小女名利耶舍之于地抜夫刀追之不及擲刀中其肩然遂失其所在妻歸則夫已死抱屍慟哭關根元右衛門妹夫也乃往寄其家追念夫不措憤悶成病翌年遂死

時女僅三歲元右衛門妻爲養育之十三歲夫婦語以事曰汝母居常曰汝爲男子則當報父仇言及于此未嘗不切齒流涕利耶聞之且驚且泣曰兒未嘗夢知之今始知之撫育之恩不啻海山何以報之年十六謂夫婦曰吾欲之江戸徧賽神佛祈父母冥福且得由其暗助以報仇吾之願也夫婦止之不可會村瀨藤馬赴于江戸因托之既至江戸婢仕麾下士永井源介源介善劍術受業者甚多利耶執事不怠擧家稱之問其鄉貫利耶泣涕告以事原委且言欲復父仇源介憐其志教以劍術利耶一心學習久之衛大進居二年源介謂之曰汝久於此不若屢易其主以爲索仇之階也利耶從其言爾後歷年十二易主七十人最後在坂部安兵衛所僕小泉文内年可五十好飲酒大言一日醉語曰吾之少挑人妻殺其夫追懷往事茫如隔世利耶聞之於心有戚戚焉益欲審核之曰此事恐虛曰非虛也吾隱之有年矣今星移國遠言之何害吾原籍係讃岐丸龜而所殺者幸右衛門幸右衛門有一塊肉蓋女子不足懼因袒而示之肩果有刀瘢利耶將報仇恐有蹉跌而不敢翌日往永井氏而告之源介大悅携利耶因村瀨氏

告之于備中守。事聞于官。官使坂部糾之。有確據。乃執文內。附之于京極氏繫獄。既而結桎梏于鳥越邸。引利耶與文內而至焉。利耶著鎖鎧。白帛抹額。操劍二尺餘。文內劍可三尺。相向接刃。利耶擊文內面。文內避易。利耶直進斬其乳下。倒之。徐馘之。以首置撿官前。曰今日始得復父仇。觀者嘆賞。備中守與俸傅于其女。

小島喜兵衛妻

赤穗義士小島喜兵衛隱于大阪福島。以竢復讎之時。然貧甚。至賣劍償房錢。一日使妻買水于外。從容屠腹。刺吭未殊。妻還見之。抱而起之。謂曰事至此命也。妾亦有一死耳。輙手爲夫取終。伏其劍而死。

胥子

胥子水戶士師岡與右衛門綱治妻也。有姿色。家奴屢挑之不可。一夜綱治在外。胥子知其必來矣。懷匕首而臥。奴果入寢所。胥子起立刺殺之。以衾掩其屍。待夫歸。然後徐告以故。

日本智囊卷之九　終

日本智囊卷之十

近江　中村和子藏著
男　彝鼎五校

雜智部

狡黠

織田信長

齋藤秀龍有驍將二人。信長欲除之。乃乘夜外出者數矣。夫人齋藤氏疑其有所私。頗有妬色。信長曰。吾非有他心。欲成秘計耳。夫人問其計。曰。不欲告汝也。固問。信長乃誑之曰。美濃二將隱通款於我圖舅氏。曰。事成則擧燧。吾每夜望之。未也。夫人憂之。密贈書秀龍告之。秀龍驚。卽誅其二將。齋藤氏兵力自是衰矣。

信長知武田氏可謀。授旨佐久間信盛。密告長阪調閑曰。子贊主公。大擧入三河。德川氏急則我君必出援。僕在內伺閒刃之。則大功可幾。調閑大悅。說勝賴擧兵。諸老將皆諫不聽。於是有長篠之役。

二策共險甚矣。織田氏受陰禍宜哉。

武田信玄

信玄問北條氏康曰。河越之戰。公以一軍克兩上杉氏。願得聞其詳。氏康曰。公在焉。僕何敢言。信玄固請。曰。欲使兒輩聞之耳。氏康乃談其戰略。信玄稱善。退謂馬場信房曰。氏康手段吾得之。

木下藤吉

木下藤吉仕織田信長。未得親近。人亦不知之。一日故往近習所旋處而伏。近習果來旋焉。藤吉呵曰。汝何爲者敢旋人頭上。近習謝之。藤吉曰。不知而旋。又何怒。近習稱其有裁量。爾後近習食柑。則必請其皮多蓄之。賣于藥舖。以其錢贖衣服。曰是柑皮之賜也。信長聞之曰。猴郎伶悧一至於此。自是得稍親近焉。

島左近勝猛

左近仕筒井順慶。後致仕。窮甚。其親戚某富而吝。勝猛屢就借金不可。乃遣辨士使言之曰。吾聞之。凡以金銀施於人者。其子孫必繁榮。否則災害必至矣。今非强欲借金。以親戚故聊告之耳。其人多慾懼災。卽出金貸之。

前田慶次

慶次去加賀仕上杉景勝。祿五千石。以其獲罪於叔父利家也。剃髮曰穀藏院。一日志賀與惣右衛門。秉生美濃。謂慶次曰。林泉寺主僧面容可憎。然主君所歸依。誰敢拳其頰者。慶次曰。爲之何有。乃佯爲巡禮

慶次爲人洒落。不拘小節。嘗燀湯招其從父利家。利家來浴焉。水也。大怒慶次。慶次既策馬逸去。

其無禮如此、如臏僧擊其鼻梁、則使人叫奇叫快、

詣寺。請見假山。作小詩一章呈之。主僧出而見之曰。何物巡禮能賦詩。和韻以與焉。又飲食之。側有碁局。因談及於圍碁事。主僧曰。巡禮亦能碁乎。幸一局。對曰。低碁豈敢敵高手。殫焉而後可。慶次約曰。贏者擊輸者鼻梁。主僧曰諾。遂相對下子。慶次故輸。請如約。主僧曰。沙門而傷人。貧道不敢。寧負約耳。慶次請不已。僧不得已。僅指彈之。第二枰慶次大贏。僧曰。巡禮請見與一拳。對曰。凡夫擊高僧。此毀傷佛體也。罪業可懼。僧曰。不然。貧道已如約。汝負約。豈理乎。慶次曰。然則謹獻微拳。於是攘臂張拳。痛擊其鼻梁。僧氣絕。

慶次逃去。

佐田彥四郎

杉原播磨守臣。佐田彥四郎善隱術。入江大藏謂之曰。汝能取我刀乎否。彥四郎曰。君以刀賜臣必取之。大藏曰諾。吾若見汝來。毆殺之耳。至夜。大藏鎖門枕刀而臥。不敢眠。彥四郎潛入。取紙懷中。蘸之水。注滴于大藏面上。大藏以爲屋漏。擡頭。彥四郎就而取刀。

石田三成

豐太閤薨。遺命淺野彈正少弼及三成。秘不發喪。三成素惡少弼之善於東照公也。乃紿之曰。秘喪不可無術。吾與子遺命於內府。以視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公將入城問疾。遇三成於途。三成使人密訃之。公還。歎曰。治部疎於我。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可測也。

淺井亮政

淺井新三郎。詣木本地藏。見僧問其靈驗。僧出檀越名簿示之。某罹某病。某婦產難。皆精虔祈之。一則瘉一則娩。亮政一一記之。後勃興江北。謂士卒曰。汝母祈地藏而生汝。汝大病祈地藏而生。所言悉中。衆以爲神。益歸心。僧聞之曰。吾爲豎子所誑。

本庄茂平治

茂平治長崎人。嘗與高嶋秋帆爭事。獲罪。是時鳥井甲州以監察用事。茂平治改名辰輔。臣事之。乘間言長崎多姦濫。甲州大喜。起大獄。逮捕秋帆。鍛鍊其罪。遂以功爲町奉行。先是甲州密語茂平治曰。方今天下之權。在水野忠邦。苟立一奇功得信用。何事不可爲。汝爲我謀之。茂平治曰。武州大井村修驗了善。以善祈禳煽愚民。僕私往師事之。以利啗之。使行非常祈禳。君乃命吏捕了善及僕。下之獄。僕自旁證之。忠邦固憎妖術。必驚發摘如神。大任君。甲州悅曰。我若

得志。將重報。乃如其策。忠邦果奇甲州才。擢任町奉行。茂平治已以奇策授甲州。爲其鷹犬。頗張威福。後爲小松典膳熊谷傳十郎所刺殺。蓋報讎也。

小慧

本多正純

大阪冬役。正純多以盂盞。儲寒制燕脂。凱旋後。屬群臣。碎以爲數片。人付之曰。聊與汝妻女。

鴻藏主

輕海之役。濃州池田庄三郎恒興。佐々內藏介成政。同擊稻葉又右衛門。獲其首級。讓功不決。信長以其過於遜也。不悅。有僧鴻藏主。爲人滑稽。進曰。獲首級者非庄三郎。又非內藏介。二人之讓固當矣。信長曰。二人之中。非一人獲之而誰。對曰。譬猶瓜。其疐自然隕也。信長大笑。

宇都宮大和

大和薙髮。號團伴。爲東照公弄臣。一日公戲謂團伴曰。汝欲得金乎。對曰不敢願。然見賜又不敢辭。公乃裹百金於綿。使侍臣投而與之。令曰手承乃得。不然則否。伴曰謹諾。既而三失。公遽懷金而入內。伴追及閾。連呼曰。鄙哉鄙哉。鼓兩袖作鷄鳴。曰凱歌揚矣。仰

天大笑而去。

鼠栗新左衛門

新左衛門疾篤。豐太閤使人問所欲。新左衛門曰。臣臨沒猶蒙此寵命。事聞于閻魔王廳。何榮如之。且以吾君威權。則雖不執官券。直可以抵極樂淨土矣。臣何所欲之有。又曰。吾君若欲贈書貴族新死者。雖不能取回耗而來。必呈達之。言畢乃逝。

天野彌五右衛門

淺野長矩之斫吉良義英。刀中帽簷。是以不甚傷。彌五右衛門嘗訪義英。請其帽觀之。笑曰。此帽活子。諺所云帽爺殆是歟。義英大愧。蓋嘲其無勇也。

平野源右衛門

源右衛門仕守山侯。侯家嘗布令。曰佳節見君。宜用新衣。源右衛門著其妻衣而出。有司尤曰。所以布令者。要在敬君已。今子男而衣女衣。是何禮也。源右衛門從容曰。薄祿小臣。不能給新衣。而令不可犯。幸荊婦有一衣稍新。著之庶可以免罪戾焉。侯聞之卽日陞俸。

井上新右衛門

新右衛門眞率好諧謔。松平豆州愛幸之。一日某侯

貢杏魚于幕府。豆州撿之有塵。不悅。召有司責之。新右衛門在側曰。杏魚而有塵固宜。豆州問其故。對曰。謡曲不言乎。知利耶多羅利。豆州大笑。塵和訓知利。杏魚和訓多羅。

日本智囊巻之十終

中近堂梓

後序

先考嘗仿明馮夢龍智囊輯本邦智囊謂余曰智者為三達德之一其為貴重固不待言也然小用之則為機數或出於道之外不可不慎也

先輩論智囊有為不正之書者然世人多毀讀書之士為迂闊為疎漏者不知大用之弊也方今之廣與海外諸國通交其折衝禦侮樽俎之間者不一而足丈夫半世刻苦讀書苟為迂闊無用之人可也若夫機智小數大用之則益國家亦大何必拘々為余奉庭訓以周旋然資性迂戇輒耗世齡過半百米錢二囊常告空竭況於智囊乎今

校斯書旁讀馮子書不覺長歎者久之馮子有知當大笑於地下曰迂儒果不足與談也

乙酉之春　不肖中村鼎謹撰

明治十八年一月廿四日板權免許
同　年八月出版

定價金壹圓拾錢

著故人　滋賀縣士族　中村和周

相續人　滋賀縣下近江國犬上郡彦根本町六十四番地　中村𢈘五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中島精一
東京芝區三田四國町三番地

發兌書肆
東京銀坐二丁目　中近堂本店
大阪備後町四丁目　中近堂支店
名古屋東本重町二丁目　中近堂支店

青山延壽　著

皇朝金鑑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日本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

日本鉛排本影印

明治廿八年夏新刷

皇朝金鑑

青山延壽著

上宮內大臣土方子爵書

前修史館掌記青山延壽謹上書宮內大臣土方子爵閣下。併獻所自撰皇朝金鑑。延壽伏惟濟世安民曰文。誅昏正亂曰武。文武錯行爲治。猶水火相資爲用。今此書專叙持盈守成之事。而遺靖冦撥亂之蹤。非敢置重輕爲。以還有先後也。伏惟自

神武帝奠都。迄今殆三千歲。

聖帝賢君。開物成務。良臣碩輔。盡忠竭誠。下至幕府列藩之君臣。里閈陋巷之烝庶。其事矗矗軒

軒。磊磊落落。傳之於千世可刑。示之於萬邦無愧。

皇室已有六部之正史。水藩亦有若干之紀傳。網羅已盡。搜采又精。浩瀚汪洋。汗牛充棟。淺薄之士。不易卒窺。然未有類聚區分。別門立目。百代言行。一覽詳悉者。延壽海徼寒儒。天資魯鈍。雖學受父兄。才乏編削。不敢量力。夙從操觚。上依六部之書。下撮水藩之史。或本家庭之撰述。旁裁野乘之紛龐。分門臚列。從類纂排。廣採博搜。務求該備。周載其善詳。特遺其凶德。蓬在麻

田而幹自直。人交善類。而惡自銷。若夫善惡咸陳。褒貶並擧。是春秋之所作。非是編之所攖。聞之欲識今時之誼。宜監往事之蹤。且以他邦。爲鑑戒。何若。

我祖爲儀刑。然條件之多。踳駁之誚。固淺學之令然。任後人之所擿。唯其積歲編摩。不忍一朝棄擲。今幸逢

天皇陛下。以龍鳳之姿。受

神聖之統。收幕府七百歲之權。復

皇朝三千年之舊。

臨御久曆大寶。

德風遍被蒼生。嚮者滿清開釁。海陸進師。

聖神運籌於幄中。將士振威於寰外。旭旗所指。敵壘咸崩。一戰而夷平壤。再戰而拔順濟。海則奪船豊島。挫敵太弧。又取威海城。殲劉古島。北艦已翻白旆。偏師遠擧澎湖。

神功駿烈。炳爍鏗鍧。實有耀於前。而可傳於後。然兵猶如火。不戢自焚。兵法所箴。廟謀勿忽。割地媾和。旋師遣使。惟茲臺灣。寔歸版籍。新附遺民。遠勞撫字。擇循良之吏。施煦育之治。當不在遠。今所進皇朝金鑑。君道門凡二十卷。其目二十。臣道門凡三十五卷。其目二十有七。都之五十五卷。今也活刷適就。閣下幸察藿葵向日之誠。取供

皇上乙夜之覽。不任懇願之至也。延壽嚮在脩史之局。曾列協脩之班。今踰古稀齡。及八袠。殘年無幾。幸際盛時。欲將爝火之明。增

太陽之光。敢忘狂妄。干瀆尊嚴。若夫靖寇正亂。

延壽別有戰略新編十二卷。皆記

皇朝戰鬪之事。他日整理付於活刷。又當進之

左右。延壽再拜謹言。

皇朝金鑑序

水藩義公。開彰考館。招文學士。修大日本史。辨淑慝。示勸戒。以維持綱常。其文則史也。其意則與聖經賢傳。無以異焉。爾後賢侯。以繼以承。討論潤色。畢其緒。是以水藩號爲多士。而其人率遂於史學。青山拙齋先生。鴻才碩學。爲彰考館總裁。有皇朝史略明徵錄之撰。及烈公建弘道館。爲督學教導子弟。爲一藩所矜式。其諸子皆承家學。著述等身。伯子佩弦先生。著國史紀事本末。以爲史之一體。而季子鐵槍君又有皇朝金鑑之著。蓋以史書浩

瀚。得失混淆。涉獵不易。采擇亦難。專取善事。類而次之。使後之學者寓目了然。凡我祖宗。經國治民之業。大小臣工。勤勞之迹。及藩府之士。閭巷之民。苟其言行可爲後人法鑑者。旁搜博采。無有所遺。爲卷五十五。爲條二千五百四十五。分爲四十七門。以其二十門。屬之君道。以二十七門。屬之臣道。而臣道所該甚廣。乃如孝子烈婦。亦在其中。君之說曰。公卿大夫士庶人。各隨其分。以全其職。無一非人臣之道。余嘆其說之允當。不可易焉。竊思此書。上可以啓沃聖明。下可以訓迪黎庶。而君之此

舉。繼先侯之遺志。成父兄之餘業。以全其職。嗚呼此亦非臣道之大者也耶。明治二十八年四月。後學細川潤次郎序。

凡例五則

一此編本意在類集前言往行以爲後人龜鑑而漫然記載悚上下無別因分君道臣道二門如君道上之天子下之幕府列藩夫幕府列藩者臣而爲上者之道存矣列藩而其事屬臣道者撮入臣道門故一人而或入君道或入臣道者有焉見者莫疑其濫焉

一此書要博採廣輯故臣道不唯載列女篇又其篇中言行不屬臣道者間有之厭雜之責固所不辭

一此書采輯在四十年前莫府及列藩事蹟居多且如養士篇武家所急似非今日急務編纂已成不欲删除姑仍其舊

一如忠義孝子循吏文學正史已有各傳又至近世孝義文學等各有成書固不待此編此書本意在輯散出他傳者爲一書故忠義文學等采輯未備見者諒焉

一是書其事皆係維新前維新後則闕焉吾老矣後人幸補焉

明治廿八年三月上浣

皇朝金鑑總目

皇朝金鑑卷一目次

君道

講學上 皇室二十條

應神天皇　一條
天智天皇　一條
嵯峨天皇　一條
仁明天皇　一條
清和天皇　一條
村上天皇　一條
後三條天皇　一條
堀河天皇　一條
高倉天皇　一條
後堀河天皇　一條
後宇多天皇　一條
後醍醐天皇　一條
後光明天皇　四條
光格天皇　一條
皇太子恒貞　一條
兼明親王　一條
具平親王　一條

講學中 幕府八條

東照公　四條
台德公　二條
文昭公　一條
有德公　一條

講學下 列藩三十九條

德川敬公　四條
德川威公　一條
德川義公　五條
細川侍從　一條
前田亞相　一條
加藤肥州　一條
淺野侍從　二條
黑田筑州　一條
藤堂少將　一條
保科中將　一條
池田少將　二條
井伊中將　一條
本多佐州　一條
板倉防州　一條
井上河州　二條
酒井讃州　一條
酒井遠州　一條
土岐丹州　一條
細川少將　一條
上杉彈正　二條
津輕越州　一條
淺野但州　一條
毛利少將　一條
松平少將　三條
德川烈公　二條

皇朝金鑑卷之一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栁瀨勝善　校

君道

夫天之立君也、蓋所以治百姓、而非所以奉其一人也、生民之初、擾擾營營、不能自治、苟無君長、彊者凌弱、衆者暴寡、智者欺愚、勇者犯怯、故立之君、以理之、而爲人君者、恣發其欲、逸樂其身、而不顧其人、可也哉、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在脩其德、德者何、曰仁、曰誠、曰恭、曰公、曰儉、曰量、六者人君之大德也、故君不仁、則衆不附、君不誠、則衆不信、君不恭、則衆不悅、君不公、則衆不服、君不儉、則財用乏、君無量則不能容衆、然非崇學講道、則其德不能充實、故是篇以講學爲首、而受之以至孝篇、孝百行之本、人主之美德、莫先於孝、孝道立而百善從之、故受之以仁愛誠信恭謙公平節儉德量六篇、其德已雖充、非明以照之、剛以斷之、則其德徒爲小惠曲信、故受之以剛明篇、雖有剛明之資、無憂勤惕厲之實、機務何以得擧、故受之以勤政篇、雖機務已擧、不廣開言路、以求諫言、則何以得無過擧、故受之以納諫篇、雖廣求人言、苟不任用材賢、則其德不能遠及、故受之以任賢審官養士三篇、任用材賢、而後恤民之政可擧、故受之以恤民篇、曰賞刑、所以明黜陟、曰祭祀、所以報祖先、曰講武、所以備冠賊、是皆所以制治之具、不可一日闕者、而人君之擧措施設、不可以一名者、總之曰制治、易基乾坤、詩始關雎、人君爲政、亦不得不待助於內、故以賢妃終焉、

講學上 皇室十九條

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淸其本則末理、人君之所以治國家天下者、制度文章也、制度文章末也、其本則在人君之一身、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之一身、故人主正己於上、而百官治於下、百官治而後天下平矣、然則人主何以脩身、曰在明其德、明其德者何、曰明理與義焉耳、欲明理與義、則非道問學則不可也、

天智帝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後三條帝好學、親近大江匡房、自古明君賢主、未嘗不以講學爲先務、人主苟能得博洽強敏之士、日與之講論道義、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則臣下之忠邪淑慝、計慮之

是否得失判然於胸中而後出應當世無窮之變於從政乎何難之有人主苟不然聞義不多見理不明諂諛迎合之臣伺間投隙或以聲色導之或以狗馬導之或以財利導之或以事功導之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視聽爲之變志慮爲之差遂使是非不辨黑白顚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國家危亡隨之可不愼乎唯創業中興之主雖不讀書講道其所施爲多與古者聖賢之主合符者何蓋創業之主或起於匹夫或久勞於外顚沛艱苦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故雖無講學之力民間之疾苦吏治之得失無不曉知是其所以與守成之主異也守成之主則生長深宮不更外事雖有聰明之資何以能充其德是守成人主之所以急講學也作講學篇

應神帝

應神帝十五年秋百濟遣阿直岐貢良馬阿直岐有文學大子菟道稚郎子從之學博通典籍帝問阿直岐曰汝國博士有賢於汝者乎曰有王仁者一國之秀也帝遣荒田別巫別徵王仁明年春王仁來朝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日本紀獻以下據古事記）文教之興始此（神皇正統記）

天智帝

天智帝好學能文（懷風藻序）帝初與中臣鎌足倶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及即位創學校制典禮憲章文物粲然可觀（日本紀即位以下懷風藻）

嵯峨帝

嵯峨帝幼總敏好讀書及長博覽經史善屬文（日本紀畧）帝又教諸皇子讀書（文德實錄）皇子源弘源信源啓源寛皆好學（三代實錄）帝嘗欲使皇子源明讀書求大學生好學者爲同學與明同房明奮勵講誦博覽百家（文德實錄）

仁明帝

仁明帝叡哲聰明包綜衆藝最耽經史講誦不倦諸子百家之書莫不通覽屢引儒生討論經義（續日本後紀）

清和帝

清和帝性寛明仁恕溫和寡言舉動遵禮專精政事好讀書傳鷹犬之娛未嘗留意帝嘗詔左大臣藤原氏宗等修貞觀式又敕參議大江音人撰群籍要覽四十卷弘帝範三卷（三代實錄）

村上帝

村上帝天資明敏夙好文學（榮華物語）其在藩邸使近臣選近代名文者十人詩曰日觀集（朝野群載）御製詩文間傳於世（十訓鈔古事談）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自少好學才能絕倫（續往生傳續古事談）著禁祕記鈔（仁和寺書籍目錄）其在東宮大江匡房爲學士日夜討論（今鏡）孔廟畫像歲久壞損帝命匡房加修理（江家次第）藤原實政亦以宿儒爲春宮學士帝特親信之情意欵密相憐如朋友（十訓鈔）康平中實政出爲甲斐守（公卿補任）帝爲賦詩餞之曰州民縱發甘棠詠莫忘多年風月遊（古事談十訓鈔）

堀河帝

堀河帝好文學能和歌當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

藤原季仲等以文學仕在朝。帝以爲得人不愧古也。今鏡

高倉帝受學藤原賴業。才藻英發。禁秘鈔　治承中宴侍臣於清涼殿。帝賦詩。世傳稱焉。古今著聞集　帝幼時有獻楓樹者。帝極愛之。命藤原信成守之。一日仕丁將飲酒。剪枝爲薪以煖酒。信成見而大驚。收仕丁。將寘之罪。會帝使信成上其樹。信成具奏其狀。叩頭請罪。帝從容曰。唐詩有云林間煖酒燒紅葉。誰敎仕丁作此風流。無復所問。源平盛衰記

後堀河帝資性寛仁。百鍊鈔　好學。每召對儒臣。論談移刻。凡百玩好未嘗留意。明月記

後宇多帝好學。博綜衆藝。時論謂帝文學亞於後三條帝。

皇正統記　嘗詔前權大納言藤原爲世撰新後撰和歌集。續千載和歌集。拾芥鈔

後醍醐帝天資英毅。好學。常與儒臣討論經史。增鏡　法印玄慧才學冠世。太平記　帝召待讀。玄慧尊信宋人程顥程頤朱熹之學。經筵用宋儒之說。自玄慧始也。尺素往來　帝嘗欲閱論語悉鑿朱章。使人搜索不獲。吉田兼好進曰。是在某卷第幾頁。一時君臣好學如此。徒然草

後光明帝幼而好學。嘗曰。佛書可喜。然無可用。夫爲人君立億兆之上者。不可不知有用之學。所謂儒學者。漢唐古注。其說不親切。即命講官用程朱新注。又嘗曰。近世吾邦

（頁眉旁註：高倉帝　後堀河帝　後宇多帝　後醍醐帝　後光明帝）
（頁脚旁註：同上　同上　同上）

發程朱之學者。雖不乏其人。惺窩之力也。其功不可廢。親制惺窩文集序。鳩巢小說

後光明帝嘗曰。吾朝廷之衰。其源在和歌之興。源氏物語也。中古帝王治天下。有志禮樂者。皆不喜和歌。至源氏一書。則淫奔之書耳。帝問後水尾上皇安。上皇從容曰。和歌國風也。亦不可廢。帝言其不可。上皇深不然之。帝還宮。命侍臣選和歌題。即夜賦百首。以上上皇。見之大喜。同上

後光明帝天資英邁。夙嚮學。嘗欲學易。未得其師。時輦下有一儒。號意林庵。能通易。事達于叡聞。詔徵之。例不許無官位者上殿。乃假製六位冠服服之。以使講易而聽焉。日本

智囊

後光明帝崇信洛閩學。常愛其自性偏所難克。克將去之語。深自下工夫。天皇性甚惡雷。日是亦性之偏也。一日雷大鳴。天皇出御簾外。仰天而靜坐。神色如常。爾後弗惡雷。日本智囊

光格帝容貌魁偉。天資聰明。好學精練典故。戒諸皇子從事講學。平素不喜浮屠。文化末。禪位於皇太子。嘗曰。朕爲上皇。不肯薙髮。日域之人而倣西竺左袵之俗乎。興廢典。復廢祀。宮殿學館。悉復古制。文物粲然。新民之耳目。及崩。德川齊昭議葬祭追謚。悉從古典。日本通史

仁明皇太子恒貞

仁明皇太子恒貞幼、好學、一日奏曰、皇太子釋奠大學、是舊儀也、此禮何爲久廢、帝曰、昔天平末、吉備大臣勸高野天皇、幸大學、行此禮、其後廢而不行者八十餘年、今太子志在復古、甚可嘉也、勅率百官、行禮、太子賦詩一篇、菅原清公滋野貞主等一時詞宗、莫不歎伏、（後拾遺往生傳　恒貞親王傳）

兼明親王

兼明親王、醍醐帝皇子、貞元中爲一品中務卿、天資豪邁、博學多才、能屬文、兼工書、名冠當時、爲關白兼通所忌、不得展其志、怏怏不樂、將卜隱居於龜山、又爲兼通所沮、乃作兎裘賦以譏焉、（本朝文粹）世稱親王曰前中書王、（尊卑分脈）

具平親王

具平親王、村上帝皇子、寛弘中爲二品中務卿、資性英敏、受業慶滋保胤、有文才、能和歌、及陰陽醫術諸技藝、無不通曉、（桑華物語）大江匡房嘗曰、古今人子能繼父業者、唯都在中書原淳茂、具平親王、菅原輔昭而已、及親王薨、朝廷特停釋奠宴、蓋以其喪一代文宗也、（左經記）世與兼明親王並稱曰後中書王、（帝王編年記）

講學中　幕府八條

東照公

東照公戎事之暇、講求治道、朝鮮之役、屯肥前名護屋、初識惺窩、及歸江戸、召講經史、又召林道春爲講官、（武德大成）慶長中平石田三成、思致太平、命刻貞觀政要以賜諸侯、公常置之座右、朝夕繙閱、（關原軍記）

同上

公既定天下、以爲天下禍亂相踵、人倫滅絶者、由聖人之道廢也、廼命鏤經籍、初林道春講程朱之學於京師、時宋學未行、博士家皆崇奉古註、各守其家學、請禁新註、公曰、學問之道貴博、何必泥漢唐古註、而廢新註哉、要當從至理所在也、（武野燭談）

同上

公嘗曰、士之有才學、身雖卑賤、世皆重之、況於人君乎、人君好學行道、天下必服矣、（明良洪範）

同上

公好學、親近儒生、於經則主魯論中庸、於史則史記漢書、於兵家則六韜三略、於政事則貞觀政要延喜式東鑑、然不好詩歌、常稱漢高祖唐太宗及我源右大將云、（續武家閑談）

台德公

台德公自幼講學、然未嘗以儒學爲戲談、以是世罕知之者、（元和小說）寛永初、公使林道春侍大猷公、日講論經史、（羅山年譜　武家閑談）公資性明敏、聞一知十云、（武家閑談）

文昭公

文昭公好學、初在甲府也、召儒臣講書、必親著禮服、威儀嚴然、（武野燭談）東照公喜貞觀政要、有暇則使講官讀之、及公即大位、歲首必開筵、講讀政要、以奉祖訓云、（招隱館漫筆）

有德公

有德公崇儒術、凡佐於治者、罔弗募求、爲命柳澤文學物茂卿、獻政治之書、茂卿撰政談獻之、時時召儒官講經、聽之欲使左右向學、（續三王外記）又命諸國曰、新國史、本朝世紀、

寛平御記、延喜御記、律集解、令、弘仁式、貞觀式、法曹類林、爲政錄、風土記、本朝月令、類聚三代格、類聚國史等、官庫所藏、未完者有之、搜索逸編獻之、人鈕錄遺青木敦書巡行武藏、搜索古記遺書、又遍探東海諸州、日本通史

講學下 列藩三十七條

德川敬公

德川敬公義直幼時在駿府、諸公子皆學舞曲、公不屑習之、母夫人及近臣皆慫慂之、公曰、此非武弁之所爲、我何學焉、及長篤好聖人之道、集書千餘部、尤好禮易、建先聖殿於城中、行釋奠禮、又學神道、公脩身以敬爲本、造次顚沛非禮不動、敬公行狀

同上

林道春嘗賜別墅於江戶上野、欲營聖廟、公聞之、爲興建之、安先聖及顏曾思孟像、號曰先聖殿、親書額字賜之、羅山文集當時三藩皆崇尚文學、聘招名儒、尾張有堀正意、紀伊有那波道圓、水戶有人見壹、皆一時之選、

同上

慶安二年公病、謂嗣君曰、吾俗專奉浮屠、死則緇徒妄授法名、書其牌位、我不欲傚之、乃與林道春議、預製神主、明年五月病益劇、終至於薨、遺言歸葬其國、葬儀一遵儒教、

敬公行狀

公好著述、正神祠之謬誤、作神祇寶典十卷、又蒐東照公之履歷事業、作年譜五卷、成功記十七卷、論本邦戰鬪之事、作軍證志三卷、皆有裨益於世云、敬公行狀

公崇儒術、尤篤躬行、常以協和宗族、躬率天下、爲事、嘗書一聯、揭坐隅曰、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世間不可得者兄弟、宰臣寺尾土佐進見、譏紀州公爲人敬公不應、顧目柱聯、土佐赧然而退、涉史績筆

德川威公

德川威公天資明敏、好學、每召儒臣講書史、學國朝之道、於荻原某通其大旨、文苑雜纂義公幼時不喜學、公每使人見卜幽辻聊適二人皆道春門人勸以讀書、義公由是好學、遂以德業著、義公遺事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年十八始讀史記伯夷傳、大有所感、由此好學、遂欲傳茅土於兄賴重之子、及襲封、養姪爲儲嗣、義公遺事桃源遺事

每誨以義方、曰、良將以仁爲本、賢士以禮爲本、仁武之本也、禮勇之本也、不知此者不能爲國、凡脩身治國不學而能之者、其後以吉弘元常爲侍讀、儒君由是好學、史館舊話

同上

明之亡也、朱之瑜避亂來長崎、公聞其名、遣使徵聘、立以爲師、問道講學、自執弟子禮、桃源遺事幕府嘗下令有儒醫並許乘輿之文、公議曰、凡學道者君臣皆可稱儒、不宜與方技之徒並稱、竟從其議、改曰醫陰兩道、西山遺事

同上

公好古篤學、留心編纂、建彰考館、聚天下書籍、聞有秘記異典、輒遣學子數輩蒐索之、雖朽簡零篇、必謄寫輸致、不以千里而沮也、由是藏書浩富、爲諸藩之冠、嘗輯皇朝遺

文三十卷、事達于後西院帝宸聽、有睿感、賜名曰扶桑拾葉、追皇宮罹祝融災、秘閣舊藏多燬、公獻睿所寫秘書、頼以不亡、帝詔作鳳足硯銘、即撰以獻、帝大悅、賜宸翰褒賞之、有備文兼武絕代名士之語、公感榮寵、彫鑿語爲印、平素悼皇朝正史不備、徵召名儒數十人、開局編修、作大日本史三百卷、舉凡發例、褒貶與奪、多公所裁定、敘事則暢、議論正大、有麟經遺意、又輯天朝舊式、作禮儀類典五百卷、其他編纂不可枚舉、（名賢言行略）

同上

公好學、凡自天紀地理、濟民行兵之要、至典故制度、擊劍發銃、醫藥算數、鳥獸草木之微、無不跋涉漁獵、考究其旨趣、而一以學術爲本、所著詩文和歌、有常山文集二十卷、常山詠草五卷、（東藩文獻志）

同上

元祿七年、公以常憲公命至江戶、一日常憲公召公及宗室諸公、親講書、（家乘）雅知公好學、請講大學、公乃講綱領、至止於至善、則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文王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基業、止於至善之謂也、儀刑文王、於平天下乎、何有、聽者竦動、（東藩文獻志）

細川侍從

細川侍從生長兵間、好學善歌詠、諳練朝章、室町奕世典故、靡不通曉、及老于京師、東照公使永井直勝屢往問禮、江戶制度儀章、多其所定、（昭代記）

前田亞相

前田亞相（利家）常好學、深愛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之語、書以懷之、（前田創業記）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清正）晚年好學、日夕手論語、不置、（關原大全）雖在行旅之中、常使人講四書、嘗在伏見講論語、自以朱表之、時所蓄狙在側、及清正起坐、狙以朱塗其書、清正還見、笑曰、昔僧在終南、失袈裟、已而山狙盜服之、上巖坐禪、羣狙皆傚之、終皆成佛、今此狙朱塗論語、於聖賢之道、其或有所窺、（清正記）

肥州嘗謂人曰、前田利家晚年志於學、豐太閤之葬也、招余輩數人、從容語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當時吾未嘗學問、不詳爲何語、近反覆論語、始曉其旨、方今之時、不事斯語、幾何其不紹不淺也、（關原大全、明良洪範）

淺野侍從

淺野侍從（幸長）以關原之功、受封於紀伊、頗嚮學、及其就封、改造和歌浦管廟、（望嶽集）嘗聞藤惺窩講孟子生憂患而死安樂章、曰、吾嘗與三成有隙、常恐爲其所陷也、每事勉勵、而身亦健、今三成既亡、恩遇亦厚、心日逸而疾病從之、始知孟軻氏不吾欺耳、（老人雜話 樂山 鐸武野燭談）

淺野紀州

淺野紀州（幸長）在京師、見藤原惺窩、心醉、執弟子禮、惺窩抄經書要語、下和語注解、贈侍從曰、爲治之要、不之過焉、侍

從愈重惺窩厚禮聘致聽其講經惺窩亦感其禮意懇至年遊和歌山冬往春還以爲常侍從之卒送葬至高野山盡哀而還（渉史續筆）

黑田筑州

黑田筑州（長政）晚年好學屢招林道春講書又命抄諸經要語爲卷置之座右云（羅山集）

藤堂泉州

藤堂少將（高虎）既封大藩常悔不學就儒生問大道使人讀通鑑聽之有節義之事則感慨涙下不能禁性亦强記一聽之終身不忘嘗作遺誡一篇其言論忠孝大節文武二道傳諸子孫云（藤堂文書　藤堂覺書）

保科中將

保科中將（正之）常使侍史讀聖賢之書評論其事研究其理

（土津靈神言行錄）晚年招山崎闇齋遇以賓主之禮講究朱學亦深信神道曰是我邦之道也敎導士民國風大革（武野燭談）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幼時累夕不寐達旦左右怪問之少將不應一夕寢而快熟左右又問之少將曰吾藉父祖資蔭坐食大國思所以治之未得其方故寢不貼席昨昔聽人讀論語知爲君子儒以敎民於是我志始定故得熟寐耳（備藩典錄）

井伊中將

少將好學其朝覲道途必齎十三經注疏暇則披閱意之所會往々以朱表之（烈公遺事）嘗曰爲國家之具威之與恩而已然恩克則臣下如驕子威克則唯事面從無恩則威不可用無威則恩亦無所用欲恩威並行則在知下情欲知下情則非學聖賢之敎則不能也（雨夜燈）

井伊中將

井伊中將（直孝）重文學延林信勝講經史命侍臣筆記所講一一覆檢他日出示信勝歎曰君固非常人也常曰世人競學茶儀散樂縱令精詣其技不足以禦亂經世非士大夫之所宜學也（渉史續筆）

本多佐州

本多佐州（正信）嘗言士大夫欲讀書知道則須擇師之直而寡欲者若四書五經史記漢書温公通鑑須先取其尤精要處而講習之今世讀書不知道反陷于不善者由師不正也故天下之大事在於擇師與大臣師正則子弟良矣大臣賢則天下治矣小說艶史若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等

書祇足以導姦誨淫耳（名賢言行略）

同上

佐州起寒微累遷至執政歷事二廟不居好讀書通古今成敗之迹嘗著書一卷世稱本佐錄議論正大通時務切事情先儒謂明體適用得王道之精要矣（名臣言行畧）

板倉防州

板倉防州（重宗）好學其在京師延松永昌三菅玄同之徒令講書而聽之（日本人物志　菅玄同據羅山集）慶安初購一畝地於南內傍使昌三築講堂敎授薦紳（錦里文集）

井上河州

井上河州（正利）好學下士書商亦數謁見曰我將學爾之所知有足爲人師者請爲介商曰近有山崎嘉衛門者自京師來住小人東家其人度越尋常閣下而召之彼必感恩

正利喜乃延致商歸告嘉々毅然曰欲問道先來見商憮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勢若薦若人必淩上無法累自及不若不薦也佗日河州復問曰曩昔所告山崎生如何商曰小人非情也前日既傳命渠曰先來見余是狂率邀名也請別選通儒河州咨嗟良久曰方今自稱師儒者多無意行道東奔西走欲技易售而我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山崎生能守之此乃眞儒也即日命駕訪其居（先哲叢談）

同上

河州嘗修足利學校據禮樂蹟新製簠簋籩豆犧罇象罇以下諸器以納諸學中（國史館日錄）又尊信程朱之學旁參攷鄭孔二家之說好讀易常與學士林恕研究其義不倦云（鵞峯集）

講學　皇朝金鑑卷之一　十七

酒井讚州

酒井讚州（忠勝）好學每夕使儒臣侍講限以乙夜雖官事鞅掌未嘗廢懈經史適意者手自抄錄常曰坐一室之中而知萬里之外生千歲之下而知百世之上何樂如之每得一異書繕寫襞藏常遣人長崎買海舶所齎異書積萬卷每歲往來日光必携書籍驛亭寓舍使人讀之既老留心書籍聞見頗博自憾聞道之晚歎曰令吾十年之前有如今日見解必有所施設可憾之甚也（仰景錄參取涉史續筆）

酒井遠州

酒井遠州（忠隆）性好學常招道德之士爲朋引鵜山野宜卿令講論夜獨對燭讀書好理學平素坐譚宛如愚魯（野史引遺）

土岐丹州

（家手錄士林鵞秘錄）

土岐丹州（頼稔）幼而聰悟耽學不喜浮文嘗曰當今所謂學問徒如牀上器玩而已（惑能須佐美）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少好學寶曆中建學校於府下使士人各肄其業命講文所曰時習館命演武場曰東榭西榭以重臣長岡忠英爲總教以秋山定政爲教授少將歲首或就國必首入學館以臨講筵每其田獵必使人齎書籍又好賦詩召當時有名士服元喬高惟馨之徒與共周旋皆呼以先生不名云（銀臺遺事）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大弼（治憲）爲人好學夙從尾州紀德民執弟子禮

講學　皇朝金鑑卷之一　十八

襲封之後用志於經濟恒延致德民于邸中諮詢政事呼必曰先生不名也又請德民至米澤建學校選俊秀數十人爲弟子請德民爲學規德民留止一年大定學政乃還江戸彈正整鹵簿詣德民家贈金帛酒肴以爲謝（人鑑錄題楚編）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好學與當時名家鴻儒相交於歷史則澁井孝德於經義則瀧長愷於禮文則大竹榮藏於道學則服部善藏於詩文則秋山玉山於經國事業則細井世馨與此數子所往復尺牘皆分類入櫃每一抽屜各題以某先生往復書字與世馨往復最多盈二抽屜云（青山閑話）

津輕越州（明曆）好學常語左右曰寡人少小嗣職（明曆二年年十一襲）

封日聞庶政莫有餘暇唯夜間讀書而已至夜命左右就寢獨坐對几輙達鷄鳴就山鹿素行吉川惟則精窮神學兵學究其閫奥憂藩士不達文武之大道聘四方名士以掌教授至刀槍弓馬儒學兵學凡百技藝無一不具素行學術深宏最精兵學越中事以師禮欲祿一万石不就其病也隔日親問及歿毎七日與世子詣其墓忌日必往拜以終其身（青森游乘）

淺野但州

淺野但州（長晟）襲封親臨學館督文武嘗自誦曰寡人雖不敏平生期學以能治國家使一物無不得所者爲至要若夫世之黨同斥異尋章摘句不了聖經本旨者是陋儒之所爲而非人主之學也（文恭公實錄）

毛利少將

毛利少將（齊廣）幼好學雖未解文義手不置卷戒之郊野必齎書籍別作小冊子便携持年十三四一日演射近臣小倉某曰公射雖不中射容甚美在坐者咸稱讃少將謂平田某曰予昨讀說苑齊景公飲諸太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吾今日臨射實有此事深惡其諂諛云及長常云不讀書暗於義理義理不明誤事多矣命近臣讀書亦與共講書稍有怠慢者侯自講以教之詩書二經隔夜各講一經使近臣聽之曰吾非好爲人師教學半實爲我也汝等先臨講席必躬親繙閲若有疑義質問予亦因是有所得也（見聞私記）

松平少將

松平少將（定信）好學讀書過多肩背雙痛醫勸停披閲於是越州口授近臣撮鈔其意所注者成五卷曰國本論自以爲弱質善疾必不保中壽而與草木共朽寔可慨欲託素志於楮帛以垂後昆因自綱常倫理學問正邪至經傳中宜裨補政化者無不網羅略加論斷曰脩身錄又夙患飢歉水旱不可避徧就古今書裒輯救濟若干條曰政事錄其用心大道著書切實有益於世率類此（松平定信行實）

松平少將

寛政中少將營黌舍於治下白川親書立敎館三大字又自草學規揭之校稽勸惰有賞黜闔藩向學少將又憂士子專志文藝不務實行親寫四書五經請柴野邦彥跋之又藏諸帳中俾學者恒觀之其學尚實踐率皆類此（松平定信行實）

同上

文政中少將命其子定永使其臣就安藝國淺野齊賢故臣賴襄於京寓請覽所著外史襄固辭少將德望不拒其請更校讐以呈附以一書少將瀏覽之手書奬嘆曰敍事適繁簡論事無偏私而洞中機先眞本邦良史也（文恭公實錄）

德川烈公

德川烈公（齊昭）幼而穎悟止如成人四歲始讀孝經明年父武公命作和歌公應命賦之及長學大進著書作文議論風生出於人意表究極義理洞見形勢皆中其窾要暇

則親、筆著作、如景山詩文集、景山詠草、八洲文藻、不惱錄、要錄、丙丁錄、不忒雜纂、潛龍閣雜錄、武家女誡、景山藥方、山海庶品、仙傳秘方、明倫歌集、息距編等、撰述甚多矣。（熙）

公行狀

烈公夙知蘭學可用、即位無何、聘青地林宗、林宗以蘭學聞、即譯魯人日本遭厄紀事、呈之、又使鱸重時等就學、及林宗沒、聘長崎人幡崎鼎、聞其說、造大艦小樣、鼎後獲罪、幕府幽死、幕府嘗製造大艦、託之烈公、公即使鱸重時專幹其事、及成、命名曰旭日丸、無何重時又沒、乃聘栗原某、使之在國、擇俊秀四五人受業、（庄司、長谷川、田寄、池等也）及烈公薨、栗原致仕去、（公聞蘭學、會澤安病論其害、公從其言、後藤田彪勸公闢之、於是聘栗原某、教子弟、此等事、安等所不悅、故公行狀、片語不言及也、吾少時與重時相善、重時曰、目無丁字者、論蘭書、何益、數勸予講蘭書、然余計力不足、終不從其言、）

皇朝金鑑卷之一終

皇朝金鑑卷之二目次

君道

至孝上皇室十一條

至孝中幕府二條

至孝下列藩十九條

皇朝金鑑卷之二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柳瀬勝善　校

君道

至孝上 皇室十一條

古者帝王治天下之道莫先於孝夫孝天地之經而王者
則之以訓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故曰
一孝立而萬善從之不其然乎雖然帝王之孝異於士庶
人不必以怡愉色養旦夕承懽爲孝故虞舜之大孝仲尼

不稱其順於父母而稱其富有天下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由是觀之帝王之孝固在恢宏祖業以傳之子孫我大祖
東征以奠都於橿原立萬世之基崇神帝敬恪神祇以施
仁恤之政是皆所謂大孝者乎天智桓武後三條三帝皆
純孝之主而其功烈之盛亦娩美太祖崇神二帝無愧者
也帝王之治莫先於孝豈虛言也哉天武帝奪弘文帝位
然數世之後承帝王之統者實在天智帝之孫土御門後
深草二帝功烈雖無可見者然純乎誠於孝者也後鳥羽
帝愛順德帝使土御門帝早去位後嵯峨帝愛龜山帝使
後深草帝夙遜位然其後竟纘大統者在土御門後深草

綏靖帝　顯宗帝　天智帝　桓武帝

二帝之後不在順德龜山二帝之孫然則天之所保佑者
亦可以見也語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豈斯之謂乎作
至孝篇

綏靖帝性純孝神武帝崩悲慕無已悉心葬事庶務一委
於庶兄手研耳命 日本書記

顯宗帝市邊押磐皇子之子小字弘計王兄曰億計王初
雄略帝憾安康帝嘗屬後事於帝父誘獵近江蚊屋野彎
弓射殺之帳內佐伯部賣輪號哭又併殺之同穴瘞焉於
是帝與億計王共逃在播磨清寧帝無子迎養二王爲子
清寧帝崩帝即位詔求先王遺骨莫能知者乃與億計王

哭泣憤惋不能自勝於是召衆耆宿親臨問之有一老嫗
識之請指示其處帝乃幸蚊屋野掘地得骨果如嫗言帝
臨穴哀慟曰古來未有斯慘乃欲改葬之而佐伯賣輪骨
同穴相亂莫能識別皇子乳母奏上齒墜者賣輪也因僅
得辨髑髏於是起雙塚葬儀如一厚賜老嫗置之宮側 日本紀

天智帝性至孝齊明帝已崩不敢即位稱制六年始登阼 日本紀

桓武帝天性至孝及喪光仁帝哀毀動人踰年不釋服 日本後紀類編

平城帝

平城帝性至孝、及桓武帝崩、帝號慟不能起、羣臣扶之下殿、後八九日猶進粥、（日本後紀殘編）其後帝以三月桓武帝忌辰、不忍宴樂、詔停三日節、（類聚國史）

高倉帝

高倉帝賢明仁孝、（源平盛衰記）惱、不形色、（高倉帝升遐記）建春門院崩、悲慕特甚、至廢寢膳、（玉海 盛衰記）當除服、侍臣藤原泰通進御衣、帝不忍釋服、泫然泣下、泰通亦悲、不自勝、左右近侍無能仰視者、（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土御門帝

土御門帝性溫醇、後鳥羽帝深愛順德帝、使亟傳位、帝雖心不懌、而無幾微形於色、閑居優遊、歌詠自娛、（增鏡）後鳥羽帝之討北條氏、帝謂時未至、屢諫止之、後鳥羽帝不聽、（保曆間記）及王師敗、義時遷二帝於海島、以帝不預軍事、獨不及焉、然帝不忍獨在京師、使攝政道家諭旨鎌倉、（增鏡 承久記）義時乃遷帝於土佐、居一年、改徙於阿波、（增鏡參取東鑑）

後深草帝

後深草帝孝友和順、脫屣之後、每侍後嵯峨法皇宴遊、必從、愉色婉容、承意不違、法皇崩時、人皆謂萬機當出於帝、而龜山帝親決庶政、置後院別當、管院中事、帝無所預焉、及後宇多帝登祚、北條時宗以爲帝身居正嫡、雅無失德、宜使其胤踐天位、遂議以帝第一皇子爲後宇多帝儲貳、伏見帝登祚、淺原爲賴謀逆、衆論喧然、以謂實龜山法皇之所使、權大納言公衡勸帝遷法皇於六波羅、帝潸然曰、浮言難信、何遽至此也、先帝而有知、將謂朕何、事亦尋釋、（增鏡）

源明

源明嵯峨帝皇子也、性甚聰悟、帝勸之讀書、遂博覽諸子百家、及帝崩、明哀慕過甚、廢學爲僧、改名素然、（文德實錄）

重明親王

重明親王醍醐帝皇子也、天曆中爲式部卿、親王好學、有才名、又有至行、及帝崩、哀慕不已、時臣子皆期而公除、唯親王心喪三年、衣服食器不敢用綾羅朱漆、（花鳥餘情引重明記）

皇太子恒良

皇太子恒良元弘初、後醍醐帝幽六波羅、太子甫八歲、賦以其幼、居之藤原宣明宅、太子日夜思慕、謂宣明曰、聞上在白河鄉、何不一將我往謁、宣明潸然掩淚、舉僧能因歌、

以對曰、白河在陸奧、其地有關遏人、安可輙至、太子即誦藤原雅經津守國夏歌、曰、京師自有白河、名同而地異耳、卿將誑我邪、竟不復言、偶倚門聽昏鐘、詠曰、津玖豆玖斗、奈鵝迷玖羅志氏、以利阿比能、加禰能於斗珥毛、岐美鋤古比志岐、是時都下盛傳、八歲宮之歌、莫不爲下泣者、（太平記）

至孝中（幕府二條）

台德公

台德公天性仁孝、東照公每出游獵、每日遣近臣問安、供張治具、莫不周悉、（駿府記 武德大成）及東照公薨、祭祀如事生時、新品物必先薦而後嘗之、（武家閑談 智囊）

同上

公每月謁紅葉山廟、未嘗遣人攝之、寬永九年正月、公親謁廟、時公違豫、比還尤劇、數日之後遂至大漸、人莫不感公之至孝者、（元和小說）

至孝下（列傳十九條）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性至孝、威公之薨也、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群臣憂之、中山信治與諸老白公曰、嗣君至孝之心可謂盡矣、然臣等恐過哀傷、公願勉強少進糜粥、公曰、吾亦欲強食、如不下咽何、諸老皆涕泣而退、（儀終口錄）

黑田筑州

黑田筑州（長政）從父孝高在志津嶽、時中川清秀戰死、諸壘震恐、孝高召家臣栗山某曰、汝携吾兒去、吾死於此、某固

辭、孝高強之、乃奉筑州而去、筑州曰、今將安之、某告故、筑州驚曰、父恒誡吾臨難勿逃、今棄父焉往、乃躍馬還城、某流涕曰、眞吾君之子也、時年十歲、（明良洪範）

眞田侍從

眞田侍從（信幸）東照公之征會津也、豆州與昌幸將兵從駕、會石田三成起兵、昌幸黨三成、引軍還上田城守、豆州屬東軍、（關原大全）從台德公西征由山道、公命豆州爲先鋒、攻伊勢崎砦破之、及攻上田、固辭先鋒、（藩翰譜）既而三成敗、黨與皆坐誅、豆州因井伊直政榊原康政以匃其父命、東照公命取旨世子、二人以白台德公、公曰、豆州請固是、然吾以彼故後軍期、安可宥之、二人以語豆州、豆州曰、予有一願、請先賜死、而後誅父、使世人知叛者之子嘗必受戮、康政歎曰、子賢於義朝遠矣、吾當固請、乃入白二公、遂貸之、（常山紀談落穗集前編）

黑田武州

池田武州（利隆）爲人至孝、事後母不異所生、撫群弟如子、武州異母弟左衛門督（忠繼）東照公外孫也、爲人孝及淳厚、兒武州病篤、忠繼欲代之死、既而武州病愈、（武林傳）其母將鴆武州、忠繼知之、每武州見母、必與共入食則先嘗之、以是武州得免、（國史）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天資孝友、設先人像、奉之如事生、承母意、順志、愉色婉容、恂恂如也、（昭代記）

同上

少將母福照夫人（榊原康政女）天賦嚴格、不妄擧動、如泥塑、少將定省不懈、或下庭自栽樹、或作兒戲以慰之、夫人嘗言、近不見荷挾箱、少將即取帚爲之狀、夫人粲然、適少將弟政言在側、夫人命之、不起、少將叱曰、夫有封國三性之養不足言也、鄙事迎歡、最爲孝養、汝何不省焉、（野史引烈公遺事）

堀丹州

堀丹州（直寄）直政次子、其母妾也、有姿色、直政嬖藤七數贈書挑之、不肯、藤七夜踰墻入內逼之、不從、遂刺之走去、直政大怒、遣人殺之、置首於桶、蓋上、直政罵曰、畜生、天譴不可逭、時丹州三四歲、直政命召之、乳母抱之至、直政置之膝上、指其首曰、彼奴殺阿母、故誅之、汝善視之、丹州唾之、

鳥居左京

下膝至其側捽其首咬之二揭聲泣直政趨抱之曰年幼
不畏死者聞爲生母仇咬之何其心之艮行爲艮將亦發
聲泣一座皆爲灑涙（故花庵備忘錄）

鳥居左京（忠政）元忠子也伏見城陷雜賀重次獲元忠首後
重次事水戸使人謂左京曰賤人幸及先公授命今猶藏
爾時甲冑閣下欲覽處供左右左京大悅及期重次匣甲
冑詣左京左京開匣掩涙曰爲親面先人之念設膳賓待
翌日還致曰僕家多藏先人遺物請藏貴家示之後人爾
後每忌日遣使水戸通音信水戸侯嘉之及期賜魚鳥禮
待使者爲恒例（渉史餘筆）

龜井豫州

龜井豫州（政直）爲人忠愨有至性而其父母共愛其弟某欲
使之繼家政直躬行端淑上下相親是以父母雖愛其弟
無如之何豫州知之欲讓國其弟以從父母之志日夜憂
勞欲出家爲僧不可也以爲不若死以遂讓國之志寶永
中竟爲遺書贈物於親知遂伏刄而死聞者哀其志焉嗚
呼豫州所爲非中庸雖不可爲訓比之夫兄弟爭國以釀
禍亂者何啻天壤（明衣洪範）

本多能州

本多能州（忠常）性嗜淡巴菰然以其父不好侍左右不敢喫
父屢勸之竟不用惟私室從所嗜謁其父必漱盥更衣以
進父沒三年斷煙忌日終身不用其敎篤如此（名賢言行略諸家手）

同上

（錄知新政要）
能州爲人寬裕溫厚常以敎育臣下撫養人民爲念其父
忠義時府庫空四民窮能州繼之不數年國富民給家士
各守其職文武並行府庫充兵備全父時借富商錢不反
至能州皆償之加以利子富商大悅如新受賜且辭曰君
繼世尙淺一時收償臣等不忍願歲歲見返賜能州出論
曰汝等所言固善然先君借汝等金拯一時之急故先君
已欲償之無幾去世今返此金予唯繼父志也乃受而退
人皆賞其孝和州人民至以生如來稱之（備忘錄）

土井大炊

土井大炊頭（好房）忠房長子幼有至性四五歲知國字臥不

跪父居出告歸面得珍物必獻之二親賜書則拜開卷讀
畢叉拜收之其敬父如斯侍臣若談雙親事雖臥必起在
父母側先意奉旨無不周到父母有病看護不離傍藥餌
自嘗而進之年十五六誡奢侈務儉素然性多病恐爲父
母之憂專悉心於治療然病漸深殆不可治父母來問其
病必起坐盡敬若問其疾苦雖病甚答曰病日佳欲以慰
父母心然病終不瘳卒年才二十一家臣聞之無不流涕
者（備忘錄）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治憲）致仕時老侯（大炊頭）亦無恙偕在邑彈正居距
老侯館四町朝候其起居至午後而退雖疾風迅雷無不

日而候國中皆服其至性、老侯亦一日不見彈正、其心不樂、彈正又命使人講孝經於宮中、諸子及近臣皆列其席、故諸子亦能盡孝道、大似彈正云、（細井平洲書翰）

同上

彈正父重定酷好散樂、彈正性不好焉、然以爲吾不與俱演之、則大人不樂、於是每重定爲散樂、彈正必與演之以娛其父之心、（人鑑錄）

同上

彈正本性秋月氏、佐渡守種美子、出嗣上杉氏、天明中種美疾病、彈正時在米澤、聞之日夜憂勞、乃請幕府發程、米澤距江戶八十里、兼程八日而達江都、徑入秋月邸、問父病、在其左右、日夜看護、已而種美捐館舍、彈正執喪甚愼、養父重定聞之、恐其毀瘠罹病、使人贈魚曰、請爲吾少割哀、彈正不能拒、服纔竟、急遞自國至、曰重定疾病、彈正大駭、翌日又請幕府發邸、兼程冒雪至米澤、旅裝入重定館、問其疾、自此左右將護、重定病愈、凡經八十餘日、而彈正日夕看護、無少倦色、世皆感其至孝、（人鑑錄翹楚篇）

上杉彈正

彈正性至孝、初養父重定（大炊頭）擧動疎暴、彈正事之以誠、奉養無所不至、重定竟感其至誠、每事皆詢彈正、決之常曰、彈正所言、無一不適我心者、及重定沒、彈正居喪哀悼殊甚、近臣無言及重定事者、恐增其哀痛、忌日稍遠、近臣嘗其哀漸薄、一日彈正之厠、見盆松水枯、呼水、近臣乃奉

水、彈正復坐流涕、近臣以侯亦思慕先公、進曰、侯願爲國少節哀、彈正曰、爲一松樹、移予心、至忘先君、予性浮薄、何思如此、先侯大恩海山不啻、而忘却至此、言終愀然有慚色、（青山閑話追加）

松平少將

松平少將（定信）德川宗武第三子也、以幕命出繼松平氏、事父定邦、色養曲盡、每晨遣侍臣伺候安否、竢復命而始安、定邦晚遭中風、扶持左右、看護如保嬰兒、惴々焉唯恐喪調和、定邦卒、又事其夫人黑田氏、能得其歡、屢設盛宴、時延妓奏歌舞、涼堂燠室、以供其觀而慮已儼然其席、夫人或不安、故意价驅使塑人、狀戲笑滑稽、四坐捧腹、迨其設私燕、招飮客、則絕無此態、蓋在悅母心也、（松平定信行實）

德川武公

德川武公（治紀）有至性、父文公之薨、心喪三年、士人以孝聞者、皆褒賞、巡邑之日、有孝子睦婦、皆與金賞之云、（武公遺事）

德川烈公

德川烈公年少喪父武公、哀毀過禮、心喪三年、猶武公於文公、公嘗親細寫孝經、恒服膺之、其於哀公、崇敬如父、哀公沒、公嗣後、事峯壽太夫人（哀公正妃）最厚、公新下節儉令、然令有司、於太夫人事、不得有少裁制、公時禁三絃、太夫人聞檢校某巧琵琶三絃、欲召而聞之、公務從其意、明日有司進諫、公蹴踖謝過、其孝養太夫人、蓋如此、（景山公遺事）

皇朝金鑑卷之二終

至孝

皇朝金鑑卷三目次

君

皇朝金鑑卷之三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柳瀨勝善　校

君道

仁愛上 皇室十條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仁者何、曰天地生物之心也、故天以發生之德爲仁、人以慈愛之道爲仁、天非仁無以生物、人非仁無以立政、是以人主有仁心、斯有仁政、有仁心而無仁政、是所謂徒善焉耳、垂仁帝聞弟倭彥命近習殉死、哀之者仁心也、已而禁殉死、代之以土偶者仁政也、仁德帝聞菟野鹿鳴、不忍食其肉、仁心也、除課役、薄賦歛者、仁政也、醍醐帝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者、仁心也、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仁政也、推之幕府列藩、德川公修信玄墓、爲勝頼營一寺、不過一仁心、然甲人由是屬心於公、明將之仁心、其施博矣、南龍公戒從者毋踐曝麥、仁心也、聞重長之言、除水手之課、仁政也、如水智將也、臨死呵責群臣、欲其厭己歸其子、其愛子之深也、今如斯篇則多屬於仁心仁聞、而如其皇陣則別有所載、作仁愛篇、

垂仁帝

垂仁帝二十八年、帝母弟倭彥命薨、葬於身狹桃花鳥坂、悉聚其近臣、生埋之墓側、數日不死、晝夜啼泣、帝聞而悲之、謂群臣曰、以生殉死、實所不忍、自今以後宜罷之、三十七年皇后日葉酢媛薨、葬有日、帝詔曰、朕向知殉之不可、今日之事奈之何、野見宿禰進曰、殉固不仁、豈可傳之後世乎、臣願議便宜奏之、乃召出雲土部一百人、取埴造人馬及衆物、獻之曰、請以此易生人、帝大喜、詔曰、自今以後陵墓必立是物、無傷人焉、日本紀

仁德帝

仁德帝嘗與皇后避暑高臺、聞菟餓野鹿鳴、愛之、一夕鹿不鳴、明日猪名縣佐伯部獻鹿、帝問何處獲之、曰獲之菟餓野、帝謂皇后曰、計獲鹿之日與所獲之地、蓋朕所愛者也、獲者雖無心、朕未釋然、不欲使彼近皇居、乃命移佐伯部於安藝、其慈仁愛物如此、日本紀

元正帝

元正帝養老五年秋、詔曰、凡膺靈圖、君臨宇內、仁及動植、恩被羽毛、故周孔之風最先仁愛、李釋之敎深禁殺生、其所蓄鷹狗鸕鶿及諸國鷄猪悉放本所、令遂其生、明年又詔曰、布政之方莫先仁恕、故賑恤之惠無隔遐方、撫育之仁普覃寓內、今有司奏言、諸國罪人當流已上者、總四十一人、每聞此奏、朕甚愍之、萬方有辜、在余一人、所奏罪人並從坐者、宜咸放免、勿按檢焉、續日本紀

聖武帝

聖武帝嘗巡幸京師，道經囹圄，聞悲痛聲，心甚愍惻，遣使覆審其輕重，降恩悉免死罪已下，並賜衣服，令其自新。續日本紀

桓武帝

桓武帝延曆十八年夏詔曰，朕祗纂丕業，撫臨黎元，克己勤躬，不遑寧處，思欲緝熙四海，期之刑措，弘濟百姓，致之壽域，而近巡京師，過堀川處，鉗鏁囚徒，暴體苦作，雖生民之愚自招罪愆，而爲民父母，寧不哀愍，其在役見徒及天下見禁囚等，罪無輕重，並宜赦除，令得自新，但私鑄錢，謀殺、故殺，及被問民苦使推訪，諸國郡官吏百姓等，不在赦限，其謀殺、故殺，配役者停役配流。日本後紀 類聚國史

淳和帝

淳和帝嘗問僧道昌曰，帝王殺生之罪，孰與臣下，對曰，帝王重，臣下輕，小僧每見供御者割鮮，數十一御之費多兼飛走，所羞雖少，所殺亦多，故其罪重于臣下，則不然，山澤有禁，不聽縱獵弋釣，所獲纔資口腹，故其業輕，帝曰，善乎，是省遊獵，緩山澤之禁。三代實錄

宇多帝

宇多帝嘗曰，童稚之日，作念不傷生類，即位來，雖愛鷹鷂，不敢貪獲，惟助幽閑，靜而惟之，此亦煩懺。菅家文章

一條帝

一條帝慈仁爲心，常憫民庶，寒夜嘗脫御衣，上東門院異而問之，帝曰，方今天寒，天下窮民，其有不堪者，朕豈忍獨重襲哉。古事談

堀河帝

堀河帝嘗謂左右曰，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無隱，一官女奏曰，有所衆某，貧窶將遁世，帝爲愍然，乃敕僧良眞修臨時禱，曰其修法及日時，他日命之，豫賜兵衛尉一人，師宜告有司而任之，當時爲兵衛尉者，出功錢五萬匹，良眞既任其人，收功錢，入請修法日時，帝曰，聞所衆某貧，不能立，朕不忍之，王者可私人以財，不可以官，宜以師意私給功錢於某，如某所禱，自有長日之修，良眞感泣曰，何大法總法，過此功德，況良眞之微力，何及百分之一，遂以功錢給之。源平盛衰記 長門本平家物語

高倉帝

高倉帝嘗出避方忌，夜聞女子哭聲，使人問之，曰妾主婦素貧，營一衣極艱，今新製朝服，而妾今在途，爲盜所刧奪，欲再製之力不能辨，妾無辭以反命，是以泣，其人還報，帝惻然曰，朕聞堯民以堯心爲心，今朕不德，令人作盜，是朕之恥也，乃召女子，問其色樣，賜中宮御衣而遣之，其仁恕如此。源平盛衰記 平家物語○長門本平家物語爲堀河帝事 及其崩，朝野莫不哀惜，後白河法皇嘆曰，使帝在位久，則延喜天曆之治，可以復見，而今早世，非特朕之不幸也。長門本平家物語

仁愛中 幕府十六條

東照公

天正十年，織田右府滅武田氏，其將士有名者皆殺之，必斷其根蘗而後止，東照公深愍之，竊招武田氏遺臣，衣食

之。濱松御在城記已而右府爲光秀所戕。甲州大亂。諸將勸公取甲州。公不聽。始織田信忠入甲州。燒惠林寺。寺係信玄墳墓。至是公命復惠林寺。祭信玄墓。且爲勝頼營一寺於天目山。令守其墳。於是甲人皆屬心於公。兵不出而一州已屬公云。岩淵夜話

東照公

武田氏之亡也。甲人有白公者曰。武田氏之法。箭笴受鏃不緊。故鏃著人肌骨。莫之能出。公曰。夫士之指軀殉國。彼各爲其主。非可深惜。且箭之爲用。克敵則已。痛毒之慘。吾不忍爲也。若吾麾下。必緊其鏃。使之不拔。聞者嘆服。武野燭談

常山紀談

同上

關原之捷。先鋒諸將來賀戰捷。時岡江雪紀談爲金森法印在側。白曰。實如夜之明。請唱凱歌。公曰。日出之戰。例當如此。然諸將妻子在大坂。存沒未測。吾歸大坂。付妻子於諸將。而後唱之。聞者莫不感泣。關原大全 常山紀談

同上

公在駿府。命引阿部川水。注之園池。有司立標。表水道。公一日出視。有一寺院當水道。有司立標寺中。公曰。壞寺引水。實屬無用。近侍曰。別賜代地。何傷。公曰。上之所用。有事故乃命之。如園池則私事也。止於慰悦一心。爲是移古刹。不可。若避寺地。別有水道。即爲之。故花庵備忘錄

同上

公在駿府。嘗出放鷹。見老嫗懷小兒哭極哀。使人問之。嫗言。前夕誤遺火。爲縣吏見逐。闔家流離。無所依托。公聞而愍惻。謂左右曰。孰有喜自燒其舍者乎。此蓋過誤也。吾亦失火一再。即命有司曰。眚災可論而遺之。奚以罰之爲。使嫗復其所。岩淵夜話別集 武家閑談

東照公

公在江戸。一日出過中橋。有次郎兵衛者。適掃道路。見駕至。驚拜。偶蹶石倒傷額。公自輿中視之。出膏藥賜之。時人呼曰膏藥次郎兵衛。備忘錄

台德公

台德公性仁厚愛物。視群臣若手足。聞諸侯麾下之訃。必惻然變色。爲之流涕。武家閑談 智叢或至御素饌。不視朝。元和小說

公嘗朝京師。有一僧邀駕上書。左右欲兵之。公命取其書。僧

本加藩士。稱澤橋兵大夫。其母嘗乳浮田秀家子八郎。及秀家父子配八丈島。母憐八郎幼穉。請官從之。時兵大夫尚孩。因託之秀家妻前田氏。前田氏鞠養之。使仕加藩。兵大夫念母弗已。遂棄官爲僧。至是上書。請至島省侍。公覽書深憫之。然以國禁不許。將召還其母。乃使兵大夫爲書報其母。母不肯還。公又使人問他所欲。兵大夫請曰。願命加藩給資用於浮田氏。冀使母無憂。公許之。其仁厚愛物如此。駿臺雜話 老談一言記

台德公

公時藤堂高虎。日登營。備顧問。晩年眼老。咫尺不能辨。辭登營。公遣土井利勝。曰。泉州所言實然。然予以日談往事。

爲快適、年老、泉州不在、予無以娛樂、縱目不能見、至其精神、可與向時無異、是後登營、乘轎直詣、予寢、長廊曲處、改之俾直、以便乘轎、高虎感盛意、日出侍側、（備忘錄）

嚴有公

嚴有公爲世子、年纔六歲、近臣戲擬山王祭禮時加加瓜牛之丞、年六十、爲近侍、爲人老實、近臣數勸世子、使其借爲游戲、牛之丞有難色、世子知之、命起坐、謂近臣曰、強人所難、以爲樂、吾不欲也、年八歲、謂人曰、有罪遠流者、不與米穀、願當餓死、何故不與米穀耶、大猷公聞之、大感其志、命代官、從此後與米穀於流人云、（明良洪範）

有德公

有德公已自紀入襲職、老中上稅簿、公覽之、流涕曰、吾以

眇々之身、託於兆民之上、未嘗布德施惠、而百姓皆納稅、夫惠者上施下之謂也、今反受下惠、豈道也哉、乃作和歌、曰、宇計通伎之久仁農都加佐農閑比毋奈俱面具滿奴多美耳面具滿留留美和、（人鑑錄）

同上

公一日于田、有一農夫犯鹵簿者、先驅士將追捕、邑民群馳遇鹵簿、恐懼俯首謝罪云、前走者狐涉病也、公聞之、賜以懷紙一片、而明日公問左右曰、狐去否、答曰、疾頓瘳、請問其呪、公曰、予意謂狐若不去、乃下令驅逐國中狐云、（柞城遺事）又一日蒐于葛西、船至兩國橋下、步士某執公刀筒、將上岸、過墜刀筒于河岸、觸石而壞焉、步士頭大驚、請罪之、若年寄本多忠統以聞、公曰、予在船中能認之、渠非墮刀、過而蹶仆、猶能持刀、不敢放擲、老實可愛、置而不罪、（享保錄）○先是常憲公時、步士某以置刀筒於他壇、罪抵死、以有此事、人爲之恐云

同上

公一日出放鷹、見鵠集松枝、把銃擬之、忽召近習曰、鵠喧噪甚、其下或有鵠巢、汝能認來、近臣往撿之、果有巢、公曰、然則止矣、亦有鷲集、近臣乃進銃、公曰、距鵠巢不遠、巢雛必驚、予不欲擊之、竟止、（備忘錄）

同上

公時依田政次爲膳番、將軍每先君忌日、例不御魚肉、一日政次適誤薦魚、公少下箸而止、政次訝之、已而覺、爲先公忌日、大驚、先是常憲公時、膳番忌日誤薦魚、公大怒賜

死、於是自決死、白執政、引過待罪、公聞之曰、政次固不爲無罪、然予亦忘忌日、食之、其罪殊甚、執政無言而退、政次深感其恩、及公薨、每忌日詣拜祠廟、不避風雨寒暑云、（備忘錄）

文恭公

文恭公一日命侍臣結髮、侍臣運剃刀、傷頷、流血淋漓、公陽爲不知者、謂侍臣曰、汝捕剃刀、乃公躬爲之、奪刀擬頷、上下者兩三次、忽大聲曰、乃公誤傷吾頷、捕在汝下也、急呼直醫貼藥、言笑自若、侍臣無人色、就僚長謝罪、公曰、是孤之罪也、彼不與知焉、必勿使執奏聞也、遂不問、聞者感泣、（村居偶語五　弓久文著）

仁愛下 列籌二十六條

今川豫州

今川豫州（貞世）喜遊獵、一日放鷹於郊、獲鶴、貞世馳往提鶴、以刀生刲股、飼鷹歸、謂人曰、平生使鷹擊鳥、及予割股、皆多悲鳴、目亦眩、如今日之狩、初鷹之捽也、欲遁脫、數振翼、及予刲股、不敢動、目亦不眩、實鳥中之傑出者、而獲以爲樂、非人情也、於是皆縱鷹、亦不敢田、（備忘錄）

德川亞相

德川亞相（廣忠）放鷹於郊、其臣近藤某與佃人共挿秧、見亞相至、泥其面、混佃人、亞相知之曰、彼非近藤耶、命近臣召之、近藤不得已、以汚水洗面、脫韛蔽、把刀佩之、被泥染衣來謁、左右皆竊笑之、亞相謂曰、予國小、汝等俸邑菲薄、不能備人馬武器、而今辛苦如此、實可愍惻焉、佃田雖賤業、壯時勿厭、予與汝等前爲勞苦、後居逸樂可也、言終泣然、淚滿眶、左右亦流涕、（備忘錄）

黑田如水

黑田如水（孝高）疾革、無故呵責群臣、皆以爲失心、莫敢諫之者、其子長政諫曰、群臣悚栗、請少寬焉、如水耳語曰、吾非失心、所以呵責群臣者、欲其厭吾、以汝爲易事耳、（日本智囊）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清正）旅行、貫金銀錢、以紅絲、命卒二人挂之於頸、立於馬前、有功勞者、立取賜之、或五錢、或十錢、以爲常、一歲東觀至美濃大井邑、有盲女子、向卒乞錢、肥州問、汝何爲者、盲人曰、有老親、爲養之也、肥州憫然、曰盲且女子而養老親、眞奇特也、然僞亦不可知、問之田夫、非詐、乃少與金錢、又命從者、從者或百錢、或二百錢與之、錢貨爲堆、肥州曰、以此錢與盲人、必爲人所奪、呼其邑里正、屬曰、汝爲彼善處之、勿爲盜所奪、聞者皆感其慈仁、（備忘錄）

福島正則

福島左衛門（正則）徙封于藝備、召尾張人生駒澤井等、告別、且曰、我幼時微賤、爲人運餉饋、每來往憩于夏目寺釋迦堂、有老尼能愛我、我于今不遺、時贈食糧、以酬舊時之恩、今徙封于他邦、尼以爲無便、子等代我善視焉、皆諾、後每歲贈粟於尼、正則爲人兇暴、猶不遺舊誼、有如此者、（野史引體）

尻

蜂須賀阿州

蜂須賀阿州（家政）致仕、號蓬庵、孫忠英（阿波守）少時御下頗嚴、近臣請蓬庵規之、蓬庵諾之、久之、忠英將詣江戶、蓬庵饗忠英於月城酒閣、蓬庵命近臣呼犬、犬至、望見蓬庵、恐走去、蓬庵手粟呼雀、雀群至、乃擲粟、雀喜啄之、蓬庵顧忠英曰、犬吾平生以杖箠之、見吾乃逃、雀吾常以米餵之、一呼輒來、因顧君人者使臣下、亦如此、以仁愛使人、人皆懷之、以威權使人、人心不服、阿州宜鑒於斯、爲忠英感悟、（備忘錄）

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嘗出放鷹、見村民嚊麥于路、戒從者毋踐、村民深感公之仁、及還、監察與老臣語及之、老臣皆稱歎、水野重長（老臣任淡路守）曰、國君之仁、不在于斯、此瑣屑之事、何足

爲仁、監察具以告公、公曰、直長言是也、因命除水手之課、言行錄

德川威公

德川威公疾革、召世子、遺命曰、國俗以殉爲禮、君而無殉者稱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不臣、可謂不仁之甚也、吾死汝宜禁之、慎終日錄

德川瑞龍公

德川瑞龍公光友嘗食蕎麥麵、而得蚣、因遂呑之、公素有疝疾、至是復發、太夫人入問曰、公安復致此疾也、公曰、向食蕎麥而得蚣、念譴之、而不罪、是廢法也、譴而罪之乎、監膳庖宰皆當死、心又不忍也、因遂呑之、太夫人再拜而賀曰、臣聞天道無親、惟仁是佑、公有仁心、天必佑之、既而下疝蟲數升、疾果瘳、人見雜記

德川亞相

德川贈亞相吉通元祿末、專節國用、有司議退老卒二百餘名、亞相聞之、謂老臣曰、今爲國節用、省冗卒、非無故、然彼自少奉仕年老、命退休、彼必及飢餓、年壯雖之他有生活之道、今以老朽罷之、人誰祿之、雖所退二百名、計其妻孥、不知幾何、爲我一人、若數百人、不仁也、君頼臣、臣頼君、非上下一致、不可也、汝等善謀之、雖已命退休、宜再祿之、諸臣皆感泣、備忘錄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老在西山、門前有田、使人承佃納租於吏、致謝於田主、而料佃人所收、雖年豐所餘無幾、於是公最愍承佃者、嘗謂郡奉行曰、承佃非可爲者、悉力佃田、納租於上、爲謝於田主、所得無幾、實勞而無功也、備忘錄

德川納言

德川納言治貞幼名春千代、爲公子時、出遊於庭、時園丁手持松枝、如有所思、不知公子至、近習叱之、公子曰、勿然、彼必有故、嘗問之、曰、向灑掃庭中、誤折孝三郎君所愛松枝、郎君知之、必蒙譴責、言與涙共出、春千代愍之、曰、吾善處之、即持其松枝、至其室、曰、春千代不肖誤折君愛松、請幸容恕、孝三郎曰、小事何謝、園丁聞之、殆爲蘇生之念、近臣亦感其仁心、備忘錄

德川納言

納言自西條入立、嘗謂近臣曰、予在西條、免田租凡二年、

今又欲寬租稅、救民隱、然領大國、不能如意、故分郡村、交互免其租、一周則與一時免租稅、亦無異、國用稍給、則欲行之、予晨夕所志也、備忘錄

同上

納言欲建學館於市谷園、自往相其地、草木生茂、地形不明、命剪除茂草、是日細井德民來講書、時有赤狐、蹲踞於階下石上、睾視納言顏、講畢、德民退、納言謂近臣曰、今有狐居石上、汝見之乎、曰、然、納言有所沉思、曰、今朝命刈園草、或有狐穴、彼來訟也、遣人撿之、果有狐穴三、納言曰、當然、命止刈草、備忘錄

同上

納言英明俊偉、闔國向化、嚴冬燕寢設爐、四邊以禦寒、至

池田少將　保科中將　松平少將　松平少將

納言纔存一爐餘悉給侍臣直房其儉德愛人如此方是時肥後國主細川重賢亦有懋績世謂之紀龍肥麟（文恭公實錄）

池田少將（政光）一歲將覲江戶抵播州明石海濱下轎遠眺喜見眉間有一臣進曰頃間公如有不豫色今日公見風景容色愉々如少將曰然予自發國至此境心常不樂何者家衆爲予一人跋涉遠境父子兄弟妻妾皆惜別小臣又必有困苦者予心在此故不愉至此近境則心氣自轉不覺至此也聞者皆感泣（備忘錄）

保科中將（正之任肥後守）嘗讀詩黃鳥篇至臨穴惴々慨歎不已其後遂禁家臣殉死無何莫府亦有斯禁由其建議也（土津靈神言行錄）

松平少將（吉品）好田獵一日放所愛鷹鷹捉鳥下墜老臣酒井典膳獵犬頭上犬忽嚙殺鷹典膳驚懼退俟命後數日吉品問侍臣曰典膳不出候何侍臣曰頃日典膳犬嚙君鷹故屏居待命少將笑曰犬之嚙鷹典膳可柰之何速出就職又問牽犬人何如曰嚴譴難料故錮以待罪少將曰假令出彼緩慢不足深咎況用心牽犬而鷹墮其頭上故至嚙死是鷹之不幸也亦無如之何非可罪命宥之（備忘錄）

松平少將（治郷）聞郡山侯柳澤氏藏有名茶器一日抵邸乞點茶侯即自點茶出茶筒於套而中無茶侯立變色少將即請看外裝諦視之間侯起持他茶筒出點茶少將觀覽茶器終辭出歸邸立遣人於柳澤氏謝其欵待且云向點茶時器中適無茶顧是司茶者過也若罪之是爲僕請點茶使彼獲罪僕於心不安枉宥彼罪由是司茶者免譴責（備忘錄）

細川少將　水野日州　阿部侍從

細川少將（重賢）在江戶一日赴某侯筵少將取椀舍箸謝主人如厠曰年老矣小遺不能須臾忍也伴食者進相之少將私之曰吾將食開蓋視內乃空器也故虛託而起吾復坐輒曰羹冷換之必勿告主人否則膳夫得罪膳夫聞之

感泣（日本智囊）

水野日州（勝成）島原之役爲軍監役畢勝成率兵歸船至下關俄而風烈船殆覆有一人曰從近侍二三輩移乘小舟臣請執柁日州起坐曰不可也人各有所長所任亦異故有內外大小之別均之皆我家郎黨視之如父之於子今若與近侍避難是棄衆也且此役也下至步卒皆爲我出死力者焉得棄之獨生哉既而風稍定幸得無恙（備忘錄）

阿部侍從（忠秋）仁厚愛物每出有棄嬰孩於道者便收養之窮民有不能撫育其子者待侍從過棄之由此其所收養歲數十人費用不貲家宰患之伺間諫之侍從曰夫人孰

不愛子、而至於棄之、思其父母之心、安得無哀憐之情、且所收養隨長用之、不爲耗財、且爲相使民窮困至此、是國家之羞、吾安得不掩之、其後所收養者日長、男子隨才授祿、女子出資嫁之、各令得所云、（武野燭談）

蜂須賀侍從

蜂須賀侍從（宗鎭）一日放鷹於郊、明日神田某進見曰、昨日放鷹所獲多、主公娛樂可知、侍從曰、出獵人以爲娛、然予心不樂、神田問其故、侍從曰、昨日令虞人驅鳥、虞人有年過六十者、入蘆葦間、極爲勞苦、顧彼無子弟代其勞者、蓋貧而不能雇人、不得已爲虞人也、吏人不察、叱咤驅之、予視之不覺田獵娛、他日出獵、唯驅鳥勿驅人、（備忘錄）

毛利少將

毛利少將（齊廣）有佛事、詣圓珠院、進食、少將臨食、撤椀蓋、飯上有虫、膳人驚曰、飯中有虫、少將曰、否、椀中本無虫、予今撤蓋、有虫自上而墜、非廚人罪也、廚吏以是免罪、人皆服其仁慈、（見分私記）

酒井遠州

酒井遠州（忠隆）臣篠原某病將死、以其無子、欲使弟爲嗣、上書請之、時方元會、家老留之、五日乃呈、遠州覽畢曰、此書係元日所作、稽滯至今、何也、家老曰、元日諱言死、遠州嘆曰、以汝等故、使彼不得我報、吞恨入地、豈不悲哉、立可其請、（攝家手錄士　林懋秘錄）

小笠原侍從

小笠原侍從（忠雄）右京大夫忠貞弟也、寬永九年、忠貞沒、其子兵部大夫嗣、無何又卒、封除、削封忠雄、其地減半、老臣島村主計、謂侍從曰、除祖先譜代之外、皆武功之士、不可去、請放新進之士、侍從曰、予所思異於斯、當今諸侯不皆喜浪士、新進之士、今若去予家、恐及飢寒、且關原大坂二役、其他自我祖宗有武功者、托之他侯、罔縱不得、如在予家、決無流浪之患、汝等體此意、以減士祿、老臣皆感泣、乃悉減士祿、不放一士、無何又復賜十萬石、移封豐前小倉云、（備忘錄）

德川武公

德川武公（治紀）嘗在國赴瑞龍山、途命近臣生熊長富先往、長富速出、踏麥穎行、公見之、呼返長富曰、勿履民所作、長

富曰、旁一莖已、何足爲害、公曰、否、百姓所辛苦、假令爲一穎、蹈藉之、是可謂無仁心、而謂不足爲害、何其誤也、長富恐怖、公嘗知百姓辛苦、故有是言也、（武公遺事）

同上

武公天資英武、洽通武技、性亦慈仁、父文公時、國用大窮、命十年間減士祿十一、無何公薨、武公即位、三年、改命一年間減祿之半、止前令、公一夜數起之廁、侍女問、今夜何故數起、公曰、我今不得已減士人祿、爲之憂勞、寢不能安席、故數起也、諸士聞之、感其仁心、雖減士祿、無一人怨懟者云、（武公遺事）

德川哀公

德川哀公（齊脩）嘗冒雪登城、及還、或進曰、今日之苦何如哉、

公曰、吾在輿中、不以爲苦、群臣衝雪徒行、勞苦可想、吾所最憫者、高倉某以罪放逐、當此沍寒、流離輾轉、其苦果何如哉、其慈仁如此、哀公言行略

水戸邸罹災、有司以國用匱乏、請減群臣之祿、公曰、寧省一身之費、勿減衆人祿、有司乃止、哀公言行略

皇朝金鑑卷之三終

附皇室略記

金鑑第一卷

應神天皇　第十五代、諱譽田別尊、仲哀帝第四子、都大和國輕島、在位四十一年、壽一百十一、

天智天皇　第三十九代、舒明帝嫡子、諱中大兄、都近江國滋賀、在位四年、稱制六年、壽四十六、

嵯峨天皇　第五十三代、諱神野尊、桓武帝第二子、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七、

仁明天皇　第五十五代、諱正良、嵯峨帝第二子、在位十七年、壽四十一、

清和天皇　第五十七代、諱惟仁、文德帝第四子、在位十九年、壽三十一、

村上天皇　第六十三代、諱成明、醍醐帝第十四子、在位二十一年、壽四十二、

後三條天皇　第七十二代、諱尊仁、朱雀帝第二子、在位五年、壽四十、

堀河天皇　第七十四代、諱善仁、白河帝第三子、在位二十一年、壽二十九、

高倉天皇　第八十一代、諱憲仁、後白河帝第七子、在位十二年、壽二十一、

後堀河天皇　第八十七代、諱茂仁、高倉帝孫、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三、

後宇多天皇　第九十二代、諱世仁、龜山帝第二子、在位十五年、壽五十八、

後醍醐天皇　第九十七代、諱尊治、後宇多帝第二子、在位二十二年、崩吉野行宮、壽五十二、

後光明天皇　第一百十一代、諱紹仁、後水尾帝第三子、在位十一年、壽二十二、

光格天皇　第一百廿代、諱兼仁、東山帝皇孫、在位三十七年、壽七十、

皇太子恒貞　淳和帝第二子、爲仁明帝皇太子、承和九年、爲飛鳥所廢、年六十、

兼明親王　醍醐帝子、一品中務卿、年七十四

具平親王　村上帝第七子、二品中務卿、年四十六

綏靖天皇　第二代、神武帝第四子、諱神渟名川耳尊、在位三十三年、壽八十四、

顯宗天皇　第二十四代、稱弘計王、淸寧帝養爲子、在位三年、壽三十八、或云四十八、

金鑑第二卷　前見者不復記、下倣之

桓武天皇　第五十一代、稱山部王、光仁帝長子、遷都山城國葛野、是謂平安宮、在位二十五年、壽七十、

平城天皇　第五十二代、諱安殿、桓武帝第一子、在位四年、壽五十一

土御門天皇　第八十四代、諱爲仁、後鳥羽帝長子、在位十三年、壽三十七、

後深草天皇　第九十代、諱久仁、後嵯峨帝第三子、在位十四年、壽六十二、

源明　嵯峨帝子、賜源姓、刑部卿、參議、年三十九

重明親王　醍醐帝第四子、三品式部卿、聽帶劍、年四十九

皇太子恒良　後醍醐帝第六子、爲足利尊氏所害、年十五

金鑑第三卷

垂仁天皇　第十一代、諱活目入彥五十狹茅尊、崇神帝第三子、在位九十九年、壽一百三十九、

仁德天皇　第十六代、諱大鷦鷯尊、應神帝第四子、在位八十七年、壽百四十三、

元正天皇　第四十五代、諱冰高、皇太子草壁女、文武帝姊、在位九年、壽六十九、

聖武天皇　第四十六代、諱美麻斯、文武帝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五十六、

淳和天皇　第五十四代、諱大伴、桓武帝第三子、在位十年、壽五十五、

宇多天皇　第六十代、諱定省、光孝帝第七子、在位十年、壽六十五、

一條天皇　第六十六代、諱懷仁、圓融帝長子、在位二十五年、壽三十二、

金鑑第四卷

允恭天皇　第十九代、諱雄朝津間稚子宿禰尊、仁德帝第四子、在位四十一年、壽百十二、

皇太子稚郎子　應神帝子、讓位於仁德帝、自殺

金鑑第五卷

齊明天皇　第三十八代、初爲舒明帝皇后、後卽位、卽皇極帝再祚、在位前後十一年、壽六十八、

醍醐天皇　第六十一代、諱敦仁、宇多帝長子、在位三十四年、壽四十六、

鳥羽天皇　第七十五代、諱宗仁、堀河帝長子、在位十六年、壽五十四、

明日香親王　桓武帝子、三品上野太子、

金鑑第六卷

繼體天皇　第二十七代、諱男大迹、曾應神帝孫、在位二十四年、壽八十二、

光孝天皇　第五十九代、諱時康、仁明帝第三子、在位四年、壽五十八、

金鑑第七卷

雄略天皇　第二十一代、諱大泊瀨幼武、允恭帝第五子、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二、

光仁天皇　第五十九代、諱白壁、天智帝孫、在位十一年、壽七十三、

後龜山天皇　第九十九代、諱熙成、後村上第二子、在位二十三年、讓位北朝、

金鑑第九卷

朱雀天皇　第六十二代、諱寬明、醍醐帝第十一子、在位十六年、壽三十、

金鑑第十卷

孝德天皇　第三十七代、諱輕皇子、皇極帝母弟、在位十年、壽五十九、

華山天皇　第六十六代、諱師貞、冷泉帝長子、在位二年、壽四十一、

後鳥羽天皇　第八十二代、諱尊成、高倉帝第四子、在位十五年、崩於隱岐、壽六十、

後嵯峨天皇　第八十九代、諱邦仁、土御門帝第七子、在位四年、壽五十三、

龜山天皇　第九十一代、諱恒仁、後嵯峨帝第七子、在位十五年、壽五十七、

靈元天皇　第百十二代、諱識仁、水尾帝第十二子、在位二十四年、

金鑑第十二卷

孝謙天皇　第四十七代、諱阿倍、聖武帝第二女、在位前後十五年、壽五十三、

文德天皇　第五十六代、諱道康、仁明帝長子、在位九年、壽三十二、

一條天皇　第六十七代、諱懷仁、圓融帝長子、在位二十六年、壽三十二、

金鑑第十四卷

文武天皇　第四十三代、諱天眞宗豐祖父尊、天武帝孫、在位十年、壽二十五、

元明天皇　第四十四代、諱阿閉、天智天皇第四女、在位九年、壽六十一、

稱德天皇　第四十九代、孝謙帝重祚也、

後一條天皇　第六十九代、諱敦成、一條帝第二子、在位二十一年、壽二十九、

後花園天皇　第百三代、諱彥仁、崇光帝孫、在位三十六年、壽五十二、

金鑑第十五卷

崇仁天皇　第十代、諱御間城入彥五十瓊殖尊、開化帝第二子、在位六十八年、壽百十九、

神功皇后　第十四代、仲哀帝皇后、諱氣長足姬命、氣長宿禰王女、攝政六十七年、壽一百、

孝明天皇　第百二十二代、諱統仁、仁孝帝第四子、在位二十年、壽三十六、

金鑑第十六卷

後白河天皇　第七十八代、諱雅仁、鳥羽帝第四子、在位四年、壽六十八、

後村上天皇　第九十八代、諱義良、後醍醐帝第十二子、在位二十八年、壽四十一、

金鑑第十七卷

成務天皇　第十三代、諱稚足彥尊、景行帝第四子、在位五十九年、壽一百七、

淳仁天皇　第四十八代、諱大炊、天武帝孫、在位七年、被廢遷於淡路國、壽三十三、明治三年追諡

金鑑第十九卷

天武天皇　第四十一代、諱大海人、天智帝母弟、在位十五年、壽六十五

附幕府略記

金鑑第一卷

東照公　德川家康、幕府第一世、年七十五、薨在駿河、下野二國、賜宮號、列於官幣社、

台德公　同秀忠、第二世、年五十四、

文昭公　同家宣、第六世、年五十一、

有德公　同吉宗、第八世、年六十八、

金鑑第三卷

嚴有公　德川家綱、第五世、年四十、

文恭公　同家齊、第十一世、年六十九、

金鑑第五卷

源右大將　源頼朝、鎌倉幕府第一世、年五十三、

大猷公　德川家光、第三世、年四十八、

常憲公　同綱吉、第五世、年六十四、

金鑑第六卷

豐臣關白　豐臣秀吉、關白第一世、年六十三、建社西京、賜豐國社號、列於官幣社

金鑑第七卷

織田右府　織田信長、年四十九、明治初贈從一位、建祠於西京船岡山、賜建勳社號、列於官幣社、

浚明公　德川家治、幕府第十世、年五十、

金鑑第十四卷

源右府　源實朝、鎌倉幕府第三世、年二十八、

金鑑第十六卷

新田中將　新田義貞、山陰山陽十六國總督、年三十八、戰死於越前藤島、明治初建祠藤島、列官幣社、

金鑑第十八卷

平相國　平清盛、太政大臣、年六十四、

諸列藩略記

金鑑第一卷

德川敬公　義直、東照公第十子、從二位大納言、領尾州六十餘萬石、

德川威公　頼房、東照公第十二子、從三位中納言、領常州水戶二十八萬石、

德川義公　光圀、威公第二子、贈大納言、襲水戶封、明治中建祠常葉邑、列官幣社、

細川侍從　藤孝、號幽齋、領丹後田邊、

前田亞相　利家、贈一位大納言、領加賀越中能登三國百萬餘石、

加藤肥州　清正、主計頭、領肥後五十餘萬石、

淺野紀州　幸長、長政子、左京大夫、領紀伊三十九萬餘石、

黑田筑州　長政、如水子、侍從、領筑前五十餘萬石、

藤堂泉州　高虎、少將、領伊賀伊勢三十二萬餘石、

保科中將　正之、台德公庶子、冒保科氏、肥後守、領會津二十三萬石、

池田少將　光政、利隆子、領備前三十一萬餘石、

井伊中將　直孝、直政庶子、掃部頭、領近江彥根三十五萬石、

本多佐州　正信、領武州甘繩三萬石、

板倉防州　重宗、勝重子、少將、領下總關宿五萬石、

井上河州　正利、正就子、領常州笠間五萬石、

酒井讃州　忠勝、忠利子、少將、領若狹小濱十餘萬石、

酒井遠州　忠隆、忠勝孫、襲小濱封、

土岐丹州　賴稔、定政後、領上野沼田三萬三千石、

細川少將　重賢、忠興後、越中守、領肥後五十餘萬石、

上杉侍從　治憲、景勝後、本姓秋月氏、彈正大弼、領出羽米澤十五萬石、

津輕越州　信政、領奧州津輕十萬石、

淺野侍從　長晟、幸長子、但馬守、領安藝國四十二萬餘石、

毛利少將　齊廣、齊元後、大膳大夫、領長門周防三十六萬石、

松平少將　定信、有德公孫、越中守、後號樂翁、領奧州白河十一萬石、

德川烈公　齊昭、武公後、領水戶三十五萬石、明治中、贈從一位、建祠常磐邑、列官幣社、

金鑑第二卷

眞田豆州　信幸、昌幸子、侍從、領信州松代十萬石、

池田武州　利隆、輝政子、侍從、領播磨五十三萬石、

堀丹州　直寄、直政子、領越後村松三萬石、

鳥居左京亮　忠政、元忠子、領羽州山形二十二萬石、

龜井豫州　政直、領石州津和野四萬三千石、

本多能州　忠常、忠政三子、忠義之孫、領大和郡山十萬石、

土井大炊頭　好房、應輸讀無所見、姑待後考、

德川武公　治紀、烈公父、中納言、襲水戶封、

金鑑第三卷

今川豫州　貞世、領遠江守護職、

德川亞相　忠廣、贈大納言、東照公父、領參河半國、

黑田如水　孝高、長政父、領豐前六郡、

福島左衛門尉　正則、領安藝一州、

本多雲州　忠朝、忠勝次子、領上總大瀧五萬石、

榊原侍從　康政、式部大輔、領上州館林十萬石、

安藤帶刀　直次、紀州傅相、領紀州田邊五萬餘石、

松平宰相　忠昌、秀康次子、襲其封、領越前福井五十二萬石、

阿部備州　正次、正勝子、領武州岩槻八萬六千石、

溝口伯州　秀勝、領越後新發田五萬石、

西鄕清員　參河五本松城主、正勝次子、

土屋伯州　數直、忠直次子、領常州土浦四萬五千石、

本多侍從　忠國、忠勝後、中務大輔、領奧州福島十五萬石、後移播州姬路、

榊原侍從　忠次、康政孫、式部大輔、領姬路十五萬石、

本莊因州　宗資、領常州笠間五萬石、

板倉侍從　重矩、重昌子、內膳正、領參河深溝五萬石、

蜂須賀阿州　家政、襲蓬庵、領阿州德島二十五萬石、

德川瑞龍公　光友、敬公子、大納言、襲尾州封、

德川亞相　吉通、敬公後、襲尾州封、

德川納言　治貞、南龍公後、襲尾州封、

松平少將　吉品、秀康後、兵部大輔、領越前福井二十五萬石、

松平少將　治鄉、秀康後、出羽守、領雲州松江十八萬餘石、

水野日州　勝成、領備後福山十萬石、

阿部侍從　忠秋、豐後守、領武州忍九萬石、

蜂須賀侍從　宗員、家政後、襲阿波封、

小笠原侍從　忠雄、秀政後、右近將監、領豐前小倉十五萬石、

德川哀公　齊脩、烈公兄、中納言、襲水戸封、

金鑑第四卷

楠參議　正儀、正成次子、領河內、

德川南龍公　賴宣、東照公第十一子、領紀州和歌山五十五萬餘石、

藤堂少將　高次、高虎子、襲伊賀伊勢封、

藤堂侍從　高兌、高虎後、左近將監、襲伊賀伊勢封、

毛利參議　秀元、輝元養子、甲斐守、領長防二州、後領長州府中五萬石、

立花飛州　宗茂、立花道雪養子、侍從、領筑後立花十一萬餘石、

山內土州　一豐、領土佐高知二十四萬餘石、

本多中務　忠勝、領伊勢桑名十一萬石、

秋元侍從　喬朝、實戸田忠昌子、但馬守、領武州河越六萬石、

金鑑第五卷

井伊侍從　直滋、直孝子、襲彥根封、

堀左衛門尉　秀政、領越後福島城三十五萬石、

牧野駿州　忠敬、康成後、領越後長岡七萬四千石、

榊原遠州　政令、康政後、領越後高田十五萬石、

金鑑第六卷

楠中將　正成、和泉河內攝津三國守護、明治初建祠於湊川、列於官幣社、

毛利奧州　元就、領山陰山陽十國、明治初建祠於周防山口、賜豐榮社號、列官幣社、

上杉彈正　輝虎、號謙信、領越後越中能登上野等數國、

上杉納言　景勝、初領會津百二十萬石、後領米澤三十萬石、

瀧川左近　一益、領伊勢桑名、

蒲生參議　氏鄉、領會津百二十萬石、

松平薩州　忠吉、東照公第四子、領尾州、

池田參議　輝政、領播摩備前淡路等八十八萬餘石、

加藤侍從　嘉明、左馬介、領會津四十萬石、

松平越州　定綱、久松姓、領勢州桑名十一萬石、

伊達中將　吉村、政宗後、領奧州仙臺六十二萬餘石、

酒井備州　忠利、忠勝父、領武州河越五萬七千石、

松平泉州　乘邑、大給姓、領佐倉七萬石、

松平肥州　正容、保科正之後、襲會津封、
毛利主水正　師就、輝元後裔、長門周防封、
戶川肥州　達安、領備中庭瀨三萬石、

金鑑第八卷

北條早雲　長氏、領伊豆相模二國、
北條左京大夫　氏康、氏茂子、領伊豆相模武藏等數州、
河野通康　領伊豫、
齋藤城州　亮政、領美濃、
小早川納言　隆景、毛利元就三子、領筑前、
結城納言　秀康、東照公第二子、領越前六十七萬石、

保科肥州　正光、正之義父、領信州高遠三萬石、
伊達少將　忠宗、政宗子、襲仙臺封、
土井少將　利勝、大炊頭、領下總古河十六萬二千石、
松平豆州　信綱、侍從、領武州河越七萬五千石、
久世但州　廣之、領下總關宿五萬餘石、

金鑑第九卷

寺澤志州　廣高、領肥前唐津十二萬石、
水野監物　忠善、忠守子、領參州岡崎五萬石、

金鑑第十一卷

武田信州　晴信、後號信玄、領甲斐駿河信濃等數國、

大友宗麟　義鎮、領豐前豐後等國、
德川成公　宗堯、威公後、宰相、襲水戶封、
細川少將　綱利、忠興後、襲肥後封、
松平主殿頭　忠房、領丹波福知山、後移領肥前島原六萬五千石、
青山大膳亮　幸利、忠俊弟幸成子、領攝州尼崎五萬石、
戶田城州　忠昌、侍從、領宇都宮七萬一千石、
細川少將　齊茲、忠興後、襲肥後封、
松平能州　乘薀、領濃州岩村三萬石、
鍋島攝州　直寬、領肥前蓮池五萬二千餘石、

金鑑第十二卷

前田納言　利長、利家子、領加賀越中能登三國、
有馬侍從　賴利、忠賴之子、領筑後久留米廿一萬石、

金鑑第十三卷

松平清康　忠廣父、領參河半州、
荒木大藏　不詳其名、屬細川高國、爲安藝守、
堀尾帶刀　吉晴、領出雲隱岐二十三萬餘石、
立花道雪　大友氏將、領筑後立花城、
石田治部　三成、領近江佐和山二十餘萬石、
牧野飛州　忠成、祖父亦名忠成、飛州、領越後長岡七萬四千石、
京極備州　高豐、高次後、領讚州丸龜五萬餘石、

淺野采女正　長直、領常陸笠間五萬石、

淺野內匠頭　長矩、長直子、領播州赤穗五萬石、

酒井壹州　忠重、忠勝弟、

金鑑第十四卷

北條武州　泰時、鎌倉執權、爲武州守護、

細川參議　忠興、號三齋、領豐前三十七萬石、

本多彈正　忠籌、領奧州泉二萬石、

秋月佐州　種顯、領日向高鍋二萬七千石、

酒井若州　忠進、忠勝後、襲若州小濱封、

金鑑第十六卷

成瀨隼人正　正成、領尾州犬山四萬五千石、

金鑑第十八卷

前田宰相　綱紀、亞相後、襲加賀越中能登封、

金鑑第十九卷

松平甲州　輝綱、信綱子、襲河越封、

酒井侍從　忠直、忠勝子、襲若州小濱封、

皇朝金鑑卷四目次

君道

皇朝金鑑卷之四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濟　校

君道

誠信上 皇室一條

孟子曰、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君臣有義、不誠則不能相臨、父子有禮、不誠則疏、夫婦有恩、不誠則離矣、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夫鐘非有情者、然至誠之感物也如此、彼正儀

後三條帝

一武將耳、猶能以至誠待人、人不忍賊之、況人君之尊、以至誠待人、人豈有不動者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夫國之興亡不在儲蓄器械之多寡、閩主廚君失信於天下、其所積之財所蓄之兵、皆爲後人之資者不少矣、故晉文覇者焉耳、寧失原不失信於人、是孔子所以不去信也、曰誠曰信、其實一也、蓋在心則爲誠、發言則爲信、誠信之道不可以斯須去身、必愼守而勿失焉、作誠信篇、

後三條帝在東宮、僧成尊問曰、殿下常拜北斗乎、帝曰、月必一拜、非敢祈踐阼也、有時或念即位則欲云云、自省此念萌于不忠、因拜之以悔過、成尊感泣而退、古事談

東照公

誠信中 幕府五條

桶峽之役、東照公爲今川義元守大高城、已而駿人棄諸砦退走、城中喧傳義元殞命、公擧止自若、無反旆之色、將佐白公曰、駿人去城退走、主公特以孤軍守此城、屬無謂也、公曰、今川氏諸將棄諸砦退、義元死明矣、雖然義元生時、余與之約守此城、人誰不之知、今無彼一介之信輒去此城、非吾意也、於是遣使於岡崎、以諮之於今川氏守將、已而使人復命曰、主將已死、公宜速反旆、公於是出城歸岡崎、岩淵夜話、朙集

同上

東照公嘗使本多信俊守一宮城、設樂郡今川氏眞將兵二萬圍之、分其兵八千、武田信虎將之、以絕我援路、公聞之投袂起、老臣諫曰、敵兵十倍於我、而信虎勇將、未可易、公曰汝言是也、雖然夫人之所貴在信與義、苟失信義、何以立身、且使人守吾城、憚敵之強、不救可也哉、君臣一體、故君有難、臣致其身、臣有難、則君出救之、武夫之道也、縱令軍不利、暴骸於野、吾又何恨、聞者感泣、思爲之死、爭進赴敵、公兵二千過信虎陣、入一宮城、拔信俊還、常山紀談

東照公

小牧之役、公爲織田信雄出兵、初信雄以爲吾一擧事、右府恩顧將佐必來援、而擧兵、諸將無來援者、於是信雄遣使來曰、僕之平生所倚賴、諸將皆叛去、僕孤立無援、覆敗

台德公

在近、顧公幸救之、公答曰、今君與秀吉構兵、而先右府恩顧諸將皆叛去、因請僕救援、僕雖不肖、不忘右府公之好、緩急必相與、公莫以爲憂焉、於是公自將兵至尾張、數挫秀吉軍、秀吉知其不可勝、竟講和議云（岩淵夜話）

台德公常曰、爲君者失信于人、不可以一日爲君、每出獵、期以辰鼓、若晨食未畢、辰鼓纔動、必投匕箸而起（常山紀談）

公一日下令明日黎明放鷹、其夜雨大至、天未明、公起、蓐食治裝、問左右曰、鷹師在否、曰在彼、公親至其局、問鷹師曰、雨爾甚、恐不能放鷹、鷹師答曰、然、公乃召見群臣、告以雨甚不得放鷹、而後罷之（名語集）

有德公

有德公一日放鷹於廣尾、見赤羽橋下水鳥多集、欲渡中橋、先驅忽反、趨中橋行伍頗紊、公問故、近臣曰、臨廣尾、例渡赤羽橋、今渡中橋、故致此紊亂、公大驚曰、我忘之、夫爲人君者、雖小事、違常不祥、既令行道、而今自他道往、是失信也、信國之寶也、失信何以御衆、立命又渡赤羽橋（備忘錄）

誠信下（列將六條）

楠參議

楠參議（正儀）爲人遲重、誠信接物、參議嘗與赤松光範連軍、相攻、光範部下宇野某爲參議兵所殺、宇野子正寬尚幼、白光範曰、正儀君之寇而父之讐也、願委質正儀、除圖之、光範壯其志、與名刀遣之、正寬至赤坂、因人干參議、參議召見、厚加撫慈、正寬深感恩眷、久之忘其讐、及年十五、參議與之食邑、辭而不受、嘗其父七回忌日、正寬欲遂果其志、促膝按刀、視參議溫然而坐、遂不忍進刺、起出大慟哭、參議怪問、正寬具告以實、拔刀將自殺、左右抱止之、於是正寬作書致光範、并返所授刀、剃髮爲僧（吉野拾遺）

德川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賴宣）嘗以國用不足、命減士人俸祿、限以三歲、衣食之用、務從儉約、而車騎僕從不得減省、有司議欲減之、公曰、吾非不知然、使士人減人馬、必事奢侈、至期有司啓曰、自今減俸二歲、國用必給、公曰、三歲之期何可違也、我若失信、孰敢爲用、遂復之（南龍公言行錄）

淺野侍從

淺野侍從（長晟）受命築江戸城、而所築石壁數崩、支藩淺野長重畏侍從得罪勸誅主者、侍從曰、若然、罪在我也、夫殺無辜以免、人孰信我、我失信、不如死也、子不輔我以義奈我宗何（碎玉話　國史）

藤堂少將

藤堂少將（高次）致仕居染井別業、適子高久以五十金購游士之刀、訂之於鑒刀家本阿彌、定價金五十枚、高久悅得異刀、少將聞之、謂曰、頃聞有掘出刀、鑒得之、何地乎、高久對曰、購游士刀於五十金、使本阿彌鑒之、定爲五十枚、故左右爲此言、少將改容曰、苟爲列將、以信義爲要、五十兩爲五十兩、百枚爲百枚、是乃列將之所以爲列將、游士換

身命以一刀、子設欲重之、則可以資實價、是乃所以爲良刀也。更命予三百金於游士。野史引予鐘武林隱丸錄

阿部侍從

阿部侍從忠秋在中書、與松平信綱計事、信綱曰、有司欺人、吾常患之、侍從曰、子過矣、士大夫豈有欺人者哉、且其所言有理、爲之所欺可也、若以人之欺已爲憂、必有逆詐之心、苟如是則其害不細矣、子勿以此疑人、信綱歎服。鳩巢小說

藤堂侍從

藤堂侍從高兌一日出獵不獲禽、從者忽見一鶴、曰可銃也、侍從曰、禁獵場外、是驚人也、得鶴失民、孤所不欲、焉封民聞而悅服侍從。文政中沒　文恭公實錄

德川哀公

德川哀公病篤、繼嗣未定、奸人有視爲奇貨者、時論諠騰闔國寒心、而公竟無一語及後事、人益疑懼、先是公作書數通、緘之、常置之几上、左右不知其故、及公薨、發之、則悉遺書也、自景山公子以至執政大臣、各留一通、一皆以傳國公子爲言、衆皆感泣、人心乃定、蓋公之所以傳國於公子、既決於數年之前、而所以銷沮奸謀、鞏固社稷者、其慮深矣、公子、廼烈公也。哀公言行略

同上

哀公病危篤、命近臣奏樂閣中祠堂、人以爲禱病、及公薨、發其祝詞、則述兄弟相傳之意、蓋誓神明而示不渝也、古今讓國之人多矣、純篤懇到有如此者乎。哀公言行略　公薨時年三十三、實文政十二年十月五日也。

君道

恭謙上皇室六條

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故德行廣大守之以恭、土地博裕守之以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博聞多識守之以淺、此六守者、皆謙德也、書稱堯德曰、允恭克讓、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猶恭以持位、讓以待下、是堯之所以爲聖也。

應神帝

應神帝愛少子稚郎子、立爲太子、太子不敢辭者、恐傷父志也、可謂恭矣、及帝崩、讓而不立者、謙也。

仁德帝

仁德帝以長輔少者、恭父命也、弟辭不受者亦謙也、皆可謂恭謙之君矣、而稚郎子繼以死者、賢者之過、觀過而知仁矣、其後

清寧顯宗

清寧顯宗兄弟相讓、天智可立而不立、讓位、

孝德帝

孝德帝、嵯峨帝不立其子、讓位、

淳和帝

淳和帝、此諸帝之恭謙、皆發於至誠惻怛之情、豈色取而行違者也哉、是其王室之所以盛也、其後

崇德帝

崇德後白河二帝兄弟相鬩、終爲保元之亂、後深草後龜山二帝之胤相爭、竟爲南北之亂、是則王家之所以不振也、天道虧滿而益謙者、豈不昭昭然著明乎、作恭謙篇。

皇太子恒貞

反正帝崩、繼嗣未定、群臣議曰、方今大鷦鷯大皇之子、惟

顯宗帝

有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及大草香皇子耳、然雄朝津間稚子宿禰皇子長且仁孝、乃選吉日、上天皇璽、皇子謝曰、予不幸久嬰篤病、不能步行、故予不請而裂膚療之、先帝責曰、汝敢輕毀體、不孝孰甚焉、予兄二天皇亦謂予爲不肖、卿等所共知也、夫天下大器也、帝位鴻業也、民之父母非聖賢不能、卿等更選賢主、群臣再拜言、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今大王不正位號、恐百姓望絕、願速即位、勿違衆議、皇子曰、篤疾之人、何足奉宗廟社稷、羣臣固請、皇子不許、明年二月、妃忍坂大中姬度群臣憂懼、捧椀水、而進請曰、大王讓位、不受既經年月、群臣百寮不知所爲、願大王從衆望、即大位、皇子不許、妃不敢退、適烈風寒甚、椀水溢及腕、將凍死、皇子顧見大驚、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輙就、然群臣之請至切、吾當從之、妃乃告之群臣、群臣大喜、即日上天皇璽、皇子即位、是爲允恭帝、日本紀

清寧帝二年春、帝憂無子、初雄略帝殺押磐皇子、其二子億計王弘計王避難、赴播磨赤石郡、爲忍海部細目家僮、會國司伊與來目部小楯來宴細目家、弘計王謂億計王曰、避亂於斯、年踰二紀、達情伸屈、正在今夕、億計王惻然曰、告實遇害、曷若全身免厄、弘計王曰、吾是天皇之孫、而飼牧牛馬、豈若告名遇害乎、乃相持而泣、億計王曰、此事

天智帝

非弟不濟、弘計王固辭、億計王曰、弟有英才、委之弟、弘計王許諾、細目令二王秉燭、小楯知其非常人、自撫弦、使二王起舞、兄弟相讓、久之、小楯促之、億計王起舞、既而弘計王又起舞、歌中寓以諷詞、小楯怪之、更令復唱、弘計王自贊曰、吾是去穗別天王之子押磐皇子胤也、自贊以下古事記小楯大驚離席、再拜、供奉甚謹、還具奏其狀、帝驚喜曰、朕無子、可以爲嗣、乃迎入宮中、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弘計王爲皇子、五年春帝崩、皇太子與弘計王相讓、不立、於是帝姊飯豐皇女臨朝、已而皇女薨、十二月、百官會於朝、皇太子取璽、讓之弘計王、再拜就臣位、曰、天位之璽、有功者可以居之、致有今日、皆弟之謀也、弘計王曰、先帝固已立兄、弟奈何代之、且弟之所以竭力者、無非所以奉兄、而一旦代兄、弘計不忍爲也、皇太子曰、先帝立我、徒以我長而已、弟實有功德、天下歸心、吾聞天位不可久曠、天命不可謙拒、弟以社稷爲計、百姓爲心、言畢流涕、弘計王不得已許之、而未遽即位、時人莫不歎異、明年正月、大臣大連等奏固請、從皇兄之命、乃即位於近飛鳥八釣宮、是爲顯宗帝、日本紀

皇極帝四年夏、中大兄天智帝已誅蘇我蝦夷父子、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中臣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

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敬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乃密奏讓於輕皇子、帝遂授璽綬於輕皇子、皇子讓於古人大兄、大兄避席曰、聖旨所授、何勞推讓、臣請出家入吉野、爲天皇祈福、解佩刀而出、入法興寺、削髮、輕皇子即位、是爲孝德帝、上帝尊號、曰皇祖母尊、立中大兄爲皇太子、（日本紀）

嵯峨帝初稱神野親王、平城帝弟也、平城帝已立、立親王爲皇太弟、平城帝嬖藤原藥子、爲尙侍、言無不聽、緣此竊弄威福、其兄右兵衛督仲成恃勢驕恣、陵轢王公、（日本後紀）大同四年平城帝久不豫、遂傳位於皇太弟、太弟涕泣抗表、

固辭、不許、帝徙御東宮、太弟未敢奉詔、再抗表辭之、不許、（日本紀畧）於是皇太弟即位、上帝尊號、曰太上天皇、立上皇皇子高岳親王、爲皇太子、（類聚國史）弘仁元年、太上皇還御平城宮、（水鏡）藥子恒侍、惟房嬌託百端、（日本後紀殘篇）屢白帝曰、陛下未可去位而去之、妾深爲陛下惜之、太上皇稍悉之、（水鏡）帝曉其意、欲遂遜位、奉神璽致之、太上皇、太上皇不受、（類聚國史）而藥子密謀使太上皇踐祚、已居后位、（水鏡）紿矯太上皇命、將遷都平城、都下騷動、於是帝下詔暴白仲成藥子罪、褫之官位、太上皇大怒、與藥子同輿而東、帝命大納言坂上田村麻呂、將兵邀美濃道、又發兵扼諸路要害、太上皇不得進、還宮、削髮、藥子自殺、仲成亦伏誅、於是廢皇子、立皇弟中務卿大伴親王、爲太弟、（日本後紀殘篇）十四年夏、帝御前殿、引皇太弟、親諭曰、朕本諸公子也、始望不及此、太上天皇垂褒奬、起登儲貳、遂讓位於朕、朕辭不獲命、尋嬰疹疾、萬機壅滯、令藤原園人奉還神璽、太上皇不許、適有小人、令太上皇與朕有隙、公卿相議、逐君側群小、太上皇不察、有東行之計、群臣勸朕邀之、朕心有如皦日、朕以寡昧在位十餘年、太弟賢明仁孝、年齒亦與朕同、朕當傳位太弟、以遂宿志、太弟避席固辭、帝曰、今日以前朕遇太弟猶子、今日以後太弟遇朕亦猶子耳、太弟表辭者二、帝不許、太弟即

位、是爲淳和天皇、（類聚國史）立皇子恒世王、爲皇太子、（日本紀畧）嵯峨帝之志也、（神皇正統記）恒世王固辭、於是立嵯峨帝皇子正良親王、爲皇太子、（日本紀畧、即仁明帝也）○皇太子

應神帝愛少子稚郎子、四十年立爲皇太子、令皇兄大鷦鷯尊輔太子、明年二月帝崩、皇太子不敢即位、謂大鷦鷯尊曰、大王天姿岐嶷、仁孝著聞、齡又長、宜爲天下之主、而先帝立我者、徒以愛故耳、我不肖、何足以臨天下、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常典、願王速即位、吾即爲臣輔之、大鷦鷯尊對曰、天位不可久曠、故先帝擇賢、立王爲貳、我奈何棄先帝之命、從太子之言、固辭不聽、太子遜於菟

作宮以居不肯即位者三年海人獻鮮魚菟道宮太子曰我非天子命獻大鷦鷯尊亦不受魚爲之餒太子曰吾知兄之志不可奪何用生爲乃自殺大鷦鷯尊聞之大驚從難波馳赴之標擗叫哭遂葬於菟道山上大鷦鷯尊遂即位是爲仁德帝日本紀

皇太子恒貞

皇太子恒貞淳和帝子也太子兄恒世親王嘗爲太子而辭位者也日本紀略太子幼岐嶷好讀書嵯峨上皇奇之後拾遺往生傳淳和帝天長十年讓位於皇太子皇太子立是爲仁明帝立恒貞爲皇太子時年九歲淳和上皇致書再辭之不許以小野篁春澄善繩爲東宮學士承和五年太子加冠續日本紀太子才學日進常以爲身非冢嫡而居儲宮異日兩太皇晏駕禍機難測乃令春澄善繩作表辭位辭甚切帝不許嵯峨太上皇深加教督太子退謂文室秋津藤原貞守曰孤願不遂諸君將奈孤何言畢隕涕恒貞傳七年淳和太上皇崩九年嵯峨太上皇崩春宮帶刀伴健岑等謀反發覺續日本紀太子大懼抗表辭位帝優荅曰健岑等濫爲之耳何關太子勿以介意太子不自安憂形於色恒貞傳適有投匿名書者曰健岑反計爲太子發帝悉焉恒貞傳急敕藤原良相率近衛三十人圍太子直曹太子謂左右曰今日之禍孤夙知之故數年來勸諸君避禍諸君不忍相離乃

同上

同上

東照公

有今日豈非天乎帝尋遣參議正躬王監送太子於淳和院降爲親王駕小車出禁中續日本紀太子顧左右曰幸脫重負乃住院東亭子世稱亭子親王自是專歸佛不近婦人後拾遺往生傳親王令聞夙著天下歸心一旦廢黜非其罪朝野悲之元慶中藤原基經廢陽成帝屬心於親王陳推戴之志恒貞泣曰內經有厭王位而歸佛道者未聞謝沙門而貪世榮者不食者數日恒貞傳

恭謙中　幕府十一條

東照公資性恭謙終始如一武田勝賴之死獻其首織田右府右府踞胡牀罵曰乃父信玄身行不義餘殃及汝使示東照公公使盛以承盤却胡牀坐而視之禮甚恭岩淵夜話

深秘鑑底錄

關原亂已平後陽成帝以公既致太平欲有征夷將軍之命屢諭其旨公謙讓不敢當列侯群臣交勸之公曰今天下新定勞徠方急且諸侯功臣多徙封者士民未安集即聞殊拜則四海駭奔其勞甚矣朝旨雖切他年當揣宜而拜耳以一己之榮遽役天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歷三年而始任將軍職人見錄

公既拜關職每過桶狹間今川義元戰死之地必下馬見賢性院武田信玄女必降座禮之常山紀談其恭謙如此

台德公

台德公天性謙謹、恭愼威儀、動循禮法、雖閒讌便坐、必東帶而坐、無少惰容、綏撫麾下、懷集四方、諸侯參府、遣重臣、郊迎或親往慰勞、武野燭談

台德公

台德公到駿府、留月餘、東照公褫命侍姬阿茶、選後宮有姿色者、侍之、欲以慰其旅況、謂阿華尤姝麗、宜侍寢席、阿茶乃令阿華持茶果、夜從間徑潛至旅館、公輒著朝服、延之客坐、跪受果、拜謝、儀容嚴整、阿華大赧愧而去、東照公歎其恭愼、武將感狀記 雨夜燈

大猷公

寛永三年、大猷公朝京師、天子欲爲太政大臣、遣中使諭旨、公固辭、中使敎諭曰、父祖皆拜此官、不宜堅讓、公以爲祖宗之盛德、宜拜此官、吾以不德爲之、天下必生覬覦之心、且我既爲天下元帥、夫復何求、遂固辭不拜、藤山文鑑 寛永三年上洛記

常憲公

常憲公尊崇天朝、踰於前代、每年勅使東下之日、沐浴齋戒而後見焉、其尊祖先亦然、公或出拜、或遣使代拜、預齋戒沐浴、著禮服、戰戰兢兢、如對神明也、備忘錄引憲廟實錄

同上

靈元帝欲授公世子官、公辭曰、先臣以嫡子蒙嘉命、臣支庶承業、臣之子敢比先臣、竟辭不受、人鏡錄

同上

公初在館林時、遣使間幕府安、必著禮服以待之、使還、即引之上座、拜聞其語、每日如此、又有獻物於幕府、必躬親

點檢而進之、備忘錄

文昭公

文昭公時狩野探幽、畫堯舜諸聖人、皆加著色、爲六摺屏障、華麗驚目、皆謂公必懌、以爲座右物、公釋不見居數日、先世忌日、有著禮服、即命開之曰、畫實盡美矣、夫以聖人像爲幅、揭之牀上猶可也、如屏障則設之於筵席上、平生對坐視之、眞不敬也、命反之、備忘錄

有章公

享保元年有章公薨無嗣、執政相議、立紀州公、或曰、尾州公繼友當立、皆曰、義直至今五世、族已遠矣、不如立紀州公、夫賴宣至今三世、推本言之、東照公曾孫、且賢明、宜立也、於是水戶公綱條推紀州公承大統、紀州公辭曰、天下重器也、予不肖不足以任之、不敢當、且尾州公在焉、遜讓數四、執政固請曰、閣下於東照公族最親、宜立焉、是爲宗廟社稷也、幸勿辭、於是乎即位、是爲有德公、人鏡錄

同上

有德公承職、謂諸老曰、予嘗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乃見禮典、而我祖宗既作七廟於兩山、予心慊愜、雖然祖宗廟寢非可遽壞、武辨禮儀、甚背故實、予沒世、則附祀寛永寺常憲公廟、莫更起圖寢、可以爲後鑒、野史引明君享保錄、御家手錄、

同上

公初在丹生藩邸、好田獵、涉獵山野、治下有一庵主愜意者、時過訪之、一日單騎扣柴門、曰、主坊平安矣哉、時庵主

自炊、且答、公入取枕、側臥曰、予往日來訪而不見、不知往何處乎、曰赴京師、公起改容曰、禁闕及洞裏無恙乎否、對曰、甚矣何得備知乎、但聞宮闕無事也、公曰可、上慶、復側臥、如前。（野史引翁草）

恭謙下（列藩二十八條）

毛利參議

毛利參議（秀元）以輝元無子爲嗣、輝元後生秀就、關原之役、東照公削輝元地、令參議襲封、參議謂納言既已有子、予不宜襲封、乃代秀就攝國事、寬永八年、終傳國秀就、自食五万石、（藩翰譜）老于長門豐浦、參議爲人寬厚、善遇秀就、終始如一、時人稱之。（秀元記）

尾張敬公

尾張敬公（義直）於大猷公爲尊行、然其事之甚虔、登朝常以辰鼓爲節、嘗冬月隆寒、將朝、近臣進酒、會時規報辰、乃舍爵起、侍臣曰、公視朝、蓋日中矣、雖釂焉、未後期也、義直曰、不敬、促駕出。（昭代記）

德川義公

寬文初、德川義公（光圀）爲世子、威公薨、幕府將使襲封、公集母兄賴重及諸弟於威公神主前、謂賴重曰、明日台使使我紹封、我以弟爲世子、負心久矣、然以威公在世、晦迹去位、則衆將以爲父子不睦、所以隱忍至今、願兄以子松千代賜我、我以爲嗣、不則台使至邸、不敢奉命、賴重固辭、弟賴元賴隆慫慂之、賴重不得已允之、公大喜、松千代即綱方小名也、初公超賴重爲嗣、居常不安於心、年十八始讀伯夷傳、有感、遂欲傳茅土於賴重之子、至是遂請綱方爲嗣。（行實桃源遺事）

德川納言

德川納言（治貞）初名賴淳、爲松平賴邑（伊豫西條城主）所養、賴邑致仕、居其下邸、醫師栗原宋閑者、日詣下邸、候其起居、納言謂宋閑曰、汝日候監物（賴邑俗稱）君、大勞矣、時又詣予居、願聞監物君狀、明日宋閑候納言、欲言賴邑狀、納言曰、暫待之、即著袴、去褥而後問其狀、其後常如此、宋閑止之、後雖不著袴、必去褥云。（備忘錄）

同上

納言初爲西條城主、食三萬石、安永四年、幕府命納言嗣

本宗、後、納言固辭曰、臣年老耳聵、記性亦衰、不肖薄德、何當治大封、而弗聽、曰然則鑑國事、俟紀侯世子至十五歲、納言乃受命任參議、詠和歌、曰能保里天波那保都々之女與久良爲也末阿止奈和須禮曾美知遠布毛登遠。（野史）

黑田筑州

黑田筑州（長政）元和偃武後、謙恭自牧、小瀨甫庵著太閤記、諸將多錄功以付之、筑州長臣請曰、本藩武功震天下、然今不記載、百世之下誰又知之、請錄送之、筑州曰、武夫力戰、非爲名也、天下既定、韜鬭是務、奈何錄之。（關原大全）

立花飛州

甫庵請立花飛州（宗茂）錄其戰功、飛州笑曰、我之所爲天下

知之、何必自錄以誇耀乎世、竟不錄送、省庵文集

細川侍從忠孝 才藝絕倫、蒲生氏鄉嘗謂侍從曰、君以技藝擅譽、而武功不甚顯、則多技亦無所用歟、侍從笑曰、吾技藝猶在他人之下、武功豈出他人之上耶、關原大全

山內土州豐一 一受封後每遇諸陪臣于府下、必下騎或出轎、揖讓而過、是以衆遙望見必避之、野史引儈仚隨筆

本多佐州正信 歷事東照台德二公、洵爲帷幄謀臣、開國元老、而每存謙挹、戒盈溢、自言古今取禍殃者、大都在於富厚與驕奢、故雖屢加祿秩、必牢讓不受、終身不過一萬餘石、東照公嘗欲加賜郡國、佐州固辭曰、臣久荷恩寵、家雖

不甚富、亦不甚貧、衣食自有餘饒、且臣壯時猶不能彎弓盤馬、策勳於戰陣、今老矣、不能致犬馬之勞、雖受厚祿、將何所報、莫若以此分賜材武雄傑之士、使其鎭撫四海也、如此則天下無事、臣得以優游送餘齒、平生志願了矣、其撝謙如此、名賢言行事略

關原之役、諸將詣東照公營、獻功、福島正則稱本多中務忠勝之功曰、中務之善用兵、吾素聞之、然今親見之、殊過所聞、中務曰、敵兵脆弱易與、何功之有、人稱不矜其功云、關原大全寬永系圖

本多雲州忠朝 中務次子、中務疾革、召家宰、遺囑曰、忠政我

冢子、吾家器械宜盡與之、忠朝封邑褊小、財用不足、庫中有黃金萬餘兩、宜與之、及中務卒、家宰以遺命告忠政、忠政怒曰、我已爲冢嫡、吾家財賄皆我有也、雖有遺命、安得與之、因悉封緘、其後家宰以中務遺命告雲州、雲州曰、予封邑褊少、費用不多、濃州既食大邑、撫養多士、賑救百姓、而軍國之用、亦不可闕、則費用浩繁、非我之比、先君愛我、故有此言、然誼不敢受、他日家宰以雲州言告忠政、忠政大慙、迺出黃金悉與之、雲州固辭不受、忠政曰、遺命也、勿辭焉、雲州曰、家財非庶子之所宜有也、終辭不受、兄弟相讓、久之、親戚感之、令兄弟分其半、雲州不得已許之、然以

其所分金藏諸忠政庫中、終身不取一金云、武將感狀記

榊原侍從康政 自少從軍、常領先鋒、每戰輙勝、及東照公有關東、封侍從於上州館林、食邑十萬石、以爲關東之鎭、兼世子元老、海內既平、侍從以開國元功、尤見寵遇、欲益封、水戶二十五萬石、鵞峰集 使酒井忠世諭旨、侍從固辭、又慮有再命、遽歸封邑、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侍從以爲關原之役、已後軍期、不宜無功而受賞、竟辭不受、康政爲人寬厚有雅量、生平謙恭、未嘗伐功、待物仁恕、未嘗以私喜怒罪人、士皆愛附樂爲之用、軍功綱錄 晚年恬退自守、時本多正信執政、權傾內外、侍從不與校、以爲大臣爭權、非國家

之利、天下已定、莫復効力、議者服其器度、（鳩巢小說）

安藤帶刀

東照公以安藤帶刀（直次）爲南龍公傅、而參預政事、如故、凡內外之事、知莫不言、帶刀素曉兵機、數上策略、常從征伐、累立戰功、然資性謙謹、不伐已能、生平絕口不言其功、故世莫知其詳者、（寬永系圖）

松平宰相

松平宰相（忠昌）參州（秀康）次子也、封越後高田、（藩翰譜）其兄忠直之得罪也、幕府欲使豫州襲封、執政諭之、曰國家幸念故黃門之功、欲令君襲封、故敢輸旨、豫州辭曰、國家念乃父之功、忠直家子僊千代在、宜承宗祀、豫州既受封邑、誼不敢襲封、執政曰、忠直得罪失國、其子不得嗣、君不宜辭焉、

且僊千代長、必當有處置、豫州固請封之、執政許諾、豫州乃受命、（落穗集）

阿部備州

阿部備州（正次）正保初入覲、將軍恩禮優渥、特許蒙帽出入、是時創業宿將、前後凋謝、酒井忠勝、井伊直孝皆少備州、松平信綱兄姪行、子重次、姪阿部忠秋、爲閣老、諸老推備州爲上班、僚吏呼爲將軍丈人、行而備州謙讓、不敢以老宿自處、呼忠秋重次、亦不敢斥名、曰渠已爲幕府顯官、非復老夫子姪也、（涉史續筆）

井伊中將

東照公既與大阪講和、及旋師、召井伊直孝、代兄襲封、直孝流涕曰、臣兄直勝嬰疾年久、不堪軍務、然耆老猶存、可以輔之、若天下有事、直孝當代兄撫其部曲、須如前日、至於黜兄襲封、臣不敢奉命、不允、直孝乃因安藤直次、具陳其欵誠、固辭襲封、又不允、不獲已、遂受命、（藩翰譜）

酒井忠勝

酒井少將（忠勝）爲老中、大猷公最親任之、嘗欲封以駿河十八萬石之地、少將辭曰、此東照公莵裘之地也、臣不敢當、後又欲封以甲斐二十四萬石、又辭曰、此武田氏割據之地也、臣不敢當、公遣人諭之、卿不欲去若狹、吾當給鄰近之地、近江二郡、卿勿復辭、少將又辭曰、臣之所以辭封者、亦有說焉、自古執柄之臣、祿厚則驕、驕則覆、如本多正純可以見矣、臣而愛厚祿、安知異日之不生侈心、臣縱能恭

謙終身、又安知子孫之不招禍、故臣之辭封、非持爲一身也、公嗟嘆而止、（野史纂略　仰景錄）

溝口宣勝

溝口伯州（秀勝）有二子、長宣勝、次善勝、慶長十五年伯州卒、先是伯州割授采邑七千石于宣勝、五千石于善勝、至是善勝還采邑於宣勝、曰願得兄之讓少食采邑、宣勝不聽、曰我猶以爲小也、今欲割我邑加之、善勝固辭不受、宣勝以聞、台德公嘉其悌之志、令任宣勝意、宣勝乃請檢量封地、得六万五千石、割一万二千石予善勝、（野史引家譜　藩翰譜）

西鄉清員

西鄉清員父正勝、初屬今川氏、築五本松城、後屬東照公、永祿中爲敵所襲、城陷、父兄皆死、清員爲虜、設計脫走入

野田城、竟與大須賀康高等、共攻復五本松、東照公命賜正勝舊邑、清員固辭曰、有兒元正、遺孤在、願賜之邑、臣輔翼以報命之辱矣、公善其志、任所請云（野史引西鄉家傳逸史）

土屋但州

土屋但州（數直）祖昌忠仕武田氏、但州仕大猷公、爲老中時武田信英爲番頭、但州每歲首必享信英於私第、嘗期日夙發使者出候門、到則躬自送迎、饗待甚謹、不廢祖先君臣之禮、子政直繼父、又能盡敬禮（野史引手錄武野燭談）

本多侍從

本多侍從（忠國）本姓松平氏、中務少轉政長養子也、初政長與同族出雲守政利構嫌隙、家臣各相仇者數歲、政長無子、欲養同族、同族不肯應、乃養侍從爲嗣、侍從松平賴元子也、及政長沒、侍從嗣立、請曰臣異姓也、同族內記昔承襲臣家、臣願讓國於政利、政利亦請曰忠國雖異姓、中務既子養之、國族誰敢侮之、但臣父內記昔襲本宗、故國家割中務邑三萬石、賜臣、臣非不欲辭之、願臣與中務不相能、恐致兩家騷擾、所以濡滯至今、臣願讓三萬石於弟忠英、使之輔忠國、於是徙封忠國於陸奧福島十五萬石、徙封政利於播磨明石、忠英於宍粟、本多氏始相忿鬩、而終以遜讓、一門采地凡三十餘萬石、人以爲忠勝餘慶（野史纂略）

本多能州

本多能州（忠常）好嗜烟草、其父忠義不嗜烟草、故侍父坐、不敢喫烟、其父命出烟盤、使能州喫烟、不敢吃、其見父必盥嗽改衣服、忠義卒三年、不喫烟、忌日則自前日絕、不喫烟、其恭謹蓋如此（備忘錄）

榊原侍從

榊原侍從（忠次）康政嫡孫也、其子政房幼時侍側、問曰大人月朔著朝服見家士、兒以爲著衫則似無不可、侍從勃然曰汝年尚幼、驕恣如此、成長之後何以堪之、汝其能熟思、夫著衫見重臣、非禮也、且吾每見家臣、必理髮、若有病不能理、則使人語其故、而後出見也、夫吾家者國家之勳舊、有事則受先鋒之命、今使不肖如汝者受後、則不忠無大於此、吾必上請別養可爲後者、人爲之謝過、屏居數日、事稍得解（榊原忠次行狀）

本莊因州

本莊因州（宗資）爲人、循謹以盈滿爲戒、常掛五十錢於梁、書其旁曰、三扇函、人問其故、曰吾昔在京、貧甚、適關東有命招我、乃之市、欲買扇三柄、贈一播紳敘別、囊中僅有五十錢、市人聞關東招我、不論直而授扇、其窮如此、今日身極榮顯、恐忘寒素、故揭此自警耳（野史纂略）

板倉侍從

板倉侍從（重矩）雅性謙讓、不喜奢侈、嘗居本莊、灌溉園蔬、以自娛、扁其居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及再爲老中、賜第、龍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變其志操、大抵皆然、予以不才、備位宰輔、自念祿賜過分、常懷戰兢

秋元但州　細川少將

之心、故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侈之心矣、其恭慎如此、武野燭談

秋元但州（喬朝）爲人敦朴廉潔、果遷爲執政、出見其父、行路、則遙望其矛、輒下轎、趨進拜、雖雨雪載路、塗中必走、其謹厚如此、（武野燭談名臣言行錄明良洪範）

細川少將（重賢）夫人藤原氏、久我內大臣通兄女、年壯、病眼、終夫明、重賢無少厭色、孳孳善和、夫人亦有婦德、憂少將無子、勸畜侍女、少將乃置二妾、一妾所生、是爲世子、一則免身、無幾子母偕沒、其他別無侍兒、二妾與俸二口金十兩、及其所生立爲世子、始增與俸二十口金五十兩、其於

上杉彈正　松平少將

內廷儉薄如此、（備忘錄）

上杉彈正（治憲）時、城下有一橋、名曰大橋、歲歲爲雪水所壞、行旅以爲苦、時國用窮困、有司難修繕、諸士一百人偕請有司、入深山、伐石、運之至城下、合力疊甃造石橋、工始竣、侯時就藩、未至橋、下馬、步至橋下、額手爲頂禮曰、美哉、其勞可想、乃出步而過橋、左右勸乘馬、侯曰、諸士所造、予安得乘馬爲首渡乎、聞者皆感泣、（米澤政事大略）

天明中、松平少將（定信）爲輔佐、奉使巡視伏見八幡、赴大坂、召見府儒中井積善、諮問政事、積善著草茅危言、條陳得失、以呈、積善有弟曰積德、才學不相讓、簡傲藐視顯人、與

德川武公

積善志趣好尚不同、少將亦知其不可屈致、屏騶從、微行訪之、積德聞其踵門、從屋後出避之、伊丹積善聞之愠、謂積德曰、汝性不求聞達、淸白自守、志士本懷、然越侯求賢才、屈至顯、逼視韋布之士、可欽仰焉、汝學段干木故態、悖聖人中行訓、矯激標高、吾甚不取也、爾後宜戒焉、積德默然、（松平定信行實）

德川武公（治紀）平生尊崇朝廷、一日謂景山公子（即烈公）曰、汝出嗣人後、勿爲譜代列侯後、萬一天下有變、譜代者不得不從將軍敵天子、我等異於是、縱令將軍有肆若彎弓於朝廷、決不能從也、公子曰、然則公常崇敬幕府、登營無懈、

何、公曰、將軍執天下大政、日夜焦勞、日不遑休、故百姓服其德、侯伯無一人倍之者、若俾在漢土、勢必至革命、今也不然、崇敬朝廷、我等亦不得不敬事幕府也、故誡汝等、以無爲譜代列侯後也、（武公遺事）

皇朝金鑑卷之四終

皇朝金鑑卷五目次

皇朝金鑑卷之五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濟　校

君道

公平上 皇室一條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人君無私擧、故人君公則無事不平、私則無物得平、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好惡無偏黨之謂也、人君無好惡之私、喩之、猶明鏡照物、形妍者則妍、形醜者則醜、醜者未嘗怨鏡之明者、以其至公而無私照也、人君好惡偏、則惡者惟見其惡、好者惟見其善、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衞君、矯駕君車而無罪、反以爲賢、從君於果園、以獻餘桃、而不怒、以爲愛己、及彌子愛弛、二者皆爲戮責、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使然也、一人之身猶且如此、故人君所好者、其言用而加親、其所惡者、其言不用而罪當、傳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後三條帝惡源隆國之無禮、而知其子之賢、是所謂惡而知其美者、所以爲中興之明主也、豐太閤之祿佐久間兄弟、德川公之封土方雄久、台德公之厚待井伊直政、皆可謂有帝之餘風者而已、爲公平篇、

發三條帝

後三條帝之在東宮也、後冷泉帝寵源隆國、隆國恃寵無禮、帝常銜之、及即位、欲洩忿於其子、時隆國子隆俊爲中納言、入直、帝竊窺之、見其正笏端坐、行事于陣營、辨敏給、嘉嘆曰、如此人才未易得也、若棄而不用、朝廷失一賢佐矣、隆俊弟隆綱、治曆中任參議、帝以父故、亦憎隆綱、古事談

會藤原仲季射白狐於齋宮、廷議定其罪、或曰狐已死、或曰未也、隆綱抽筆書獻曰、雖有飲羽之號、未見首丘之實、帝讀之曰、才藻可嘉、朕嚮謂桀進太過、誤矣、遂得親任、帝妹娟子內親王嘗奔左大臣源俊房、榮華物語 後冷泉帝憚顯通、貴而弗問、帝大怒、既即位、讓俊房屛居、終世不召見、古事談

東照公

公平中 幕府四條

豐太閤已薨、或傳淺野長政謀使大野治長七方雄久刺東照公、公於是流雄久於常陸、已而石田三成起兵、公召雄久於小山、遣之使加賀、關原大捷之後、公欲封之、人或諫曰、彼前日謀不利於公、宥死已多、而今封之、亦不過多乎、公曰、彼素非有恨於吾、唯爲秀賴致力耳、且聞古人不念舊惡、何足深尤、彼今爲吾鎭撫北陸、其功不可不賞、治長又從公於關原有功、遂皆賜封土云、藩翰譜

台德公

台德公爲世子、井伊直政屬心尾張侯忠吉、而公毫不介意、待直政甚厚、及其死、深悼惜焉。關原大全

同上

公嘗曰、用人勿以過失棄之、宜許其自新、今日作惡、明日遷善、宜以善人待之、不宜責其舊惡也、故公之於人、雖有過失、有善必賞。三河之物語

有德公

有德公喜怒不形於面、有章公薨、幕府命召公、直繼大統、公不復還邸、命其日上直者爲幕臣、別不召一臣、不取一物、其在藩也、有大屋武右衛門者、頗得寵眷、然以不當上直、又不能從、衆皆以爲彼必被召命、而終不召、其公平蓋如此。備忘錄

公平下 列藩二條

藤堂少將

朝鮮之役、藤堂少將高虎與加藤嘉明爭功、不相能、其後蒲生秀行卒、弟忠鄕徙封伊豫、大猷公召高虎曰、會津襟要之地、吾將以授卿、高虎曰、臣老矣、不足以鎭邊陲、敢辭、公問誰可者、高虎以嘉明答、公曰、卿與彼有隙、何以推轂之、高虎曰、今日之事、國之大事也、臣豈敢以私怨沮大事哉、公大悅、乃封嘉明於會津、告以高虎言、嘉明感泣、與高虎交驩如初。窓能須佐美

井伊侍從

井伊侍從直滋中將直孝長子、少時中將問、吾欲使人傳汝於群臣中、有稱意者乎、對曰、某以長子繼家、一藩執非吾臣、今簡吾所愛而用之、則不用者以爲我輩不稱意、各懷觖望、不肯勵職事、某不敢簡擇、唯大人之命、中將感其有識。明良洪範、名賢言行略

君道

節儉上 皇室六條

衣足以煖、不必求錦綉、食足以飽、不必求珍美、宮室足以居、不必求雕飾、輿馬足以行、不必求騕褭、人君苟如此、則財用必足、財用足則賦歛必輕、賦歛輕則百姓必富、百姓富則國家必安矣、人君不儉、則珍羞滿案、錦綉被堂、游觀臺池、窮極靡麗、加之盤游無度、田獵不時、則財用不得不乏、賦歛不得不重、百姓不得不窮、國家不得不傾矣、古者聖王迭興、崇儉禁侈、以身化之、故仁德帝都攝津、宮室弗堊、梁楹弗飾、衣履不弊則不更、稱爲聖帝、天智帝作行宮於朝倉、材木不斲、務從質朴、時人稱曰木丸殿、後三條帝尙儉、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以充御膳、而三帝皆爲中興之明主、白河帝造離宮於鳥羽、課天下徭役、穿池築山、宏敞鉅麗、究極工巧、王室之所以衰也、德川公天資節儉、其在參河也、常食麥飯、儉德如此、其興也勃焉、子孫雖支藩、皆能守其成規、有德公亦常尙節儉、出有容色者五十人、皆嫁於人、行節儉、自宮壼始、實盛德之

仁德帝　天智帝

事、是德川氏之所以永保天命、德川公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常以奢侈爲戒、然德川氏之亡、未必不基於此矣、然則儉之與侈、國家興壞之所判、異邦之制作、奇技淫巧者有刑禁、奢侈之原、以敎儉於民也、語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信其然矣、作節儉篇、

仁德帝已即位、都攝津難波、謂之高津宮、宮室弗堊、梁楹弗飾、務從節儉、黼衣絓履不弊盡不更爲、溫飯煖羹不餒不之易、小心約志、以從事無爲、日本紀

齊明帝七年、時天智帝爲皇太子、從帝在筑紫、造宮於朝倉山、材木不斲、務從質樸、時人謂之黑木御所、又號木丸

醍醐帝　後三條帝

殿、親製朝倉木丸殿歌、後世以爲神樂曲、塚塵愚按抄

醍醐帝延喜中新立格制、而風俗奢侈、犯禁者衆、帝患之、一日藤原時平盛飾而入、帝見而大怒、使職事讓之曰、今者嚴立格制、左大臣身長百僚、首犯國禁、大臣擧動豈宜如此、時平惶懼歸第、屛居月餘、自是奢侈頓改、大鏡

後三條帝專尚儉素、御扇用檜柄藍紙、炙青魚頭塗胡椒以充御膳、古事談 其造圓宗寺、慮損國用、務從質朴、今鏡 後冷泉帝末年、風俗華侈、雖下吏車飾之以金、帝欲改其弊、古事談 即位初幸石淸水、都人士女出觀、鹵簿車有金飾者、帝爲駐鑾輿、命盡剔去、唯乳母所乘得請而僅免、後幸賀茂、

鳥羽帝　明日香親王　源右將

絕無金飾者、今鏡

鳥羽帝好修容儀、神皇正統記 然戒臣庶奢侈、嘗御鳥羽南院修法會、見童子服貼金衣、謂攝政忠通曰、美服朕所不喜、忠通請下檢非違使罪之、帝曰、釋之、勿問、第遍告群下、使知此意、台記

明日香親王嵯峨帝時、世漸趨奢麗、朝貴衣服華鮮、惟親王天資儉朴、獨無所競、夏日猶澣朝服者再三、或資駿馬、以充費用、續日本後紀

節儉中　幕府十條

源右將性尙節儉、嘗見藤原俊兼衣服鮮麗、戒之曰、汝有

東照公　東照公

材幹、盡守儉素、若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介冑武夫、不曉禮法、而其采邑之大、亦非汝之比、猶能儉薄自奉、多養士卒、志在建功、汝何爲乃爾、命取其刀、親截其裔、東鑑

東照公躬行節儉、常以奢侈爲戒、嘗曰、亡平氏者平氏也、亡鎌倉者鎌倉也、奢侈之弊若此、可不戒哉、武野燭談 一日有獻團扇者、飾以黃金、公覩之、瞿然變色、命使藏之、老談一言記

公子忠吉成童時、臨行陣、所著戰袍以金絲繡孔雀、公見而戒其奢侈、忠吉乃脫其袍、取其臣小笠原吉次所著布袍而服之、人見錄記 公老在駿河、近臣有著茶宇袴者、公大怒曰、今海內始定、民免塗炭、而著美服、以敎奢靡、此啓亂階、

也吒之使退。(故祕記)

同上

公馬房在藤森(京師)，經年破壞，加加瓜隼人請改造。公曰，屋漏繕之，壁穿補之。隼人曰，今上國豢馬，夏用蚊幮，冬用蒲團，公廐以藁蓆爲戶，陋亦甚矣。公曰，武家畜馬，尙實用，不必求觀美，以我家所養馬，較之彼養以蚊幮蒲團者，於馬無異，且其凌險阻，截河水，越溝池，不畏烈寒盛暑，比之於彼，孰強且健，汝決勿學上方風。(明良洪範)

同上

公在參州也，每夏食麥飯，近習盛粱飯於椀，蓋以麥。公却之曰，汝等不曉予意，當今戰爭未息，士民勞苦，不安寢食，予何心獨飽食乎，且以儉足用，不勞民以自豐。(武將感狀記)

大坂之役，公召廚人松下淨慶曰，此行所齎白粲五升，乾魚一尾，鰹糗一器，鹽鼓脯䐶之他，無所用，人皆服其儉素。(武家閑談　難波戰記)

大猷公

寬永中，大猷公修築牙城，已竣功，公召將作長謂之曰，殿尾宏麗太過，非所以示儉於天下也，其華飾處，宜速毀之，自今後勿得構造過華麗。其後公又面論之曰，祖宗以來世篤忠貞，至今弗懈，孤甚嘉焉，日數下教，戒奢侈，至今未革，宜各躬儉素，以率先士民。(昭代記)

同上

公狩于高田，歸途過番町，見衞士隊長加藤貝勝(大部左衞門)家鉅麗，令監察入其邸檢之，既還，召其部將水野元綱問之，元綱曰，貝勝家素饒，嘗有恩貸命，貝勝辭弗受，武備充足，稱其饒餘財修邸舍耳。乃置不譴，然令毀其室，更作朴陋舍。(昭代記)

同上

公下令禁奢侈，寬永末，一日臨酒井忠勝邸，途見卒二人被服大美，以其犯令，將誅之，以時屬歲首，特宥之，收其俸。又下令，申戒華麗，召大番書院番小姓番三部將及步士長小十人長，面諭之曰，嚮聞衞士漸貧，故加祿增俸，重之以賑貸，而尙流蕩侈，以至窮困，豈非將長訓督不嚴之所致乎，自今後如有不循令者，宜速上啓，又召監察，申令之，下令於朝士曰，凡從官者，勿怠，勿侈，奉身治家，宜務儉

素，衞士宴集，宜無過肴一品，菓三種，酒三爵，從隸人員宜如向所令，不得過多，勿佩長刀，勿美鹵簿，勿刀飾過文，服章不必止家章，屋舍溝造，凡百器備，以至妻子衣裳，勿華，勿麗，戍役京坂者，及歸雖親戚，莫須贈遺，勿履游觀之地，勿締交處士，勿無事放佚燕游，及遣諸市街，謂者數假貸，或增采加俸，今尙聞日倍貧困，無乃流于驕奢淫泆之所致乎，爲之將長者，宜悉心訓督。(昭代記)

常憲公

常憲公天和初謂執政曰，儉爲治之本也，不以身先，則下無化之，衣服務供粗苦，衣不弊不易，禁奴婢服䌷，又禁民間華飾，不得以綿繡爲衣裳，不得以金銀爲消。(人鑑錄)

有德公

有德公承統、歎前世華奢過度、每于田獵必服棉布、至裏脚皆然。（野史引翁草）

同上

享保中公欲減宮人、令擇宮人有姿容者、其父母聞之、竊謂其女當御被撰者有五十餘名。公曰、女官過多、吾欲減之、無容色者無爲人妻之望、而今罷之、彼必窮、有姿色者嫁人不難、所撰擇五十餘人、即命罷之。人感其盛德云。（備忘錄）

節儉下 列藩十七條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不居尚儉素、愛惜楮紙、退老後蔵簡牘封裏、無長短必接聯用之。歌詩起稿必用反故紙、灑水於席必拭之以布、不以紙。誡仕女勿多費紙、未能從、一日公謂之曰、觀製紙甚樂、蓋一寓目乎。皆喜欲往、乃遣仕女數十於松原村觀焉。架棚於川原、布蒯席、無障壁。時嚴冬、寒氣刺骨、製紙者皆赤脚入水操作、甚苦。仕女大駭、又不耐寒瘁、不能久觀、既還。公乃曰、製紙之勞乃爾、吾所以誡汝曹也。（名賢言行事略）

同上

公嚴禁府下奢靡、務從儉素。（義公行實）嘗語人曰、上自王公、下至士庶、宜約身節用。然天下承平日久、奢侈成俗、衣服刀劍凡百器用、競事侈靡、故財用匱乏、公私困弊、蓋由爲人君者不用心治道、徇其私欲、窮極侈靡。上之所好、下皆倣

之。國之所以窮、職是之由。此承平之弊也。昔漢文帝躬行節儉、家給人足、爲君者當以此爲法。（年山紀聞）

同上

尾州侯一日訪義公、還謂其臣菅野屋某曰、余今日訪水戸邸、主人引我其居室、我以爲必學唐樣、殫美麗、至則實出意料外、工作粗笨、且狹、觀其井格四壁、皆糊以反古紙。余曰、似過素朴、水戸侯曰、井格四壁等不生塵則足、僕戲自糊之。其所使令無一有姿色者、且其衣服麁野、汝等家婢恐美於彼、其遠色禁奢、實可感稱。（備忘錄）

德川納言

德川納言（治貞）爲人恭謙、尚儉、每朝飯限一菜、晩餐以燻豉鹽齏、而雖嚴寒不襲、日夜悉心國事。（翁草）初襲封也、謂老臣曰、凡饗膳之禮、各有家則、自今而後、唯藜湌乃足、饌器皆依舊莫改。其烟管以鐵作之。人或以爲銀、治貞曰、我用此器殆十七年、日夕琢磨、所以有此光澤。（德家手錄 話藻嚶草）居恒用棉被襖、老臣諫之、治貞曰、我非敢吝、欲養我性也。（野史引三省錄耳袋）

德川納言

納言專尚節儉、禁奢侈、一歲在國、見彥坂某烟袋以銀爲飾、曰、汝買之乎。曰、友人自東都至以爲贈。納言曰、華哉。其後納言購桐油紙烟袋、嘗往於野、腰之、召彥坂謂曰、此烟袋頃間所購、野外用之最爲便也。某知納言有所規諫、然慚愧。當時人多用銀烟管天鵝絨袋、納言嘗召寺嶋某、

曰、汝耆烟草乎、乃賜常所用烟管烟袋、袋乃用桐油紙、管造以眞鍮、鍮之曰、烟管貴輕、輕則不傷齒、油紙則貴不常乾、爲至便價廉易求、故則易購、汝輩宜倣之、由是家臣咸誡奢侈、尚節儉云、備忘錄

蜂須賀阿州

蜂須賀阿州家政年老、號蓬庵、臥病、其孫忠英一日候起居、親臥具甚陋、急命以絹帛作臥具進之、家政謝之、置諸床頭、老臣等來問病、乃指示臥具、曰、阿波守細心可喜焉、然阿州生、爲侯伯、與他人異、我等固生於卑賤、遂無被若臥具、天譴可畏、故置而不服也、是蓋訓儉於子孫也、備忘錄

堀左衛門

堀左衛門秀政、其弟多賀出雲、以事恨秀政、去北莊、秀政聞而憋之曰、彼恐餓死、出黃金十枚、馳人餞之、而秀政手自封皮、藏之於函、謂近侍曰、凡財貨方可用、黃金十枚不足惜、如無所用、此封皮亦不可濫費、汝等勿以爲吝、世以爲名言、備忘錄

井伊中將

浪華甲寅之役、井伊中將直孝候騎遇雨、衣服沾濕、脫其衣與之、而無他副衣、請安藤直次衣而服之、其節儉如此、常山紀談

人以是譏其吝、然至賞士視財貨若土芥、未嘗少吝惜、人不知其省浮費、故譏之云、厚德錄

同上

中將將就國、先是其老臣患家士奢侈、請下令禁止、中將曰、我尚儉節用、以率群下、然人心各異、不可得一、今一切

禁之、得罪者必多、夫法不欲煩、煩則難守、千百之中必採其要、使人易守、至禁奢侈、我當以身先之、於是躬服綿襖、又召從者、賜以綿服、曰、昔在亂世、身擐甲冑、不得緩服、今海內承平、宜服此以息其勞、及入藩國中之士皆出迎於道、衣服極華、見中將及從士皆服綿襖、皆慚愧、由此奢侈之俗頓革、東照宮遺訓附錄武野燭談

同上

中將嘗寢疾、召一醫、室中竹簀翦莚、四壁糊以故紙、衾褥弊陋、醫以爲太儉規之曰、方今諸侯留心攝生者、席下列板二重、實以穀殼、惟公竹簀寒濕易犯、豈攝養之道哉、且衾褥甚陋、雖陪臣未如是之觕也、中將笑曰、汝刀匙則精矣、而未精於武也、夫帥師用兵、櫛風沐雨、假臥草野陣營之間、安得列板二重、實以穀殼、吾聞治不忘亂、方今天下無事、然安知無叛逆之臣、一旦攘臂而起邪、故吾之所以尚儉甘淡者、將以勞動四肢、爲國家致力於戰陣也、昧者不察、乃謂以三十萬石之封、而儉薄如此、殊不得體、顧不繆乎、武弁之徒當尚儉省費、多儲戎具、若用錦綺製臥具、是特娼妓之事耳、後醫復至、時方隆暑、中將導之行堂廡、取涼、每堂曝甲冑鞍鐙旌旗兵仗之屬、盈席溢架、不知幾千百、偉麗奪目、醫大驚曰、盛哉戎具、某入侯門多矣、未見如是之夥且麗者也、中將謔之曰、此乃娼妓之臥具也、明良

（洪範實行事略）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常著布袴、衣服雖垢不易、老臣池田大學嘗佩角袋、以珊瑚爲懸錘、少將見不悅、居數日、少將親製角袋、以無患子爲懸錘、賜大學曰、此我之所自製也、故以與卿、其後大學不敢佩珊瑚角袋、（鳩巢小說）

初少將祖輝政領播淡二洲、食封凡百萬石、自奉甚薄、後房僅三十人、一歲之費不過三萬石、其佗一供軍國之用、（備審典錄）少將節儉、蓋其家法也、

阿部侍從

阿部侍從（忠秋）老後其居室廣才八席、其次室亦八席、席用琉球筵、如其袪褊上下、以竹挾之、糊以反古紙、不用裝飾、其子正能（播磨守）曰、八萬石自有格式、願新造居室、侍從曰、此實可喜、然吾家本三河農民也、至吾祖豫州始領千石、吾父備州領五千石、我則九歲奉職、賜米二百苞、而被大恩、竟至列侯、人無忘其本爲善、且致仕後與死同、何事華麗、正能曰、老中來訪、或設茶筵、則設美室、侍從曰、否否、容膝則足矣、若有餘財、則與之家士、終不聽、（備忘錄）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清儉寡欲、質素卑物、飲食殺薄、未嘗重味、棉紬爲衣、垢則澣濯、居所儉陋如布衣、篠倉有憩息之館、少將謂身倦足疲、藉草而息、何用此館爲、命毀之、治城西南有三層樓、亦廢之、有別墅在水前寺村、林泉之勝尤爲幽絕、少將喜遊焉、而亭榭結構頗壯麗、少將亦命毀之、唯存小亭耳、東覲至醒井、宿於旅亭、亭頗卑陋、侍臣皆嗤之、少將聞之曰、衣支寒暑、食療飢餓、屋禦雨露、則足矣、此亭雖陋也、可謂多矣、（人鏡錄）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治憲）爲人恭儉、食不重味、常服綿衣、以身率下、憂國用不給、將下節儉之令、以爲封內之儉、宜自宮中始、於是先議減女官、而宮中仕女大半先太夫人之媵也、老臣難出之、彈正曰、吾意已決矣、乃歸尾張邸、告以其故、悉還之、僅留九人、初彈正爲世子、衣食之費歲二百餘金、恒言、我他日或襲封、其費猶如今日、則庶得以救貧民乎、至是果如其言、是以數年之後、封內化之、儉政大行、（人鏡錄）

同上

世子治廣迎尾張公女爲夫人、先是米澤先侯迎尾張公女者凡三、時媵臣皆恃尾州强大、多耽奢侈、至此媵臣女傳皆與前時相反、執事恭謹、夫人亦恭遜無傲色、治廣初婚三日、服綿服入內、時夫人衣服鮮麗照座、見治廣綿衣、大愧、是後新作麁衣服之、當時米澤令士民服綿衣、君侯既已如此、故令行禁止、無一人犯法者、（南鍼漫錄）

毛利少將

毛利少將（齊廣）性尚節儉、侯座中夜燭、例用蠟燭、侯曰、用蠟燭無從換之、以油雖故紙、不敢妄費、其污處裁爲紙捻、白處別畜以供他日用、人或疑以爲吝嗇、侯著儉吝論、有言

牧野駿州　榊原遠州　德川烈公

曰、儉出於公心、吝出於私欲、世以爲格言、（見聞私記）

牧野駿州（忠敬）受家、時年十七、先是父祖皆極奢侈、加之以水旱、國用大窮、駿州深憂之、時老臣有貪者、褫職退之、躬親行節儉、服木綿衣、蔬食不食魚肉、不數年、國用稍足、士民悅服、無幾病卒、士民無不悲慕、（入鑑錄、備忘錄）

榊原遠州（政令）文化七年、承父政教後、時藩計匱乏、遠州謂有司曰、幸以祖先勳功、列侯伯、而藩計不立、一旦變起、座受恥辱、不特無面祖先、何以盡干城之職乎、擢任伊藤山川二賢臣、改革弊政、專主節儉、日夜勵政、自文化七年、至嘉永末、其法大行、封內臣民皆用綿服、吉凶會客、粗酒淡

菜、上下爲俗、侯以身率先、自奉如一小侯、文化八年始入封土、例用鹵簿諸具、下令一切廢止、鞋韈就封、道路愕然、遠州不以爲意、文房器具、不改作一物、常語左右曰、凡注心用物、雖粗物皆可珍、令行禁止、臣民畏怖、（新潟游乘）

德川烈公資性節儉、不喜華飾、初襲封時、上下恬熙奢侈成風、公首革驕奢之弊、崇尚儉素、禁門松、初午、端午等禮俗之過侈、又下令使家臣在國者、悉皆綿服、在邸者除詣營禮儀外、衣服務從儉薄、公亦除朝儀大禮外、澣衣蟲食、供賓客、不過鹽豉汁飯鷄卵羹、在國必賁布外被、伊賀袴、國人翕然化之、（烈公行狀）

皇朝金鑑卷之五終

皇朝金鑑卷六目次

君道

皇朝金鑑卷之六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君道

德量上 皇室二條

人君之所以容物應事者量也、量有大小、今夫池沼之與溪澗、淫霖連朝、則汎濫衍溢、決渠壞隄、是其所容之量固小也、若夫湖海、則百川日夜注之、而不盈、加之以淫雨長霖、而不溢不濫者、是其所容之量固大也、人君之量亦猶若此、今夫人臣進言、少觸其忌諱、則艴然而怒、不知其言可用、或淺智自用、少如其意、則志得氣滿、侈然自大、是皆其量之不大也、故人君之量、深沈寬洪、無物不容、犯之不校、淆之不濁、譬如湖海之包容無所不容、而後可以有為也、故古昔明王聖主、或曰濶達、或曰大度、皆言其量之絕人也、武烈帝之崩、諸大臣議、迎男大迹王、於越前、王居止從容儼如帝座、及其上劍璽、辭讓數四、可謂有帝王之量、時康王雖未及帝之量、抑亦其次也、豐太閤之祿中村忠總、台德公之宥車善七、其偉度皆足以服人、若夫源與州之殺千任、源右將之殺廣常、皆不免褊狹忌刻之誚、可以

為鑑矣、作德量篇、

繼體帝

繼體帝應神帝六世孫也、稱男大迹王、武烈帝崩無嗣、大連大伴金村議、迎倭彥王於丹波、王望見衆來、惶懼逃走、於是金村與大連物部麤鹿火大臣許勢男人定議、立男大迹王、王幼失父、從母在越前高向、及長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於是羣臣持節備法駕、迎王、前驅俄至、王踞胡床、不動、侍臣齊列、儼如帝座、節持使視其尊嚴、意甚嚮之、王未就道、會河內馬飼荒籠密遣使、告群臣推戴之意、王意乃決、發至樟日宮、金村跪上劍璽符、王辭讓數四、金村伏地固請、王許之、乃即位、日本紀

光孝帝

光孝帝仁明帝皇子、初稱時康親王、好讀書、寬厚愛人、三代實錄 嘗赴藤原良房大饗、奉膳者遺尊者雉足、遽取親王羞供之、親王神色不變、滅燭掩跡、藤原基經適見之、深服其雅量、大鏡 基經將行廢立、詣其第通謁、久之出見、被服雅素徐曰、何故見過、基經以為有人君度、古經物語參取古事談 遂廢陽成帝、擁立親王、以即天皇位、三代實錄

德量中 幕府十七條

源右將

源右大將石橋之役、遣使、召平廣常、廣常觀望成敗、不至、既而軍敗、奔於上總、復遣人、召廣常、廣常辭以徵兵未集、聞千葉常胤應右大將、始以兵二萬餘來會、右大將讓其

豐臣公

遲緩、不即召見、使人傳命曰、當在後軍以待吾令、廣常退而歎曰、佐殿流人、從兵單寡、吾以大兵來會、此常人所深喜、而責讓乃爾、眞有人君之量也、遂傾心歎附、東鑑

同上

豐臣關白爲織田右府使於荒木村重、村重饗之、其臣河原林治冬請殺關白、村重不可、告之關白、關白曰、壯士也、召而觴之、且脫腰刀而與焉、村重曰、子唯一刀奈之何、曰、吾非以刀劍仕織田氏者也、一坐服其膽勇、日本智囊

關白討明智光秀平之、長束正家請鋼遺臣、關白曰、大憝已戮、脅從莫問、若此徒奔竄無所容匿、則群起爲盜、是亦更生一光秀也、乃令四方曰、明智氏遺臣欲出仕者不追咎前惡、舍匿者無罪、日本智囊

豐臣公

慶長元年七月、地大震、伏見殿閣多壞、德川公遽登城、關白出在庭、乃偕公參內、步而出、天未明、關白無一人從者、井伊直政本多忠勝等爲扈從、至稻荷祠側、忠勝數擊德川公袖、公佯爲不知、關白曰、頃步希覺刀之重、乃囑公使家人持之、公自執之、關白顧辭曰、授之家臣、公乃授之直政、既而參內候起居、退出、召忠勝曰、內府天下良將、無草卒之舉、吾能知之、汝忠勇過人、欲使汝執予刀、內府卻授之直政、顧汝定覺齒痒、汝眞膽小、言畢啞然、忠勝跼蹐曰、卑語云、蟹有甲然穿穴、是之謂也、備忘錄

德川公

天正初、東照公在濱松、聞武田氏卒、深痛惜焉、曰、信玄之於兵法、古今難多得、且我自少時、常師其軍律、今與之絕交、雖不遣一使以弔其死、豈聞隣國名將之死爲喜耶、吾諸士宜體是意、岩淵夜話別集

同上

小田原之役、公偕織田信雄候太閤陣營、又偕退至廊下、時太閤揮十字槍、脫鞘追呼曰、德川殿、德川殿、德川公自如、無驚駭色、移左手刀於右、而跪坐、太閤直至其前、笑倒鋒刃、授槍鐔於公曰、此予所愛、今以與卿、公拜謝、近臣持鞘來收之、以至玄關、授之公臣、時信雄視太閤來追、疾走退去、備忘錄

德川公

大阪已敗、黨與多逃、東照公皆宥之、下令諸侯曰、若欲祿之則祿焉、於是皆悅而出仕云、明良洪範

同上

山岡道阿彌嘗白公曰、凡治天下者、宜遺名後世、太閤建大佛殿於京、其名萬世不朽、公曰、然、大佛殿當傳後世、實爲太閤名譽、予則異焉、予唯建不治天下良法、予雖死、可使萬民安其堵、是其所日夜殫念慮、其功德顧當勝造幾箇大佛殿也、備忘錄

同上

公嘗語人曰、予得治天下、武田信玄石田三成二人之功爲最、其故何、弓箭之法、予專師信玄、又欲握天下權、不能自予開釁、而三成謀亂起兵、故予誅渠、天下自歸、予然則

爲此二人薦冥福可也。言畢啞然。（備忘錄）

同上

元和二年公病革，召列侯諸將謂曰：予命在旦夕，雖然將軍秀忠已執大政，予無復可憂者。若將軍所爲違道忤理，則汝等代之執天下之權。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予復何恨。汝等就國待將軍之命。各賜遺物。侯伯皆垂泣而退。（續武家閑談　武林隱見錄）

台德公

台德公自初德量絕人。十三時使人讀書而聽之。俄有牛自外突入，戶障盡倒，拉然有聲。近侍之士皆錯愕失措。公神色恬然。公每歸藥以足爲節。是時從容擊節不異平常。小幡景憲眷語人曰：如公之德度，雖列祖殆無尚焉。（元和小說）

同上

公嘗觀猿樂，適地大震，陪侍者皆駭散。公儼然不動。尾張侯白公曰：殿屋將傾，宜早避之。公曰：屋壁未隳，何至傾倒。從容談話，神色自若。人皆服公之雅度。（武家閑談）

大猷公

大猷公嘗集古人眞跡，海內名筆蒐輯殆無遺。在南北朝所謂和歌四傑之一，闕吉田兼好，於是搜尋不措。既而聞高野山寺叢之，問之果然。寺僧乃持數紙至，欲以射大利。公皆復之。其輯錄中至兼好部空其地，票曰：在高野。且曰：在海內者皆我所有，何論內外，在彼猶在我也。（備忘錄）

文昭公

文昭公在甲府時罹病，病日深，官醫診脈，公必若稼。時造江法眼奉藥無驗，病彌留，法眼不爲意。戶田大炊頭大憂之，招奥山法印診脈，以謂病不輕。將軍亦遣曲直瀨法印觀病，二法印所觀皆同。將軍乃命奥山法印奉藥，藥果有驗，不日平愈。人皆譏造江法眼，而公用法眼不少衰。或以爲言，公曰：用法印藥病愈，不可以病法眼。用法印藥不愈者，法眼療之者有之。以一失棄其人，則是無醫也。且予疏之，必取汚名，故用之如故。彼業亦不必廢，加之官醫也，不可不加意焉。（備忘錄）

文昭公

公已繼統，時人或作無名書，或作狂歌，誹謗大政。有司以謂置而不問，恐人心動搖，請禁之。公曰：予所見異於此。此善事也。上有不善，下不能直言，故作無名書，無所忌憚，不論善惡，下情上達，不善者舍之，善者取用之，吾益也。汝等聞下民言，可能致心於此。至如無名書，予亦欲見之，勿有所隱焉。（備忘錄）

有德公

有德公在紀州時，一日放鷹於郊，誤墜道旁糞桶中，一身皆蒙不潔，人人大驚。公命召其主翁，左右謂彼必死。主翁亦震懼出謁。公徐曰：汝爲耕業貯溜，予誤墜之，幸恕焉。即脫所服衣刀賜之。（備忘錄）

同上

公爲人寬仁，嘗放鷹獲禽，遣使賜之松平輝貞。輝貞不悅曰：臣受常憲公大恩，於今不忘，守當時法令，禽鳥不敢入吾門。臣雖被嚴譴，不敢拜此賜。使人歸報，竊以爲公必激

有德公

怒、輝貞得罪、公聞之、笑曰、輝貞可謂愨實之士、又遣使更賜鯟鱟魚、曰、他臣賜以禽、故以之賜汝也、輝貞乃喜拜賜、是後公賜他臣以禽鳥、輝貞例賜鯟鱟云、常憲公時、殺生之禁最嚴、輝貞終身守其令、不敢失墜云、明君享保錄

公嘗聞成瀨正太正筆人家有名畫、遣醫員丸山昌貞、取其畫來、公見而愛之、親自臨摹數過、而後返之、昌貞具語公所賞、正太乃因昌貞請曰、與此畫藏在臣家、不若在公家、願竟獻之、公欣然曰、彼志可嘉、雖然彼誤矣、凡名器者以長傳於其家爲善、且吾若欲再見、即復取來、與吾器何異、汝善語之、正太聞而大慚、論者曰、唐太宗奪僧辨才蘭亭帖、豐太閤取大友宗麟名劍骨啄、皆遠不相及云、人見泰夕輯

德量下 列藩廿四條

楠中將

楠中將正成從者有過、未嘗說其舊惡、不亦出不遜言、其人向時有稱譽、乃縷縷說其善事、而曰、予爲此故命汝以此事、今有此過失、何不似往時所爲乎、自今之後、勿爲如此事、由其罪輕重、或不見之十日、或二十日、重至百日、人皆感其慈仁、且大悔其非、又無再過者、而無恨中將者、中將又恒言、爲人君者縱有憤怒、勿出惡言、焉備忘錄

毛利奧州

毛利奧州元就攻尼子氏七年、有久間谷某者、欲刺奧州、僞託不平、去尼子氏、抵吉田、因人求仕、近臣告之奧州、奧州一日召尼子浪士三人、此日老臣等侍左右、威儀儼然、久間谷初決意刺奧州、至此不能發而退、奧州召近臣曰、久間谷有逆心、急捕縛按之、久間谷臨縛曰、欲殺奧州報尼子家厚恩、及入見威儀儼然、心爲之懾、不能發而止、請速剄僕頭、奧州聞之曰、實勇士也、乃宥之、備忘錄

上杉彈正

武田信州信玄與上杉彈正謙信數戰、信州常不得志、於是咒咀彈正、以祈其死、其後彈正抵信州戶隱山、見其文笑曰、武門之大恥也、謂祠官曰、汝以爲而家寶、武家閑談

同上

信州之卒也、甲人秘喪、世無知之者、北條氏政遣使報之於越後、彈正時方食、立投筯吐哺、流涕曰、惜哉失良將、關東從是無復弓馬棟梁、武家閑談常山紀談我邦謂主盟者爲棟梁○

同上

彈正臣有峯澤某者、得罪走越中、仕椎名氏、彈正出師於越、峯澤伏藪中、以銃擬彈正、彈正至、投銃而泣、彈正呼曰、峯澤無恙否、某曰、臣頑鈍以銃擬仁君智將、臣今悔之、臣向得罪於主公、今亦如此、臣罪大矣、疾刎臣頭、彈正笑曰、以吾爲智爲仁、吾豈敢當之、汝速歸善事汝主、其後某遂歸越後爲農夫云、常山紀談

同上

武田信州領國無海、仰鹽於他國、今川氏與北條氏合心、命禁販鹽於甲州、甲人大苦、彈正聞之、嘆曰、北條今川不

能以武爭、止販鹽以窮人、可卑之甚也、縱與信玄爲敵讐、其人民何辜、乃贈書於信州曰、僕與足下所爭者、弓箭也、北條今川所爲、僕所深惛、自今運北國鹽、君隨意爲交易、又命鹽商、平價勿貪利、於是從越後運鹽甲州、陸續不絕、甲人深服其義、備忘錄

上杉納言

天正中上杉納言景勝與羽柴筑州結好、羽柴氏北伐降佐佐成政、於越中、將左右三十人、詣越後落水城、自稱筑前守使者、城將須賀修理引之於客舍、使者曰、吾則羽柴筑前也、吾欲趨春日山面議事、汝爲吾導、修理曰、某雖不肖、請願聽命、主人輙安得相見、筑州曰、吾所議者非汝可與知也、然則馳人、於景勝、修理於是邀饗筑州於城中、馳使告納言、且曰、主公如欲殺筑州、不必用兵力、臣能辨之、景勝曰、彼執天下權、且在戰國之中、而今越險阻遠來者、蓋脩前好、且恃吾決無狡計也、今乘人之險、非吾平昔事武之志也、今日吾面與彼結和親、事若不濟、則他日以旗鼓從事耳、即與親臣十餘騎、詣落水城、見筑州議事、事畢、筑州即夜還越中、藩翰譜

瀧川一益

瀧川一益左近將監在長島城伊勢一日隱凡讀書、時雷大震、近臣驚惶失色、一益讀書不輟、擧止自若也、武家閑談

蒲生參議

伊達奧州政宗憤爲蒲生參議氏鄉所制、有清十郎者、世臣也、容貌秀麗、年劣十六、奧州授計、仕參議臣田丸中務、中務與參議爲親姻、若參議來訪伺間、刺之、居久之、清十郎贈書於父、其人至關、爲吏所捕、謀洩、乃囚清十郎、訴之關白秀吉、秀吉强使氏鄉與政宗媾和、參議乃出清十郎於獄、謂曰、吾誤繫義士於獄、以辱之、汝爲君捐命、其忠可賞、厚禮遣歸國、備忘錄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清正在大坂、朝以茶湯招福嶋正則、命近侍掃除茶亭、近侍少年輩戲擬茶湯會、後則爲戲謔、壞亭壁、清正來見大驚、問知出其過誤、無如之何、然正則當來、急以葭簾蔽之、既而正則來、見葭簾問之、肥州語以其故、言未終、正則曰、舍其奴乎、何不速斬殺、清正默然良久、曰、太夫殿武功拔衆、而毫無仁愛之心、任使之惡、爲日本第一也、少年輩縱有過誤、何足尤焉、若思爲子孫之謀、幸誡狂暴心焉、備忘錄

黒田筑州

關原之役、西軍已敗、或縛石田三成、至大津營、坐之營門、諸將過其前、福島正則曰、唱無益之亂、醜耻至於此、三成曰、唉不生擒爾者天也、正則嘿然、黒田筑州長政後至、下馬曰、足下不幸至於此、即脫所著短袍衣之而去、常山紀談 關原大全

松平薩州

關原之役松平薩州忠吉血戰得首級、東照公愛其英武、欲立爲嗣、召諸將議之、將佐皆屬心於薩州、盛稱其功、大久

紀南龍公

保忠隣獨爭之、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人皆謂藤州之不得爲嗣、由忠隣之言也、藤州聞之曰、吾於秀忠爲弟、且材智庸劣、不克負荷、忠隣之諫國家大計、眞忠臣也、其器重之、每至江府、必寓其家、不以往事爲纖介、人皆服藤州雅度、關原大全

慶安中由井正雪謀反也、執政藉賊黨、獲紀州南龍公書、大驚、伏甲士於城、召公示以其書、公徐覽之、從容曰、此國家之福也、方今主幼國疑、萬一賊僞作諸侯手書、則人心疑懼、處置太難、今乃擬吾書、此易辨耳、卿等若不釋然、於我、則我當納吾國以待命、天下無復可憂矣、喜見顏色、一

池田宰相

座歎伏、野史纂要

池田宰相輝政臣有八田豐後者、勇士也、其家傳名刀、宰相命獻之、不肯、宰相嘗被酒、召豐後、又命之、豐後曰、向數受命、然臣家世世所傳、欲以之報公知遇、故不能獻、宰相大怒、立欲取榻上薙刀、豐後捉扇、緊打輝政顏、退、近臣扣宰相曰、豐後則臣等誅之、及夜深酒醒、宰相召豐後、豐後以爲必見誅、及至召之於寢、謂曰、予酩酊欲誅汝、是予之誤也、汝必勿留於懷、豐後不覺垂淚而退、備忘

加藤侍從

加藤侍從嘉明生平好、蓄磁器、一日會客、近臣誤壞其寶器一枚、懼而請罪、嘉明曰、此失誤耳、何罪之有、命取其餘、悉

同上

碎之、謂左右曰、佗日每見此器、必謂某壞其一、此以器辱人也、自是不復蓄、近臣嘗燒火箸、植之爐、欲以試人、侍從適出、執之、徐撥灰作字、指盡爛、竟無所問、明良洪範

朝鮮之役、諸將會於名護屋、肥前時朝鮮縛虎至、繫以鐵索、力士數人自左右持之、虎適奔逸、過諸將座中、諸將皆大驚、時侍從倚壁坐睡、徐曰、諸君有何故、驚擾敢然、雨夜燈

藤堂少將

藤堂少將高虎有其臣致仕之他邦者、乃召與茶若佩刀、謂之曰、子遊官若不如意、則復來歸、殊無怒色、有歸者復故秩、列臣籍、日本智囊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有新進士山田道悅者、一日謂少將曰、聞主公

不食蕗、有故否、少將曰、非別有意、道悅曰臣仄聞其有故、眞然否、少將曰、吾祖勝入公長久手戰、死於蕗圃、此戰非義戰、故心嫌焉、每見蕗心不釋然、道悅謹答曰、是主公大幸也、先公若戰死稻田、亦當不食米至餓死、少將言他事、無少怍色、備忘録

池田少將

少將嘗觀江戶、海上遇颶、船殆覆、船奉行岸藤右衛門變色、指使楫手、極苦、少將見之、曰、死生天也、已乘舟、縱遇覆沒、非人力所及、汝平心牽下、容色泰然、如平日、僅而得入兵庫港、烈公遺事

同上

少將在江戶、每迅雷必登城、問將軍安、一日大雷、少將登

城入門、從者四五人皆步、隔數步僕大還死、從者驚倒、少將自若呼起衆、衆於是得氣起、少將見僕死、曰可愍、又曰、覩予背、從者見之、衣囊爲雷火焦黑、（備忘錄）

松平越州

松平越州（定綱）爲桑名城主、時有吉村又右衞門者、初事福島正則、領一萬石、正則亡後、去爲浪人、常云予非一萬石、不仕、謂其下曰、若等暫苦辛待吾、已亦隱姓名、爲一諸侯門監、一日上直、越州過之、又右衞門主君與越州有姻、以故門監皆下拜、越州從輛中偵之、知爲又右衞門、恠之、竊問之果然、乃遣人欲聘之、又右衞門笑曰、越州侯劣、領十一萬石、焉得聘臣、臣非一萬石不肯仕、越州聞之曰、予可

以一萬石聘之、一萬石於予過分、然彼以一萬石軍賦從事、無不可、則聘之、又右衞門即召其手下、至弓銃器械戎馬具、無皆不具備、終以一萬石格、來仕云、（武林隱見錄）

伊達中將

伊達中將（吉村）爲人有雅度、在江戶邸、一日將登城、時刻稍後、近侍匆遽辨事、中將方食、近臣奉羹、誤覆汚禮服、恐伏待罪、中將容色自若曰、事遽、卻宜靜心、是在平日修養、匆卒取辨、必誤事也、徐更朝服出、（備忘錄）

酒井備州

酒井備州（忠利）爲川越城主、（武藏）其邑有備後村、其里正世稱備後、備州家臣命之更名、里正不肯、已而備州巡行封內、召見里正、親謂曰、汝名與吾同、宜改之、里正曰、異哉君之言、臣納租稅、未嘗後於期、服役就事、未嘗不先於衆、而今有何罪、褫臣名、且臣家世稱備後、公則不然、公宜改名、備州聞之笑曰、善、汝則此邑之備後也、我則酒井備後也、本自有別、各不必改、東照公聞之、大稱備州智而有仁云、（武野燭談）

板倉內膳

板倉內膳（重矩）有累世所傳寶弓、常置之坐隅、一日童豎觸其亡、空引數次、弓忽壞、童豎因室老請罪、室老曰、此主公累世之寶器、今汝壞之、必觸盛怒、乃令屏居待罪、及還室老伺閒、言之內膳、神色不異、召童豎、徐言曰、吾愛此弓、常係不虞、方一旦有事、而壞損、必瀕危難、今汝空引乃折、此吾之幸也、釋而弗問、其性度如此、（武野燭談、故諺記）

松平泉州

淺野長矩傷吉良義央於殿中也、侯伯驚擾起坐、松平泉州（乘邑）時年纔成童、聞變自若、曰諸君各宜就列、以備不虞也、今臨變驚擾、何以備警衞矣、（窓能須佐美）

松平肥州

松平肥州（正容、會津舘主）貞享中賜邸第於下馬牌側、往年酒井忠清父祖三世居焉者、天和中堀田筑州亦居之、邸角造倉庫、肥州及居此、毀之、作屋舍或屏障、中設馬埒、其所在假山園池、皆悉壞毀、其所聚奇石佳木、投之於池、以爲平地、近臣諫曰、與以奇石佳木埋池、不如以賜人、正容曰、此邸固非常人居、而使人謂天下執政而留心於木石、固無謂也、今唯埋存於此、不損古人志、我志亦得立矣、（備忘錄）

毛利主水（師就）嘗在營中、水野正通（隼人正）喪心、挺刀擊師就、師就拒以刀室、時監察長田某、自後來抱正通止之、師就謂監察曰、隼人正吾素無一面之識、而有斯擧、蓋喪心之所致、故僕刀不脫鞘、幸輕其罪、師就時年財十五、人皆賞其沈靜有慮、（備忘錄）

戸川肥州（達安）臣杉山某、訴肥州惡事十三條、於幕府、坐誣罔、命賜肥州、老臣請刎之、肥州曰、何須殺、命追之、諸臣皆切齒、其後某仕池田忠雄、爲行人、至肥州家、諸臣皆曰、僕人來、人人睨視、肥州無少慍色、引見曰、不相見久、今仕池田家、他日見宮內少輔（忠雄）當爲汝地、某不堪感激、哽咽流涕曰、世世拜戴大恩、不敢失墜、及退、肥州謂左右曰、若向殺彼、彼何知己註誤矣、意色欣然、（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六終

皇朝金鑑卷七目次

君道

剛明上 皇室十四條

皇朝金鑑卷之七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手塚德進　校

君道

剛明上 皇室十四條

人主之患常在不明、既明則患在不剛、明則無不照、剛則必能斷、既明且斷、則君子有所容、小人有所憚、若夫明小數而暗於宏圖者、不可謂之明、人主之明在知賢材、而任之、知不肖而黜之、人君之斷、非剛戾自用之謂、唯在知君子小人之別、斷之不疑焉、人主苟不明且斷、則小人讒毀無所不至、以忠爲姦、指正爲邪、人主一爲之所惑、則小人得志、君子擯斥、國之危亡隨之、或知其忠、不能用、識其姦、不能黜、君子與小人相讎、君子必爲小人所傾、終至危國家、雄略帝師心暴行、斷則有之、明則未也、然臨崩顧命凛然、付託得人、不失、遂爲剛明之主、桓武帝遣古佐美征蝦夷、彼僞奏大捷、帝千里察其僞、擧田村麿、以致平定之功、可謂明而能斷矣、後三條帝痛抑相權、綱憲再張、其剛斷嚴明、桓武而下不多見也、彼賴通則帝所廢黜、而其崩也至發痛嘆、帝之大德亦可推而知矣、醍醐帝察婦人哭聲、

雄略帝

其明如神、不能察時平之讒、是其明有所未盡、一條帝能知以言之賢、然爲道長所沮、不能用之、是其剛有所未足、後醍醐帝臨危疑之地、少不自屈、必具袞衣法駕、可謂剛矣、賊請神器、帝勅之曰、唯有寶劍、欲強得之、朕將先親用之、何其剛而且明也、然及其反闕、中宮用事、不知之禁、倭臣在側、不知之去、是剛明有所未盡也、故人主明而無剛則不能斷、剛而不明則其弊爲暴、嗚呼是人主之所以尙剛明也、作剛明篇、剛而不明則爲逆德、故此篇屬剛者稍少、屬明者居多

雄略帝病大漸、遺詔大連大伴室屋東漢掬曰、朕欲寧區夏、所以小心厲己、日愼一日、臣連伴造國郡諸司義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臣連智力、內外歡心、欲令普天之下永保其業、不意遘疾彌留、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乎、今年踰若干、不復稱夭、筋力精神、一時勞竭、止欲安養百姓、所以致此、凡生子孫、誰不屬念、旣爲天下事須割情、今星川王心懷悖惡、行闕友于、古人有言、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縱使星川得志、必當憯辱遍於臣連、酷毒流於民庶、此雖朕家事、理不容隱、皇太子地居上嗣、仁孝著聞、察其行業、堪成朕志、卿等奉之、共治天下、朕復何恨、帝崩、星川皇子果謀不軌、據大藏、鎖外門、擅用官物、室屋謂掬曰、果如遺詔、乃發兵圍大藏、縱火燒殺星川皇子、其黨皆伏誅、日本紀

光仁帝

光仁帝天資寬仁敦厚、天平勝寶已來、國家無儲貳、人疑彼此、罪廢者多、帝深慮橫禍、縱酒自晦、故數免害、稱德帝崩、藤原百川定策禁中、爰立卽位云、續日本紀

桓武帝

桓武帝延曆中、蝦夷大亂、帝以紀古佐美爲征東大將軍、征之、久之無功、帝數敕督責之、古佐美僞告大捷、帝敕曰、得今月十日奏俑、所謂膽澤者水陸萬頃、蝦虜所聚、大兵一臨、忽作荒墟、餘燼假息、危如朝露、至如軍船解纜、舳艫百里、天兵所加、前無強敵、海浦窟宅、無復人煙、山谷巢穴、唯見鬼火、不勝慶快、飛驛上奏、而撿先後奏狀、斬賊未滿百級、死傷殆三千、以是言之、何足慶狀、夫大軍將還、兇賊攻後、非唯一度、而云大兵一臨、忽作荒墟、量度事勢、有似虛飾、眞枚墨繩等不親督兵、遣裨將於河東、軍敗而逃、溺死一千餘人、而云一時凌渡、且戰且焚、搜賊巢穴、還保本營、是溺死之軍、舍而不論、唯征東副使多治比濱成等討賊、略地比他差勝、今日天兵所加、前無強敵、山谷巢穴、唯見鬼火、浮詞夸言、良爲過實、凡獻凱表者、應在平賊立功之後、今未究其窟穴、殲其種類、而馳驛稱慶、將軍獨無愧乎、詔古佐美等遂歸京師、帝命勘問逗撓之罪、古佐美等承伏、帝敕曰、古佐美不究賊地、敗軍費糧、當據法窮治、顧之

嘗有勤勞、故一切不問、其後帝遂擧大伴弟麻呂、坂上田村麻呂、征蝦夷、以致平定之功云（續日本紀）

醍醐帝

醍醐帝延喜中、嘗夜遙聞哭聲、令藏人覓之、藏人還報曰、九條堀川民家有婦人號哭、帝曰捕其婦來、藏人往問其婦、婦曰吾夫爲盜所殺、號哭益甚、藏人不敢違詔、捕之而至、帝曰彼哭聲非眞、得無奸詐乎、令撿非違使考問、果與惡少謀、殺其夫者也、乃遣人捕惡少、皆下獄、聞者驚服（今昔物語）

村上帝

村上帝天資明敏、留意政事、一日召賤吏老者、密問曰當今與延喜之時得失如何、吏曰無異、帝切問再三、吏曰賤

愚下吏何知、唯覺主殿寮多費燎燭、率分堂生草耳、蓋謂劇務至夜、租入少輸也、帝悟、自是益加勉勵（著聞集）後世言治者、必稱延喜天曆云（大鏡）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爲東宮、尙方有劒名壺切、必傳東宮、及帝爲皇太弟、關白賴通不肯上、曰縱雖正位靑闈、自非藤氏出則不可得、帝聞之曰、一劒何用、我不欲焉（江談鈔）帝在儲位二十餘年、見藤原氏擅權、心甚不平、又數緣事積怨賴通、而含忍不發、及卽位、痛抑其權、奪之政柄、賴通退居宇治、憚帝威嚴、斂藏蹤跡、藤原敎通雖居台輔、備員而已（參取榮花物語）（愚管鈔）一條帝以來政歸相門、朝憲稍弛、（續往生傳）帝剛健嚴明、

不受牽制（榮華物語）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模大定、（續往生傳）公道是從、請託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太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寰下肅然（榮華物語）帝欲傳位東宮、居院決政、然去位未幾而崩（愚管鈔）賴通嘆曰、帝而早崩、邦家不幸莫甚於斯（古事談）（續往生傳）大江匡房謂、敎化被世、可比隆於承和延喜也（續往生傳）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出幸笠置、六波羅兵攻陷行在、奉帝幸平等院、大佛貞直等請傳神器于新主、帝使藤原藤房傳旨曰、神器授受之嚴、實爲天位之信、未聞付之賊臣、傳之新主、且神璽棄之笠置、神鏡遺山中、獨携寶劒者、萬一賊徒觸近、

朕將伏之、賊畏而止、賊又請幸六波羅、帝曰必備鹵簿儀仗、然後發、乃具袞衣儀仗如儀、逗留三日、遂幸六波羅、御南方淨席、擬石灰壇、日拜太神宮、如在位時、既而復請傳神器、乃授以新器（太平記）

後醍醐帝

延元四年秋帝病大漸、口敕妻子珍寶及王位及命終時不隨者若彼穆公殉三良、始皇藏寶玉、素所不取、但逆賊不平、四海未安、惟此爲恨、太子卽位、其任賢使能、錄義貞義助之功、務成恢復、以稱朕志、朕身雖瘞南山、而神常望北闕、若有墜命者、子匪繼體、臣乖盡忠、言訖、左把法華經、右按劍以崩（太平記）

後龜山帝

後龜山帝幼時、嘗觀放鷹於桑摘川、有巨石上生松、顧侍臣曰、持來將以獻父君、而不知其不可動、侍臣唯唯、及還宮曰、向所命石盡持來、泣讓侍臣、侍臣采一小石、著以松枝、舁至、若不任重、進之、帝曰、非是、侍臣誑曰、向擔此來、道隘不能行、有修驗者過、咒之石忽變小、臣復請再咒如舊爲大石、修驗者曰、前路猶隘石大難通、臣然其言、持至也、帝色解曰、憾不復命修驗者咒以小汝大虛言也、衆皆服其慧。（吉野拾遺）

菟道稚郎子

菟道稚郎子好讀書、爲應神天皇太子、帝二十八年高麗上表曰、高麗王教日本國、太子讀之大怒、召使者責其無禮、面裂棄表文。（日本紀）

聖德太子

聖德太子廐戶生而能言、有聖智。（日本紀）年數歲、與諸皇子集於宮中相戲、口鬪、帝聞、取笞、而起、諸皇子皆走避、太子獨袒而進、帝曰、汝何爾耶、對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穴而藏、所以進受笞也、帝異之、稍長好讀書、性最聰敏、兼聽十人訴事、略無違錯。（太子傳略・太子傳補闕記）

皇太子恒貞

皇太子恒貞（淳和皇子）幼岐嶷、帝聞其好音、召令彈琴、因親授羽調易水曲、太子學畢、請問其所起、帝曰、昔者荊軻爲燕太子丹謀、欲刺始皇、太子丹餞於易水、軻羽聲歌曰、壯士往兮不返、匕首振兮染鍔、慷慨感激、怒髮指冠、就車而去、無復反顧、事竟不成、軻死、後人寫之七絃、乃此曲也、太子曰、此非正聲、臣不欲學、帝悅、貽書淳和帝曰、親王非唯知音、亦能知言。（恒貞傳）

源光

源光仁明帝皇子也、五條道祖神祠有大柹樹、時人訛言有佛現樹上、放光雨寶華、舉都集拜、光聞之謂必妖魅所爲、乃往樹下、睥人仰視移時、不瞬、佛忽變爲大鵄而墮、人服其明決。（今昔物語）

皇太子恒良

皇太子恒良延元初、後醍醐帝自延暦寺還京師、使太子赴越前、經略北國、新田義貞總軍事、據金碕城、兵食不繼、敵勢日熾、衆勸義貞赴杣山、收兵爲後援、未至城陷、太子

被執、足利高經檢覩首級、惟有新田義顯里見義氏首、高經問太子、以義貞義助等存亡、太子意謂若以實告之、則彼必急攻杣山、乃紿曰、聞昨日薄暮兄弟自殺、從者火屍、營中、高經信之曰、杣山無勁敵、彼自出降、不須勞師、使兵士護送太子於京師、尋與成良親王共幽一室、三年春、義貞義助出杣山、連拔數城、兵勢大振、尊氏直義大怒曰、是信東宮之言、而緩杣山之故也、乃命粟飯原氏光酖焉、氏光齎藥、謁曰、太子幽鬱恐生病、直義使臣獻藥、乃留一裹而還、成良曰、無病進藥、是愛我也、焉有愛人而幽閉一室者乎、是必毒藥也、將擲之地、太子曰、尊氏直義慘虐爲性、

縱不飲此藥、無免死、死之理矣、與被鑕一室、不見天日、孰若早取死也、於是借成晨、飲藥而薨、太子時年十五、（太平記）

闕明中（幕府四十一條）

源右將

源右將起兵、次武藏長井渡、畠山重忠帥衆來降、右將讓曰、汝父在京、汝亦擊我兵於小坪、今何爲來降、汝又用我家白旗、降者固如是乎、重忠有辭、右將乃謂重忠曰、吾命汝先驅、掃平海內、因授藍皮以爲旗號、（源平盛衰記）謂三浦義澄曰、彼嘗抗我、我置而不問、所以招撫豪傑、卿等亦勿以父仇視（東鑑）衣笠之戰、義澄父義明爲重忠所攻殺、故賴朝戒敕義澄、共收其用云、

織田公

織田右府一日放鷹海東郡、有一老嫗哭路傍、問其故、對曰、妾家累世所傳田疇、爲里長被占奪、今既偪飢餓、右府歎曰、是乃我罪也、古語曰、凡民所以作姦邪竊盜者、生於不足、不足生於無度、無度則小者偷惰、大者侈靡、俱不知紀極也、召丹羽長秀、鞠治之、長秀往尋問故老、得其實、乃復其田疇、且併收里長田園、以賜之老嫗、以懲豪右兼並云、（野史引信長記）

豐臣公

豐臣關白初仕織田公、領長濱十萬石、公性吝、其滅敵國、爲封己子及寵臣也、關白夙察其機、白曰、臣無子、願養公子秀勝君爲子、讓臣封長濱、信長欣然曰、汝何如曰、若賜壟地西方二三國、不費時日、必致削平、公允之、（備忘錄）

同上

長曾我部元親謁關白于京師、昂然注目、不少轉視、其意有變則欲刺之、關白溫言待之、以故不發、既辭出、左右笑其不嫻禮節、關白曰、否、吾視渠眼光殊可畏也、（日本智囊）

同上

關白使侍臣講漢書、至酈生說封六國後、奮起曰、不解不解、及張良借箸止之、乃曰、當然當然、（日本智囊）

同上

關白伐薩、侍臣有品評扈從諸侯器局者、關白笑曰、汝輩所說、是小兒買瓜者也、徒擇大者耳、獨蒲生氏鄉能爲吾所爲、雖小諸侯甚可畏也、翌日憑高觀行軍、氏鄉軍容極嚴、鳴號駐軍、立便止、賓馬腳上阪者、左腳不及舉而止、關

白指示之曰、看佗馬腳、侍臣咸服、（日本智囊）

同上

關白將伐北條氏、東照公遣世子於京師、見關白、關白大喜、厚待之、曰、德川公誠實、今使幼兒來見、是賜俯好、實以爲質也、吾奚疑公、乃遣世子還駿府、公曰、關白不留我兒、是蓋欲東伐、借吾境內諸城也、即命掃除海道諸城、居三日、使者果至、如公所料、（武德編年）

同上

天正中、關白小田原之役、軍中流言、德川公及織田信雄通謀、城中將士皆危懼、關白乃從左右數人、直造二將營、燕飲談話、終日而還、訛言輒止、（太閤記　天正記）

同上

小田原之役、諸將皆謂氏政雖降、奧羽地曠人悍、加之伊

豐臣公

達氏屈強、彼必不服、已而政宗從百餘騎來謁、諸將皆大悦、關白不以爲意、即舍諸底倉山中人跡所不至、不許輙見、政宗危懼、已而使人讓後至之罪、且詰滅葦名氏之故、曰、悉獻汝所侵奪仙道之地、否則吾亡北條氏在近、移旆於奧羽、汝疾歸、以脩守備、政宗曰、死生唯命、况郡邑乎、即許執謁、政宗入見、時關白在石垣山、拉政宗臨瞰圍城中、指示諸將營陣處所、政宗讋服、出曰、關白大度、非人所及、竟遣歸、諸將皆聳肩曰、是縱虎於野也、關白笑曰、吾不血刃而取五十四郡、非汝等所知也、果如其言、武德編年

關白已創政宗仙道之地、政宗心不服、竊煽動奧人作亂、

同上

亂平、關白召政宗詰責焉、政宗有辭、關白置而不問、人或疑關白不明、關白謂人曰、我非不知政宗叛跡、顧吾將征三韓、膽勇如彼者、宜赦收其用也、且今殺彼、則島津毛利諸將必懷反仄、故不問其罪、以安遠人而已、武德編年

柳生但馬嘗以講劍法至京師、關白秀次召之、謂曰、聞汝徒手能犯白刃、今我欲見其技、但馬謹答曰、無刀手術、素非可傳習者、然若身無刀劍、勢不得不出徒手、故戲爲之耳、秀次卒挺刀斫但馬、但馬飜身進蹴秀次手、秀次失刀、但馬戴其手謝不敬、秀次大賞之、遂從受業、且遣木下半助具白太閤、請觀其技、太閤聞之、謂曰、秀次思慮果如汝

豐臣公

所言、何以得繼予業、夫如徒手犯白刃、爲天下將者、固無所用、且如此危事、非大將可爲者、予雖治天下、未嘗以予刀斫人、唯頼此刀以使人斫人、所思慮在治天下、關白何昧也、意色太悪、備忘錄

文祿中太閤殺關白秀次、人或讒最上義光伊達政宗皆黨秀次、太閤大怒、遣使譴責二將、且錮政宗、已而有揭榜於伏見者、曰、最上伊達謀反、將覆豐臣家代執天下權、太閤見之曰、是蓋嫉二家者所爲也、嚮時所謂黨秀次者、亦斯徒之所釀、立遣使於二家宥其罪、命懸金購榜者云、武德編年

同上

太閤以小出秀政及片桐且元附嗣子秀頼、爲傅弼、臨病危篤、召二人於寢、遺囑曰、孤保命天下若泰山、如下世則亂必生矣、征伐朝鮮、與明交讐七年、孤甚慚悔、孤死、征明十萬師恐不得生還、設幸而得歸、雖禽獸不忘報讐者、有情之性也、况於夷虜乎、彼果率大兵來寇、當此時、有誰寘我邦於泰山之安矣、惟有内府、斯人若樹大勳、神明感其德、聖王褒其功、士民歸其惠、四海自服其恩、或無謀愚夫、恣唱孤舊故、欲立秀頼、與彼抗衡、國家滅亡不旋踵、我邦自神世而來、異賊來侵、既二十餘回、未嘗一取敗、今孤危萬乘寶祚亡、四海生靈遺憾莫甚焉、大爲邦域謀、則不遑

顧我宗存亡、以四海委任內府、則不遺戮辱矣、斯人不忘義元舊誼、令氏眞復國、或慕右府舊義、援信雄、屢與孤相挑、是皆守信重義之所致也、孤累歲親昵彼、亦不疑矣、汝等欲令我宗長不殄、愼與斯人親厚、誠秀賴以信義、幸而得保宗祀、必莫遺焉、野史引藩翰譜

內閣公

豐臣秀賴見東照公於二條城、加藤淸正淺野幸長從焉、公賜淸正以刀、淸正拜謝、公親之以眼光所注在愛宕山、此必有所禱、使人密問之、淸正曰、然吾禱神七日、欲使主公無不虞之患也、日本智囊

同上

山岡景友剃髮號道阿彌、近侍東照公、道阿彌警敏滑稽、以能迎合得寵任、贊御外人、頗喧闐於其門、及中原難作、多論諸侯歸順、又樹矢石之功、光秀之阨、昆弟有道次警衞之勞、伏見之陷、弟甫安死之、於是自謂必得封侯、迨事平、公賜以近江田五千石、併與力給料四千石、爲九千石、道阿彌觖望稱疾、不出、或爲言其屈、公攢眉曰、道阿彌之憾宜矣、抑夫夫也佞、孤若厚賞之、側媚之風競興、必大害家國、故我寧負一人、不負天下也、本多正信在側、贊之曰、善夫、大內今川北條之弗祀、皆是也、公莞然、道阿彌聞之、懼而告愆、公眷顧如故、野史引逸史 尋封其子景本、以陸奧古渡一萬石云、人鑑錄

東照公

日蓮宗有受不施不受不施二派、豐臣關白嘗供養大佛、不受不施僧不出、後秀賴薦關白冥福、亦不出、不受嚫施、二宗爭辨不已、遂訴之公、公在大坂、親聽其訟、德善院玄以詰之、不受不施僧語塞、公斷曰、供養大佛、而不出者、任汝之法、薦國主冥福、而不出者、其罪大矣、處不受不施僧、以遠流、日本智囊

同上

公嘗曰、父子之間不宜間隔、嫌隙之生、必由左右近臣、又曰、冢嗣國之副貳、須豫立定分、選端正之士以輔導之、武野燭談 又曰、知冢嗣之不肖、牽於愛而立之、使一國之民皆被其禍、非君人之道也、故知冢嗣之不肖、宜擇庶子若宗支之賢者立之、岩淵夜話

東照公

大猷公幼時性遲重、且多病、母弟忠長早慧、殆如成人、台德公鍾愛、有易嫡之意、一日白東照公曰、竹千代大猷公孔名非治天下之器、與天下於國千代忠長孔名奈何、公曰、舍嫡立庶、事實出不得已、夫建嫡古今不易之法也、嫡子或有不堪負荷、人不尤其父、若立庶孽、或有不善、人皆罪其父、嫡子或不安其分、卒有企逆謀者、近世武田氏之事可鑑也、父子親骨肉也、唯王公大人尤易生間隔、子苟有過誤、退左右親自敎誨、若使人傳之、情必不達、竹千代則予有所見、後必爲明將軍、台德公從之、後果如公所見云、武家盛

褒記

同上

大猷公爲世子、時母夫人鍾愛次子忠長、左右承旨、爭傳聲譽、世子勢漸孤、東照公聞之大驚、自駿府至江戸、將軍爲設饗、命二子陪食、公曰、竹千代爲世子、宜陪坐國松庶子、臣事竹千代者、君臣無同位之理、命退坐次、顧將軍曰、國家禍亂、源於嫡庶不定、近世織田上杉諸氏皆無不然、汝宜深鑒於此、將軍孝謹、拜曰、敬奉命、公猶不安、作書訓淺井氏、育子法若干條、其一曰、凡人道忍爲最要、有功者雖疎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是仁之忍也、先人後已、不失儀、不踰度、是禮之忍也、雖細事必察、雖常言必慎、是智之忍也、推而上之、視聽言動、心思百體、皆無不由忍而成德、能忍而保臣節者楠廷尉也、不能忍而覆家國者武田勝頼也、織田氏智勇兼備、知人器使、而不忍小忿、遂死家臣之手、豐臣氏百事皆忍、故起匹夫有天下、唯好大誇功、不能忍此二者、二世而絶、故有國保家、唯忍爲要、汝宜訓導阿國、佩服此言、忠長不能遵遂亡、野史續纂

東照公

大坂亂後公招大坂浪士三宿勘兵衛、爲旗下士、三宿嘗事北條氏者、公特召有所問、談及北條氏鴻臺之戰、三宿備白當時在氏康旗下、力戰之狀、公默然、頃之曰、永祿鴻臺之戰、氏康年當五十前後、汝當時年四五歲、何戰功之有、大叱之、退謂左右曰、使譎詐如彼者、在吾麾下、麾下士風日偷、宜糾正以懲後、未果、公薨云、武德編年

台徳公

元和中甲斐侯忠長幼名國千代年尚幼、親放銃、獲鳧於西城濠中、崇源夫人大喜、爲羹獻之台徳公、曰、此國千代之所手獲也、公悅、且問其地、夫人具道其狀、公立變色、投箸曰、何物從官、隨爲此悖事、夫此城大御所之所修築以傳於予、予又行欲傳之竹千代、今彼向城放銃、大御所而聞之、果謂之何、且西城竹千代所居、何無忌憚之甚、竟罪其從臣云、藩翰譜

同上

或嘗侍公語及世之所稱譽者、公曰、衆人咸譽、必非美士、

蓋其人非柔懦、必爲容悅者也、世或譽或毀、必有良士、譬如聽訟、必有曲直、焉勝者譽之、不勝者毀之、故雖聽訟公平、不能使無毀譽矣、由是觀之、衆人咸譽之、吾不信也、明徵錄

台徳公

台徳公病篤、僧正天海白公曰、殿下德澤被於天下、百歲之後宜祀以爲神、公曰、是何言歟、夫東照公撥亂創業、聰明叡智、逈絶天下、祀以爲神、誰曰非宜、今吾藉東照公之餘烈以得天下、有何功德而可以爲神、夫人之愚在不自知耳、武家閑談、名將集智囊

大猷公

大猷公幼英邁、元和初、侍台徳公觀散樂、時地大震、諸侯

同上 同上 大猷公 同上

皆下、避于庭、青山忠俊自後擁公而起、公曰、殿下何在、忠俊曰不知也、公厲聲曰、爾不知殿下安否、令吾避之、何也、手捽其首、時年甫十三 杉史續筆

公嗣位、召諸侯、謂之曰、東照公創業、寔頼卿等力、而台德公與卿等、故等夷、故特加禮待、今吾承續先業、視卿等同勳舊世臣、卿等若不厭、其心宜就國圖之也、諸侯皆稽首奉命、已而公坐便殿、又召見諸侯、人賜佩刀、初台德公時、諸侯參府、遣使郊勞、自是之後、就第勞之、由是諸侯皆讋服 武林隱見錄

寬永中地大震、時寓直之士無敢離局者、公聞之曰、夫國

家之養士、將以備悍禦之用、今無故殞性命、大乖國家養士之意、自今之後、若有大震、宜出而避之、如有違命致壓死者、沒其食邑、既而又慮殿屋稠密有壞傾之患、命毀之、 遺老物語

公嘗出放鷹、鷹擊雁墜於水中、時冬月天大寒、先驅之士泅而取之、出、左右皆稱嘆、公默而無言、其後謂左右曰、吾賞彼士、人爭倣之、恐至凍死、故不賞焉、左右皆感服 武家閑談

名闘集 智齋

都下火、水野某監物、青山某大膳亮自出拒火、爲士卒先、於是家士出死力、遏火、無敢退者、終能撲滅、二人自以爲能、人

同上 同上 大猷公

又稱其勞、公聞之、艴然不悦、曰、夫士者皆備國家不虞之用也、今使之輕出當火、死傷必多、二人實可謂不知用人之法、其後明曆大火、死者甚多、世皆服公之先見矣 續明良洪範

公時近臣永井某久疾、新起、公視其尫瘠、曰、汝病患未復、宜加顧養、因賜告數旬、其後病差、侍側、公問之米價、某謝不知、又問海鹽價、又謝不知、又問膚澤價、又不知、於是公不怡、曰、夫閭閻細事、非問汝曹、則不得知之、汝曹宜用心於是、然官事鞅掌、或未遑及、今汝休沐數旬、宜訪求民事、以備顧問、而鹵莽如此、列之近侍、何益矣 鳩巢小說

寬永中公徙封肥後守保科正之於出羽山形二十四萬石、正之公之庶弟出嗣保科氏、舊封纔三萬石、先是公放鷹、目黑、與從者數人入一佛寺、而憩焉、寺僧問曰、公等何人也、公曰將軍從者也、因問曰、壁畫甚工、檀越何人也、僧曰、保科肥州母常來祈禱、然其家不富、贈遺亦薄、肥州將軍貴介弟也、而封邑甚小、兄弟之愛、雖匹夫亦知之、以將軍之貴、何待弟之薄也、公變色而起、已而近臣來問曰、將軍焉在、僧曰、不見將軍、唯從官數輩來憩耳、近臣曰、此乃將軍也、僧大驚、恐怖者累日、無幾有此命 野史纂略

慶安初、公召青山宗俊、謂曰、汝父自吾幼時盡心調護輔

同上

導甚至、然吾年少未通事情、使汝父賫恨而沒、至今思之、慙悔良深、今封汝小諸、庶幾以慰汝父之靈於地下、汝其以乃父之心爲心、以輔翼我子、言訖、潸然泣下、宗俊亦感泣而退、（藩翰譜東照宮遺訓附錄）

公嘗有疾危殆、馬使奔馳、交錯於道、都人騷擾、已而公疾瘳、閣老使急遞告之板倉重宗、重宗報帖稽緩、人頗恠之、及報帖至、云頃遊獵遠地、故作報遲緩、侍中中根正盛（名據寛永系圖）即奏之、公覽之曰、京師騷擾、至於是邪、翌日酒井忠勝見、公具告其狀、忠勝曰、都下驛騷、一何至此、正盛不曉其意、因間問之、忠勝曰、京師聞公疾、衆庶騷擾、故重宗遊

大猷公

獵以鎭物情、（武野燭談寛永小說○按智囊名賢集亦載此爲嚴有公時事誤）

正保初公臨品川行殿、令市尹神尾元勝朝倉在朝聽訟、公在紙障內、松平信綱阿部忠秋阿部重次侍座、既訖、召信綱等五人賜酒、語之曰、汝等推鞫考訊、洵亦至矣、然吾意則有徵異焉者、訊辭多云盡、先上啓、或言盡預舉證、夫民有所作爲、每事慮後、或上啓、或舉證、何至於有訟、惟其痴騃、圖弗及此、所以有訟也、爲吏者宜措吾心乎彼腹中、忖度其材、量恕其不及、應曰以彼之蚩、慮惡及此、以彼之倜、計弗至是、宜矣、而推考其辭之終始、飭察其誠僞、庶乎以得下民之情矣、不然而以汝等之威明、左詰右難、以鞫

同上

鞫之民、烏得盡其辭哉、（昭代記）

島原之亂、諸將相繼發兵、時論謂、異日命將、必源肥州也、已而公召正之曰、西國有變、宜留意東國、卿其就國以鎭東陲、正之拜辭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兇黨未集、應時掩擊、一麾可殲也、而西海諸侯無有爲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衆、據堅壘、夫將帥之任國、爾忘身、何可顧慮失機會、出羽白倉民作亂、正之設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遠近震懼、東陲無事、正之力也、（千年松落穗集）

大猷公

公待人仁恕、左右有過、未嘗譴責、若有言涉詐妄者、必繩以法、（武家閑談）

嚴有公

嚴有公慶安中襲將軍職、年尙幼、嘗登五層樓、侍臣進千里鏡、公不應、强焉、公不悅焉、曰、孤雖幼、承先業、居大位、而今以鏡遠望、小人或聞之、得無畏懼乎、侍臣歎伏、（明良洪範）

文昭公

文昭公在甲府也、常憲公無子、因立爲世子、入居西城、先是、若年寄加藤明英獻西城圖、已而立爲世子、公曰、明英諂媚、失大臣體、遂疏之、（野史纂略）

同上

公自甲府入繼大統、新井璵（後號筑後守）白公曰、甲府舊臣無蒙擢拔者、盛德之事也、然甲府老臣某等二人、雖無才力、爲人直實、與老中並用之、老中有所憚、行義必肅、公曰、汝言是也、然彼二人則不可也、彼皆蒙先將軍厚恩、然動洩宮

同上

中事是實欲諂予、然是忘本也。凡人不忘恩不諂世、始終執一者、可尚。如彼二人者、實無頼也。㦖默然退出。備忘錄

正德中、公不豫。自知不起、遷正寢、不近婦人。召三藩及執政、曰、吾將傳國幼兒。卿等善輔之。尾張中納言對曰、祖宗之建三藩、正爲今日。吉通等齊心一力以事嗣君。祖宗之業庶乎不墜矣。乃顧執政曰、卿等勿忘今日之命。一坐聳動。公召有司、曰、事未經裁決者、悉白之。乃親聽之、皆判決。爲群臣獲罪屏居者、皆命寬赦。左右近臣皆賜謁永訣。老人或有泣者。輙張目叱曰、生必有死、何爲乃爾。有司請賜謁姬妾。不許。遺命諸侯曰、吾以不肖纘東照公之緒、夙夜

勉勵、思所以恢弘祖業。不幸享世日淺、宿志不遂、遺憾曷已。歷觀往古、主幼國疑、蓋由大臣爭權樹黨相軋。夫同舟而濟、胡越同心。況在今世、生長太平、執不浴東照宮之沛澤。群臣百僚宜戮力協心、以濟患難。若背恩忘義、以踐覆轍、非徒國家之憂、實天下人民之不幸也。凡天下貴賤一體此意。野史纂略

有德公

享保中江戸火、延燒神田橋。有德公命速造之。頃之謂閣老曰、橋成否。曰、土木之事、命射買、故未成。公不悅曰、如神田橋、往來最繁。而橋未成、衆人必苦。盍速修造。平生事節儉。果何爲有事之日、爲救衆人之苦也。命速作焉。備忘錄

浚明公

浚明公幼、爲世子。嬉戲常弄風箏。一日風勁、索絕。公有愛色。人或諫之、曰、世子生節儉之世、習與性成。昔者有章公之幼也、亦好風箏。既乘風、故斷其索、以爲樂。可謂有君臨四海之量矣。佗日公謂左右曰、疾風必勿放風箏。吾非愛之也。若墜于街中、則市人必奉之赴尹府。以吾嬉戲故、使市人廢業、無乃不可乎。諫者聞之、慚愧。日本智囊

皇朝金鑑卷之七終

皇朝金鑑卷八目次

剛明下 列藩五十九條

皇朝金鑑卷之八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君道

剛明下 列藩五十九條

北條早雲 長氏 永正十六年將沒，遺言子氏綱曰，予欲滅兩上杉，并關左八州，而志不能達，故欲使子孫繼其志，汝勿忘焉，今予所領不廣，予年畜積焉，汝宜散之以養四方士，二世而足，三世之後，不事貯蓄，財力自足矣，今兩上杉不和，內自相戰，予子孫乘其隙，可坐致廣大，予察上杉氏家政，日增衰微，亡滅不遠，然彼固大國，不可輙取，積以歲月，可乘其弊，譬如癰疽三十年在內，釀其毒，當其潰裂，不可救藥也，又設法制二十條，頒示將士，歿年八十八，至其孫氏康，果亡上杉氏，并關左八州，故花庵備忘錄

北條左京 氏康 一日喫飯，氏政爲伴食，左京見之，淚盈眶曰，我家吾一世而絕，氏政及近臣皆失色，左京曰，今見氏政方食，以羹注飯二次，凡人不論高卑，一日再食，自然熟知，今注羹分量猶且不記，焉得辨士彊弱，斷決軍事，予一日瞑目，隣國來侵，亡滅無日矣，後果然，備忘錄

毛利元就

毛利奧州元就年甫七歲其所愛白鷄爲物所取去憤甚時假山側有狐穴鷄毛狼藉焉曰狐殺鷄狐殺鷄乃命塡穴積柴其母聞之馳人止之元就曰有家士二人于此甲殺乙爲之君者置而不問可乎今鷄非寇于狐然狐殺之狐有罪矣且鷄與狐倶在于兒邸中不可曲赦也遂爇殺之日本智嚢

同上

奧州一日會群臣有儒臣法橋惠齋者曰主公恩威並行人皆曰見湯武于今日奧州聞之曰湯武之朝豈有諂諛如汝者乎此我之所以不及湯武也群臣慴服日本智嚢

同上

奧州有三子長隆元次元春次隆景元春隆景少時冬日戲爲雪戰二人手下各四人搏雪爲丸以決勝負元春奮進連投團雪隆景不能抗已而隆景又請戰及戰隆景豫設伏率二人進戰元春又奮戰直前隆景少退元春進戰益疾時隆景所伏急起橫投團雪隆景亦還戰元春不能抗奧州竊瞯之曰他日二子成長以長子爲中軍二子爲先鋒北地人勇而寡謀南國人肆戰尚計征北國用元春南國用隆景後如其所計大拓其國云備忘錄

河野通康

河野通康領伊豫毛利奧州宮島之戰遣使伊豫請借舟船陶晴賢亦遣使請之奧州使者言一日假船通康聞之曰毛利氏唯一言然予有所思毛利必勝乃借以三百艘

已而晴賢果敗死備忘錄

齋藤城州

齋藤城州利政以女妻織田右府右府乃赴美濃結茶筌髻穿濶袖衣帶大陰莖騎馬城州老臣見之大驚城州亦潛出瞯之自念待若人何以禮爲急遣人供以草具右府就旅舍更衣而出儀容整肅城州又驚急更用禮式嘆曰竟必以我國爲彼贄幣後果爲右府所併備忘錄

小早川納言

毛利奧州元就謀討陶晴賢奧州子隆景進曰晴賢天下罪人以兵力則天下到敵今私討之是私鬪耳彼將何畏不如奏之天子奉詔討奧州從之遂滅晴賢本朝通紀

同上

小早川隆景幼質於大內氏已而還謂奧州曰大內氏傾覆不在遠義隆驕逸無度陶晴賢驟諫不納却疏遠之相良某因事恨晴賢從而媒孽之義隆寵任之國人皆惡其奸親附晴賢者衆矣兒察之晴賢内懷不平必不利於君大內氏之亡可立竢矣奧州大然之後果如其言毛利家記

小早川納言

天正中豐臣公爲織田氏將攻毛利氏納言隆景將兵出相持方議和未成右府爲光秀所弑公告之輝元輝元會衆議之衆或謂秀吉可擊納言曰不然應仁以降天下大亂者百有餘年亂極必治今乃其時而秀吉智略超邁英氣蓋世天必不虛生此人則今日之變蓋天之所以開秀吉

同上

也何則兩軍相持而禍變猝作況和議將成先盟約而後告變此常人之情也秀吉則不然聞變不懼故綏和議告以情實令我審議此豈易及哉以此討賊何所不克而我若構怨他日必將逞意於我何以拒之不如當其危迫結其驩心彼必感喜將厚待我此保國之長策也輝元然之乃請和（參取太閤記秀吉譜藩翰譜）秀吉引還衆或欲追躡納言曰神國之人何可慢神背盟衆乃止（毛利記）秀吉後果得志於天下如隆景所料

小早川納言

納言姪秀元元清子少字宮松丸天正十二年納言始見宮松于中山城相之曰斯兒酷肖先考有器局宗家未有嗣宜立爲嗣矣乃拉還吉田輝元悅（野史引系圖）

毛利輝元欲請豐太閤以秀元爲嗣納言聞而止之時太閤養北廳姪秀秋子視之隆景以爲若請之太閤太閤意或在秀秋吾不得之拒也居期年人或勸納言使輝元養秀秋爲子納言聞之欲以秀秋爲己嗣竊令人探太閤意太閤大喜納言終請秀秋爲嗣無何使輝元請以秀元爲嗣太閤允之納言以爲輝元宗家也以秀秋爲後是無毛利氏也故自當之使本宗無絕後之患者納言之力也（毛利家記）

同上

毛利輝元憂廣島城卑濕而非要害之地欲改築之問納言納言曰城地國之本也宜問之智謀之士黑田孝高其人也乃使問之孝高孝高諾焉後至廣島視之心竊謂毛利氏跨有八國而據要害非利也乃謂之曰此地可也移城地非容易納言以其言告之止改築後秀吉至西國見之曰地形卑濕以水攻之易拔耳輝元聞之恨隆景實已納言曰廣島非要害之地是毛利氏之福也何則毛利氏已跨有八國又據險則公不能無疑於我故使孝高視之以示無佗若有事則棄之據要害何必此地唯安秀吉之心勝於金城鐵壁萬萬人服其遠慮（日本智囊）

小早川納言

安國寺安藝僧惠瓊詔事豐太閤人無知其奸者納言謂輝元曰我嘗與彼侍太閤太閤談適及先妣之事泫然泣下彼亦流涕彼何哀之有是僞泣耳太閤不察親愛滋甚他日彼必誤國家後果如其言（閒際筆記）

同上

慶長初納言將卒遺言輝元曰天下雖亂子唯固守封疆勿謀進取夫爭天下者非有包舉宇內之勢則不可也若不用我言後來出兵爭權於天下則危亡立至請勿忘此言矣其後輝元爲惠瓊所誤終至蹙國云（秀吉譜）

黑田孝高

黑田如水關原之役在鎮西跨驪馬麾衆蕩平遠近其馬項有旋毛相者以爲凶如水指示人曰吾非不知願人萬物之靈吉凶不在馬吾若無道凶執甚焉馬之吉凶不問

同上　同上　蒲生參議　加藤肥州

可也。常山紀談

如水嘗語人曰、予好象棊、秀次殿下亦好此技、少下予、予數受召、爲伴、殿下若勝予、令予誓非僞、太閤於象棊劣、知桂馬運用耳、而召世之名手、爲伴、伴皆僞負、太閤非不之知、强勝之、以爲悅、如秀次殿下、量小、恐不能繼太閤後、後果不能其終。備忘錄

豐太閤疾病、謀旋朝鮮軍、人人皆謂、必命德川公、天下大權從是歸公、已而太閤遣石田三成、赴朝鮮、於是又謂大權當歸三成、如水獨不然之、曰、朝鮮之事、三成掌之、日本自應歸德川公、三成輒是矜伐、輕諸將、諸將嫉之、咸靡然從德川公、大權必歸關東、果如其言。備忘錄

有玉川左右馬者、以才學聞、蒲生參議招之、亡幾、與金謝遣之、重臣某請曰、人皆謂君以左右馬爲謀主、不然、反逐之、何也、參議曰、始我見渠、渠先譽我、次毀吾諸將、此迎合吾意、壅塞吾耳目之術也、後又稱揚其友、此表己之美也、如此小人、豈可近乎、左右馬仕某國、大得寵遇、闔國皆慶其得人、居數年、讒者老、斥忠良、專權自恣、中外側目、國勢日危、其君大悔、遂逐之、人服參議之明。日本智囊

加藤肥州渡海、遇颶、舟將覆沒、梢長訴曰、海神爲祟、無所祈、若投人于海、庶幾可以免矣、肥州毅然正色曰、人命至

蜂須賀阿州　藤堂泉州　越前納言

重、貴賤皆同、殺人自生、豈忍爲哉、無已則以汝曹充之、於是水手奮、操舟、既而風波稍歛、卒得無恙。日本智囊

蜂須賀阿州家政以澁谷安太夫爲海部郡代官、治下訴其私曲十一條、家政夜密召安太夫、示訴狀、曰、汝若不能申明、即當亡命、與金充路費、如妻子置之於城中、汝勿以爲意、若欲申疏、當附理官、汝之忠貞、予所能知、故爲此言、安太夫流涕曰、公言至此、不任感佩、然臣欲申疏、願附理官、家政即命理官申理、民皆坐誣罔見誅、安太夫深感家政仁恩、及其卒、竟殉之。備忘錄

藤堂泉州封伊賀、有賈人請曰、願得伊賀一州鹽、特售之、

納抽分金五百枚、泉州聞之、曰、一商納金、占鹽利、禁他商、則一人擅其利、鹽價必三倍矣、所謂納金者、蓄得剩貨多也、我不欲一商擅利、衆人困窮、且我聽之、則與商交爲盜、窘蹙國民、是乃賊也、乃逐之。野史引倘齋隨筆

越前納言秀康放鷹於野、割所獲禽鳥、以享老人、近臣壯者竊相謂曰、予等終日驅禽、徒飽老人、諺曰犬勞而飼鷹、是之謂也、萬一有事、彼老人何用之爲、秀康聞之、謂壯者曰、聞汝等頃相語、罵老人、汝等健而年盛、何事不成、然罵老人、爲不足用者、何無禮也、聲色頗厲、衆皆低頭悸恐、他日又和色、曰、老人壯時馳騁、固不後人、今日奚如而得及汝

尾藩敬公

等、然國有名士、敵國所畏、武家之光、故尙之也、國家有事、戰鬭之勞、固在汝等也、予以謂、汝等若有一言及此者、欲賞以五百石、已懷折紙、而汝等終無言及者、是唯有口壯者耳、投折紙入內、衆皆搔頭、有悔色、（備忘錄）

同上

天草時定幼而穎異能書、八歲時至江戶、或薦之徳川敬公、公乃召而見之、令書大字、至末迫窄、輒縱筆直下、引至茵席、觀者嘆其豪邁、公獨以爲此兒幼有陵貴之心、長必作賊、不可近也、遂不祿之、後果作亂、人服其明鑑、（人見雜記）

寬永十四年、島原之亂、大猷公命板倉重昌討之、尋又遣

松平信綱、遣使尾藩告之、敬公謂之曰、重昌可惜矣、使者退、公謂近臣曰、重昌必死、竟如其言、（行狀）

尾州光友

小濱（酒井）侯士殺役夫于尾、小濱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徳川瑞龍公（光友）曰、役夫無禮、士殺之、罪不抵死、而其館之于寺者、欲主僧請我宥之死也、夫救人之死、不懼威者、僧之職也、今人死于側、坐視不救、何以爲僧、使吏逐之、（日本智囊）

徳川南龍公

徳川南龍公臣有落合伊政者、善藏柿子、嘗獻之於公、公不懌、曰、伊政官爲部將、宜用心武備、撫循卒伍、以備不虞、今不以此爲務、而欲以口腹取悅、是賤吏之所爲、非大臣之所宜爲也、伊政慙懼而退、（名臣言行錄）

同上

和歌山火、延燒城櫓、時久野某（和泉守）自率士卒、拒之、令卒騎其危、令曰、敢下者斬、卒皆期必死、終撲滅其火、某及其卒顏焦爛、人稱其功、公（頼宣）卒無所問、人皆異之、後數年、公與近臣談及火災、公曰、拒火出死力、縱令撲滅之、實血氣之勇、智慮淺薄、不足爲多、夫火無心者也、若夫天燥風烈、火熱盛怒、豈可嚮近哉、今夫拒火爲功者、風順水給、幸而爲功耳、然實危道也、若賞其勞、人皆倣之、焚死者必多、夫使良士多死於火、豈不可惜之甚哉、聞者嘆伏、始知公不賞和泉、非徒然也、（明君洪範）

同上

南龍公時安藤直清（帶刀）好駿馬、公聞之、謂直清曰、夫士之

愛良馬、欲臨行陳爭先也、此隊伍之所爲、爲將者則不然、撫循卒伍、使人人得養馬、不然、我獨騎駿馬、部兵無繼者、亦何爲、因使儒臣讀通鑑漢文帝却千里馬一節、謂直清曰、汝其聽之、夫爲將者獨愛駿馬、不可謂好馬也、（南龍公言行錄）

同上

寬永十四年、島原之亂、將軍召三家及諸將議之、尾張公義直曰、彼皆農民、一戰蹂躙、紀伊公頼宣曰、不然、古諺云、不能以在外百人、頂在中一人、賊徒二萬決心據城、何得如拉枯、且聞彼戰鬭手段、決非農民等所爲、平定必費時、尾張公固執前議、眞田信幸深是紀公說、翌年二月、夜城

兵出截黑田忠之營、老臣黑田監物父子戰死、賊又進及鍋島立花諸營、事聞、將軍又召三家老中語以島原強梁、尾張水戸二公嘿然、紀公容色夷然曰、是吉報也、城陷在近、將軍頷之、過七日、島原城果陷、飛報至、人皆服紀公先見、（備忘錄）

南龍公

公時、蘆川一休、嘗薦遠山某曰、彼門地不卑、且有才智、使之任事、必堪其任、公不以爲意、再三言之、公曰、左右近臣無不皆譽彼者、夫衆人周譽之、周惡之、其人必非眞善人、如釋迦孔子、世或毀之、彼則輕薄諂諛之士、決非忠義之人也、毀譽相半、有必可用者、孔子曰、衆之惡之、必察焉、衆之好之、必察焉、人或有阿黨比周求譽者、或有獨立不阿、爲衆所惡者、故毀譽不可皆不察也、（南龍公言行錄）

淀川誠公

明曆中江戸大火、延燒水戸邸、威公有所愛書、偶忘出之、近臣向坂氏香（氏香系譜據）徑至火所、取之而出、老臣請賞之、公曰、吾非不欲賞、然人家亟火、吾今賞之、群臣皆倣其所爲、必有亡軀命者、吾不忍以貲財殉人之軀命也、終不賞焉、（桃源遺事）

保科正光

保科肥州（正光）常愛鐵器、嘗藏鶴形香爐、欲使其色古、置諸庭上、近臣岩崎某誤損其舌、竊糊接之、佯爲不知者、已而童坊玄德來掃其塵、鶴舌忽然墜地、肥州曰、傷香爐者誰、

岩崎曰、玄德也、肥州使岩崎縛玄德、灌水其頭、玄德號泣不服、岩崎灌之益甚、已而肥州曰、損鶴舌者必岩崎也、而歸罪於玄德、罪當死、岩崎承服、有司以其年少、請減死一等、乃褫祿逐之、（明良洪範）

伊達少將

伊達少將（忠宗）郡民有犯國憲者、罪當抵死、命理官鞫治、理官某言笑自若、少無哀矜之色、少將熟視謂曰、聞伯夷風者頑夫廉、懦夫立志、聞柳下惠風者薄夫敦、鄙夫寛、予國中有犯法者、非民之罪、予不政之所致、國政正、則下無犯法者、恩澤及於昆虫、今汝視罪人、言笑如常、是無仁心、且似嘲予不政、意色太惡、理官慙愧而退、後月餘不出、忠宗謂近侍曰、聞者理官某病耶、曰、向以受公譴、屏居、少將曰、汝等可讀聖賢書、講禮義、某若知禮、何有笑罪人理、彼不知禮、予非謂強知禮、又不敢爲此棄其人、命速出就其職、（備忘錄）

同上

少將爲人仁愛、承應初、家士數人一夕會話有違言、紛爭相双有死者、中有三士不顧死者退去、老臣以怯懦失士道、速命錮之於國、少將即召有司、謂曰、以三士爲怯者、非無一理、然予深思念之、得主人祿養其身、而不忍一己忿怒、棄其身者不忠也、又顧念主恩、能忍私忿者、似怯懦非怯、忠臣也、自古以大勇者爲怯懦、怯者或因時有爲功、我

池田武州

家武士、豈有不知士道者哉、彼蓋由義進退、不可槩爲怯、非耽私欲竊主祿者比、命解其禁錮、明曆三年、江戸大火、仙臺邸罹災、三士皆躍入焰烟中、盡力於防禦、其名顯於一時、是感少將一言、棄身以報君恩也、故云、人之勇怯、唯在一心、（備忘錄）

池田武州（利隆）輝政長子也、輝政卒、人皆謂、其寵臣伴其札、必殉死、武州聞之、命近侍察其擧止、殯斂之日、其札起、入一室、近侍怪從之、其札已拔刀剚腹、近臣奔告之、武州、武州徑出曰、其札若何、其札曰、身不肖深蒙先君大恩、故欲死、從之至此、願受公許可、速就死、武州變色曰、我無保國

同上

家之材、汝知先公志、今嗣君不肖先公、故仕之何益之有、汝已如此、誰肯信服我者、是使我爲獨夫也、使我爲獨夫、而以爲忠爲義、則當速殉死、汝死、吾不能爲國君、是豈感先君之寵遇之道也哉、其札流涕曰、今聞君命、進退維谷、武州乃曰、速死、從先君於地下、使我爲獨夫、再三告之、良久之、其札曰、爲士者一旦剚刀於腹、非中途可止者、今聞公言、殉死反非愛君之道、可忍恥受誅、爲國生存也、武州曰、然、則吾得爲國君、汝忠誠實無比焉、（備忘錄）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幼時、嘗問爲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勝重曰、予常從事獄訟、至治國家、吾未之學也、少將強之、勝重曰、爲國之道、譬如內鹽鼓於方器、以飯匙取之、少將默思良久、曰、其妨碍處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絕人、恐過苛察、夫治國家、不寬則不能得人心、故以此試公、果有此問、予閱人多矣、然未見弱齡用心國家如公者也、（備藩典錄）

某侯爲老中、問政於土井利勝、答曰、爲政以簡易、猶圓木擂方盤、使四隅留餘地、苟好苛察、猶圓木擂圓盤、不留一分餘地、則下無所措手足、雖欲治得乎、（日本智囊）此語詳悉、可爲勝重語注脚、

同上

少將嘗讀春秋傳、至魯君十九歲猶有童心、曰、我好玩禽鳥、又不免童心矣、即悉放焉、（野史引烈公遺事）

少將嘗曰、富貴者樂而得福、貧賤者苦而得禍、何則富貴者所欲必得、逸樂驕傲、雖有過失、人畏其勢、莫敢言者、至其犯法、規避多端、以免其罪、貧賤者反是、且平生辛苦、動輙得謗、少有過失、人皆暴揚、遂至得罪、爲國者不可不知也、（續明良洪範）

池田少將

嚴有公時、山井正雪陰蓄異志、獨畏池田少將、後少將告發其謀、由是正雪敗露、（備藩典錄）

山鹿高祐（名標國史）以兵家名于世、或薦之少將、少將曰、用兵之法、諸家各有定制、自甲越二家言兵、後世遂立宗派、然其要亦不出諸家所傳之法、非有佗妙用神奇可傳者也、

今高祐言兵雖精、予聘之何爲、或曰、公崇敬熊澤、然兵家亦不可廢也、少將曰、秀吉起自微賤、平定天下、然未聞學兵、東照公起自參河、混一區宇、亦自有一家之法、其佗諸將親臨戰陣、躬冐矢石、亦皆莫不諳練兵法、由是觀之、何有精微可傳、然昇平以後、諸侯受封者、素無家法、則聘若人可也、予家累世以武功建國、自有家法、子孫固宜遵守、且治民家、不出五常之道、此吾所以蘇熊澤也、（明良洪範）

同上

少將老臣池田大學、欲官士、謂少將曰、某似宜稱某職、少將曰、爾以某爲可用乎、盡質言之、今爲糊塗語、是事持兩端、而自開走路也、大臣以知人論薦爲要任、豈宜逡巡回顧哉、爾父伊賀有遠識、數能糾吾過、又能掄才、詮序吾謂爾克肖爾父、用爲宰輔、吾之不明也、爾果伊賀子歟、或者否歟、大學叩頭、涕泣無言、少將良久曰、果伊賀子乎、令如爾者輔政、邦其殆哉、大學慙懼而退、自是深自修省、卒以良輔稱、（熙代記）

井伊中將

井伊中將將沒、令家臣禁殉死、曰世以殉爲忠、惑甚、死者無知、何用殉爲、若佛者所說死者而有知、先我死者已多、我用之足矣、何待新死者、汝等保生、以事後嗣、忠莫大焉、及沒、遂無殉死者、（明良洪範）

本多佐州

本多佐州（正信）嘗白台德公曰、公若思臣勞、欲長保臣子孫、勿增加長子上野介祿、（備忘錄）

封、三萬石則吾所受、過此必辭焉、正純不能從、竟及禍、（明良洪範）

同上

佐州嘗誡二子政重（安房守）曰、汝兄正純（上野介）爲人、予有所慊、非克終者、雖於汝爲兄、踈遠之、汝爲加州老臣、若上野介有罪、與之相親、禍必及汝、主決勿親愛、其後正純得罪、正重得不坐之、佐州遠慮所致、（備忘錄）

安藤帶刀

台德公時本多正純輔政、權傾內外、（武野燭談）安藤帶刀（直次）嘗謂人曰、正純必亡、其後正純增封、寵遇日隆、或謂帶刀曰、正純寵遇如此、何亡之有、帶刀曰、須驗其後、既而正純封

宇都宮、寵遇益厚、或又謂直次曰、子言果妄也、帶刀曰、亡期在近、無幾正純果敗、（關原大全　雨夜燈）或謂帶刀曰、子言果効、何以知之、帶刀曰、關原之役、世子後期、東照公怒而不見、正純進曰、逗撓失期、罪在臣父、宜賜之死、以彰世子之無過、此悖逆之言也、而正純自以爲忠、頗有驕色、不亡何待、（雨夜燈〇關原大全云、直次曰、正純貪得無厭、不知止足、吾固知其必亡也、未知孰是、）

安藤帶刀

東照公既平大坂、欲以駿府封南龍公、益以百萬石、會晏駕事寢、母夫人常恨之、帶刀曰、公食百萬石、恐封地過大、時人不悟其旨、及後公爲大猷公所忌、乃始服其知言、（南龍公言行錄）

土井侍從

土井侍從利勝、爲人溫厚端正、不惑巫覡之言、卜人進年筮、曰某月可愼、利勝曰、人有不愼之月、不愼之日耶、一言一動、不可不愼也、吉凶在我、不在月也、（利勝遺事）

酒井讚州

明曆三年春、酒井讚州忠勝見大風日起、所在失火、乃遣人於板倉高井及戸田佐口、市米運致之、已而江戸大火、穀價騰踴、饑莩盈巷、讚州出所市米賑恤之、所全活者甚衆、（武野燭談）

松平豆州

松平豆州信綱嘗過丸橋忠彌於和田倉門外、忠彌跪而拜、豆州謂侍臣曰、彼跪而拜者爲誰、對曰丸橋忠彌、豆州曰、彼有反相、天下有事、必爲賊魁、後數月果有變、（日本智嚢）

板倉防州

板倉防州重宗、爲京尹、天草之亂、弟重昌爲征討使、過京師、辭防州、既去、防州語所親曰、吾不得復見重昌矣、已而重昌果戰死、人問其故、防州曰、重昌以下民作亂、有易之之心、夫賊民保守孤城、後無救援、自以爲降必死、當一心固守、雖竭力攻之、亦未易拔也、及師久無功、公當命佗將討之、重昌何顏得生還、吾以此知之、（常山紀談）

井上正利

井上河州正利、爲横須賀城主、（遠州）一日與客圍棊、有人傳言有亂、請受指揮、室老大驚、告之河州、河州圍棊自若、令人言秋鹿曰、聞有亂遽來至此、義固當然、請速歸、莫令邑民驚擾、圍棊不已、室老請遣諜者偵之、河州乃遣近臣成川某某騎馬出、見秋鹿兵、以爲敵兵、半途返報曰、賊先鋒已在彼、室老皆大驚、勸河州戒嚴、河州不顧曰、彼兒子何知、圍棊如故、及日夕、竟無寇至、河州斂棊、召室老問曰、汝所謂寇賊何如、曰今已鎭定、河州曰、吾近臣年少稚、不足責、汝等執吾家政、而信道路之說、驚惶不知所置、何以任柄用、汝其能思之、夫人之爲雜劇、地非素習、猶不能爲、況細民作亂、豈一朝一夕之所釀哉、必經七八年之久、而後亂形成、夫經七八年之久、吾何爲不之知、汝等以是擧果爲何事邪、室老踧踖不能答、河州曰、是必邑民爭地界、持

鋤鍬相鬭、近邑亦各有所援、竟有是語耳、遣人察之、果然、（故諺記）

井上正利

河州平生不樂聞人過失、每月監察封書、言家臣善惡、而河州置匱中、竟不親、歳杪取焚之、老臣問其故、河州曰、彼封書白事、其職而已、顧其所言善少惡多、而事皆小者也、至事之大者、必自知之、我不樂知人之小惡、聞者悅服、（遺老物語國史）

久世廣之

久世但州廣之、家宰嘗謂但州曰、小吏多營私、用度不足、職是之由、乞治之、但州問其所給幾何、家宰曰、米若干斗、但州曰、以此養其妻孥、有餘否、曰不足、然則安得不少營私

門汝已知其不足而欲按其罪何其過也今後宜增其既廩（武林隱見録）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任用竹股當綱美作茬戸某改革國政世臣多不懌國老千坂對馬家老須田伊豆中老芋川縫殿等七人偕造朝白彈正曰美作奸邪弄權欺罔主公頃日國事日非請退彼等以謝國人臣等不獲公命不敢退彈正曰是國之大事應深思而後答起將入內即引侯裾曰請立得指揮侯不聽拂裾入內遽詣老侯（大炊頭侯父）居具告以七臣言且若何處之老侯曰假令其言善引主君裾不論理非必令君從其言是要君也宜皆命屠腹彈正曰大人意已如此此事請任治憲所處即命七人退候後命乃幽七人於各所又命幽竹股當綱茬戸某二人翌日命諸士皆悉會朝坐已定彈正謂衆曰予爲國用美作有所改革汝等以爲非乎將爲得宜乎美作所爲以爲忠乎將爲不忠乎是實國家存亡之所判人人宜披心腹勿有所隱衆嘿而無答者彈正再申前言有松木伊賀者在末座進曰衆人之心臣不能知於臣伊賀則以爲近年國政實得宜衆皆曰如伊賀所言彈正曰果然則退朝翌日彈正又召諸士謂曰昨日汝等以伊賀言爲是是國之大事予自他家來嗣此家若有裨政皆莫大焉汝等吐露心腹勿有所忌

憚惟義之從焉諸士皆曰如昨日所答決無二言彈正曰果然則忠奸判然無可疑者即推問七人者知結黨相盟以欲傾美作等狀即罪七人者須田某芋川某二人以爲主謀命屠腹其他削祿褫職云（青山閒話）

毛利少將

毛利少將（齊廣）年尚幼侍婢數人戲納蕃椒於饅頭使侍臣食之以欲見其困苦少將見之曰汝等何爲曰混蕃椒於饅頭欲與之近臣少將曰汝嘗餌之曰若食之辛辣刺口何可食少將曰然已不可食而欲薦之於人不可此等戲謔不可爲也事竟格（見聞私記）

榊原政令

榊原遠州（政令）常托游獵探民間疾苦觀一農夫馱米而過問曰此貢米歟販米歟曰貢米曰何爲背郡衙而行曰我米精良吏撿爲不良每每如斯侯手記人名村名取一握米歸召吏令撿良否曰良米也侯糾私曲剝祿越民信一向僧爲佛再生侯聞本願寺主廻越課民藩用金領民固感侯德悉獻所藏金已而寺主至領民無餘金可施寺主失望而去侯乃息利返金領民（新潟遊乘）

德川義公

水戸家臣川口長孺嘗著史館事記載下總人之說以哀公爲義公再生哀公讀之謂長孺曰惡是何言也我不肖何足當之且後世必以卿爲獻媚以我爲悅諛卿宜速刪之（哀公言行略）

德川烈公

德川烈公一夕感凶夢、預料大城有火災、警老中大久保加州、加州答以不能無故發警火令、公命郡宰漕治下所蓄材木於江戶、置之於小梅下邸、無何西城果罹災、公即獻所漕良材、幕府有司皆感其神速云、桃之千代三

同上

烈公爲公子時、冬初有蛇出、公視之曰、蛇今當蟄而出、是必在堂下者、或出換窟也、鳥獸能感物、猶如天欲雨蟻知之也、已而後園杉檜有氣騰上、公視之曰、云蛇云氣、變已不一、恐有火憂、無何哀公殿堂罹災、公之思慮出人意表、率此類也、桃之千代三

皇朝金鑑卷之八終

皇朝金鑑卷九目次

皇朝金鑑卷之九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勤政上 皇室八條

君道

憂勤惕勵者聖王之所務、游豫逸樂者聖王之所戒、盤游無度、十旬弗反、夏后氏之業以衰焉、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西周之基以立焉、昔者朝廷令四方、訴者投書於匭、天子每日遲明臨朝、與群臣論決、是王朝之所以盛、及

其中葉、天子好游幸、終廢此儀、命藏人代聽訟、是王政之所以衰也、憂勤則國興、逸豫則國衰、古今其揆一也、史稱後三條後醍醐二帝皆勵精圖治、所謂勵精者、乃憂勤惕勵也、與周文不遑暇食者、亦何以異焉、故二帝之政、如日之中天、一則皇綱再張、羣下肅然、一則誅戮大憝、以復王政之舊、嗚呼亦盛矣、唯所憾者、後醍醐帝恢復之後、憂勤不如前日、婦言是用、賢臣遁隱、遂終於偏安、是即一帝之身而兼文王太康之業者、善夫、太禹曰、惟聖罔念作狂、克念作聖、不可不愼也、作勤政篇、

元正帝養老五年春、召見左右大辨八省卿等於殿前、詔

曰朕德菲薄、導民不明、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躬居紫宮、心在黔首、無委卿等、何以化天下、國家之事、有益萬機、必可奏聞、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明日又詔曰、謬云歲在申年、每有事故、去歲庚申咎徵屢見、水旱並臻、平民流沒、秋稼不登、國家騷然、萬姓苦勞、朕心恐懼、日夜不休、聞之舊典、王者政令不便天地、譴告以示咎徵、今群臣位高任大、豈得不罄忠誠乎、其有政令不便、直言盡意、無有所隱、朕將親覽、於是公卿諸司、各上意見、續日本紀

清和帝

清和帝資性恭儉、承和以往、天子日御紫宸殿、視政事、仁壽之後、遂廢、帝復之、藤原基經當國、吏稱其職、內外肅然、故道前代之政者、悉稱貞觀之治、三代實錄

宇多帝

宇多帝即位、委藤原基經以大政、基經薨、乃親庶政、愚管鈔 使畫工圖殷周以來名臣像於紫宸殿障子、號賢聖障子、古今著聞集 後世言政理、必稱延喜天曆、然帝治世、反有上世無爲之風、神皇正統記

朱雀帝

朱雀帝政尙寬仁、議者以爲過寬、藤原忠平嘗從容奏聞、帝曰、朕聞之、先帝公之先人嘗言、政如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朕若嚴急、下民何堪、古事談

村上帝

村上帝天資寬裕溫恕、榮華物語 嘗問侍臣曰、外議以朕爲何如主、曰、天下皆稱寬、帝曰、是誠朕志也、理下以嚴、民必難

堪命、大鏡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自少好學、才能絕倫、一條帝以來政歸相門、朝憲稍弛、續往生傳 帝性剛健嚴明、不受牽制、榮花物語 勵精圖治、躬親機務、俗反淳素、規模大定、續往生傳 公道是從、請託不行、理苟不合、則雖大后所言、猶不肯從、自是皇綱再張、群下肅然、榮花物語

堀河帝

堀河帝臨御日久、而天下之事、皆決白河上皇、不能攬乾綱、今鏡 然留心政事、諸司奏案、夜必覽視、有可疑者、御批再令商議、續古事談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天資英敏、博涉書史、及即位、夙夜競勵、銳意圖治、復記錄所、親自聽訟、續神皇正統記 廢諸新關、太平記 時論翕然、以謂朝廷之盛必復於古、神皇正統記 保曆間記 自還闕、廢關白、躬攬庶務、多所更革、梅松論

勤政中 幕府五條

高虎公

藤堂高虎和泉守 嘗啓台德公曰、殿下齡既至知命、宜少逸豫、公曰、卿等老而逸豫何害、今吾位登台鼎、天下之所具瞻、夙夜戰競、死而後已、豈得暇逸哉、高虎嘆服、武家閑談

同上

自耶蘇之教東流、邦人漸崇信之、或白公、邪教害國、漸不可長、公欲審其邪正、使栂斐政吉往西洋、講習其教、政吉在西洋七年、盡得其要領、而還、公召問之、盡日竟夜、曾無

（同上）
倦色、左右或慮公之勞損、公曰、彼爲我使絕域、其艱苦爲何如、而吾豈厭聞之乎、遂窮竟其事、知其爲害、於是嚴禁之、（老談一言記 政吉權講家系譜）

（大猷公）
公勤於爲治、雖寢疾、聽政如常、大猷公憂之、令執政無啓事、公聞之曰、吾一日不聽政事、心中不安、且吾爲天下之宰、預聽政務、至死不廢、吾所願也、（武家閑談名爵集）

大猷公曰、神祖以英武戡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稱、故吾常戒偸安、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以報祖宗之德也、（寬永小說）

（有德公）
有德公即位、興廢繼絕、庶政一新、眷愍加藤清正福島正則後絕不血食、搜訪其子孫、召而祿之、（武林隱見錄）

勤政下（列藩十一條）

（小早川納言）
小早川納言（隆景）已封筑前、蠲苛法、革舊弊、整飾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人鏡錄）

（池田宰相）
池田宰相（輝政）爲人沈毅寡欲、恒言、我荷殊遇、併有三國、無以報也、但天下有事、當悉賦電赴、不俟東旅之動、乃割戶邑、散金帛、以招致名士、出納之間、無所顧吝、又言、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爲藩屛、亂則爲干城、如是而已、盛滿之業、豈容爲一身之計哉、乃遠女色、卻珍玩、其自奉如邑侯、（碎玉話編年集成）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平居愛董仲舒正義明道語、凡所施設、不務近效小利、躬儉素、卑宮菲食、淫靡妖艷之好、一莫所入其心、設櫃於城門、受士庶書疏、納封事者前後百二十餘事、乃下有司商議、擇其三十餘條施行之、（昭代記）

（寺澤志州）
寺澤志州（廣高）常曰、諸侯在國、宜巡行邑中、以察民疾苦、命邑宰以均其貢稅、或豫爲水旱之備矣、今諸侯或在國、專事茶讌、耽歌詩、不以家政爲意、大孤幕府之意也、夫幕府使諸侯隔歲就國者、固非使其就逸樂、諸侯觀江戶不得聽家政、國家法令或有所格、下情不得達、是亂之所由作

也、故令就國聽家政耳、夫民事唯委之有司、必有不得其情者、爲人上者、非躬親踐歷、何以能得察其疾苦哉、志州食邑在唐津、（肥前）水田甚少、民多以麥爲食、志州亦食麥、常自服木棉衣、上下傚之、風俗大革云、（續明良洪範）

（同上）
志州能以身率下、有古良將之風、黎明盥漱、出聽家政、畢、自詣馬埒、調馬、而後朝食、揮槍擊劍、冬則身親率子弟、講射藝、夏則講砲銃、學游泳、與家士偕同辛苦、（明良洪範○志州又能養士、提封十二萬石、而家臣食祿千石者凡四十人）

（水野監物）
水野監物（忠善）爲人豪爽、好修戎備、聞有材技士及名士右族沈淪者、重其祿以延之、淬以氣節、士大夫矯矯有秖金

革之志、前後轉封、下令速徙、士自背甲櫃、杖槍以行、遷不越四旬、其在邑也、內無姬侍、居恒麤食斂服、每晨鷄鳴起、隆寒時手叩盤氷、以洮類、待城鼓報卯、喚侍臣起、天旣明調馬、日出廳司朝集、自涖聽治、退就講武堂試伎、又入正寢對卷、或令儒臣說書、夜則會近侍俱揚扢古今、論覈治亂得失、以爲常、昭代記

津輕越中

津輕越中信政天資英邁、勵精爲治、嘗語左右曰、汝輩謂莫樂於爲人君、孤以爲莫苦於爲人君、在江府則念封內爲政、在封地則念所以報國家、凡名文武技藝、皆收用之、此皆欲訓練士民、以爲國家之用、且幕府使孤撫育人民、若屬此民、則何以副幕府付托之意乎、故日夕不暇寧食、爲人君者豈不苦乎、青森誌乘

本多能州

本多能州忠常爲人篤實溫厚、遠女色、一日老臣諫曰、主公平日講究文武、專心國政、不須臾及他事、臣等恐損壽命、且未有繼嗣、置一妾於國、臣等所願、且聞聖賢之道、君子無後爲不孝、能州正色曰、汝言是也、然人生五十年不滿二萬日、勉盡己性、則事天地也、夭壽在天、何憂焉、受天地恩爲人、且貴爲列侯、今不盡人倫之道、謝天地之恩、又將何待、聖人不云乎、朝聞道夕死可也、予志於是、恒以爲酒色可愼之大者、縱令無子、又天也、不可强求、不從天則却

招禍、不如盡己俟命也、老臣竊議、迎妾於京師進之、然能州終不顧閨房云、備忘錄

本多能州

能州忠常爲人仁恕溫厚、嗣兄忠平後、三年無改其政、最好文學、日命文臣講經史、非公務重事、未嘗一日廢、其臨講席、引儒臣上坐、著禮服聽之、夙興入浴室淨身、出東向遙拜幕府、而使老臣論政事、終而朝食、又聽講義、試武伎、夜則集老人談古今、夜深就寢、其勵精如此、備忘錄

肥後少將寶永中勵精爲治、改革國政、凡三年間、不別晝夜、交召有司議諸政、徹夜至曉者數、少將無少倦色、其盡心於國政、蓋如此、其臣蒲池正定嘗云、公三年事業、在他人非三十年不能爲也、蒲池正定話

德川烈公

德川烈公悉心政事、諸有司更出白事、公一一聽之、日昃尙不遑假食、有司請待明日、公不聽、無少倦色、事倘有可疑、自筆推問、應答再三、或及夜、猶且不休、其勵精爲治、如此、桃之三千代

皇朝金鑑卷之九終

皇朝金鑑卷十目次

君道

納諫上 皇室十四條

納諫中 幕府二十六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加治秀政　校

君道

納諫上 皇室十四條

傳云、萬乘之國有爭臣七人、則主無過擧、千乘之國有爭臣五人、則社稷不危、故人主之患、莫大拒諫焉、人主拒諫、則忠直之士杜口、忠直杜口、則人主雖有過失、何由知之、雖然人主之聽亦有不易者、何則人有忠邪、言有公私、此聽之之所以爲難也、書曰、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者小人也、小人之言婉而順、希旨合意、若可喜者、故曰求諸非道、君子之言切而直、逆耳拂意、聞之若可惡者、故曰求諸道、人主苟能用心於此、聽言亦不難也、昔者王室之盛、屢下詔、令公卿大夫方伯牧宰、進讜議、是以下情上通、禍亂不作、中世而還、藤原氏秉政、內外樞要之地、無非其親族、故闒茸滿朝、鯁直之言寥寥無聞、雖有下詔求言之典、率皆屬文具、及武門之世、爲政簡易、雖無求言之典、敢言之士、比比接踵、中務之於織田公、彈正之於豐太閤、鈴木之於

德川公、可謂有斯君、而後有此臣矣、德川公最喜直言之士、故其支藩如尾公、如紀公、如水戶越前二公、皆有納諫之美、其他列藩以直言顯者不尠矣、作納諫篇、

顯宗帝

顯宗帝已即位、謂皇太子曰、先王無罪、大泊瀨天皇、乃射殺之、棄骨郊野、寃酷極矣、朕聞、父讎不與共戴天、朕將壞其陵、皇太子歔欷不能答、徐曰、不可、大泊瀨天皇實臨天下、而先王不登天位、尊卑懸絕、奈何壞其陵、且陛下不遇白髮天皇、安能踐大位、大泊瀨天皇即白髮天皇之父也、億計聞之宿老、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陛下德行聞天下、乃不思所以報德、而唯怨是報、恐非所以示天下、帝曰、善、日本紀

孝德帝

孝德帝大化元年、秋、設鍾匱於朝、詔曰、凡憂訴之人、有伴造者、則伴造先議而後奏、有尊長者、則尊長先議而後奏、如伴造尊長弗達者、納牒於匱、昧爽有司取而上之、朕親記年月、與羣卿共議、罪其伴造尊長、官或阿黨稽留剖斷不直者、當撞鐘、其使天下之民、咸知朕意、日本紀

同上

大化二年、帝御宮東門、詔曰、朕聞明哲之馭民也、懸鍾於闕、而觀百姓之憂、作屋於衢、而聽行路之謗、雖芻蕘之言、親問爲師、朕前下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以通治道、而來諫者、皆所以廣詢于下也、管子曰、黃帝立明堂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民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此古聖帝明王之所以有而勿失、得而勿止也、是故朕曩日懸鍾、設匱、置收表官、每旦執而省之、庶無寃滯、近日有投匱者、言百姓有事至于京師者、官司輒留役之、朕亦非始不思之、然遷都日淺、作役未畢、故不得已而役之、朕近得此表、嘉歎不已、其罷處處雜役、日本紀

孝德帝

大化三年夏、工人大山位倭漢荒田井比羅夫、穿溝瀆、通難波、督役失方、百姓疲勞、有上疏諫者、詔即日罷役、日本紀

桓武帝

桓武帝延曆末、帝敕參議藤原緒嗣、菅野眞道、議政事得失、緒嗣曰、方今天下所苦、在兵與土木、請罷二者、以舒民力、眞道固執異議、帝善緒嗣言、立罷其役、廢造宮職、聞者莫不感歎、日本後紀

清和帝

清和帝貞觀四年夏、詔曰、朕聞自古聖明之君、以堯舜爲稱首、然而諫鼓謗木、設之於朝、又俾大禹皐陶、盡其讜訓、蓋以萬機之盛、非廣詢、難以興功、四海之尊、非下問、無以成化也、是以古不常淳、今不常薄、唯在君臣善惡、政教得失而已、若能羣臣大小、戮力傾心、務求政美、匡拂朝家、訓導黎庶、則國富刑清、時和歲阜、醨變爲樸、僞反爲眞、即東

戶季子之代、亦何遠之有、參議已上各宜論時政之是非、詳世俗之得失、傷化害人、不便於時者、節用謹度、當利於國者、並盡昌言、以沃朕心、勿爲華飾、勿有隱諱、三代實錄

醍醐帝勵精圖治、三代實錄 每羣臣奏對、必和顏接之、嘗曰、威嚴外見、雖爲盡言、朕每待人、必假辭色、庶導忠讜、以求啓沃、大鏡

華山帝初政清明、即位詔曰、一人之耳、不能盡聽天下、一人之目、不得廣視域中、是以古之王者、或問謗譽於途、或採曠言於市、朕在東閤十餘年、既臨北闕、親萬機、頃年蒼蒼降水旱之災、元元勤勞土木之役、倉廩已竭、田園自荒、

遊手浮食者多、好儉處約者少、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夫人主者以納敢諫爲先、人臣者以進讜言爲任、且夫國之將興也、上下聚昏、國之將廢也、道路以目、於戲莫道澆季之俗、試忘身而扶之、莫言疲極之民、強戮力而濟之、人和天且和、民足君可足、晉平公問叔向曰、國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重祿不諫、小臣畏罪不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靖而思之、誠哉斯言、宜令公卿大夫及京官外國五位以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匡朕不逮、凡厥國之利害、政之得失、盡露其膽、以沃朕心、既容不諱之詞、欲聞無隱之議、日本紀畧詔文據本朝文

韓

後鳥羽帝文治三年春、後白河法皇使議奏公卿諸臣、各上意見、詔曰、朕雖夙遁帝位、猶諮詢朝政、七八年來、干戈屢起、人苦軍旅、民忘農桑、因茲諸國諸司專於課役、神事佛事、多以闕乏、誠知祭祀疎而答既遲、施供闕而効驗空、何況連年變異、天譴荐示、乙巳之秋、地大震動、近雖無事、未遑修德、經國之術、宜憑衆智、堯皷納諫、舜旌進善、豈可不仰慕哉、遠則弘仁貞觀、近則延喜天曆、亦資衆賢、久致雍熙、古何爲淳、今何爲薄、只繇政教之得失、實致國家之治亂、在官奉公之人、盍盡諫諍之情、縱雖觸犯、勿有所隱、

玉海

後嵯峨帝寬元三年正月、客星見東南、踰月不滅、熒惑犯天江、平戶記 三月慧星見室壁間、地屢震、百錬抄 夏詔曰、朕聞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雖堯舜禹湯之君、諮稷契皐陶之臣、君從諫而聖、臣無諂而直、社稷因茲安全、寰海因茲靜謐、朕以眇身、謬備元首、親勞萬機、四年于此、德不合天、天頻示變、化不合地、地屢有震、否徵間至、祥瑞不聞、况亦帑藏空竭、百姓凋弊、熟思治績、獨勞襟懷、宜令參議已上、各上封事、凡厥法令不便、政教未行、各盡忠言、勿有所諱、平戶記

龜山帝

龜山帝文永十年正月、彗星見西方、三月客星見、歷代皇紀夏詔曰、我朝之言聖代者、必稱延喜天曆、然猶屈明、問化、虛心求規、朕以不敏、謬受洪緒、譬猶欲涉淵水、未知所濟、爰彗客春見、坤儀夏震、是朕政之有闕歟、若民心之未嗛歟、況頃者陰陽失節、水旱不時、雖有帑藏之名、更無貢賦之實、夫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無謂澆訛之時、聚昏議之、無謂疲弊之國、勠力救之、宜令公卿大夫重官外國五位已上職居官長、秀才明經課試及第名爲儒士者、各上封事、極陳得失、凡號令之不便於時、言而無諱、政化之有益於國、犯而勿隱、庶得忠讜以匡政術、吉續記

堀河帝

堀河帝嘗謂左右曰、普天之下皆王民也、遠民何疎、近民何親、一人之耳、不得周聞四海之事、是大患也、卿等有聞告而勿隱、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

後光明帝

後光明帝好劇飲、公卿憂之、帝嘗設宴、德大寺公信進曰、陛下常好酒耽飲、是非養生之道、且陛下喜程朱之學、程朱之學恐不如此、帝大怒、扣劍、公信從容退去、帝亦起入內、明日召公信曰、朕過矣、即賜以劍、亦不敢劇飲、鳩巢小說

靈元帝

靈元帝性英敏、能通下情、嘗得一名碗、愛重之、託示公卿、藤原經敬、勸修寺欲諫之、受而視之、爲眊踞軒端、失手墜之、

碗壞、一坐愕眙、經敬徐進、稽首曰、古來御器必用邦產、未聞外國故器以充供御、伏願垂察、帝直其言、釋而不問、日本通史

納諫中　幕府廿六條

織田右府

織田右府少時跌宕粗放、無拘撿、其傅中務太輔平手政秀驟諫不聽、政秀以爲國必至於亡、於是上書切諫、其一曰、正己心而後正人、不然則臣心不發、臣心不發則國家不可治也、治世長民之術、與今日異矣、設令才藝卓絕、度量不宏則四民弗從、每事從寬則其福自厚、君之心則億兆之心也、可以周武爲鑒、其二曰、君能通曉萬機、無偏無黨、公道之求、是乃大本也、大本者所謂義與理而已矣、雖然偏則衆不服、諺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請察之、賞罰雖曰如車兩輪、重賞輕罰、古之法也、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以君之心爲天下之心、則忠恕亦在其中、其三曰、登庸善人、夫衆之所稱武勇果敢耳、何足尚矣、未聞有能達文道、深慮憂國之士、譬如縫鐵丸鮮矣、武勇果敢奚足爲萬世治法乎、殷舉伊尹、周舉呂望、願登庸憂國之臣、令待於左右、以平治天下、則莫如兼用文武也、其四曰、君言行悖戾、對祖先不孝、請速改焉、不然恐覆滅宗祀矣、其五曰、如欲統御天下、則可磨心於大忍也、智謀義勇亦皆然、

賢良之臣、則天之寶也、可傾心信任、臣竊願君之度量當包四海、願親近智謀諫爭之臣、以疎斥姦佞邪慝之小人、以能治天下、右府雖稍納其言、行檢未能、清秀謂、我荷爲輔臣、諫爭不聽、有如無也、終自殺、於是右府悔恨、改過愼行、爲創建清秀寺、每祥忌自往拜其墓、其後及右府威武大張、每謂孤年弱馳馬試劍、莫願言行、清秀數諫而死、孤實銘心、旣起自尾州、主握大權、是皆清秀之忠也、（野史引信長記）

（織田家譜）

織田右府

天正四年加賀民作亂、右府遣佐久間盛政、伐之、盛政攻拔御幸塚壘、賊據松尾山、（七國志）柴田勝家往援盛政、大破

之、報捷安土、右府大悅、法印友閑諫曰、主君聞北國之捷、喜溢眉宇、臣竊以爲過矣、欲定海內、莫先於仁政、今事事殺戮、殘害生靈、非所以懷萬民也、右府嘉納、（信長記）

同上

森長定（蘭丸）事右府、右府一日放鷹、入憩民家、時適地大震、人人皆驚出、右府自若、長定獨在側、震止、右府即起、長定諫曰、公之一身、天下安危之所係、不可不愼、而擧止如斯、實可怖、向臣欲勸公出外、然恐以臣爲怯、故不敢諫、右府感動、長定時年十五、（備忘錄）

同上

柴田勝家（修理）領越前、時有一老媼至城下、從者數人皆艷服、宣言曰、有容色者、縱雖人之處女或妻妾、撰擇與俱上京、市人大驚、訴之、勝家意怪之、曰、呼老媼來、吏往欲要之、老媼變色、曰、柴田侯何不敬、請往而辨之、乃乘轎至、勝家出見、叱曰、汝至我領內、猥奪人妻女、有說不、老媼曰、吁君不之知耶、妾右府公之姥也、公甚好美人、而無稱其意者、聞北地多美女、命妾曰、汝往撰擇與來、勝家竊以爲右府無道一至於此、我有所意、乃忽大聲叱曰、奸邪之媼也哉、右府公躬正政理、幷無道、奈何命汝奪人妻女耶、願汝欲奪有姿容者、以爲己利也、實可憎、立命輕卒、拘沈之海中、其後勝家詣安土、謁右府、曰、嚮者有老媼、至臣領國、矯公命奪人妻女、臣爲懲後者、沈之於海、使如彼者絕

諸國、大汚公之名、臣實不勝憤懣、願公生平嗜酒、躬行不正之所致、實今後愼焉、右府有愧色、曰、汝所處神妙、今後有如此者、必不敢釋、此後右府行檢大改、聞者稱曰鬼柴田之稱、實非徒然矣、（備忘錄）

豐臣關白

小田原之役、豐臣關白東征至駿府、將入城、石田三成耳語曰、德川與北條昏、恐有他謀、關白色然之、停轡不進、淺野長政後至、諫曰、事何至於此、請速入城、關白立從之、（[illegible]）

同上

（韓譜）

朝鮮之役、關白在名護屋、聞明援大出、會諸將、謂曰、朝鮮之事、如今日狀、則平定不可期、我當自航海、分三十萬、爲

三隊令利家氏鄕各將一隊三道攻入掃蕩朝鮮直入明國如本邦事則有德川公吾無復所顧慮東照公弗懌謂利家氏鄕曰足下擢諸將之中各將方面武家之榮孰大焉某不肖生長戰鬪之中今雖老至於弓馬不敢後於諸君柰何獨留守本邦某亦欲帥士卒爲諸將先請幸推轂之彈正淺野長政進曰德川公徐之臣覩殿下近狀爲狐所蠱耳非復前日殿下言未畢關白大怒按刀曰以吾爲狐蠱有說乎否則刎汝長政自若曰誅臣等千百亦何足惜向殿下無故興兵不徒異域苦兵我邦疲弊壯者出戰於海外老弱皆疲於轉漕萬民愁苦殿下今日航海明日

亂必起德川公獨何以能鎭定之是公之所願外征也殿下若有平昔之心豈不此之察故謂爲狐所蠱耳諺曰鼈欲噉人返爲人所噉即此之謂也關白益怒曰臣而罵君爲鼈爲狐甚無謂也欲拔刀斬之利家叱彈正起居五日梅北某者果作亂於肥後陷熊本城關白大驚命彈正子幸長往討賊航海之議亦輟云朝鮮征伐記參取岩淵夜話續編藩翰譜

曾呂利新左衛門滑稽多智關白寵幸之關白慕北條時賴爲人欲微行巡覽海內竊語之近臣大臣聞之欲諫之然知其難回語之新左使其止之新左許諾謁關白關白問曰近無異聞不新左答曰然頃日博奕大行東國西國名手上京相會向東西博徒集會於清瀧側將決輸贏時有一道士來觀頃之道士曰僕亦可與博首領聞之曰所賫幾許道士冷笑曰與君等下手博坐中金銀皆我物雖然予亦有所賫出黃金三百兩於傍爲質決勝負已而坐中皆輸金銀悉爲道士所奪東西首領褫魄問曰君何處人曰我住於山麓自由自在天下博奕巨擘也衆皆再拜稽首面色如土道士又曰我自在不特博奕也把提天地舒卷山川欲高則均愛宕山欲長則自東國及西州欲大則充滿天地欲小則細於熬豆有一人進曰實希世之術請願爲豆以示僕道士曰諾立爲炒豆見之其人即捉之

咬而碎之曰今無所憂大悅懷渠金銀而去關白大感其言曰汝眞可人蓋欲諫吾巡國故作爲此語耶我執天下權居其位守其職則人皆致敬若或一人微行當有意外之憂由是巡國事遂止而特賞其忠云備忘錄引槐記

東照公

東照公在濱松有某者懷封事見聞進之本多正信在側公使正信讀之每讀一條畢公曰汝言大善後又有所見勿有所諱某既退公問正信某言何如正信曰一無足採者公揮手曰否否用之與不用在我顧彼之苦心亦何如也夫卑者皆有朋友相共訓誡人主則不然故不容人言何以知其失自古人主拒諫不失其國者未之有也岩淵夜話

東照公

明徵錄 武家閑談

公之幼也、安部定吉爲輔佐、常誡曰、人君以愛人容言爲要、苟不愛人則不知臣之可重、苟不容言則不能知其過也、世唯知君之可尊、而不知臣之可重也、有臣而後有君、無臣則焉能爲君、公服膺其言、至老不忘、（賜參源 夫人書）

同上

公在岡崎也、嘗養魚於池、以備賓客、一日近侍鈴木久三郎矯命烹而食之、佗日公觀魚、失其一、怪問之、主者以實對、公聞而大怒、立命召久三、脫薙刀待焉、久三至、見公在牀、投佩刀於地、抗言曰、吁君以魚易人、何爾愚也、何以定天下、乃袒而進、公立投薙刀入內、先是有犯禁網鳥者、拘在獄、公念久三必爲彼也、即命放之、召見久三、語之故、久三流涕曰、世方昇平、臣當從容建言、今當騷擾之世、如臣者亦當以勇自奮、故以此諫公也、（岩淵夜話）

同上

文祿中參河一向之亂、將士多叛、與之、已而蜂屋貞次就大久保忠政請降、公不聽、大久保忠俊（五郎左衞門）諫曰、方今群雄互相幷吞、務拓境地、而今內相攻戰、若有隣國乘隙來侵、危亡立至、且夫群臣叛於我者、固非有恨於主公、唯愚而信佛之所致也、其罪不足深尤、若宥彼罪、容其自新、則如吉良荒川二寇、立可擊而平、且去歲以來、一族嘗鋒鏑、以赴君難、願錄臣之勞、以易彼之罪、公曰善、終許其降、於是叛人爭出降、二寇亦出奔、亂始平、（藩翰譜參取 武德編年）

東照公

天正中公在濱松、患疽、危篤、醫皆束手、公自念不能起、召老臣、托以後事、時本多重次進曰、臣往年保此病、某醫治之而差、請公命彼、公不聽、重次作色曰、苟如此、公疾必至不起、臣請先公焉、趨而出、公命呼重次、曰汝病狂耶、縱我雖瞑目、有汝等在、吾無所憂、今先我亦何益、重次曰否、人各有心、臣年已八旬、自少臨軍、眇跛不堪事、然人猶致敬於臣者、唯以有公也、公一日捐世、隣國交侵、而我新遇喪、何以能戰、國亡無日、不若先公死、公不見夫武田氏乎、公於是命某療治、疾果愈、（岩淵夜話）

同上

明智之亂、公在界、聞變、欲入京討之、本多忠勝進曰、彼衆我寡、勢不可敵、若戰而敗、非徒死無益、亦必貽譏後世、不如還岡崎、更爲後擧、此全勝之道也、酒井忠次石川數正力贊其計、公從之、（武德大成）

東照公

慶長五年公在小山、聞九鬼嘉隆黨三成、時其子守隆從在軍、公欲幽守隆、成瀨正成諫曰、諸將多留父子昆弟守其邑、而彼向背未可知、若捕守隆、諸將內自疑、不若示諸將以寬大、遣歸守隆、觀其所爲、東照公曰善、遂遣守隆歸、人情益安、（寬永系圖 國史）

同上

公嘗言、大臣諫君之過、難於赴敵、何則丈夫赴敵、奮不顧

同上

身、死得榮名、生得重賞、是生死皆利也、諫君則不然、夫君爲不善、必惡聞過、而大臣諫諍、君必遠之、讒臣媒櫱、以至擯斥、若是則心懷不平、怨望其主、大抵皆然、當此之時、能守臣節、犯顏極諫、不見誅則必遭重譴、禍及妻孥、由是觀之、諫君則難、赴敵則易也、岩淵夜話

公愛少子忠吉、關原之役、世子後期、陰有易嫡之志、召將佐議之、本多正信曰三河守殿有功、宜爲嗣、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等、皆屬心忠吉、盛稱其英武、大久保忠隣獨爭之曰、三河守殿雖長子、旣冒異姓、則世子固爲長嫡、且天資寬仁、有恢弘之量、下野守殿驍勇絕倫、在亂世

東照公

則可至於守成、則非兼備文武者不可、今以私愛廢嫡立庶、天下諸侯必將解體、臣恐國家之亂自此起也、東照公納之、由是其議遂寢、關原大全

大坂之役、公見城兵出戰、召義直、未至、罵傅相正成曰怯夫無狀、正成怒曰臣結髮從軍、未嘗立人後、今呼臣爲怯夫、主公獨不記三形原之事乎、後正成謝曰蠢臣以語言犯主公、臣固不辭怯名、唯臣傅幼主、一藩士民唯臣之瞻、臣若負怯名、誰敢奉臣令、以故不覺失言、公曰兵部中務皆死、無復規我過者、汝前日言差似之、正成掩淚而退、備忘錄　涉史續筆

台德公

台德公愛駿河侯忠長、欲易世子、恐群臣不聽、試召井伊直孝謀之、直孝曰此非臣之所知、大久保忠敎先朝遺老也、盍先問之、乃召忠敎問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均皆我子也、孤爲天下謀耳、忠敎曰此固殿下之家事、以殿下之心、行殿下之事、誰敢爲不可、今也有儲君在天下、誰不之知、而欲改立、宜先令衆人知之、令衆人知之、猶易易耳、獨有甚難處者、儲君者東照公所定、公今在九泉、不請則不可、請先擇可奉使者、酒井家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其人也、雖然三臣皆儲君之傅也、恐使命有私、請更以駿河君之傅數人爲之監、公哂曰、我過矣、忠敎

曰、此非殿下之心也、希權貪祿之徒、欲立定策之功、巧言以欺殿下耳、蓋以殿下踰越前侯立而爲故事歟、越前侯旣出爲人後、可立者非殿下而誰、今日之擧、不可同年而議也、直孝曰臣聞君明則臣直、今忠敎之言直矣、殿下納之、德莫大焉、請無使外人聞、於是遂罷其議、世子得全者、忠敎之力也、居易堂集

公將傳位於大猷公、召諸侯、使土井利勝傳旨、諸侯咸賀、井伊直孝獨有憂色、利勝私問其故、直孝曰、憂天下將亂耳、利勝曰何謂也、直孝曰今大坂始平、駿武二城營築方畢、又營寬永寺、諸侯日供其役、財用耗屈、而幕府傳位於

大猷公

世子諸侯各賦歛其國以修大禮百姓登困竊亂必起吾故憂之利勝具以白公乃召直孝曰卿言是也然事既宜布不可中改今後事有可議卿其極言直孝曰殿下已以臣言爲是而曰事既宜布不可中改此非至公之言也夫人主所爲雖不善者臣下猶承順之況於善者誰不奉承殿下果是臣言宜以之曉諭中外公默然利勝曰臣老不任事而少壯如直孝乃敢直言宗社之福也宜從其言翌日公召諸侯諭以直孝言遂止前命（古談紀 常山紀談）

同上

酒井忠勝（讚岐守）仕大猷公公時爲世子愛幸酒井重隆（山城守）夜數微行臨其家忠勝聞之大驚曰若有人知之者禍

難測此後每世子微行忠勝竊追從匿重隆堂下待公歸寒夜則懷世子履世子方去覺履稍溫謂重隆曰用心何周密重隆答以不知其後世子知忠勝所爲召賞其忠誠忠勝曰今世子以貴重之身數數夜行若有知之者禍出意外無左右可賴臣雖不肖潛行備警衛今後止莫復爲焉世子感動泣下是後不復微行云（編錄 宗）

同上

公嘗謂堀田正盛（加賀守）曰汝等每會所言何事當必晉朋友臧否卒成仇怨職是之由可不愼哉亡已則當言吾之臧否吾聞過而改之庶有裨益矣正盛感嘆（寛能須佐美）

寛永中島原民作亂公欲親征之執政皆以爲不可公不

大猷公

聽徑起入內稻葉正勝（丹後守）隨後固爭之公怒甚左右爲之危懼正勝爭之益力公入內良久之乃出曰正勝言甚有理我當從之也（寛永小說）

同上

公時有獻舞伎者其歌曲出於衣冠貴遊好事之徒童子裝扮佩金銀裝大刀以舞謂之上樣舞由是諸侯爭獻舞伎遂盛行於世酒井忠勝（讚岐守）亦獻之其後伺間諫之公納之由此歌舞之樂遂止（武野燭談）

寛永中伊達奥州（政宗）覲江戶適會公放鷹于野左右無人政宗佯爲不知行已而政宗覲公戲曰曩吾在田間卿不顧而行政宗答曰臣聞大駕鷹獵然逢間唯見鷹師在田

耳公曰乃是也政宗懼謝罪因諫曰人主不可不自重田野之岷安知玉體卒然有侵陵何面目復臨天下公喜（伊達）（鑑國史）

嚴有公

明曆之災列侯入吊大久保忠成獨賀嚴有公命執政問狀對曰公生長深宮之中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歷艱難成大業故忽疾苦忘祖宗之德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御府喪寶璧之環瓌席鬪奇瑰之玩知財有時而盡矣有司勉職有其效郡守有其治知人材有通否矣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公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盡可謂餒矣公願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雖與天地同期

文昭公

可也。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都市之匠、胥吏之職也、不足煩公之慮、臣是以賀。公嘉納焉。國史

新井璵筑後守仕文昭公、公好猿樂、時躬自爲舞、璵諫曰、公親爲舞樂、恐似不可、後唐莊宗好伶樂、有李天下語、公宜爲鑑戒、公在西城時、爲之猶可、今已執大柄、而躬親爲舞樂、天下後世果謂之何、公不懌。及後大感其言、寵遇愈渥、公又好園池、璵又諫之、公復不懌、後又然其言、從之云。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十終

皇朝金鑑卷十一目次

君道

納諫下 列藩四十二

皇朝金鑑卷之十一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三宅厚　校

君道

納諫下 列藩四十二條

武田信州信玄既得國、意甚驕矜、耽嗜酒色、尤好詞賦、不備軍政、敵國聞之、來侵信州、不以爲意、板垣信形憂之、乃稱病不出、竊招僧學詩、刻厲數旬、頗解屬藻、一日出陪詩筵、信州怪之、信形索題賦之、有如宿構、又授以題、立賦數篇、信州驚曰、汝之學詩、一何速也、信形曰、君之所好、臣安得不學、信州大悅、信形進曰、詞賦小技、豈足道哉、愛士撫民、勝敵闢地、此人君之業也、京兆公以暴被廢、而君今以暴易暴、臣甚憂之、君若怒臣言、請速賜死、信州悔悟、乃召信形於臥內、深謝之、自是專心軍國、信形之力也、甲陽軍鑑

上杉彈正謙信攻小田原、軍已至蓮池、明日將過鎌倉、而旋軍、與諸將議定後拒部署、時柴田晴時年十五、進出曰、行軍如此、不足拒敵、謙信大怒、叱曰、兒子何唐突、晴時逡巡、抵頭於地曰、如然、即今乞賜骸骨、入小田原、爲氏康先鋒、鈔截後軍、如此兵備、摧破非難、未至酒匂川、當獲主君頭、

謙信大感其器度、曰、汝所言大善、乃更定諸將部署、命晴時爲後拒、晴時率其部下爲殿、終全軍引去、備忘錄

戶次道雪

戶次道雪大友氏宿將也、宗麟晚年倦於政事、常耽酒色、偏索國中美女、雖賤隷者、以姝麗進、則喜而引見、多畀之財祿、招妓樂於京師、淫溺舞曲、逸遊無度、糜費不貲、人人怨嗟、道雪憂懼、欲諫之、以其在內不得見、於是聚少女子、習舞蹈、宗麟聞曰、渠素惡歌舞宴樂、今而如此、豈欲使予觀之乎、道雪因薦舞女、號三拍子曲者、宗麟悅甚、道雪乃諫曰、先君之世、六州之地、倘有不服者、及君之立也、武威所向、無不懾服、頃日獨居深室、政事得失、無所預聞、藝人

以門司之敗、蓄銳伺隙、將以有報、麾下臣庶、或有不遑徙、構煽禍亂、是臣等所以竊爲寒心也、因涕下、宗麟感其忠、明日七夕出受賀、國人皆悅、大友興廢記

同上

宗麟嘗蓄猴、有入見者、即噬裂其衣裳、衆甚苦之、宗麟大笑、以爲樂、道雪聞之、把鐵扇入見、猴至、擧扇擊之、衆驚怕、無敢言者、道雪正色曰、臣固聞君之愛此獸也、群臣莫不患苦者、而君以爲笑樂、臣聞之、玩人喪德、弄物喪志、不可不戒也、宗麟赧然、野史引文花記

浮田直家

浮田直家病篤、自知不起、召侍臣曰、寡人且暮將入地、汝等能殉我乎、皆曰、臣等受君恩、爲日久矣、今日下從、何敢辭、直家喜、賜之酒、遂各書姓名於簡、遺命收之於柩中、戶川肥後後至、獨不肯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夫破堅挫銳、脫君於萬死之中、是臣之所能、若夫從死以從君於冥途、臣之所不能、君必要殉死、宜莫若夫法華僧焉、何則僧揮麈、一喝、引導死者、留且使之得成佛、而況自殉以導君於冥冥之中、其登天堂受快樂必矣、且夫僧未嘗一犯矢石之難、而君之所以譽禮寵賜、十倍臣等、是雖以蒙恩之厚薄、彼不可以不報也、如臣等何敢能直家爽然自悟曰、吾過矣、遂不復責殉死、近古史談碑玉話

伊達奥州

關原之役、伊達奥州政宗誘泉州境茶人今井宗薰、與歸國、

時奥州與上杉景勝爭戰、使宗薰觀戰狀、松川之戰、奥州單騎馳驟、躬自搏戰、宗薰諫曰、昔者源義經迫敵船戰、爲欲見能登守教經也、今主君知景勝不出戰、混先鋒士卒、與無名敵爭鋒、可謂輕忽、願熟思之、奥州聞之曰、與景勝交鋒、或有危殆、如其臣直江本莊等、不足爲敵手、況如一槍兵士、視之如兒女、以追逐爲興也、然聞汝語、我亦有所省、彼兼房諫義經、義經曰、實非必無誤矣、其言實然、予今雖拒汝諫、然昔爲岡左內所傷、今後躬自搏戰、吾當愼之、語曰、從背負兒教得涉淺瀨、蓋是之謂也、後數語之於人、以爲笑柄云、備忘錄

堀左衛門

天正中豐太閤封堀左衛門督秀政於越前、左衛門督就國、頒法令、已而有人錄其秕政二十條、榜之大逵、有司請窮治之、左衛門督熟視良久、起著袴、盥漱再取榜書、頂禮再三曰、誰能諫予非、親切如此者、是蓋天之所命、我家珍寶也、盛以錦囊、納之於懷中、即召有司、以議政事不便者、悉更之、於是世稱其智、爲名人左衛門督云。備前老人物語

黑田筑州

黑田筑州長政一日宴老臣、酒酣、筑州自唱謠曲、滿座皆曰、不意主君精妙至於此、稱歎不已、時毛利光一左近默然垂泣、筑州怪問、光一曰、老臣嘗學謠曲、粗解工拙、今主君所唱、莫有一協調者、主君豈不自知、然爲之者、是驕也、諸

臣亦非不之知、而譽之者、是諂也、君驕臣諂、老臣憂懼不覺泣下、筑州大感悟、賞以名刀、自後不敢再唱云。十竹集

同上

筑州子忠之年四歲、行著袴儀於黑田圖書家、毛利光一擁忠之髮曰、郎君他日立武功、以踰吾君、筑州大怒按刀曰、卿豈少我哉、我屢摧大敵、何謂無功、光一從容曰、臣勸少君武功、而主君暴怒乃爾、筑州益怒、光一曰、屢戰屢克、不可以爲常、主君屢勝者幸也、狃勝輕敵、安保無敗、斷敗死不悔、主君固能之、然此非將帥之勇也、能破敵人、而不損吾兵、斯之謂良將、主君於武、猶有所未足、宜與備後等講之、臣故欲世子之自幼練習焉耳、栗山備後乃執觴而進獻、筑州怒稍解、爲之一飲、備後呼光一曰、狂夫來拜賜、光一乃進、噂滿徐曰、主君不醉乃爾震怒、請一盡醉、筑州釋然。雨夜燈

同上

池田宰相輝政老臣有伊木某清兵衛者、病劇、曰、吾願一有謁君公、參議聞之、自臨問、曰、汝近狀奈何、予不意汝病如此、若有所念、宜遺言、且汝雖沒、予不敢忽汝子、某叩頭謝曰、君公辱來臨、臣榮大矣、如臣兒固、不以爲意、臣今有一言、啓之左右、死無所恨、公平生黜陟士人、喜用苛察、是君之大病也、夫養士者、能推誠待之、彼必盡力事上、何用苛察、爲參議悚然曰、汝言實然、予當銘心肝、執某手、潸然流涕、

其後參議善用某言、寬厚待士、家風大革云。備前老人物語

德川敬公

德川敬公義直爲人寬弘英毅、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然容納直言、假以顏色、壯歲好獵、一夕出獵、一士人遮馬止之、公立回轡、監察嘗白事、公先觀舞曲、而後延之、謂近臣曰、吾濁心地頓不平、故觀舞樂以平其心、若少有不平之心、則好惡必偏、聖人不遷怒、非吾所能也。敬公行狀

同上

公在藩時、有爲匿名書、黏廳事者、列爲惡者九人名氏、題曰十人、公怪而問其故、有書史持田某者、進曰、九人之惡、人皆知之、而一人闕名氏者、即公也、蓋爲書者不欲斥言、

故闕其名氏、欲令公有所曉悟耳、因條陳十事、公視之、大怒、欲抵之罪、竹腰正次（山城守）聞之、招持田、戒之毋出、乃入見曰、臣得良士、請薦之、公問爲誰、正次曰、持田某、公默然、正次曰、聞持田諫公、臣亦欲諫之、而不能、彼乃能捐軀盡忠、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賞其忠、公納之、乃增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鳩巢小說）

德川南龍公

德川南龍公（賴宣）少時、躬以佩刀、試斫死囚、快利無比、時那波道圓侍側、顧道圓曰、此手何如、異邦亦有之乎、道圓曰、有之、刀之利者、爲干將莫邪、殺人爲樂者、桀紂是也、公起色入內、已而召道圓、謝曰、吾誤矣、今後吾不敢復試劍、（雨夜燈言行錄）

同上

公嘗至吉田、欲航海、會風浪大作、老臣皆諫之、公不聽、老臣乃召船長、謀之、船長曰、予能止之、乃使見公、公曰、汝當先濟、今何故來、對曰、風浪甚惡、故敢見、公曰、人皆諫我、然風不甚惡、波浪雖暴、不足憂也、船長曰、公舟堅緻、風波不足憂、然至佗舟、未必無毀損、臣獨憂之、公乃止、（言行錄老談一言記）

南龍公

公近臣間宮久彌有罪、公怒斬之、餘忿未平、顏色如火、謂近臣曰、久彌有罪、吾斬之、是邪、非邪、近臣皆恐怖、俯首曰、公之誅是也、高井伊織、獨默然、公直進曰、衆皆以我言爲是、汝色以爲不可、何、伊織曰、久彌有罪、誅之、固是、然是宜

命之他人、夫武將之臨戰、躬親斬人、固是、今公官爲中納言、爵忝三位、而親下手誅微臣、恐對天朝爲大不敬、是實國家之季運、言未終、泫然流涕、公聞之、立入內、頃之召伊織、曰、向汝所諫眞然、自今後吾誓不手親誅人、寬永初、伊織與松平康信、忿鬪死之、公深惜之、曰、吾往年手誅間宮久彌、彼諫其非、實希世之士、最可惜矣、乃問其子、無有、有妹、公命花井某贅之、嗣家云、（南龍公言行錄）

同上

公命大高重高辨事、不如意、叱之曰、予不幸無能臣、事事緩漫是果、無人也、那波道圓在坐、曰、公不明無知人之鑒、夫公之士、新舊如彼其多、公能擇之、智勇之士豈可勝用哉、而曰無人、是不明之所致也、公聞之曰、道圓言大善、稱嘆不置、自悔其言之失、（南龍公言行錄）

同上

公在國、嘗出放鷹、時天寒雨雪、公入道傍精舍、避之、從者皆立庭上、衣袖皓然、老臣白公曰、風寒雨雪、從者皆痛、宜卜明日、公從之、比還風止、雪霽、從士皆歸咎老臣、公曰、得雁鴨數十、不如得一言也、（言行錄）

南龍公

公叅府之日、至勢州松坂、將航海、會颶風大作、從士皆止之、不可、松平忠尙進曰、君必欲航海、臣敢以死止之、公乃從陸、已而忠尙獨濟、至池鯉鮒迎公、公怪而問之、忠尙曰、臣諫航海、若從陸行、人必以臣爲怯、故獨乘漁舟濟之、從

士皆稱嘆、公默而無言、其後潛召之、賜以佩刀、謂曰、向吾不賞汝者、恐群臣倣之、多徒死者也、言行錄

同上

尾張敬公嘗過紀伊邸、南龍公適梳髪、未即出見、敬公待公良久、將辭去、安藤直次諫曰、尾張公將還、臣暫留之、方今公之長屬、唯有尾張公耳、安得無禮、公遽出見、及敬公還、公謂左右曰、予向聞直次言、不覺隕涕、汝等見之乎、曰、然、直次何爾不遜、公曰、吾以汝意必然、故問之、夫諫我過者、孰有如直次者、吾思烈祖付託之意、不覺隕涕、駿河土產

同上

公虛己受諫、從善如流、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言行錄

同上

公股有痕、每浴不拭之、侍臣怪問故、曰、昔吾怒侍者、執刀擊之、室碎、安藤直次聞之、走來、搯吾股、曰、暴怒如此、豈國君之爲乎、及去、見之衣裂、是其痕也、今也直次死、吾亦老矣、見痕日滅、不忍拭也、日本智囊

德川威公

德川威公少時喜任俠、佩長刀、服奇服、中山信吉數諫不從、一日政府召信吉、閣老謂曰、今日召子、非吾曹所知、莫府當親問、信吉曰、莫府所問、必是我公之事也、予以實對、是彰主過也、若不以實對、是欺上也、進退維谷、吾不敢見、以是得罪、又不敢辭、遂趨出、閣老固留之、不聽、乃詣藩邸、見公、具道其狀、且言、臣當獲罪、然臣固分死、第所恨者、臣不肖不能極諫、以匡君過、且東照公命徵臣、以輔導之任、而無狀至此、孤公付託之意、又恨不能斬左右佞便之徒、逢君之惡者、臣死之後、無復有所顧忌、且臣雖死、魂魄必不離左右、願君改之、公大感悟、出長刀奇服、悉賜左右、謂信吉曰、自今而後、吾必自悛、無復煩卿言、駿河土產

德川成公

德川成公、宗堯天資溫良明敏、善納人言、假以顏色、性好放鷹、及就國、原野遊獵之地、皆有厲禁、有司承旨、巡行邑里、督察甚嚴、故禽鳥之類、常食麥苗、民皆患之、公在湊別館、有諫以是事者、公聞大駭、立弛其禁、游獵之地、令設案山子、以驅禽獸、其容納直言、類如此、東藩文獻志

井伊中將

井伊中將直孝嘗召老臣議事、不合、大怒叱之、時印具某鶴衞門宇津木某治部衞門在下座、袒裼而進曰、誅臣二人則可也、否則前議可用、直孝歛怒、從其言、脇某五衞門嘗白事中將、亦怒叱之、某乃退、中將遣人呼還、某指腹曰、此中所有、皆已披瀝、又將何言、君若納我言、則還謁、不然吾腹中所餘、惟晨飯耳、其人以告、中將曰、我當從彼議、時人聞之嘆伏、歸厚錄

保科中將

保科中將正之嘗與侍臣語、問其所樂、小櫃某稱與五衞門對曰、臣有二樂、家貧而不知奢、樂天安貧、一樂也、中將問其一、

保科中將

小櫃曰、言之恐觸忌諱、中將曰、第言之、小櫃曰、臣幸不生於諸侯、二樂也、中將問其故、曰、臣視諸侯、雖有聰明之資、多爲群臣所愚、夫卑賤之士、師友規誨、日聞其過、諸侯則不然、臣咈其意、不利於己、故阿諛迎合、稱道盛德、於是驕心漸生、無由聞諫、雖有聰明之資、不學無術、何以得辨淑慝哉、此其所以愚也、臣幸不生於諸侯、以是爲樂、中將曰、汝言是也、今而往、吾以斯言爲戒、因增其俸以賞之、中將由是好學、延山崎嘉、待以賓師之禮、竟以德業著云、常山紀談

同上

中將嘗築假山於芝別業、植樹構亭、一日召其臣安西某、使觀之、其地面海、風景奇絕、而安西默然、一無所賞、中將問其故、安西曰、植樹築山、費許多地、臨眺之美、足以窮樂、然萬一國家有事、徵衆於國、則無地以舍之、當此之時、樹木林叢、豈可遽伐哉、言未訖、中將改容曰、我過矣、子勿復言、遽命伐樹平地、以復其舊、安西爲人鯁直切諫、中將常優容之云、武野燭談

中將嘗召小櫃素伯、侍食從容、問曰、近者外人謂寡人云何、對曰、未聞君勞吐握、下賢士、只聞外間譏君之吝嗇而已、中將笑曰、世人奢侈、故視儉爲嗇耳、素伯曰、君無自省之心、而反咎人言、臣所未諭也、中將改容謝之曰、汝言是、

何以敎之、對曰、修身以居敬、爲政以易簡、平易得民、上下交通、烹鮮種樹之喩、實有其理、芝山會稿

松平豫州

松平豫州忠昌所爲多不道、老臣議欲爲疏、條其過失以諫之、疏已成、同列依違不前、杉田壹岐曰、吾若辭之、誰當諫者、乃入進之、忠昌知其諫、已徑起入內、壹岐隨而引其裾、忠昌大怒、按刀曰、汝何無禮、吾登用汝、任以顯職、而汝忘恩寵、輒忤吾、壹岐流涕曰、臣以寒悴、忝蒙識拔、以至今日、臣竭節盡誠者、欲不傷君之明也、忠昌大感悟、取疏覽之、謂壹岐曰、某事吾當從諫、至某事吾絕好之、若止之、必損性命、壹岐曰、浪華之役、君能忘軀命、故得有今日、今君絕

同上

此損其性命、君宜爲國家爲之、忠昌深納之、遺老物語

豫州嘗出放鷹、還歡甚、曰、諸臣皆能勉勵就事、若用之於戰陣、必有功矣、老臣杉田壹岐前曰、公安得亡國之語、豫州赫怒、壹岐曰、每公出獵、諸士蒙譴致死者不少矣、故臣下見君如鬼蜮、蓋今日之遊、諸臣皆畏譴責、出死力以從事、是所以稱公之意者也、今國家昇平、故君所爲雖橫虐、不敢倍叛、苟有事則彼皆背叛、誰敢用君命、豫州忿怒按刀、壹岐曰、臣以諫死、臣之大願也、言色自若、豫州起入內、至夜召壹岐、壹岐至、豫州對食不食、曰、晝間之事、吾甚恥於卿、卿幸恕吾過、不則食不下喉、壹岐流涕曰、公若容臣

言、何賜如之、豫州即執箸、已而以壹間所佩短刀賜壹岐、驕暴爲之少止云、鳩巢小說參據鶴衣○按小說以忠昌爲忠直、今從駿臺雜話、爲忠昌、毛衣壹岐作彥衛門、並同人異名耳、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綱利爲人奢侈耽色、於是嬖臣用事、人民愁苦、老臣長岡佐渡上書諫之、綱利立黜權姦數人、疏遠之云、夕烟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英爽好學、一日讀孝經、至爭臣章、謂宰臣曰、汝輩宜留心于此、以匡予不逮、亦須各求忠益、莫拒諫言、中川謙叔權右衛門曰、君及是言、邦家之福也、然君有痘瘡相貌猙獰、眸子射人、非溫其色、焉能來諫者、既罷、或謂謙叔、

子之言不亦甚耶、謙叔曰國家設人臣、豈便其身圖哉、吾爲社稷、忘其不恭矣、嘗進柑、侍醫云、寒宵御冷菓、非宜、既而光政入後閣、獨嘆殆哉、殆哉、侍嬪問其故、光政擧醫語曰、吾時欲云吾亦知之矣、此言一出、則人誰諫我、思之今復慄慄也、一日狩于郊、進行廚、啜羹嚼沙、光政色變、庖人前曰、風砂入口耳、飯羹豈藏塵坌耶、光政意乃解、昭代記

同上

池內喜內、少爲少將近臣、少將耽典籍、思慮不節、結爲羸疾、衆醫竭力、而少將甚苦湯藥、其疾滋加、大臣以下焦心、於是使人招浪華名醫古林見宜、到而診焉、退謂曰、疾頗深矣、事不可緩也、我有一方、得用之則愈、唯君嫌藥、未如之何已、喜內時未弱冠、進曰、子之言信然乎、見宜曰何敢詐、喜內曰、我有所思、受其藥、先私內豎曰、我將云云、君呼茶、則換之以進、如獲譴、我執其咎、遂造內寢、少將方閱書、喜內稽首曰、小臣有一疑、今將質之、少將曰何也、曰經所謂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者是也、少將哂曰、是言諸侯之孝也已、喜內曰、唏、非此之疑、世有誦焉、而不行者、是臣所疑也、君病在此、少將怒曰、狡兒不遜、還退矣、喜內爲不聞、指其書曰、此物善奪人魄、攫擲之、中少將額、少將大罵曰、狡兒欲吞吾刄乎、抽刀追之、喜內走降于庭、顧喚曰、不孝之刄、可剸忠臣之軀乎、少將罵且追、喜內喚且走、二周庭

砌、少將疲甚、踞石呼茶、內豎即進之、少將連飲三椀、於是喜內直前叩頭曰、君服藥歟、事既集矣、不遜之罪、謹待刄、耳、少將俛不答、喜內曰、若不足以釁寶刀、則願賜死于君前、將自裁、公遽執其手泣曰、微汝則寡人幾爲典籍之罪人也、乃賜其刀以賞焉、自是服藥數日、疾果愈、日本智囊

池田雲州

池田雲州長常爲松山城主、性勇悍、講武愛士、居常召父祖時之老臣、共語軍事、一日謂曰、高祖勝入君、勇將也、吾欲效其武、天下有事、我先衆自進、汝等代我指揮、衆皆感其勇武、有水野善左衛門者、年八十餘不應、既而曰、主君言雖烈、不中道矣、勝入君采邑未滿萬石、今則與之異矣、可

松平主殿

比其微時哉、主將者士卒之司命也、進退動靜以合理爲武、君請勿好小勇、長常大喜延善左於便殿、觴之、又受其盃、酬以金一挺、（野史引掞玉話）

三浦八郎兵衛仕松平主殿（忠房）爲大監察、主殿在福知山、城門有清水口者、常鎖、門監不告諸大監察、不得開、主殿庶兄十兵衛者、一日放鷹、開清水口門出、主殿聞之大怒、召八郎曰、今旦十郎出於清水口、告汝而開門、不、八郎曰否、主殿怒曰、清水口爲城要害、監守者不受汝命開門、其罪不輕、速刑之、八郎曰、眞如侯言、罪實不輕、然其原在十郎君、君貴亞於主君、人皆敬之、而君躬自命之、門監之卑、

青山大膳

安得抗之、清水口不可猥開、君已知之、而強開之、是出十郎君之專恣、先令十郎君屠腹、而後戮門監、不然唯刑門監、是偏頗也、恐非至公之道也、主殿色不懌、入內、頃之主殿又召八郎、容色灑然、溫言謂之曰、今歲比例年寒威覺嚴、汝不爲寒所冒、加之當直地面北、寒威當甚、乃脫其所服外袍賜之、八郎拜謝而退、終不及門監之事、蓋賞其忠言也、（備忘錄）

青山大膳（幸利）寬文中受幕府命、收京極高國宮津城、（丹後）率部下赴之、過箱根畑茶屋、大久保忠朝臣岡島某者、斫幸利馭人、提其首走入茶屋、馭人本忠朝部卒、殺人遁去、幸利私養之、先是幸利士得罪出奔、忠朝竊收養之、故幸利又容匿忠朝罪人、至此有此事、幸利已至三島、聞之大怒、遣使於畑曰、今我奉大命之上國、卿斬我小臣、且奪其首級、果何意、速來我旅館、岡島答曰、某固所期、謹聽命、裝束將發、幸利部下聞之、唾手待其至、時幸利臣朝比奈藤兵衛進諫曰、今日之事、全出於私憾、以是等小事滯大命、恐非奉公之義、且彼決死忿鬪、我士必負傷、大事在前、小故宜置、我衆彼寡、殺之非難、然今日我衆雖一士可惜、若有負傷者、不得不送之於江戶邸、是損我士、且招耻也、彼奉主命冒我衆斬馭人、我宜稱其忠勇全之、是亦武家之

戶田城州　細川少將

榮也、幸利從之、急發使、使謂之曰、向云待卿至、然奉大命、前途事急、不得相見、卿其速去、立發三島、藤兵衛智勇兼資、幸利勇而好武、藤兵衛數有所諫、幸利能納其言、（明良洪範）

彥坂與右衛門仕戶田城州（忠昌）爲老臣、忠昌少時愛一妾、妾大褰內、與右衛門進諫曰、主君倘不去妾、臣不敢退、危坐不動二晝夜、城州感其忠、終逐其妾云、（備忘錄）

細川少將（重賢）愛菊、多植庭中、以架蔽風霜、一日謂竹原玄路曰、菊花殊美、可作和歌賞之、玄路即吟曰、霜耳蔽菊之著綿、脫棄而蒼生草耳、著勢麼登楚思侯乃默然有感、由是不復栽菊、（續近世叢語）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齊茲)一夜召堀勝名及竹原某、賜麥飯、時嚴冬、寒威凛烈、少將謂勝名曰、卿年高、恐爲寒所侵、卽自脫所著羽二重綿襖、賜之、夜闌、兩二人辭出、勝名謂謁者曰、今夜主侯矜老臣、爲寒所侵、賜其所著羽二重袍、寶拜厚意、不任感激、然主公領國中、如此寒夜、年老迫凍餓者、亦必有之、唯矜目前老人、如僕者、不知民之飢寒、不可也、卿他日語次幸白之、謁者乃以告、少將感歎曰、不特乎太左衛門、雖國中小民、予不敢忽也、(荻氏記錄)

細川少將

境野嘉十郎仕少將(齊茲)、爲用人、少將一歲出狩南鄉、將轉赴小國、遞傳已發、已而欲自南鄉徑歸、嘉十郎進曰、驛令

已發、各村備道路、爲假屋、以待主公、今猝停駕、郡代其他人民、皆抱疑惑、少將曰、往不往、唯予意所欲、嘉十郎曰、僕如此則不如不始發此令、一旦令已發、不問下民疑懼、舉竟出於公之放恣、失信於衆人、願公蹈前令、少將曰、予當再思、少頃少將曰、汝言是也、自此當徑赴小國、嘉十郎感泣而退、(殿班錄)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在江邸時、有司呈治下孝子貞婦賞與名簿、彈正閱之、欣然曰、是出平洲先生所敎、隔一日先生當至、宜示之、卽命近臣佐藤秀周、置之架上、已而平洲來講書、講後談序數刻、彈正語竟、不及之、平洲退去、秀周謂彈正曰、君忘宿昔之語乎、今日講學及談話、無非人倫孝悌之義、而今忘此事、是非誠實好學、唯爲名聞已、天下有好學者、雖匹夫誦學之、秀周實以爲賢明之君、感戴不啻、心竊樂焉、從今觀之、秀周之愚、爲君所欺、心實慊然、彈正聞之、曰、吾實忘之、秀周幸恕之、秀周曰、臣若恕之、君義卽可立乎、彈正流涕瞑目、坐而達旦、左右進獻之、不答、秀周隔席坐、徹將有餘言、近侍乃遣使、招平洲、平洲至、左右告以此事、平洲乃進、謂彈正曰、君爲文四郎所棄、無所容身、是實可然、然世譽未敢以棄君也、彈正改容曰、彈正之心浮薄一至於此乎、何以得立士民之上、而先生爲有可取者、果何

謂也、平洲曰、聖人不咎過、過而不改、是咎也、君終夜悔過、坐而達旦、雖聖人猶且不棄、況於世譽乎、請先進膳、世譽亦伴食、彈正色始愉、平洲起坐、謂秀周曰、世譽未以棄君、而年少輩何以敢出此語、實不知己分也、速出取事、秀周亦流涕而出、(青山閒話)鷹山公虛心納諫、秀周剛直不屈、語云、君明臣直、國之福也、豈是之謂乎、

松平能州

松平能州(乘蘊)爲世子時、欲就齋南鑿一窟、其傅佐藤廣義曰、此易事耳、然而爲世子者、凡百當愼守父侯所與、而不可別有嗜好、今世子年少、問安視膳、則勿論、方且講學演武、旦夕之不暇、而乃馳心于無益、罔或遂啓土木園池之

鍋島攝州

德川烈公

好乎故事雖易臣不敢奉命世子悚然曰卿言是也請守之（先哲叢談）

鍋島攝州（直寛）好學鋭意政事其臣河野恕齋上救弊五事攝州悅賞賜之恕齋爲大坂邸守聞攝州多蓄禽鳥爲娛樂曰不樂和諧自然之音而悅號哭悲哀之聲以此助興以此侑酒其忍不亦已甚乎夫以樂號哭悲哀之心而臨民其能有不忍人之政乎玩好之事至微也由微而致大履霜之漸實可懼焉乃作樊禽賦以諷侯覽而悅之立命毀樊籠（野史引續藩翰譜）

德川烈公即位下令曰凡諸臣欲言事者當作封事不拘所由呈進以聞自是後言路大開臣下爭言事公鋭意圖治屢召內外官問事或言不宜問外官公曰凡我諸臣無內外大小皆一也若有可問雖步卒召之亦何不可之有衆無有復言者（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一終

皇朝金鑑卷十二目次

君道

皇朝金鑑卷之十二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　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三宅厚　校

君道

任賢上　皇室十一條　附知人

國無常安之法、民無恒治之術、得賢者存、失賢者危、人主曷嘗不惡危亡、而欲安存、然危亡相踵者何、蓋其說有三、一曰、庸主暗君以不賢爲賢、以不忠爲忠、其所用所任、非佞則邪矣、二曰、人主常曰、吾非不欲用賢、今之世無才賢矣、三曰、人主雖知其賢、不終其用矣、夫庸暗之主、以不肖爲賢、以忠爲邪、固亡論焉耳、嗚乎何世無賢、唯患不之知爾、山本晴幸今川氏之賤臣、武田晴信用之而興、竹中重治齋藤氏之叛臣、豐太閤用之而起、彼駿濃之國非無賢者、雖有之而不用也、宇多帝拔擢菅氏、不終其用、藤原氏之權益盛、後醍醐帝任用楠公不盡其才、南狩之駕終不返矣、既用之而不專、其禍猶如此、況不用材賢者乎、華山帝庸主也、任用材賢、則紀綱立張、宰府無私帶兵者、是以知智莫大乎知賢、政莫大乎官能、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然則何以知人、夫人之性、善惡既殊、情貌不同、有溫良而

宇多帝

同上

傲詐者、有外恭而內謾者、有外勇而內怯者、故曰、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與、貧則觀其所不取、窮則觀其所不爲、煩使之而觀其能、間以是非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告之以難而觀其勇、醉之以酒而觀其性、知人之道雖多端、其要不過此數者、在人主能察而考之而已、作任賢篇、

宇多帝讓位於醍醐帝、詔大納言兼左大將藤原時平、權大納言兼右大將菅原道眞、輔佐少主、參決機務、日本紀略作書誡帝曰、左大將藤原朝臣、功臣之後、其年雖少、既熟政理、新君愼之、右大將菅原朝臣、鴻儒深知政事、直言不忌、朕擢立東宮、唯與朝臣定之、朝臣非特朕忠臣、新君功臣、新君愼之、季長深熟公事、長谷雄博涉經典、咸大器也、莫憚進用、寬平遺誡

宇多帝重參議菅原道眞才學、在衡緣起將立儲貳、獨與道眞議、寬平遺誡帝傳位醍醐帝、以道眞爲右大臣、與左大臣藤原時平輔佐醍醐帝、參決機務、寬平遺誡、大鏡、愚管抄、政事要略時平年少氣鋭、任情自用、裁決多失當者、道眞不欲每事立異、常竊嘆、大鏡宇多法皇與帝議、扶桑略記、梅城錄以爲左右大臣並秉朝政、無所統一、不便、在衡緣起因召道眞、諭曰、天下之政、卿宜專奏決之、道眞固辭不受、扶桑略記、在衡緣起道眞起翰林、遭遇法皇、

不次登庸、位極將相、諳練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參取大鏡太平記桂林漫錄）

孝謙帝

孝謙帝天平寶字七年秋、勅曰、一旬亢旱、致焦枯之憂、數日霖雨、抱流亡之嗟、此國郡司等使民失時、不修隄堰之過也、自今以後、有若此者、自目已上、宜悉遷替、不使久居其職、旁擾百姓、更簡良材、可速登用、使拙者歸田、賢者在官、各修其職、無爲民憂、（大日本史）

嵯峨帝

嵯峨帝大同初、田村麻呂任中納言、兼中衞大將、（公卿補任）尚侍藥子之變、帝下勅固三關、田村麻呂居兵府、威望素顯、帝恐其爲平城上皇用、遽進大納言、以固其心、（水鏡）及上皇

將東、使率輕鋭邀之美濃道、（類聚國史）時文屋綿麻呂以侍上皇、繫于左衞士府、田村麻呂知其才器可用、奏釋之、與俱行、事尋平、（類聚國史日本紀略）

淳和帝

淳和帝天長元年秋、公卿奏曰、尚書曰、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又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宜擧賢德、去邪枉、當今諸國牧宰、欲崇治聲、則拘於法律、不得馳騖、邦國殄瘁、職此之由、宜妙簡清公美才、以任諸國守介、（類聚三代格）

華山帝

華山帝已立、親任權中納言藤原義懷、權左中辨藤原惟成、委決庶政、（大鏡）下詔求直言、（日本紀略）以故紀綱振肅、（大鏡）太宰府有私帶兵者、即位僅十日、府中無敢帶者、（江談抄）

文德帝

文德帝初即位、召紀夏井見之、夏井衣履麁弊、左右咸笑之、帝曰、是疲駿也、非汝等所知、遂得殊寵、擢少內記、帝以其清貧無居處、賜宅一區、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帝愈重之、帝崩、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三代實錄）

村上帝

村上帝好學愛才、源延光爲藏人頭、帝甚任用之、一日延光侍側、眷遇頗衰、延光懼不朝、帝俄召之曰、一學生藤原雅材者、甚有文才、卿何以不奏、延光惶懼遽奏、雅材爲藏人、（十訓抄）

一條帝

一條帝長德中擢藤原行成爲藏人頭、（公卿補任）初行成與藤原實方論事殿上、實方不堪怒、取行成冠、投之中庭、行成

不敢與之抗、使主殿司取冠著之、徐曰、何以至此、帝偶隔蔀見之、以爲器度如此、足以任事、（古事談十訓抄）會藏人頭源俊賢遷參議、帝問曰、誰可代汝者、俊賢以行成對、帝曰、階級卑賤、難遽超擢、俊賢曰、行成才能過人、足司獻納、何以資望之淺沮其登庸、夫君人者在務知人、知人則賢者益進德、小人自懷戒、否則政事不能無愆失、惟陛下察之、帝然其言、翌日補之、（大鏡）帝臨御日久、一時人才輩出、（續往生傳神皇正統記）自謂朕之得人勝於延喜天曆之世、（十訓鈔神皇正統記）然遭藤原道長專權、政不由己、意雖惡之、力不能制焉、（古事談）

堀河帝

堀河帝康和二年、右近衞大將闕、白河法皇欲以其寵臣

藤原宗通任之、遺右大辨藤原宗忠、言旨於帝、帝吹笛不應、宗忠恐法皇之譴、請速得報、帝曰、以宗通補大將、敢不奉命、然朕有所慾、昔有敕勅、政之大者、莫過於官人、上自大臣大將、下至靫負尉、妙簡器用、一從輿論、朕深服膺、今權大納言家忠、位次才望、非宗通之比、才果可用、則固當超擢、不必論官位高下、未聞宗通才過人、卿以是還奏、宗忠復命、法皇愧服、乃以家忠任之、是時源俊房、藤原通俊、大江匡房、藤原季仲等在朝、帝以爲得人、不愧於古也、今鏡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元弘元年、帝謀討北條高時、幸笠置寺、近畿之兵稍集、而四方勤王之師未至、帝憂之、適夢紫宸殿前有

一大樹、南枝最茂、下設御座、忽有二丱角來跪、指座、泣奏曰、普天之下、無處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帝覺而異之、以爲木傍南楠也、意將有楠氏者出輔朕、再正帝位也、即召寺僧問之、對曰、河内國金剛山西有楠正成者、橘諸兄之裔也、其母嘗禱志貴山毘沙門而生正成、故小字曰多聞、以勇武聞世、帝謂所夢殆是、乃遣藤原藤房召至行在、帝大悅、委以興復、問滅賊之計、正成獻策、辭歸城赤坂、四方聞風而起、遂誅高時、實帝任正成之所致也、太平記

任賢中　幕府八條

東照公

永祿中東照公始置奉行、以掌國政、以天野康景、高力清長、本多重次爲之、人爲之語曰、佛高力、鬼作左、左右無偏天野三平、清長仁厚醖藉、重次剛毅勇決、康景處於其間、如無所損益、而實斟酌劑量、救其所偏、使各得其宜、號爲稱職、武德大成記　藩翰譜　駿臺雜話

同上

慶長五年、始置京尹、以奥平信昌爲之、其後東照公擇可代者、本多正信薦板倉勝重、伊賀守　勝重時爲江戸街司、秩僅五百石、正信請與二萬石、東照公以爲過差、正信曰、京尹之任、非厚秩祿、不可以鎭京畿、遂從之、武野燭談

同上

板倉勝重爲京尹、治績大著、年老、薦子重宗自代、重宗能堪其任、論者曰、知勝重之賢而用之者、東照公也、從勝重

之言而用重宗者、台德公也、終始任重宗而不疑者、大猷公也、有此君而有此臣、啓萬世太平之基、宜矣、武家閑談

台德公

台德公既老、時酒井忠世爲老中、名望尤重、一日朝賀侯伯皆會、大猷公猶在牙城、忠世入見、促之、公怒曰、不通謁而入、罪也、忠世曰、臣固有罪、唯列侯待久、速出行儀、公怒甚、忠世見秀忠請退老、台德公詣牙城、手把帽巾、賜忠世曰、卿年老務煩、宜蒙帽防寒、大猷公論令戴帽、笑曰、甚稱、台德公曰、忠世先世勳舊、練達政務、聞近以忤旨疎之、此一己之私也、治天下豈容有所私乎、大猷公謝過、謂忠世曰、卿規孤不逮、直言莫諱、寵遇如初、涉史續筆

有德公

享保初有德公擢大岡忠相爲江戶町奉行初公在紀州時忠相爲伊勢山田奉行先是山田人與紀民交訟紀人不直前奉行畏憚紀州不敢申理每新奉行來必出相訟已易數尹事未決及忠相至立據理裁決山田人始得直世舉言紀公必怒忠相必得罪已而公從紀州入立知其有器局至是有此命果稱其職後又擢爲寺社奉行食封至一萬石（武林隱見錄）

同上

公之未入立也宮中失火防火使近藤宮內率徒而至公遣人曰火且熄門者拒弗納宮內不可強入門救火公怒宮內曰臣豈得已乎公雖有命臣何以廢職公立召宮內

曰汝爲官忘其身可謂忠矣無何擢爲親衛（續三王外紀）

有德公

石川總成（近江守）仕有德公爲寺社奉行時本願寺與勢州高田派有所爭訟當時高田門跡爲伏見親王子與公夫人爲親姻自公在紀州時仄聞此事先入爲主總成以本願寺爲直公不聽以高田爲直一坐皆服公裁決總成曰若不問是非唯謂如公命公聽之從公曰非然汝有所思乃言之總成乃委曲辨其曲直公曰吾前日所聞誤矣終以本願寺爲直居十日以總成爲若年寄蓋賞其抗直也（備忘錄）

有德公

有德公恒謂師傅不可以弗選夫習慣爲常與善人居無不善與惡人居無不惡猶練絲之可以黃可以黑也安藤對馬守信友有古人風命爲世子傅（人鏡錄）

任賢下（列藩十九條）

武田信州

武田信州（信玄）聞山本晴幸名聘之晴幸參河人爲人矮陋眇目居駿九年今川義元不之禮至是應信州聘信州恐賓寶爲諸將所輕竊遣鹵簿邀之於路及至信州喜曰容貌不陋如此而大獲聲譽必有大過人者矣乃授二百貫地後數日召見與語問及駿河形勢大悅長坂某（左衛門）曰得無容駿人疑乎信州曰我但知重士不知其它待遇日厚軍國之計莫不參畫（甲陽軍鑑勇士一言集）

前田納言

富田高定少仕豐太閤太閤愛其勇屬之秀次授萬石秀次之死高定欲殉之榜路傍曰某日吾自死千本松原及期觀者如堵親友携酒來訣高定大醉鼾眠會大閤令曰殉死者族於是衆擁高定坐之轎中舁而去觀者大笑而散高定恥之不出前田納言（利長）素知其人謂衆曰彼善於槍而拙於殉我且收其槍也以祿萬石招之高定辭納言不聽親往迎之乃出及納言攻大聖寺城高定請先鋒以兵二百先登鏖戰死之城尋破衆皆稱納言善知人云（武家盛衰記小松軍志諸家興亡記）

蒲生參議

蒲生參議（氏鄉）領會津時有松倉權助者初仕筒井順慶得

怯名、去至蒲生氏家、告曰、良將之下、怯人亦可用乎、請祿。之、飛州曰、予有所思、立召祿之、無何從軍有功、飛州曰、果如予所見、即與祿二千石、爲隊長、其後又從軍、奮勇進戰、敵兵披靡、竟深入戰死、飛州後語近侍曰、松倉剛果有大志、非立人下者、故速擢之、自今思之、若擢用遲三年、不使彼戰死、吾過擢之、速其死、悔無及矣、備忘錄

藤堂少將

藤堂少將高虎招渡邊了、祿以二万石、爲將、衆曰、盍百分二万石、以祿勇士百人、了一人豈當勇士百人乎、高虎曰、不然、使了守一城、敵人聞其名、不敢輕犯、雖有尋常勇士百人、不爲了一人之用、了以悻直爲害宿所忌、大坂之戰、憤高虎不用其言、致祿而去、涉史續筆

水戶義公

水戶義公拔擢人才、隨器叙用、苟勝其任、雖卑賤、不次登庸、而親近之士、或終身不遷秩、人皆服其公、桃源遺事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光政近侍有熊澤了介者、時猶爲童子、少將知其有非常才、嘗謂老臣曰、了介才器超衆、行將大用之、卿等宜時時訪以政事、長育其才、後竟登以爲老臣、好人錄任以國政、興學校、以教士民、武家勸懲記國中大治、自列卿以下、皆率聽其令、下至庶吏之賤、皆知崇儒賤佛、浮屠亦往往蓄髮還俗、中國稱爲聖人之治、國史

同上

少將尊賢敬士、聞近江人中江原賢、文輸往復、研窮治道、

同上

朝覲過近江、必招之旅館、饗之、及其沒、設神位於城中、祭之、又招其子某、厚遇之以賓禮、已而又召其仲子某、及其門人熊澤兄弟、中川某、加世某等、皆以任用之云、有斐錄

少將嘗使泉仲愛熊澤了介弟冒泉氏坐評定所、與聽政事、仲愛沈默不言、有司竊相語曰、君之使彼坐于此、抑何益、不如易以泥塑也、少將聞之曰、不然、使彼列坐、人人不敢矯僞、此有益也、何問其言不言、衆乃服、一日少將謂左右曰、我近無大過、仲愛曰、斯言也、臣所不願聞也、少將遽起入內、仲愛退、翌日不朝、少將召入與語、待之如故、時人美其君臣相得焉、有斐錄

池田少將

津田永忠左源太幼時爲少將侍豎、凡嘗御宿直、有守夜者、謂之不寢直、方永忠直夜、半少將眠覺、問時規何更、永忠曰、臣今假寐不之聞、翌日少將謂人曰、永忠非凡兒也、年十八擢爲監察、其日陪宰臣座、宰臣議公事訖、猶燕語、永忠曰、此非游談座也、宰臣見光政爲諷之曰、永忠年少多言、少將曰、果如吾所觀、必直言無諱者矣、昭代記

松平豫州

松平豫州忠昌有知人之鑒、杉田壹岐故爲步卒、豫州登擢、遂爲老臣、食祿八千石、壹岐忠亮、能直諫、豫州常容納之、云、遺老物語

酒井讚州

酒井讚州召江見太兵衛、與祿二百石、太兵衛初仕森作

州有故辭去仕忠勝爲謁者一日忠勝自外歸太兵衞出迎仰見讚州而後稽顙讚州入内曰今著外套在玄關者誰近侍曰新進江見太兵衞也讚州曰彼眼光非常人可坐用人席末俾諳記諸事其後同僚詢事裁決如流讚州悅曰果如予所見仍增祿至七百石爲家老寬文三年讚州卒太兵衞年七十請老讚州子忠直不許又增三百石後至三千石年八十餘猶執國政云（備忘錄）

松平豆州

松平豆州（信綱）封川越欲引玉川水漑其邑命邑宰安松某（金右衞門）開渠九十餘里已成踰歲水不至豆州召某問之曰水當至君宜無憂居數歲水遂不至豆州又召某問之對

曰水之所以不來由民之灌漑田野者多也潤澤滿野水必至矣又踰歲水又不至豆州又召某問之對亦如前說豆州怒曰汝不知地之卑高妄穿溝瀆故至此爾某固執前說毫無撓色已而秋大淫雨水果至溢于溝洫由此田野大闢磽确之地盡爲膏田豆州召某大稱其功增其俸祿後遂擢爲顯官（老談一言記）

水野監物

水野監物（忠善）任氣不拘細節（武家勳懲記）時或致謗議嘗在岡崎子忠春致書諫曰都下謗議喧騰宜愼擧止監物乃悉召諸臣諭曰汝等或聞謗言則白之勿諱諸臣不敢以實對僉謂無聞有波多野鄕衞門者步士也獨進曰臣執賤

同上

役久在江戶出入諸公之門故熟聞君公負謗之由然不欲顯言願以書條陳監物頷之波多野退疏數事以進監物一覽稱善即擢爲足輕頭與祿二百五十石（前車後語集）

津輕越中

津輕越州（信政）大修藩政務風化講富强以武田源左才力絕倫尤長經濟擧之綜金穀出納源左焦思硏慮夜不安臥由地質厚薄定地價品位等別田畝除岩木山以外山林原濕悉制貢賦法農工匠營業稅規一定各署所用筆墨薪炭莫不有規程銳意講經世富累巨萬（青森游乘）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宣紀第二子兄宗孝早沒少將嗣其後宗孝之喪少將召近臣賜酒時堀勝名爲用人出列其席及賜

酒不敢拜曰當今非可賜酒日且奈非禮何遂不受少將見之知其方正可用竟柄用爲名臣人皆服少將藻鑑（上林政朝著落穗集拾錄）

少將爲諸公子時國用大窮秩服亦薄時時就有司有所請求堀勝名時爲用人重賢有所請勝名正色曰當時國用不給公子所知今秩服加多移之損國用公子能慮之可以省枉費臣不能奉命少將不悅無何肥後侯卒無嗣重賢嗣後人皆爲勝名恐既而少將曰所謂忠臣者平太左衞門之謂也拔擢任以國政（備忘錄）

堀勝名初參國政也有人密蹤其不法十八條少將直示

細川少將

之勝名、命分跳、勝名即爲之跳解、以進、少將授之、其人、又命分跳、其人語塞、不能答、少將因黜之、任勝名、益固、自茲小人仄目、若讒害勝名、必蹈覆轍、故勝名專心於國政、無所顧慮、監察適有斥勝名者、少將言少及之、勝名敏捷忽悟、云是非侫意、蓋某所白、少將不能掩、竟及其人、勝名糺其虛實、議其當否、或貶或補、外論者云、其迹殆近專權、然是君臣魚水之所致、實爲希覯事、(平太左衛門行狀)

少將大興學校、使子弟就業、堀勝名爲監督、白少將、欲校其勤惰賞罰之、少將曰、夫平生祿家士者、果何爲、欲供國家之用也、夫士之講究文武、固士之本業、今假令竭力於

此、何賞之有、勝名曰、賞罰並行、公之所知、今若子弟不從師教、不講文武、倍公盛旨者、不可無罰、又能奉公旨、守師教、講文、究武、業進、藝達者、不可不賞、夫建學校、教導子弟、不賞罰以爲之黜陟、恐非主公建學之意、況有罰無賞、非臣所知、勝名日朝爭之、凡三日、少將固執前言、不回、勝名曰、事已至此、非余力所及、已任重職、主公不用吾言、吾唯有辭職一途耳、竟謝病不出、少將聞之、大驚曰、當今豈乎左衛門謝病之日哉、吁彼執志何固也、前日之事、予當枉從彼議、宜速出就職、即遣人告勝名、勝名乃出就職云、(鎌田氏雜錄)

細川靈公

少將在國、赴成趣園、出入常從櫟門、一日歸途遇雨、先驅馳報、將從田際門、蒲池正定、(喜左衛門)時爲守衛、不可曰、公駕今日從櫟門、歸亦宜從焉、先驅曰、主公方冒雨、立、正定曰、公驅非以紙製、縱令一旦値雨、豈可變前例、爲人上者、不可反覆如此、臣誓不奉命、少將不得已、入從櫟門、衣服濡然、其夜少將獨語曰、危矣危矣、侍臣不曉其意、先是少將以爲正定迂而不堪任用、將黜之、至此大感其鯁直、殆失其人、故曰危矣、竟擢爲奉行、(田中司雜錄)

德川烈公資性明敏、知人善任、如戶田忠敞、武田正生、今井惟典、小宮山昌秀、藤田彪、本皆中士、擢用參政事、如酒

井市之允、田丸稻之衛門、川瀨教德、哀公時爲權臣所嫉、獲罪廢黜、皆擢列要職、如杉山忠亮、鈴木宜尊、出於史館編集、忠亮爲世子傅、宜尊爲郡奉行、使青山延于、會澤安、督學政、豐田亮起於布衣、爲國史總裁、吉成信貞於郡官、山國共昌於軍師、皆久其職、其他以世家任柄用者、亦不寡矣、公之練兵馬、設學校、正經界、令行禁止者、此等諸臣、前後各奉其職、與有功也、

附　知人　十九條

源右將

建久元年源右將已滅藤原泰衡、還鎌倉、泰衡將大河兼任、起兵於出羽、至秋田、由利維平出小鹿島、逆戰敗死、兼

任兵勢甚熾、會葛西清重告急、健步來報曰、衆任編亂、橘公成等戰死、由利維平逃亡、賴朝聞之曰、健步錯誤、死者必維平、逃者必公成也、吾以其平生知之、果如其言（東鑑）

織田右府

織田右府少時、問諸臣論當時各國主將賢否、曰、上杉謙信、古今名將、武田信玄、用兵與之頡頏、不知其孰先、願得二人者、以爲我先鋒、松永久秀、吏才可用、而惟利之從、毛利元就、所爲譎詐、不可爲訓、齋藤道三、則悖逆庶幾於禽獸、我所欲得者、非此、願得智勇兼資者、以爲我用、主將之務、唯在知人而已、其後果舉秀吉於卑賤、大收其用云（太閤記）

織田右府

右府與齋藤氏戰、有敵兵著唐首冑、逃者、池田信輝追躡、不能及、還、右府召信輝、謂曰、彼唐首者、必神子田長門也、後問之果然、右府攻將軍義昭於宇治牧島、雨後水溢、諸軍臨岸不能進、右府呼曰、古者佐佐木非鬼神、時上流有一騎截河者、右府曰、是必梶川彌三郎也、問之果然（備忘錄）

豐臣太閤

淺野幸長、生而七日、豐太閤訪之、聽其啼曰、是英物也、必爲驍將、後十五年、忍城（武藏）之役、先登有功、人稱之、太閤喜曰、果如吾所鑒（十竹齋筆記）

東照公

東照公嘗放鷹於中泉、過清見寺、有童子捧茶、公熟視曰、

此兒瞻視不凡、父爲誰、寺僧曰、兒素賤不知氏姓、公問不置、寺僧曰、此實君敵人之子、某受人之托、竊育以至此、公曰、與其以爲僧、請與予、寺僧廼曰、此則殉武田勝頼於天目山土屋昌恒之（縱宗）孤也、公悅曰、義士之子也、余固知其非常人、果如予所見、即載歸屬世子、曰、吾他日欲爲汝得一護身刀、今適得之、民部少輔忠直是也（常山紀談參取蕃翰譜）

東照公

大阪之役、公命久世廣宣、阪部廣勝、候敵動靜、廣勝立跨馬馳出、觀者壯之、廣宣徐辭麾下、緩步凝思、左右皆哂之、公問故、畠山入庵曰、笑廣宣之怯也、公曰、兒輩何知、廣宣沈勇、臨事深慮、受吾命既決死、彼必深入敵地者、既而廣勝先歸、廣宣後至、果入敵地、遠過廣直云（明良洪範、武家閑談、常山紀談）

同上

榊原職直、本姓花房氏、其父職之得罪於浮田氏、豐太閤宥其罪、放之於常陸、職直尚幼、寓本門寺（武州）、公嘗放鷹詣寺見職直曰、是必非卑賤之子、問知其實、召爲近侍、時年十一、命榊原康政授以其氏、後仕台德公、大猷公、任飛彈守、島原之役、奮勇先登、以功著稱云（武家閑談）

台德公

庚子之亂、大阪使人加賀井秀威殺水野忠重（和泉守）於池鯉鮒驛、時堀尾吉晴（帶刀）在座、立斫秀威殺之、台德公從東照公東征、在宇都宮、徒步誤報云、堀尾吉晴殺忠重、帶刀子忠氏（信濃守）從在軍、左右請幽之、公曰、吾知吉晴非與黨

大猷公

人者、且吉晴負我、其子何罪、既而得審問、果如公言、人服其明。（岩淵夜話以此爲神祖事今從關原大全藩翰譜）

或嘗侍大猷公、語及世之所稱譽者、公曰、衆人咸譽之、必非美士、蓋其人非柔愞、必爲容悅者也、世或譽或毀、必有良士、譬如聽訟、必有曲直焉、勝者譽之、不勝者毀之、故雖聽訟公平、不能使無毀譽矣、由是觀之、衆人咸譽之、吾不之信也。（武家閑談、智囊）

毛利奥州

毛利奥州（元就）攻門司城（豐前）時、大友宗麟率大軍、爲後援、奥州解圍、乘船退、敵將瀧田民部、單騎在岸、小早川隆景兵浦宗勝（兵部）急提槍、上岸、與民部戰、戕之、乘船、奥州兵遠望曰、我軍有上岸戰者、奥州聞曰、一人出戰者、浦兵部耶、果然。（備忘錄）

武田信州

武田信州（信玄）善知人、其臣有岩間大藏左衛門者、本爲猿樂師、信州擢爲士、其人體格壯大、資性怯懦、信州傾常陸江間地、置諸士於此、以大藏爲監察、一日命增江間士某祿、某不受曰、某無功受賞、非臣所知、或亦出大藏推擇、決不能應命、於是信州欲察大藏勇怯、用之於軍、七戰七逃、不獲一級、信州曰、吾聞昆崙山金、鍛錬之至、變爲鐵、人亦如此、使怯變爲剛、在吾任使、他日臨戰、縛大藏於盾、置之彈丸飛矢間、遂無所傷、大藏於是翻然而悟、性命在天、天

運不竭、矢丸不能傷、此後每戰有功、人皆賞信州善任使。（明眞洪範）

前田納言

前田納言（利家）攻來船城（越中）、城兵出戰、先鋒敗走、納言望見曰、山崎某不在乎、彼必返戰、俄而有一人返戰者、全軍復振、行人馳至曰、前軍殆敗、返戰有利、納言曰、返戰者誰、曰山崎勝兵衛也。（武家閑談）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清正）在釜山浦、與鮮人戰、日將沒、肥州謂戰不綏危矣、孰能收兵者、莊林隼人在席末、呼命收兵、隼人馳馬入兩軍間、直收兵却、森本義太夫在清正傍、憤然垂淚、肥州怪、問故、義太夫曰、君視小臣、不若隼人、是武士耻也、臣與隼人共從軍、每戰不後隼人、是主公所知、隼人在君傍、臣若不在、臣無所恨、今臣在傍、召隼人命之、是君視臣不若隼人也、而不之知、亦愚也、肥州笑曰、汝等均我股肱腹心也、然任使各從其器、今命汝必入敵中力鬭、是害師也、隼人必能全師退、敵勁陣堅、命汝當之、雖敵兵多、無可畏、是汝所長也、義太夫乃服。（備忘錄）

同上

肥州一夜上厠、召莊林隼人、時已夜分、隼人遽至、偶患寒疾、鬢髮蓬鬆、肥州猶在厠（清正有痔疾、每如厠、必久而後出）、詈之曰、汝隸年可二十歲、披茜紅背身者爲誰、對曰、是爲出來助、係尾州產、爲人頴悟、臣以爲履奚、肥州曰、前此與汝往觀散樂

于川尻、我見渠旋、披領子鎧、著歷檄、今天下無事、渠徵賤而不怠武如此、我欲言汝賞之、事務雜然、遂忘之、今忽思之、故夜中召汝、汝宜速還賞之、雖然賞之過厚、恐來儕輩之忌、亦不可不思、又曰、聞汝有寒疾、宜飲酒取暖而還、隼人感泣而退、召出來助、告以肥州言、與俸六十石、使爲近習、出來助感戴、奉公不怠、後有武功、（日本智囊 備忘錄）

加藤侍從

加藤侍從（嘉明）嘗曰、驍勇之士、或有驚人之功、然至眞勇、非誠慤之人則不能、孤城無援、勢方危蹙、而能誓死報君者、唯誠慤之士能之、近世唯勇武是求、不問誠僞、非眞將所爲也、（碎玉話 雨夜燈）

福島左衛門

福島左衛門（正則）嘗訪蜂須賀家政、時子至鎮年纔成童、出接、正則已辭出、謂其老臣曰、吾相人多然後爲名將者、必是人也、果如其言、（備忘錄）

尾張敬公

天草時貞幼而穎異、能書、八歲時至江戶、或薦之尾張敬公（義直）公乃召而見之、命書大字、至末迫帶幅、縱筆直下、引至蘭席、觀者歎其豪邁、公獨以爲、此兒幼有淩貴之心、長必作賊、不可近也、遂不祿之、後果作亂、人皆服公之明鑒云、（人見雜記）

水野日州

水野日州（勝成）少時落魄、遊鎮西、仕佐佐成政、受五百石、得一卒、守門、性謹慤、進止不凡、日州異之、以爲非常人、嘗命入浴室、執役、陰使人入其舍、啓櫃、則有甲冑甚華、因訊之、果名士庵原某也、庵原仕井伊侯、有故而去、隱於隸伍、日州大驚、與之以其祿之半、後告侯復之、侯悅召之、遂爲國老、世稱其藻鑑、（名賢言行略）

有馬侍從

有馬侍從（賴利）將就藩、至大阪、久留米迎船多至、時船奉行罹疾死、侍從愍之、問曰、彼不拉兒來哉、曰、携兒至也、乃召兒、襲祿、曰、船中指揮、皆任汝、兒時年才十一、又令舟人曰、以年幼勿輕侮、必受其命、船至四國海、兒急呼曰右楫、勿直進、衆不知其意、然侍從有命、乃從轉楫、侍從呼兒曰、今何故指揮舟人、曰臣父言、海鷗爲群不飛者、必有暗礁、今見海鷗多浮、故爲此言、言未畢、左方巨巖露出、人皆稱其警敏、（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十二終

皇朝金鑑卷十三目次

皇朝金鑑卷之十三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君道

審官上 幕府五條

夫設官分職、委任責成、人君之職也、故明主之任人、取其所長、而捨其短、智愚賢不肖各得其所、以成國家之治、猶良匠之度材、大小長短各得其宜、以成輪奐之美也、若夫責備於一人、則世無全人、嘗聞之行義純固者宰相之材也、智勇過人者將帥之材也、節操方正者近臣之材也、公正聰明者監司之材也、學問該博者顧問之材也、人君若能明其職、各擇其能、以官之、則官省而職擧、職擧則事省而人理、官不得其人、則官冗而職不擧、職不擧則事繁而人亂、譬之上醫之用藥、視脉察色、識病之緩急、唯用一物攻之、氣純而愈速、下醫不然、以情度病、多用其物、以幸有功、一藥偶得、佗藥相制、其力不專、病何以愈、官不得其人、人多事煩、而冀其職之或治、與下醫之用藥復何以異焉、作審官篇、

東照公

東照公嘗曰、用人之道、其要有二、一曰擧賢、二曰使能、賢性恭謹、忠正奉上、接物寬厚、不矜己能、聰敏明決、通達事務、宜登庸寵秩、任以政事、謂之擧賢、材藝之士、有卓絕之能、雖行不必美、亦宜拔擢以收其用、謂之使能、審此二者、庶幾不失人矣、公擧本多正信於鷹師、拔大久保長安於猿樂、蓋用此道也、岩淵夜話

東照公

公嘗欲以高木清秀爲行人、寬正重爲司旗、本多正信曰、清秀厚祿、宜爲司旗、正重小祿、宜爲行人、東照公曰、夫祿之厚者爲司旗、祿之小者爲行人、是以秩祿用人也、非擇人材而用之、吾以爲正重才可爲司旗、清秀才可爲行人、故欲補之、若正重祿微、宜增之、夫不論才之稱否、而以秩祿爲輕重、非使人之道也、正信歎服、東遷基業

同上

公嘗言、用人須取其所長、譬之耳目鼻口、各有所司、以濟其用、鵜入水以得魚、鷹搏空以得禽、人各有長、勿求備焉、東照宮遺訓

台德公

台德公欲以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青山忠俊、爲世子傅、白之東照公、公曰、善、即召三人、曰、將軍欲以汝三人傅世子、汝雅樂 忠世 以仁育之、汝大炊 利勝 以智導之、汝伯耆以勇護之、夫人志好不同、何得一之、但因其資性、導之以善耳、汝三人一心協力、以保護世子、於是三人戮力以傅世子、遂成其德、是爲大猷公、岩淵夜話

有德公

有德公享保初、自紀州入立、世子家重猶幼、公以謂、輔護幼主、以撰擇保傅爲第一、譬如白絲、染之最易、賢臣在側、人自染其風、乃以安藤對馬守、爲世子傅、對馬守爲人篤實忠正、世子嘗獲千里鏡、愛之、數上譙樓、遠望、對馬守聞之、又上譙樓、世子使對馬守、窺之、對馬守一見、乃曰、遠境皆在眼、城下行者馬毛服色歷歷可辨、世子每日登樓下觀、外人聞之、皆懷疑懼、乃取而挫之、公後聞之悅曰、是我所以爲世子傅也、享保錄

審官下 列傳四條

酒井讃州

酒井讃州忠勝致仕、以林野宗左衞門、惠見太兵衞、爲其子忠直傅、謂忠直曰、宗左衞門、資質勇敢、汝宜以威嚴、抑制之、否則必跋扈、太兵衞爲人温藉、汝宜誘掖以濟之、召宗左衞門曰、我以汝傅修理大夫、宜以謹敕事之、唯我能容汝、修理大夫年少、斷不寬假汝、召太兵衞曰、汝事修理大夫、宜有犯而無隱、迎合挹損、非爲傅之道也、日本智囊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用人、無方、隨材銓選、雖農人賈豎、有文學秀異、或材足幹蠱、咸加甄進、蒲池正定、爲內務、資性剛直、少將嘗獵、令正定牽犬、正定不肯曰、非臣之事也、嘗命掃廷內、又不肯曰、是小臣之任也、蔵安爲人慨慷、不隨時俯仰、少將皆擢爲奉行、果稱其官、人鏡錄

同上

少將深知國家治安、上下隔絕、寵倖用事之害、令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檢束近習、不使其預國政、故近臣無借威專權之弊云、銀臺遺事

土井少將

土井少將利勝爲大老、堀田正盛見少將曰、正盛蒙國之厚恩、多養家衆、欲置監司以糺之、不知何等人物可以爲之、少將曰、譬如饌具豐甘、和調得宜、有人私告曰、某膾勿食、爲蒼蠅所汚、則雖食之不嗛於口、夫露汚之微、不害口腹、而食之必不甘也、監司亦然、事務苛察、不識大體、錄人細過、訐人陰私、如是者勿任焉、若奸慝在國、譬如寘毒於食中、知之而不言、如是者亦勿任焉、夫監司之任、在知奸邪而劾之、見幾察微、不使之亂國家、如是者可以任之也、聞者以爲至言、武野燭談

君道

養士上 幕府七條

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又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是皆謂人主之養士也、夫能養士者、懷之以恩、餽之以財、御之以威、一旦有事、彼皆出死力、以禦國難、而今養之無素、望其能臨難效命、抑亦難矣、嘗聞智勇辨力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故人主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然所謂秀傑之士、大抵踈雋矜豪、伏氣

輕物不可羈以尺度撫御愛養得其術則俯首妥尾以爲我用否則倜然叛去不翅其齒牙以爲我害者幾希矣太田某於台德公曲淵吉景於武田氏岩本越中於威公堀部金丸於淺野氏彼皆所謂踈雋矜豪伏氣輕物不可羈以尺度者然四主皆能撫御愛養以收其用四士亦能效其忠若使四士遇庸常之主何功名之望哉語云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信矣作養士篇

東照公

豐太閤嘗謂東照公曰天下所謂重器至寶僕皆致之卿亦有之乎公曰亡太閤強之公曰僕之所寶者異於是爲僕捐軀赴難不避水火者有五百人以此橫行六十州亦無可畏者此則僕之所寶也太閤赧然（雨夜燈　常山紀談）

天正二年公攻天野景貫於山中城會霖雨公班師敵伏兵於隘放銃挑戰後軍死傷頗多公聞銃聲引兵返戰敵兵散走玉井善太郎中丸盤跚後至公見之曰吾今聞後軍銃聲始知有警汝爲敵所傷邪立下馬授之曰汝騎此馬來善太郎固辭遂從公得退（武德編年　常山紀談）

同上

○大久保忠世手下杉浦久藏拒戰被傷不能步忠世下馬曰汝御太甚疾騎此馬久藏曰主將安可放馬且僕等千百死何足顧倘大雖騎不得生忠世怒曰嗽嗽何言也久藏未肯從忠世曰汝欲騎則騎欲莫騎則勿騎覺舁焉退去或勸久藏覓騎其馬以退云（同上）

同上

公步士有伏見彥太夫者年久不得擢用就松平正綱有所請托而未得通公一日出在外彥太自後引公衣袂公顧曰汝何爲彥太自序其勤勞娓娓不止公曰吾已領之汝莫爲憂其後公田獵彥太亦從佩雌雄長刀踰越山坂如踐平地公覽之曰壯士也乃命試其技彥太直拔刀盤舞餘勢生風公即指一邑曰以彼與汝租入之厚薄則在汝所得耳嗚呼使他人在公地必罪其不敬公愛士如子故不罪其不敬然祿不可徒得故必試其能而與之得之者亦無僥倖之謗可謂上下相得者矣（碎玉話）

東照公

公嘗欲徵祿平塚越中（爲廣弟也）越中曰公爲人儉吝不能與厚祿請辭去仕石田三成公不悅關原之役越中爲虜公視之冷笑曰嚏予仕三成今日之狀何如也越中憤然睨視曰士戰爲生虜自古例多今爲若言人則幼時爲祖父戶田彈正所誘捕至織田信秀許幽於天王坊三年忘其身之爲虜笑人之爲虜實可笑矣且背太閤遺言蔑視秀賴公是非武士之耻耶僕不欲事如此人請速斬吾頭公有怒色謂吏曰可惡奴哉今刎之則其苦不過轉盻不若生之長其苦命縱之後本多八彌問曰平塚越中公之所惡而今對主公出惡言公盍誅之則有深慮不公曰越中無雙勇士而知道理且有辨口予誅之唯不過洩一已之

憤、故不殺以遣之、秀忠忠吉等也、越中後仕加賀侯、領八百石、云、（越中亦能書、與池正實並稱云、○備忘錄）

台德公

台德公賜太田某祿五百石、某不平之、立壞黃麻、走出、公大怒、欲誅之、遣井上正就於駿河詢之、東照公、公喜曰、將軍恢弘之量、乃能容狷直之士、此國家興隆之兆也、彼固無禮、將軍誅之、誰肯非之、然猶且使使詢之、非將軍勅政、何以能如此、夫人必以爲彼矜其功、然能察之、人苟無忠信、決不得不顧後、夫可畏無甚於人主、故犯顏諫諍、其難過於犯敵得級、即命賜二千石、台德公召某、如公言、某感泣而出、（東照公御遺訓）

同上

佐竹氏移封於秋田也、其臣車丹波欲襲水戶城、事覺就死、其弟善七者竊欲報恨於台德公、爲奴以奉公履、公一日視善七、怪問、善七曰、臣欲爲家兄報恨、注意於公者數、公威咫尺、不覺手顫、不能撫刀、臣事畢矣、刎臣頭、公曰、汝能飜心仕予乎、善七曰、已欲爲兄報恨、而又無事之之理、公貴之曰、任汝所之、善七曰、一旦仇君、而事覺不能死、何顏立於世、請乞丐以終生、於是公以善七爲乞丐長云、（老談一言記）

有德公

有德公出獵、令兩番士提弓隨行、若有野鳥集、即命射之、獲則賜時服賞之、小姓隊谷甚五郎從行、數受命不獲一禽、人或笑之、公憐之、一日放鷹目黑村、視鳥集、即命射之、又復不中、人人相目冷笑、公愈憐之、歸至虎門橋下、鯉魚唼喁、不知其幾、公命射之、甚五郎彎弓射之、獲一尾、公感賞、魚之與鳥異、獲之不易、汝長弓術、今日知之、例獲鳥者賜時服二襲、甚五郎以獲魚賜時服三襲、加以黃金一枚、（備忘錄）

養士下（列傳二十七條）

松平清康

松平清康嘗戒群臣散樂、落合嘉平先至、謬就松平信定坐、信定後至、使人謂之曰、子胡叨就我席、當亟去、嘉平驚謝、將起、再促之、嘉平恚曰、我非不去、何督責之急、我君在上、群僚滿坐、我頸可斷矣、席不可去也、堅坐不搖、樂畢、清康無所問、或請黜嘉平、以謝信定、清康曰、群士皆父祖所愛養、叔父宜躰此意、今也驕而無禮、衆坐辱之、嘉平若怖勢退縮、我且罰之、以警偷懦、彼之崛彊、實在所喜、遂召而賞焉、（野史引逸史）

荒木大藏

荒木大藏丞仕細川高國爲安藝守、愛士與同艱苦、嘗有親戚與部卒同病疫、大藏厚看其卒、踰於親戚、親戚憾之、大藏曰、姻家貴人、我雖不問病、固不乏使令也、某者貧賤、貧賤者人踈之、我若不之恤、孰恤之者、且姻家雖親、所守各異、一旦有事、安爲我致死、與我共死生者、獨斯輩已、我

安得不恤乎、士卒聞之、皆感泣、名節錄引常山紀談參取日本智囊

武田信州

甲斐士有曲淵吉景者、勇而善戰、屬板垣信形部下、國法士受名田者、致段錢於部長、信形優恤吉景、不收段錢、而信形歿、子彌次郎財乏、收段錢、如例、吉景請得之如父時、彌次郎不聽、庫吏承意、催徵益急、厮徒欲奪財、吉景曰、我不與奴輩對理、理者彌次郎殿也、彌次郎聞之、怒召吉景、面責之、吉景曰、僕無其言、然僕無財、自刎獻級、爲彌次郎憚信州信玄不得畀之、就長阪長閑跡部大炊訴之、信州素愛吉景勇、優容之、聞訴大笑曰、渠似犬哉、有人愛花卉、惡犬蹂之、持杖驅之則吠、然使捕狐狸、則快人意、我嘗攻尾

桑城、城將出戰、吉景奮刀突擊、著勇名、廣瀨鄉左衛門曰、我無良馬、明日取彼馬、吉景曰、我取彼頸、果如其言、我兵五千中功第一、彼身既受二十餘創、宥渠罪、勵其他、與擧主爭事、不足深責也、甲陽軍鑑

同上

吉景蟲暴好訟、一日訴事、不勝、恚、謂理官曰、我事直、以無路遺不勝、我土有名產、多持柹栗、來復訟、三奉行無言、獨櫻井某曰、今明公在上、有司皆清潔、不以枉爲直、雖賄遺車載來、子不得伸也、吉景益屈、起帶刀曰君位高寵厚、吾不能勝、若戰則無不勝、請來戰、割君頸、撫劍退座、櫻井白信州彼無禮如此、若不畀之、請免臣職、信州曰、汝言然、往年三寺尾之戰、吾與短刀賞彼、彼謂賞不當、投還短刀、吾猶恕之、捕鼠莫如猫者、吾猫畜之、汝莫憒焉、甲陽軍鑑

同上

信州殺板垣信形部下曲淵吉景、狙信玄、欲復主讎也、信州諜知之、召吉景諭之曰、國國士、皆吾股肱也、而汝徒知有信形、而不知有我、何也、今而後汝宜能事我、勿有貳心、立陞俸、毫無怒色、日本智囊

毛利奧州

毛利奧州元就臣有岩木道忠源六者、備中人、初仕穗井田元重、後仕奧州、數有功勞、元龜初島根之役、負傷而愈、其後傷又發、元就日再遣使問之、且饋食、至其餘細事、無不盡心、一日元就親訪診脉、視創曰、中有膿、乃使醫視之、醫乃

欲下鍼、奧州大嚷曰、汝不知治創、命退之、躬開創口、吮膿、附以膏藥、不日而愈、道忠流涕感謝、奧州曰、汝勿以予爲德、是非勇者志、夫爲將者之愛士、猶飢人於食、且如吮膿、自古有之、予今日得少報汝忠義也、後數日有戰、道忠先登獲首級、示奧州、與其友辭訣、再馳入敵軍、殪三騎、遂與敵相刺而死、備忘錄

池田宰相

池田宰相輝政家臣某睡眠失佩刀、衆皆嘲其怠慢、某乞骸骨、宰相謂曰、汝熟睡見竊佩刀、非疏武事、何足介意、昔者佐藤忠信爲無雙勇士、義經吉野之難、忠信代義經死戰退敵、入京師、潛居昔所通女子家、其女謀薦酒、乘其睡眠、

竊其佩刀、終爲糟屋有季所殺、驍勇如忠信、莫奈之何、況汝有何戒心用心於此乎、嗤者宜辨之、然爲予幸容之、萬一有事、則可致其志、某感泣而退、(備忘錄)

加藤肥州

加藤肥州(清正)嘗擇驍勇者二十人、爲母衣騎、難其選、廼置健、於廷、使人各相撰擇、錄以投於健中、有坂川忠兵衛者、自錄其名、以納焉、肥州見而怪之、召問故、忠兵衛曰、雖知者人之心也、雖臣父之心、猶不能之知、況於他人乎、臣心則臣能知之、臣自願中二十人之選、不辱其職、故臣自擧也、肥州曰、汝言有理、立命增與其祿、以爲母衣騎云、(明良洪範)

堀尾帶刀

堀尾帶刀(吉晴、松江城主)常愛人、多招士、曰爲將而不好士者、盜也、(堀尾家傳)薦士于諸侯者百餘人、不合則又薦他邦、或曰、旣侯大國、爲處士遊說、不亦陋乎、帶刀笑曰、我國距江戶遠矣、一旦有緩急、不得遽發兵、我藉所薦士於諸侯、立得數百人、不亦可乎、(堀尾家傳 太閤記)

同上

帶刀已老、讓國於其子忠氏、退居於松江城、(藩翰譜) 有川曰、佐陀江多產鯉魚、商人請歲納漁課若干金、以承買、有司欲允之、帶刀不聽、曰彼江若在他、則可也、今彼地吾士人之所遊獵也、夫國家有事、彼皆爲吾捐生趨死者、今爲利商人、禁其所樂者、非吾所知也、帶刀常善愛士、士若有

疾病、必使左右近臣、偕醫人問其病、視之猶如子云、(太閤記)

戶次道雪

戶次鑑連(後曰道雪) 近侍某竊通侍兒、鑑連知而不洩、有知之者、一夕諷鑑連曰、聞東國有一武將、知近侍通其愛妾、立誅之、鑑連笑曰、少年耽色、與犯國法者異、不須必誅、居人之上者、苟且誅人、是失人心之本也、某聞內慙、感鑑連仁愛、其後鑑連與薩摩兵戰不利、某大呼激勵退卒返戰、我兵乘間退至城門、敵又追躡欲入城、某又返戰、呼曰、士之可死在此、橫槍跪坐、我兵見之返戰者三人、遂共死之、城門因得閉、(備忘錄)

同上

鑑連嘗曰、士未嘗無勇、若有無勇者、將之罪也、其下未有戰功、鑑連謂之曰、戰固有幸不幸、子之有勇、我固知之、卿必勿深入致死、宜全身以輔我、我雖衰老、臨敵不懼者、以有卿等也、乃執觴飲之、與以我具、以故人人感奮樂死、(常山紀談) 每有賓客、輒召群臣侍酒、謂客曰、此士有材武、立若功、君幸賜酒、其怯懦無功者、亦曰、彼不幸屢不及事、他日必有功、君幸賜酒、(常山遺事) 其愛士撫下、傾心獎激、皆此類也、(寬永系圖)

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仕豐太閤、食水口(近江)四萬石、太閤問曰、汝多招士否、三成曰、招島左近者(勝猛)耳、太閤曰、名士也、恐非汝小

封之所招致、則問其錄、三成曰、二万石、太閤感嘆曰、君臣同祿、自古未之聞、然不如此何以得名士、其後三成增封、佐和山近江、又增左近祿、左近曰、臣祿已足、請給之他人、竟辭不受、常山紀談

松平薩州

源薩州忠吉英邁愛才、細川忠興越中守怒其臣稻富直家名據寬永系圖不死節、欲收誅之、直家善鳥銃、公歎其術之無傳於世、爲請宥死、直家遂以其術鳴于世云、關原合戰志武家閑談

德川威公

德川威公在藩也、有鷹集城上樹、若本越中放銃獲之、公聞之大怒、遽召越中責讓之、越中曰、臣性善病、或云、食鷹則差、臣今見鷹之集城上、偶忘犯法、夫臣之事君、惟知效死耳、何知其佗、且君必不以一禽之故殺臣也、公笑曰、吾固不以汝易一禽也、竟釋弗問、熙治吉賢筆記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待物寬裕、舍短取長、每謂老臣曰、卿以資質淳樸者爲賢乎、才德兼備謂之聖賢、聖賢之士、余未之見、至夫淳樸謹慎者、率多愚惷、不肖而放蕩不羈之士、爲世所譏、自加檢束、卒爲善士、卿等今雖居顯職、至其少時所爲、安保其無過哉、故士少而有過、卿等宜容恕焉、桃源遺事

紀州納言

紀州納言治貞家臣有栗生源五右衛門者、爲人剛爽、與同僚爭論事、殆不測、友人爲和解之、已而同僚亦下辭求和、不肯、納言仄聞之、召源五右衛門座右、置甲冑指示曰、是

我甲冑也、吾擐之時、汝軀吾可受焉、栗生忽然知己非、蹴然曰、謹諾、竟與同僚和解云、備忘錄

松平豫州

松平豫州名闕本書云蓋忠昌後宮相傳、每夜怪物出、老女竊伺之、見其踰城湟、豫州潛居湟側、夜深果有踰湟者、豫州提薙刀叱曰、汝何爲者、彼低頭曰、公怪問實是、然非怪物、臣步士成田圖衛門也、豫州勵聲曰、深夜何以至此、圖衛門曰、刖非有故、與宮女有約也、豫州大怒、直欲斬之、然顧彼不譏己非、直言不諱、膽氣可愛、沈思久之、問曰、汝帶刀哉、曰然、雄刀置之塀外、爲踏踰塀、雌刀及聞公言、即投之、蒲伏待罪、豫州乃縛之塀柱、入內、圖衛門蒲伏不起、天明、豫州出、大聲曰、汝決死、今將斬汝、揮薙刀擬之、圖衛門容色如常、曰、臣已白其罪、臣實決死、然煩公手、死且不朽、豫州愛惜其勇、投薙刀曰、汝罪大不待言、然吾有所思、汝首托汝、是後改過事我、自解其縛縱之、圖衛門深感其恩、後盡力事之、豫州擢列重職云、備忘錄

水野日州

水野日州勝成卑身下士、士無貴賤、皆得其歡心、日州昔出放鷹、見一舊臣、日州問曰、聞汝仕越前、今何故來、對曰、臣仕越藩、食祿千石、然念君之禮士、不可易以祿、致仕而來、勝成大喜、即增其原秩、日州告老、後出過其所居、門閉、左右曰、某以獲罪嗣君、乞骸骨而去、日州嚱唏泣下曰、彼棄

千石之祿、慕吾家之徽祿、宜待以禮、而不能善遇之、作州豈欲學江戶輕薄之風耶、予少時浪遊四方、備嘗艱難、幸際盛時、身得封侯、然以往時浪遊、得通下情、莫府富有天下、遇士之道、不得若諸侯、故上下懸隔、情意不通、今作州才、食福山十萬石、而欲學莫府之風耶、蓋作州不通下情、故至於失士心、夫英傑之士、宜待以度外、而以非理使之、安能服其心、若有過失、當寬恕之、而猶不悛、宜丁寧告戒、而今無狀至此、可勝歎哉、常山紀談

牧野飛州忠成關原之役、從父內膳、趣東山道、眞田昌幸在上田城、出戰、我軍不利、飛州時年十八、率手下兵、力戰破之、追北、詣城、欲乘勝、屠之、士或已登陣、本多正信馳使曰、犯令、攻城、甚無謂、飛州不得已收兵、還、正信又以世子命、令飛州速戮其攀陣者、飛州聞之、曰、彼爲吾致力、而受誅、爾後誰又爲吾致死力、夫士者爲君捐生趨義、君亦安不爲士致身、竟携彼士亡去、內膳亦因是得罪、其後遇赦、宥罪、卒復舊封云、藩翰譜

京極備中守高豐善養士、其舊臣有相田某者、稱與兵衞備州嫁長女於柳澤侯、以某傅之、面自命之、某固辭、且有餘言、備州曰、汝所不欲、必不之強、無何、某乞骸骨、備州曰、彼不嘗拒余命、且出不遜語、若欲逐之、詎待彼請、夫以彼所卑之

職命之、他人人誰甘之、故擢人於卑賤之中、以傅余女、余爲彼憂勞非小也、然撰非其器、以命其職、亦余之過也、乃命曰、余有所思焉、汝善仕余、無有所嫌、其後令某傅世子云、續明良洪範

榊原羽州忠政初爲大須賀氏義子、後歸繼本氏、賜松平氏、任式部少輔、移封姬路、國用不給、賣家藏茶盒、天下名器也、某侯以萬金購之、羽州言、我已賣家寶、貽羞天下、請以銅錢換黃金、某侯許諾、貿易國都銅錢、載以車數百輛、輸送塡路、羽州悉頒羣臣、賙其窮、某侯括封內財、購之、世刺某侯而美羽州、名臣言行彔

淺野采女頭長直臣有堀部金丸者、稱彌兵衞初稱善書、冒仕采女頭爲書記、一日其長出一書牘、命金丸書、金丸辭以不能、其長以謂、謙言耳、強之、金丸曰、神實鑒臨、僕何妄言、其長告之、其室老、室老曰此必有故、乃問其故、金丸曰、臣祖先皆列士籍、臣不肖不得沾一箇祿、流浪終身、是辱其先也、故托筆札、以求仕進、濫冒之罪、固無所逃、雖然、一日列士林、死亦有餘榮、請速賜死、意色甚决、室老憮然、采女頭聞之、曰、彼志可憫、釋而勿問、其後赤穗之難、金丸竟克與大石良雄、幷力悉心、以報君仇、世多采女之愛士云、明良洪範

淺野內匠

節士　皇朝金鑑卷之一　三　十九

淺野內匠頭（長矩）家世好士、其臣有神埼則休（與五郎）者、長矩一日出游觀、時夫人亦從、其侍女屬目、則休不敢轉顧、內匠覗知、及還、召老女謂曰、彼女、夫人別無屬意、予請媒嫁之於與五郎、夫人許諾、即命妻與五郎、內匠後謂人曰、彼戀慕與五郎、情形於面、措而不問、恐有私奔之事、及有內匠之變、其妻曰、妾蒙君大恩、至此、欲棄身報君、然女子之身、不能與衆共事、與生煩良人、不若死爲先導、乃遣書伏刄而死、（備忘錄）則休竟能與大石良雄共事死節云、

青山大膳

青山大膳亮（幸利）廳事側設圍爐、旗下士一日來訪、謂曰、聞君家設法極嚴、而廳事設爐、則有意乎、他邦所不聞、敢請教、大膳曰、然、夫事有緩急內外、緩時勤苦、臨急不可使、夫使士交直者、爲備不虞也、故使彼健且勇、若手足凝凍、雖有事不能揮刀、爲之設爐、不唯廳事、其他亦然、截以屛障、加之置書籍木刀弓槍碁枰等、使交直士養氣不屈、彼若在家苦無事、欲使之上直慰其心也、平時御之以嚴、則智屈勇退、臨事不爲用也、予聞水至清無魚、人至察無友、故以暗濁處之也、（備忘錄）

酒井壹州

酒井壹州（忠重）嘗謂人曰、父母之所愛、雖犬馬亦愛之、況臣僕乃祖先所親愛、何可疏也、人有能有不能、取其能而不強其不能、則天下無棄人矣、今士有一二僮僕屢易之意、

同上

節士　皇朝金鑑卷之一　三　二十

其爲人貪吝、不愛下者也、故下亦不竭力、百事苟且、所損不少、其所自以爲利者、乃所以自害也、若人不可以命官任職、苟愛臣僕如子、則彼亦愛我如父母、雖一歲交替之奴、孰不致忠、況世臣舊族乎、凡視臣僕、當如視祖宗遺器、殊加愛重、不可以爲吾有而虐使、爲聞者稱之謂有乃祖風猷矣、（明良洪範）

本多能州

本多能州（忠常）每月朔設酒飯享室老及諸吏、以二汁五菜立爲例、或日謂曰、若等衆庶平素食以麁爲主矣、吾亦質素敦朴、禁美味鮮服、欲以養四民而竭忠節、我今以祖先勳勞、得列侯籍、居顯貴、曾祖而來攻城野戰衝堅破固、三日間或僅一饗二炊、每嘗艱苦、想像其勞、則吾等飽食煖衣非一日所可安、是以日夕追慕父祖功勞、苟驕侈糜財、府庫匱乏、臨事財用不足、則不孝之大也者矣、（野史引鑑家手錄）

能州在江戶、一年府下火起、延燒能州居第及別莊、再造耗費金數萬兩、諸士請各減其祿之半而補焉、能州曰、我恒居約守素、不濫費財、以備不虞、且爲救窮民、方今營作居第、財用大減、至損武備、然未足以爲憂、如諸士秩祿不可減、如吾殿宅雖不修造、莫不可、府庫縱令充溢、國中士臣窮乏、我雖居侯位、與野夫不異矣、諸士強請不止、曰君布仁政、撫愛士民、臣等亦不可不報、縱雖減祿一二年間、

臣等決不關軍用君盡君之道臣不可以不臣請熟計焉能州嘆稱其志曰然則休減祿之請可納造立材木之一也諸士咸悅以獻梅材一千章農商亦請補瓦石弗聽強納備後席一千枚（野史引諸家手錄）

皇朝金鑑卷十三終

皇朝金鑑卷十四目次

君道

水戸烈公　二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四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君道

恤民上 皇室三十一條

夫人主以一身、在兆庶之上、其所御則穹殿邃宇、門闥華案、窈窕盈後、佳麗侍側、其所服、夏則霧縠纖絺、冬則輕裘重實、一擧筯、則珠膳玉食、肥醲旨甘、無所不備、經費供奉之美、蓋已如此、而其財用非出自天、皆出於民力、然後得而用之也、而勤勞艱苦、莫甚於下民焉、終歲勤勞、寒耕熱耘、不得休息、居乎茅茨、臥乎草榻、而未必免漏濕之憂、匹乎槁項、偶乎黃馘、而未必免鰥獨之苦、衣乎練裳、食乎藜藿、而未必免凍餒之患、然則居處服用之醜、亦莫甚於下民、故古之明王、閔民之勞苦、遇之如父母之於子、不奪農時、以專其力、輕賦歛、以富其財、省徭役、以息其勞、弛山澤之禁、以厚其生、昏暴之主、則不然、縱其佚欲、不知恤民、用之無節、取之不得不厚、振恤之政廢、而聚歛之臣用矣、傳云、與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盜臣之害、止於一人、聚歛之害、則民不勝其弊焉、故人主能恤民者、御穹邃之殿、則欲

民皆無漏濕之憂、有嬪御之適、則欲民皆無鰥獨之苦、享膳羞之奉、則欲民皆無菜色之患、服輕暖之衣、則欲民皆無毒寒之犯、　仁德帝望炊烟而除課役、　孝德帝穿溝瀆於難波、以百姓疲勞罷之、　天智帝欲修高安城、慮勞民而止、　嵯峨帝重勞民力、不構新宮、　醍醐帝寒夜脫衣以省民凍餒、古之聖帝恤民者、皆如此、傳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人之樂者、人亦樂其樂、此之謂也、而又爲置屯倉、以備凶荒、開溝池、以興水利、雨澇旱蝗、大風傷稼、則除其課役田租、疾疫則給醫藥、屢遣使諸國、勸課農桑、問其疾苦、申理寃枉、其他天變災異、或國家有慶弔、賜老人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皆加賑恤焉、先王恤民之典至矣、盡矣、作恤民篇、

崇神帝

崇神帝六十二年秋、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今河內狹山埴田乏水、是以國中百姓怠於農事、其多開池溝、以寬民業、冬十月、鑿依網池、十一月、鑿刈坂反折池、日本紀

垂仁帝

垂仁帝三十五年秋、遣五十瓊敷命於河內、鑿高石池、茅渟池、冬、鑿倭狹城池、迹見池、是歲、令諸國多鑿溝池、繇是百姓富饒、天下大治、日本紀○是後歷世諸帝開溝池、見於正史、今皆不錄、

仁德帝

仁德帝四年二月、詔群臣曰、朕登高臺、遠望、煙氣不起、百姓窮乏乃爾、朕聞古聖王之世、人給家足、頌歌相樂、今朕臨億兆、三年頌聲不作、炊煙日踈、乃知五穀不登、百姓日窮、畿內猶然、況畿外乎、自今之後、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後宮垣頹而不造、茅茨壞而不葺、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年而百姓殷富、歡聲載路、七年四月、帝登臺遠望、謂皇后曰、朕既富、復何憂焉、皇后曰、宮室毀壞、不蔽風雨、何謂富乎、帝曰、天之立君、所以養民、故君以民爲本、民富、是朕富、民貧、是朕貧、未有百姓富而君獨貧者也、秋九月、諸國請曰、課役並免、已經三年、里無鰥寡、家有儲蓄、今宮室壞而府庫空、若非輸貢以修宮室、必獲罪於天、帝不許、

十年十月、始科課役、造宮室、百姓扶老攜幼、陸續來赴、晝夜營作、無幾宮室成、天下謂之聖帝、日本紀

同上

十四年、鑿大溝於感玖、引石河水、得墾田四万餘頃、百姓寬饒、無復凶荒之患矣、日本紀

顯宗帝

顯宗帝久居民間、知百姓疾苦、及即位、傾心綏撫、惠養鰥寡、務察枉屈、繇此天下寧靜、民無徭役、歲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銀錢一文、牛馬被野、日本紀

繼體帝

繼體帝即位詔曰、朕聞一夫不耕、天下或受其飢、一婦不績、天下或受其寒、故帝王躬耕以勸農桑、后妃親蠶以教女工、況在羣寮百姓、廢棄農桑、安得殷富、有司普告天下、

令知朕懷、日本紀

皇極帝

皇極帝元年六月大旱、百姓大雩、大臣蘇我蝦夷聚僧讀經、燒香自禱、無驗、於是帝行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雷雨忽至、遂雨五日、遍於郡國、百姓呼萬歲、稱曰至德天皇、日本紀○延曆七年四月旱、帝沐浴下殿親禱、俄而澍雨、羣臣呼萬歲、見祭祀

孝德帝

孝德帝大化元年秋、拜東國國司、詔曰、汝等之任、作戶籍、校田畝、園池之利、與百姓共之、汝等在國、不得判罪、不得納貨賂、苦民、入京之日、不得多從百姓、是秋帝又詔、自古以降、歷世天皇必置標代民、垂名於後、故臣連伴造國造等、亦各置私民、恣情驅使、且割國縣山海林野池田、以爲私財、爭奪無已、或兼并數萬頃田、或無立錐地、及進調賦、亦先自收斂、然後分進、修治宮殿、造營園陵、亦各率私民、而從事、易曰、損上益下、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容民、方今百姓猶乏、而有勢者分割水陸、以爲私地、賣與百姓、年索其價、從今以後、宜禁私賣地、以杜兼并之路、於是百姓大悅、

日本紀

天智帝

天智帝丁卯歲春、葬齊明帝於岡山陵、帝謂群臣曰、我奉先帝敕、憂恤萬民、故不起石郭之役、後世宜以爲準、初齊明帝好土木、興作不輟、怨讟紛起、帝知民之苦役、故有是命、其後帝登高安嶺、議欲修城、慮勞民而止、時人歎伏、日

本書紀

文武帝

文武帝慶雲三年春、詔曰、軒冕之徒、受代耕之祿、有秩之類、無妨於農畝、是所以召伯憩甘棠、公儀拔園葵、頃者王公諸臣、多占山澤、競懷貪婪、有芻蕘者、至輒奪其器、加以賜地宜不過一二畝、而由是冒占踰峰跨谷、私爲疆界、自今以後、不得更然、續日本紀

元明帝

元明帝和銅元年春、武藏秩父郡獻和銅、宣詔改元、大赦天下、賜高年百姓百歲以上粟三斛、九十以上二斛、八十以上一斛、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優復三年、賜鰥寡惸獨不能自存者粟一斛、諸國郡司加位一階、但正六位以上不在其限、免武藏今年庸、本郡調、四年又詔親王以下及豪強之家、多占山野、妨民產業、自今而後、嚴加禁斷、續日本紀

元正帝

元正帝養老六年秋、詔曰、陰陽錯謬、災旱頻臻、由是奉幣名神、奠祭神祇、甘雨未降、黎元失業、朕薄德所致、百姓何罪、宜大赦天下、令國郡司審錄寃獄、掩骼埋胔、禁酒斷屠、高年之徒、勤加存撫、續日本紀

同上

元正帝靈龜元年冬、詔曰、國家隆泰、要在富民、富民之本、務貨食、故男勤耕耘、女修紝織、家有衣食之饒、人生廉恥之心、刑措之化爰興、太平之風可致、凡厥吏民、豈不勗諸、

稱德帝　桓武帝

今諸國百姓、惟趣水澤之種、不知陸田之利、或遭澇旱、更無餘穀、秋稼若罷、多致饑饉、非惟百姓懈懶忘業、亦由國司不存教導、宜令百姓兼種麥禾、凡粟之爲物、支久不敗、於諸穀中、最爲精好、宜以此狀、遍告天下、盡力耕種、莫失時候、自餘雜穀、任力課之、若有百姓輸粟轉稻者、聽之、續日本紀

稱德帝神護景雲元年、夏、勅、農者天下之本也、吏者民之父母也、勸課農桑、令有常制、比來諸國頻年不登、非唯天道乖宜、抑亦人事怠慢、宜擇國司恪勤尤異者一人、郡司及百姓謹慤者郡別一人、專祀神祇、勸課農桑、續日本紀

桓武帝延暦三年冬、詔曰、民惟邦本、本固國寧、民之所資、農桑是切、比者諸國司等厥政多僻、不愧撫導之乖方、唯恐侵漁之未巧、或廣占林野、或多營田園、百姓彫弊、職此之由、宜加禁制、懲革貪濁、自今以後、國司等不得公廨田外更營水田、又不得私貪墾闢、侵百姓農桑地、如有違犯者、收穫之實、墾闢之田、並皆沒官、即解見任、科違勅之罪、夫同僚知而容隱、亦與同罪、若有糺告者、以其苗子與之、尋、又詔曰、山川藪澤之利、公私共之、今聞王臣家及諸司寺家、包幷山林、獨專其利、此而不禁、百姓何濟、宜加禁斷、公私共之、違犯者科違勅罪、所司阿縱、亦與同罪、續日本紀

桓武帝　平城帝　同上　嵯峨帝　同上

延暦二十年夏、勅、諸國調庸入貢、而或川無橋津乏舟、民憂不少、貢調之時、令路次諸國設舟楫浮橋、永爲恒例、日本紀略

平城帝延暦二十五年、夏、令曰、頻年不登、民食惟乏、雖出擧公稻、而猶多阻飢、因茲民間通財、更事乞貸、報償之時、息利兼倍、遂使富強之輩、膏粱有餘、貧弊之家、糟糠不厭、宜貸正税、濟彼絕乏、須差使實錄貧人、結保給之、若有亡者、令保內塡其情涉姦僞、退弱進強、及補塡未納、兼收私償者、發覺之日、必處重科、待民稍給、乃從停止、日本後紀　類聚國史

大同元年秋、平城帝已即位、公卿奏、即吉之後、宜御新宮、請豫營構之、帝慮勞民、不聽、日本後紀　日本紀略

嵯峨帝弘仁三年夏、勅、治國之要、在於富民、今諸國之吏、深乖委寄、或差役夫、時或專事侵漁、緣此黎元失業、飢饉相尋、非有災祲、常告民飢、年年賑給、倉廩殆罄、儻有災害、何以相濟、自今以後、非有田業損害及疾疫、不得輙請賑給、類聚國史

弘仁六年秋、詔曰、天生黎元、樹之司牧、所以阜財利用、化成天下、是以欲濟弊俗、達旦不已、思使農夫有稔熟之歡、歸功無杼軸之歎、而去五月以降、雨水逆溢、田疇不易、夫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左右京畿內、宜免今年田租、日本後紀　類聚國史

同上

國史

弘仁十年春公卿奏曰頻年不稔百姓飢饉倉廩空盡無物賑給伏望遣使畿內錄富豪之貯借貸窮民待秋收償之許之已而山城美濃若狹等國飢敕倉貯已磬無物賑贍宜加借貸以救其急班給之法准賑給例 類聚國史○此二郡王室之衰可以見而一時救急之權亦不得不出此也

同上

弘仁十一年夏詔曰損上益下民慶無疆施舍已責王政所貴頃者水旱不適年穀不登家無京坻之儲戶有菜蔬之色一日殺乏事等三秋眷言思之情深惻隱其天下百姓所負租稅未納及調庸未進者左右京畿內弘仁十年

以前七道諸國九年以前並不論多少咸宜蠲除或未上言無由追徵并去年借貸貧民逋負未報者亦免之神寺之稻亦宜准此雖府帑未充國度多遺未有子富而父貧者務加撫恤稱朕意焉 類聚國史

淳和帝

淳和帝天長五年春夏之際地數震山崩水溢其秋詔曰頃者坤德愆敘山崩地震靜言厥過責在朕躬譴畏天威無忘鑒寐其天下狴犴有冤滯者有司覆審情狀令得申理又收葬道殣掩骼埋胔使班白者不提指事使人老丁之徭永從寬免八十已上及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節級賜物須示遐邇咸使聞知 類聚國史

淳和帝

天長七年春出羽地大震城郭官舍悉倒山崩水溢城中壓死十五人傷損一百餘人 類聚國史 帝遣使存撫百姓居業震陷者免當年租調并不論民夷開廩賑之葺修居宇壓亡之徒命加葬埋 類聚國史

仁明帝

仁明帝承和七年夏詔曰去年陰陽乖隔秋稼弗登頃者偏亢淹旬藝殖或損如聞諸國飢疫徃徃喪亡朕之菲虛黎元何罪仰稽前烈德是除邪內求諸心抑可挹損其朕服御常膳等並宜省減左右馬寮秣穀一切權絕諸作役非要者量事且停狴圄之中恐有冤者速命所司申慮放出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令百姓灌溉先貧後富鰥寡孤獨

不能自存者量加賑贍其臥病之徒無人視養多致夭折凡國郡司爲民父母而不顧念豈稱子育宜就班穀藥令得存濟五畿內七道諸國調庸未進在承和二年以往者皆悉免之但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年殊從原免 續日本後紀

文德帝

文德帝仁壽二年春京師畿外皰瘡流行死者衆詔曰當春夏陽和之時草木皆有以榮而吾百姓疾病或阽於死亡朕之不德撫育乖方憂惕之誠罔知所濟月令春夏下寬大之令須德化之政以順天常以救災變有司務修職任欽奉時訓罪疑從輕賞疑從重貫埋胔掩骸之仁崇養

老矜孤之德，可大赦天下。但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令天下州郡勿輸承和十年以往調庸未進。優復百姓，息當年傜十日。其疾病者，長吏躬自巡視，量給醫藥。文德實錄

文德帝

文德帝齊衡四年冬，常陸言，木連理。美作獻白鹿。明年春，詔免美作常陸二國百姓當年傜役廿日。就中瑞祥所出，重以優矜。苫田郡調，眞壁郡庸，今年可輸者，並皆免之。復諸國今年傜半。文武官授爵一級。天下老人賜穀。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因改齊衡爲天安。文德實錄

醍醐帝

醍醐帝延長八年春，賑左右京疾病窮困者米穀。設飯道路，以救饑者。敕撿非違使及左右京，安置疫饑者於施藥悲田兩院。又在便宜所者，給大藏弊幔、掃部故筵及米鹽。扶桑略記

帝勵精圖治。神皇正統記　哀矜百姓，寒夜親脫御衣，以省民間凍餒。大鏡續古事談　嚴禁勢家侵奪百姓，便之。意見封事　世以比仁德帝。後之言治者，皆稱延喜焉。神皇正統記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延久元年，春，敕罷寬德二年以後新置莊園。扶桑略記百鍊抄　是冬置紀錄所於太政官所。百鍊抄　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蠹害。帝命上契券撿覈之。神皇正統記

村上帝

村上帝天曆十年夏，炎旱，詔減服御物幷常膳等，左右馬寮秣穀，一切權絕。諸作役不急者，量事且停。犴圄之中，恐有冤者，速命所司，申慮放出。加之天下諸國有水之處，任

令百姓灌漑，先貧後富。高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贍。又免除五畿內七道諸國去天曆五年以往調庸未進。在民身者，但東海東山山陽三道驛戶田租，限三箇年，殊從原免。本朝文粹

後一條帝

後一條帝在位，重勞民。長元九年，帝崩。及其葬，役夫相語曰，二十年間，令我息肩。今而可不效力哉。帝王編年記

後花園帝

後花園帝寬正二年二月，時比年水旱，加以兵革，天下凶荒，道殣相望。而將軍義政，大營第宅，窮極靡麗，令四方輦致奇樹巨石，民疲其役。帝聞而憂之，賦詩賜義政曰，殘民爭採首陽薇，處處閉爐鎖竹扉，詩興吟酸春二月，滿城紅綠爲誰肥。義政爲之罷役。天地歷代圖長錄寬正記

恤民中　幕府十四條

源右將

壽永中，源右將遣兵誅義仲，平氏走據讚岐，上疏曰，凡政事宜遵前章，務施德惠。諸國受領尤宜精簡。東北二道以兵荒故，民不安居，今春流民漸還田里，宜至西成命國司以力吏職。

同上

文治初，平氏已滅，右將又奏曰，治承以來，兵革屢起，民苦繇役，不暇農務，關東疲弊殊甚。凡臣所知，相模武藏伊豆駿河上總下總信濃越後豐後等九國，去年以往逋租悉已蠲除。更自今年量較民力，以收納焉。伏願諸國賦稅一

同上　同上　豐臣太閤　東照公

切準之、以安百姓、東鑑

文治中、右將伐平藤原泰衡、是役也、命上野下野運輸年糧、供給軍資、無煩居民、人皆悅服、又以陸奧禾稼不登、加以兵革、民不安業、是月命葛西清重、振濟窮民、盤井膽澤江刺三郡、自山北運農料、和賀部貫二郡、自秋田郡輸給種子、建久中、武藏地頭平賀義信有治績、右將下書褒美、其在京師、詣四天王寺、藤原能保等課所領郡邑、各將獻酒食、右將聞之、慮其擾民靡財、命止之、遠近稱焉、東鑑

建仁中、右府實朝命減關東諸國今年租、休息民戶、建保二年夏旱、關東諸國、幕府所領租稅、自今年秋、遞減三分之二、東鑑

天正中、五畿不登、穀價翔貴、飢殍相望於道、豐太閤憂之、命大起土木之役、築賀茂桂川堤、於是民少失業者、落穗集

天正中、東照公與豐太閤講和、太閤數遣使、促公朝覲、公不肯、太閤不得已、使北廳省夫人豐臣氏於參河、其實爲質、而後勸公西上、於是公將許之、諸臣皆危之曰、秀吉雖有百萬兵、臣等盡力拒戰、何足恐、公曰、吾非畏秀吉西上也、夫天下擾亂已久、一二年間兵革少息、吾復與秀吉構兵、天下重苦兵、我若西上有不虞之禍、此以吾一身代天下億兆之命也、復何恨、諸臣嘆服、駿臺雜話　藩翰譜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同上

東照公在岡崎、大水壞矢矧橋、公命速改造、將佐相議曰、此橋之大、世不多有、而改造亦非易、且此河則國之險要、請乘其壞、易之以船、公曰、此橋之設已久矣、天下之所知、且今以船易橋、行旅必苦之、是豈君人者之所爲哉、竟修造之、岩淵夜話

東照公在參州、時民有貧困不能育子者、使富民養以爲奴婢、其親戚有致富者、許出財贖之、故雖饑饉、民無餓死者、貴言爲孝記

東照公嘗曰、夫民國之本也、善爲國者、使民繁庶、士農各得其所、故國治也、及至衰世、君失其道、必事土木、百姓捨本趨末、游民日益多、而國日益窮、亡命之徒衆而爲盜、是謂亂邦、貴言爲孝記

東照公嘗謂台德公曰、吾治天下、用參河舊法、賦斂務從輕簡、此民之所以服也、後世子孫宜遵守此法、然後世太平日久、上侈下諂、國用不給、計司必責郡吏、厚斂百姓、於是郡吏希旨、妄增徵科、橫斂無已、百姓困窮、必至怨上、而執政之臣、任用若人、進秩增祿、此國家陵遲之漸也、百年之後、禍亂之起、必由百姓離心、可不愼哉、明良洪範

東照公尤留意民事、丁寧戒飭、定牧民之法、十有四條、論國家損益、大意以厚斂掊克爲戒、貴言爲孝記

同上

東照公嘗曰、田獵所以講武、非爲盤樂、且跋渉原野、知民間之疾苦、亦卹民之一端也、若役民妨農、蹂躪田稼、則是厲民也、東照公遺訓

大猷公

寬永十八年年穀不登、明年五月、大猷公召執政謂之曰、去歲不稔、今夏黎庶疲困、至秋若重歉、則必有飢餓死亡者、吾憐之、宜使板倉重宗、永井尙政等、巡察五畿西州、松平正綱、秋元泰朝等、巡察關東、以賑濟窮民、有如轉輸不便、須所在發官廩、便宜從事、又令書院小姓番頭及諸隊長曰、去歲凶荒、民憊矣、宜不曠官事、交赴采邑、以圖撫恤、又令執政傳旨有司曰、客秋不穰、億兆凋喪、勿論乎官長、凡有采地者、宜往以惠濟窮民、然有姦民聞有是令、狎恩滑貢者、須檢其狀、加譴、因建榜以戒民、六月下敎於大監察及町奉行曰、聞百姓愁苦凋弊、宜明以察之、寬以撫之、今秋若疊歉、則來歲必有饑莩、宜訓民儉身節用、凡農夫宜食雜穀、勿專食稻粱、本年雇役除定額外、勿猥役民力、來歲以後、勿田畝植蔫種、是歲又令各州鄕邑曰、勿荒蕪田疇、若有孤獨之民、或臥病、或無耕丁、伍保宜相助相任、井水所及雖遠、宜導灌之、鬪水有餘、雖需不與處、若今年乏水者、宜分與之、昭代記

常憲公

延寶中常憲公初立、令代官曰、民者國之本也、代官務察民疾苦、使無飢寒之患、國豐則民易息、制之產業、勿令懈惰、凡爲長吏者、用心民事、勿專任小吏、堤防橋梁、以時脩之、勿令毀壞、野史纂略

恤民下 列聖廿九條

北條武州

建仁中、伊豆大飢、北條武州泰時貸窮民、已而大風傷稼、民不能償、泰時憫之、乃聚其民、悉焚劵、與以酒及米、民皆感泣、東鑑

寬喜中、泰時爲幕府執權、時諸國大饑、發米九千石、救濟貧民、又停美濃大久禮等千餘町田租、設塲株河驛、賑給流民、其欲依親故者、量行程、與資糧、願住者、命所在莊園收視、東鑑

士民就富家借糧者、待明年豐熟、還本、泰時償其息、身無莊園、及貧者子本俱償、減損膳羞、衣服器皿、因舊斂而用、節儉刻苦、以身先人、太平記　明惠傳

同上

武州愛民力、不營土功、家第牆版疎薄、窺見室家、或謂之曰、築土牆設塹、以備不虞、如何、泰時曰、牆塹之設、雖小擧、勞民費力、且我事君、無失身家得全、如失天命、雖鐵牆何補之、有聞者稱其有識見、沙石集

北條氏茂

北條氏茂嘗謂其臣曰、君者父也、民者子也、世豈有不愛子之父哉、今也賦斂重而民食乏、繇役繁而民力竭、此困萬民、以供一身也、父母固如是乎、我則愛之撫之、使其得所、此吾之志也、北條五代記

武田信州

武田信州信玄善用兵亦能知治國之法每侵畧他邦不割予之諸士擇甲信內肥沃田邑加增諸士食祿以青沼本書作青地忠吉小堀伊勢爲郡代每有新附者寬賦稅撫養民是以隣國雖有離畔者終信州世雖一邑莫再叛者云野史

引碎玉話

細川越州

細川越州忠興爲小倉城主時大旱有司謂越州曰國境將饑何以救之越州顰蹙曰事急矣不得無一策吾父所傳茶器天下之寶也吾當鬻以充其費乃命近臣齎之造京師京師富豪爭欲購之然以天下名器不敢私購告之所司代板倉重宗重宗曰以天下名家鬻天下名器欲購者購於是富豪競購之近臣乃得財赴大坂大購米穀運之境內繇是得無患聞者嘆美無幾益封肥後限本明良洪範

伊達少將

伊達少將忠宗時其臣山口重知內記白少將曰我仙臺城於天下不下第三等然往年震災燬三層櫓不惟失險要且外觀亦陋請告幕府經營焉少將聞曰予亦以爲然然深思之今新設樓櫓當糜多少國財其費非從天出悉出於百姓苦百姓造天守得保幾何年哉秦之咸陽宮所謂堅城也然其亡忽諸織田右府築安土城豐臣太閤築大坂城亦皆亡滅何益之有先公常云一國主將豫爲守城之備者怯也自古守城興國者希故云人者城也石壁也仁心是兵不慈是寇假令設天守四民不服有之無益也惟不勞人民不苦家士薄歛百姓明臣下忠否以正賞罰則勝於築鐵壁唯奉先公遺封如樓櫓不造營之可也重知感服故花庵備忘錄

同上

承應三年諸國風雨大水備前最甚其冬池田少將召郡奉行謂曰往者命賑饑民今思之水災如彼賑恤恐不洽而今遇此沍寒顧必難堪然國無財無如之何今請幕府借四萬金以之濟寒民始得如意實予所悅也每郡各附與三十貫汝等便宜從事凍者買衣與之家無屛障者爲作與之不可使百姓知金貨所出唯以濟民爲要若有一人凍死者是汝等過也若此財不給又當與之又召兩町奉行各與錢十貫曰聞坊間或有迫飢寒者汝速以此濟之勿使一人凍死備忘錄

水戶義公

德川義公盡心民事元祿初命有司養國中鰥寡孤獨及老癈者二百七十餘人桃源遺事公謂民有凍餒安用人牧故預蓄雜穀歉歲則振濟雖豐稔鰥寡孤獨老癈無告者給雜穀賑之至今一遵其制義公行實

同上

義公嘗設藥局於邸第多蓄成藥令醫生掌之有病欲得之者皆給之又憫僻遠窮民乏醫藥往往致斃命侍醫集單方頒行民間義公行實

寺澤志州

寺澤志州廣高、常自警曰、夫置藩國、爲使撫民也、豈爲佚樂耶、（國史）身親至里邑、問民疾苦、所在積穀、備水旱、（碎玉話・國史）

唐津瀕海、颶風屢傷禾稼、廣高憂之、植松延袤數十里、恐民傷之、然重禁則民以此陷於罪、乃令曰、所植七松、余甚愛之、戕其一者、如殺人之罪、而不使人知七松所在、於是民畏令、數千萬株、莫戕一者、不數年、鬱葱成林、民賴之免烖、（桂館野乘）

土井少將

土井少將利勝、嘗侍間、台德公問曰、聞子買桃子數十斛、有乎、曰、有、曰、何爲、曰、古河無山林、苦于求薪、臣之所任吏言、唯桃在田、不害禾、臣即賦民、令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花實之美、然臣未之見、公曰、卿等有土、不能一至其地、可乎、比無事、往撫其民、執政徙封、一得之國、自此始、利勝就國、見廬舍宏壯、曰、神祖之訓有之、民不可急、不可緩、豈過緩乎、何廬舍之盛、人情緩則怠、怠則貧、且至于流離而止、令造水獄木馬、大治囹圄、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國史）

井上河州

井上河州正利、爲橫須賀城主、一歲天大旱、國民咨嗟、代官乃告之家老、家老言之河州、河州聞之、曰、民國之本也、予當親撿、促從者出、乘轎至野、見圃芋蕉枯、取芋莖持歸、曰、衆民怨嗟、亦宜矣、令吾民饑餓、吾何以爲君、乃出數萬金、

酒井讚州

賑之、民皆大悅、至望拜其居云、（舊說紀聞）

縣吏嘗欲修瀨田橋、請于官、酒井讚州曰、河橋壞敝、宜速造之、夫河橋經久、以兵革不動也、故存其舊、亦足以觀太平之象矣、若可葺理、何必改作、其愛惜民力、率此類也、（武野燭談・仰景錄）

同上

讚州忠勝封邑年凶民饑、有司謀欲發倉、遣人江戶、取讚州旨、讚州大怒曰、置廩庾者非他、爲有今日也、今民及饑餒、何待予命、（仰景錄）

本多能州

一歲皇宮罹災、本多能州忠利受幕命、督營造事、至冬、忠常一日夙出帷中、顏容異常、侍臣怪以語老臣、老臣進問故、能州云、昨夕聞傭夫言、曰、今回土木傭雇數百人、然晝則食乏、夜則衣被薄、寒氣難堪、予聞之不忍、重衾閑閑不寢、遲天明、汝等善聞之、今欲營鳳闕、安宸襟、事體至大、非上下同心、不可也、況處置如此、予不明之所致、汝等何以爲若不道哉、老臣答曰、傭役賃錢及食物等、皆有武家定法、且問之於他家、以定之、非出臣等私意、忠常曰、武家定法、如軍役則不可爲法、如此大役、亦不可再、假令出定式外、不若本仁愛、又假令背前令、不可使民窮困、食則以充腹爲度、酒亦濫之料、其量飲之、設浴室、每夕浴之、每五人與一火爐、被則每人授之、俾無飢寒之患、如吾之輿爾中飢

寒、猶可也、彼等日運搬土石、其勞苦顧何如也、飢寒者人之所惡、推己及人、非仁恕之道耶、諸臣皆大感服、新下令、布法、傭人皆感泣、無不額手者、其後役夫感能州仁厚、請曰、減我等賃錢、以謝侯之恩德、老臣以告、能州曰、與減賃錢、謝予、各力其工役、警其火災、以盡忠於上、是乃謝予也、予安汝等以仁、賞汝等以錢、是予任也、遂却之、（忠籌備忘錄）

本多彈正

本多彈正（忠籌）約身恤民、平日食不設羹、月三食乾魚、服木綿衣、近臣諫曰、儉薄如此、恐害養生、忠籌曰、吾欲節身以肥百姓、已、忠籌幼時出游、歸途至里正家、設筵於庭、回顧四山、以食行厨、時飯粒墜地、彈正拾之頂戴、食之、里正等竊見感泣、及長仁而愛民、民皆富饒、白川侯（松平定信）嘗問彈正曰、聞足下領邑民皆富饒、有何仁政至此耶、忠籌曰、是唯在一人心也、（備忘錄）

同上

上杉彈正

明和中夏旱、時上杉彈正（治憲）在國、國中大雩、不雨、彈正憂懼、昧爽素服、徒步以登愛宕山、自禱、禱食頃、雨大至、下山、左右擎傘、彈正顧曰、昊天降惠、何爲禦之、不傘而還、民皆感泣、伏流潦中、城中士女又咸雨立、向公宮而拜、雨一日夜、田苗大蘇、（米澤政事大略）

同上

天明中奧羽大饑、彈正憂懼、發廩粟救之、又買米各所、以繼之、貧民則至衣服鹽豉之費、皆給之、令曰貴賤皆食糜粥及菜菓、彈正命膳夫、每朝供粥、參府期迫、彈正盡心民事、乃謝病緩期、至六月、天尙寒、人人衣絮襖、彈正憂勞、命城下佛寺、悉會太祖謙信廟、禱三日夜、彈正躬自齋戒、入廟、斷食自祈、天忽快晴、炎熱殊甚、人民大悅、年穀亦熟、民以無饑、云、（人鋭錄）

同上

彈正聞其治下米澤痘瘡流行、出金二百兩、買人參及一角、頒賜之於國民、又聞貧而有不擧子者、深以爲憂、下令禁之、有子五人者、各給一人俸、士族多子者、年賜布三四、其後國中此弊竟絕、（南畝漫錄　青山閑話）○天明中、東國凶饑、彈正亦與民偕同辛苦、日食粥、侯命其子某又食粥、某年尙幼、痛嫌粥、不能口之、有司即白彈正、彈正曰、腹枵則當食、不必强之、宜待其飢、聞者皆感其志之厚、（青山閑話）

秋月佐州

秋月佐州（種茂）資性慈仁好學、一年大旱、祈雨於諸山、不應、士民悲歎、佐州深憂之、躬自欲徒跣詣三山柴明神祈雨、社地距財部二里、老臣或諫止、不肯、詣之自奉供物、丹誠祈念、忽而驟雨大至、其澤及飫肥佐土原、城下如有火災、則命給粥、以所備軍資頒于窮民、又取巨材、每人給之、窮民疾病者、時遣醫療之、人參其佗藥物價貴不能求者、從其所請貸之、一日放鷹於郊野、經歷田疇、農夫置鍤于傍、佐州親自披見、時歲不登、中有似躑躅葉者、或如麥稗者、

松平越州

熟視攬涙、曰、可矜田夫竭力於耕耘、不能食米麥、乃召從者、先嘗其麁食、頒予其餘於從者、食之而取所齎行厨、頒與農夫、衆服其慈、皆視其保世之久、（野史引諸谷手錄西遊記）

松平越州（定信）封地白川在奥州、土地磽确、貧民多不擧子、民口年減、田圃荒蕪、越州謂賤民本無知昧養老保嬰之道、而雖申禁令、上苟無惠、是徒法耳、乃與庶民九十以上者俸米一口、籍姙婦分娩者、撿洗兒、育五兒以上者、賞以米一苞、磐瀨郡民松次郎者多擧他產子、與祿五十斛、又命吏募越後窮女、配鰥獨者、授與田廬、以使就耕織、俯習漸銷、生齒日衍、棄壞忽爲沃土、（松平定信行實）

同上

天明三年、奥羽凶飢、米價騰踊、餓莩載路、越州與老臣監察、講究救荒事宜、謂旦夕之急不可不救、且明春計不可不豫講也、乃獨購稗麥乾菜昆布荒芽枯魚數種、馱運白河、頒賜貧民、驛人感戴、不忍置之地、手承載馬背、搬運匪怠、時凶荒往還絶人、驛丁等無所業、忽得資給、欣躍奔趨、事聞幕府、勘定奉行桑山伊豫守傳命沿道各驛、馱送穀及諸物、達白河、先是大隈河堤漸卑、動致水害、因命貧民運土石、築堤與米錢、蓋與役寓恤也、他境道殍相望、而白河民食不乏者、定信惠政所致也、（松平定信行實）

天保七年、秋穀不登、幕府命減釀酒額、閉糴者籍焉、伊賀國主藤堂高猷、親撰文、諭其農官、曰、昔云民惟邦本、人主不可不愛也、歷世名君皆以通民情爲務、是以百姓悅服、余雖志政事、生長深室、未嘗知民艱也、自以爲通下情在學、日夜繙帙、問侍臣以古今盛衰之理、雖固知非才不足爲人主、豈可拱手哉、頃年凶民飢、春來連霖無一晴、恐傷麥、麥傷民何以生活、故命汝發倉賑貧、且命富民助之、余亦每晨食麥粥、想封內窮民食不下咽、彼雖賤本同體、不幸至此、可甚憫也、聞東國大飢、至人相食、豈可弗預備哉、禮曰邦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苟欲爲之備、在蓄積、蓄積莫如義倉、義倉先君已行之、予又欲補益之、雖然今日急

酒井若州

務在有司相勵、下情上達、使民免飢渴而已、汝勉之、（文恭實錄）

酒井若州（忠進）領若狹、隣國爲田邊侯（丹後）一歲洪水、二侯封邑大被害、皆興役繕修堤坊、無幾何又復大水、堤決大傷田圃、二侯殆束手、人民愁歎無所訴、若州召里正莊官、出一函曰、頃年數洪水、修繕糜大金、上下窮困、無如之何、日夜憦心、竟無良策、吾欲買所好器翫物、積年貯蓄廟、如翫物無之可也、故爲翫物消費之念、藏以備國家不虞、其數吾亦不之記、今以與汝、汝繼予志、以是爲資本、省費節用、以其所餘加函中金、以修繕荒田、事竟可就、乃以函授之、聞者泣、下曰、領主愛人民如斯、我等小民安不殫力、日夜就役、

闕上

一諸侯

無幾田圃復舊田邊侯不再下手故二侯境界劣以一路劃之及秋成小濱侯邑大熟田邊則不熟不知者見之大怪之云、備忘錄

若州一歲將閱兵率衆出郊外有麥圃若州命衆勿蹂躪郡司謂若州曰此地假令傷麥苗非可患若州問其故曰此非收稅地若州正色曰我所思異於是如收稅地量其所傷弛其租稅則不疚民如無稅地縱見蹂躪無所於訴百姓有無稅地稍得息肩無是等地何以育妻孥蹂藉人民餘澤之地見民苦不以爲患不仁之甚也使如汝者爲司民危矣深誡之、備忘錄

味木虎號立軒不知何地何時人嘗仕一諸侯時其領邑年穀不登百姓飢餓而租稅不減催租嚴急百姓結黨抵邸門訴吏之不仁有司出或呵叱或甘言以諭之不聽罵詈叫囂侯乃使虎出諭之虎出諭曰汝等所訴吾知其意必告之君侯從其所請虎容貌重厚至誠形於色百姓畏服皆謝不敬訴吏不廉退去結黨強訴者例必誅其首謀有司議誅首謀虎曰法令隨時制之何舊典之有侯亦悟曰是吾罪也不可濫殺百姓悉免之邑民皆感侯仁心慕虎之恩義其後侯受幕府命助土木工事非用數千金不能辨事欲借大坂奈良等富商錢時向之首謀者抵邸請曰是臣輩報恩之秋也君勿必勞心請緩半月必辨之竟如約納其金云、備忘錄

水戸烈公襲封前年小石川邸殿堂罹災即節費用手書引古人簞醪投河使衆迎飲之義以其金賑封內鰥寡孤獨窮苦無告者、烈公行實

天保四年八月朔水戸大風民家倒壞者一萬二千餘時烈公在國即日命恤諸縱鷹鶴發內帑賑民人被災者八年又大饑烈公一日詣柳營視饑民斃於道愍然還召有司曰人無貴賤一也吾豈忍視蒼生之饑餓乎汝等盡力賑濟勿使國民餓死郡奉行乃發稗倉穀轉富者粟變糴糶法所以賑救存恤之甚至公與君夫人躬食饘粥痛自貶損潔齋禱鹿嶋吉田靜諸神公之用心政事如此故凶荒雖甚乎封內之民皆安堵樂業無有餓殍流離者、烈公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四終

皇朝金鑑卷十五目次

君道

皇朝金鑑卷之十五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君道

重祈上 皇室二十四條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夫戎者、國家安危之所係、謂之大事宜矣、至於祭祀、未必然、而今謂之大事者、何也、蓋萬物本於天地、人本於祖考、敬本於神聖、祀天地、所以報本也、祀祖考、所以追遠也、祀神聖、所以報德也、故王者盡誠

敬於祭祀、則風雨調焉、百穀熟焉、民人饒焉、天神饗焉、此古之重祭祀、而與戎並稱爲國之大事者、良有以也、神武帝造八十平瓮嚴瓮、祭神祇於丹生川上、而凶賊平矣、崇神帝使長尾市、祭大國魂神、又祭八十萬神、定天社國社神地神戶、疾疫息而民物豐矣、神功皇后齋戒親祭神、熊襲平、而三韓朝矣、歷世明王聖主重祭奠、修祀典、而得神明之助者、蓋如此、故孝德帝詢群臣、以治民之要、大臣奏曰、請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於是先祭神祇、而後拜國司、造戶籍、至文武帝大寶初、典禮最具、凡天神地祇、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而最重祈年月次神嘗大嘗四祭、祭日百官皆集神祇官、中臣宣祝詞、忌部班幣帛、其禮極謹嚴、云、其他六十餘州名神大社、列乎祀典者、三千餘社、是皆古者垂法則、有功烈於民者、朝廷爲置神戶神地、國司長官春秋以時祭社不懈、水旱疾疫、國有大事、則遣使奉幣、天下諸社脩其祭典、棟宇有小破、隨即脩葺、國司屢加巡檢、不得致大破、朝廷於神祇、其丁寧愼重、蓋亦如此、而其社不列祀典者、亦不知其幾何也、如天祖神廟、則奉之伊勢、歷世崇奉、致如在之敬、三千歲猶一日也、可謂盛矣、中世王室式微、武人跋扈、所謂神戶神地者、往往爲武人所占奪、神社衰廢、祭典不脩、豈不可慨乎、迨德川氏之世、名神

大社皆奉以璽地、於是神戶神地、稍復於古、今也王室中興、武臣有勳勞王室者、如新田義貞、楠正成、毛利元就、織田信長、皆贈位、賜神號、奉祀各地、列別格官幣社者、不一而足、祭典之謹嚴、薦奠之豐腆、煥然極備、猗歟盛哉、作重祀篇、

神武帝東征、登菟田高倉山、望國中、八十梟帥據國見丘、兄磯城亦據磐余邑、以拒王師、帝惡之、夜禱之、神、夢神誨曰、取天香山土、以造天平瓮八十枚、並造嚴瓮、敬天神地祇、則虜自平矣、時弟猾亦奏言、討賊、宜取土天香山、造天平瓮、以祭群神、然後從事、於是帝令椎根津彥弟猾二人、

同上

至天香山、取土來、二人弊衣簑笠、爲翁嫗狀、入虜地、得土、
而還、帝大悅、即造八十平瓮天手抉嚴瓮、親祭神祇、於丹
生川上、取川上眞坂樹、以祭諸神、又親祭高皇產靈尊、敕
道臣命、爲齋主、授嚴媛號、冬十月、帝嘗嚴瓮之糧、勒兵而
出擊八十梟帥於國見丘、破斬之、日本紀

同上

神武帝元年正月朔、帝即位於橿原宮、建神籬、祭八神、鎭
護國家、天富命、率諸齋部、捧天璽鏡劍、奉安神殿、天種子、
奉天神壽詞、從是命天種子、天富命、主祭祀、掌朝政云、建鐮
以下舊事紀古語拾遺

神武帝四年二月、詔曰、我皇祖之靈也、自天降鑑、光助朕

躬、今諸虜已平、海內無事、可以郊祀天神、用申大孝、乃作
時於鳥見山、祭皇祖天神、日本紀

崇神帝

崇神帝六年、百姓流離、或有背叛、帝憂之、請罪神祇、先是、
祭天照大神倭大國魂神於殿內、神物官物未嘗分別、帝
畏其瀆神、使皇女豐鍬入姬、還神鏡靈劍於倭笠縫邑、祭
天照大神、別摸鏡劍、以爲護身御璽、神物以下參取古語拾遺鎭座傳紀又
命皇女渟名城入姬、祭大國魂神、續日本紀

同上

崇神帝七年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聖業逾高、王
風轉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
祇、盍命神龜、以極致災之由、於是帝乃幸神淺茅原、卜之、

於八十萬神、神憑倭迹迹日百襲姬、曰、天皇何憂國之不
治、若能祭我、國自平矣、帝問曰、何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
內之神、名物主、帝乃祭之、然竟不驗、帝齋戒祈之、曰、朕禮
神有所未盡邪、何爲不享、是夜夢神誨曰、令吾兒大田田
根子祭我、國自平矣、海外之國、亦當來歸、秋八月己酉、倭
迹迹速神淺茅原目妙姬、大水口宿禰、伊勢麻績君、皆夢
得神誨、曰、令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市磯長尾市祭大
國魂神、天下太平矣、帝聞之大悅、詔天下求大田田根子、
得之茅渟縣陶邑、帝乃卜使伊香色雄爲神幣、吉、卜併祭
佗神不吉、冬十一月、使大田田根子祭大物主神、長尾市

祭倭大國魂神、然後卜祭佗神吉、乃別祭八十萬神、定天
社國社神地神戶、於是疫疾始息、五穀豐穰、百姓安矣、日
本紀

垂仁帝

垂仁帝二十五年二月、詔曰、我先皇惟叡作聖、欽明聰達、
深執謙損、志懷沖退、綢繆機衡、禮祭神祇、克己勤躬、日愼
一日、是以人民富足、天下太平、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得
有怠、三月丙申、使皇女倭姬代豐鍬入姬、祭天照大神、倭
姬求祭地、詣菟田篠幡、轉入近江、經美濃、至伊勢、適有神
誨曰、吾欲居是國、乃立祠伊勢、造齋宮於五十鈴川上、是
謂磯宮、大鹿島命爲祭主、大鹿島以下職原抄以大鹿島命、天種子八

神功皇后

世孫也、（尊卑分脈）

仲哀帝八年正月、帝幸筑紫、九月己卯、帝詔議討熊襲、時有神、憑皇后曰、天皇何憂熊襲、熊襲不足伐也、別有寶國、多生金銀、謂之㭉衾新羅國、若祭我、則不血刃、而其國自服、熊襲亦服矣、帝疑之、登山望海、曠遠無所見、嘆曰、有海無國、神何徒誘我、且我祖宗盡祭神祇、豈有所遺邪、神又憑皇后曰、天皇不信我言、何以得國、今皇后有身、其子當得之、帝猶不信、進討熊襲、不克而還、明年二月丁未、帝身忽有痛、戊申崩於橿日宮、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祕不發喪、令武內密奉梓宮、從海路至穴門、殯於豐浦宮、皇后傷

帝慢神早崩、乃命群臣、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朔、皇后入齋宮、爲神主、使武內奏琴、以中臣烏賊津、爲審神者、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請曰、嚮敎天皇者何神也、願聞其名、祈七日七夜、神各告以名、乃從神誨祭之、尋遣鴨別討熊襲、旬日而平、又擊熊鷲土蜘蛛諸賊誅之、皇后以神誨有驗、決意西征、更祭神祇、置神田、欲引儺河灌之、鑿溝至迹驚岡、有鉅石不可鑿、使武內奉劍鏡祈神、一夕雷電石裂、溝成、九月令諸國繕船練甲、久之兵衆不集、皇后曰、此必神意、乃建大三輪社、奉刀矛以祭、軍衆自聚、於是誓衆將發、時有神誨曰、和魂從玉體以護壽、荒魂爲先鋒而導舟

師、皇后拜命、因以依網吾彥男垂見爲祭神主、十月遂發和珥津、大魚夾船、風帆怒駛、不勞檝楫、直抵新羅、潮水漲溢及國中、新羅王震慄不知所爲、乃封圖籍、素組面縛、素旆來降、叩頭曰、請自今而後、永爲飼部、春秋獻馬梳馬鞭、年貢男女之調、皇后乃解其縛、爲飼部、進至國都、王以波珍干岐微叱己知爲質、獻金銀綾羅八十船、是後貢獻以八十船爲制、高麗百濟聞新羅降、密使人覘伺、度不可拒、乃來降、叩頭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調貢無怠、因命定內官家、三韓悉服、祭荒魂以鎭其國、（祭以下古事記）振旅而還、皇后乃從神教、立祠穴門山田邑、祭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

神、以踐立爲祭主、（日本紀）

欽明帝

欽明帝十三年、百濟獻佛像、帝問之群臣、大臣蘇我稻目、請禮之、物部尾輿中臣鎌子奏曰、國家恒祭天地社稷百八十神、四時不懈、今乃更拜蕃神、恐致國神之怒、帝乃令稻目試禮之、已而民多疫死、尾輿鎌子請廢佛法、帝從之、棄佛像於難波堀江、火伽藍、帝時天下昔大風雨、卜之、加茂神爲祟、乃消四月吉日祭之、於是穀稼豐熟、賀茂祭始於此、（帝時以下本朝令公事根源）

推古帝

推古帝十五年二月、詔曰、朕者我皇祖天皇宰世、跼天蹐地、敦禮神祇、周祭山川、幽通乾坤、是以陰陽開和、造化共

調、今當朕世、祭祀神祇、豈有怠乎、羣臣宜竭心祭祀、甲午
皇太子率群臣、以祭神祇、日本紀

孝德帝

孝德帝大化元年七月、帝詢群臣、以治民之要、大臣蘇我
石川麻呂奏曰、請先祭神祇、然後議政事、於是遣倭比羅
夫於尾張、忌部子麻呂於美濃、課神幣、八月拜東國國司、
造戶籍、日本紀

文武帝

文武帝大寶元年八月、律令成、神祇令曰、凡天神地祇者、
神祇官皆依常典祭之、仲春祈年祭、季春鎭華祭、孟夏神
衣祭、大忌祭、三枝祭、風神祭、季夏月次祭、鎭火祭、道饗祭、
孟秋大忌祭、風神祭、季秋神衣祭、神嘗祭、仲冬上卯相嘗

祭、下卯大嘗祭、寅日鎭魂祭、季冬月次祭、鎭火祭、道饗祭、
祈年、月次二祭、百官皆集神祇官、中臣宣祝詞、忌部班幣
帛、凡天皇即位、總祭天神地祇、散齋一月、致齋三日、其大
幣者三月之內修之、凡散齋之內、諸司理事如舊、不得弔
喪問病、食肉、亦不判刑殺、不決罰罪人、不作音樂、不預穢
惡之事、致齋唯祭事得行、自餘悉斷、其致齋前後兼爲散
齋、凡一月齋爲大祀、三日齋爲中祀、一日齋爲小祀、凡踐
祚之日、中臣奏天神之壽詞、忌部上神璽之鏡劍、凡大嘗
者每世一年、國司行事、以外每年所司行事、凡祭祀所司、
預申官、官散齋日平旦、須告諸司、凡祭祀幣帛飲食及果
實之屬、所司長官親自檢校、必令精細、勿使穢雜、凡常禮
之外、須向諸社、供幣帛者、皆取五位以上卜食者充、唯伊
勢神宮常祀亦同、凡六月十二月晦日大祓、東西文部上
祓刀、讀祓詞、訖百官男女聚集祓所、中臣宣祓詞、卜部爲
解除、凡諸國須大祓者、每郡出刀一口、皮一張、鍬一口、及
雜物等、戶別麻一條、國造出馬一匹、凡神戶調庸及田租
者、並充造神宮、及供神調度、其稅者一准義倉、皆國司檢
校、申送所司、神祇令以下最重祈年神嘗大嘗月次、謂之四祭、公事根源
後世之制、七月以前即位、以其年行大嘗會、八月以
後以明年、三代實錄元慶元年

元明帝

元明帝靈龜元年六月、太政官奏、懸象失度、亢旱彌旬、恐
東皐不耕、南畝損稼、昔者周王遇旱、有雲漢之詩、漢帝祈
雨、興改元之詔、人君之願、載感上天、請奉幣帛、祈於諸社、
使民有年、誰知堯力、於是詔奉幣諸社、祈雨、零大雨、時人
感悅、續日本紀

光仁帝

光仁帝寶龜七年四月、敕、祭祀神祇、國之大典、若不誠敬、
何以致福、如聞諸社不修、人畜損穢、春秋之祀、亦多怠慢、
因茲嘉祥弗降、災異荐臻、言念於斯、情深慙惕、宜命諸國、
莫令更然、八月遣使奉幣天下群神、諸社之祝不勤灑掃、
以致蕪穢者、收其位記、與替、續日本紀

桓武帝

同上

同上

桓武帝延曆七年夏四月、不雨者既五月、帝沐浴下殿、親祈、有頃、雨至、羣臣舞蹈呼萬歳、賜五位已上衣、五月遣使、祈雨伊勢神宮及七道名神、是夕大雨、遠近遂得耕殖、續日本紀

延曆十八年六月、敕、祭祀之事、在德與敬、心不致敬、神寧享之、廣瀨龍田祭、所以鎭弭風災、禱祈年穀也、而大和國司、闕事怠慢、都無肅敬、差遣史生、祇承朝代、祀無報應、職此之由、自今已後、守介一人、齋戒祇承、若有事故、聽遣判官、日本後紀

延曆二十四年二月、造石上神宮、正五位下石川吉備人、

奏曰、用工凡一十五萬七千餘人、帝曰、此社所以異於它社、何也、或對曰、多藏兵器故也、帝曰何由藏兵器、曰祖宗脊御神宮、便藏兵器耳、然去都差遠、非所以備非常、請卜而遷之、帝從之、已而文章生布留高庭奏曰、神戸百姓謂、神宮有鳴鏑聲、村里驚怪、不知何祥、未幾有詔遷神寶、願罷之、帝曰、卜吉、何不可之有、乃令有司遷神寶於山城葛野郡、會帝不豫、典闈建部千繼爲春日祭祀、聞平城松井坊有神託女巫、過而問焉、巫具述石上神震怒之狀、乃還密奏、帝召女巫祭神、遣典藥頭中臣道成等、還兵器於石上社、日本後紀

嵯峨帝

仁明帝

清和帝

嵯峨帝弘仁三年五月、制、神社有封者、神戸修造、無封者、無人修造、自今以後、宜令禰宜祝等修造、每有小破、隨即修葺、國司屢加巡檢、不得使致大破、若禰宜祝等不勤修理、致破壞者、並從解卻、其有位者即追位記、白身者決杖一百、國吏不檢閱、有致破損者、遷替之日、拘其解由、但遭風火非常之變、不堪修造者、宜奏之、日本後紀

仁明帝承和七年四月、敕、敬神如在、視民如子、國宰能事、古今通規、是以屢施條章、觀彼治道、而吏乖公平、民苦疾疫、年穀不登、飢饉荐臻、論之政迹、理合懲肅、宜更令五畿七道諸國、巡行所部、修造神社、禰宜祝等若有怠者、依格

決罰、修造之數、別錄言上、三年之內、遣使覆撿、猶有破壞者、國司郡司、科違敕罪、續日本後紀

清和帝貞觀元年春、敕諸國修理神社、八年正月、先是鹿島神宮司言、大神苗裔三十八社、在陸奧、聞之古老云、延曆以前、割大神封物、奉幣陸奧諸社、弘仁以還、絕而不奉、由是諸神爲祟、怪異寔繁、嘉祥元年、請國司移狀奉幣彼社、而陸奧稱無舊例、不聽入關、宮司棄幣而還、自後神祟不止、境內旱疫、請令彼國聽出入關、奉幣諸社、以解神怒、又言、鹿島神宮之制、凡六院、每二十年、一加修造、所用材木五萬餘、工夫十六萬九千餘、料稻十八萬二千餘束、採

材之地、在那賀郡、去宮二百餘里、行路嶮峻、輓運多煩、而宮材多用栗、栗樹易栽、易長、請栽栗五千七百株杉四萬株於宮側曠地、付神宮司、令加植且守焉、並許之、（三代實錄）

宇多帝

宇多帝寬平五年三月、詔曰、二月祈年、六月十二月月次、十一月新甞祭等者、國家之大事也、欲令歲災不起、時令順度、神預此祭者、京畿外國大小凡五百五十八社、特致潔齋、愼令祭祀、而敬惟略簡、禮非如在、每至祭日、奸濫雲集、及獻幣帛、老少竿攙、徒有陳設之營、曾無供神之實、禰宜祝部須間神祇官、敬受幣物、虔奉其社、而此等人無致其敬、或雇出身、不自參進、或雖躬受取、無心冀祭、頑愚之徒、狎瀆神禁、神之爲祟、職此之由、凡祭神之禮、以神主禰宜祝部、爲齋主、而不勤職掌、疎略神事、非惟神主等之怠情、抑亦齋主不加糺勸之所致也、自今以後京內諸國、所帶諸司、殊加撿察、畿內外國本國官長、相與監臨、祭祀之日、必致齋敬、若祭事不愼、監察有怠者、官司處分、重責神主禰宜祝部等、科祓解職、一如貞觀十年六月格、（類聚三代格）

醍醐帝

醍醐帝延喜十四年四月、式部大輔三善清行、上封事、曰、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無民何據、無食何資、然則安民之道、足食之要、唯在水旱無殄、年穀有登也、故朝廷每年二月四日、六月十一日、十二月十一日、於神祇官、立祈年月

次之祭、嚴加齋肅、遍禱神祇、乞其豐熟、致其報賽、其儀、公卿率辨官及百官、參神祇官、神祇官每社設幣帛一裹、清酒一瓮、鐵鉾一枚、陳列棚上、社、或有奉馬者、（祈年祭一匹、月次祭二匹）亦皆左右馬寮牽列神馬、神祇官讀祭文、畢、以祭物、須諸社祝部奉本社、祝部須潔齋捧持以奉進、而皆於上卿前、即以幣絹、挿著懷中、拔棄鉾柄、唯取其鋒、傾其瓮酒、一擧飲盡、曾無一人持出神祇官之門者、況其神馬則市人於郁芳門外、皆買取而去、然則所祭之神、豈有歆饗乎、若不歆饗、何求豐穰、伏望申勅諸國、差史生以上一人、率祝部、受祭物、必致本社、以存如在之禮、（意見封事）

同上

醍醐帝延長五年十一月、延喜式成、（日本紀略）天下羣神列祀典者、三千一百三十二座、其祭於神祇官者、大小凡七百三十七座、其餘國司所祀、不領於神祇官云、（延喜式）

一條帝

一條帝寬弘元年冬、帝幸北野社、（一代要記）初天曆中民間追慕菅公道眞、建祠北野祀之、（北野緣起）此後朝廷奉幣不絕、（公事根源）崇祀遂遍海內矣、

孝明帝嘉永四年、帝深感和氣清麻呂忠慨神器不黷、追贈正一位、賜護王神號、奉祀雄德山、距清麻呂死實千三十年、世以爲希覯之盛典、

重祀第十五中（幕府六條）

台德公天資仁孝、及東照公薨、祭祀如事生、時新品物必先薦而後嘗之。（武家閑談智囊）

東照公之薨、朝廷賜號曰東照大權現、又祭東照公於江州坂下、每歲四月遣使奉幣、凡除伊勢加茂春日之外、上卿行事、唯日光與坂本耳、皆公之所建白也。（武野燭談）

台德公時憂日光廟地遠、剏原廟於城中楓山、藤堂高虎建議曰、夫東照公國家之大祖、撥數世之亂、開天下之太平、凡吾邦人民誰不浴其德、今設原廟於城中、諸士人民何以得拜、願設一廟宇於城外、令天下人民共得拜謁、官許之、則剏原廟、其別邸忍岡、及寬永寺立高虎第入寺區、

而廟亦爲大官所奉。（藩翰譜）

大猷公事大廟、尤盡誠敬、震雷火災、必遣中根正盛守護祀紅葉山太廟、正盛未還、不敢脫盛服、（寬永小識）每與侍臣語、或及東照公所言、必起服袴褶、跪而聽之、（寬永小識東照宮遺訓附錄武野燭談）

元祿十七年常憲公命復加茂大祭、加茂平安大祭、每歲四月兩次祭之、天皇遣使奉幣享獻、其禮甚大、自皇室衰微、大祭廢絕殆三百年、公命復之、博士祝史考定其禮、始行祭享、平安有大通寺者、祀六孫王源經基、祭享久廢、公聞之、乃命有司、修其寢廟、廣其區域、置之祭田、（三王外紀）

有德公尙禮重義、敬愼謹恭、每十七日謁紅葉山內殿、齋戒七日、召侍臣於床下、終宵譚東照公武德名言、不少還眠、謂左右曰、欲避惡夢也、竟世弗懈、（野史引德家手錄享保錄）

重祀（列藩五條）

筑前糟屋郡有刻賀住吉二社、又有香椎社、應仁以來、天下騷亂、社廟傾廢、祭祀不脩、神人社司散亡略盡、慶長中、黑田筑州（長政）賜本國、憂其衰廢、以謂神者國之主也、武人固當崇奉、以輝威武於四方、即新造廟宇、奉神田、使神人脩其祭祀、大宰府有菅公祠、又傾圮纔存、筑州又命脩葺其社、以奉祭祀云、（武家閑談○按香椎社、先是小早川納言奮奉神田、脩其祭祀、及子秀秋繼封、沒收其神田、故長政再脩云）

池田少將（光政）毀國中淫祠、時邑久郡有安仁社、延喜式所載大社也、衰廢殊甚、於是命新其祠宇、每歲遣同姓卿以奉幣帛云、（有斐錄）

德川義公深尙神道、寬文中毀國中淫祠二千餘、又沙汰僧徒破戒者、毀佛寺一千餘、如吉田神社靜神社、皆所謂名神者、自中世有神宮寺者、與祠官並執事、公命退之、定爲一鄉一社、定舊社有謂者、爲一村鎭守、使國中民一心尊神、其後百餘年正道稍衰、邪慝又興、烈公繼義公志、沙汰破戒僧、佛寺衰廢不可脩者毀之、并之同宗佛寺、爲一

松平越州

寺神社衰廢者、務復其舊、如常盤山東照宮原廟、國中所最尊尙、而其社司僧徒奉祀、常在江戶、使賤僧代司事、僧亦多破戒、於是恐其汙神明、廢司僧、置社司司其職云、常陸帶

松平越州定信始就封也、一日謂郡吏曰、寡人此行、巡視之次、毖觀寺觀修造、率皆可觀、而獨神祠頹圮不少、寡人以爲、是蓋由於祝人朴實、不欲募人財帛助工役、大異僧徒託名七木供己衣食之資耳、然神明豈可任之頹圮而忘冥護之恩耶、若有神祠不可不葺理者、諭其里人、速從工役、如經費不可遽辨、則免半租以資焉、松平定信行實

皇朝金鑑卷之十五 終

皇朝金鑑卷十六目次

君道

賞爵上 皇室十條

顯宗天皇　一條
元正天皇　一條
桓武天皇　一條
持統天皇　一條
後一條天皇　一條
後白河天皇　一條
後村上天皇　一條
景行天皇　一條
仁德天皇　一條
嵯峨天皇　一條

賞爵中 幕府二十八條

源右將　一條　織田右府　一條
豐臣太閤　五條　東照公　四條
有德公　一條　源右將　四條
新田中將　一條　豐太閤　一條
東照公　一條　台德公　三條
大猷公　四條　常憲公　一條

德川幕府　一條

賞爵下 列藩十四條

武田信州　一條　池田少將　一條
細川少將　一條　上杉彈正　一條
蒲生參議　一條　德川威公　一條
德川義公　二條　保科中將　二條
井伊中將　一條　成瀬隼人正　一條
安藤帶刀　一條　細川少將　一條

皇朝金鑑卷之十六

茨城縣水戶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鈴木成章　校

君道

賞罰上 皇室十條

賞罰者人君治世之大法譬之天之有陰陽陽以主生育陰以主肅殺也故賞以勸有功罰以懲有罪罰一人而天下畏之賞一人而天下趨之何者因民之所喜以勸之故其趨之也輕因民之所惡以懲之故其畏之也速是以賞

不可僭加僭加則善人無所勸罰不可濫施濫施則淫人無所懲若不幸而過寧過而賞淫人無過而罰善人故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嘗論建武中興之業楠正成首唱大義四方義旅聞風而起其功爲第一新田義貞入其巢窟獲其巨魁其功次之而足利高氏以倒戈之功居二將之上可謂賞僭矣赤松則村數戰不撓遂與諸將收六波羅其功不在高氏下而無故奪之播磨可謂罰濫矣或曰帝以高氏爲第一者蓋重其門閥也若夫論其門閥則誰有若護良王者而其功誰又出王之上者東闕之選宜在王而帝信讒構之言屬之於仇

人罰何其濫也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一人之刑賞而帝以一己之私僭濫至此是所謂賞一不當而四方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怨怒者吁其亦可以爲鑑諸作賞罰篇

顯宗帝

雄略帝殺押磐皇子其二子億計王弘計王逃在播磨爲人家僮國司伊豫來目部小楯知造宮奉之乘驛馳奏時清寧帝憂無子聞之喜曰朕無子今天乃賜兩兒使小楯持節帥左右舍人迎之立億計王爲皇太子弘計王爲皇子帝崩顯宗弘計王即位詔曰人主所以勸人在授官賞功前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實首舉朕厥功惟茂有所願勿難言小楯曰願爲山官廼拜山官改賜山部連初押磐皇

子之遇害狹狹城山君韓帒與其謀至是帝欲誅之叩頭乞哀敕減死削籍充陵戶隸山部連日本紀

元正帝

元正帝養老五年春詔曰文人武士國家所重醫卜方術古今斯崇宜擢學業優長堪爲師範者特加賞賜勸勵後生因賜明經博士鍛冶大隅等物有差續日本紀

桓武帝

桓武帝延曆四年帝念故遠江介菅原古人侍讀之勞給衣糧於其四子令勤學業古人儒行高世家無餘財諸兒寒苦續日本紀儒行以下日本後紀故有是命給學料始於此謂之穀倉院月料本朝文粹

持統帝

持統帝五年春詔曰直廣肆筑紫益拜筑紫太宰府以來

後一條帝

於今二十九年矣、清白忠誠、不敢怠惰、故賜食封五十戶、絁十五匹、綿二十五屯、布五十端、稻五十束、（日本紀）

寬仁三年、刀伊寇西海、敕符太宰府討之、藤原隆家時爲權帥、符未及到、發管內兵、擊而郤之、奏捷京師、公卿會議酬賞、權大納言藤原公任、中納言藤原行成等曰、所下敕符、雖有賞募之文、而符未到府、先既發兵、不宜加賞、權大納言藤原實資駁曰、昔在寬平中、新羅侵對馬島、司文屋善友、不待敕符、擊賊走之、朝議加賞、苟有功可錄、何問敕符到不到、此而不賞、將何以勸、後權大納言藤原齊信亦同其議、賞遂行焉、（小右記）

後白河帝

文治二年、源義仲破平氏、入京師、後白河法皇將行賞、議者以爲、論戰功、則義仲宜爲首賞、若論首唱、則賴朝宜爲之先、議久不決、（兵衛）權中納言藤原長方曰、漢誅諸呂、立文帝、陳平爲謀主、而周勃以戰功受上賞、以此言之、義仲第一、賴朝次之、然稽之天朝故事、承平誅將門、戡定之功在秀鄉、汗馬之勞在貞盛、朝議以秀鄉爲第一、據此則賴朝宜受上賞、朝議從之、（源平盛衰記）

後村上帝

延元四年、後醍醐帝崩、後村上帝即位於吉野行宮、時脇屋義助唱義北國、兵敗收餘衆、間行至行在、帝召見曰、卿北征累歲、忠勤無比、今日相見、如魚得水、言畢泣下、詔加爵一級、從兵皆有賞、藤原實世曰、義助一敗而失越前、再敗而棄美濃、窮蹙來投、何以賞爲、今乃受賞、何以異於治承之賞維盛哉、藤原隆資曰、義助之敗、豈其罪哉、古之命將、推轂授鉞、故事決於外、不從中擾、然後士卒用命、所向必克、今北國之役、兵士擅來訴、則不問而決、北國之地、朝士請之、亦不問而授、將權輕而士心驕、義助之所以敗、而天意昭鑒前失、此其所以慰勉義助、君獨不聞秦穆之禮孟明視、何乃比之維盛、實世默然、（太平記）

景行帝

景行帝十二年七月、筑紫熊襲反、八月車駕親征、議討熊襲、帝曰、朕聞熊襲醜類甚多、朕欲不戰而克、一人進曰、賊

帥有二女、曰市乾鹿文、市鹿文、美而勇、請以重幣致之、使其圖之、賊可獲也、帝從之、詐納二女、嬖市乾鹿文、市乾鹿文奏曰、陛下勿憂、妾有良策、乃以兵士還家、飲父以醇酒、伺其酣寢、密斷弓弦、使從兵殺父、帝惡其悖逆、誅之、以市鹿文賜火國造、（日本紀）

仁德帝

仁德帝已崩、皇太子未即位、住吉仲皇子反、舉兵圍太子宮、太子上馬馳去、仲皇子不之知、火太子宮、太子赴倭、遣瑞齒別皇子、誅仲皇子、仲皇子以太子逃竄、不復設備、瑞齒別皇子、潛召其近臣刺領巾、曰、爲我殺汝君、吾必厚報汝、乃脫錦衣褌、與之、刺領巾許諾、伺仲皇子登廁、以矛刺

嵯峨帝　源右將　織田右府　豐太閤

殺之、於是平群木菟、謂瑞齒別皇子曰、刺領巾在我、則功臣、在彼則逆賊、奈何活之、乃誅之、皇子還報、太子賞以村合屯倉、（日本紀）

嵯峨帝弘仁元年、太上皇帝（平城）尙侍藤原藥子、密謀、使太上皇踐祚、已居后位、（水鏡）勸太上皇發兵、入東國、帝又發兵、扼諸路要害、太上皇不得進、還宮薙髮、藥子自殺、已而帝詔、赦從太上皇於東國者、不問、（日本後紀）

賞罰篇（幕府廿七條）

源右大將流竄在伊豆、伊東祐清知其非常人、私善遇焉、父祐親將殺賴朝、祐清竊告以避之、賴朝深德之、祐親之死、賴朝召祐清、將重賞之、祐清曰、父已死、吾何面事君、且吾保君、豈望後報哉、請速斬吾頭、不然請放吾、吾必爲平氏報一矢、右將曰、吾不忍殺汝、且一人去就、何與於勝敗之數、汝疾去屬平氏、遂放遣之、（長門本平家物語）

桶狹間之戰、織田公用梁田出羽言、得大捷、賞以沓懸三千貫地、遠過得義元首者、（備人老人物語）

豐太閤攻三木城、（播磨）遣人誘中村忠總、（三木城主別所長治家士）忠總僞約降、以女爲質、刻日內應、我兵百餘入城、伏發、無一人脫者、太閤忿怒、立磔其質、城陷、忠總爲虜、太閤謂曰、汝誘殲我兵、烙汝鋸汝、未足以償汝罪、然爲已主、棄其愛子、而

豐太閤　同上　同上　東照公　同上

不顧、忠臣也、賜祿三千石、（武家閑談）

賤嶽之役、柴田勝家軍敗、太閤乘勝疾戰、勝家事急、毛受勝助請借勝家徽章、率其屬留戰、自呼曰柴田某、戰死、勝家因得脫去、（秀吉譜）太閤已定越前、賞勝介忠、召其母妹、與邑云、（太閤記松樂記事）

太閤滅柴田氏、其姪佐久間安次安政二人、欲報勝家仇、數起兵、事不克、走入小田原、及小田原亡、太閤召二人曰、汝爲勝家、與我相抗、欲入小田原以成其志、眞丈夫也、然今天下皆在予掌握、汝其翻心事予、卽祿安次一萬五千石、安政一萬石、（佐久間軍記）

一士人去豐太閤、事明智光秀、光秀嘗問秀吉家政、云何、曰無他異、唯少有功者、賞過其望、光秀聞之、悅然自失、豐公籠絡宇內、驅使英雄之術、皆出於此、（盈筐錄）

小田原之役、東照公以小宮山昌親、（又七郞）爲長槍隊長、曰汝年未壯、而以汝任此職者、汝兄內膳事武田氏、因讒屛居、勝賴之亡、內膳終能以身殉之、可爲武夫之鑑也、然內膳無子、故今以汝主其祀、汝能體此意、（岩淵夜話　武家閑談）

東照公嘗在伏見、近臣原吉丸、執公佩刀、徒跳在石上、時天方熱、同僚酒井某（金三郞）躬挈履與之、左右嗤笑曰彼縱重友誼、顧爲同僚挈履、無恥亦甚、監察具以白公、公即使

東照公

人推之、某曰今臣與彼共事幕下、然北條氏時臣家世仕彼家、今吉丸年少、炎天徒跣、臣竊愍之、故取履與之、非有他、公聞曰某雖年少、不忘舊君、能知武夫之義、則必能事予、命增其祿、誇言竟輟、岩淵夜話

同上

夏目正吉長左衛門味方原之役、代東照公戰死、其子某爲近臣、一夕在營中、殺同僚亡、營中驚騷、公提薙刀自出搜之、竊命匿廚下大釜中、公即踞蓋上、杖薙刀、捕吏至、公謂曰、未得蹤跡耶、曰然、公曰彼已脫、汝等休矣、捕吏皆退、即遣近臣、召之曰、汝速出亡、夏目乘夜出奔、經年久、復召使之、蓋報其父正吉之忠節也、故花庵備忘錄

同上

關原亂後、東照公召本多正信、謂曰、石田三成子某爲僧、在丹心寺、寺僧請曰、雖罪人子、幼時已出家、願宥之、如何、正信曰、請速赦之、彼治部者有大功於德川氏、向者治部無故起兵、誘西國中國諸侯、一戰敗北、故六十餘州歸於德川家、然則治部於德川氏、非有大功者耶、公笑曰、汝言亦有一理、竟宥其罪、備忘錄

同上

勸解由家範、仕北條氏直、食邑武州中山、豐太閤滅北條氏、家範保八王子城、死之、東照公既定天下、封死節之後、賜采邑於其子信吉、常侍左右、人見卜幽祭文

有德公

有德公一日見一官女、而悅之、遣老女召之、某不肯、老女強之、某乃曰、妾已以身許人、老女不能之強、乃白公、公大感稱曰、其操可嘉、賜黃金二百鎰、爲鏡奩之資、以命嫁之、人見雜記

同上

盛嚢伊賀守壽永中、平氏奔西海、其族平家繼聚衆、源平盛衰記護大內惟義、惟義吏兵拒戰不克、多死傷、家繼乃入近江、攻殺佐佐木秀義、惟義追擊平之、報捷鎌倉、自陳其功、以要賞錄、右將不悅、以書譴責曰、吾子藩定逆黨、爲功亦速、然至覬賞、非所宜言、凡國置守護、爲備緩急也、吾子爲賊所破、豈非平素無警備、居守失厥職哉、賞爵在我權衡、豈可希求、遂不之賞、東鑑

源右將

右將既據鎌倉、遣使召足利俊綱於下野、俊綱以子忠綱黨信太義廣、不至、賴朝令和田義廣往擊、未至、俊綱壯士桐生六郎叛、殺俊綱、持首出降賴朝、惡其悖逆、誅之、東鑑

同上

右將伐藤原泰衡、泰衡敗走、將逃蝦夷、從兵河田次郎叛、圍而殺之、賴朝進至陣岡、次郎持泰衡頭來獻、賴朝執而詭之曰、泰衡在吾掌握、豈假汝手、汝背舊恩、敢行弒逆、吾所不赦也、命斬之、東鑑

新田中將

延元初新田中將義貞圍赤松則村於白旗城、慮兵士侵掠、榜衢路曰、敢刈一穗、侵一屋者、處法、由此遠近安堵、小山田高家、掠民田、當死、中將曰、彼豈輕犯法者、乃使人視其

嘗糧食已竭、而饑餒悽然、中將曰、此將之罪也、以衣與田主、給糧高家。太平記

豐太閤

小田原之役、前田利家、上杉景勝、從東山道、上野松枝城主大道寺政繁開門出降、爲之先鋒、以導其兵、陷北條氏數城、小田原已降、太閤至武藏、入法恩寺、罪政繁不忠、召誅之於江戶櫻田。武德編年

東照公

關原大捷後、上杉景勝降、東照公削會津百三十萬石、封米澤三十萬石、本多正信請曰、上杉雖得赦宥、而其老直江兼續罪至石田三成、願正典刑、公曰否、人各爲其主、向預賊謀者、實總由兼續、今加戮之、列國且室必多不自安者、

且示狹於四方也、今與天下更始、知其罪而不罪、未爲失刑、汝其體此意。人鏡錄

台德公

島田利正爲大理時、嘗言於台德公曰、臣欲著撰當世決事、以爲折獄之法、庶幾有益於後世、公曰、據律斷獄、則決獄之吏唯律是據、而不究其事情、必至折獄失理、夫刑獄之事、隨時判決、情僞曲直、自當明白、非法律之所豫議也、利正嘆服、公又嘗謂利正曰、凡大辟雖已論決、更思其可宥之理、而後刑之。三河之物語

同上

黑田忠之忠之據前車後轍集、大鑑錄忠之爲光之誤〇按嘗與其臣栗山利章大膳利章據大鑑錄交訟、忠之之不直、台德公〇按前車後轍集、仰景錄、大鑑錄、並爲大猷公說也將

同上

抵之罪、召安藤直次、問之、直次曰、凡依曲直斷訟、常理也、在君臣父子、安得以常理處之、夫君臣相訴、曲在其臣、今是利章屑言、以罪其主、與日臣若與紀伊公訟、臣辭直、則可以罪紀伊公乎、台德公是之、卒從其議。老談一言記〇明良洪範直次爲成瀨正成、仰景錄爲酒井忠勝

台德公一日出宿伊豆三島、與近臣談話、一人曰、前此吾君宿此、一奴擲神池鯉鯛、炙以啖之、人皆懼之、奴笑曰、我齋將軍威武、神何足懼、公聞之、急召本多正信、使近臣再詰之、曰、必當磔此奴于街頭、以尸之、否則此我漫神也、明日捕奴磔之。日本智囊

大猷公

江戶故多盜、吏捕獲一人、黨類尤衆、一日大猷公召松平信綱、問殺之否、信綱曰、欲窮治黨類、故未殺之、公曰、宜趣殺之、其黨聞之、必當悛改、夫爲盜者、皆窮民也、若欲盡窮其黨、則民無類矣、因命刑之、由是偷盜遂止。名臣集智囊

同上

正保中、大猷公臨廷聽斷獄、謂理官曰、理官當以民心爲己心、庶幾下情可得、今理官以己心爲民心、恐其鹵莽、若如己心、何至爲非相訴。正慶承明記

同上

大猷公嘗語侍臣曰、刑獄者人命所係、爲至重、然吾性多病、大小之獄不得悉聽、唯其緊要者吾親省覽、恐有冤濫、以殺無辜、吾常以此爲憂、聞者感其仁。名臣集智囊

同上

大猷公嘗浴，給事浴室者誤以沸湯奉之，遍體盡爛。左右皆以爲處重刑。公知其出過誤，貸死處流。其後會赦，久世廣之奏赦人名簿取旨。及給事浴室者，公默然。廣之將讀下次，酒井忠勝在傍曰，復奏之。廣之復讀之，公又不應。忠勝曰，復之。廣之惶懼復讀，公遂可之。武野燭談 仰景錄

常憲公

常憲公世子德松疾病，召延壽院道三，謂曰，上自典藥至諸侯臣，有名於小兒科者誰也。道三薦吉田策庵，公默然弗懌。道三將退，公呼返之曰，繼策庵者誰。道三曰，官醫中未記有之。松平綱廣 大膳大夫 醫山濃宗順有盛名，當召之耶。公卽命召宗順。道三退語牧野成貞 備後守 曰，策庵蒙譴，非不之知。然公問名醫，釋策庵薦他，非臣本意，而公弗懌。故又薦宗順。公或以爲知嫌惡策庵，故薦之者。成貞曰，否。策庵事，三丸殿及公夫人皆白之公，不允。今幸卿亦白之，予繼卿意，嘗言之。乃出曰，幕府近親咸曰，一使策庵診脈，無遺憾。枉宥彼罪，是天下所望也。公笑曰，愚哉言也。若宥彼罪，當速令之診脈。我自幼召試彼，彼恒託病，或托事不速至。醫者仁之術也。予召之猶如此，其於他人可知也。欲懲艾之，故命禁錮。他日有宥免之時，爲德松大病枉天下大法，不可也。今屬予初政，如何以道三言溺子愛，召之。法令者天下規也，愛子私情也，安得以私情亂天下法。死生天命也。策庵不可召也。備忘錄

幕府

幕府之處死刑，三奉行 勘定奉行 町奉行 議定就刑。前日召罪人，謂曰，汝罪不免死。然若有欲言，能思索之可白。其故百有一理，則有免死者。縱罪已決，再告其由。且曰，汝罪如此，無可如何。汝決死。其人曰，臣實有罪，今處死亦無可言，而後刑之。備忘錄

賞罰下 列藩十四條

武田信州

武田信州 信玄 麾下有關甚五兵衛者，新進士也。與庵原某友善。已而某有罪見放，甚五悉心爲之周旋。監察某誡之曰，子新進，不知國法。國法，得罪者雖朋友親知，義不得不絕。子速去之。甚五不肯曰，吾以一身利害絕朋友之義，吾不能也。送庵原，抵諏訪。信州聞之，召見曰，汝能爲朋友致身，必能爲吾致忠。汝雖新進，足托大事。卽以爲部將，增與以百貫地。而令曰，今後有背法爲友者，雖一門戚族，罪之莫赦。明良洪範

池田少將

池田少將 光政 篤信儒學，下令國中曰，若有孝子，其近隣知故殫心建白。近侍一日白，某邑民某甚有至性。遣人撿問，果然。少將與膏田五丁賞之。又一人言，某里有孝子。少將悅，將賞之。翌日其人又白曰，昨所言，臣能撿問，非眞孝子。聞君賞孝子，欲得其賞，僞爲孝行。臣匆卒白之，臣實誤矣。

少將從容曰、勿高談縱僞、爲孝不可謂非孝、然孝有厚薄、乃召某與中田五反、命曰、實可能盡孝矣、（備忘錄）

保科中將

保科中將治會津、教化大行、嘗賞孝子、闔國化之、不孝者多爲孝子、中將欲賞之、老臣曰、前日所賞眞孝子也、今公之所欲賞者僞孝子也、賞之恐近濫、宜按問其僞、中將曰、否、我賞孝子、欲使不孝者倣之、吾當傾府帑以賞之、且疑其詐僞而按問之、誰敢爲善、苟爲不孝、不得不罰、苟有爲孝、安得不賞、老臣歎服、（好人錄）

井伊中將

井伊中將在藩、嘗出見一士人躬自浴馬、覘其所居、堂室弊壞、而器械備具、因問其俸、纔百餘石、直孝嘆賞、乃倍增其祿、因語左右曰、人皆美其居室、而無備豫之心、一旦有事、居室安爲鞍馬之用乎、（武野燭談、東照宮遺訓附錄）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就國、首賞忠臣孝子及善良之民、或勤稼穡者、其後風化大行、每歲受其賞者益多、及其晚年、殆及六百人、其臣中村忠貞著孝子傳前後編、以布於世云、（銀臺遺事）

上杉彈正

上杉彈正（治憲）時、興讓館有廩膳生某者、得癩病、臥於家、將死、其妻年十七、約婚未成禮、在家聞之、請父母往夫家看病、晝夜侍側扶持、無所不至、已而其夫沒、妻之父母以其年少、欲再嫁之、其女不聽曰、向其夫臨沒、以父母無養爲念、妾心已許就養、故舅姑在世、妾決不去、兩家父母議欲納贅婿、女曰、妾爲某妻、不可爲婿、婿不可、不得已則養他人子爲嗣、女則在其家、躬井臼女工、善事舅姑、致孝養、彈正聞之、速欲賞之、又顧念此女年尚少、後來未可保、今速賞之、似無遠慮、又不賞之、風敎不可維持、遲疑不決、問之細井平州、平州曰、凡賞者在賞既往、不可期後來、譬之戰陣之士、臨戰先登、不可不速賞、明日臨戰或退避、不可不罰、宜以前功償後過、如此女宜賞之、以勸善者、此後若有過擧、宜以前節宥後過、賞罰並行也、彈正從之、此女終身不易守操、能全其節云、（青山閑話）

蒲生參議

蒲生參議（氏鄕）用法嚴明、不少假貸、倖臣嘗犯禁、吏白之、參議立斬之、不顧、然中夜不能寐、嘆曰、我焉得枉法私彼、又祿其子、曰、罰不及嗣、（蒲生軍記）

水戸威公

寬永中島原賊平、論功行賞、鍋島勝茂先登有功、然以犯軍令、法當國除、水戸威公聞之、言大猷公曰、此役勝茂功最大、國家縱不錄其功、寧可罪之乎、夫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罪之、若勝茂身任方面、安得以卒伍之法論之、且嚴命懲後、戰國之法、今兵革已戢、四方無虞、又安得以戰國之法論之、若抵之罪、萬一天下有事、誰敢有復竭節國家者哉、大猷公納之、勝茂由是得免罪、（古老物語）

德川義公

德川義公用心決獄、聽斷明審、參伍反覆、務從末減、至死囚、曲求生路、特命有司曰、凡斷獄事緩、不宜急、其處死刑者、雖決必復告、（義公行實）

同上

義公在西山也、村民有殺公之養鶴者、獄已決、一日公在那珂湊別館、召吏曰、將囚至、吾自斬之、囚至、公挺刀擬其頸曰、惡奴殺鶴、與隕首、執愈遂揮刀將斬之、俄而呼曰、新八來、（中村顧言俗稱新八）顧言趨進、公謂曰、今殺此囚、鶴不可復生、且爲一禽殺人、我所不忍、欲釋之、何如、顧言俯伏稱贊、遂釋之、召監司曰、今貰此囚、可放之境外、然彼無餬口之計、則去而爲盜、宜給資料、以救其飢、公又謂顧言曰、殺鶴者死、邦有常刑、然人命至重、禽鳥至輕、權其輕重、而矜宥之、亦不爲廢法、故釋之、侍坐者莫不感歎、（義公遺事西山遺事）

保科中將

會津諸吏每決刑獄、以訊牒及決獄之案、致之江邸、取旨、中將（正之肥後守）令近臣讀之、若有所疑者、必簽貼、其後使復讀、而後決之、如有未審、命吏令覆治、莫不得其情、（土津靈神言行錄）

成瀨隼人

成瀨隼人（正成）就國、有米商八郎兵衛者、厚積財產、自訴曰、臣父背作私斗、出少入多、今君爲政公平、而臣家橫富如此、請幸正法憲、隼人嘆曰、艾惡還善、吾豈罪汝、但汝大斗出貸、小斗收、爲之七年、足以償父罪、八郎兵衛大悅、如命、遠近傳聞、爭來買米、家益富、（日本智囊）

安藤帶刀

安藤帶刀（直次）家槍手背盜槍竿之飾鉸、直次捕將斬之、問曰、實有之邪、對曰、有之、直次曰、汝何以至此、曰、小人有母及妻孥、貧窶不能養、故無狀至此、直次問其俸、曰七斛、直次曰、汝以薄俸養數口、安得不盜、吾當倍增汝俸、庶免飢寒、乃增其俸、釋而弗誅、（老談一言記○按窓須佐美以此爲堀田正盛、未知孰是）

細川少將

細川少將（重賢）好學、改革國政、始定徒刑、漢土自古有之、我邦無用之者、所謂徒刑者、流罪追放者、入之獄舍、由罪之輕重、輕一年、重三年間役之、剃罪人眉、不剃額髮、衣紺色服、以分常人、每日出獄舍、至土木場就役、命步卒督之、至晚、又入之獄舍、一日與米一升五合爲食、五合別蓄之、辨草履等物、餘則貯之、期滿縱之、則換錢與之、爲生活資、其縱之也、市則市正、郡則郡代、懇懇誠諭、以愼後來、其中或有請延役期者、聽之、若有出亡者、即嚴追捕、拘抵獄舍前、處斬、（備忘錄）

皇朝金鑑卷之十六終

皇朝金鑑卷十七目次

君道

皇朝金鑑卷之十七

茨城縣水戸　青山延壽輯
姪　青山勇
門人　代田有恆　校

君道

制治上 皇室三十五條

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人君制治之本、在正其身、曰仁、曰誠、曰恭、曰公、曰儉、五者是也、曰任賢、曰恤民、曰納諫、曰賞罰、曰重祀、曰講武、皆制治之具也、而本篇具存焉、其他朝廷之施設、制度之因革、禮文之脩廢、凡關於國家生民之休戚者、一一立之、項目、不勝煩碎、故總之曰制治、雖然制度禮文末也、政之本在君、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謂也、是以人君不正身、以道、欲政治之美、何可得乎、作制治篇、

神武帝

己未歲、神武帝已平定中州、三月令曰、自我東征、於茲六年、賴皇天之威、凶徒就戮、雖邊土未清、餘妖尚梗、而中州之地無復風塵、誠宜恢廓皇都、大壯規模、而今運屬屯蒙、民心朴素、巢棲穴處、習俗惟常、夫大人立制、義必隨時、苟有利民、何妨興造、吾將披拂山林、經營宮室、恭臨寶位、以

同上

鎭元元、上則答乾靈授國之德、下則弘皇孫養正之心、然後兼六合、以開都、掩八紘、而爲宇矣、觀夫畝傍山東橿原地、蓋國之墺區乎、宜都於此、即命有司、經始橿原宮、日本紀

神武天皇元年、帝既定中州、遣天富命、率日鷲命孫、求肥饒地、種穀麻於阿波、天富命更求沃壤、率阿波齋部、往東國、播殖穀麻、宜麻者、謂之總國、宜穀者、謂之結城郡、阿波齋部所居、謂之安房郡、古語拾遺

崇神帝

崇神帝四年冬詔曰、惟我皇祖、光臨宸極者、豈爲一身乎、蓋所以司牧人神、經綸天下、故能世闡玄功、時流至德、今朕奉承大運、愛育黎元、何以聿遵皇祖之跡、永保無窮之祚、其群卿百寮、竭爾忠貞、共安天下、十二年、春、詔曰、今官無廢事、下無逸民、教化流行、衆庶樂業、異俗重譯、海外歸化、宜當此時、更校人民、令知長幼之次序、及課役之先後、於是始校人民、更課調役、是謂男之弭調、女之手末調、於是神祇和享、風雨順時、百穀用成、家給人足、天下太平矣、日本紀

成務帝

成務帝四年春詔曰、我先皇聰明神武、膺籙受圖、順天治人、撥亂反正、普天率土、莫不王臣、今朕嗣踐寶祚、夙夜兢惕、然黎元蠢爾、不悛野心、是由國郡無君長、縣邑無首渠、自今以後、國郡立長、縣邑置首、即取之國中、以爲中區之

雄略帝

孝德帝

藩屏、五年秋九月、令諸國郡立造長、縣邑置稻置、並賜楯矛、以爲表、界山河、分國縣、隨阡陌、定邑里、東西爲日縱、南北爲日横、山陽日影面、山陰日背面、是以百姓安居、天下無事、日本紀

雄略帝十六年秋、先是帝令后妃躬桑以勸蠶事、是月詔諸國植桑、日本紀

孝德帝大化二年春、詔宣新令、其一曰、罷祖宗所立子代之民、處處屯倉、及臣連伴造國造村首所有部曲之民、處處田莊、仍賜食封大夫以上、各有差、賜布帛官人百姓、亦有差、二曰、始修京師、置畿內國司郡司關塞斥候防人驛

馬傳馬、造鈴契、定山河、凡京每坊置長一人、四坊置令一人、掌案檢戶口、督察奸非、坊令取坊內明廉强直堪時務者、里坊長並取里坊百姓清正强幹者、凡畿內東自名墾橫河、南自紀伊兄山、西自赤石櫛淵、北自近江狹狹波合坂山、以內爲畿內國、凡郡以四十里爲大郡、三十里以下、四里以上爲中郡、三里爲小郡、郡司並取國造性識清廉堪時務者、爲大領少領、彊幹聰幹工書算者、爲主政主帳、凡給驛馬傳馬、皆依鈴傳符、剋數、凡諸國及關給鈴契、並長官執之、無長官、次官執之、其三曰、始造戶籍計帳班田收授之法、凡五十戶爲里、每里置長一人、掌按檢戶口、課

同上

同上

殖農桑、禁察非違、催督賦役、凡田長三十步、廣十二步爲段、十段爲町、段租稻二束二把、町租稻二十二束、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隨便量置、其四曰、罷舊賦役而行田調、凡絹絁絲綿、並隨鄉土所出、田一町絹一丈、四町成匹、長四丈、廣二尺半、絁二丈、二町成匹、長廣同絹、布四丈、長廣同絹絁、一町成端、別收戶別之調、一戶貲布一丈二尺、凡調副物鹽贄、亦隨鄉土所出、凡官馬者、中馬每一百戶輸一匹、細馬每二百戶輸一匹、其買馬直者、一戶布一丈二尺、凡兵者人身輸刀甲弓矢幡鼓、凡仕丁者、舊法每三十戶一人、今每五十戶一人充諸司、以五十戶充仕丁一

人之粮、一戶庸布一丈二尺、庸米五斗、日本紀

大化二年春、詔曰、古之葬者、因高爲墓、不封不樹、棺槨足以朽骨、衣衾足以朽宍而已、故吾營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所、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塗車芻靈之義、棺漆際會、奠三過、飯含無以珠玉、無施珠襦玉押、矣、日本紀○元明帝遺詔曰、朕聞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則天地定理、奚可悲哀、厚葬破業、重服傷生、朕甚不取焉、朕崩之後、輜車靈駕、不得刻鏤金玉、綺飾丹青、素薄是用、卑謙是從、丘體無鑿、就山作竈、芟棘開場、即爲葬地、植常葉之樹、立刻字之碑、蓋本大化詔也、

是春、又詔曰、葬者藏也、欲人弗得見也、廼者我民由營墳墓、屢致貧窶、蓋是由尊卑無制、故今新立定法、凡王以下

天智帝　文武帝　同上　元明帝

至庶民、不得營殯、畿內及諸國宜定一葬地、不得散在處處、凡自經及絞人爲殉、或殺馬於壙、或藏寶於墓、或斷髮刺股而誄、如此弊習、一切禁還、若有違詔者、罪逮其族、又詔罷市司及要路津濟渡子之調賦、而給田地、遣使於諸國、勸農事、禁耕種以前飲酒食美味、日本紀

天智帝天姿明敏、知人善任、明習治體、興學校、制典禮、憲章文物、粲然可觀、振古未有云、懐風藻序

文武帝慶雲三年、詔曰、夫禮者天地經義、人倫鎔範也、道德仁義、因禮乃弘、教訓正俗、待禮而成、比者諸司容儀、多違禮節、加以男女無別、晝夜相會、又聞京城內外多有穢

尸、良由所司不存檢察、自今以後、兩省五府、遣官吏衛士、嚴加捉搦、隨事科決、其不可罪者、錄狀上聞、續日本紀

慶雲四年冬、詔曰、爲政之道、以禮爲先、無禮言亂、言亂失旨、往年有詔、停跪伏之禮、今聞外廳前皆不嚴肅、進退無禮、陳答失度、是則官司不恪、自失禮節之所致也、自今以後、宜嚴加糾彈、革其弊俗、使歸淳風、續日本紀

元明帝和銅八年夏、敕諸國朝集使曰、天下百姓多背本貫、流宕他鄕、規避課役、其淹留踰三月者、即土斷輸調庸、從當國法、又撫導百姓、勸課農桑、心存字育、能救饑寒、國郡之善政也、身在公庭、心顧私門、妨奪農業、侵牟萬民、國

元正帝

家之大蠹也、其催勸產業、資產豐足者、爲上等、雖加催勸、衣食乏匱者、爲中等、田疇荒廢、百姓飢寒、因致死亡者、爲下等、十人以上、須解見任、又四民之徒、各有其業、今失職流亡、是由國郡司教導無方也、有如此類、必加顯戮、自今而後、遣巡察使于天下、觀省風俗、宜勸敦德政、庶彼周行、其諸國百姓、往來過所、宜用本國印、續日本紀

元正帝養老元年夏、詔曰、置職任能、所以教導愚民、設法立制、由其禁斷奸非、頃者百姓乖違法律、恣任其情、剪髮髡鬢、輙著道服、貌似桑門、情挾奸盜、詐僞所以生、奸宄自斯起、一也、凡僧尼寂居寺家、受教傳道、准令云、其有乞食

者、三綱連署、午前捧鉢告乞、不得因此更乞餘物、方今小僧行基幷弟子等、零疊街衢、妄說罪福、合構朋黨、焚剝指臂、歷門假說、強乞餘物、詐稱聖道、妖惑百姓、道俗擾亂、四民棄業、進違釋教、退犯法令、二也、僧尼依佛道、持神呪、救病徒、施湯藥、療痼疾、於令聽之、方今僧尼輙向病人之家、詐執巫術、逆占吉凶、恐脅老稚、稍致有求、道俗無別、終生奸亂、三也、如有重病應救、請淨行者、經告僧綱、三綱連署、期日令起、不得因茲逗遛延日、實由主司不加嚴斷、致有此弊、自今以後、不得更然、布告村里、務加禁止、○續日本紀

僧尼令略曰、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災祥、語及國家、妖惑百姓、幷習讀兵書、殺人奸盜、及詐稱得聖道、並依法律、付官司科罪、大寶令

凡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皆還俗、其依佛法、持呪救疾、不在禁限、凡僧尼非在寺院、別立道場、聚衆敎化、幷妄說罪福、及毆擊長宿、國郡官司知而不禁者、依律科罪、其有乞食者、三綱連署、經國郡司勘知、精進練行而判許、京內仍經玄蕃知、並須午前捧鉢告乞、不得更乞餘物、凡僧聽近親鄕里取信心童子供侍、至年十七、各還本色、其尼取婦女精願者、凡僧尼飮酒食肉五辛者、三十日苦使、若飮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各還俗、是詔本大寶令、其佗令條甚詳、

（同上）是歲、又詔曰、率土百姓、浮浪四方、規避課役、遂仕王臣、或望資人、或求得度、王臣不經本屬、私自駈役、囑請國郡、遂成其志、因此流宕天下、不歸鄕里、若有斯輩、輙私容止者、揆狀科罪、並如律令、續日本紀

（同上）養老六年太政官奏言、近右京僧尼以淺識輕智、巧說罪福之因果、不練戒律、詐誘都下之衆庶、內黷聖敎、外虧皇猷、遂令人之妻子、剃髮刻膚、動稱佛法、輙離室家、無懲紀綱、不顧親夫、或負經捧鉢、乞食於街衢之間、或僞誦邪說、寄法於村邑之中、聚宿爲常、妖訛爲羣、初似脩道、終挾奸亂、永言其弊、特須禁斷、奏可之、續日本紀

（同上）養老七年夏、太政官奏、頃者百姓漸多、田地窄狹、請勸課天下、開闢田疇、其有新造溝池、營開墾者、不限多少、給傳三世、若逐舊溝池、給其一身、許之、續日本紀

（聖武帝）聖武帝天平元年夏、敕、文武百官、天下百姓、有學異端、修妖術、厭魅咒咀、以爲民害者、首斬從流、如有停住山林、佯說佛法、封印、書符、合藥、造毒、萬方作怪、違犯敕禁者、亦同其罪、續日本紀

（同上）天平二年春、太政官奏、大學生徒既經歲月、習業庸淺、猶難博達、實是家道困窮、無物資給、雖有好學、不能遂志、望請選性識聰慧、藝業優長者十人以下、五人以上、專精學問、以加善誘、仍給夏冬服幷食料、又陰陽醫術及七曜頒曆等類、國家要道、不得廢闕、但見諸博士年齒衰老、若不敎授、恐致絕業、請令吉田宜、大津首等、各敎弟子、以習其業、給衣食、準大學生、又諸蕃異域、風俗不同、若無譯語、難以通事、令粟田馬養、播磨乙安等、各敎弟子、習漢語、並許之、續日本紀

（孝謙帝）孝謙帝天平寶字元年夏、詔曰、古者治國安民、必以孝理、百行之本、莫先於玆、宜令天下家藏孝經一本、精勤誦習、百姓間有孝子爲鄕閭所慕者、宜令長官具以名薦、其有不孝不恭不友不順者、宜配陸奧桃生、出羽小勝、秋又敕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所興、惟在二寮、門徒所苦、惟衣與食、宜置公廨田、以供給諸生、續日本紀

（淳仁帝）淳仁帝天平寶字二年冬、敕曰、吏者民之本也、數遷代、則民不知所從、唯久其任、而後民服其德、而從其化、安其業、

而信其令、頃年國司交替、皆以四年爲限、適足勞民、未及布化、孔子曰、如有用我、三年有成、夫以大聖之德、猶須三年、而況中人乎、古者三載考績、黜陟所以表善簡惡、令臣庶各盡其力也、自今以後、宜以六歲爲限、省送故迎新之費、其每至三年、遣巡察使、推撿政迹、慰問民憂、待滿兩廻、隨狀黜陟、庶令移易貪俗、悉變清風、黎元息肩、倉廩有實、

續日本紀

廢帝

淳仁帝寶字三年夏、敕、律令格式、錄當今之要務、具庶官之紀綱、並是究安上治民之道、盡濟世弼化之宜、而父兄不識、何以導子弟、官吏不行、何以敎士民、若有修仁義禮

智信之善、戒貪嗔癡淫盜之惡、兼讀前二書者、擧而察之、隨品昇進、自今以後、除此色外、不得任用、史生已上、庶令懲惡勸善、重名輕物、續日本紀

桓武帝

桓武帝延曆十二年、帝遣大納言藤原小黑麻呂、左大辨紀古佐美等、相山背葛野郡宇太村地、將重遷都、先是帝遷都乙訓郡長岡、幾經十歲、功費不可勝計、至是帝又將遷都、遣使告遷都於賀茂社、帝幸葛野、巡覽新京、百姓地在新京宮城內者、給三年價、遣使伊勢、奉幣太神宮、告遷都、令五位以上及諸司主典以上進役夫、築宮城、令諸國造新宮諸門、日本紀略 遣菅野眞道、藤原葛野麻呂等、班給新

京宅地、明年遷東西市於新京、詔曰、此國山河襟帶、自然作城、因此形勢、可制新號、宜改山背國爲山城國、又子來之民、謳歌之輩、異口同辭、號曰平安京、日本紀略 先是歷世諸帝往往遷都、無定處、自時後無復遷都之擧、以至今日云、

同上

延曆十六年秋、敕曰、男女有別、禮典所崇、品類無差、名敎已闕、如聞、黎庶愚闇、不識禮儀、所司寬容、曾無誨導、公私會集、男女混淆、敗俗傷風、莫過斯甚、宜嚴加禁斷、類聚國史 明年夏、敕、沙汰僧徒不遵戒敎者、冬又禁兩京畿內夜祭、男女會飲歌舞、類聚三代格

平城帝

平城帝大同二年秋、敕、巫覡之徒、妄說禍福、庶民之愚、仰

信妖言、淫祀斯繁、厭咒亦多、積習成俗、虧損淳風、自今以後、宜一切禁斷、若深崇此術、猶不懲革、事覺之日、徙於遠國、所司知之不糺、隣保匿而相容、並准法科罪、類聚三代格

嵯峨帝

嵯峨帝弘仁二年春、詔曰、夫郡領者、難波朝廷、始置其職、有勞之人、世席其官、逮延曆中、偏取才良、永廢譜第、今省大納言藤原園人奏云、有勞之胤、奕世相承、郡中百姓、長幼託心、隨事成務、實異宅人、而偏取藝業、永絕譜第、爲政則物情不從、聽訟則決斷無伏、伏請郡司之擬、先取譜第、後及藝業、實得其理、宜依來奏、日本後紀

同上

弘仁三年夏、勅、頃者緇徒之間、多犯法禁、所司寬縱、不加

同上　同上

推勸、硏精稍弛、爲弊良深、自今以後、僧尼犯罪、不論輕重、一依僧尼令、糺之、是秋流僧良勝於多褹島、以與女同車也、日本後紀殘編

弘仁三年夏、又勅、經國治家、莫善於文、立身揚名、莫尚於學、是以大同之初、令諸王及五位以上子孫十歲已上皆入大學、分業敎習、庶使拾芥磨玉之彥、霧集於環林、呑鳥雕蟲之髦、風馳乎璧沼、而朽木難琢、愚心不移、徒積多年、未成一業、自今以後、宜改前勅、任其所好、稍合物情、日本後紀殘編

弘仁六年、先是嵯峨帝憂天下民族濫雜、尊卑混淆、詔右

同上　同上

大臣藤原園人、參議藤原緒嗣等、甄別之、以萬多親王尤精譜學、命考定之、至是書成、凡一千一百八十二氏、并目三十一卷、名曰新撰姓氏錄、詣闕上表上之、新撰姓氏錄序

弘仁十二年春、先是大和言、產業之務、非惟堰池浸潤之本、水木相生、然則水邊山林、必須鬱茂、何者大河之源、其山蔚然、小川之流、其岳童焉、爰知流之細大、隨山而生、夫山出雲雨、河潤九里、山童毛盡、谿流涸乾、伏望水邊山林藪澤、不問公私、一禁剪伐、至是許之、類聚三代格

弘仁十四年、中納言兼陸奧出羽按察使良岑安世、奏曰、謹按太政官去弘仁三年八月五日符偁、自今以後銓擬

淳和帝

郡司、一依國宰、若選非其人、政績無驗、則署帳之官、咸解見任、永不叙用、以懲將來者、知人之難、古人猶病、諸史非其人、何無謬擧、若據行此格、自陷刑罰、懼罪不選、徒失人功、望請先申初擬、歷試雜務、得可底績、銓擬言上、仍於所司、計會功過、始預見任、然則國宰免濫選之責、郡司絕僥倖之望、但先盡譜第、後及藝業、須依前詔、臣等商量以聞、伏聽天裁、奏可、類聚三代格

淳和帝天長元年、良岑安世奏、今國守者、古所謂刺史也、當任之人不可多得、伏望令一良守兼帶數國、小大之政、從其所請、一二僚屬亦依請任之、夫祿不厚則人不勸、人

同上

不勸則治不立、請其公解攝國之中、擇其殷阜地、以二守祿并給之、法宜試於一國、明知治否、然後令兼之、三年又奏、河內前年水旱相仍、百姓凋弊、或合門流離、或絕戶死亡、民俗由是長衰、郡吏以之逃散、所以頃年以諸司主典任用郡司、至有闕怠、必加刑罰、雖各據時格、以望爵級、而不忍彼恥、遂致逃遁、凡決罰郡司、法家不聽、格式無有、伏請主典以上被補郡司、若有罪過、依法令贖、然則不去其職、必致經遠之圖、自餘郡司不改前例者、奏可、後遂下諸國爲法、類聚三代格

天長六年、大納言良岑安世奏曰、耕種之利、水田爲本、水

田之難、尤在旱損、聞唐國堰渠不便之處、多構水車、乏水之地、不失其利、此間素無此器、動苦焦損、宜令民間造之、以資農業、貧民不能造者、國司爲造之、其費用救急稻、許之、類聚三代格

朱雀帝

朱雀帝承平四年夏、宣左京職曰、生民要業、織紝爲本、家給人足、誠憑此道、而近代民俗、不勤栽桑、養蠶已乏、坐受苦寒、播殖之狀、下知諸國、宜命京內同令種樹、仍須每條牒示、兼命保長、率勵所部、令致豐殖、官人巡檢、數加勸課、遣使覈實、若有懈惰、科責保長、兼罪職吏、政事要略

後三條帝

後三條帝天資剛明、帝時權貴多占莊園、爲民蠹害、帝命其家、各上契券、置記錄所、撿覈虛實、愚管鈔、神皇正統記 欲審量制、命新作器、使藏入頭藤原資仲督之、帝自抽簾竹、截爲之、準、及成、資仲等率藏人出納小舍人、量殿庭沙、試之、而取穀倉院米量之、東齋隨筆 後世遵用、謂之延久宣旨升、愚管鈔 又造方權容壹斛、以石爲錘、衡其輕重、其器傳在穀倉院、東齋隨筆

後醍醐帝

後醍醐帝、元亨初親庶政、夙夜競勵、銳意圖治、復記錄所、親自聽訟、神皇正統記 廢諸新關、太平記 時論翕然、以謂朝廷之盛、必復於古、神皇正統記、保暦間記 時大旱、穀價騰踊、道殣相望、帝詔減膳、使撿非違使別當諭都下富戶、廢糴、置場二條、定價、監實、時人感悅、太平記二年、據諸異本

同上

後醍醐帝元弘元年冬、帝以海內新定、欲鎭撫東陲、以參議源顯家、爲陸奧守、顯家以任重、不練戎事、固辭、帝詔曰、古者文武不分、故皇子皇孫執政、子弟多秉節鉞、今海內統一、將復之古、卿其鎭禦邊陲、藩屏國家、親書旗銘、賜之、顯家請奉一皇子赴任、帝乃令義良親王出鎭、召顯家賜衣馬、遣之、自朝政既衰、國司絕不赴任、至是始復舊制、令前大納言源親房輔親王、神皇正統記 雜取武人之制、置評定衆、引付衆、以掌國務、建武年記 二東國將士、競赴陸奧、保暦間記 上野介結城宗廣傾心輔顯家、奧羽悉定、元弘日記裏書

皇朝金鑑卷之十七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5
SS号=14664085